长篇悬疑小说

弹弓神警 3

夺命追捕
大结局

当毒枭进化成移动互联网专家，人、钱、货分离，零证据犯罪，建立全国分销网络

翻开本书，看基层神警如何运用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大数据追踪精准锁定嫌疑人



常书欣 著

《余罪》作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弹弓神警 3

夺命追捕大结局

常书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弹弓神警．3，夺命追捕大结局 / 常书欣著．--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7
（读客知识小说文库）
ISBN 978-7-5321-7699-1

Ⅰ．①弹… Ⅱ．①常…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85614 号

责任编辑：夏　宁
特邀编辑：李晓宇
封面设计：张　妍
插画设计：周　玮　　陈大鹏

弹弓神警3：夺命追捕大结局
常书欣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80毫米×990毫米　1/16　35印张　字数 503千字
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7699-1/I.6116
定价：56.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 010-87681002 （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目录

第一章 荒野枪击案

第二章 高手云集专案组

第三章 巧破嫌疑人心理防线

第四章 郭南村血色往事

第五章 遇僵局临危受命

第六章 土沟中的制枪产业链

第七章 集体抗命入虎穴

第八章 省厅督查的来访

第九章 幕后黑手的真容

第十章 国际列车上的追捕

第一章 荒野枪击案

一声枪响

春天来了!

即便天气阴郁，山间的春色也不缺奇景。极目远眺，被乌云遮蔽的天空呈铅灰色，而日出之处是一圈耀眼的亮银色。天空之下，连绵的山峦呈青黛色。如果看近景，苍松翠柏郁郁葱葱，经冬的枯黄草丛也抽出了几丝新芽嫩绿，天地间薄雾冥冥，氤氲着一种磅礴、壮美甚至可以称作幻美的感觉，仿佛一幅泼墨写意山水画。

扑棱棱，一只黑色的鸟儿闯进了画境，它自谷底飞起，黑色的飞翔轨迹给这幅画加上了一条惊鸿的曲线。

“黑鹳，真美。”

山腰处，一个女孩惊叹道。她架着望远镜，镜头随着飞鸟而动，陶醉于那绝美的意境，直到鸟消失在视线中她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望远镜回头问：“卢老师，我们能看到传说中的云豹吗？”

说话的是个瓜子脸的姑娘，像是这幅山水画里最美的点缀，一身迷彩服遮掩了身材却遮不住她浑身散发的魅力，远处生灶热饭的一个年轻男子总忍不住抬头看她几眼。那位被称为卢教授的老人正揪着棵草仔细辨认，他头发花白，心无旁骛，没有抬头地随意说道：“那得看运气了。这还真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光这一片草丛就找到七八种药材，遍地是宝啊。”

“师妹啊，瞧你性急的，这不是才来一天吗？”做饭的男子笑着道。看侧影是一个很帅的男子，他正搅动着锅里的饭食，手腕上露出了一块名表。

那小师妹撅了撅嘴，不理那男子，研究起了卢教授手里的东西，脱口道：“这是柴胡吧？”

“嗯，对……这简直是个天然的药材库啊，而且这才是原始森林的边

上。全省野生动物三百三十种，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沁山这一带，其中两栖爬行类动物三十多种，百分之百都在这一带；濒危植物十九种，也全部在这一带……看崖上那几棵树，那就叫‘领春木’。”卢教授放下了手里的东西，指了指远处。

小师妹叹道：“理论和实践还真不是一回事啊，不管图片上的景色怎么美，都比不上眼见的震撼……要是能拍到云豹，那可真不虚此行了。”

“就算云豹没出现，也不虚此行的，是不是啊，老师？”那男子凑趣道。

“那当然，这里最不缺的就是野生动物，原麝、猕猴、大鲵、黑鹳、金雕、锦鸡、勺鸡、梅花鹿、虎……不过我可有些年没见到老虎和豹子了，沁山这一带土话把云豹叫‘猫豹’，按记载应该是金钱豹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民兵打死过一只下山咬死牲口的豹子，那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金钱豹。至于历山虎，已经成为传说很多年了……秦磊啊，你从哪儿得到云豹的消息的，可靠吗？”卢教授问。

“网上呗，那帮野钓的和驴友走过的地方，比专业人士涉足的还要远。我把他们晒的照片还备份了。”那男子放下勺子，掏出手机，却发现没信号。小师妹走了上来，看看做好的方便面却没有食欲，她接过秦磊的手机翻看着，好奇地问了句：“这地方没水啊？”

那是一张在干涸的河边拍摄的照片，远处山林掩映，露出极似云豹的半个豹身，秦磊解释道：“豹子的栖息地都在悬崖绝壁等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应该是它在河边饮水时被偶然拍到了。现代化的工业设施，包括汽车、摩托等，对于野生动物都是威胁。这是华北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现如今实属难得。”

“毁掉人类生态的，最终可能是人类自己啊，三十年前，这儿的野猪、土鸡的群落有大大小小上百群。三十年基建、旅游开发、耕地洒农药，再加上偷猎，动物数量锐减了七八成啊，也只有这种老林子才能看到了……听，这是野鸡求偶的声音，以前我们来乡下，一到季节，村边都是这种声音，有时候野鸡都能混到家鸡群里偷吃……嗯？!声音不对啊。”

卢教授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他耳朵一竖、眉头一皱，转身朝斜坡外踱步，这时候三人都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小师妹脱口道：“是不是

偷猎的？这一带打土鸡的不少。”

卢教授将身子探出土坎外，一辆泥迹斑斑的小越野车正隆隆而上，速度极缓，他看到了驾驶的位置伸出了一支黑黝黝的枪杆，于是气急败坏制止道：“嘿!干什么呢？”

“啪!”一声枪响划破了宁静，紧接着是“啊!”的一声惨叫。

“扑棱棱……”被枪声惊起的几只野鸟咕咕叫着飞了起来。

站在土坎后草丛边的卢教授捂着右眼，直挺挺地向后栽倒。蹲在火边的两人怔了半晌，那姑娘惊得声音变调地喊着“卢教授”奔了过去，发现教授的右眼像被戳了一个洞，正汩汩往外冒血，他嘴唇嚅动着，听不清在说什么。

“快救人……你傻看什么？!”师妹吼着，看看自己沾血的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秦磊这才惊醒，奔向驻车的地方，奔了几步又跑回来了，和师妹一起架起昏迷的教授，哆嗦地说着：“先救人，先救人，这儿离县城还很远呢……”两人反应过来再看来路时，那辆载着枪手的车已经扬起一片尘灰，疾速地蹿远了。

一小时后，沁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在距离县城六十七公里的天然林保护区发生枪击案，伤者是到此做野生动物考察的山大教授卢启明。

报案人一位叫秦磊，商人。另一位叫茹叶楠，在读博士。都是卢教授的学生。

五个小时后，省城晋阳市长风路禁毒支队。

一辆警车缓缓驶近大门岗哨，哨警伸头看，摇下的车窗里是一张肃穆的怒脸，哨警赶紧起杆敬礼：“宋支队长，对不起，封闭办案期间，不得随便出入。”

刑事侦查支队的一把手宋玉河来了，封闭办案当然拦不住自己人，别说拦，起杆慢了都让人不高兴，宋玉河撇着嘴道：“嫌疑人都逮完了，还搞这阵势，形式主义……”

随后车便呜一声横冲直撞开进去了，被撂下的哨警无奈苦笑。当然是形式主义，可这形式主义不搞不行啊，这不又来了一群架着相机、貌似记者的人，寻到值班室，想混进去采访掏点消息啥的，直接被哨警挡回去了。

去年冬天的新型毒品案虽然已经收尾，可案情牵涉甚广，到现在还在封闭侦办中，院子里泊的车省厅的、市局的都有，他们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走。宋玉河将车就泊在当院，很没品地扯着嗓子喊："老贺，老贺……贺黑子，出来。"

楼上一窗口伸出来贺炯的脑袋，一瞅是宋玉河使劲朝他朝手，他悻然嚷着："号什么号呀？"

"不号咋办？你电话打不通，办公室又不通知，谱摆这么大，拽什么？"宋玉河在下面大声嚷着。

过路的警员听到也偷笑起来，宋玉河和贺炯是局里同期提拔的，曾经组过搭档，两人什么时候见面都像吵架。过不多会儿，贺炯板着脸下来了，劈面就是一句："宋玉河，你今天要是给那个嫌疑人说情，我立马让哨警把你撵出去。"

"什么？什么？我说什么情？"宋玉河愣了。

"难道不是？新型毒品案抓了二百多号涉案嫌疑人，说情的人多得都逼得我封队了。"贺炯道，一看宋玉河的脸色，他龇牙一笑，一揽老伙计的肩膀道："我就知道宋支不会给我出难题。"

"少扯，我不说情。但是难题得给你出，有个急案要你帮个忙。"宋玉河一掏手机，给贺炯递上来。贺炯一瞅明白了，不是说情，是有案情了，草草一看，他皱眉道："枪案？!我们不擅长啊，哎，不对呀，这县里的案子，你们插什么手？又是原始林子里，你插手也不行啊。"

"被枪击的是山大教授卢启明，是《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编撰专家之一，在自然保护领域是全国名人。县大队怕耽误案情便向上汇报了，市局直接报到省里来了，和我们正在查的枪案也有关联，所以总队长命令我们驰援沁山县大队，要尽快缉拿凶手，消除影响。"宋玉河道。

"那还说啥？要人要车一句话，包括调我，我也没二话。"贺炯拍着

胸脯道。

“你不管用，你的人也不管用，我找其他人……那地方周边几十公里没有监控，自然条件又极其恶劣，常规的侦查方法用不上，我得找一个特殊的人。”宋玉河道。

“谁？”贺炯眼皮一跳，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邢猛志。

可惜想错了，宋玉河道：“程良。”

明白了，是要借助程良的画笔恢复案发现场，贺炯为难地撇嘴道：“老宋你脑袋不灵光了吧？他属于省厅直属六处，我能指挥动他？”

“指挥得动也没用，我和他联系了，他现在借调到四川办案了，怕是赶不上了。但是他推荐了一个人试试，而且说是你的人，让你斟酌一下，如果能行就上。”宋玉河好奇道，好像觉得贺炯不该有这种本事似的。

贺炯想到是谁了，呵呵笑着道：“哦，那就简单了，你找那个奇葩啊，他跟程良学了半年，算是程良的徒弟，哈哈。”

“哟，还真是你的人？程良说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哎，我说老贺，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啊，可以啊，搞定一个新型毒品大案都飘得不像以前的老贺了……这种奇人打着灯笼也难找，你居然叫人家‘奇葩’？”宋玉河道。

“程良的意思肯定是说他年纪太小，怕是担不起这个案子。你想好啊，这个人叫任明星，半年前我送到程良那儿学习，学成啥样了我也不知道，那行我不懂。不过这小子发挥不太正常，有时候像天才，有时候像白痴。”贺炯笑道。

宋玉河却焦急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才知道，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管不了那么多了，人在哪儿？我要带走。当然，你这领导发个话更好，外人说话不一定听。”

“没问题，走，他在大周手底下干呢。咱说好啊，立了功得算我们一份，捅了娄子你得扛着。”贺炯笑着道，示意上车。

宋玉河愤愤回道：“贺支队长，没准下回见你得叫贺副局长了，给我

们留点情面成不？就新型毒品那大案功劳，你还能看得上其他案子啊？”

“呵呵，那倒也是啊，我接受你的嫉妒，这让我感觉很舒服呢……哈哈。”贺炯坐在副驾位置得意地道，此时他心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老宋啊，我多给你一个人怎么样？”

“什么意思？别挖坑啊。”宋玉河警惕道。这老伙计心眼多，没准会附加其他条件。

“我坑过你吗？”贺炯不悦道。

“你成天和毒贩斗心眼，这平白无故地当好人，谁信啊？”宋玉河道。

贺炯脸不红不黑道：“心眼不多，就那么一点点……这人是辅警，顶多占你个招聘合同制指标。”

“你想得美。”宋玉河吹胡子瞪眼了，边开车边咧咧道：“各大队服役十年以上的辅警同志多少呢？还不都巴望着转个合同制多挣俩糊口钱，哪个支队的指标都是抢破头的，你没抢上，瞄上我们支队的了？”

“不答应拉倒，我还不跟你说了，你要知道这人有什么本事，你得求着我，信不？”贺炯卖着关子道。

这真把宋玉河的好奇心勾起了，他愕然问：“啥本事？我好歹一大刑侦支队，有啥人还能把我吓住？”

“呵呵，他的本事你们无人能及，偷猎，你们玩过吗？他可是专家。”贺炯笑开了花，夸大其词地吹嘘道。

果不其然，宋玉河呃的一声惊了一下，然后倒吸凉气，兴趣上来了。要是警中有这么号人那和这案子就太切合了，他追问着，贺炯反而卖起关子来了，一路吊着胃口。

两位支队长驱车驶离支队……

午后一时三刻，西郊，省特警后勤装备训练场。

宋玉河和贺炯跳下车，出现在校场边上。返程路上一辆车变成了两辆车，后车是宋支队的人，前车里坐了位要请的人——任明星。

这位明星人物让宋玉河心里打起小鼓来了，去请时这家伙正在九队大灶上吃饭，两位支队长出面了，他居然还是不紧不慢吃完饭才起身，走到半途居然还嚷着买了个蛋筒冰激凌舔巴着，偏偏贺支队长还非常宠他，就跟哄孙子的老头一样说话，一点也没有平时呼来叱去的凶悍样子。

看得出宋支队长脸上不舒服了，贺炯拍拍他的肩膀笑道：“老宋，自己请的人，咬着牙含着泪也得用完啊，不能半路送回来啊。”

宋玉河回头瞅瞅将脑袋伸在车窗外、舔着冰激凌眼神乱瞄的任明星，表情尴尬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以突破天际的想象，也没法儿理解这好歹是程良的弟子，好歹也是禁毒九大队出来的，但怎么看都更像是地主家的傻儿子。

“另一位呢？我看还能有多奇葩。”宋玉河问。

“少安毋躁……来了。”贺炯放下手机未久，有一人从跑步的队列中奔出来，他一身作训服，和满场操练的队员看不出太大的差别来，走得再近了些，看得出是位精瘦的小伙子，估计校场训练时日不短了，脸晒得黝黑，让同是基层出身的宋玉河顿生了几分好感。

“支队长您好，邢猛志奉命报到，请指示。”邢猛志敬了个礼，严肃道。

贺炯一指宋玉河道：“别客气，自己人，一点闲事，不用那么正式。”

“哦……”邢猛志一下子松懈了，看看宋玉河，又看看贺炯，不客气地直接问道：“支队长啊，我伤早养好了，别把我一直搁这儿啊，都快长毛了。你不能信心理评估那玩意儿，我没干啥呀，怎么老评估我心理有问题？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像有问题吗？”

“我又不是学心理学的，我说了能算？我说你脑子怎么那么轴？怎么就答个题死活过不去呢？”贺炯怒问。

邢猛志怒答：“能赖我吗？那出题的脑子才轴呢，问我在怀疑嫌疑人持有武器并有可能对执法造成威胁时怎么办。A是亮明身份，控制现场；B是鸣枪示警，控制现场；C是击毙对方，消除危险；D什么来着，

我忘了。”

“肯定是B呀，我都会做。你答的什么？”贺炯道。

“我觉得这就没一个正确的啊。文明执法没错，可要碰上不文明的嫌疑人咋办？实际情况肯定要区别对待啊。”邢猛志瞪着眼，反问支队长：“马哥就因为鸣枪示警，结果挨了一枪。他要上去就开枪，不击毙也得打两枪小腿肚，控制住了疑犯根本没后面那事。”

宋玉河笑出了声，有暴力倾向的心理评估是坐实了，敢情这人有点愣，对于执法认识有严重偏颇，尴尬的贺炯悻然摆手道：“去去，不提这个了，你下回注意……给你安排个事，去沁山县一趟。”

“不去，多远呢。”邢猛志摇头了。

宋玉河眼神一凛，吓了一跳，这么转的下属可是头回见，可不料更让他惊讶的是贺炯的态度，贺炯一指车客气道：“这不是怕你闷着？安排你陪明星去。”

“哦……”邢猛志伸着脖子一瞧，任明星在车边向他招手，然后就见这货笑吟吟地点头，“哎，好嘞，那地儿山大，有华北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我很早就想去看看。”

“正好有机会就顺便看看，去吧。”

“好嘞，那我走了……”

“嘿，刑侦上的同志在办个偷猎误伤人的案子，能搭把手别闲着啊。”

“知道了……”

估计是闷得足够久了，邢猛志直奔着任明星去了，两人怪叫着相拥狂乐，颠儿颠儿蹿上后车，一溜烟跑了。

眼看着驰援队伍出发，贺炯像是释然一般微笑，可不料此时响起了不和谐的声音：

“你就这样安排任务啊？”

回头看，宋玉河用很不悦的眼神看着他，贺炯笑笑道：“是不是觉得很不专业？”

“什么不专业，简直是儿戏嘛。”宋玉河郁闷道，请这么俩人他自己倒先心虚了。

贺炯翻着白眼瞅了宋玉河几眼，然后背着手走了，边走边道：“相信我，兴趣比命令能让一个人走得更远。”

“好好，我信……老贺，还有个事你得拉兄弟一把，全国性的缉枪治爆大会战要开始了，我把支队骨干聚起来，你给大家上上课啊。你们禁毒支队那个藏锋行动快被行内传成神话了。”宋玉河追着要取经。

“呵呵，牛眼识草，慧眼才能识宝，你这拙眼，给你骨干你也认不出来啊。”贺炯回眸挤着眉眼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奸笑。

“切，啥意思？总不成是这俩奇葩吧？你的脾气我太了解了，干这大活儿的队员，还不都当宝贝藏着？咱们都是打击犯罪，你们这守着自己的小窝怕别人惦记就小家子气了啊。不帮拉倒，我找局长去。”宋玉河只当老搭档藏私，连连挖苦几句。虽是旧搭档，可惜不太搭调，车上，一个因为焦虑愤愤不平，一个高深莫测有点阴阳怪气，两人互怼着离开了训练场。

此时，3月28日十四时，在驶往禁毒支队的半路上，宋玉河得到了最新消息，县医院无法处理脑部枪伤，已经将卢教授紧急转院，县大队将两位目击者带到高速出口等待省总队来人。案发已经六个多小时了，县局刑警一个大队、两个中队全拉上去了，愣是没有在案发现场及周围找到涉案车辆、人员的任何线索。

原始森林、动物保护学家、偷猎者、枪击……宋玉河支队长隐隐觉得这可能会是一桩棘手的案子，可惜鞭长莫及，自己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电话催促驰援人员，火速……火速赶赴案发现场。

奇葩此人

“是啥在飘香，肉——

“我两眼放光，肉——

“去健身房练到拉伤，我也还是胖——

“馋字当头，胖就是胖，我要补充营养，

“谁都别跟我抢，哪怕分我点汤……”

疾驰的车里，响彻任明星鬼畜般的歌声，这货一边开车，一边唱，一边还扭。邢猛志眼睛瞟到后座两位同行难受得不时浑身扭动的样子，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想制止又不好意思制止，话说明星哥肯定是被队里关得久了，这破锣嗓子的分贝可是见长了。

“肉——肉……

“Come on baby，肉……”

任明星唱到高潮，屁股挪得快跳起来了，后座一位男警终于忍不住了，出声道：“兄弟，你们队里都这么开车吗？”

“我是开得最好的，不过我们队长一般不让我开。”任明星道，狠狠噎了后座那哥们儿一句。

邢猛志笑问道：“唱歌是不是也是最好的，一般不让你唱？”

“那他们管不着……哎，猛子，你过得咋样呢？转正有希望吗？这临时工又当了大半年了，我听周景万说，要改革了，签长期用工合同后咱们享受相当于正式民警的待遇。”任明星道。

“相当于，并不等于就是，你还是唱歌吧，不要说这个忧伤话题。”邢猛志道。

任明星没心没肺笑道：“那我唱了啊，刚才是改编了凤凰传奇的，再唱一段改编的《My Heart Will Go On》，叫《My Fat Will Go On》。”

“别别，兄弟，你好好开车，别吓我们。”后面那男警紧张道。

“我开车不快呀？这不才一百二？”任明星道。

“不是，你唱歌吓人啊。”那男警郁闷道。

“哈哈哈……”另一位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大笑，声细音脆。邢猛志愣了下，刚刚瞄了眼以为那位是个短发小子，却没发现是位姑娘。任明星更是惊道：“啊？女的？我都没看出来是个妹子。”

“你什么眼神啊？我严重怀疑你是不是做肖像描摹的。”那女警讽了句，声音真真切切是个女生。

“差别不大嘛，男人、女人……男人女人不就差一个字吗，对不对，猛哥？”任明星嘚瑟道，扶着车前镜子往后一瞄，他座位后的那位女警留着很飒爽的短发，乍一看真没认出来是个女娃娃。

邢猛志没吭声，那女警呛道：“那辅警和民警也不就差一个字？你纠结什么？”

“哟，这是看不起我们辅警啊？我不纠结啊，主要是我们怕你们纠结啊，万一我们破了大案，你说你们该多没面子？还不是跟你吹，去年轰动全国的新型毒品大案，我们立功的哥儿几个，都是辅警。”任明星得意道。

“越吹越没边了，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该在嘉奖通报上吧？咋还没见着呢？”那女警挖苦道。

“哎哟喂，要么说你们正式民警不行呢，抓到都半年了，案子还没审完，现在还封闭办案着呢。你等着，有了嘉奖通报我亲自给你送一封，记住哥叫任明星，以后将是一颗冉冉升起的警星，哈哈……猛哥，你也算是一颗啊。”任明星嘚瑟道。

和这个脑回路清奇的哥们儿在一起少不了这种尴尬场景，邢猛志不好意思地朝后笑笑道：“两位担待一点啊，传说当警察久了有两种变化：一种是变成贱骨头，一种是变成闷葫芦。我兄弟是前一种，他人不坏，就是嘴碎了点……自我介绍一下，邢猛志，辅警，支队长命令我跟班陪同。”

“我是席双虎，刑侦支队下属重案大队的。她是枪械专管乔蓉，你们能来帮忙非常感谢。冒昧问一句，你对枪械很熟悉？”席双虎好奇问了句，支队长这么安排，估计有深意。

猜错了，邢猛志一脸茫然摇头道：“不熟啊，我们辅警，不允许佩

枪。”

懵了，席双虎和那位女警乔蓉相视惊愕了下，刑侦办案很少借调人，除非是借调有特殊才能的人，可支队长借回来的两个辅警，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

偏偏补刀的任明星插进来了：“哎呀，你客气个啥呀？他们就正式民警也没几个摸过枪的。告诉你们啊，猛哥是弹弓王，一把弹弓把持枪歹徒放翻了一片，近距离比枪管用多了。”

那女警乔蓉眉眼笑着，掩着嘴啧啧有声，明显觉得是扯淡。席双虎笑道：“是吗？那有机会一定请教下……邢猛志是吧？你以前接触过枪案吗？”

“没有啊。哦，对了，我们支队长没有给我什么具体任务啊，就说万一用得着搭把手。”邢猛志道。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案情和枪案有关。”席双虎简要介绍几句，似乎还不死心地又说道：“我们也是仓促出来的，宋支队长一定让带上你，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有些事不能说不是？非讲清楚就没意思了，对不对？”任明星又插进来了。

偏偏乔蓉就不爱听他扯，呛道：“什么不能讲清楚？马上面对的就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有什么不能讲的？”

“讲出来你也不懂，关键在偷猎，懂不？”任明星道。

“怎么不懂？有可能被偷猎者误伤的。”乔蓉道。

“不是，叫上他的原因是，虽然他不熟悉枪，可熟悉偷猎啊。别看他在城里是个苦逼孩子，一进山里那绝对是牛逼人物，三十米内，弹弓打得比你们手枪准信不？没当警察前就靠那养家糊口呢……哦，别奇怪啊，我们辅警噢，临时工，你们知道也没事，反正我们是临时工。”任明星得意扬扬地说着，自豪无比似的，听得后面两位可就面面相觑了，看邢猛志的眼光都变了，像看有前科的嫌疑人一样。

邢猛志气得无语，伸着脖子朝任明星“啊呸”一声骂了句：“好好开

车，再乱扯我一弹弓崩死你。”

发飙了，怒了，一怒起来气势吓人，瞬间把任明星吓萎了，梗着脖子不说话了，不过脚下却使劲了，故意置气似的把车速飙起来了。

车速一百二……一百四……一百六……这明显的推背加速，车像是要飞起来。乔蓉和席双虎紧张了，手死死抓住车门上的横杆，这俩辅警一个邪一个野，两人明显觉得这趟旅途怕是不那么顺当了……

“队长，队长，他们来了。”

“没见着啊。”

“电话上说了，立马就到。”

“哦，别大惊小怪的，让省总队的同志笑话呢。”

县大队长于海从一辆商务车上跳下来，顺手撸了把队里的毛头小伙，两人相偕着往高速路口去迎接了，可救护车刚走不久，这时间似乎不对呀，于大队长纳闷道：“没走岔出口吧？三百六十公里，这才刚过两个多小时，能到？”

“是柳村口啊，从省城回来只有这么一个柳村口啊。”小伙摸着脑袋，也反应过来了，“对呀，总不能开高铁来的……哟哟，来了来了。”

一辆越野警车拐下了高速，通过了收费站，车开得嚣张无比，遇到减速带几乎是蹦着过去的，一出出口，嘎一声刹停，距离于大队两人恰恰好一个安全距离，把于大队长也吓了一跳。于海刚要上前迎接，左右后门冲下来两位，一位扶着车门喘口气，点了支烟，另一位蹲在地下呕了两口，没吐出来。副驾上下来的一位倒是蛮有气质，作训服穿得整整齐齐，面色如常地拍上车门。于海赶紧迎上去握手问道：“您是席队吧？我们收到省总队的信息了，来得真快啊。”

“你之前没见过我吧？”邢猛志笑着问。

“没有，省城的重案大队，我们是仰慕已久，头回有幸见到。”于海客气道。

“呵呵，这荣幸我给不了您啊，他才是席队长。”邢猛志笑笑，向后

一指，席双虎咧嘴哭笑不得的表情，把于海给搞得当场尴尬了。

这时候乔蓉说话了，说要见目击者。于海赶紧请几人到另一辆车前，朝跟在车后的牧马人越野车招了招手，秦磊、茹叶楠便从车里下来了。

“卢教授已经转到市里的医院了，他们本来要跟着走，是我们强留下的，现在他们情绪很不好……我已经做过两次询问，没有发掘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案发现场距离这儿还有四十公里。”于海小声和席双虎交流道。

“知道了，慢工出细活儿，尽量细点，再来一次没坏处。她是总队枪械专管，那位是描摹师，看看能发现什么……乔蓉，你和明星……”席双虎示意道。

乔蓉应了声上前介绍，还未开口，茹叶楠又抽泣开了，她安慰几句，把两人请上了商务车，开始准备询问了。另一头站着的任明星正伸着手在邢猛志眼前晃悠，这货像魔怔了一样，那女目击者下车刹那，他的魂就被勾走了似的，眼神再没离开过，自己在他面前晃了半天都没反应。任明星好奇问道：“猛哥，莫非你不只偷过猎，还偷过香？窃玉偷香那个偷香。”

“要偷过倒好了，怎么像我初中时候一同学啊？”邢猛志小声道。

“那赶紧去相认啊，美女落难更需要安慰啊。”任明星催着。邢猛志摇头了：“认个屁呀，人家学自然科学的，保护野生动物，咱们只会祸害小动物，能搭调吗……快去，到你窗纱擦屁股的时候了。”

“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任明星一下没明白。

“露(漏)一手，我在作训队学的，呵呵。”邢猛志很没品地笑道。

任明星“啊呸”回敬了一声，拎着自己的小包钻到商务车里了。

车里乔蓉拉着茹叶楠的手安慰着，火候差不多了，乔蓉介绍道：“叶楠姐，您别伤心，我们一定能找到凶手……现在能帮我们重新回忆一下过程吗……秦先生，你们俩可以一起回忆……咱们先从准确判定声音开始吧，那声枪响，你们都听到了吧？”

两人点点头，乔蓉掏出手机道：“枪械的声音有很多种，比如手枪是砰砰砰……霰弹枪是嘡嘡嘡……微冲是嗒嗒嗒……快速急促；小口径步枪呢，又介于步枪和手枪之间，声音没有那么沉闷。您二位听听……”

“砰砰砰……”

摇头。

“嘡嘡嘡……”

摇头。

“嗒嗒嗒……”

摇头。

“嗖嚓……”

摇头。

两位目击者在努力回忆，任明星倒听傻了，没承想这小模小样小眉眼像个假小子的姑娘居然是玩枪出身的，这得熟悉多少枪械才能提取到这么清晰的声音呢？他注意瞄了瞄，如果不注意性别的话，那姑娘长得挺顺眼的，最起码对这些受害人的态度让他挑不出毛病。

一直到第十几种，一声“啪——”像裂帛的声音出来时，茹叶楠惊恐地脱口而出道：“就是它……就是它。”

“哦……确定吗？”乔蓉的表情没来由地凝重了，出声问。

“嗯。”茹叶楠点点头，回头看秦磊。秦磊也点点头：“应该就是了，我当时在做饭，都没听太清楚。”

乔蓉给任明星使个眼色，让他准备，继续小声问着茹叶楠道：“叶楠姐，你在扶卢教授的时候，肯定看不到肇事的凶手了，那应该能看到车的样子吧？”

“看到了。”茹叶楠抽泣了声，点了点头。

“能描述一下车的样子吗？有车牌吗？”乔蓉小心翼翼地问。

“好像……我也说不清，没看到车牌，当时很远，我们选的观测点根本没有公路，走的是山路……”

“能走这种路的车并不多，那辆车的外形是什么样子？”

“很小……我看到时它正在路上掉头跑，扬起的灰尘好大。”

“什么颜色？”

“白的……又不像白的，灰白灰白的，感觉像脏得看不出颜色……”

“车厢形状？现在机动车很普及的，大致应该能判断出什么车吧？”

“这个……不像……”

“什么不像？”

“那车……好像不是方的，车顶上有个凸出来的尖顶子，不知道是行李架还是什么，我看不太清。后来我只顾抱着卢老师，再抬头时，车更远了就看不着了。”

言至于此，这倒把任明星给难住了，笔还没动，话已经完了。乔蓉又问秦磊道：“秦先生，您还有补充的吗？”

“我急着准备去追，一看卢教授那样子，又没敢去，救人要紧啊，那地儿又没信号，我怕耽搁，就拉着师妹和卢老师往县城里赶，有了信号第一时间报警了。”秦磊苦着脸道。

乔蓉问道：“那您在路上有没有遇到可疑的车？”

“我也奇怪了，按理说我的车性能很好，可一路上都没遇上辆车，连个人影都没有。”秦磊道。

倚门的于队长解释着：“这儿是封山区，除了护林员和偷猎的，一般没人来……当然，卢教授来考察，是在县公安局备过案的。”

乔蓉又问秦磊：“那你们去的路上，遇到过人吗？”

秦磊挠着鬓角想，茹叶楠疑惑地道了句：“好像有个人。”

“说说这个人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乔蓉追问着。

“昨天上午我们路过二道梁的时候……卢教授说那儿叫二道梁，翻过去就是省界，当时有个人坐在路边抽烟，戴着草帽，没看清楚脸。卢教授说奇怪了，这原始林子都没住户了，采药这也不是季节啊。”茹叶楠道。

“看到他穿什么衣服了吗？爬山装？迷彩服？”

“灰的，就跟这儿山里人穿的差不多。”

“身边有什么工具吗？比如篓子？农具？或者有枪的话应该很长。”

“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没有……那地儿光秃秃的，就在顶上。”

“哦。”

乔蓉看了发蒙的任明星一眼，回身握手和茹叶楠、秦磊道别，按惯例要求留下茹叶楠、秦磊两人的联系方式，以备随时通知或者询问，短短的询问就此结束了。茹叶楠走下车的时候，奇怪地返回身来，小声问道：“那个人也是警察吗？”

所指是邢猛志的方向，乔蓉点点头道：“是啊，怎么了？”

“他姓……邢？邢猛志？”茹叶楠不确定地问。

“对呀，您……认识他？”乔蓉吃了一惊，这么位娇滴滴的大美女，又是学者型的，总不能和那位黑不溜秋的辅警有什么关系吧？

“我……能和他说句话吗？我们是同学，有好多年没见了。”茹叶楠道。乔蓉做了个请势，茹叶楠这才放心地踱步走向邢猛志。走到近前时，邢猛志倒显得有点局促了，不好意思地道歉：“刚见你我都没认出来。”

“是没认出来，还是没敢认？”茹叶楠问。

“真没认出来，你怎么会来这地方？”邢猛志道。

“我和老师正做一份野生动物保护的课题，经常去各个自然保护区，你……当警察了？”茹叶楠好奇地看着已经变得她不敢认的邢猛志。

邢猛志点点头：“瞎混，辅警，临时工。他们是省总队的，专门为你的案子来，我是开车的。”

“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进展能第一时间告诉我吗？”茹叶楠递了张名片，邢猛志点点头，看了眼，是秦磊的名片，背后写着“茹”字，标着她的电话号码。他收起名片，笑着问：“那位……你男朋友？”

“就算是吧，也是卢教授的学生，不过毕业后改行了……那我们就……”茹叶楠指指发动的车辆，勉为其难地露出楚楚可怜的笑容，“就先走了，回到省城联系我啊。”

“嗯，路上小心。”邢猛志道。

分别竟然有点依依不舍，茹叶楠上车前足足回头看了四次，这个细节任明星数得很准确，而且很准确地判断出来了：这两人之间有事。

车一走，任明星迫不及待地上前拽着邢猛志追问道：“你得说清楚，你跟这美女到底有什么关系？”

“能不八卦吗？”邢猛志怒道。

“不能，好不容易我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起来了，不弄清楚会憋死我的。”任明星道。

邢猛志没理他，眼珠子左右一瞟，然后任明星蓦地惊醒，顺着左右一看，乔蓉、席双虎一左一右正怒目而视。这时候任明星才省悟正事差点忘了，不过忘不忘结果一样，他尴尬地拿着本子，不好意思地摩挲着空白的页面，为难地解释着：“信息量太少，没法儿画啊。”

“我严重怀疑你会不会画。”乔蓉呛了他一句。

任明星郁闷道：“目击者都没看见嫌疑人让我怎么画？画也是黑夜里的一头牛啊。”

“上车，进山。”席双虎道，不过他一看那山路，犹豫了。

偏偏前面走的于海队长还嚷了句：“席队，开车小心啊，路只有一车

宽，要不行我们的人给你开车吧？”

“不用不用，你们带路。”任明星嚷了句。

席双虎还没开口就被任明星抢了，这倒不好意思再改口了。乔蓉可不客气，咬牙切齿道：“我宁愿走着，也不坐他开的车啊。”

“啥意思？我就开得快了点，那不赶时间吗？”任明星道。乔蓉直接怼上来了：“赶什么时间，成心的是吧？”

“我来吧，上车。山路我熟。”邢猛志坐到了驾驶的位置。

好歹这位看上去比任胖子靠谱一点，席双虎和乔蓉坐到了后排，任明星换到了副驾上，却是在鬼鬼祟祟地奸笑，没承想乔蓉注意着他呢，直问道：“任明星，你笑什么？”

“很快你就会怀念我开车的安全时光了。”任明星神神秘秘满脸坏笑道了句。

车鸣声而起，巨大的推背力把后座两人吓了一跳，自公路驶进滩涂地，一点也未减速，迅速超过了县大队的前车，席双虎和乔蓉紧张地握紧车内横栏，后悔也晚了。不一会儿到了爬山路上，一车宽的路上，那车像脱缰的野马，引擎怒吼着往山上狂奔，车后挟裹着滚滚黄尘，把后面县大队的人看傻眼了。

妈呀，省总队的就是拽，太拽了!不用领路都直接跑了。

而且还没跑错。一路紧追着的于大队长又纳闷又惊叹，后来全成佩服了，前车确实没有走错路，一路狂飙准确地驶向案发地……

蛛丝马迹

县大队一车三人来得足足迟了十几分钟。案发地是个山坳，唯一的一条路还是当地煤层气钻井留下的旧路，很多地方已经损毁得不像样子了，车驶到山坳底就停下了，自底向上到现场，已经打上了数处证物标志。

到现场时乔蓉脸色煞白才缓过神来。这段路不是在岩壁边上就是悬崖边上，一般人走一趟得掉几分魂才过得来，于海大队长忍着暗笑和诧

异，对那位开车的辅警不由得多看了两眼，他正蹲在路边瞅，应该是看作案车辆的辙印。

“席队，情况基本就这样，能提取的证物不多，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找目击者更是不可能了。”于海对着刚刚坐下喘气又起身的席双虎道。席双虎喃喃道：“这孙子真野……哦，于大队，依你们看，怎么定性？”

“应该是被偷猎的误伤，卢教授是致力于野生动物保护的，看到偷猎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喝止……您看那个半地坡上的角度，卢教授一行在山那一面观测，听到声音时卢教授探身，从山坳这一面，应该是凶手看到了草甸里的猎物，卢教授一喝止，手一哆嗦，子弹打在了他身上。”于海指着案发地道。

乔蓉回过神来了，质疑道：“考虑过蓄意伤害的可能吗？”

“不太可能啊，这地方连手机信号都没有，怎么找到卢教授的？这种地方要是尾随的话早被发现了，而且蓄意伤害不至于用打鸟的铅弹啊。威力稍大点的枪支，那不当场就毙命了？还有动机呢？虽然卢教授是个反偷猎的，可他毕竟只是个学者，起不了多大作用，这些偷猎的大多没什么文化，认不认识他还得两说。”于海道。

这恰是省总队要派遣援助的主要原因了，席双虎和乔蓉相视一眼，没敢妄下定论，他们抬头看看山坡上忙碌已经接近尾声的勘查人员，席双虎道：“上去看看。”

相偕而上，中途那俩也没闲着，邢猛志蹲在路边不知道看什么，任明星跟着在听，几人凑上去时，就听邢猛志絮叨说着：“……轴距二点二五左右，走这种山路，得骨灰级玩家，只有一种车啊。”

“吉姆尼。”席双虎道，这个从资料已经判断出来了，不过他接下来提醒着：“出入沁山县的吉姆尼昨天可查数据为七十七辆，登记所在地横跨三个省，这是个特殊的地方，野钓、野营、偷猎、户外都喜欢这种车型，所以在这个县，也最常见到。”

于海补充了句：“我们已经在比对了，现在还没有结果。”

几人沿路而上，没有更多理会邢猛志、任明星两人，邢猛志在沉思中还没反应过来，根本没有注意到几人的态度。任明星却是不忿地一屁

股坐在地上唠叨着：“猛哥，刑侦上的很转啊，人家根本没把你当根葱啊。”

“老子是光荣的辅警，不是葱，滚!”邢猛志骂道。任明星气咻咻要起身，却又被一把拽住了。

“嫌疑人画像呢？”

“目击者都说不出嫌疑人长啥样，我画啥呢？”任明星愤然道。

“画车，地形……啧，笨死你啊，把当时在场人员、车辆画一下，像画漫画一样……哎，对了，叶楠说的那车不是方的什么意思？”邢猛志狐疑道。

任明星挣开他的手不耐烦地道：“哎呀，那还不简单，那小越野是改装之王，什么不能改？上面改行李架、改小帐篷、改拉力绞索的什么都有，还有改张炮床方便野外啪啪的呢，要不怎么是越野之王呢？奔驰有大G，它号称小G，论动力差了点，可要论通过性，巡洋舰、途乐、大G都不是它的对手……凶手开这车啊，是绝配。”

任明星边说边画着，瞬间第一张草图画就，邢猛志的眼睛圆了一圈，这货没白进修，出手比原来快了一倍不止。此时视线所及的景致几乎像复印到纸上一样，唯一不同的是，路上多了一辆小车，在车顶，任明星涂了涂，车身变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再画一个……位置就在咱们站的这儿，头顶就是草甸……当时凶手车开到这里，一定听到了脚步声……或者看到了草甸里有什么猎物。”邢猛志抬头，那儿是一丛密集的荆棘丛，这个发现让他和任明星同时凛然了。任明星放低声音说道：“猛哥，看样子不是误伤，是蓄意伤害啊……说不定是谋杀。”

“先别下定论，惹人笑话。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凶手在车上伸出枪管，距离不到二十米，击中目标，直接倒车，迅速在谷底掉头。这需要几十秒到一分钟左右，他只要把四驱开着，油门踩大点，这地方扬起来的灰就自然是屏障了。距离超过四十米，站在受害人的位置，即便凶手伸出脸来，也不可能看清楚。秦磊的车停在拐过去还有二百多米的钻探井场路边，要追不一定来得及，就算能追上，卢教授和茹叶楠在这里就危险了。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肯定要先救人……那么，凶手会朝哪儿跑

呢？”

邢猛志喃喃回忆着，车上席双虎循环放的询问的录音，现在都成了他心头萦绕的线索，但怎么也解决不开他心中的疑问。

他为难地起身，爬上案发的荆棘丛，仔细瞄了半天，又和任明星沿路踱向大队伍所在地。路上任明星一手拿着画板，一手在唰唰画着实景，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又画了数张，他停笔时，邢猛志趴在卢教授倒下的位置自上往下看，眼睛已经贴近荆棘丛了。

“卢教授要是那叶楠美女的爹就好了啊。”任明星蹲下身笑着道。

邢猛志头也未抬地道：“你撅腚就没好屁啊？你认为我的动机是找到真凶，然后美女以身相许？”

“哟，你说的和我撅腚放的怎么一样啊？”任明星道，警惕地一退后，生怕挨揍。邢猛志却没反应，掏出手机，对着草甸咔嚓咔嚓照了十几张照片，又在四周找着其他草丛拍着照片，最后眼光落在了一堆已灭的火堆上。不锈钢锅打翻在火上，应该是当时浇灭了火苗，他走近了，似乎发现了那堆不起眼的火有特殊的地方。他看了好久，甚至不时扒拉火堆里的木炭和未烧尽的柴火，仔仔细细地翻查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受害人留下的痕迹，不是嫌疑人留下的。”乔蓉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身后了，挖苦似的说了句。

邢猛志回头问道：“乔警官，你是不是对辅警有偏见？”

“我对辅警绝对没偏见，但对你们俩这样的辅警有偏见，有你们这样在现场乱刨乱爬乱找的吗？”乔蓉道。

“我们在找真相，而且我建议马上组织力量对凶手进行追踪，正常的方式恐怕抓不到这种人。”邢猛志舒着气道，明白支队长让他来的用意了，知道他肯定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支队长明白，别人可未必明白，许是两人开车让人有了成见。乔蓉谑笑着，龇着一圈好看的贝齿，看看邢猛志严肃的样子，再看看任明星愣怔的傻样，笑得更欢了。任明星不服气地道：“嘿，啥意思？笑话我们直接说出来，别用奸诈笑容掩盖你不敢说的潜台词。”

“你以为你是追踪大师啊？在这种山地里去追踪凶手？知道过去几个小时了吗？上午七点四十分发案，到现在超过八个小时了，这儿距离最近的公路不到一小时车程，只要走到公路上，剩下的七个小时，以现在的交通条件，足够让他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了。”乔蓉道。

一下把任明星听蒙了，他挠着后脑勺无可辩驳，乔蓉却是不客气地拽走了他手里的画，一翻一看“哎哟”一声说：“画得不错，就是没什么用啊，能看见车看不见人。我说任明星，你当警察要是有你开车的一半水平，这案子应该就没问题了。”

至于邢猛志嘛，那货黑脸膛阴阴的，乔蓉倒未敢启齿，画递回去时，席双虎奔上来了，看着对峙的三人好奇地问道：“怎么了？”

“没怎么，有人异想天开，要组织力量追踪凶手，呵呵。”乔蓉笑道。

“你是不知道我猛哥是谁，知道他办的什么案子吗？”任明星呛着，被邢猛志一把拉住了，任明星愤道：“不告诉你，说了能把你女的吓成男的。”

“好啊，吓吓我试试。”乔蓉反呛道。

“你实在经不住吓，你看还没开始你就快成男的了。”任明星道，话音一落乔蓉要动手，任明星先一步躲席双虎背后了。

“嘿嘿……都省省，这才出来不到一天，怎么这样了……哎，那个……别介意啊，乔蓉是枪械专管，除了大的行动，一般不出外勤，比较宅。”席双虎圆着场。邢猛志无所谓道：“一小姑娘我介意什么？”

“那我要是介意呢？你俩没事不能好好待着，在现场乱刨什么呢？这么多技侦和现场勘查在呢，线索可能是很小的细节，一错过很可能让我们走弯路懂吗？”乔蓉愤愤道。

“已经走弯路了好不好？这他妈哪是什么误伤，根本就是蓄意谋杀。”任明星喷出来了。

席双虎的耳朵一颤，眼神一凛，瞪向任明星了，那眼光很犀利，刺得任明星不敢胡说了，这是所有经验丰富的老刑警都有的那种眼光，犀利到不敢让人直视。不过这眼光似乎对邢猛志不起作用，邢猛志也邪邪

地盯着他，两人相视良久，像都揣摩到了对方一点心思。可邢猛志的耐心更久一点，席双虎憋不住先开口了，脱口问道：“你看出什么来了？”

“谋杀。”邢猛志道。

乔蓉嗤声一笑，反问道：“知道用的什么枪吗？还谋杀？”

“气动，用的是铅弹，未加装消音器，那是因为消音装置会影响射程和精度。这是目前市面上威力够大，而且能逃避警方打击的最佳武器。”邢猛志道。

“嘶……”自己专业领域的东西被邢猛志戳破，惊得乔蓉倒吸凉气，不解地看着他，又看看席双虎。席双虎追问道：“判断谋杀的理由呢？”

“你应该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你在找更多支持你的证据。”邢猛志道。

“那是猜测喽？”席双虎问。

“很容易猜，跨辖区办案，又是插手县大队的案子，没有特殊的理由不至于千里迢迢跑来，卢教授的身份是个原因，可还不至于让省总队直接插手。”邢猛志道。

“明白人，我喜欢和明白人搭档，来……借一步说话。”席双虎领着几人走远了一些，临近尚未开采的煤层气场地，思忖片刻道：“首先我为乔蓉的态度向你们二位道歉。”

任明星一乐，笑歪嘴了。

“凭什么啊？你警衔还没我高呢，就替我做主了？”乔蓉不乐意了。一般警中技术人员出来警衔都高得吓人，估计乔蓉就是这类人。

“凭宋支队长亲自请他，凭他能猜到谋杀。不知道你们禁毒是什么规矩，我们刑侦的规矩是，哪怕咱们之间有仇也不能办案的时候互相拆台，案子完了，想打一场闹一场怎么着都成……乔蓉，在队里你是队花，大家都让着你，办案可是要和嫌疑人打交道，没人会让着你。”席双虎道，示意乔蓉说话。

这位席队要比同龄人老成得多，乔蓉撅撅嘴，有点不情愿地向两人

敬了个礼：“对不起。”

“别别别……”任明星不好意思了。邢猛志笑了，没想到碰上个性情中人，他出声道：“我当辅警前，经常在晋阳周边山上打兔子野鸡，开车就这么野，我们就不道歉了啊，要是磨叽上几个小时，什么都耽误了。”

乔蓉郁闷地看了席双虎一眼，不说话了。

席双虎却是掏出手机递给邢猛志道：“我的理由在案情上，二月四日，也就是一个多月前，卢教授在网上发布云城市的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黑市的若干图片，并同时向云城公安、工商实名检举。之后这个交易黑市被查封，相关人员被治安、刑事处罚的有三十多人，查到了各类野生保护动物有二十九种两百多只……今天在这里他遭遇枪击，要说是误伤，实在牵强啊。”

“还有呢？”邢猛志翻着警务通手机上的信息，随口问。

“没有了。”席双虎道。

“没有她来的意义就不大啊。”邢猛志笑道，“我说我们这段时间特训教官一直逼我们学习识别各类民间武器，和这个也有关吧？”

席双虎笑了笑，看看乔蓉，像是征询她服不服气，他解释道：“我严重怀疑你不是辅警，能凭日常作训嗅到舆情的，可都是资深老警察。没错，确实和这个有关。乔蓉，纠正一下刚才他点的武器。”

“准确地讲，它叫汽狙，改装以后有九条膛线，一百米的距离射击误差是半分，一分钱算一分，一平方厘米，它的误差是半分，几乎可以媲美制式武器的精度。去年底查缴第一支后，各地公安又陆续缴获了数支，大部分被用于偷猎，形象点讲它的威力吧，一枪轻松撂倒一只山羊，即便是两百多斤的野猪，只要打在要害，也会致命。”乔蓉道。

邢猛志和任明星耸然动容，不过乔蓉却听到了任明星怪诞的结论：“哎妈呀，哪儿有卖的，我也搞一支去，弄把破弹弓都累死了。”

“滚——”邢猛志骂了声。

席双虎笑笑道：“这就是三个巧合了，反偷猎者被偷猎的误伤，还恰恰用的是威力奇大的汽狙，又恰恰伤在了要害……太多的巧合，只有一

个结果。”

“嫌疑。”邢猛志道。

席双虎好奇地看着他问：“你的发现呢？不瞒你说，做得太干净了，连车都没下，警犬都用不上。”

邢猛志笑笑，手指向后指指任明星：“问他。”

“他？!”乔蓉犯疑了。

“你这眼神是看不起我？我们胖子说话和体重一样，都是重量级的。猛哥你的手机给我……你们看。”任明星拿着邢猛志拍的照片，放在两人眼前，一张一张翻，都是草丛，近距离拍摄，看了半天两人还是一头雾水。乔蓉按捺不住问道：“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在卢教授站立的那片草丛边上，是几株酸枣刺，很密，不管是野鸡还是兔子，都不会朝很密的地方钻，它也钻不进去。你看这几个草甸，不太密，但也不太稀的地方，才是小动物喜欢的灌木丛。只要有这些小动物出没，就能看到枝丫擦痕，或者毛发，或者脚印、粪便。这几个草丛就有，看这个小圆蛋蛋就是兔子粪……而卢教授站立的身前呢，那儿什么都没有。”任明星解释道。

乔蓉眼睛一直，很惊讶，不过却分辨不了真伪。

邢猛志笑着又补充道：“加一点，在阴天，早上兔子、野鸡都不会出窝，那一枪的角度不对，哪怕有惊飞的鸟儿，也会是和卢教授站立的地方相反，而不会是飞起在他身前，这一点书上不会教，你们寻访一下老猎人，是常识。还恰巧是脸部的这个位置让人以为是误伤。”

“看来，这就是真相了，支队长找对人了。”席双虎两眼热切，兴奋了。

乔蓉挑衅道：“二十多米的距离，仰射，还开着车，准确地击中眼睛。眼睛也就一分钱大小？这不是误伤也太准了吧？”

邢猛志没有回答，四下看看，一指远处灌木丛外的野桃树道：“那棵树有多远？”

“目测接近二十米。”乔蓉道。

“看树顶那个野桃。”邢猛志道。树顶一个经冬的野桃分币大小，萎缩成一个小黑点，众人眼光落向那地方时，嗖的一声轻响，那个桃子应声啪地飞得不知去向了。等回头时，邢猛志手里弹弓已经挟上第二颗钢珠，嗖嗖连出两发，打掉了树上留下的萎桃子。在众人瞠目结舌中，他慢吞吞收回了弹弓道：“汽狙比弹弓的精度好得多，我相信这个对凶手不是什么难事……席队，你还准备在这儿耗时间？”

“什么意思？”席双虎问。

“如果是谋杀，那肯定是精心策划过的，你总不至于认为，靠常规看监控能找到人吧？能够选择这么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还不就为了躲开监控摄像？要是个普通的凶手，恐怕早被县大队摁了，之所以向上一级刑侦部门求援，是在案发时间根本没有找到作案车辆的影子吧？”邢猛志问。

席双虎两眼发愁，点了点头，乔蓉却是激将似的问：“说得好像你有办法似的？几十平方公里的山，部队来了也不管用啊。”

“别说气话。猛志，你说说，有什么法子，现在得到的证据和线索太少，没法儿进行下一步啊，侦查的黄金时间是案发后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错过这个时间，线索一淹没，那就更难了。”席双虎道。

“凶手用最原始的方向屏蔽了我们的侦查，那我们只有一种最原始的方式了……”邢猛志道，看看众人，吐了一个字：“追!”

追？!席双虎、乔蓉包括任明星也怔了，不信地跟着重复这个字。

“只要追到凶手逃离案发现场的路线，那就很可能找到线索，甚至找到目击者，或者锁定作案车辆。可要耗在这儿，连凶手怎么来、怎么走都不知道，还可能会有什么线索？”邢猛志问。

“这……怎么追啊？”乔蓉放眼望去，近处是山，远处也是山，阴天雾茫茫的，让人像身处桃源仙境一样，什么都可能有，但就是看不到路啊。

“猛志是对的，命案必破，哪怕有十万、百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也得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查……何况这山里能走的路并不算多，我就不

信他一人一车能凭空消失了……追!猛志，你来指挥。”席双虎道。

“好，咱们商量着来，我觉得有机会，试试总比傻等强。”邢猛志打了个响指，两人像惺惺相惜一般瞬间成战友了。

这可把畏难的任明星和根本不信邪的乔蓉给瞧愣了，两人眼睛凸着瞅瞅，又互相看看，乔蓉讨厌似的翻着白眼：“你看我干什么？”

“我这不是担心嘛!”任明星严肃道。

乔蓉嗤声道：“害怕了？你说我像个男人，我怎么觉得你不像男人呢？不是吹老进山打猎吗？”

“妹妹你误会了，连你老大都跟着我老大混了，我害怕什么？我是担心你啊。”严肃的任明星一下子谑笑了，很不怀好意地说：“今晚可是下不了山，这山里可有狼啊，专叼皮细肉嫩爱翻白眼的女娃娃……啊？”

任明星没讨到好去，臀部挨了恼羞成怒的乔蓉一脚，吃疼喊了声，不过得意地笑着跑了。

崎岖的山路上卷起了一条滚滚尘浪，一个试试的想法撬起了大伙不相信、不服输的情绪，连县大队的也跟上来了……

去伪见真

“叮……当……”

一声清脆响声，从医生血淋淋的医护手套上、血淋淋的镊子上，掉下来一颗血淋淋的弹头，半颗玉米粒大小，无影灯下的医生们迟疑了片刻，似乎有点不相信，就是这么小个东西，变成了致命的凶器。

“赶快送出去。”

“血压降低，呼吸衰竭。”

“脑压降低。”

“准备第二次抢救。”

医生们有条不紊地忙起来了，持着托盘的护士匆匆奔向门口，她探

身刚出，就被一群人围住了，有人问病况，有人问手术情况。护士支着脖子道：“谁是市公安局的？”

“我们……”两位便衣警员亮着证件，提醒道：“我们来取弹头。”

“签字。”护士机械地道。

那两位签上了名，带走了塑封的弹头，要走时又回头看了眼，那个拽着护士的女人不肯放手，哀求道：“医生，求求你告诉我，卢教授怎么样了……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他是个好人，是个好老师……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说……求求你告诉我，教授怎么样了……”

“您是病人家属吧，病人还在抢救，如果关心病人的话，就安心在外面等着。”护士习惯地劝慰道，唯一的效用是迅速脱身，免得被纠缠。

手术室的门冷冰冰地又关上了，那个女人无助地向隅而泣，是茹叶楠，那个安慰她的是秦磊，县大队陪同的女警尴尬地站在当地，都不知道该劝慰一句。

两位市局警员难堪地看了几眼，匆匆离开，手里紧紧攥着证物上车的一位道：“直接到技侦鉴证中心，省里等着要弹头分析，让他们准备视频直联。”

“好嘞。”

警车鸣响了警笛，在医院拥挤的环境里奋力向外驶。

十六时二十分，省、市两地刑侦部门对从受害人卢启明脑部取出的弹头进行了分析，对于武器的判断正确，六点五毫米气动武器，意外的是弹头，铅弹被嵌入了钢芯，从受害人眼眶射入，深达七厘米，伤到了脑部海马体组织，调往云城市医院抢救的专家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这张鉴定报告被送到支队长宋玉河手中时，他正在支队的技术中心烦躁地踱步，结果粗粗一看，他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喃喃一句：“钢芯的？!”

“对，锰钢，穿透力极强，从我们收缴的武器弹药里，只见过一次类似的。”技侦员道。

“哪一次？”宋支队长问。

“去年禁毒组织过一次大行动，那次毒贩火力很猛，收缴回来的枪支里，有一只仿七七式，弹头也是像这样加工过，那是火药驱动，纯铅弹头太软，也是这种手法，熔化到模具里，然后再把钢芯嵌进去。”技侦员道。

“哦，看来流在省城市面上的枪支，和这次是同一个枪源……前方怎么样？”宋支队长问。

“没有找到更多证据，不过他们……在试图山地追踪，电话回过来了，要我们用定位给出他们定位。”技侦员道。

一听这话宋支队长怒了，直斥着：“这不是扯淡吗？都是城里长大的娃娃，还玩山地追踪那一套？他们以为他们是警犬……就警犬不是也没用上？”

“是，凶手根本没下车，没有嗅源啊。”技侦员道，小心翼翼问着：“那……要不通知他们撤回来。”

“撤回来？!撤回来案子怎么办？”宋玉河怒道，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转悠，几步之后他愣着抬头，像想起什么来了，一下子到嘴边又忘了，怔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问道：“不对呀？席双虎不会干没把握的事啊……那个那个……”

“噢，不是咱们向禁毒队借了两人吗？好像他们同行着，现在已经赶到二道梁了，那儿接近省界，晋豫两省交界全部是山地，属于原始森林的外围。”技侦员道，他有点奇怪，支队长莫名其妙地走神了。

“等等，等等看……兴许他们真能找出点什么来，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来，进来。有回传的消息吗？”支队长揽着技侦员进去了。

每个刑侦支队布局大致雷同，大部分时候是对着电脑办案，特殊的时候是——对着更多的电脑办案，进门技侦员介绍着回传收到的信息、现场的照片、勘查的结果，意外的是里面有几幅手工画很另类，像恢复作案场景一样，车驶来、开枪、逃逸各一张，除了没有凶手的面孔，其他都栩栩如生。

“兴许他们的想法真是正确的，假如作案车辆根本没有在公路监控上

出现过，那我们的追踪方式岂不是全差了？!吉姆尼这种车是全地形车，在山里逃逸很方便啊……应该对路……”宋玉河思忖道，现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条件下，隐约感觉最接近真相的方式恐怕还得在山里找。

“欸，小邵。”

“支队长，您叫我？”送鉴证报告的小伙子就在身边，出声问道，他见到了支队长的第二次失神，又是刚到嘴边，似乎忘了要问什么。

想起来了，宋玉河脱口道：“查一个名：邢猛志。”

“要什么信息？”技侦员坐到了中控台前。

“自己人，所有信息。”宋玉河道。

技侦员输着名字，这里直联大数据中心，只要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上下三代的信息都差不多刨得出来。可又一次出乎意料了，在警务内网上查，跳出一个对话框“查询权限不足”，这让技侦员瞠目结舌了。

“什么意思？”宋玉河问，“支队的权限怎么可能不够？”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属于厅管警籍，单独建制，我们这儿查不到。”技侦员道。

宋玉河不屑道：“扯淡，他是个辅警。”

“那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了，他在执行特殊任务途中或者曾执行涉及保密事项的任务，我们也无权查询……咦？也不对啊，辅警能有什么保密性任务？不过禁毒上的和咱们不是一个系统，可能参与过涉毒案件也不一定。”技侦员道。

“呵呵……老贺这条老狐狸。”宋支队长意外地笑了，技侦员不明就里，宋玉河也未做解释，挥手道了句，“当我没问过，注意保密啊。”

“是!”技侦员紧张了一下。

而宋玉河却像心情一下子好转了一样，踱出了信息中心，在走廊上拨通了贺炯的手机号。这次意外地响了一声就通了，宋玉河第一句话就是：“欸，老贺，下班聚聚咋样？我请客。”

“小样儿，先说清楚，请啥客？”贺炯不阴不阳的声音回着。

“说来话长，其实和你去年办的案子有关，那帮毒贩的武器装备你记得吧？有些枪制作的精良程度，让我们总队的枪械专家都赞不绝口。”宋玉河道。

“老宋啊，别拐弯，办不了事求人你得直接点。”贺炯道。

“呵呵，那我直接点，你肯定有和贩毒团伙接触过的手下，别否认，没有内线根本拿不到那么大的战果。我需要这个人，至少帮我找到关联线索，这对于撬开现押嫌疑人的口能起到很大作用。”宋玉河道。

对方没有回音，好半晌才听到贺炯不置可否的声音：“那先请客吧，看心情。”

老贺直接挂了。不过在警察这个行当里很多话不必明说，宋玉河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捏着手机来回踱步，脸上挂着狐疑、微笑、期待，或许还有惊愕，嘴里却喃喃着一句话：“邢猛志……邢猛志……老贺说的藏锋不会就是他吧？”

这次出行是有备而来，乔蓉通过卫星电话和家里联系上，进行了信息回传。任明星一直好奇地盯着那块大板砖手机，乔蓉通完话没搭理他，径直和席双虎说话，两人小声交流几句，紧接着就是愁眉紧锁。

二道梁不是一道山梁，而是一座山，山顶光秃秃的一片黄沙土路，间或几棵松柏，被四周更高的山环绕着，让人有在陷阱中的感觉：困住了。

是啊，困住了，来回行驶的警务车辆极有可能已经破坏了原有的车辙印，其他的痕迹即便有，也淹没在黄沙土、枯草、乱石以及松柏树间。在这种山大沟深、人如蝼蚁的环境里，可怎么去找？

县大队几位民警颇有微词，有人说，到底是大城市来的啊；也有人讲，估计他们没见过山；更有人怀疑，上面来人是不相信咱们啊。

于海瞪了说话的队员几眼，凑到席双虎跟前了小声道：“席队长，这地方虽说是人迹罕至，但也不是完全没人出没的，并不能确定茹叶楠和秦磊路上遇到的人就是凶手。即便是，在这里能留下什么线索？一会儿天黑了，下山可更难了。”

“等等吧，你看。”席双虎示意着。

邢猛志已经沿着窄窄的山路向下走了，那是向南的方向，下去就是省界，刚刚他还只是站在高处看，不一会儿就像寻找丢的东西一样左顾右盼地往下走。

此时县队的人和家里联系了一下，监控比对没有结果；设卡排查没有发现；偷猎前科人员传讯还在进行中，没有进展。一系列的坏消息传来，让于海大队长的心情也一落千丈。

这时候，那位晃晃悠悠的辅警又从半山坡上走回来了，边走边招手叫着任明星，让他再画几张。

“有发现？”席双虎好奇问。

“有，但我无法确定。”邢猛志道。

“能确定才见鬼呢，这地方多大啊。”于队长笑道。

“说说呗。”席双虎道。

“不属于技侦领域，你们听听斟酌一下。我是这样想的，首先假定是蓄意谋杀，那凶手肯定有渠道知道卢教授的准确行程，为确定目标出现，事先埋伏在途经的地方是必须的。而这个二道梁，就是一个绝佳的观察场所。”邢猛志道。

这个没问题，两位队长点头了，这里是通往原始森林的一条必经之路，视线相当开阔，站在顶上可以清楚观察到来路和去路。

“第二，于队长，偷猎的黄金季节是什么时候？”邢猛志问。

“秋后，初冬。”于队长道，不过又补充道：“平时也有，不确定。”

“那以您的了解，这种阴冷早春天气，是打猎的好日子吗？”邢猛志又问。

“咦？好像还真不是。”于海一摸脑袋，把这个细节给疏忽了，他眼睛一亮。邢猛志替他说了：“你们再回想一下，偷猎的在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他们会担心带枪被发现吗？”

“好像不会啊。”于海道。

“那是不是就奇怪了？表面上戴草帽的人并没有带枪，不是偷猎的，那他是什么人？所以我暂且假设，这个戴着草帽的人在这儿就是盯梢来的。”邢猛志道。

“嗯，然后呢？”席双虎问。

“然后就简单了，他不可能是准点才到，肯定提前来等。那在等的这段时间里，他会站在什么地方？”邢猛志问。

“视线最好的地方。”席双虎道，眼光落在了山顶的高处，那有一片黄沙土堆，不过山风大，实在无法确定是自然造成的痕迹，还是人为留下的痕迹。

邢猛志一指道：“在那一片刨刨，肯定有东西。”

“什么东西？”于海好奇问。

“刨刨就知道了，如果是个常进山的人，会有这种习惯的。”邢猛志若有所思道。

于海半信半疑，招呼着几个小伙去刨，刨的人虽有些不情愿，可还是依言而行。七八位外勤和技侦在可能蹲坐的地方围了一个圈，仔细勘查沙土的硬度，找了几块松动的地方，像挖掘古墓一样，细细往下摸沙土。

“嘿，大黑个儿，我咋觉得你神神鬼鬼的？”

邢猛志回头时，才听懂是乔蓉形容自己，他皱着眉头问：“我很黑吗？”

“不会自己撒泡尿照照啊，你跟山里的外勤比都不白。”乔蓉道。

席双虎咂巴着嘴斥道：“乔蓉你怎么说话呢？”

乔蓉没理会，席双虎正要道个歉，不料邢猛志像魔怔一样喃喃着：“对呀，撒泡尿也不是没可能啊……”说着他就朝着刨痕迹的队伍踱去，不过没去那个方向，中途一拐，朝不远处的两侧坡下瞅，片刻，他招手道：“席队，你来看。”

席双虎急急上前，顺着邢猛志的手指看着，眼睛一直，那一片黄沙土呈不规则的泥状，还有溅到草棵上的泥迹，明显是新撒未久。他笑出了声，直道："没找到凶手，找到了凶手撒的一泡尿，也罢，排泄物里提取DNA难度可很大啊。"

"想窥斑知豹，就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邢猛志道。

两人说着，后面的任明星崇拜似的对乔蓉说着："哇，你咋想到的？连凶手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都想到了，和亲眼看到的一样啊，太牛了。"

"滚。"乔蓉气急口不择言了。

"嘿，席队，过来一下。"于海惊喜的声音。

这头的两人急急跑过去，于海指着刚刚发现的东西兴奋道："还真有……我想起来了，进山护林员和猎人都有个习惯，抽烟要么在车里，要么就得把烟埋在土里，以免火星引发火灾。"

"我猜是芙蓉王，二十几块那种，高档货。"邢猛志道。

"咦？你怎么知道？"一位正小心翼翼夹着烟头往塑料袋里放的技侦诧异道。

"因为，下面还有一辆车曾停在背后的路低崖下，这个角度看不到。"邢猛志指指道。

席双虎笑着戳了他一拳道："藏私啊，早看出来了，走。"

几人快步向下，跑出去一百多米的坡下，有几厘米长的车辙印，印在路斜面上，那个缓坡的位置极窄，路的宽度几乎和车等宽。不过奇怪的是，只有这么一小段车辙印，再往下就看不到了。不过在背阴的地方，邢猛志指着他刨开的一处土堮道："他在这儿休息过，应该烤过点东西吃，垃圾被收拾走了，不过埋火灭火时，烟头和苹果核没有收拾。"

"你们……下来几个人。"于海朝上喊着。

席双虎蹲下，仔细看一处很小的灰烬，拨开土后，未烧完的木炭和沙土已经混在一起，其间有个勉强可辨形状的果核、一个变形的烟头。他拿在手里捏了捏，干的，里面的过滤嘴还有浓重的烟味，这不得不让

他心服口服了，他朝邢猛志狠狠竖了一下大拇指。

“还有一个问题。”席双虎说。

邢猛志笑道：“你在奇怪找不到连续的车辙印吧？”

“对。”席双虎微微诧异道。

邢猛志笑着，提醒道：“小把戏，群众的智慧很多，你不可能没领教过。”

“等等……等等……”席双虎想起什么来了，他蹲下顺着路往下走，蹲得越来越低，几乎趴在地上了，还在向前走。乔蓉奔下来时，被邢猛志伸手拦住了，乔蓉好奇问道：“又怎么了？”

“找真相啊。”邢猛志笑道。

“这儿有什么真相？”乔蓉不解道。

“就像你听到枪声就能判断出武器制式口径一样，刑警都应该有看到局部推测整体的能力。”邢猛志道。

话音方落，趴在地上的席双虎兴奋道：“我明白了，车轮后装了个小东西，与轮擦地等高，自然消除车辙印，但是碰上石块或者什么高的东西的话，会被撑起来，所以只留下了一个小段的车辙印……遇到草棵或者树枝时，草棵或者树枝会被剐断……所以这条路看不到车印，却有不少断草断枝，新断不久的……”

他兴奋地说着，丝毫没发现身后人早就走光了。他兴冲冲跑来，看着邢猛志有点喜出望外，出声问道：“接下来呢？”

“一个字。”邢猛志道。

“追!”席双虎道。

“对!”邢猛志也兴奋道。

难得达成如此高度统一的共识。直奔山顶准备驱车，于大队长吓得赶紧阻拦：“这路都没车走过，能不能走过去得两说，天又快黑了，搁在半路那可麻烦了……”

说也白说，那两位被真相撩拨得兴奋到早不顾一切了，现场丢给县大队，四人一车，沿着踪迹穿山越岭追上去了……

攀山越岭

驱车一小时后，县大队传来消息，通过交通监控没有查到可疑的车辆。因此现在唯一值得期待的就是，找到的烟蒂、尿渍以及车辙印是凶手留下的，否则，这将成为一桩谜案。

席双虎回头看乔蓉，满嘴枪火药的小姑娘已经讷言很久了。一个小时里，又找出了九处车辙印。吉姆尼改装的泥地轮胎太容易辨认了，而且还是新轧未久。这么个千里独行，用恶劣自然条件掩盖侦破痕迹的作案手法，乔蓉实在评价不了是太精明还是太蠢。

席双虎笑笑说了："这应该是个高手啊，只有匹配的对手才能找到他的破绽，如果不是猛志，今天我们可能都要错过了……谢谢你啊，猛志。"

"我的支队长教过我，辅警和民警、刑警不过臂章一字之差，虽然是辅警，但我也是警察，分内的事，有什么可谢的？"邢猛志道。

乔蓉梗着脖子小声嘟囔了句："小肚鸡肠，还记仇呢。"

"呵呵，记不记都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大多数辅警兄弟都这样，说起待遇来拍桌子骂娘，可碰上案子照样捋着袖子往上冲，不用在意。"邢猛志道。任明星补刀上来了，对着乔蓉道："美女，你如果感到惭愧的话，可以明说，我们不会笑话你的。"

"你……你个死胖子，一路上就你一直欺负我。"乔蓉怒了，狠狠拧了任明星一把。任明星夸张地尖叫，像叫床一样，倒把乔蓉叫了个大红脸，嚷着要换座位。席双虎平息着两人的胡扯，安抚道："都是革命同志，各让一步啊。小乔是我们队里学历最高的警花，又是我们武器的保姆，大家都宠着。这是她第一次出外勤，你们俩真不能欺负她啊……想欺负冲我来啊。"

"看他那样，比咱们抓的嫌疑人还贱。气死我了。"乔蓉愤愤道。

任明星装腔作势地捋着袖子，乔蓉瞪着他以为他有下一步动作时，却不料他拿起了笔，一扯画板，唰唰几笔，然后一亮。乔蓉眼睛一直，

然后眼光温柔了很多。画上一位英姿飒爽的女警，不是她又是谁？像拍照一样栩栩如生，甚至比照片还有神韵得多，乔蓉兴奋地小声道：“如果送给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原谅你。”

“没问题啊，不原谅我也送给你，就一个条件，让我摸摸枪成不？我还没摸过枪呢，太遗憾了。队里的人看枪看得比自己老婆还紧，都不让我摸。”任明星小声道。

这个交换公平合理，乔蓉掏出枪，退膛，卸弹匣，把空枪递给了任明星，任明星乐滋滋地把玩着。乔蓉却是喜滋滋地看着画像，说不出来哪儿喜欢，就是让她心花怒放地喜欢。

两人争执平息了，席双虎看看专心开车的邢猛志，出声问道：“你凭什么判断车走向？这片谷地不好找啊。”

视线被两侧陡峭的山势挡着，车下是冲刷出来的谷地，长着半人高的杂草，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里去如何判断逃走车辆的正确方向，这要一走错，可被困在山里了。邢猛志抬头示意着：“看倒伏的草，风吹倒是顺的，车轧过是折的，不一样。到这里差不多就只有一个方向了，顺着河谷往外走。”

席双虎仔细看了看，还真是如此，他笑笑道：“你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邢猛志问着。

“听说过咱们省里全警传说的四大名捕吗？”席双虎问。

“没有啊，怎么说的？”邢猛志问。

“就是全警四位追捕高手，第一位叫池兵山，20世纪的一位刑警，牺牲了；第二位叫华启凤，有六十多了，已经退休了，他在没有监控的年代，追捕过上百位逃犯，鲜有失手；第三位是我们总队长程长峰，这就不用说了，全省的‘刑狱长’，近二十年的江洋大盗基本都是他组织抓捕的；最后一位是你们支队长贺炯，名声如日中天，去年因为一桩新型毒品案，全国知名了。”席双虎道，颇有点强将手下无弱兵的意思。

这位肯定不是弱兵，席双虎估计已经开始怀疑他是贺炯的弟子，邢猛志没有否定，只是笑了笑，像是自言自语道：“都是些没参案的人道听

途说，真处在案中的，恐怕没心思想这些。”

“呵呵，是这样的，不过你让我想起了华启凤，那位前辈的眼睛就是一双天眼，而且光凭一双腿来找线索，连续破了几十桩盗窃案，让我们现在这些只会看监控的刑警望尘莫及啊。”席双虎道。

邢猛志边开车边心不在焉道：“华启凤前辈跟我说过，他能有这双识别嫌疑人的天眼，全是因为他以前放过十年的羊，而且加入警队后又在二龙山一带当过十年治安协管，生生锻炼出来的。苦难啊对于大多数人是折磨，可对于有些人可能就是馈赠了。”

“华启凤，女的吗？”任明星愣了下，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

“什么呀，男的，给我。”乔蓉拿回了武器，斥着任明星道：“你咋这么不学无术啊，华启凤是省里知名的痕迹专家，在有大数据以前，他的判断就是权威，他那双天眼队里都知道……席队，你听说过华前辈放过羊？”

“总队长见了都叫师父的人，我哪能交识……咦？猛志，你怎么认识的？”席双虎愕然问。

“当了一辈子警察，闲不下来了，要脱了警服啥事不干他浑身不舒服，就在后勤上谋了个闲职，接受返聘回后勤装备处了……哟，到了，前面没路了。”邢猛志缓缓地刹住了车，话题也中止了。他的视线凝固在前方，河水冲刷到了崖口，往下是百丈悬崖，往上是一座突兀耸起的山峰，山峰的坡一道白线，那是山水冲刷出来的河床，罕见的是这道河床像挂在空中一样，而四周，再无出路。

众人跳下车，看着环境，眉头皱起来了。乔蓉小心翼翼走到干涸的河沿，一看沿外，吓得直往回缩，再抬头看，除非是飞鸟横渡，否则真叫一个插翅难逃的绝地。

“是不是错了？”乔蓉为难地道。

“总不能是在这儿开上去的吧？”席双虎指着沿山而下的河床，水冲走了浮土，露着岩层，清一色的石头，而且呈七十五度以上的角延伸到山顶，别说开车了，人走上去怕是都很费劲。

“你都说了是个高手，既然是高手，当然得有点过人之处了，乔蓉，

带上光源……明星，把你画的车图拿来，解释一下。”邢猛志道。

“哎，这个就得看我的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想到了，越是这种不可能的路，恰恰就证明咱们找对了。你们看，目击者茹叶楠，那位美女说，那车不像方的，我当时一下就想到了，车上可能配装这种玩意儿，它叫自拖绞盘。”任明星道。

这专业名词把席双虎和乔蓉听蒙了，就见任明星眉飞色舞解释着：“最大可以放到六千磅的绞绳，车前加装一个绞盘，在通过极陡、极软的地形时，可以先将固定桩定位，然后让车的低速四驱、绞盘同时作业，简单讲就是车一边走，前边的绞盘一边转，相当于多了一股拖力……这种改装别说有路了，就没路，也能把车从崖上吊上去。”

“啊？可能吗？我怎么没听说过？”乔蓉道。

“户外本身就是小群体，玩越野车的户外群体更小众，都是些有钱有闲找刺激的人才玩，一般人玩不动，改装的花费比买辆车还贵。”任明星道。

“那……证明一下吧，如果是驶上去了，总能找到轮胎的擦痕吧？”席双虎道。

“当然，还应该能找到一个大窟窿，固定绞绳的栽桩，或者就地取材缚在哪棵树上。”邢猛志道，笑了笑解释一句：“不用惊讶，任明星他爸开过4S店，是玩车的行家，他家就有辆这样的车。如果凶手真是开的这种车，那他运气实在是太不好了。”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也别把我当成富二代，那点家底早被我爸输光了，要不谁来当辅警挣这俩小钱？哥以前是留学生，也算出国镀了金回来的。”任明星对惊讶的乔蓉说道。

乔蓉嗤鼻不屑道：“留学生？我看你留级生还差不多。”

“哎哟，你猜对了，留过好几级呢。我实在是哪儿也考不上，我爸才把我送出去留学的。”任明星嘚瑟道。

听他把留级说得和光荣事迹一样，乔蓉和席双虎放声大笑了，现在越发觉得任明星可爱了，是那种没心机的可爱。这不，他屁颠屁颠地趴在前头，仔细在石头路上找着轮胎的擦痕，按理说是驱动力和拉力同时

作用，那再硬的石头路也得留下痕迹，像平地刹车一样，甚至比那种力度更大。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任明星就大叫着：“哈哈，看看，找到了……硬拖上去的。”

“这太厉害了，支队长找到了福将啊。”席双虎兴奋道。

不是一处，简直处处都是，走到半路陡峭处，明显的橡胶擦痕，想抹都抹不掉。乔蓉收集了几份样品，连石块一起装袋。四人相偕着往上走，走到顶处，定桩的地方太显眼了，一棵腰粗的老松树，树皮被勒掉了一大块，绳子力度大得勒进去一厘米多深。

席双虎忙着拍照，发送位置，兴奋地道：“提取纤维应该没问题，轮胎成分比对也应该没问题。只要追到这辆车啊，这个案子恐怕就没难度了……没想到啊。”

“哎哟妈呀，看来咱又要立功了，没酒啊，得贺贺。”任明星道。

席双虎一揽他的膀子道：“放心吧，喝庆功酒时我们专车接你去。说好了，不醉不归啊，你们俩都得在。”

“我们办案是业余的，喝酒可是专业啊，到时候PK下，看放翻你们刑警几个。”邢猛志笑着道。

三男的没羞没臊憧憬着，高兴太早了，乔蓉最先反应过来了，她提醒道：“嘿嘿，我说你们瞎高兴什么呢？作案车辆能上来，咱们拖不上来啊？”

“哎哟，这可坏啦。”席双虎眼神一凛，一骨碌起身往前看，是一片下坡地，再往下才有山腰环绕的路可走，这里已经出省了。再向后看，自己的交通工具可还在山这边上不来呢。

任明星一瞅，吧唧着嘴道：“这光着屁股上吊丢死人了。马上就天黑了，返都没法儿返了，咱们得困死在这儿了。”

三人征询的眼光投向了邢猛志，一路上满脑子装着作案车辆的他可能忘记了自己的车是啥性能了，眼看着天阴沉沉的慢慢变成黑色，这一次真是困顿至极了……

天方擦黑的时候，宋玉河支队长驾车缓缓驶进特训场地，下班来找贺炯吃饭的，却不料被他拉到这儿来了，宋玉河这是今天第二次来后勤装备处了。

车泊在办公楼左近，贺炯提着一袋东西径直往后院的值班地踱去，宋玉河追着问道：“老贺，来这儿干吗啊？”

“你不让我指点迷津吗？连指点带指路的，还不乐意啊？”贺炯笑着道。

“你这神神道道地带我来找谁啊？”宋玉河问。

“你大爷。”贺炯道。

“你大爷的，怎么说话呢？”宋玉河愤然道。

“对，也是我大爷。”贺炯道，出门喊了声：“华师父，在不？”

“啊，在呢？谁呀？”

随着浓重的晋腔土话，后院值班室的窗开了，里面的人瞅了眼，走出来了。贺炯快步迎上去，出来了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穿着无标志的旧警服，那身衣服在他身上晃悠悠的，他捋着袖子似乎刚刚在洗什么。他在前襟上擦着手，一双骨节特别凸出的大手。再仔细看，老人一头稀疏华发，脸像老树年轮一样密布着很深的皱纹，一下子宋玉河都没认出来。

“这是……”老人瞄着宋玉河瞅。

“您见过啊，我们刚入警的时候，您还踹过他呢，忘了？”贺炯笑着道。

“哟，宋……宋玉河，哎呀，都胖了，认不出来了。”老人想起来，满是皱纹的脸笑开了。

宋玉河一激动，一下子上前握着老人的手道：“师父……您什么时候来这儿了？咋也不告诉我们啊。”

“哎呀，我谁也没告诉，老了还给队里添麻烦。进来进来。”老人谦让着两人进屋，和警队宿室没什么两样，一床一桌而已。趁着老人搬椅

子的工夫，贺炯咬着耳朵小声告诉宋玉河缘由了，退休前老伴就去世了，华师父心里没有寄托，不止一次找局里，后来组织上象征性地给安排了看仓库的闲职，可来可不来。不过老一辈警察真不是盖的，比年轻人要守业得多，没一年光景，装备最熟悉业务的就数华师父了，几百类装备和库存，没人比他记得更清。

于是，一位退休多年的痕迹追踪专家，在一个后勤部门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华启凤坐下来，笑着道：“小宋啊，我就怕熟人这种眼神，现在领着双份工资，闲工夫又多，我比什么时候都轻松啊。”

“哦……师父，虽然我没跟您学几天，可还算您徒弟啊，来这么久，凭啥告诉他不告诉我啊？”宋玉河不悦道。

“呵呵，师父喜欢我更多点呗。”贺炯拿着袋装的吃食摊开，一瓶五粮液放在桌上，俨然又回到了从警的铁血年代，那时候几杯劣酒、几筷凉菜，就是最开心的享受了。

“师父，您少来点。”宋玉河斟了杯酒。华启凤笑道：“你们得少来点，我没事。一天半斤，喝晕乎了正好睡觉……小宋啊，该忙工作忙工作啊，不许往我这儿跑，我也有工作，不能影响我工作。”

“呵呵，好嘞，听师父的。”宋玉河笑着笑着，憋住了眼泪。贺炯圆场道：“小宋现在是刑侦支队长了，确实也忙，师父，咱们走一个，祝您老……寿比南山。呵呵，这应景不？”

“应个屁，那句老话怎么讲来着，自古名将如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哈哈，见了白头的都是窝囊货。落伍了，时代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啦。”华启凤慨然道，一杯子酒一饮而尽，正准备碰杯的贺炯和宋玉河尴尬地互看了一眼，却不知如何劝慰，一下子也理解了师父的心境。

你最想放下的东西肯定也是最放不下的，这就是你一辈子最在乎的，比如，身上的警服。

警服已旧，警衔已摘，没有银徽，可那一身藏青色并没有暗淡，只是岁月老去，青春不再而已。

“你们不用劝我，一离开队伍，我浑身骨头都不自在。老伴再一走，

你说总不能待在家里看儿媳脸色吧？还是待了一辈子的地方舒坦，等哪天走的时候，你们来送送我就行了。”老人说着，又斟上了一杯，宋玉河要拦时，被贺炯拽住了，示意他不要劝。宋玉河愤愤瞪着，怎么能让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一个劲喝呢，真不知道贺炯是怎么想的。

“师父……还是以前的老规矩啊，酒不能白喝，客不能白请，谁有难处，大家都伸把手，您说对不？”贺炯道。

“我没有什么难处。”华启凤道。

“可我们有啊，您帮不帮吧？别觉得老了就能摆脱我们，不管了啊。”贺炯道。

这像耍脾气的话反而很中听似的，华启凤笑笑道：“帮，找我办事的人多着呢，别人得靠边站。”

“对，这才是我师父。师父，是这样，小宋这儿有件奇案，不光奇，还是谜案。一位和您年纪相仿而且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在沁山县被枪击，这案情，得请教请教您……是不是宋支队长你没招儿了硬拉上我来找高手啊？”贺炯道。

“啊？”宋玉河没承想是这样，不过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疑问句变成了肯定句道：“啊，就是，师父，要您在，追踪是分分钟的事啊，这没监控，没有路，甚至连手机也用不上的地方，我们都傻眼了，早知道当年真该跟你好好学学。”

“嗯？”华启凤停住了，狐疑地盯着俩徒弟，警惕问着：“逗我开心吧？”

“哪能啊？小宋都愁死了。”贺炯踢踢宋玉河催着，“快跟师父说说，你这支队长当久了，水平越来越低。”

“师父，真不是逗您，这案情已经纠结住了，您看……”宋玉河一想师父是痕迹追踪专家，这案子没准还真用得上，他掏出手机，呼叫着队里将案情相关的东西传到了手机上，摆到了华启凤的眼前。华启凤的眼睛很明显地睁大了一圈，特别是看到血迹，看到案发现场，看到车辙印，那种激动都写在脸上，激动得皱纹在抖，激动得眼睛发亮，兴致勃勃地听着宋玉河介绍案情，一时间竟忘了自己已经不当警察很久了。

“就这样……”宋玉河省去了发掘和侦破的过程，给师父简要介绍着。

华启凤斟酌良久，思忖道：“谋杀，如果是误伤这个人早该被抓到了，只有蓄意作案才能把行踪隐藏得这么好……你们追踪的人里面，是谁发现了这个已经掩埋过的火堆，以及这些烟头？”

“怎么了？师父？”贺炯故意问。

“就让这个人带头追踪，路子没错，办案没有神探，只有适合案子知识面的办案人。能刨到这些证据，那说明他理解这种人……我提几个意见啊。这个火堆，用石块垒，半圆形，肚大口小，不怕吹走火星引起山火，也方便在上面热点烤点什么东西，是护林员常用的办法，基本上是半垒半挖，灭的时候很方便，踩一脚或者撒泡尿就万事大吉了；还有作案时间，如果不走正常的公路，那就得提前很长时间前往了，而案发是清晨，那么凶手极有可能提前了一天；还有在这种地方要找到越野车能走的路，这路肯定不是一天探出来的，肯定花了大工夫，甚至本就是一个熟悉这片山区的人，而熟悉这片山区的人没几个，无非那些护林的、偷猎的，这些人里面即便没有凶手，也应该有知情的。”华启凤侃侃而谈，思路极其清晰。

贺炯得意道：“看看，师父没老吧，比你强多了。”

“那是，我脑子乱了一天，一下子被点明白了。”宋玉河道。

“再高明的案子也是人做的，是人做的，就有迹可寻；作案设计越精细，就可能出现大疏忽。这个案子的疏忽在于，如果碰上个同样熟悉山区的人，那他想隐藏的小心思就没有意义了，当然，骗骗那些没经验只会玩电脑的小年青一点问题都没有。”华启凤道。

“对。”贺炯补充着，“作案的高手有两个境界：一种是超过现有的技侦水平的，是最近风头正盛的高科技犯罪；而另一种呢，是降低水平，降低到最原始的状态，能屏蔽现有技术手段的，这个叫高智商犯罪，也不那么好对付。”

“高智商？有吗？”宋玉河一下没反应过来。

贺炯笑了，华启凤提醒着：“你漏了一点，如果是谋杀，没有准确的

时间和地点，怎么去策划？即使这个凶手不是高智商，幕后也得有个高智商的策划者。”

宋玉河的眼神呆滞了，太过注重过程，忽视了动机、诱因以及策划者的隐藏布局。他猛然发现自己的格局还是太小了，最起码比策划谋杀的人要小。这个案子如果不是误打误撞找到了线索，如果不是县大队急速上报，如果不是因为在缉枪治爆的风口上总队加以重视，肯定要错过时间和时机。而一旦错过，现场周边的物证消失，那这案子很可能就成了又一起县区刑事档案里尘封的悬案。

“师父，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吧，以您的经验看，像这种在山里作案的人，会是个什么样的嫌疑人？”

宋玉河心事重重地问，没有监控，没有关联信息，只有疑似线索，那判断就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了。主观判断恰恰是这些经验丰富的老警的长项。

“是头独狼。”

华启凤眼睛熠熠生光，思忖道：“一人一枪，绕上百公里山地潜伏、狙杀目标……这是位非常熟悉山地的独狼，性格非常孤僻、不合群，可能会有过特殊经历，这些经历是形成反社会性格的诱因。我追捕过这样的目标，你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大概率是什么吗？”

“要么被击毙，要么自杀。”贺炯道。

“对，这种人对自己和对别人没区别，不会有同情心，到了穷途末路，会毫不犹豫地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响扳机，‘砰’，一枪了事。”

华启凤淡淡说着，像家长里短一样轻松，说得仿佛还有点性起，浮了一大白，而听者就没那么爽了，贺炯和宋玉河相视悚然，如果真是这样的对手，那就棘手了……

夜幕降临了，头顶的星空是大气污染的城市鲜能见到的，而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依稀能辨别是一座华灯初上的城市。

车行驶在城郊路上，走得不紧不慢，车身泥迹斑斑，和所有行驶在这条路上的厢式货车没什么区别。司机看到“拆车市场”的标志时，打着方向拐上了岔路，又行不远，在一座貌似汽修厂的大院门口停下来，摁

了摁喇叭。钢网做的简易厂门开了，他驶进去，随手敲了敲驾驶位置的后窗道：“到了。”

车稍停，他听到了后厢门开，看到了下去的人影，这才把着方向原地掉头，车头向外，倒着车轰轰开进卷起的闸门里去了。

下车的人影径直走向标着“经理室”的房间，直接推门而入，屋里桌后坐着一位男子，正捋着他的八字胡，喝着小酒，抬抬眼皮示意了下进来的人手上的东西。

一个包，长形，被进来的人嘭一声扔到了桌上，那人警惕地回身关上门。

拉链拉开，一堆零件，枪管、瞄准镜、枪机、枪托、气瓶。八字胡粗粗看了眼，拉好拉链，提起了往桌后脚边一扔，又抬头看面前这位。这是一张像死人一样不会笑的脸，配着破破烂烂的工装，和那些表情麻木的民工没啥区别，甚至连话都不会多说。

“山里遇上人了吗？”八字胡问。

“没有。”那人嘴唇几乎没动，吐了两个字。

“打的哪儿？”八字胡又问。

那人指指自己的左眼，正眼珠的位置。这句问话似乎让他很不爽，指向眼睛的时候，他使劲瞪了瞪眼，表情变化让他左眼部的一条伤疤显得格外醒目，八字胡看得也不禁心跳了几跳。

“嗯，还有个事……”八字胡一边拉抽屉一边随口说着，“你得消失一阵子，别出来了。”

话罢，一摞报纸包的钱已经丢在桌子上，那人拿起来，往怀里一揣，一言不发地出去了。八字胡瞄着这货就那么奔着出了大门，这才舒了口气，自言自语道了句：“变态……”

他掏出电话，拨着，且说且走到了卷闸刚放下的车间，后厢洞开的厢式货车里，一辆污迹斑斑的吉姆尼在滑板上被卸下来了。司机正开着车往里走，几名拆车工人就位了，带头的问道：“杜老板，这车件还新着呢，整车都有人要，拆了可惜啊。”

“我倒想卖整车，这儿一多半赃车黑车，你要啊？拆。”八字胡的杜老板嚷了句，亲自监督着拆车。

嘭嘭的气动螺栓枪响着，嗡嗡的电锤声响着，轰轰的起吊臂吼着……泥地轮胎、绞盘、车厢、座位，一件一件地被卸下来了。

几百公里外，刑警们尚在寻找的作案车辆，就在这里，就在此时，变成了地上一件一件的零件……

第二章 高手云集专案组

山重水复

武燕风风火火赶往后勤装备处时，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命令是让她火速赶到，她下出租车后就一路小跑，目标就在训练场，她奔到警车旁，贺炯刚刚摇下车窗，一路焦急的武燕急急地问道：“怎么了支队长？是不是猛子出事了？他在哪儿，手机打不通，人也不在家……是不是出事了？这么晚叫我过来，肯定是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啊……支队长？您可不能卸磨杀驴啊，放了人家半年不用，搁谁也有情绪，不看僧面看佛面，好歹人家也是卖过命，您不能一点情面不留啊……”

贺炯几次先开口都被噎回去了，气急败坏地吼了声：“闭嘴，立正。”

声音骤停，武燕这才敬礼道：“武燕奉命前来报到。”

“嗯，我们俩喝酒了，给我们俩开个车。啥毛病啊，见面就跟我扯这么大一堆？你是巴望着猛子出事吧？”贺炯下了驾驶位置，愤愤撂了句。

“呵呵，这事啊……我错了，贺叔，您请……哎，贺叔，猛子去哪儿了？”武燕请支队长坐上后座位置，不失时机地问了句。

“你问我，我问谁去？小年轻哪儿不能去？没准谈个女朋友正吃饭约会啥的，人家也不需要向我汇报啊。”贺炯端着架子坐到了后座上。不过这话惹得武燕像生气了一样，重重地摔上了门，然后气哼哼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嘟囔了句：“贺叔，不准你瞎造谣啊。”

副驾的位置哈哈笑出声来了，武燕这才发现还有人在，不敢再大声嚷着，发动了车，驶出操场。宋玉河笑着道：“老贺，你确实在造谣啊，我检举。”

“去去……我说猛子找女朋友，燕子你生啥气啊？”贺炯好奇地问。

“你管不着。”武燕耍着小脾气道，不是工作上的事，根本不买领导的账。

“呵呵，你不让我管，那我也不说猛子去哪儿了。”贺炯得意道。

“都不用问你了，被宋支挖走了呗。呵呵，猜都猜到了。”武燕笑道。

宋玉河一愣，喷着酒气道：“哟，已经认出我来了？眼力见儿不错啊。”

“谢谢宋支表扬，咱们这是去哪儿？”武燕道，这气氛让她瞬间放心了。

“先去总队，再去市三院……嗯，老贺啊，我该怎么邀请呢？”宋玉河回身问。

贺炯半躺着道：“人就在这儿，你自己想办法。”

“那我直接说了啊，燕子，有没兴趣到我们刑侦上，你的履历很适合现在这个案子，我们正在招募人手。”宋玉河直接道。

武燕回得更直接：“不去。”

“为什么呀？”宋玉河郁闷道，老贺手下的似乎都是刺儿头。

“不想去呗，小案子没意思，提不起劲来；大案子管得严，人拴得太死，更没意思。”武燕道。

这说的都是实情，宋支队长没法了，回头看贺炯。黑暗里贺炯叼了支烟，支着脖子凑上来，“嗯”了两声，示意宋玉河点烟。宋玉河有求于人，不得不低头了，给贺炯点上，在火光中瞪了他两眼。

“燕子，我不准备给你下命令，你会要求主动去的，信不？”贺炯道。

“不信。”武燕道。

“林拓为首的制贩新型毒品一案之后，晋阳禁毒领域恐怕数年内再无大案，你会寂寞的。”贺炯道。

“我喜欢寂寞不行啊？”武燕道。

“缉枪治爆要有一次全国性的行动，记得咱们去年藏锋行动遭遇的毒贩火力多猛吗？据刑侦上的兄弟单位排查，可能存在一个制贩枪支的团伙啊。你可想好，这是一起大案。”贺炯道。

“刚才不说了？管得太严了，我又得几个月连家都回不了，不去。”武燕直接拒绝道。

“你又没成家，回什么家？回去天天被催婚不嫌烦啊？”贺炯道。

“案情催命不更烦啊？贺叔你过分了啊，你是根本不想让我成家是吧？”武燕呛道。

宋玉河见如此针锋相对，在一旁极是尴尬。此时贺炯祭出撒手锏来了，直接道：“给你最后一次考虑机会，邢猛志已经被调往专案组参案，你要不去我考虑调马汉卫或者周景万去。”

“等等。”武燕嘎一声刹停车，侧头看着宋玉河，出声问：“宋支，真的？”

“真的，他们已经在追沁山县的枪击案了，今晚估计都会在山里出不来。”宋玉河道。

“好，去就去，不过说好啊贺叔，您得解决一下猛子的编制问题，不能老派人家特工任务，给的还一直是民工待遇，那能提起精气神来吗？”武燕道。

“一步一步来嘛，已经在解决了，好好开车……老宋啊，人我给你了啊。管不管得了得看你本事了，燕子在禁毒上，那可是赫赫功勋的警花啊。”贺炯不吝赞美道。

“那是，全警比武榜上有名的，添上这么位猛将，总队长怕是得乐歪嘴了……老贺，也别藏着掖着了，就你那藏锋班底，还有谁？再给我来几个，我全盘接收。”宋玉河道。

“有倒是有，但是我也是当时挖人家墙脚挖来的，我告诉你姓甚名谁，剩下的你自己办。网安上的，用得上吗？”贺炯问。

“当然用得上，此次缉枪主查的就是网络贩售，我正发愁去网安支队挖谁呢。要是不做做功课，刘支队长也不见得上来就把骨干给我啊。”宋

玉河道。

“问我就行。”武燕笑道，“邱小妹、丁灿，刘支队肯定不给你这两人，不信您去试试。”

“哟，燕子，谢谢您啊。”宋玉河乐了。

“还没走呢，咋这胳膊肘就往外拐……哎，老宋我提醒你一句啊，华师父这儿，你多照顾点，要不我提议一个，你们搞专案组，给华师父挂个顾问咋样？”贺炯提了个意外的要求。

“啊，你们不能连退休的也不放过吧？”武燕提醒道，这两位支队长简直没下限了。

“家有一老，那是一宝，老宋你没看出来，师父一听案子，浑身精气神就回来了。警察这个职业有毒啊，一辈子苦得累得天天想放下，到给你机会放下的时候，却上瘾得再放不下了，师父就是这情况。他那一套经验看似落伍了，人也跟着消沉了，我是真不想看着这么一位功勋赫赫的警察前辈，就这么落寞地过着晚年啊。”贺炯感慨道。

“我看行，回头我给总队长说一声……其实师父的思维一点都不落伍，以前的那些经验让他能够对犯罪进行直观的心理描摹，尽管他自己没有察觉，但这种能力对于我们现代刑事侦查专业，太珍贵了。”宋玉河道，他想想又补充着，“如果能把现代的技侦技术和这种经验相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水平肯定要上一个台阶，可惜缺少这个训练环境啊。”

“呵呵，上道了……我预感这个案子有戏了，虽然和我比你是差了点，但是也不错，最起码知耻后勇，没准能追上我。”贺炯嘚瑟了，似乎今天格外开心。

“你还得帮一把，我明儿把刘支约出来，咱俩一起多灌他几杯，喝高了没准这事就答应了，你说呢？”宋玉河小声问。

“我看行。”贺炯奸笑道。

在两位支队长鬼鬼祟祟的醉话中，专案组的借调班底基本就成形了，武燕听得差点笑出声来，除了借人，两人居然还在密谋着去交警大队弄几辆性能好的车回来……

嗒一声，打火机冒出微弱的火苗。树枝丫被点着了，慢慢燃起了一簇火，照亮了围成一圈的四人。火光下，步行追踪的几人已经脱相了，满脸疲惫，浑身脏兮兮的，不是头上沾着草枝，就是裤子衣服上沾着苍耳，实在看不出是追逃的，倒是很像逃亡的。

俯身吹火的邢猛志起身，提起了地上的兔子，是刚刚照着手电筒用弹弓现打的，这春寒时节，估计这是唯一能找到的吃食了。他扒兔子皮的手法很娴熟，直接手撕，自胸以下一掏手，连着皮就撕下来了，血淋淋煞是触目，乔蓉不忍心地收回视线。

席双虎强打着精神道："亏得有猛志在啊，否则今晚咱们得饿肚子了。"

"距离还有多远啊？"任明星躺在地上喘着气，这里的夜空很明净，却没有星星，四周黑得吓人，还得打着电筒找痕迹，实在是一种折磨。

这个问题没人回答得了，乔蓉举着手机，一有信号了，她就试着定位，却一直都显示是未知区域，在这种绝地，不管哪家的APP都失效了。

邢猛志扒好兔子了，把肉串一根木棍上，坐下来架到火上，笑道："吃点垫垫底再赶路。"

"啊？这黑咕隆咚的还要走？"任明星怒起。

"今天是阴历二十一，下弦月，后半夜月亮出来就亮了，不会一直那么黑。要不我们走，你在这儿睡一觉？"邢猛志道。

这把任明星刺激着了，"哎哟"叫着命苦，又躺倒了。席双虎也仰躺下了，预备养足精神、恢复体力。乔蓉没好意思躺，喝了口水，眼看水也不多了，她递过水戳戳躺着的任明星道："嗯，给。"

"谢谢啊，还是乔妹对我好。"任明星有气无力道，胳膊肘支着喝了一口，递回来的时候，这货贼眼溜溜地看看其他两人，看没人注意他，便手指向乔蓉钩钩，示意她靠近。乔蓉好奇地靠近了点，任明星手指噘着嘘声，跟着居然掏了块巧克力，乔蓉惊愕不已。任明星一本正经地悄悄塞给她，示意她别吱声。

乔蓉不小心发了声："嗯？"恰被回头的邢猛志瞅见了，邢猛志毫不

客气地扑上来，摁住任明星，掏遍他全身的口袋。任明星捂着口袋喊：“别别，没啦。”邢猛志却是拽着他不依不饶，喊着：“我就知道你这个碎嘴肯定装零食了，这么见色忘友啊。”

两人撕扭着，终于还是被邢猛志抢走了，任明星拍着大腿哭嚷着：“别呀，就剩一块了，不能全抢走啊。”

“这都是你吃剩下的了吧，少装蒜。”邢猛志喜滋滋剥着这一块，一掰两半，递给席双虎一半，一边嚼着一边坏笑着看委屈的任明星。席双虎许是有点不好意思，邢猛志道：“别理他，我们多吃一块都是替他减肥呢。”

“哎哟，交友不慎哪。”任明星夸张地拍大腿嚷，这时候一只纤手递上来半块，任明星一看，却是乔蓉在含情脉脉看着他，把手伸近了点：“给你一半。”

“不用，我真吃过了。你吃吧。”任明星一下子从泼妇变成绅士了。

席双虎和邢猛志扑哧一声笑了，乔蓉脸上发烧一下子红得通透，不好意思地躲开了，不过心里却是甜甜的。

众人歇了会儿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肉香飘来时，精神大振。邢猛志把兔子撕成四份，四人叉着树枝边啃边烤倒也香甜。任明星说到以前常去打兔子的事，脑袋一拍想起个人来，要来乔蓉的卫星电话，直接拨出去了。

通了，任明星嚷着：“嘿，干吗呢？”

“加班。”电话里传来了久违的声音。

“苦命的孩子啊，哈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吗？在野餐，羡慕不？”任明星逗着丁灿。

“是吗？”丁灿似乎并没有受刺激，不咸不淡回着：“我们网安刚接到刑侦上的协查请求，让我准确定位一个卫星电话，研判这个地区是否可能遇到危险，据说是几位身陷山区的追捕刑警，怎么恰巧就是你打来的这个号码呢？”

“哎哟我去，这个逼我装不下去了，猛哥你来。”任明星尴尬地递出

电话了。

“既然家里在做了，我就不多说了，尽快帮我们定一下方位，找周边可能出去的乡镇村名称，提醒一下，我们身后还丢下一辆车，让县大队的想办法开回去……我说丁灿，怎么这么巧，就碰上是你拉我们一把？”

“巧个屁，你们陷山里有一个多小时没信号，家里能不急吗？求助信息一来，我们半个单位人都来加班了。我还说哪个愣头青敢走这山地夜路，敢情是你们俩祸害啊……路上小心点，保持联络。”

“没事，倒是你，难得这么关心我们。”

“看你是误会了，我是说小心点，别伤着野兽什么的，都保护动物，可比你金贵多了。”

“滚，嘴贱。”

“呸，烂人。”

两人互怼中通话结束，一直看着邢猛志的席双虎莫名地笑了，警中表达兄弟感情的方式出奇地一致，怼得越狠爱得越深。电话还给乔蓉，邢猛志道：“准备走吧，看见刺槐树和人工林了，应该不远了。我们的目标是找到凶手最后途经的村落。”

“没错，恢复他的作案路线，如果能找到目击者就更好了，即便找不到，我们一路采集的作案车辆证据，也算收获不小了。”席双虎打着气道。

“哎哟，命苦啊。要不再歇会儿，天亮再走吧。”任明星叹道，又四仰八叉躺地上了。

“走走，别理他，我都嫌他累赘。”邢猛志故意拽着席双虎走。没走多远任明星早一骨碌爬起来了，急急追着嚷道：“谁累赘了？你们顾头不顾腚的，火都没灭就走，没点常识。”他边嚷着边踩灭了火堆，撒上土，这才追上来。

那个动作让笑着的邢猛志怔了下，似乎想到了什么，可一闪而逝，又疑惑地不知道自己在怀疑什么。

夜越来越深，昏黄的灯光照着前路，循着若隐若现时有时无的踪迹，追踪继续向前，不知道还要走多远，不过靠着这一步一步的前进，肯定走得出迷雾山地，肯定能距离真相越来越近。

“他们现在处于伏龙山腹地，毗邻两省三县，沿线三百多公里，可选择的出口有三个，一个是修文县的贾寺乡，另一个是离山县的郭南乡，最后一个是垣水县的柿河乡。这些乡都是原始森林边缘的偏远乡镇，行政村有二十七个，还有多少自然村就不好统计了。”

“有准确方向了吗？”

“无法判定，他们是跟着车辙印走，最差的情况还有六十多公里才能看到人烟。”

“好了，知道，继续监视，保持联络。”

“是!”

宋玉河支队长默默挂了电话，咂巴着嘴，却无语相告。武燕暴脾气上来了，直斥着：“这也太过分了吧？没有接应，没有支援，把他们扔在山里，连通信联络也时断时续，万一出事怎么办？”

“没想到能这样啊!我们去的一个是枪械专管，一个是外勤人员，他们哪有山里追踪的本事？这不……被你禁毒上这两位一带，就打定主意连夜追上去了。”宋玉河哭笑不得道，前方是硬着头皮找出路，后方只能硬着头皮等消息了。

“也是，什么事让猛子掺和，一准得走偏。”武燕道。

“这么严重？”宋玉河惊愕了。

“这是表扬，他习惯剑走偏锋，车快来了。燕子，第一个任务就交给你了，重复一遍。”贺炯道。

“陪同受害人，搜集一切可能的侧面信息。”武燕道。

宋玉河给武燕传文件过去，提醒道：“这是他们的资料，茹叶楠是卢教授带着的博士生，秦磊是卢教授以前的学生。你多陪陪这个叫茹叶楠的女生，还有注意下来探望的人。卢教授手术后已经被紧急转往省城

了，情况不太乐观。”

武燕看了几眼手机，好奇问了句：“为什么给我安排这种闲活儿？论枪法你们刑侦上哪有我的对手？论格斗你们几个组团也不够我打的。不让我追捕嫌疑人，让我干这婆婆妈妈的活儿？”

贺炯哧声笑了，宋玉河哭笑不得了，老贺的手下似乎都不好惹，一个比一个刺儿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贺炯直接地道：“你看你这人，压轴戏得到最后，高手得到放大招的时候才能用，你见哪次侦破是一开始就把大招使出来的？去，甭废话，这回包你嗨到爽。”

“这可是你答应的，那我去了。”武燕兴奋地跳下了车，等到了医院大门口，和两位刑侦支队的来人接上了头。宋玉河悻然道了句：“我说老贺啊，你这支队长当得不能随便哪个警员都敢跟你叫板。”

“呵呵，敢跟我叫板的真不多，不过给你的几位，都是。”贺炯笑了。

贺炯看了眼英姿飒爽站在医院门口的武燕，招手再见，车先行一步开走了。

救护车和支队长的车几乎是前后脚走的。转院的阵势很大，四名护士、两位医生，接应的医生又来七八位，一头交接病历，一头把人直接往ICU送。刑侦外勤自动在外围建立警戒监视，按命令要求开始记录来访人员，不过此时已是深夜，除了外勤的人，只有秦磊他们两个是外来人员。

武燕在一旁看着跑前跑后交费、办手续的秦磊，瞟见无助地坐在ICU外偷抹泪的茹叶楠，她无声地贴上去，趁着这姑娘抹泪的时候，递上了一沓纸巾。茹叶楠下意识接住抹泪，等反应过来时，这位突兀坐在她身边的高个儿女孩让她诧异了一下，不过还是礼貌地道了句：“谢谢!”

“不客气，我是警察……不要感到奇怪，出于对你健康和安全的考虑，支队派我来守着你们的，现在我们其他同事正在山里追踪凶手去向。希望你坚强一点，千万不要凶手还没抓到，自己先垮了，好吗？”武燕道。

这劝慰有点硬核，涕泪涟涟的茹叶楠咬牙切齿，狠狠地点点头。

“我们随便聊聊可以吗？你猜什么样的人才能下得了狠心，对卢启明教授这样一位德高望重、两袖清风的人下手？”武燕道。

“那些偷猎的，肯定是他们。”茹叶楠愤然道。

“有可能，但是你想过没有，卢教授从未针对某个特定的偷猎者，猎几只野鸡野兔的总不会因为卢教授举报地下野生动物交易而枪击他吧？凶手可能不止一个人。找到真正的动机，对于挖出这些人很重要。”武燕循循诱导。

“这我明白，可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人……而且，偷猎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除了做成美食食用，还有其他用途。”茹叶楠暗暗道。

“继续……什么用途？获利空间很大吗？”武燕追问着。

“嗯，我省南部有华北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有很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比如一只金鸡的标本可以卖到四五千块钱；一只原麝能卖到一两万；如果是黑鹳、金雕标本黑市上卖好几万也不稀奇，相比食用的勺鸡、大鲵，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如果是活体，那可能就更贵了……我听老师说过，野生动物走私在我们省已经成了一个产业链，云城被查封的野生动物交易黑市，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茹叶楠泪迹未干，娓娓道来，武燕听得如芒在背，悚然心惊，她根本不敢想象，在沁山那样一个偏远封闭的山区，还能牵扯出如此大的利益和纠葛……

柳暗花明

天渐渐亮了，露出羞红小脸的太阳慢慢地爬上山腰，这时候村里起得最早的打鸣公鸡就开始上工了，它们总是习惯站到高处，一个草垛、一堵茅墙，甚至还有更野的攀到树枝上，昂脖扬首，“喔……喔……喔”地开始响闹钟。

那声音高亢洪亮此起彼伏，一只红羽金冠的鸡王叫着叫着腰一伸，臀一挺，然后尾部扑哧扑哧泄几堆绿白屎坨，屙完了那才叫一个舒爽。

于是明天和意外同时都来了，臭烘烘、热乎乎的东西吧唧吧唧掉到了树下草中一个白胖的脸上，那人手一摸闻了闻，迷迷糊糊一阵臭味，然后蓦地惊醒，惊恐地啊一声尖叫起来。

钻在草里的邢猛志、席双虎吓得一惊而起，席双虎的手下意识地伸向武器。一旁的乔蓉一骨碌起来去看遭袭的任明星，走到近前，却是噗声一笑，直接跌坐在麦秸垛里，笑翻了。跟过来的邢猛志、席双虎也笑得直跺脚。气急败坏的任明星捡了块石头就朝树枝上的公鸡丢去，那闯祸的鸡比嫌疑人还狡猾，呱呱乱叫着落地，扭着肥臀一路小跑窜得没影了。

“哎哟，我这倒霉催的，你们还笑。啊——我不活了。”任明星哭嚷着，边哭边用草蹭着脸上的鸡屎，那三人笑得爬都爬不起来。还是乔蓉更关心他一点，找出纸巾，上前给他擦着安慰道：“好啦好啦，我们这不是走出来了吗？马上家里就来人接应了。”

倒霉事老能让任明星碰上，被荆棘扯了裤子的是他，路上崴了脚的是他，差点跌进猎人捉山猪陷阱里的也是他。好不容易凌晨走到这个不知名的山村就地休息，又被鸡屙了一脸。

一路走来两组不同警种的人已经磨合得亲密无间了，都围上来憋笑着安慰他。席双虎说：“这么小概率事件你都能中奖，说不定找到线索的就是你啊。”邢猛志则道：“让你天天把‘搞基’挂嘴上，看看，被鸡搞了吧？”

“滚!”任明星气急喷道，不过只能引起更大的笑声而已。

“清醒一下，别闹了，办正事。现在差一刻就七点，这村叫什么？地图上也没标志，应该是属于柿河乡……猛子，我们是不是分头排查一下？”席双虎道。

“千万别啊，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法外之地是存在的。这可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在这种地方，除非大队警车组团来，落单的千万别亮身份。”邢猛志道。

“也是……这种地方执法难度大。”席双虎挠着后脑勺，发愁地说，“法不治众，以前要在这种地方解救被拐妇女，一般都是去几十号警力，甚至有些和地下党一样暗中行动。”

“保护好武器和采证。”乔蓉提醒道，路上的取证装了一大包，这是目前手上最有力的证据。

“这样，乔蓉一个人留下不合适，明星又不靠谱……席队，你守着武器和采证，他们俩跟我去摸情况。这是距山最近的村，咱们一村一村往外找，他不可能屏蔽所有的目击者。”邢猛志道。

席双虎掂得清轻重，答应了，乔蓉解着身上的武器，连采证一起交给他，两人拉着不大情愿的任明星进村了。任明星一路扭捏不愿走，最了解他的邢猛志骂了句点醒他的话：“你是不是傻啊，守着武器责任大还得喝西北风，跟着我进村说不定还能有吃的。”

“对呀。”任明星惊叫一声，精神头来了。

任明星这样子让乔蓉很是不屑，邢猛志笑着解释道：“狗爱骨头狼爱肉，明星一贯爱享受，得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呵呵。”

“等我吃饱了再跟你怼。”任明星气愤道，此时饿意袭来，他肚子咕咕乱叫起来。

乔蓉同情地看了任明星一眼，建议道：“猛哥，我觉得没必要搞这地下工作，亮警察身份有啥危险的？而且不亮警察身份，我们怎么排查啊？”

邢猛志不说话，掏出手机回头咔嚓一照，反手一亮照片问道：“妹妹，你觉得我像警察，还是你像警察？他吧就算了，再投胎一次也不像。”

无语了，乔蓉赶紧捋捋头发上的草棵，拍拍衣服上的麦芒，可却拍不去一路的风尘仆仆，怎么看也像个逃难的。任明星更差了，裤子大腿外侧挂了一个老大的口子，逃难都没这么落魄的。

“好吧，听你的。”乔蓉道。

“随便你们干啥去，我直接去敲门，先想办法花钱买顿饭去……”任明星道。邢猛志提醒他：“这村一共不到三十户，肯定既认生又排外，能吃到才见鬼。”

“我还不信这邪了。”任明星捋着袖子，朝着最近一处房舍走去，乔蓉刚要跟上去就被邢猛志拦住了，愕然发现邢猛志已经把武器掏出来了——弹弓。他默默地挟上了钢珠，且走且戒备。

就在任明星推开篱笆门的时候，呜汪一声，任明星“妈呀妈呀”喊着就往回跑，里面出来只土狗嘶叫着追着。“嗖”一声，邢猛志出手了，“嘭”声真切的入肉声音，那狗儿打了个滚，吃疼叫着跑了。

邢猛志拉起乔蓉就跑，中途又拽上任明星，三人跑出不远才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嚷着：“谁打俺家狗？!”是个行动不便的老人，等出来瞧时，早不见人影了。

等老人回去，三人才从土房垛后露出头来，邢猛志此时再看任明星，嘲讽道：“服不服吧？现在农村一多半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你贸然想进人家家门，人家能接待吗？放狗咬你已经算轻的了。”

“要不，等后援来吧。”任明星泄气了。

“现在跨省了，等协调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等不及的。来，想个辙，套套话，都学过化装侦查吗？我们来编个故事，乔蓉，你哥跑进山几天了，没回来，我是你表哥，陪你来找人的。明星你呢，表叔丢了，就一起来了，懂吧？”邢猛志瞎话张口就来。

乔蓉愕然听着这个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怀疑地问：“逻辑这么乱，行吗？”

任明星可听明白了，悻悻骂了句：“狗日的，占我便宜，你们找的是哥哥，凭啥我找的就是表叔？故意让我低一辈。”

正考虑合理性的乔蓉噗一声又乐了，邢猛志拽着两人：“你知道凶手多大年纪？是适合当哥哥还是叔叔，两头都顾着不行吗？少废话!乔蓉你会哭不？一会儿最好来段哭戏啊。”

“我哪会呀!”乔蓉为难道。

“这很简单，难道你没失恋过？失恋那种绝望的感觉，和咱们找不到线索的情况何其相似？得大哭一场啊。”邢猛志提醒道。

乔蓉老实道：“你看我像有悲催经历的人吗？警队就那么几个女生，向来都是重点保护对象，我没绝望过啊。”

“哎呀我去，算了，你们刑侦上人不行，还是明星来哭戏吧……明星那你是哥哥走丢了，我是你表弟，乔蓉是你女朋友，这个角色能适应

吧？”邢猛志且走且安排道。任明星这回抢着说了：“行行，就这么安排，这个好，猛哥够意思。”

乔蓉翻了几个白眼，不过又被任明星傻乐的样子逗笑了。

前行不远，机会说来就来，迎面来了一位大哥挑着两筐臭烘烘的粪肥，晃悠悠走近了，邢猛志迎上去边递烟边道：“大哥，大哥，俺是垣水县城的，问个事。”

“啊？啥事？”看在那根烟的分上，挑粪的中老年男子放下担子停下了，收了烟，夹到了耳朵后面。

邢猛志问道：“俺表哥前个天开车进山玩，这都两天了还没回来，我就来打听下这儿有人见着没，别出啥事……你看，就这个车。”

摊着任明星的杰作，那中年人摇摇头：“没见着。”

烟白发了，戏没开场已经落幕，庄稼汉晃悠悠走了。

第二位，出来倒尿盆的，又是一根烟换来了一句：“没见着。”

第三位，挑着桶出门打水的，又是一根烟，还是没见着。

第四位，女的，一看三个外人，警惕地关上门，话都没说。

第五位，没见着……

第六个，也没见着……

大半盒烟快发完了，都是没见着，任明星在背后咬着嘴唇哧哧笑，笑得浑身直抖，不但不帮忙还泼凉水说：“傻了吧？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别说你发烟，发情都不管用。”

乔蓉也是忍不住直笑，现在发现两人与众不同之处了，不管多严肃的事，都能被这俩演绎出无穷的乐子来，和队里那些大案之下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完全不同。

这时又来了一个腿有点瘸的中年汉子，扣了顶黄绿分不清的破帽子，拄着棍、扛着锹像是要下地去。迎上去的邢猛志递着最后一根烟，边说边殷勤地给那爷们儿点火。那爷们儿老实巴交到有点木讷，摇摇

头，不知道。

极度失望的邢猛志操着当地口音哀求着："大叔啊，俺哥真是前个天从这儿上的山，你就帮帮俺们吧。你看俺们都找了一天了，这要是出点啥事，家里老人受不了啊……这不，你看他亲弟，找哥都找傻了，您看傻成啥样啦？"

邢猛志端着任明星的脸，使着眼色让他快哭。乔蓉适时伸手在任明星腰上拧了一把。正挤眼的任明星一疼，啊一声真号哭出来了。邢猛志顺势苦着脸道："大叔，恁咱村多少人？我都问一清早了，总不能没一个人看见啊。"

"村里没多少人……这……"许是看三人实在可怜，许是搬出"老人受不了"的原因，那汉子安慰道："你到村口小卖部问问拴妮，兴许她知道。"

"嗯，好嘞，谢谢叔啊。"邢猛志道。

三人继续前行，乔蓉掩鼻嗤笑，见任明星瞪着自己，摸了摸被掐疼的地方，乔蓉赶紧说着："Sorry，我是帮你入戏啊。"

"没事，没事，不疼，你多掐两下。"任明星赶紧道。

"哎哟，掐肉疼的倒常见，掐肉麻的我是头回见。"邢猛志笑着道。乔蓉反斥道："烟也发完了，戏也演过了，黔驴技穷了吧？没本事别充大佬。"

"就是。"任明星附议。

"不还有一位没问吗？如果小卖部有个八卦婆，没准就能听到点消息。这地儿小，东家放屁西家都能听到，只要有人见过，不可能没人说叨啊。小卖部是个信息集散地，我怎么把这茬儿忘了？"邢猛志自言自语道。

"什么拴妮，这名字乡土味够重的，肯定是村姑。"任明星道。

邢猛志损道："这地方你还想有美女村姑？如果有个长得比你白、生得比我美的，我名字倒过来写。"

“怎么就没可能呢？鸡窝里还飞凤凰呢。”任明星不信了。

“鸡窝里更多的是鸡屎，掉你脸上的是凤凰？”邢猛志斥道。

两人互怼着，乔蓉一路笑着，找到了村口还没开窗的小卖部。其实就是一户人家，有个朝路的窗而已。烟盒皮子糊的窗户纸，权当广告了。

窗户忽然抬起来，吓得任明星往后连退几步。屋里一位磨盘大脸、整嘴歪牙的大婶估计就是拴妮了，一开口声如山风呼啸：“要啥？”

“烟、吃的。”邢猛志紧张道，这娘儿们气势太慑人，比支队长还凶。

“啥烟？”

“你就一种还问我要啥？先来吃的。”

“吃的只有方便面。”

“嗯，拿三包。”

东西拿出来搁窗台上，拴妮报了个黑价：“一袋十块，一共三十。”

“哦，看俺们外地人，宰人呢吧……你这方便面是过期的。”邢猛志嚷道，一改风格，不那么低三下四求人了。

不料踢到铁板上了，那娘儿们一龇牙道：“不买拉倒，再走二十里买吧。”

“别别……”邢猛志拦住拴妮要拿回东西的手，话锋一转道：“俺的意思是，三十是小钱，给你个挣一百的机会，见过这辆车吗？你要说清啥时间、从哪儿走的，钱归你。”

一手拿画像，一手拿钱，那老娘儿们瞅了眼，直接夺走了邢猛志手里的钱，先是张开血盆大口狂喜大笑，然后指着邢猛志提醒道：“说话得算数啊……俺还真见过。”

“啥时候？”邢猛志问。

“前个晌午，村后头，往山上去了。”

“拿了一百呢，不能哄俺啊。”

“啧，俺这么大年纪啦，能哄你个小屁孩？前个晌午俺喂完羊，从老房子下坡就见着啦。”

“没这么巧吧？他在那儿干啥呢？”

“换轮胎呢，换的那轮胎跟拖拉机轮胎一样。俺以为他是收羊的，还问了他一句，他不理俺，长得老吓人啦，一看吓了俺一跳。俺寻思着不是收羊的，不会是偷羊的吧……多给圈里拴了两条狗……一点都不骗人啊，你们说这值不值一百块钱？”拴妮婶说得唾沫飞溅，极力要获得一百块钱的拥有权。

乔蓉长舒了一口气，释然了，像拖拉机轮的那是改装轮胎，爬山泥地行走的利器。时间和推测一致，这就是第一目击者没错了。她有点佩服地看着咬着死理钻牛角尖的邢猛志，没想到真能绝处逢生，从个八卦婆这里得到了最重要的案情信息。

任明星乐了，捅捅邢猛志，邢猛志笑吟吟地看着丑婶，比见到国色天香的美女还让人眼睛冒小星星，就听他客气道：“婶啊，俺们口袋还有三百块钱，你管俺们顿饭，陪俺们聊聊天，都给你。俺们吃饱了去找人，你可是帮了俺们大忙了。成不？”

三百块？那可几乎是小店全部的货值啊，拴婶兴奋得根本没有思考，一锤定音了：“成!”

载誉归来

一张短发、长脸、眼神阴鸷、左眼带疤的男子画像，慢慢显示在刑侦支队信息中心的大屏上，由于文件过大，整个传输用了十几分钟。这就是千里追踪的结果了，不过在抱着职业性怀疑态度的刑警眼中，还得打个大问号。

毕竟是画像，是主观的东西，和警务要求的客观证据、分析结果、鉴证等是两码事，唯一能检验它是否真实的方式是：和客观信息比对。

如果重合，就是一条重要线索；反之则一文不值。

配色、测距，技术员依据画像在脸部相貌上放了几十个密密麻麻的比对点。在画像比对中，颌距、眼距、鼻高、唇宽，都用可量化的数据标注。按照支队的判断，敢犯枪案的绝对不是初犯，那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类似罪案数据库里应该能找到线索；如果找不到，那就只能通过基层民警的眼力去识别了。

“模糊搜索，数据范围放宽点。”

“这也太快了啊，距离案发刚刚二十四小时，从他们去沁山开始算还不到二十四小时。”

“追线索就是争分夺秒啊，时间越长，目击者对嫌疑人体貌的记忆就越模糊。我觉得这次追踪很靠谱。”

“试试吧，等找到关联的监控估计还得很久。”

电脑前几位技侦员小声嘀咕着，把这幅前方传回来的画像变成了电子图案，输入了罪案数据库，庞大的数据库运作起来了。屏幕上各式各样的嫌疑人跳动着，在数据比对中一个接一个闪过。比对的速度很快，两到三秒一幅，不过相对于全省九万多件关联旧案，以及大批的释放人员，就这速度也得耗上几天才能有结果。

宋玉河闻讯而来，他等在楼梯口，听到脚步声时迎了上去。一位年过半百的警官装男子，身材高大、略微发福，不过配上一张竖眉大脸，反而显得威风更甚几分。号令全省刑警的悍勇气质已经渗到了他的言行举止里，哪怕面无表情，也是不怒而威。

“总队长好。”宋玉河敬礼道。

刑侦侦查总队长程长峰走上最后一级台阶，开口问：“怎么样？”

“已经开始比对了。他们昨天中午出发，火速赶到沁山县，又不眠不休连夜追到了柿河乡李庄村，终于找到一个目击者。另外还有不少沿路采证，正在送检。”宋玉河汇报道。

“既然路线找到了，不能和监控比对吗？”程长峰皱眉怪道。宋玉河回应道：“也就邪了，到乡一级公路的岔口就有监控，硬是没找着……县大队的还在沿路找。”

“嗯，应该是个高手，开车规避开这么多交通监控，蓄意谋杀的可能性很高。而且案发地选在警务相对薄弱的县乡地区，这是经过周密策划的啊。”程长峰道，话里天然带着怒意。

宋玉河点点头：“全警也就这么几个人能通过询问恢复嫌疑人体貌特征。而且这么做时效性要求很高，稍迟一点，就算能找到目击者恐怕也说不清了。这次找到有点侥幸的成分啊。”

程长峰总队长好奇地问道：“你说这个画像的高手是程良的弟子，那准确性能有多高？就算程良亲自出马，也不敢保证能百分之百还原啊。”

“这个……”宋玉河眼前浮现任明星那张舔着雪糕的白痴脸，不敢妄下定论了。程长峰捕捉到了这个变化，追问道：“怎么了？人有问题？”

“不是，人有点年轻，是辅警。”宋玉河道。

“嘶……哎哟。”程长峰像牙疼一样，背着手道：“这事没十年八年功力不一定行啊。”

那是门技术活儿，而辅警恰恰是最没技术的活儿，招聘条件很宽，能安心干上十年八年也许能有个气候，可惜宋玉河一句“太年轻”早已经否决了那种可能。

片刻，程总队长看看表，问了句：“比对需要多长时间？”

“不一定，可能一个小时，也可能得几天，一方面取决于画像的还原程度，一方面数据库得有对应的嫌疑人，还得看运气。”宋玉河道。

“那今天安排下其他事吧，甄选一遍专案组的人员，尽快把名单报到总队。”程长峰安排道。

“是。”宋玉河敬礼。

总队长有点失望地转身下楼了，案情扑朔迷离的时候，失望程度是和期待程度成正比的。宋玉河也有点尴尬，很久没见总队长露过笑脸了。

突然，信息中心传来几声重重的拍桌声和尖叫声，是兴奋过度的尖叫。

支队长和总队长相视一愣，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两人匆匆往技侦信息中心赶。一进门那些兴奋过头的技侦都忘了起码礼仪了，失态地拍着电脑桌台指着屏幕嚷着：“快，支队长您看……太神了。”

两人凑上前一看，眼珠子瞪得快掉下来了，画像和案卷照片，就像复刻出来的一样，根本不用比对，肉眼即可识别，怨不得这才十几分钟就找到了。

“人家不就叫神笔程良吗？”

“不是程良，是他的徒弟。”

“徒弟都这么厉害？这是咱们有史以来比对吻合时间最快、吻合程度最高的一次吧？”

“绝对是啊。”

“咱们队配几个这种人就好了。”

“快算了，这比培养个程序员还难。”

众人兴奋地讨论着，程长峰难得地笑了，鼓励道：“同志们，辛苦了。看看这个嫌疑人，一支老枪啊，都打起精神来，这可不是一般的对手啊。”

嫌疑人：郭向阳。

所犯罪行：非法持有枪支、故意伤害。

刑期：死缓。

“好家伙，作案的时候还不到十八岁，否则以他的罪行那个年代直接枪毙了……蹲了十四年半大狱，出来这是几年了……五年多了。”宋玉河心猛地一跳，回头看程长峰，这个对手分量可够足了。

“派人去趟监狱，服刑期的表现、关押期间接触过的其他犯人，所有信息都捋出来。狱友有时候和战友一样，都感情很深，发展成同伙的可能性很大。”程长峰安排道。

宋玉河正准备安排这项事，程长峰又在门口招呼着他，他快步跟出

来，兴奋道：“总队长，是不是我们可以开始了？”

“我就是说这事，边走边说。不得不佩服老贺这个家伙有一套啊。十几年前禁毒还属于刑侦序列，单独建制的时候没几个人，看看人家现在，咱们还得求着人家。”程长峰对此似乎有点难为情。

宋玉河笑道：“都是打击犯罪。天下警察是一家，不分彼此啊。”

“嘿，这句话说得好，对此我的想法是：第一，支队、各刑侦大队、中队的日常工作不能耽误，大案要办，小案也要抓；第二，咱们建专案组宁缺毋滥，一定得是精兵强将，缉枪行动是全国性的，我们这儿是部里点名的重灾区，一定给组织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第三，人员压缩到极致，前期保密得做好……这个我有个想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总队长安排着，小心思出来了。

宋玉河赶紧道：“贺支队长昨天带我去看华师父去了，他提议给华师父挂个顾问。”

“华启凤说起来也是我师父啊，这辈分高得让下面人怎么称呼……师父身体怎么样？”程长峰问。

“闲不住，还能喝半斤……一听案情，精神头就上来了。”宋玉河道。

程长峰笑着道：“那是老毛病，改不了了……挂个顾问，行。这样，把老贺也挂到顾问名单里，不，不，挂到领导组名单里。”

“啊？”宋玉河愣了，跨警种的案，挖人家墙脚都很不好意思了，现在直接拉人家领导进来，这似乎有些得寸进尺了。

“啊什么啊？你还以为老贺还和你平职，是个支队长？用不了多久你见了就得敬礼喽，现在他的呼声多高啊？你只管给我划拉名单，不管他禁毒上、网安上，哪怕就是市局班子里的人，也得给我拉来……尽快准备，最早今晚，最迟明天，我们建组上案子。”程长峰且行且安排道。

一路送着总队长上车作别，宋玉河看着车尾愣了好一会儿，这把老贺的人和老贺自己都拖下水了。他一想老贺看到专案组名单的表情，就忍不住笑了……

卢教授的儿子从国外赶到晋阳第三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五时。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可以预见又将是一场生离死别哭天抢地的场景，武燕实在不想看这种场面，她知道自己不管经历多少次，依然承受不住。

恰好支队的命令来了，她交接了手里的活儿准备离开，走时却遇见躲在一隅哀伤的茹叶楠。这一夜两人都没睡多久，更多的时间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凭借警察的本能，现在武燕对她已经探听得清清楚楚了。

这是位优秀的姑娘，拿着生物工程学和遗传学的双学士学位，正在读博。不仅优秀而且单纯，已经是就业婚嫁的年龄了，她还没有走出过校园。这次卢教授的事让她乱了分寸，甚至使劲地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愧疚得恨不得自己去替卢教授挨那一枪。

武燕轻轻走向她，手按在她的肩膀上，轻声道：“我得回队里接任务了，叶楠，你得保重啊，有时间我来看你。”

正在啜泣的茹叶楠回头，抹着泪，点点头，道了句：“我送送您。谢谢您，武姐。”

“谢我干什么？我都不会安慰人……不过依我当警察的经验来看，劝你一句，再好的防范也防不住叵测人心，这事纠葛很深，不是你的错，你不要太内疚。”武燕道。

两人慢慢走下扶梯，茹叶楠拭着泪道：“秦磊发现历山豹的消息让卢老师兴奋了好一阵子。我就不该怂恿他去考察观测，如果不去也不会在荒山野岭发生这种事。”

“你们去考察还有谁知道？”武燕问，同样的问题会问不止一遍。

茹叶楠心神早失守了，随口道：“很多啊，从学校报备，到县里主管的林业、公安部门报备，能知道的人有很多。”

“除了这些，有没有其他途径可能提前知道？”武燕道。茹叶楠狐疑地看了她一眼，武燕赶紧解释着：“我知道问了不止一遍了，这是职业病，但我还是觉得在什么地方可能有疏漏。”

“我……说不清楚，回头你问问秦磊。”茹叶楠道。

“秦磊……昨晚就走了？”武燕问，那位帅哥似乎没有茹叶楠对卢教授的师生情这么深。

“他还有生意在忙……这次抽空陪同卢教授去考察，其实也是为了陪我。”茹叶楠羞羞地道。

武燕笑着说：“明白了，他在追你。”

没有否认，茹叶楠轻声道：“他是卢教授早年带的本科生，毕业后没有从事对口专业的工作。我们这专业也不好就业，大部分都改行了……有次卢教授过生日，我们都去祝贺，就那么认识了，后来他确实对我表明有好感。他出国经常给我、给卢教授找一些本专业前沿科学类的资料……这次把他也吓坏了，估计……唉……”

“别太伤心了。”武燕安慰道。

“都说好人有好报的，可卢教授这么好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茹叶楠又抽泣了几声。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坏人，一定会有惩罚的，我保证。”武燕回身，严肃地道。

“谢谢。对了，武姐，能打听个事吗？”茹叶楠临走想起来了。

“案情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很快就有结果了。”武燕搪塞着，现在即便知道凶手是谁了，也不可能告诉与受害人相关的人，不料她想错了。

茹叶楠说道：“我不问案情，我问个人，邢猛志您认识吗？”

“啊？你从哪儿听说他的……哦，对了，他去现场了。”武燕吓了一跳，一下又觉得不对，狐疑道：“是他给你录口供的？”

“没有，我们是初中同学，有十年多没见了。”茹叶楠道。

“你想打听他什么？”武燕道，不知为何心里泛着酸酸的味道。

“我……我欠他一个道歉，他在学校时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我好几次想找他，都没有找到……”茹叶楠娓娓道着，脸色竟是一片小儿女才有的羞色，这可把武燕看愣了，她没想到居然刨出了一个意外的信息：这个世界太小了，茹叶楠居然是邢猛志的初恋情人……

晚六时会议时间，风尘仆仆赶回晋阳的一行追捕人员没到会，被堵在距离刑侦支队五公里外的十字路口了。

“误就误了吧，席队你催啥，还没吃饭呢。”后座的任明星嚷道。

乔蓉、席双虎哈哈笑了，去时还很看不惯这个惫懒货，现在却都越看越可爱了。席双虎笑道：“开完会我请客啊，吃什么你点。”

“湖滨会馆，大餐。”任明星来劲了。

“明星，你是前富二代，可我们这辈子都和富无缘的，你忍心这么宰啊？”席双虎苦脸了，这货挑的是高档餐厅。

“呵呵，警察多可怜啊，都是穷得光荣、苦得伟大。男怕入错行啊。”任明星夸张地伸着臂。旁边坐着的乔蓉直接推开了他胳膊斥着：“那你还来当警察？”

“我辅警，临时的。”任明星郑重道。

“切。”乔蓉愤愤给了个咬牙切齿的表情。

任明星却是嬉皮笑脸道：“我理解你们羞愧的心情，我们就是为了颠覆你们认知而存在的。”

这货说话让人气得牙痒痒，本来两位辅警挑了大梁让席队刮目相看了，可要一直叨叨，谁心里都会不舒服。席双虎点头道：“是，没错，你们俩确实颠覆了我的认知，我是诚心诚意地敬佩。但你自己老挂嘴上说是怎么回事？”

“你要在湖滨请一顿，我就不说了。”任明星得意道。

乔蓉斥着：“你长得肥，想得美。咱回队里吧，开完会吃大灶，爱吃不吃。”

“你看你生什么气，我又没和你怼不是？哎，蓉蓉，我发现还是你冰雪聪明啊，不早说吃大灶，其实我就想吃大灶呢，油水少还减肥呢。”任明星赶紧道。

嗯？!席双虎发现画风突转，回头瞧，见邢猛志在眯着眼窃笑，而后一排，乔蓉正拧着任明星的胳膊小声斥着什么。任明星这回遇上克星，

不敢胡说了。

这把席双虎逗得忍俊不禁。一直到看见了支队的大门他才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此行是如此轻松，这也是参案以来最有收获的一次追踪，到终点了他倒觉得有点依依不舍了。

“哟？这干什么呢？”任明星眼尖，看到两行列队的警员，不知道准备干什么，他看到当头的一位，评论道：“哟，带头的还是胖子。”

乔蓉表情骤变吼着：“你闭上嘴吧，那是总队长。”

“啊？卧槽，不早说，我还穿着条破裤子呢，咋见人呢？”任明星怒道。

车停时席双虎回头笑道：“下来吧，让他们崇拜一下破裤子的传奇。”

“什么意思？”任明星紧张道，没见过这阵势。

“下去就知道了，下面那个胖子要向你致敬。”乔蓉逗他道。

“我没说人家是胖子啊，我一直觉得他很帅啊……哎，猛哥，真是总队长？”任明星心虚道。

“不一定是，他们吓唬你。你直接问呗。”邢猛志故意道。

四人依次下车，任明星还蒙头蒙脑地不明所以时，猛地听到了当头的喊了声：“立正。”

两排警员齐齐立正，并拢脚的声音出奇地一致。命令又来了：“敬礼。”

这位喊口号的和在列的支队长，包括其他所有在场警员，齐齐向追捕归来的四人小组敬礼。席双虎带头还礼，偏偏任明星吓住了，傻了吧唧忘了敬礼，别人都礼毕了，他才紧张地补上，惹得列队警员一阵哄笑。

再瞧几个人狼狈的样子，连总队长也不禁莞尔了，他朗声道：“同志们，平时我们大会小会强调如何忠于职守，如何当好一名警察，今天活生生的例子就在你们面前……当我知道情况的时候是非常感动，也非常

震惊。这两位同志是从禁毒借调过来的，昨天中午离开晋阳，驱车三百多公里赶赴案发现场，在现场勘查到可疑线索，追着线索连夜步行一百多公里的山路，找到了第一目击者。在此之前，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罪犯已经脱离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又是山地丛林地带，属于侦查盲点。可他们却做到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我们刑侦上所有誉为传奇的发现，靠的不是运气，不是侥幸，而是像他们这样锲而不舍的努力……鼓掌!”

一阵整齐、热烈的掌声响起，那些热切的眼神传递来的景仰之情，把任明星激动得飘飘然了，把邢猛志心热得脸上有点发烧了，所有的苦和累，所有的牢骚和怨言，在这一刻，都成一种感觉：值了!

群雄齐聚

所有的警营大食堂都差不多，因为外勤来去不定时的原因，这里二十四小时几乎都能吃上饭，且味道不错。面条配着几样小菜，由支队刑警招待贵宾似的一样一样端到面前。不知道心理原因还是味道真的可口，反正几人吃得赞口不绝。

任明星嘴是闲不住的，开始大吹特吹，添油加醋把沁山一行说得神乎其神。当然，有关邢猛志和席双虎的细节就省略了，在他口中主要是自己和乔蓉联袂找到了李庄村那位目击者，吹得连乔蓉都脸红听不下去了，端着碗跑了。支队长喊人准备会议时，人才散去。

人一少任明星可就吹得没劲了，这时候他又发现新鲜事了，老熟人武燕意外地出现在大食堂，隔着老远和他打招呼，任明星翻了翻白眼，没应声。

“咦？这位你不认识？”席双虎打趣道。

任明星答道：“我对纯爷们儿没兴趣。哎，乔蓉呢。”他端着碗，又往乔蓉那桌凑去了。

武燕看了看，拣了个座位坐下，正在邢猛志的对面，邢猛志专心地吃着，头也未抬，武燕含情脉脉凝视着，那眼光怎么看，怎么都像有问题。本待认识一下的席双虎看看武燕，又看看邢猛志，然后知趣地端着碗离开了。

终于抬起头来的邢猛志严肃地看着武燕，突然来一句：“你要想表白赶紧啊，一上案一封队，回家探亲包括谈情说爱都是违反纪律的。”

呃，武燕给狠狠噎了下，银牙一咬瞪着眼问：“你哪儿看出来我准备表白你啊？”

“难道没有？你别矜持了，你这样嫁出去很难，我这模样找个对象也不容易，真要不行，咱俩就瞎凑合吧。”邢猛志道。

武燕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愤愤道：“啊呸!你脸怎么那么大呢？”

“哦，不是啊，训练队我待了几个月，你每周都去三四回，别人都以为你是我女朋友。而且都出笑话了，你知道不？每回徒手格斗都提前警示我，输了不能回家喊女朋友来报仇啊。”邢猛志用一种严肃的口吻说。武燕嗤鼻不屑道：“你这欠样，得让人多揍几回才成，哎……你……啧啧……”

武燕说着，表情暧昧了，那种含情脉脉的表情又出来了。邢猛志放低声音道：“姐，你到底是遇到案情了，还是遇到爱情了，表情怎么不对啊？不向我表白为什么这么暧昧地看着我？”

“我遇到一个女人，很美的女人。”武燕带着揶揄的口吻道。

“啊？你也喜欢女的？和我性取向一致啊。”邢猛志表情夸张地道。

“滚!”武燕怒斥，邢猛志起身要走，却被武燕一把揪住，补充告诉他：“听完再滚。”

“好，听听你和一个女人的故事。”邢猛志笑了，这半年多的相处多是像损友一样，这种不客气的口吻反而双方都很自然。

武燕一笑道：“那个女人姓茹，名叶楠。”

嗯？!邢猛志眼睛瞪圆了一圈，不过马上明白了：“你是外围侦查的吧。”

“嗯，一不小心居然遇到了你的初恋情人……哎，不对，早恋情人，她一直打听你，还说欠你一个道歉，啧啧啧……猛子，咋回事？”武燕八卦道。

“学校时候的事，你问这干吗？”邢猛志不愿意说了。

“不说是吧？”

“有意思吗？”

“好，不说我告诉任明星，让明星充分发挥一下想象，到不了明天全队都能知道，他那嘴比协查通报还快。”

“别呀，又不是什么好事。”

“没事，我不笑话你……可以开始交代了。”武燕大马金刀地坐着，不像是问八卦，倒有审犯人的架势。

邢猛志想想道：“我也没想到能遇上她，就初二后半学期，我写了封情书，塞到了她书包里。”

看着邢猛志一脸贼笑，武燕凑上来问：“然后呢？发生了什么？这种事应该是你道歉啊？怎么她欠你一个道歉？”

“这情书第二天就到班主任手上了，然后在全班念了一遍，我有生以来唯一一次感觉到脸红和羞愧的，她说的大概就是那次……”邢猛志道。

武燕笑得眉眼挤一块了，笑问道：“不应该呀，都早恋了，脸皮应该很厚啊。”

“光情书不是问题，问题是班主任还把情书写黑板上让全班人挑病句和错别字，哎呀，把我给脸红的，好几天没去学校。”邢猛志掩着额头，羞赧不已。

武燕笑得花枝乱颤，扒拉着邢猛志的手要看他脸红的样子，一个人扒拉，一个人羞笑躲着，冷不丁有人吼道：“嘿，别打情骂俏了，开会去了。”

一侧头，乔蓉和席双虎在一旁好奇地看着，罪魁祸首任明星在阴阳怪气地起哄。武燕一撸袖子道：“死胖子你欠抽是吧？你给我站住。”

见武燕起身，任明星掉头就跑，他怕的就是这位。佯追出去的武燕并没有走多远，等着邢猛志出来才一起且走且笑道：“真是老天不长眼啊，最重要的线索居然是从任明星手里出来的……不过，你干得也不

错。本事见长啊，这半年跟着华师父学了不少？”

“刚去时贺支队长托我照顾华师父，后来我知道华启凤的身份，才发现支队长别有用心啊。也没学什么，但是华师父那脑子里就是个罪案信息库，跟他聊别的都兴致缺缺，但一聊案子，他能给你讲三天三夜，那些经典的案子简直是按年代区分的犯罪进化史，呵呵。”邢猛志道。

“支队长用人特点就是这样，不用时让他闲得发慌，一旦用起来，就要把人往狠里使。”武燕道，哀叹着好日子要结束了。

“用我干什么？刑侦这块我不熟啊。”邢猛志愣了下。

“刑侦上师父带徒弟，一般一个月就得赤膊上阵，华启凤可是个名师，你都跟他聊半年了，早该出师了。”武燕道。

“他那套落伍了啊。”邢猛志道。

“经典的招式是不会落伍的，加上你一直在训练体能，所以你肯定会接最老派、最危险、最考验体力的活儿，知道是什么吗？”武燕问。

邢猛志一愣，站定了，犹豫地吐了两个字：“抓捕？!”

“恭喜你，回答正确。怎么了？这是个挺刺激的活儿，反正我很喜欢，以你的资历呢，估计进队得叫我师父……嗯，小样儿，以后跟姐背后，姐会保护你的。”武燕作势，揉着拳头。

“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就地追郭向阳这个枪击嫌疑人，急着把我们调回来？”邢猛志眉头一皱，迷蒙了。

“他只是要追的嫌疑人之一，总不能你们把县大队的活儿都干了，案子还多呢……走，哟，火山也来了？”武燕道。上楼前进来了一辆车，丁灿抱着电脑就下来了。

三人相偕上楼，这儿和禁毒支队的布局没什么两样，参案人员、指挥的领导，以及一台投影仪。所有大案的开幕都出奇地一致，甚至连警方的人员都会多有重合，唯一不同的是每件罪案的主角。

落座，闭门，程长峰总队长呷了口水，抬眼瞅瞅，和支队长嘀咕几句，清嗓道：“气氛不用这么紧张，距离案情核心还远着呢。专案组的名

单已经出来了，最上面的领导组成员你们可以忽略，真正办案的都是警员同志，这领导嘛，基本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主。一句话，在案子上，领导不是权威，真相才是，而且掌握真相的，有绝对权威……好，废话结束，开始!”

说话间，专案组的名单已经分发到了众人手中。令人意外的是贺支队长居然在名单上，但其他人员配备似乎很合理，最起码武燕觉得不错，她的名字和席双虎、邢猛志并列在追捕小组里，而且她排在第一位。

第一项议题，宋玉河支队长示意席双虎发言。席双虎把沁山县枪击案以及追踪经过简要一汇报，而采证分析及后续追踪还在持续更新，此事按下未表。最后宋支队长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名字，枪击案正在确认的重大嫌疑人：郭向阳。

“这个人不简单，过去有案底，原始案卷里他重伤三人、致残一人，被捕入狱时差几个月成年，进少管所关了一段时间，当时判的是死缓。判刑后一直在晋北监狱劳改，服刑时间是十四年零七个月，释放到现在有四年多了，却一直没有到户籍所在地上户……对了，他就是沁山县当地人，昨天你们追踪的时候，判断那野地生火是护林员用的手法，非常正确，他父亲郭斗胜就是个护林员。更详细的背景信息沁山县大队还在梳理。大家多注意一下这个人，据刚刚反馈回来的监狱调查信息，晋北监狱劳改都在矿山，此人在劳改期间主要从事矿山机电修理的活儿。据管教干部反映郭向阳表现良好，获过几次减刑，服刑时间及减刑都符合司法程序，这上面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云城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事……”

宋玉河说着，打开投影，播放了一段执法现场记录。屏幕上展示着缴获的野生动物，多数是从店铺、嫌疑犯家中搜查出来的，这相对于刑事案件是很温和的了。

“二月十四日，卢教授通过多个渠道同时向云城、省城以及北京，提供有关沁山县的非法捕猎、云城非法交易的实名举报文书。两天后，由工商、林业、公安等部门联合执法，对盐湖路一带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进行了集中查封取缔，屏幕上播放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共查获各类野生动物七百四十一只，包括国家一、二级保护类动物一百一十二只，传拘、治拘人员三十八名，对其中九人实施了刑事拘留。据武燕带回来的消

息，除了这种端上餐桌的，还有一类变成标本的，据说利润更高，不过这些案情我们暂时无法掌握……”

屏幕闪到一屏枪械时，他话锋一转道：

“在此次排查中，地方警力在涉案人的店铺、家里，查获了八支气动武器、一支火药武器，经鉴定，都达到了武器标准。其中气动武器，是仿秃鹰的，出口子弹初速达到三百八十多米每秒，和我们警用七七式手枪威力相当。如果是远距离，这种气动枪的威力要远远大于七七式手枪。大家看收缴的猎物里，兔子基本是爆头，还有山羊、野猪、鹿一样的大动物，都是被这种气动武器击中要害。

“据不完全统计，在云城去年的刑事案件里，涉及使用气动武器的有三十二例，包括打架斗殴、暴力讨债、故意伤害及涉黑等案子。形势很严峻啊，对准野生动物的枪口，如果转向对准普通市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卢教授的案子不是个例，这个我们随后讨论……乔蓉，你把手里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支队长把发言权交给了乔蓉。

在山地这小姑娘不显山不露水，没想到在这种会议上也有发言机会，任明星景仰地看了她一眼。乔蓉一放视频，禁毒上来人一下子眼睁圆了，然后笑了：这是熟悉的内容。

“去年在我省一次禁毒领域的大行动中，从这些涉案人处收缴武器一共三十七件，十九支长枪、十八支短枪，仿七七、九二甚至仿沙漠之鹰的都有。不算爆炸的两颗，另缴获七颗手雷、简易爆炸装置四台，在拆除爆炸装置的时候，省总队给出的鉴定是：用料精准，手法专业。据办案人员的审讯报告反映，主要负责武器购置的是嫌疑人袁玉山、陈军。但可惜的是，这两人都未能抓捕归案，袁玉山吞枪自尽，陈军在和我方警员遭遇时持枪顽抗，后逃逸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

乔蓉边介绍着边播了几段当时执法记录仪的视频，镜头重现了那撞车的场景——轰然一声，嫌疑车辆飞下了路面。

此时，武燕、任明星、丁灿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邢猛志。注意到这一细节的乔蓉出现了短暂的失态，她脱口问道：“据说这次抓捕行动是藏锋计划的核心，而关键线索是一位卧底警员传出来的……”

“没有。”任明星、丁灿异口同声道。

武燕哧声笑了，总队长提醒了句："略过这个内容，有保密条例。"

乔蓉狐疑地看了一眼邢猛志，见他一直无动于衷的样子，便又回到了案情上，她继续道："我们就是从这个案子开始立案关注本市的非法枪械网络的。这几个月我主要追查的是网络贩枪，线索是从对禁毒案嫌疑人董小花的审讯中得到的，她曾在高速路接过一支气动枪。依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推断去年的涉毒案和缉枪案息息相关，很多涉案人同时牵涉到了暴力讨债、伤害罪，这种营生哪怕用不上武器，也得有把用来装装门面，所以他们中非法持枪的人不在少数。我们顺着涉毒案中的线索发现，有一部分是高速路口直接送货，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快递寄件。很奇怪的是，当我们反查到快递收件点时，所有的嫌疑人快递不是没有监控，就是收件的时候因为停电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寄件的原始记录没有留存下来……寄件出去的货源地是咱们很熟悉的三个地方。"

乔蓉指着地图上标着的嫌疑点——离山县、修文县、垣水县，恰是山地追踪辐射的两省三县，都是处在大山和平原交界地带的偏远山区县城。

这个巧合让邢猛志几人皱眉了，乔蓉接着道："还有一个更大的巧合，我们参与沁山驰援的任务就是查找枪击案和缉枪案是否有内在关联。除了追踪的地区重合，另一个巧合是，枪击案嫌疑人郭向阳和涉毒案中的袁玉山，两人同是晋北监狱服刑人员，按刑期算，两人有机会相处的时间有七年，其中有四年零八个月，两人在同一监舍，即便不在同一监舍，他们也在同一个劳改队。"

嘶……一起同过铁窗的狱友，经年累月吃喝拉撒在一块，他们的关系能发展到多铁实在不好估量。

"补充一个信息。"席双虎插进来了，他道："当时云城籍在晋北监狱服刑的，还有一个叫胡浩的人，绰号'胡闹''闹哥'，江湖上很有名气。他出狱早，在云城开了家云天苑酒店。这酒店在查封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行动中，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据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案的涉案人交代，一大部分好货都给了云天苑酒店的闹爷……他的江湖地位已经从闹哥，变成闹爷了，再往深里反查，涉毒案里的主要嫌疑人曹戈、晋昊然都曾经入住这家酒店，他们曾经成立用于洗钱的公司，注册地就在这所酒店……喏，这就是胡浩，现在的闹爷。"

画面上出现了一辆不起眼的国产车和一个看样子年过四旬的寸头男，不修边幅的样子实在不像黑社会成员，太低调了。另一个屏幕上出现的是一辆红色宝马和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两人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个女人叫司令婕，云天苑酒店的注册法定代表人，据说是胡浩的姘头。此次查封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事都由她扛下来了，酒店也被勒令停业整顿。据我们分析啊，她应该是个花瓶，和胡浩的其他生意一样，法定代表都不是他，可都听他的。所以我们现在查到很多案情都和他有关联，却没有任何证据。”席双虎道。

“基本就这些，现在关联清晰了。”乔蓉说着，熄灭了投影。一旁的案件板上，画着一个简易的关系树，郭向阳、袁玉山、胡浩三个狱友，胡浩控制的野生动物地下交易被查，情妇顶雷；然后举报人卢启明遭到枪击；郭向阳在枪击案中出现了。追踪的地区又和网络贩卖枪支部件的发货地吻合。目前所有的线索都围绕着这几人若隐若现，那嫌疑范围就不言而喻了。

“我有个问题。”武燕道，她直接说了：“看样子这什么闹爷是个江湖大佬，那应该有更赚钱的生意啊。对他来说制贩枪支的危险和利润不成正比啊？”

“哟，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席双虎道。

“他们这种人需要武器，但不等于就有动力去制贩武器，不是一个概念。”武燕道。

乔蓉反驳了：“武姐，也不尽然，这种仿秃鹰的气狙，您猜卖多少钱？”

“多少？”

“两到三万。就算只是一根枪管，都可以卖到一万往上。”

“啊？这么多？”

“仿七七、九二就更不用说了，在一个熟练的车工和铣工手里，成本几百，费时不到一天，也可以卖到一两万。”

“这我还真不知道。”

“对于制贩枪支的人而言，这比制贩毒品更暴利。而且气动武器是个监管盲点，刑法解释上，持有一支气动武器，仅处以罚款、治拘惩罚。同时，他们一直在提升气动的威力。气罐的容量从三个气压已经提升到了三十六个气压，一次充气可以发射五十到六十次铅弹。我们用缴获的气动武器来一个测试，大家看一下，可以对这种武器有更直观的了解。”

乔蓉放开了，“砰”一枪……二十米，一元硬币被打成了一凹形，洞穿。

“砰”一枪……三十米洞穿两厘米厚的木质靶板。

“砰”一枪……四十米，精准击中硬币大小的瓶盖。

“砰”一枪……五十米测试，打爆了一听碳酸饮料，泡沫溅了一片……

每一枪都像打在与会人员的身上。他们都隐隐感到后背发麻，更别说普通人。一旦这些气动武器在市面上泛滥，那对于治安，将是一场灾难。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见个新闻，某市摆摊卖气球的大婶因为被查到几支射气球的枪，就被判了几年徒刑。网友一边倒地同情大婶，言外之意，是嫌我们多管闲事了。”

静默中，总队长程长峰幽幽地道：“不管多少群众有质疑，我们还是得管到底，这不是闲事，卢教授就是前车之鉴。危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再小的事也是大事。歹徒能用六点五毫米的气枪铅弹杀人，现在公布出去恐怕又会是另一片质疑声了。玉河啊，具体安排一下，咱们缉枪专案组，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

“好的，总队。是这样安排的，乔蓉，枪械检测以及专案组人员武器配备，由你负责，抓紧时间给每个人一份枪械图解，不但要认识枪支，而且要认识每一个零件；技术组，丁灿你暂时带队，沁山县大队正在追踪郭向阳涉案车辆，可能遇到了困难，你们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方向，必要的时候，你们技术支撑要随队出外勤；任明星，你跟着技术组；武燕、邢猛志，明天给你们一天时间，把禁毒案里的涉枪人员捋一遍，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双虎，重案队里挑选三组外勤队员，随时待命……暂时就这些，大家抓紧时间休息，明天处理一下私人事务，我在

这里抱歉地给大家提个醒，可能要有段时间回不了家了……”

每位应声起立的警员都斩钉截铁地接受任务，越是这样越让程总队长心里愤慨激昂。邢猛志显得意外地平静而淡定，好像这一切根本和他无关；而任明星更差，讨论时居然打起瞌睡来了；丁灿莫名地有点失望，因为直到讨论散会，他都未见邢猛志发一句言……

专案组就在这种复杂的气氛里成立了，而且成分也同样复杂，辅警、刑警、网安，甚至还包括一位离退休顾问，沿用惯例，起了个很朴素的名称：3·29缉枪专案组。

第三章 巧破嫌疑人心理防线

障眼把戏

夜空中闪烁着一颗星，在由漆黑渐渐变得朦胧的夜色中忽明忽暗，就像每一次接案时的心情，希望、期待、失望交替更迭。人在这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中仿佛是一种煎熬。

煎熬，从现在就开始了。

手插在兜里的武燕在支队偌大的操场上遛了两圈依然没有睡意，枪支、嫌疑人、受害人，包括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卢教授和奔来哭天抢地的亲人，在她脑子里纠缠在了一起。有时候她想不通，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总有人跑出来用罪恶破坏宁静祥和，最终给别人也给自己的生活抹上悲剧的色彩。

而身处其间的警察也不可避免地沾惹上这些负面的因素，高兴的时候越来越少，烦闷焦虑的时候越来越多。武燕说不清自己怎么成了这样，不知道是在医院目睹的事让自己心里难受，还是将来的案情让自己开始纠结的，反正心里有点堵。

无法排遣的烦闷让她踱回了技侦信息中心，她本想和邢猛志聊会儿的，可不料邢猛志回训练队了，只有丁灿这个夜猫子还在。

武燕轻轻推门而入的时候，见值班的只有三人，但繁杂的案情细节已经初见眉目。玻璃隔间外，一张两米长的大桌已经摆放了一桌子案卷，估计用不了多久，那些纸质的案卷就会成摞成摞地加高。

“武姐，怎么还不休息？”丁灿抬头道。

“睡不着。”武燕大咧咧上前，一拉椅子，坐在他旁边，随口问道：“干什么呢？”

“处理沁山县大队求援，他们在柿河乡周边两个公安检查站、垣水县三个道路要冲检查站提取的监控中，都没有发现那辆涉案吉姆尼。那车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我让他们把监控传回来，闲着没事看看呗。”丁

灿道。

“我看不了这个，五分钟就得眼疼。”武燕道。

“很正常，网安和刑侦上，因为一帧一帧看监控，眼睛看成散光、高度近视的大有人在。呵呵，其实这都已经是最轻松的活儿。”丁灿自嘲道，鬼祟地看了值班的那两位一眼，对方没注意他才收回了眼光，放低了声音，“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干多久。”

武燕笑斥道：“你觉悟怎么比明星还低啊？”

“我们俩差远了，你是不了解实情吧。明星一直在画漫画，他给好几个动漫公司投稿了。要是哪天能被看中签约啊，可就一下子脱离苦海了，月薪万起，五险一金，说不定还有成名机会啊。”丁灿随意道。

这话与她的信仰是相悖的，不过武燕一想这对兄弟还只是辅警，也就释然了，她反问道：“你呢？难道没给自己找后路？”

“我的选项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选。像我这种喜新厌旧的人，太简单的工作干的时间稍长就会缺失激情和动力。”丁灿笑道。

“你长进也不少啊，把明星的吹牛都学会了。哎，我问你件事，你和小妹？”武燕好奇地问，只有这种时候她才像个女人，多少还有点八卦的心思。

丁灿侧头，尴尬、复杂、无奈地看了武燕一眼，武燕惊问道：“这是什么表情？掰了？”

“都没来得及开始，怎么叫掰？”丁灿道。

武燕迷蒙了：“不对呀，去年你们俩挺像回事的，你为了爱情都投身伟大的网安事业了，怎么是没开始呢？”

“哎呀，没法儿说……”丁灿挠挠后脑勺，撇着嘴道：“本来我是想追的，结果去了网安才发现，人家有男朋友，没明说但心领神会那种，好像是哪个单位的公务员……再说了，我在网安是最底层的辅警，每天盯网上舆情，就一个格子间大的小空间哪儿也不能去，但人家小姑娘在指挥中心都是副主任级别了，你说我总不能约个会还得巴巴跑领导办公室吧？现在警察可是热门就业选择，每年进来的那些公安大学的硕士学

士，985、211高校的计算机高才生多的是，我真算不上哪根葱啊……啧啧啧，想象再丰满也得接受现实的骨感啊。这不是一听说借调，我立马来了，指挥中心那地方无聊死了……不过来了照样无聊啊，电脑就是我的情人，代码就是我的爱情，我可以用键盘肆意地宣泄我的烦闷……”

丁灿一边说，一边飞速地敲击着键盘，修长的十指在键盘上留下一道道残影，看得武燕目瞪口呆。

“想开点，不要逼姐劝你。”武燕道。

“我就见你抓人，没见你劝过人啊？”丁灿好奇了。

“看来我得劝你几句，听好了：警察平均寿命比普通人低五到六年，非正常死亡率高百分之四百，离婚率是普通人的三倍；而且据心理研究发现，百分之八十的警察心理都处在亚健康状态；甚至，我们警察十个里就有八个多少有点心理疾病。”武燕道。

丁灿哧声笑了，不解地问：“您这是要劝我啊？”

“是啊，我的意思是，你这些小毛小病都算是正常的。”武燕道，像是心里的感悟，说得一点不像玩笑。

丁灿蓦地笑趴到桌上了，笑了好一会儿才支身向武燕竖了大拇指，定定心神道：“从今天开始，武姐你就是我的知己啊，哎，对了……”

“敢问我的私生活，小心我翻脸啊。”武燕抢白道。

“不问，你能有什么私生活。”丁灿愣了下，一指电脑屏幕道：“我是说，我给你说点网安上的乐子？别不信啊，碰上那些脑回路清奇的罪犯啊，和他们斗智还真有乐趣。比如我们网安上，就刚破获一起新型组织的容留卖淫案，您猜鸡头怎么干的？”

“这么恶心的事，你找到什么兴趣？”武燕嫌弃地道。

“去掉恶心的因素，组织者是个程序员，就是个小天才啊，想法太牛逼了。他专做二、三线省会城市，从地下社工手里拿到酒店入住名单后，他建了一个筛选数据库，专挑年龄合适、经常入住的男性，把美女信息精准地推送给这些人。只要服务一次的，都进了他的VIP客户名单，他手里客户资源很快就膨胀起来了。光这两招吧还不稀罕，他干了

件更牛的事……”

丁灿看着武燕讲得眉飞色舞，而武燕则听得蒙头蒙脑。余兴未尽的丁灿接着道：“他在群里搞抽奖，参加抽奖每人交一百八十八元，抢红包抢到最大的中奖，免费体验一次美女上门服务，没中奖的呢，可以免费观看指定美女的那种直播……嘶，他可是五百人的群啊，每周搞两三次，一次轻松入账十万，关键是掏钱的人也不觉得自己吃亏。你说这是不是个犯罪天才？前后不到半年，他从一个朝九晚五的码农变成千万富翁了。”

“嘿，嘿，你不会想干这个吧？”武燕吓了一跳，只觉得丁灿脑回路似乎出了大问题。

丁灿回头一笑道：“我找的不是钱，是乐趣，布置阴谋和揭穿阴谋的乐趣同在，都会有智商上的优越感……比如眼前这个案子，县大队查到了自二十七日上午到二十八日晚上，过路车辆一共六百二十一辆，吉姆尼四辆，都不是涉案车辆。那涉案车辆是如何进去，又如何离开呢？前提是，从猛志他们找到最后一个村落李庄村开始，出入乡镇只有这一条路，县大队甚至把监控线路查了一遍，监控没有问题，那车是如何消失的呢？”

“我看……”武燕凑上来，六百多辆车，大卡车、厢式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连摩托车都算上，过往的车辆不算多，而且吉姆尼那种车型一眼就能识别，不应该看不到啊。她喃喃道：“这是谋杀，嫌疑人肯定做了手脚，会不会伪装成什么车辆出入……确定没有别的路绕过去吗？”

“就算想绕，也不可能绕过所有的公安检查站，比如出入县境有个就在桥上，总不能飞过去。他们不是在这一个地方没找到，是在所有的监控里都没有发现，但却有目击者，不但李庄村有，柿河乡也找到了一放羊的目击者。”丁灿道。

又看了一会儿，武燕思维拧住了，她疑惑地看着丁灿问：“你知道问题在哪儿？”

“当然知道了，我给你讲招嫖故事就说明了从可能的途径找到方向是正常思维，从不可能的途径找到路子才是犯罪思维。如果去案发现场的不是一辆车，而是两辆车呢？”丁灿道。

武燕像醍醐灌顶一样，笑出了声来，脱口道：“对呀，吉姆尼很小，装进别的车不就什么也发现不了了？!”

“准确地讲，吉姆尼车身三米四，厢式货车只要超过这个长度，都可以装载。”丁灿道。

“证据呢？即便猜想成立，你得说服县大队改变追查方向。这只是一种可能。”武燕道。

“有一个破绽：要想把吉姆尼装走，这厢式货车一定在二十七日中午、二十八日晚上都到过柿河乡一带。而一辆厢式货车两天都去一个偏僻的乡镇，又费时又耗油的，总得有个理由吧？如果找不到承租方或者托运方的业务关联，那这辆车是不是就铁定脱不了嫌疑了？”丁灿道。

“有道理。”武燕道。

“OK，这就是结果，也是乐趣。”丁灿笑了，一按回车，屏换到了道路监控上。

两个画面分别定格在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八日十九时，同一辆加篷的大卡车出现在了柿河乡的公安检查站，留下了清晰的影像。武燕愕然回头看丁灿，倒不惊讶他能发现，惊讶的是这货一边讲黄色案情，一边还能找到其他案情真相。

丁灿笑道：“大数据里留下了这辆车的高速行驶记录，这是该车第一次到柿河乡，虽然郭向阳没露面，但车上的人应该和他有直接关联……这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好玩吧？”

武燕无可辩驳了，表情怪异地看着他，无语给了个精准评价：奇葩。

确实够奇葩，刚进组几个小时，丁灿就给出了个奇葩的答案。值班的两位技侦验证过这个答案后，把信息传给了县大队。未过多久，县大队传来了重大发现，这辆被忽略的卡车的车主是马宝骏，是曾在云城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市场案件中被传唤过的非法经营人员。

重大嫌疑算是坐实了，这消息把刚刚睡下不久的席双虎和乔蓉都惊醒了，两人匆匆赶来技侦信息中心。这个研判结果出乎意料，可细想却合情合理。两人对惊艳出场的丁灿刮目相看了，一左一右围着请教……

丁零……丁零……丁零……

作训响铃的声音惊醒了睡上铺的邢猛志，他反射似的坐起、穿衣、整理警容，站定时腿一个趔趄差点摔倒。经过一夜的急行追踪，等歇过来了才发现后遗症很严重，浑身都疼。勉强站定，他看到了镜里子有点憔悴的脸庞，胡茬儿长了，人消瘦了，这才一次追逃，便追得自己有了几分逃犯的气质。

“猛志，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有任务吗？”

“嗯，收拾下东西就走。”

“那别出操了。”

“嗯。”

邻队在门口问了句，转身就扯着嗓子喊着操列口号走了。邢猛志慢慢坐下来，揉揉发痛发酸的大腿。忙惯了闲不下来，就像起早惯了，根本睡不了懒觉一样，他躺下不到两分钟，浑身不舒服，又坐起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踱步出了这个集体宿舍。

初春的空气依然冷冽，瞬间让他的头脑清醒了几分。熟悉的队列、熟悉的操场，以前这里每天日复一日的训练总是让他觉得无聊，可现在却感到莫名地美好，似乎还有点留恋。他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感觉，或许应该是禁毒案留下的后遗症吧。那些死亡的、锒铛入狱的人总会出现在他的梦里。他们总会凶神恶煞地瞪着他，或者拿枪指着他。可说来奇怪，总在要看到结果的时候，他会突然惊醒坐起，然后发现后背冷汗涔涔。

他总觉得如果重来一次，自己不会做同样的选择。可真的来了，他做的却是一模一样。

枪击案、郭向阳、闹爷、狱友，一种敏锐的直觉告诉他：危险。

当警察，只有服从命令打击犯罪一种方式，可当罪犯，却有一千种一万种不同的犯罪方式。而运气和正义，有时候不在同一阵营里。

他思及此处驻足了，有点茫然地看着出操的队列。那些刑侦上、禁毒上、特警上抽调出来特训的队员，正裸着鼓着肌肉的大臂在喊着口

号。此时的迷茫让他无颜以对有点羞愧，甚至有点嫌弃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心绪如此不宁。

“猛子……猛子……”

有人在唤他，他回头，看到了满头华发、身形清癯的华启凤，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楼侧向他招手，似乎观察他良久了。邢猛志慢走着迎上去，笑着问好道：“华师父。”

“昨晚回来的？”

“嗯。”

“要上案子？”

“嗯。”

“歇了这么久，心虚了吧？”

“嗯……啊？”

邢猛志抬头看华启凤时，老头脸上露着狡黠的笑容，那满脸皱纹像是老树新花，煞是好看，邢猛志嘿嘿笑了。

华启凤一把揽住了他的肩膀走着道：“给我说心里话，是不是害怕了？”

“嗯，老做噩梦，都说当警察无愧于心，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啊，为什么老觉得心里有愧呢？”邢猛志如是道。和这位已经挂枪归隐的老刑警不用讳言，这位饱经沧桑的长者肯定不会像战友同事那么笑话他。

华启凤笑着问：“还有什么？害怕吧？”

“对，莫名地恐惧，不知道为了什么。”邢猛志直接道。

“这就对了，没有恐惧，没有羞愧，那不是人，是机器人。警察是人，不是机器。”华启凤道。

“但我心里总是有些话不吐不快，有时候我在怀疑我的选择正确不正确……能做好一个案子是运气好，可运气不可能一直跟着我。从另一个

角度去讲，那些站在对立面的人，肯定把原因都归咎到我身上了。我想他们会一直恨我，诅咒我，咬牙切齿的那种。毕竟他们中间有些人曾对我推心置腹，而我却从人家背后下手啊。”邢猛志絮叨着，数月的休养没有让他成为更坚定的战士，却犹豫得不像男人了。

“怪不得你心理考评一直过不去啊。还想着你开车撞上的那个嫌疑人？”华启凤问。

“可能吧。”邢猛志道。

“反过来，如果被撞死的是你，如果中枪牺牲的是你，对方心里一定不会有愧疚，而且会炫耀一辈子，老子干死过一个雷子。呵呵。”华启凤道。

邢猛志一怔，没想过这种思考方式，把他也逗笑了。

“我告诉你啊，你的恐惧不在嫌疑人，不在其他任何人，而在于你自己，你的心里。”华启凤戳着他的胸口道：“有个放不下的老娘，有个抑郁而死的爹，还有心里憋着泻不出来的火，对吗？”

“可能是吧，我说不清。”邢猛志难为情地道。

“一个人肆无忌惮不顾一切，那叫穷凶极恶；可要为了牵挂的人、为了守护的人而不顾一切，那叫勇敢。也正因为有了要牵挂的和要守护的人，一个人也才能变得真正勇敢起来。所以有时候善良，能成为一个人无视所有危险的勇气，因为他要守护的是那些和他同样善良的人，尽管有时候他看上去很凶恶，很像坏人。”华启凤道。

“您在向我灌输信仰？”邢猛志斜眼觑着，可能很烦说教类的东西。

“恰恰相反，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信仰。说教、口号都不算，敢站出来、敢冲上去的才算。禁毒案你是自己站出来的，遭遇战你是自己冲上去的，昨天沁山追踪也是你带头追上去的，还用我向你灌输吗？你自己都搞不清驱使你这么做的是什么？”华启凤反问。

邢猛志一愣，开始反思自己。

“善良……没有一个警察天生就有那么高的觉悟，大多数是为了一份工资一份职业在坚守着。可惜这个职业让你目睹了丑陋的罪恶，你目睹

得越多，就变得越嫉恶如仇，即便没有命令，你也会下意识地冲上去。在我看来，信仰不是空泛的，而是对我们这个职业共性的一个描述而已。”华启凤道。

“那我为什么还有恐惧？”邢猛志问。

华启凤的目光变得慈祥而难堪了，他摸着邢猛志的脑袋，很无奈地道：“其实谁都有，我到现在还有。每一个被我送进监狱的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人，他们看我那种怨毒的目光，我都忘不了，他们也总出现在我的噩梦里。”

“那您是怎么解决的？”邢猛志求教道。

“我没有解决。”华启凤笑了，像自嘲地笑，又接着道：“也不用解决，精神上的负面情绪就像那些违法乱纪的罪犯，要么你变得更强大，要么你被它们打垮。这个职业冷酷的地方就在于此，你不但要战胜罪犯，而且要战胜自我。”

“太深奥了，我估计学不会。我得回趟家，看看我妈……对了华师父，你是我们专案组的顾问，抽空去看看我们啊。”邢猛志道，向华启凤笑了笑，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华启凤站着怔了很久，然后慢慢地，脸上露出了微微的笑容。

其实一点都不深奥，这孩子他已经开始懂了!看着他带着疲惫和憔悴的笑容，华师父心里如是道。

他的目光落在远去的邢猛志身上，落在做集训的小伙子们身上，哪怕他垂暮之年，依旧感觉得到胸中热血沸腾，壮心依旧……

泰极否来

第四看守所的电动门缓缓打开，驱车进入的武燕停好车，和邢猛志一起进了所里。

上午十点多，武燕从邢猛志家里接上他。这家伙脱了作训服还是那副懒洋洋、不阴不阳的样子，一点严肃紧张也看不到。

之前武燕碍于面子没提醒，到这里终于憋不住了，直斥道：“过来过

来……”她把邢猛志召过来，揪着他的衣领子整整，口袋翻到外面，然后一端下巴提醒着：“保持庄重、严肃，现在是办案，所有的过程都会被记录下来。”武燕指指摄像头。

执法的要求越来越高了，邢猛志明显不太适应，笑道：“也是，武姐，能别让我去见他们吗？你说这多尴尬啊。”

“他们穷凶极恶的时候你都不紧张，现在都成没牙老虎了，怎么还紧张了？”武燕不容分说，带着他朝看守所入口走去。

邢猛志且走且道：“狗屁，我现在发现大无畏什么的都是吹出来的，在团伙里睡觉都睁着眼，就没一刻安生过，案子完了几个月我都没调整过来。”

“该来的总得来，别婆婆妈妈的了。”武燕笑道，一把拿走了他的证件，递给了看守所哨位，又进了一道门。

在这地方武燕是轻车熟路，直直往审讯区走去。亦步亦趋跟着她的邢猛志好奇地问道：“他们在里头过得咋样？”

“这我哪里知道，一会儿你自己问吧。”武燕道。

“审讯似乎不顺利？”邢猛志问。

“就没有顺利的审讯，有时候差一句，量刑的时候就得差几年，谁能老老实实交代啊？”武燕道。

邢猛志又问道：“不对呀？曹戈、连天平不应该啊，他俩交不交代还不都是极刑？”

“未必，人知必死其言也善这句话不适用嫌疑人，他们往往是明知必死也要做最后的挣扎。顽抗似乎能给他们成就感，所以背的案子越大，越难认罪。”武燕道，坐了下来。

邢猛志作为副审，思忖片刻又问：“枪源应该审过了，一点信息没有？”

“马上你就知道了，最难缠的还是你的老伙计，到现在为止什么都不认。”武燕道。

“连天平？!”邢猛志表情一抽，难堪了。

“对，他当日并未运载毒品，只有非法持有枪支一桩罪，如果不是有旧案的话，没准这回都钉不住他。坏蛋越有经验，嘴就会咬得越紧，因为他们清楚，交代得越多，可能牵出来的事越大。这种心态下，你觉得他会告诉我们枪源在哪儿吗？”武燕问。

“不一定知道枪源，但肯定认识云城枪案牵涉的这几个人。”邢猛志道。

“那我们就从这儿切入，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武燕道。

这时候管教呵斥的声音由远及近，隔着铁栅的另一面，门开了。神情嚣张、戴着铐子的连天平出现在门口，看到对面坐着的人时，他怔了下，驻足了。管教催了一句，他才笑了笑，坐到了审讯椅子上，饶有兴致地看着邢猛志，那表情说不出的怪异，就像朋友久别重逢一般，一点儿也看不到愤怒。

他呵呵——嘿嘿——哈哈——变换了几种怪异的声音，笑得泪都快出来了。

“嘭!”一拍桌子，武燕气势汹汹道：“连天平，老实点。”

这是惯例，用最震慑的气质压倒嫌疑人，不过对连天平失效了，他不屑道：“嘿，妞，你看我哪点不老实了？大呼小叫吓唬谁呢？遇到这么多办案的，数你没素质，我要求换人。”

“嚣张，你的死期都快到了，还这么嚣张。”武燕怒道。

“那我扮可怜，你也不同情我啊，切。”连天平道。

“你……”武燕再要拍桌，被邢猛志一把拦住了。这下子连天平中意了，笑道：“这就对了，不是说文明执法吗？就没学会客气点？给支烟。”

“好。”邢猛志点了支烟，隔着窗递过去，连天平伸着脖子，凑上嘴来叼上，就在邢猛志凑近时，他噘嘴呸的一声，呸了邢猛志一脸唾沫，然后得意扬扬地坐下来抽着烟吐着烟圈，吐唾沫居然一点都没影响他抽烟。

武燕要发作，又被邢猛志摁下了。他默默地擦去了脸上的唾沫，悻然道：“平哥，我就不说对不起了，你手上又沾毒又沾人命还涉枪，不管栽同行手里还是栽同伙手里，都没好结果。你不说过吗？咱们那行……不对，你们那行，要认命。”

“少扯淡，想干吗，直接点。我他妈都交代完了，能给个痛快不？”连天平道。

武燕适时亮出了一张打印照片，是郭向阳的照片，这个照片让连天平嘴里叼的烟颤了颤，眼珠滞了下，然后以思忖的眼光看着……这个表情邢猛志很熟悉，一般出诡计的时候就这神态。

“认识吗？”武燕问。

“认识。”连天平道。

“他叫什么？”武燕问。

“好像是郭三枪，大名我可不知道，我们这行只认道上的号。”连天平道。

“郭三枪”，郭向阳的绰号？武燕继续问道：“怎么认识的？”

“是老鬼一兄弟，来看过老鬼，一块喝过酒呗。我也不知道他干吗的。”连天平道，不屑一顾地吐着烟圈。

这个回答很有技巧，如果说不认识，怕是会被追问个没完。但说这种情况下认识，那就轻飘飘地推给别人了，恰恰“别人”已经自杀，信息就又进死胡同了。

“说说那次喝酒的情况，喝了多少，都有谁在场？”武燕问。

“就老鬼、三枪、我，三个人喝了有三斤吧。很久之前了，有一两年了，具体大约在冬季。”连天平道。

这话答得顺溜，武燕都皱眉了，邢猛志突然道：“你应该判断得出老鬼要么成功要么成仁了吧？”

嘶……武燕一瞪眼，这可跑偏了。不过听到这话连天平哧哧笑了，他自顾自道：“哎呀，你这么聪明的人穿什么官衣啊，白瞎个人才啦。”

武燕愤愤盯着，连天平不闪不避看着她，很客气地道：“我真不知道内情。老鬼是曹哥最信任的人，我入行迟，他的事哪件都是要命，不可能让我知道啊。”

难住了，武燕又看了邢猛志一眼，他也点了支烟。袅袅升起的轻烟下，邢猛志眯着眼，又说了一句很不相干的话：“你提前知道了我这个‘同伙’有问题，从来没有相信过我。这样还把我留着，那是你太自大了。或者说，你手软，人善，还有点人味，没有直接做了我……所以你得认命，没有先下手为强，就只能后下手遭殃了。”

连天平的眉头皱起来，恶毒地盯着邢猛志，今天的境遇大半是拜他所赐。那眼光像两条蝎尾，似乎要戳痛仇人一般。

“这个人很厉害对吧？”邢猛志拿着郭向阳的照片，平静地看着连天平问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告诉我，你报这一箭之仇是没指望了，为什么不挑个狠角色让我对付，或者让我被对付呢？说不定我命不好，就被他弄死了，还得走到你前头，想想都爽啊，对不对？”

嘶……连天平连烟带凉气全吸回嘴里了，整个人精神一振，像在思考了，他丝毫没有注意到，烟早烧到过滤嘴了。

“看来你还是担心我，谢谢啦，那今天就这样吧，可以走了。”邢猛志故意道，提醒着管教。

门一响，连天平突然开口了：“等等。”

武燕示意停下，连天平警惕地看着两人，沉吟半晌，才犹豫道：“他叫郭向阳，诨号三枪，也有人叫他老枪，老鬼的把兄弟，传说他有个地下兵工厂，要找他，得到郭南村老宅子那一带找找。小心点啊兄弟，可别让他整得生活不能自理，呵呵……这个人很好客，一定会好好招待你的。再多我真不知道了。”

连天平脸上浮现着病态的兴奋，武燕此时可是惊愕万分了，没想到铜嘴钢牙很难撬开的连天平，居然一反常态，透露出来这么多有价值的信息……

十一时，沁山县201国道七十五公里处。

埋伏在路边荒草堆里的一位警员拿起了步话，一辆厢式货车正从他

的视线里驶过，他对着步话机喊着：“于队，目标驶过。”

“收到，收到，从后面跟上来，堵住后路。”

数公里外，县大队队长紧张戒备，拉起了枪机。

这事就神乎了，此前追踪吉姆尼的最终线索就是指向一辆厢式货车，回头查厢式货车，没想到还真在沁山县，回到他的辖区了，于是县大队连夜从邻省赶回，来堵这辆大车。

“于队，省队让咱堵货车找吉姆尼，也太扯了吧？”一位队员小声问。

“车里套车不是不可能。”于海队长小声道。

“至于这么麻烦吗？为啥不干脆把三个人都做了，还留着目击者来报案？”警员道。

“你是警察还是罪犯，倒替罪犯想得挺好。”于海队长扇了他后脑勺一巴掌，对着步话机吼着：“行动，拦下那车。”

警笛一响，两辆警车自路下开上路面横成一排，那驶来的大货车毫无停车的意思，一位警员手伸出窗口，朝天“叭”一枪示警。

这枪吓得司机一哆嗦，但他没停车，反倒又踩了一脚油门，拉开车门就跳车跑。警车里警员急忙倒车，眼看那车晃悠悠就冲上来了。这时候于队长一边喊着抓嫌疑人，一边快步奔向货车，飞奔着纵身一跃，扒上了车，还未坐定就一手摁刹车，一手拉手刹。车轮在路面上擦出黑迹，发着尖厉的声音慢慢停下了。

司机跳下车后滚了两滚，好不容易爬起来，离追兵已经只有几步远，没跑几步就被人一绊，跌了个狗吃屎，紧跟着就被几个扑上来的人压得死死的，立马被铐起来搜身……拘捕枪案嫌疑人最危险的就是对方持有武器，还好这个司机全身上下只搜出来烟和火机。

一脸蠢相的司机门牙给磕豁了，口齿不清地哭诉着。可见警车就跑，铁定没什么好事，刹停车的于海大队长叫开厢检查，后车厢门一开，哦哟，一股浓重的腥味传来，把开厢的警员给看傻了。

“怎么了？”于大队长问。

“队长，您来看，这……”警员像是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结巴了。

县大队抓捕众警奔上前来，一眼看过去都傻眼了，成袋成袋的兔子、成串成串的野鸡，还有几块大块肉像是野猪，有的还新鲜，有的已经开始腐烂，整个车厢里都是烂肉腐味，呛得人下意识地捂住口鼻。

“你这是非法贩售野生动物知道不？”

“我没贩售，我刚收的。”

“哪儿收的？”

“乡下。”

“前天是不是也在我们县收野生动物？”

“没有，没有，我去垣水拉货了，昨天晚上刚来。”

“哦，没有啊，带走……”

于大队长不动声色地问出了案发时间这辆车确实在垣水县，连车带人一同押回了县大队。货被迅速卸下，这些野生动物不是目标，鉴证警员在车厢里寻找着泥土、漆迹、轮胎印子等，一切可能与作案车辆相关的痕迹。

十四时十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回了省刑侦总队，根据车厢里残留的泥土成分、车厢棱上剐蹭的轮胎微量胶质以及被捕嫌疑人马宝骏的交代，这货车确实在二十九日傍晚，从李庄外围拉走了一辆吉姆尼。这是位收钱办事的主，以为是偷了辆车，在交代中极力撇清和自己的关系……

“好!简直太好了!”

程总队长连呼几个“好”字，把沁山县发回的传电通报重重拍在桌上。

“捡着宝了啊。”

宋支队长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昨夜研判的信息，今天就证实了。他余兴未尽地道：“老贺这几个人真有意思啊，各怀绝技啊，车里套车倒不是很稀罕，可是光瞅一眼监控就能想到这儿，这就不简单了。”

“脸上只有笑，不带光了啊。”

程总队长笑着道，笑里带了点尴尬。

宋玉河瞬间明白了，出彩的都是外来人员，反倒把自己人比下去了，他思忖道：“老贺的路子一贯野，咱们支队办案还是太过中规中矩了，这个牵涉到两省数地，我们用惯常思维去一步一步来，确实跟不上……您也知道啊，哪可能谁都像邢猛志那小子一样，连夜在大山深处追出省啊，还偏偏就他们知道山地越野常用的这种车。”

巧合，再怎么说也有巧合的成分，程总队长转着话题问道：“现在线索又多了个郭向阳，该怎么开展侦破你心里有谱吗？”

“我正在想这个事，制枪的最大嫌疑人可能就在这拨人里面，最起码有人知情。卢教授被枪击，应该和云城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被查封有关。郭向阳这条线索，我想可能直接能关联到枪源，但这个人……不好追踪啊。”宋玉河道。

监狱释放，未归原籍，用什么身份，潜伏在什么地方，什么活动范围，警方对此一无所知，像这种熟悉山林的土炮最可能的隐藏方式是隐姓埋名远离都市，甚至钻进山里。所以大数据无从捕捉他的线索了。

最关键的是，由于案情敏感且重大，为防打草惊蛇，协查通报以及通缉令省队都斟酌未发。程总队长抚着下巴想了良久才犹豫道：“追这辆车，看有没发现……对这个司机马宝骏启用一下远程侦讯。现在云城方面很敏感，胡浩嗅到了风声到现在没回来，司令婕被刑事拘留，你说还能受谁指使枪击卢启明啊……先拣紧的来。”

“好，我马上安排。”宋玉河道，告辞匆匆出门。

现代科技已经大大提升了警务效率，所谓远程侦讯是同步审讯的视频传输，省、县两级警务部门可能同时沟通，对嫌疑人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行更详细和深入的问讯。传输的大屏就在信息中心，命令下达几分钟，线路就调试好了，一个呆滞、肥胖、脸上坑洼不平、满脸胡子拉碴

的嫌疑人出现在大屏上，审讯开始。

“……二十八号我是从武县走的，到柿河是晚上六点多，天还没黑。不过那车出来时已经快黑了……”

“怎么把车挪到厢式货车里的？”

“不用挪啊，我找个高点的土堆把车倒过去，那货自己就开进去了，我锁上车门走就行了。”

“直接回的云城？”

“嗯，走了四个多小时，出了垣水，过了武县，又过三门峡，还过了三门峡大桥……”

“停停，谁让你扯这么多呢？”

“你们不让讲仔细点吗？”

“好好……说你的目的地，在哪儿卸下的货？”

“二手车市场，老何家修车那地方。”

“具体点，门牌号？”

“没门牌号，就在臭水沟跟前，社区屁股后，门口长棵快死的大柳树，哎，等等，旁边还有个茅房，臭得很。另一边就是拆车的，那车堆得有两层楼那么高……”

“等等，说说这个人。”

“我不说了吗，就去的时候见过一回，回来他一路都没下车，就待在厢里，到地儿自己下的。我把车开进去，让他们卸了车，我收了钱就走啦……我说警察大哥，你们不能扣我的车啊，我车贷还没还完呢，我媳妇我爹我妈还有我爷我奶，可都指着我挣钱养活呢。我真是不知道他们是偷车犯事的，要不说啥我也不能拉他们不是……”

什么奇形怪状、歪瓜裂枣的嫌疑人都不稀罕，但像这种滔滔不绝交代，又分不清主次的嫌疑人还真不多见。审讯都来不及记他交代的那些细节，不得不叫停，可等记清了一看，恐怕大多数又都是废话。宋玉河

听着听着，招手叫席双虎到了门口，直接问道：“什么想法？”

“兵贵神速，这个修车厂应该查一下。”席双虎道。

“带人去一趟，走高铁，天黑之前排查一遍。如果有可疑的人先摁了。”宋玉河道。

“好，我带两组人去。”席双虎道，回头叫着乔蓉，两人告辞，匆匆下楼了，不一会儿又来两辆车，两组六人队挤在一辆车里，飞驶出总队大院了。

乔蓉负责分发武器，她锁好请领登记从武器地库踱上一层出楼门时，恰遇到了回来的武燕和邢猛志。

“明星呢？”邢猛志脱口就问。

乔蓉指指宿舍的方向道：“还睡着，他说腿疼，不会走路了。”

“也是，估计他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路。”邢猛志道。

“什么呀，他躺床上玩手机呢，一有人叫就哼哼。”乔蓉不屑道，那个家伙除了画画时候显得很认真，剩下的任何事都不上心。

武燕笑道：“就那德行，改不了了……有什么进展？”

“进展可大了，县大队把那货车司机摁住了，您猜怎么着？还就在沁山县，拉了一车兔子野鸡。检测已经证实了，就是拉走吉姆尼的货车。”乔蓉道。

“这个小火山是情场失意、职场牛逼了啊，这都被他撞上了。”邢猛志惊讶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他情场失意了？”武燕好奇问。

“看他来的那样子，炮打了似的蔫了吧唧的，错不了。”邢猛志笑道。

这三人的默契自不待言，乔蓉好奇地看看邢猛志问道：“今天收获不少？”

“不知道算不算大，都在这儿了。”武燕亮了亮手里的一张光盘，那是审讯记录的刻录备份，要统一交到案卷里，她随口问了句：“这个给谁啊？”

“是席队暂时负责，可人刚走。”乔蓉道。

“去哪儿了？”邢猛志好奇地问。

“是根据嫌疑人的交代临时定的……”乔蓉且走且道着，是要去摸摸那个修车场的点。乔蓉说着说着，她上楼回头时才发现那两人站定了，你看我，我看你，都用一路怪异的眼神。

“怎么了？”乔蓉愣了。

“我们在路上讨论的时候，打了个赌。”武燕笑道。

“赌什么？”乔蓉问。

“他说案情推进太快，运气太好，很可能接下来得一头栽泥坑里很久出不来。”武燕指着邢猛志，然后笑着问：“某些人好像猜错了啊？”

“那是你故意隐瞒昨晚丁灿的发现，扰乱了我的判断。”邢猛志道。

“即便你知道，还是猜错了。”武燕道。

“错不了，我坚持……你的乐观是错误的。”邢猛志道。

“很快就有结果啊，这里到云城一个多小时，天黑前就有结果。”乔蓉道，有点不悦地看着邢猛志道：“赌注是什么？算我一份。”

“你可想好，既然枪击个人设计这么繁复，怎么可能留下现成的证据让你抓到？机动车犯罪你不清楚吧？一辆车在修车场里会发生什么？用不了十分钟就能变成一堆零件……凶器就更不用想了，拆成零件都用不了一分钟，这可是个谋杀，要能找到实际证据，专案组今天都可以解散了。”邢猛志不冷不热说着这些话，气得乔蓉脸色煞白。武燕赶紧上前揽住小姑娘道：“甭听他胡扯，他一贯唱反调。”

“武姐，你跟他赌什么？”乔蓉愤愤问。

“赌一个月外勤补助。”武燕道。

“算我一份，加注。”乔蓉像是受刺激了，不服气地看着邢猛志。

“好，到时候愿赌服输啊，能找到任何证据，找到任何关联的嫌疑人，都算我输。这个线索发现得已经迟了，如果早一天说不定还有机会，但现在嘛……应该什么都没有了。”邢猛志道。

他说完，很奸猾地笑笑，转身走了，是去宿舍楼的方向，估计是去找任明星去了。乔蓉在原地愣了很久，武燕拉她上楼的时候才醒过神来，两人一起去看远程侦讯的内容，那个草包嫌疑人依然在重复讯问内容，武燕交了监狱侦讯的结果，心神不宁的宋支队长都没来得及问句详情。

当警察久了，可能对于不确定的案情都会有某种预感，连乔蓉也有点惴惴不安，没有到天黑席双虎的消息就传来了，马宝骏交代的“老何”修理厂已经拆除了，拆除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传回来的图片拍到的现场只剩一片瓦砾堆。

还真像马宝骏交代的，一边是公厕，一边是废车坟场，都在，可就连修理厂都已经被拆除了……

因势趁利

除了水落石出的一刻，所有寻找真相的侦破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嫌疑、选择、猜想和发掘中纠结，兴奋和喜悦只是刹那，更多的与之相反的负面情绪总在纠缠着你。

随着沁山县枪击案陷入僵局，宋玉河支队长也跟着消沉和焦虑了，本以为缉枪的头一枪打响了，可惜只是擦出了一溜火，成了哑炮。

对马宝骏的审讯没有进展，嫌疑人郭向阳去向成谜，除了最后的监狱释放，此人根本就不在居民档案里，其原籍沁山县郭南村据辖区派出所反映，早在数年前已经是废弃村落，人口早迁出来了。而根据马宝骏行车的路线追踪到的修理厂也在一天前拆迁，那个神奇的拆车市场根本没有营业登记。于是整个线索从终点又回到起点，成了一个死循环。

“哎哟喂，我这头大的啊。”程总队长一捏太阳穴，合上了手机，正在看的是马宝骏审讯记录，这个表面其蠢无比的司机从头蠢到尾，就那么几句来回话，现在都分不清谁蠢了，县大队卸了一车的死兔子山猪肉

都没法儿处理呢，大院都臭了。

“马宝骏有几次前科，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还有过危险驾驶，不好审啊，如果他不知道郭向阳杀人的事，肯定讲不出什么来。可要知道郭向阳的事，恐怕也不敢说，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宋玉河道。

“没有实锤证据，没人会轻易认罪，还是迟了一步啊，这些家伙倒利索，直接把厂房都拆了。”程总队长懊丧地道。

“现在又和以前一样僵住了，胡浩未归，他这个小情妇被刑拘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一查，云城警方又缴获几支枪支，身上沾事的恐怕都惊飞了。”宋玉河道。

“得想想辙啊……出来了，哎哟，把这家伙春风得意的。”程总队长说着，嗒声开门下车了，宋玉河也赶紧下来，两人身处市局大院，贺炯正从市局大楼里出来，看到了两人，笑容一脸变成蹙眉瞪眼了，他作势要走，被程长峰和宋玉河不客气地一左一右挟着塞车里了。

“别摆谱啊，高局建议把你挂督导组，还在领导组上头呢。”宋玉河不客气道。程长峰笑着道：“开车，欢迎贺督导到总队指导工作。”

“嘿，程总队长，你们不能吃不着猪肉就把屠户给拴住啊，我好心好意给你们人，你们倒好，连我也被拖下水啦？”贺炯难堪地道，文件已经下来了，应刑侦总队的要求，他这个禁毒支队长，被挂到缉枪专案组的督导组里。

“老贺，你别装成不？这事还只有你能办喽，晋阳建市以来的第一大案出自你手，众望所归啊对不对，本来挂顾问组里，高局一钦点，嘿，成我们的顶头上司了。”宋玉河笑道。贺炯还要反驳，程长峰从副驾上回头道：“老贺你别扭捏，救场如救火，毕竟是枪案，毕竟是人命关天，你不就想要几个名额吗？没说的，我从总队匀给你们禁毒上几个。”

贺炯一愣，然后眉开眼笑了，一拍大腿道：“看看，还是总队长了解我，没好处谁能好好干活儿啊？说好了，成不成都四个转正名额啊。”

“嗯？!不是两个吗？”宋玉河一愣，这是转合同制辅警的名额，各队都紧缺。

“我出主意是两个，我人都出了，还不得涨涨价码？”贺炯一副奸商

派头，不让步了。

“好好，这些都好说，只要案子办了，都不是问题。贺支啊，今天我们请你就一个意思，给点拨点拨，可能这些年治安形势越来越好，全市已经没有太大的案子，或多或少要比你们禁毒上安逸了点，真要遇上这种跨区域、高智商的犯罪，就捉襟见肘了……你看这个案子啊，从你们藏锋行动之后开始，已经追踪有数月，但案情总是时断时续，每到关键时候不是断了就是被人掐，这趟更绝，与作案车辆关联的一个修理厂，嘿，被他们直接给拆除了，只隔了不到二十四小时啊，我们去了都成一堆砖瓦块了。”程长峰郁闷地道，千言万语汇总成一句话：万事开头难。可这案子似乎邪了，让刑侦上被动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个开头，立马就结束，又从头开始。

“啊，我昨晚了解了下，这事啊，不能急，越急越毛躁，一上火自己先乱了阵脚，还怎么去办案……这样吧，今天工作我来主持，我把我的经验全给你们，至于效果呢，就看运气了。”贺炯道。

“成，我正要取取经呢。”程总队长道。

“没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宋玉河道。

“第一个问题，所有参案人员的家庭情况、个人情况你都了解吗？”贺炯问。

宋玉河猝不及防，啊了声，这都是政委和办公室要负责的内容，他纳闷问道：“这……和案情有关吗？”

“自己的人都摸不清，怎么挑合适的人去对付嫌疑人？第二个问题：内勤补助、外勤补助、加班补助，是怎么计算的？每个人有多少？都及时、足额发放了吗？”贺炯又问。

这话程总队长也听出点感觉来了，回头瞪着宋玉河，宋玉河尴尬无语，恐怕支队长没关心过这种小事。

“第三个问题，每个人婚姻、父母、兄弟姐妹、恋爱情况、个人情绪波动，你注意过吗？”贺炯又问。

宋玉河一拍脑门，在总队长面前无比尴尬地道：“好吧，我错了，这课我回头补上，老贺你就别让我难堪了。”

“你如果这样想，就错上加错了，如果你端着领导的架子，如果有警员把你当成高高在上的领导，那很多事办不成，警察的信仰是一码事，但是具体的实践中，针对谁，怎么做，又是一码事。关起门来说句不好听的话，每个人都有私心，集体的工作哪怕有一点是被私心所驱，那就可能消极，有可能怠工，有可能影响到大局……所以，我不是给你难堪，而是给你一把利器，上下同心，其利断金。”贺炯正色道。

程长峰和宋玉河一副受教的表情，两人暗暗应了声，总队长恍然道：“怨不得你比我们强啊，好，我们今天就啥也不做，补上这一课。”

“发补助了，发补助了，去会计那儿领去啊。”

“陈，发加班补助了。”

“席队，把你们组的外勤补助领一下。”

通信员在支队大院里嚷了一圈，技侦上看监控熬得红眼的，信息研判上累得眯眼的，还有一无所获从云城归来愁得不展眉眼的，被陆续叫到了会计室领补助，都有点奇怪，一般是隔几个月才发一回，这次似乎有点早了，不过再怎么说也是件开心的事，一个个数着并不厚的钱喜滋滋地揣进怀里。

“叭……”一声爆响!

乔蓉职业性地耳朵一竖，吓了一跳。

“叭……”又是一声爆响!

乔蓉分辨清了，不是枪声。

不过在支队可头回听到这种声音，她噔噔噔下楼奔向院子里，又响一声时，她循着声音来源走到了楼后，一下子无语了，邢猛志和任明星正持着弹弓练，丁灿在射击中途加了个电子测速仪，正报着数据：

“初速一百零八，猛子你水平见涨啊。”

“我在集训队待了几个月，不涨都说不过去啊。明星，你退步太明显啊，这么大的易拉罐都打不准了？”邢猛志笑道。

任明星瞄着道：“我这双是看艺术的眼睛，瞄准是差了点啊。”

“嗖……”开弓，打中了，叭声一响，任明星乐了：“瞧瞧，没多难嘛。”

一回头，恰看到了乔蓉，任明星扬着弹弓邀着，乔蓉上得前来，瞅着练场有点惊讶，隔着十几米开外，挂着一个踩瘪的易拉罐，罐底那么大的目标，相当于二十米手枪速射，而邢猛志一弹一弹射出，都准确地击中，甚至罐体在飘动中，都被打得飞起来了。

“试试呗。”任明星把弹弓递给乔蓉了。

“玩不来，你别蒙我，把握不了要领的，不是抽手背就是打手指。”乔蓉道。

“哟，看来你懂啊。”丁灿惊讶地道。

说着玩不来，乔蓉却接住了弹弓，丁灿话音方落，她已经张弓拉皮射出去一颗，那一颗和邢猛志的几乎同时而至，叭叭两声，几乎同时发出。邢猛志惊讶回看，笑了，向她竖了竖大拇指，乔蓉却是谦虚地递给任明星道：“我用小锥度，不太适合我，有兴趣开枪吗？或许我可以向支队申请一下。”

“行啊，太好了。”任明星眼睛亮了。

“那个可真玩不来，不喂几年子弹水平提高不了，我打得有几麻袋钢珠了才到这水平。”邢猛志道。

“很了不起了，十五米外，这个比手枪精准度高，大部分开枪的警员，都掌控不了手枪的后坐力。”乔蓉道。

任明星好奇问道：“那你怎么样？”

“其实我是弹道检验专业，只不过枪案越来越少，转行武器专管和维护了，正经八百实战，能有几回啊，枪用得越来越少了。”乔蓉道。

“好吧，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是玩弹弓吧。”任明星道，直觉枪那个神秘领域离自己还是太遥远了，只能想想。

几人说着，说说笑笑的警员们从后楼下来了，一问是发补助，再一问乔蓉有点纳闷，案子这么紧，不知道支队长哪根筋差了，要大家休整

一下，放假半天回家看看，特别针对技侦和信息研判上熬了一段时间的警员，命令回家睡一觉。

说这话的时候，邢猛志呵呵傻笑了，乔蓉好奇问道：“怎么了？”

“没怎么，这是贺支队长的风格，这个案子长期僵着，估计你们总队长和支队长把这尊神请出来了，要不我们来不了这儿。”邢猛志道。

“不是吧，我们发补助休息，和你们支队长有什么关系？”乔蓉不信了。

“太年轻，没法儿跟你说。嘿，昨天赌输了，补助交出来。以贺支的风格，肯定先要收买一遍人心，然后再往死里用人。今天肯定没事，请客。”邢猛志玩着弹弓，将上乔蓉了。

乔蓉难堪地掏着钱，有点心疼，任明星愤愤道：“你咋不先问我呢？你咋敢和他打赌呢？我自打认识他，还没赢过呢？”

“算了，我认栽。”乔蓉递着钱。任明星推拒道：“不能给，能赖就赖，你这么老实怎么当警察的？”

“我……”乔蓉在这几位辅警面前讷言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样吧，不服气再赌一把，我先说赌注……贺支很快就会出现在总队大院，会见参案人员，在见到你时，一定会夸两句，比如说，这小姑娘真俊啊；或者说：有对象了没？这么俊可不能随便找啊，一定得找个警察老公……猜对两个点，算我赢。如果猜错，贺支没来，或者看到你忽略而过，算我输。”邢猛志道。

这个赌有点莫名其妙，乔蓉不解地看任明星，任明星愣了下，总不能这也猜得到吧，两人交换一下眼神，任明星道：“赌就赌，我还不信了，集训两天你成精了。”

“我和乔蓉赌，你掺和什么？”邢猛志道。

“我们俩和你一起赌，输了我俩一起请客。”任明星拍着胸脯道。

“好吧，乔蓉你的意思呢？”邢猛志笑着问。

“赌就赌，我也不信了。”乔蓉不服气地道。

一边有人拍手了，丁灿公正严肃地道：“鄙人裁判，买定离手，从现在开始到中午离队为限，输了的不许赖账啊。老规矩，饭店我来挑，一定保证赢者开心、输者肉疼。”

乔蓉看明白了，这是一对半损友，互怼不留情、拆台不客气那种，这不，又怼上了，任明星骂丁灿“光会坑兄弟”，丁灿指着邢猛志解释“都他坑你，我顶多助攻”。邢猛志说了，“我们帮你提高智商，被兄弟骗总比被别人骗强呗，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两人一哼一哈，倒把任明星结结实实给噎住了。

没多会儿就听到了集合的广播，收拾衣服的已经换上便装的，正给家里打着电话的，还有后院这几位拌嘴的，纷纷跑向集合的地方，让乔蓉眼直的是，到场的一位黑胖子凶脸，可不是贺支队长还能有谁？她心虚地往人后躲，这场合和平时的集合完全不同，列队被总队长一挥手给散了，笑呵呵地和队员们打招呼，警员还有点不习惯，宋支说了：“不是警务没那么多讲究了啊，今天放假，明早归队，有老婆孩子的暖暖炕头；没老婆孩子的，我也无能为力，自己想办法啊……笑什么笑？提前警告你们，别没出息凑一块喝酒啊。”

喝酒是刑警多数时候的唯一娱乐，话一出就有不少人讪笑了，总队长提醒道：“今天是路上贺支队长提醒了我一句，哎呀，我一问才知道，对队员们的生活关心还是太少了，一上案子是没日没夜干，几乎没个消停的时候，偶尔回趟家，带一身疲累一堆脏衣服，我这个总队长当得有愧于大家啊，枪案一上又是一场攻坚战，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歇下来……小伙子们，一句话，休息片刻，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看看，又来工作了……”贺炯直斥道，程总队长赶忙道歉，一介绍贺炯，众人纷纷鼓掌。老贺直接道：“废话不多说了，我负责督导总队长和支队长，案子破了，是在场每位警员的功劳，案子要黄了，我一定汇报组织上，向他们俩问责……哈哈……好好，大家准备下，抓紧时间回家，今天我们三人值班，明天都带着高高兴兴的表情来啊，好容易放这么一天，不高兴可不行……回去吧……哟，你们仨站住，别人是忙中偷闲，你们仨啊，又钻哪儿玩弹弓了？”

“这是我的吉祥物，爱不释手了。”邢猛志道，摩挲着木弓。

“那是，等等我跟你们说个事，其他回吧……哟？这姑娘是……”贺

炯看到要走的乔蓉了。正得意的乔蓉一怔，暗道坏事了，她要走，却被邢猛志促狭似的拽住衣服了，一拽气得乔蓉一回头，恰被贺炯瞅到真容了。贺炯笑呵呵道：“哎呀，这姑娘俊的……老宋这是？”

“参案的枪械专管，弹道检验专家，乔蓉。”宋玉河介绍道。

“噢，有对象了吗？没有的话我把禁毒上的小伙子介绍几个。”贺炯随口八卦了句。

邢猛志和丁灿噗声笑翻了，乔蓉面红耳赤，任明星苦着脸如丧考妣，这一趟算是结结实实输了，几乎是按邢猛志设计的套路说的。

“这……”总队长蒙了，不知道这小年轻出啥事了。宋玉河好奇问道：“怎么了？乔蓉？”

贺炯却是立马判断出是邢猛志在搞怪了，他指着道：“你俩兔崽子又没干好事？怎么了这是？”

邢猛志和丁灿笑得浑身哆嗦，任明星和乔蓉却是尴尬难堪。贺炯揪着任明星一追问，这缘由一说出来，老贺跟嘴里塞了个鸭蛋一样，愤然问道：“咦？我有这么肤浅吗？这都被你猜到了？”

“不觉得您肤浅啊，就觉得……输得冤哪。”任明星嘟囔道。

宋支队长和程总队长俱笑了，难得看到警员们还有这么促狭的一面，贺炯手下这几位尤盛，居然把领导算计到赌局里了。

怎么处理呢？就见贺炯一点都不窘，哈哈一笑，一揽邢猛志笑道：“就猜着点这个，我以为你多能呢？我还要说件大好事，你猜猜看？猜着了我请，猜不着你别坑人家姑娘了，你请客得了。”

“这……这过分了吧？让我怎么猜呀？”邢猛志一皱眉，难住了。

“我是支队长，是你领导，指望我讲民主公平啊？”贺炯板着脸道，霸道地把邢猛志给噎住了，一噎贺炯乐呵呵掏着口袋道：“自己看吧，过分的话可以马上提出来。”

几页红头文件，一看是《晋阳市公安局2×××年合同制辅警一期招聘公示》，这是警务改革一项大举措，将对招聘的辅警同工同酬同等

待遇，私下里早嘀咕很久了。任明星眼睛一亮，一把抢到手里了，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哈哈仰天大笑。丁灿又一把抢走了，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看到了邢猛志的名字，他有点小激动地递到邢猛志眼前。邢猛志还算淡定，笑了笑，朝支队长做了个鬼脸。

“说句很官面的话叫：组织不会忘记做出贡献的人。你们年限、资历确实不够格，破格是市局领导亲自签的，说白了，我就喜欢收买人心，把所有摇摆不定的人心都收买过来，和我们一起心向正义，惩奸除恶。”贺炯道，是故意给邢猛志说的，邢猛志眼睛贼贼地看看领导，笑了。

“去吧，年轻人聚年轻人的，省得我们在场你们尴尬，别喝多了啊。”贺炯挥手道。任明星早迫不及待地一把揪着邢猛志说：“领导说了客你请啊，我是一毛钱不掏，乔蓉的赌债免了，这茬儿不许提了啊，谁提我跟谁急。”

几个挤搡着，互怼着，兴冲冲地走了，宋玉河注意到一个细节，席双虎、乔蓉也凑到这个队伍里了，两个警种融合得很快。

贺炯还在解释着：“程总队、宋支，队伍就得这样磨合，一顿大酒下来就称兄道弟，那感情有了，办案才能有默契。”

“老贺，你可把值班的也都放假了。”宋玉河提醒道。

一提醒贺炯“哎哟”了声不好意思道：“把这茬儿忘了，把咱们的政委都请来替警员们值一天班，算上我们人手够了，都几个月了查不着线索，在乎这一天？脑袋里的弦绷太紧了，好办法它蹦不出来啊，咱们下班也来两口啊，我把华师父喊上。”

说着，贺炯径直去空无一人的专案组了，宋玉河看看程总队长，程长峰也是一脸哭笑不得，请的这尊神倒一点不客气，不把自己当外人啊……

武燕是晚八点到场的，去了趟医院没回专案组就得到了放假的消息，下午在家里收到了邀请，临出门又有事，载着华师父去和他的几个大小徒弟聚会，等到邢猛志一行聚餐的点时，酒已过三巡，邢猛志、任明星几个面红耳赤舌头大的丑态百出了。

“来晚了，罚酒。”

任明星、丁灿不客气地递上来了，两大杯啤酒武燕端着眼不眨地就灌进喉咙里了。任明星又要倒，乔蓉拽住了，丁灿说着：“喝酒打架是武姐的长项，今天倒下的肯定不是她。”

“知道不在一个层次上，还跟我叫板？你可想好了，明星，你敬完了轮我敬你可不许说不行啊。”武燕提醒道。

任明星一下子萎了，端着酒话锋一转道：“我自己喝不成啊？别欺负我啊，找他。”

手一指，正夹菜吃着的邢猛志笑了：“我们量级差不多，拼起来是互相伤害，那可不成，要放倒也得先紧着外来户啊。”

目标一转，直指席双虎和乔蓉，乔蓉不客气了，质问道：“猛哥，咱们可是一条战壕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没假的!谁是外来户啊？”

“罚酒，罚酒，怎么说话呢？”席双虎不客气地把酒递过来了。

这句话犯了众怒了，众人齐齐指责，邢猛志无奈之下，吹了一瓶。

方坐定乔蓉就把丁灿拽过一边，和武燕坐到了一起，亲亲热热唤姐，关切地问了句，武燕很惋惜地道：“还没醒，我去了趟重症监护室，说起来卢启明可是个好人啊，还有一年多就快退休了……唉，凡是好人没好报的事啊，总能让咱们警察碰着，还总让咱们生一肚子气……不说这些了，对了，怎么莫名其妙放假了？”

“案情纠结住了，我们这一组熬得太久了，估计干耗着也没啥结果。”席双虎道。

说到这茬儿邢猛志想起来，出声道：“哎，对了，武姐你昨天输的那……”

“不算了，今天是支队长命令你请客。”乔蓉和任明星几乎异口同声斥道。两人同气连枝的样子看得武燕一愣，扑哧笑了，乐道：“哦，猛子你干啥了？被大家孤立了？”

“好事。”丁灿掏出那份文件，递给了武燕。武燕一看之下长舒了一

口气，一抿嘴，微笑看着邢猛志，怪怪地问道：“以你的阴暗思维脑袋，一定会认为这是别有用心，收买人心对吗？”

“杀人得诛心，用人自然得收买人心，没啥不对啊，而且这是我们应该得的。”邢猛志道，没人敬他倒自己斟了杯酒，席双虎和乔蓉觉得这话有点转了，可奇怪的是在别人脸上却看不到了鄙视，连任明星也端起杯和邢猛志碰着道：“对，我们该得的，还不客气呢……都有点少了，给咱们转个正式民警都不过分嘛。”

说着往嘴里灌，乔蓉一拽，不悦道：“别喝了，舌头都大了。”

“嗯，我不听支队长的，我听你的。”任明星正色道。

众人噗噗一笑，气得乔蓉怒拳直砸任明星。任明星呵呵傻笑着赔着好话，不过赔的结果是把乔蓉听得脸红耳赤不理他了。

“别闹了，心里有事喝酒也不畅快了，难得咱们认识，认识就是缘分，等案子完了咱们再来这么一场啊。来，双虎是吧，我得跟你喝一杯。”武燕敬着席双虎。这位临时队长有点闷，不过比几个辅警有型多了，喝了杯心事重重地放下了，那表情落在任明星眼里，任明星直劝着：“别发愁，屁大点的案子，离我们办的那差远了。”

“不吹能憋死你啊，好办你把嫌疑人找出来啊？”乔蓉呛道。

“我负责画嫌疑人，要找嫌疑人，问他，还有他。”任明星点着丁灿和邢猛志。丁灿笑道：“我是键盘侠，基于大数据的犯罪线索我有办法，但像郭向阳这样和现代社会脱节的山地老炮，那我可真没办法。”

“猛子，连天平说郭南村找，什么意思啊？那村不是早都荒废了吗？”武燕想起这茬儿来了。

“他只可能给我挖坑，怎么可能告诉我真相。其实这种纠结不算纠结，火山那个线索扩散理论怎么讲来着？”邢猛志问。

问到丁灿的专业了，他筷子指点道：“类似数据关联扩散，比如一个嫌疑人，他有直接关联的人，第一层如果有五百人，五百人扩散相互有关联的人数，到第三层就可以达到二十五万人，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其实团伙里任何一个人，只要知道他接触和掌握的所

有信息，那这个团伙我们就可以窥到全貌。”邢猛志道。

“这我也知道啊，但他不告诉你啊，你是说马宝骏吧？县大队已经在审了。我们不也在等线索吗？”乔蓉道。

“审不下来。”邢猛志直接道。

“武断了吧？”席双虎道，不知道是否故意。

邢猛志似乎酒多了，话不掩饰了，直接指点着：“三十二岁，小学文化，文化层次越低，人的思想会越顽固，前科累累。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虽然都够不着刑事处罚，但你从他履历上看，从十几岁前科延续到三十几岁，又和云城涉黑人物胡浩有关联，那会是个什么人？肯定这看场子、收债、拼家伙什么事都经历过，被拆的厂房用的都是他的名注册的，这号人要不是死心塌地，而且彻头彻尾的自己人，郭向阳干那事，也不会派他去啊？”

“有道理。”武燕一吸凉气，脱口道。席双虎凛然思忖道：“对啊，应该加大审讯力度。”

“对个屁，你审得越狠，他会知道身上的事越重，收购野味算不上什么大罪？顶多非法经营，可要掺和进去命案，那能是一码事吗？搁谁也得咬死了不吭声啊……没看远程侦讯他在装疯卖傻？”邢猛志道。

乔蓉吃到嘴里的菜忘了咀嚼，回忆着，喃喃道：“是啊，看这家伙说话滔滔不绝像是脑残了，其实是给我们灌一堆废话。”

“对，滔滔不绝说话也是一种减压方式，但说十遍都说不漏的，那就不是减压方式，是反侦查的方式。”邢猛志道。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这货一直重复无关的细节，把审讯员都听烦了。而且长相很有欺骗性，你不提醒，我都觉得应该是个炮灰。”丁灿道。

“炮灰？!即便是也应该是已经脱离穷困层次的炮灰，属于吃偏门既得利益那一拨，名下可是有房有车，而且还经营这种贩卖野味的非法生意，这生意要是拳头不硬、路子不广，可不是谁都能吃得下去的。”邢猛志道。

“那怎么办？都知道他有重大嫌疑，审讯碰到硬茬儿只能耗，我们也只能等啊。”席双虎道。

“强扭的瓜不甜，强问的事不全，即便审下来，他也不会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而且，他未必知道郭向阳的去向。”邢猛志道。

乔蓉急切问：“你说来说去，到底想说什么？有办法你吭声啊，藏着掖着等下崽啊？”

“把人放了，换个方式来。”邢猛志笑着把办法说出来了。

“绝对不可能!”

席双虎、乔蓉包括武燕齐齐道。

“看，这就是正式警察和野路子辅警的差别，心里装着信任和职责没错，但这东西有时候会限制你的想象。”邢猛志道。乔蓉愕然道：“大哥，您那不是想象，是想犯错误啊。”

席双虎惊讶地觑着邢猛志，仿佛是初识，这辅警不是一般的敢想象，武燕却是意外地很严肃地问道：“详细点，你想怎么干？肯定得经过总队同意。”

“当然，一个人办不成，得咱们一起玩，这是咱们禁毒上常用的角色互换，不能白教他们……虽然不是外人，但是……”邢猛志吞吞吐吐，气得席双虎一拍桌子道：“你不就是不想掏饭钱吗？我掏了。”

“好，看你这么仗义的分上，这忙我帮了。”邢猛志也大气了，虽然众人鄙夷嫌弃一脸，可他酒意盎然的脸上眉飞色舞，两手比画着怎么玩，一干同事听得惊愕无比，然后面面相觑，每个人脸上都像画了个大大的问号，不用说也是三个字：可能吗？

似乎有可能的成分在里面，席双虎的请示打回了总队，正和华师父一起叙旧的几位支队长、总队长也听怔了，商议良久，然后可能性在慢慢加大。当晚零点左右，总队的命令直接到了沁山县大队，叫停了对马宝骏的审讯。

不但叫停，而且直接参与，有辆总队派出的车连夜驰向沁山县……

一出好戏

天蒙蒙亮的时候，自监舍的内部是看不到东方鱼肚白的，只能看到格子窗外黑色渐渐散去，铅灰色的天空越来越亮。看守所新的一天，就这么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哎哟哟，”马宝骏一个激灵自床的角落坐起，恶声怒骂着：“谁踢老子？”

话音方落他立时后悔了，满监舍的犯人都朝他看，胖的、瘦的、长相丑陋的，或者本来英俊但剃了光头也变丑的。他知道环境已经变换，紧张地坐起，蹲在马池边的犯人像是牢头模样的顺手扔了样东西，“啪啦”扔在背上了。

是拖鞋，那人呸了声，粗声粗气道：“这是文明监舍，说脏话违反监规，去，擦地。”

“哎……”马宝骏不敢犯犟，一块抹布扔到他面前，他赶紧蹲在地下，仔仔细细地擦地。一边噌噌擦地，一边肚子咕咕作响，饿的感觉上来了。昨晚昏头昏脑进来就累得睡了，擦地的时候才想起来打量了下这个监舍，十几平方米，十一个人，大通铺。

悔罪对于嫌疑人未必会有，可后悔却是每个人嫌疑人都有的，马宝骏一边擦地，一边后悔着不该贪俩小钱又在风头上到沁山收货；再往前还后悔不该贪那点大钱送郭三枪一趟，明知道那是个狠茬儿肯定干的是大事；再想想还后悔，钱有了车有了房有了，早该收手啊，何必还蹚这摊浑水啊？

就在这种后悔中擦完了地。刚认识了一圈牢里管事的，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似乎是玉米面熬的，闻着都有点甜。乖乖跟着其他犯人排队打饭的马宝骏舔着嘴唇，饿意更甚。可就在这个时候，牢门咣声一响，洞开了，管教在门口喊了声：“昨晚进来的，马宝骏，出来。”

有人踢了他一脚，他赶紧出去，蹲到门口，管教验明正身，带着他走，把马宝骏给郁闷的，饭都没吃一口，审讯又来了，可这时候他却听到了一个天籁般的声音：

“马宝骏，我县公安局同意对你取保候审，签字!”

监里、出监、签字……远程传输的像素很清晰，丁灿调着图像，回头看了几位领导一眼。两个支队长、一个总队长，还包括一位据说是三人师父的老人，都眼巴巴瞅着屏幕呢。

“这是个老炮啊，看他刚起床时多横。”程总队长道。

“也不蠢，多有眼色，牢头让干活儿，就老老实实干活儿。”宋玉河评价了句。

嫌疑人在警察面前，和在其他同类面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孔，坐在审讯椅上是无法看到他的另一面的，表面憨厚可能阴险奸诈，表面痛哭流涕的可能转身就龌龊不堪，而这一位貌似其蠢无比的，可能心里精明着呢。

“你们早先觉得他太蠢，现在又担心他过于精明，呵呵。”贺炯笑着评价了句。

程长峰心里猫抓痒痒似的，手脚都放得不自在，直接问道：“老贺，这成不？可别整出笑话来啊。”

“一成吧。”贺炯道。

“一成？!你这不是开玩笑吗？”宋玉河怒了。

“我的意思是，办不成的可能有一成，办成的把握九成。呵呵。”贺炯逗了他一句，把宋玉河气得翻了他两眼，愤愤道：“成不了我跟你没完。”

“所有的犯罪里，最狡诈的是毒贩，我们缉毒警可是跟他们演戏陪练出来的，个个都是演技派。你看看，我还在想怎么切入找线索呢，这小子倒替我想了。”贺炯道。

这有自吹自擂之嫌，刑侦上两位没理他。外面的又奔来几人，乔蓉、席双虎，连任明星也颠儿颠儿奔来了，几人昨晚根本没回家，就等着早上这一出呢，有领导在，没敢多问。

众目睽睽眼看着马宝骏出了看守所大门……

“车辆暂扣、非法收购的野生动物暂扣，这是暂扣单。按照规定，你

必须在两日内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报到，如果发现新的案情，要保证随传随到，听清楚了吗？”

“哎，听清楚了。”

一位刑警教育着马宝骏，马宝骏点头喏喏称是，反正要出去了，啥也敢答应啊。

“嗯，保你的人在那儿，可以走了。”刑警指指上前来的一位，浓眉、大眼、锅盖头，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容和刑警打着招呼。

不认识啊？马宝骏愣了下，傻眼了。刑警随口道：“注意事项我给他讲了。”

“哦，谢谢。”那男子自然是邢猛志了，他点头应着，看马宝骏发蒙地看他。

这时候邢猛志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脸一变，眼一瞪，笑容成了凶神恶煞，扬手啪地就给了马宝骏一耳光，然后揪着他领子踹着骂着：“让你别干这非法的事，你非干，要不是看在闹爷分上，我都不管你这个表哥。”

表哥？啊？马宝骏被扇得晕头转向，不过他听清了来路，赶紧求饶着：“表弟，谢谢啊，是哥不对，哥以后再也不干了。”

“走，上车，丢死个人了。”邢猛志拽着他，回头点头哈腰给那警察送了个笑脸。

一辆省城牌照的越野车，开车的是个女人，体形健壮，两人上车关门刹那，那车呜地发动，蹿上了路面。还未明情况的马宝骏方要开口，一包吃的递上来了，鸡腿、汉堡、一瓶可乐，饿极的马宝骏立马狼吞虎咽起来。前座的邢猛志和开车的武燕笑了笑，回头说着：“对不起啊，兄弟，直系亲属才能保释，我刚才不得不做个样子。”

“没事没事，哎，这位兄弟，您是？”马宝骏的兴奋已经掩盖了一切不满。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但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托我办这事。这不是巴巴从省城奔来了？”邢猛志道。

“省城？”马宝骏怔了下，不解道：“我不认识谁啊？”

“闹爷吭了个声，别说省城，就京城也能找着门路啊。”邢猛志无所谓道。

“哎呀，我明白了，是杜总。哎呀呀，杜总够意思，他是闹爷的把兄弟。”马宝骏道，一下子想通了其中的关系，捎带着对邢猛志也尊敬起来了。

此时的邢猛志一反平时作态，跷着二郎腿，抽着高档烟，还把烟叼在嘴上来回移动，给马宝骏撒烟都是抽出一支直接往后扔。眼神更牛逼了，是斜斜地在看人，绝对能让马宝骏想起监舍里那一干恶相犯人。

“别拘束，这是波姐，自己人。”邢猛志诌道，马宝骏亲亲热热喊了声“波姐”，趁这工夫，邢猛志随口说道，“其实咱们以前打过交道，以前送货那小子就是波姐招待的，就那个瘦了吧唧、门牙磕了一半的。”

“那是二米，有些日子没见了。”马宝骏道。

“哎哟，我们这些兄弟也被整得七零八落了。马哥，丑话先说前头，我受闹爷之托问你几句话，不中听别怨着弟弟我啊。”邢猛志严肃道，搬出来一尊根本没见过的大神。

当然，马宝骏肯定见过，但像他这样的喽啰层次肯定和闹爷搭不上话。

果不其然，马宝骏连吃都停住了，紧张道：“没事，您问吧。”

“第一件事，里面审你什么了？你怎么说的？”邢猛志郑重问，回头眉毛挑着，慎重无比的样子。

马宝骏赶紧道：“收了点山货被他们逮着了，然后问我大前天拉了辆越野车去垣水，然后……还问郭三枪了。”

邢猛志沉思着，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了：“他们怎么可能知道车里套车这招啊？”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把我给逮住了。”马宝骏赶紧自证着清白。

“那你怎么说的？”邢猛志厉声问。

“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说了拉了辆车，认识郭三枪，其他啥也不知道。唉，我确实不知道啊。”马宝骏道。

“幸亏你不知道，坏了闹爷的大事，神都救不了你啊。”邢猛志长舒一口气，像是万幸一般坐正了。

此时马宝骏也像劫后余生一样舒了口气，似乎前座的人莫名地让他紧张，对，那眼神，有点像郭三枪那种盯人的眼神，看你一眼都会让你觉得发怵。

车疾驰着，直驶上了高速，进收费站时武燕注意了后座一眼，马宝骏有点紧张、局促，眼睛瞟向端坐的邢猛志时似乎还有点畏缩。她心里暗笑，这戏开场实在是太惊艳了，邢猛志这“道上兄弟”的身份恐怕在马宝骏眼里心里已经坐实了……

嗞嗞的电流声音，断续的对话……隐藏在车里的摄像头，回传着武燕、邢猛志接送马宝骏的实况。从看守所到高速口短短的一段路程，已经把家里看傻了。

程总队长手里夹着烟，举着放在离嘴两厘米的地方忘记抽了。冒出来的“二米”是个从未出现过的绰号，还有“杜总”肯定是涉案的直接嫌疑人。看来之前审讯时此人的蠢和傻全是装出来的。

席双虎和乔蓉相视惊愕，倒不是震惊冒出来的线索，而是惊讶于一下子改头换面彻底的邢猛志。那活脱脱是一个道上的狠茬儿，江湖浑球儿的形象淋漓尽致。那冷冷的皮笑肉不笑，那睥睨觑人的眼神，还有直刺人心的厉声恶语，用得是恰到好处，估计马宝骏打破头也想不到是警察在接他。

“这中间有反差。我们知道部分结果，也就是案发；马宝骏知道部分过程，作案过程。我们不知道幕后人是谁，他肯定也不知道，落网了肯定是万念俱灰，一下子又被捞出来，过激的心理反差，得把他自己的心理防线冲溃啊。”贺炯思忖道，昨晚邢猛志的提议，现在才咂摸出味道来了。

席双虎出声道：“对，办事的不出面，出面的不沾事，典型的涉黑风格。规则对他们没有约束，可他们相信潜规则，捞他的人肯定是个大佬，‘捞人’肯定得托个无关的人。”

说着他兴奋了，其中的蹊跷他这会儿才明白，邢猛志怎么可能由表及里，针对性地想出了这种奇葩侦查方式？

“对。”贺炯赞了个，解释道：“这种炮灰，只管拿钱，不管是谁指使；现在指使的人捞他出来，这可是天大的恩惠，他也不敢怀疑啊。你们看现在这样多老实，问啥说啥。”

众人齐齐看屏幕，邢猛志正伸手给后面的马宝骏打着火机点烟，马宝骏紧张地拱着两手，很谦卑地抽了口，连声道谢。邢猛志大咧咧道：“你看你，别紧张，我又不是警察你紧张什么？不是跟你吹，咱哥们儿在省公安上有关系，你这点事不叫事，放宽心。”

听到此处，观看的一行人哧地一笑，连难得见笑脸的程总队长也不禁莞尔，这算是把嫌疑人唬得晕头转向了。他估计今天的收获恐怕要出乎意料……

行驶的车里，气氛可没有家里这么轻松，但也不至于沉闷。武燕一路憋着笑，生怕自己露馅儿。邢猛志可是没闲着，先跟马宝骏聊道上的逸事，比如早些年盗墓被枪毙的王百万、刘千万，比如曾经横行一时、威名赫赫的狼帮老大，再比如从晋阳到云城这些年有头有脸的人物，两人倒是谈话契合得很，居然有很多共同语言。

行驶几十公里，邢猛志一拍脑袋，话锋转了，想起件事来说着：“……对了，马哥有啥交代的没有？”

“啊？交代啥？”马宝骏吓了一跳。

“是这样，短时间别回去，闹爷不也在外面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情，三枪和闹爷那可是大狱里的朋友，过命的交情。你掺和的这事呢，闹爷没法儿不管不是……”邢猛志认真编着，有点词穷。

不过表达的意思已经把马宝骏吓住了，两人是狱友，那郭三枪这回说不定就是替闹爷办的事，肯定还不是小事，这可是应了那句话“摊上大事了”。他脸上的肌肉抽着，不自然地道：“我……我倒是听杜总说过，我……”

“知道就好，所以安排你在省城待段时间。放心，别说咱们以前有生意，就没生意，也有情义嘛，到省城波姐全程安排你。波姐有个洗浴中

心，还有个会所……呵呵，就那种，妞、美酒管够……这个，拿着。”邢猛志说着，从前座置物箱里拿出了厚厚的一摞钱。

武燕终于说话了，直道：“马兄弟放心吧，我们的人落难的时候在云城住的那也是云天苑，闹爷可没亏待我们。”

“哦，那是司姐的生意，这个……这个……真不行。”马宝骏应了声，赶紧推拒钱，不好意思道：“你们捞我肯定费了不少钱，咋还能让你们破费？”

“去去，装好……是兄弟就别谈钱，没准我们以后还得一起跟着闹爷赚钱呢，装好。”邢猛志强给了。

马宝骏钱揣兜里，心里千恩万谢，感激如江水滔滔不绝，这时候邢猛志咳了声，暗号。武燕顺口接上去了：“哎，对了，马兄弟，你那车暂时可要不回来，我说你也不小心，好歹把车洗洗啊，人警察一查，那里面磕下碰下，一准得留把柄啊。”

“哎哟，谁可能想到啊，雷子来得也太快了。我指着收完这趟货就跑个远门，仨俩月不着家，风头也就错过去了，谁知道隔了一天他们就来了。”马宝骏郁闷地道。

“那……车没其他事吧？除了拉三枪的小越野？这车在雷子手里，那得扣段时间的啊？”武燕故意道。

“啊？!”惊得马宝骏吱了声，屁股坐不稳了。

邢猛志紧张回头问道：“哥，还有啥事？你可别把我们装进去啊，这可是从省公安里找的自己人，连累人家以后可不好办事了。”

“我……我送过两趟狗粮，应该没事吧？”马宝骏犹豫道。

狗粮？邢猛志觉得口袋里的手机嗡嗡在响，他掏出瞥了眼，是乔蓉的短信：弹药!

“哦……”邢猛志明白了，这是特殊行业的特殊黑话，他佯装思忖片刻道：“波姐，看来得想想办法，赶紧把车弄出来，省得夜长梦多。”

“好，咱们安顿好马兄弟就办。马兄弟你歇会儿，还得走两三个小时

呢。对了，别用手机，别联系熟人，你的手机号肯定被雷子盯着。从现在开始，所有熟悉包括认识的人，都暂时切断联系啊。万一其他有事牵扯上你，也麻烦不是？”武燕谆谆关切地道。

千言万语唯余点点头“哎哎”应是，马宝骏对于这两位救星，已经是言听计从了……

“查这个杜总是何方人士，还有这个绰号‘二米’、往省城贩过枪的是谁。看来马宝骏这辆货厢车干的不止一件事啊，居然送过狗狼。”程总队长心情大好，命令道。

信息研判中心旋即响起了一片击键声，姓氏、绰号以及回溯货厢车的行驶轨迹，实时排上电子任务栏了。

“什么是狗粮？”任明星小声问兴奋的乔蓉。乔蓉解释道：“就是弹药，狗和英文枪‘GUN’的发音类似，所以贩枪的一般把弹药统称狗粮，可能是气动武器的铅弹，也可能是慢燃火药。”

“哦，怪不得气枪叫气狗。”任明星道。

“你才明白啊，除了气狗、火狗、炸雷(土炸弹)这些称呼之外，狗粮是弹药，狗宝是枪栓，单眼是瞄准镜，鬼眼是夜视仪，还有最贵的枪管叫管子，枪托叫燕尾……应该早点给猛子扫扫盲，差点露馅儿。”看电脑的丁灿笑着道。

席双虎接着道：“没想到能直入主题啊，这可稀罕了，查枪查到了枪击案，查枪击案又查回到枪案上。”

“并案是正确的，一窝啊。”乔蓉道。

“还是禁毒上的兄弟们厉害啊，这法子我们是想不出来的。哎，对了明星，禁毒上化装侦查都这么厉害？我看武姐也挺入戏的，你看你看，她要打扮下，绝对是个加强版太妹啊。”席双虎道。

“不打扮也是啊。”任明星道。丁灿仔细瞅瞅，乐了，武燕连夜染的一圈蓝发，脸上抹得老白，衣服胸前开衩到了最低点，这样倒是和邢猛志挺搭配。他刚想到这儿，任明星就说出来了：“哟，没发现武姐也能性感起来啊，这俩搭配多像一对雌雄大盗啊。”

席双虎龇牙，没敢笑出来，乔蓉剜了他一眼。任明星呵呵笑着，脑袋被人啪唧扇了一巴掌，他回头一看是贺炯，贺炯佯怒道：“你居然敢在燕子背后说她坏话，等着她回来收拾你啊。”

“呵呵，我说的是实话，你看他们……哎呀，好辣眼睛……”任明星说着，车停了，邢猛志坐到了驾驶的位置，武燕从后备厢提了个袋子坐到副驾上，一拉开袋子，开始噌噌噌装武器，那手里拿着枪、嘴里咬着子弹，嚓嚓往里压弹的样子，别提多彪悍了。

“这是B计划，就看马宝骏识不识货了。”

乔蓉笑道，浩如海沙的过滤人群里好容易抓到这么个涉案的，含金量多高得试试了……

“波姐，您拿这干吗？”马宝骏紧张地凑上来问。

在他眼中，波姐这娘儿们可是真野，那玩枪的手法太专业了，小口径步枪，就在逼仄的空间里居然装得行云流水。

“好不容易出来趟，不玩几把多没意思。一会儿下高速，有段偏僻路，我们常来，打点野味回去祭祭五脏庙呗……嘿，宝贝，想玩吗？姐教你。”武燕道，枪戳戳邢猛志的肩膀。

“宝贝？故意调戏我呢。”邢猛志暗道，侧头嫣然一笑反问：“你指哪杆枪？马哥在呢，不太好吧？”

噗哈哈……马宝骏没憋住先笑了，武燕面红耳赤狠狠道：“别光嘴上说啊，今晚试试？”

“试试就试试……收好，过收费站了。”邢猛志提醒道。

武燕怀一抱，枪尾戳向脚前部，枪管在胸口一捂，自动消失了，邢猛志看了眼故作惊讶喊了声：“哎哟我去，看不出来你这胸还真能藏!马哥你这在的不是时候啊。”

“滚!”武燕调戏不成被反调戏，面红耳赤唾了句。

车驶出了收费站，一路洒着邢猛志和马宝骏放浪的大笑声……

戏中有戏

车驶在山路上。这一带属晋中地区大王山，水泥路长久失修，再往后就都是绵延的土路。一看“兄弟”开车的架势就是常来山里的，车走得不急不缓，没有标志的岔路照样走得顺顺当当，没半点犹豫。按照“波姐”刚刚的说法，穿过这座山走条小路，直接就是通向晋阳的高速路口。

“兄弟，常进山啊？”马宝骏随口问。

“可不，闲着也是闲着，我和我姐们儿都好这口。”邢猛志说着，又示意持枪的武燕，提醒道：“注意观察，‘上午十点好打鸡’，这会儿正是野鸡出来找食的工夫，过了中午就没货了……哎，马哥，你应该是行家啊？”

“那可不，从小就打，要说玩，还是沁山那边玩得好，直接下套、下药、下电机。我收山货的时候，遇到有家扯着电线打兔子，一冬天能挣两三万。”马宝骏道。

“那多没技术含量，还是枪玩得过瘾。”武燕道。

“太危险啊，波姐，您这可是火药动力的，逮着就得判几年。”马宝骏道。

哟嗬，这么熟悉法律，武燕暗笑道：“没事，都说了省公安里有人……其实这算什么？我认识的好些个老板家里都存着好货呢。”

“那倒是，有人玩就有市场，堵不住。那些个禁枪啥玩意儿的，吓唬吓唬老百姓还成。”马宝骏道，像是发泄着愤懑。

邢猛志听着，眼睛的余光扫着，突然间嘴里“嘘嘘”轻发着口哨。

武燕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前方地塄头上，几只觅食的野鸡正扬头看，她腾声起身，从天窗伸出了枪管，“砰”一枪，一群色彩斑斓的野鸡扑棱棱飞起来了。

空了，没打中。武燕急速抬枪口，“砰……”又是一枪，半空飞起的野鸡毛飘飘扬扬飞了一大片。

“神枪。”马宝骏看傻眼了，赞字出口，两枪全空，把他看得牙疼，补充了句，“哎哟，可惜了，就差一点点。”

“已经不错了，能擦着鸡毛了。”邢猛志笑道。

武燕佯怒道：“你行你不来啊？”

“我属于毛都擦不着的。”邢猛志笑道，回头和马宝骏使着鬼脸。马宝骏赶紧附合道：“这个很难打，得准确敲中脑袋才成，只要没有一枪毙命，基本捡不回来，这火药枪精准度还是差了点。”

“对了，有行家在嘛，来来来……”邢猛志做了个恍然大悟的表情，拍门下车，马宝骏糊里糊涂跟下来了，只见邢猛志一开车后厢，他往早已备好的塑料箱子里一扔，把竖在尾厢的一个包拖出来，哗啦啦的金属碰撞声音，一根黑黝黝的管子露出来了。

“哟，还有家伙？”马宝骏一滞。

“噢，小气狗，你应该不陌生吧？惊讶什么？”邢猛志故意问，前座的武燕伸着脑袋道：“那玩意儿打气太麻烦。不好使。”

“这个，哎哟我去……我说波姐，这，这……你们就车里带着家伙，去看守所接的我？”马宝骏细思极恐了，这一对也太胆大了。

“嗯，路上一分钟过几百辆车，咋？还能查着啊，真是……哎，给你这支，练练手。”邢猛志道。

一想，似乎也对，这荒山野岭的，马宝骏胆子一下子大了，提下枪袋子，噌噌组装。邢猛志抽了特制气管，那货就噌噌打上气了。武燕逗了句问：“马兄弟，这就是你们的货吧？”

“旧货了，老早以前的。”马宝骏道。

“现在有什么好货？能比我手里的玩意儿强？”武燕问。

“以前是国产的，现在是进口管子，泵压比原来大四倍，打野猪都是一枪倒。”马宝骏道，抬头示意武燕拿的小口径点评，“不比小口径差，一百米外能穿透硬币，而且没有后坐力。”

“哎呀，自从省城出事断了货，都很久没见着好货了。”邢猛志懊丧道。

“对呀。”马宝骏不自然地续上来了，贴心地问着：“是不是去年晋老

板那事？”

“可不，要不是我在外地玩，连我也跑不脱。”邢猛志道。

“那他真是枪出的事啊。”马宝骏道，表情诚恳。

不过邢猛志看到了这货眼底的狡黠，他纠正道：“扯淡不是？晋老大是赌和抽发家，栽到那事上了，要光几支这玩意儿，能有屁事？鬼哥也是没跟对人啊，白瞎啦……跟你说你一定不知道，我大哥道上称老鬼，和闹爷是一个号子里的把兄弟。”

“我知道，你说的是袁哥，去云城我拉过他，招待他的野味都是我张罗的。原来是您大哥啊。”马宝骏此时才算是完全信任了，这是一条道上的自己人啊。

“哎，可不……袁玉山的名号道上谁不知道？可惜折在雷子手里了。不过我大哥绝对义气啊，最后一枪是对着自己脑袋，嘭……什么都没给雷子留下，把我们都保住了。”邢猛志正色道。表情凄楚，语气深沉，就连马宝骏也被深深感染了，动情道：“兄弟，到了省城带我拜拜袁大哥，我听说过这事，是条汉子!”

“好，今后回到省城咱们一醉方休。”邢猛志重重地拍了拍马宝骏的肩膀，两人他乡遇故知，惺惺相惜无以复加了……

这一对更胆大的是，给了嫌疑人一支枪，那货也放得开，操着家伙沿着地塄走。

这组装，这用枪水平，怕是错不了，看着马宝骏一展身手的灵活身姿，武燕笑着跳下车，随口道：“这家伙是个行家啊……咦？你往哪儿看？”

武燕发现了，邢猛志根本没盯远处的马宝骏，而是眼睛贼忒忒往她胸前瞟。因为“特殊任务”，她这身低胸打扮风尘味实在浓了点。

邢猛志心虚警示道：“怪不得你非要来，原来是假公济私想勾引我？”

“很矜持地告诉你，你太了，姐还不稀罕呢。”武燕瞪着他道。

“谁了？今天是演戏啊，那我逢场作戏了啊，反正也没人看见。”邢猛志坏笑着，就蹭过去了。

“滚。”这回武燕却是真的脸红了。一闪身躲开了，她向远处招着手，直接跑上去迎接了。远处，兴冲冲的马宝骏提着猎物回来了，这家伙确实是行家……

“我知道他是谁了。”

前方的戏演到中途，席双虎肃然起敬，不自然地站直了。如果人在面前，他一定会按惯例，向此人郑重敬礼的。

“我也知道了，你们一直瞒着我们？”乔蓉道，不悦地看着任明星、丁灿。

“对不起，有纪律，你即便知道，也无法证实。”丁灿笑着道。

任明星难得正经地说：“他自己都不愿提起。”

几人不约而同地抬头，几位观战的支队长、总队长噤声了。程长峰拉着贺炯出去了，宋玉河也跟着出去了。

讲到了晋昊然、袁玉山的旧案，不用问也知道他是谁了，肯定是那位打入贩毒团伙的“藏锋”同志——所有内部能看到的案情经过都是这个名字。

“我真蠢，从见面就应该发现他与众不同了，能走到今天多是因为他的坚持，否则我们在沁山可能就放弃了。”席双虎自责道。

乔蓉看看任明星，任明星躲着她质询的目光，不过想躲没那么容易，乔蓉一把拽住他，他赶紧道：“别乱问，没看支队长都不吭声？”

“我不问，我是说看人家多帅、多炫，简直炫酷到极点了，再看看你，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乔蓉故意刺激任明星。任明星倒也乖乖就范了，他咬牙切齿道：“帅个屁，差点被贩毒的给崩了，撞车撞得躺了大半个月，还炫酷？每天捂着胸上厕所跟大姨妈来了似的，要多惨有多惨。”

“哦。”乔蓉心满意足，眼里全是崇拜，这算是确定以及肯定了。席

双虎咬着嘴唇憋着不敢笑出声来。丁灿哭笑不得地看着任明星道：“幸亏化装侦查没派你去，你这张嘴有毒啊，三句话得把我们都卖了。”

“嗯？!”任明星明白了，看看窃笑的乔蓉和席双虎，郁闷了。

门外，程长峰和宋玉河直勾勾看着贺炯，好大一会儿没说话。贺炯有点歉疚地道：“我可以突破程序起用他办案，可却突破不了制度给他一个编制，所以，他还是辅警。你们应该不意外吧？没有猜到？”

“倒是有怀疑，不敢相信啊。”宋玉河道。

程长峰说着：“即便我们想起用，也未必会有辅警接这种危险系数过高的任务啊，老贺你不简单啊。”

“贪天之功我受之有愧啊。是他不简单，如果不是自愿，没有人能逼迫他去干这事。他就像为打破旧规而存在的……就像今天，嫌疑人也不敢相信给他办取保候审的人是两名警察啊。正常思维扭不过这个弯来，转不过这个弯来，那他只能束手就擒了……呵呵，等着好消息吧，这小子是在最基层的辅警巡逻队伍里成长起来的，比我们都了解怎么和坏人打交道。”贺炯说着笑了，那坏笑的样子像个做了恶作剧的顽童，把原本严肃的程长峰和宋玉河也感染了。

如果说刚开始还怀疑的话，现在都成期待了，肯定是好消息，只是还不能确定收获大小而已……

下了山，在服务区吃过饭，重新驶上归程高速的时候，马宝骏已经乐不思蜀了。哎呀，这一趟玩得那叫个嗨，服务区又吃了几个时鲜新菜，小酒喝得微醺，还是波姐陪的，刚上车又递着冰镇饮料，可把马宝骏给招待得心悦诚服了。

渐渐看到城市的轮廓时，马宝骏支身问道：“波姐啊，您那地在哪条街上？”

武燕一愣，没反应过来，还是邢猛志反应快，提醒着：“你问洗浴还是会所？”

“还不在一个地方吗？”马宝骏好奇了，笑着道，“不瞒您说，各地的我还挺熟悉，晋阳我也常来。”

“波姐那儿你绝对没去过，蓝波苑洗浴、第四会所，全军事化管理，那里头服务员全制服，从外头看可正规了。”邢猛志道。

“噢，那是，现在扫黑除恶，不正规办不下去啊。”马宝骏道。

哎妈呀，这是个老嫖，武燕笑道：“就在建设路上，不远，一会儿就到。”

“建设路……嗯，我好像是没去过。”马宝骏努力回忆着。武燕回头道：“去年倒了一大批，非法娱乐场所都被关停了……咱有关系，他们关停，咱们开张，你放心嘛。”

“那是那是……怨不得您是闹爷、袁哥的朋友啊。”马宝骏竖着大拇指直拍马屁。武燕随口道：“回头你那哥们儿杜总啦，二米啦，来晋阳都算我们。风头快过去了，雷子也该消停了，咱们该赚钱，还得赚钱不是？”

“哎，那是那是，这话在理，说一千，道一万，好坏还得把钱赚。”马宝骏道。

“马哥痛快，晋阳这条线，鬼哥去后可一直空着啊，你们有技术，我们有市场，多好的搭配啊？你是不知道爱玩的那拨有多少啊，改装一辆车，花大几十万；整条渔竿，花十几万；要有几条好‘狗’啊，那钱还真不是问题……马哥你使的那杆老货，卖两三万，抢着要。”邢猛志边驾车边道着。

“啊？这么贵？原来顶多几千，不知道多大威力的根本不要，还以为是打气球那玩意儿。”马宝骏给吓了一跳，可没想到气狗的价格飙到这么高了。

“以前没人管，那不瞎卖吗？一旦管起来，这价格就飙起来了，你应该清楚，这还不跟大保健一样，以前各地鸡乱飞，站街的一两百就解决问题，现在不行了吧？一取缔不正规场所，你去找个妹子，咋不得千把块，你说是吧？”邢猛志斜眼觑着武燕道。

“可不叫你说的，现在雷子也是吃饱了撑的，打架打枪的管就管吧，打炮都管，也不嫌累得慌。”马宝骏牢骚道。

这话听得邢猛志哈哈大笑。武燕脸红地杵了邢猛志一拳，不过还得

竖个大拇指给马宝骏点赞应和："就是，马兄弟说得太对了。"

说笑间车驶进市区，攀谈间穿过了楼宇街道，邢猛志驾着车娴熟地在人车混行的道路上疾驰。马宝骏说着说着就觉得哪儿不对劲，当看到前头建设路上似乎没有那种装饰豪华的门面时，有点犯疑了，这条路好像都是单位呀？他刚要问，车蓦地一拐，进了一处大院，哎妈呀，吓得马宝骏酒全醒了。那院墙下，泊了一溜警车，车嘎一声刹停，早有两列警察奔上来，排在车左右，邢猛志和武燕一开门，后面的马宝骏一哆嗦，瘫座位上了。

武燕探身回去叫着："如果你仅仅是非法经营的话，完全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是根据规定，如果在此期间发现你有其他违法行为，可以随时将你收监……下来吧，这里是省刑事侦查总队。"

马宝骏吓得缩成一团了，邢猛志在外面拉着嚷着："马哥，快下来吧，你看，全军事化管理，服务员全制服，从外头看可正规了，没骗你吧。"

可不，警服鲜亮，没有比这儿更正规的了吧？

那些总队的刑警憋着笑，从没经历过这种事。被邢猛志拽下车的马宝骏一屁股坐地上了，被人架起来，他怒气攻心，吐一口老血吼着："天哪，警察也玩仙人跳啊，骗子。"

两位刑警给马宝骏上了铐子，邢猛志笑道："你看你，一直跟你说，咱在省公安上有关系，没骗你啊。你看关系可熟了，都自己人，反正你路上也说完了，没人会为难你的，带走带走。"

警员们架着乱嚷乱号的马宝骏先往滞留室去了。邢猛志回头时方见家里一行人在严肃地看着他，一场戏到落幕了，可能没人想到这样轻松诙谐，那马宝骏被关进滞留室还在骂狗男女把他仙人跳了，听得邢猛志好不尴尬。

不知道谁先笑了，一下子都笑了，总队长和支队长笑着走了，贺炯笑得没说上话来，也跟着走了。领导一走，下面的一行哗地围上来，席双虎和乔蓉正要表达一句景仰之情，不料邢猛志想起什么来叫着任明星道："快快，处理一下货。"

乔蓉回头看席双虎，席双虎看武燕，武燕提醒道：“甭理会他们，加紧审讯，挖到宝了。”

席双虎应了声，和武燕相偕奔去滞留室。只剩乔蓉了，她把两套枪械检查、整理、收起来准备入库时，注意到楼上的贺支队长难堪似的捂着脸进办公室了，估计有这样的属下哪个领导也受不了，这可把她逗得乐了好一会儿。枪械归库的时候她愣了下，那张任明星给的画像被她钉在登记桌的前方，线条简约而传神，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她的肖像，就像相机自拍一样，一眼可辨的神似。

是真性情，不因环境而变，不为外物所侵的那种原生态的真性情。或许只有这样的性情才能在一件事上登峰造极。她坐下来，似有所悟，把翻了几个月已经翻得卷边的打印本子重新放在眼前，开始学习。一页一页翻开，那记的都是各地缴获的武器、各式的枪支以及零件。心里一直装着要破大案的目标恐怕什么也干不成，只要干好一件事就够了，比如，这些部件材质细微的差别。

当想到数个切入细节时，乔蓉很快入迷了……

第四章 郭南村血色往事

谓我何欲

每一位能在重案大队入职的人都不简单，或许偶尔会遭遇挫折，更多的时候他们的专业水平都会让嫌疑人折服，或者不得不服气。

审讯马宝骏时武燕才看到了席双虎的真实水平。把马宝骏近一个月的行车轨迹、加油记录都罗列出来了，配上他从沁山来晋阳一路上说的话，再配上这货娴熟操纵气动武器的视频，基本就让马宝骏冷汗涔涔了。

还不够啊？好，席双虎的大招在后头，给马宝骏详尽分析了一遍案件的利害关系。郭向阳去作案却让他的货厢车拉着另一辆车，没出事拿点小钱，出了事可得扛大罪。更严重的是，现在找不到郭向阳，找不到作案车辆，而且拆车的地方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就在你马宝骏离开的几个小时里，修理厂被拆了？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马宝骏被抛弃了，所有的罪让你一个人扛……当然，坐几年出来说不定同伙能给你一笔钱，可问题是，这是件命案，出不去啊。

卢教授血淋淋的手术场景成了压垮马宝骏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满头冒汗，接过席双虎递的一杯水一饮而尽时，心理防线全线告溃，一抹嘴巴愤愤道："我说这些王八蛋怎么一个都联系不上，就坑了我一个办事的，我说……可我也不知道多少啊。"

"我们不嫌少。要能指认那几个王八蛋，你怎么也算立功……哎，对了，你说的几个，究竟是几个？准确点。"席双虎开始问了。

"五六个……哎，不对，七八个……哎，也不对。"

"这样，你一个一个数，从杜总开始。"

"杜总算一个，二米算一个，秃轴算一个……还有，小顶也算一个，还有个叫油机，郭三枪就不说了，还有几个打杂的，秃轴带的学徒，那叫不上名来，有两三个……"

一堆绰号迸出来，席双虎蹙眉了。此时在隔壁观听的支队长、总队长却是面上见喜，越是叫不上名来，越是这种稀奇古怪的绰号，那说明对路了。在嫌疑人的江湖里，名字不重要，有个号才重要，既能提升混迹的地位，又能简单防止警方的排查，要是些小案小事，没准能避过去。

“嗯，这么算也不少了，杜总、二米、秃轴、小顶、油机、郭三枪，再加上几个学徒，你在团伙里小号叫什么？”席双虎问，坐下来了，看样子刚还只是预热。

马宝骏一撇嘴道：“宝马。”

“哟，好名字。一般拉货都让你干？”席双虎问。

“有时候二米也干。”马宝骏道。

“咱们既然敞开了就没什么瞒的了，送个货什么的，不至于都用你这能拉几吨的车吧？据其他在押嫌疑人交代，二米往晋阳送货，开了辆轿车，后备厢里就塞下了。”席双虎问。

“那不一样，他卖成品，我送……我也不知道我送什么。”马宝骏道。

“那多少总知道吧？!能拉一车？”席双虎压抑着心里的震惊，要用货厢运送，那量就吓人了。

“拉不了，就半车吧，那玩意儿忒重，压得车都跑不动……有时候多，不过那厢是封着的啊，车里有人看着，我根本不敢看是什么东西，就那一箱一箱的。”马宝骏比画道。

“谁看着？”席双虎问。

“不一定，有时候是郭三枪，有时候是油机或者二米。”马宝骏道。

“一趟给你多少钱？”席双虎问。

“按天算，一天五六千。”马宝骏贼贼看看席双虎，这么高的雇用价格，任谁也知道不是正当生意。

席双虎似乎没注意到他的表情，只是漫不经心地问道：“都送哪儿

了，一定好好想想，你这车在路上走，公安检查站、高速口、沿路交通监控，都留着记录呢。”

“这个，我一下想不起来……这个……”

“那我替你想想，换过好几次车牌，半夜走的……”

“等等，我想起来了，有五六回，垣水两三回，修文一回，还有最远一趟跑到滨海拉的，都好几个月了，再有……有时候我睡觉，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等醒来早返程了……”

“啧啧啧，我们都不嫌少，你不能嫌麻烦啊，再想想……你看，监控都留着你出城的影像，而影像上只能看到你一个人。我说宝马哥啊，这他们明显是坑你啊。提前做好准备了，等着有天警察逮着，没证据指控他们，只能针对你，你说你保着他们，有什么意义？”

“对，太不够意思……让我想想啊，都跑快一年了，我实在一下想不全了。”

“那就从最早的一次开始说，什么时候杜总开始找你送货的？”

“不是杜总找我的，二米找我的，有一年多了，一块收山货，拉到云城能赚个翻倍价。二米脑子活，他冬天给全国各地发野味，自个儿还开个淘宝店，有天跟我介绍活儿，就拉了趟……可是是从外地往回拉啊，陕西哪个县来着，我真记不起来了。”

“之后怎么认识杜总了？”

“那拆车市场就是闹爷开的，杜总是跟闹爷干活儿的，我早年混的时候也在闹爷的沙厂石厂里，一说都自己人，这就经常给介绍活儿……我真不知道拉的什么，我估摸着，应该是车零件，没准偷的车拆成零件卖啦。”

马宝骏时而侃侃而言，时而吞吞吐吐，席双虎面无表情，有一搭没一搭问着。在心理防线崩溃之后并不是长驱而入，嫌疑人一直下意识地反抗。之前是在罪与非罪之间选择，而现在是在罪的轻与重之间选择，谁都会下意识地避重就轻，肯定不会说得很详细。哪怕拉的是一车制枪零件，他也给你东拉西扯，装迷糊。

于是审讯第二个回合开始了，形象地说这叫挤牙膏、磨洋工，转了个圈又回到几个绰号上。这位宝马哥的神经确实大条，根本说不出绰号的姓甚名谁来，不过针对这警方也有准备。席双虎把云城修理厂周边交通监控一个多月的记录拷贝回来了，不厌其烦地放着让马宝骏在里面找他的同伙。

看来今晚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一盆子蘑菇炖小鸡渐渐变成桌上的鸡骨头，任明星吧唧着嘴，搓着油腻的手，信手一指，丁灿抽着纸巾递给他。起先三个吃兴正浓，都没说话，此时快吃完了才发现，就他们仨在吃，丁灿不好意思道："我说，咱们是不是太特殊化了，大伙都忙着呢，光咱们吃。"

"你这人真不要face，每次吃完了才表达内心的愧疚。"任明星道。

"文化人都这毛病，嘴上当婊子，心里立牌坊。"邢猛志评价道，抽着纸，打了个饱嗝。

被两人数落的丁灿舀着汤细抿慢尝幽幽道："想立牌坊说明还懂点廉耻，你们根本不想，是恬不知耻。"

"啊呸……"任明星、邢猛志齐齐给了一口，作势往他的汤里吐。丁灿不介意地喝着咂巴着惬意道："哟，好香。"

这倒把邢猛志刺激到了，他看着丁灿现在的样子，好奇问道："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怎么变得如此之贱？"

任明星八卦道："没勾搭上小妹，就堕落成这个样子了，和你差不多了。"

"至于吗？像我们这号人，生活以及性生活都得靠自己。回头让明星给你画个小妹吧。"邢猛志道。任明星笑呵呵地应声，这可把丁灿刺激到了，他气得重重一蹾碗，还没开口就被邢猛志抢白了，一指他道："看，血性仍在，你活得像个爷们儿成不成？不搭理拉倒，大不了摔了碗再找个地方吃饭去。"

"也对，我不能这么沉沦。给你们说个事，保密。"丁灿小声道。

"去意已生？"邢猛志道。

“呵呵，瞒不过猛哥你啊。”丁灿道，一脸忧郁说着秘密，“我想换个地儿求职，你说了，生活得靠自己，不管前途，不管职位，不管薪水，总得图一样啊。不能别人抱着妞幸福生活，咱们怀里抱着理想孤苦终老吧？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还是个辅警待遇，这日子过得人实在蛋疼啊。”

“看来你在网安干得不顺心？”邢猛志关切问。

“网安是个新警务，别人眼里就是个修电脑的。而我们自己看呢，也是个修电脑的。任何未经授权的登录都是非法，我这个野路子出来的程序员，还能干什么？”丁灿道。

听到此处，任明星小声道：“我给好几家漫画、文娱公司投作品了，我也不想干了。”

“你不都投半年了吗？就你画的那怪兽战警，有人看上才见鬼呢。”邢猛志戳着任明星的痛点。任明星争辩道：“那叫艺术，你懂个屁，再说我换题材了。”

“换什么题材？”丁灿问。

“虚拟追杀，怎么样？名字酷吧？就是一个黑客，通过各种网络技术远程杀人，包括制造火灾、制造爆炸、制造交通事故等，然后一堆警察破不了的案，然后……发现幕后的凶手，哎哟我去，就是黑化了的警察……酷不酷？”任明星兴奋道。

这货的暴力以及犯罪想象把丁灿和邢猛志听蒙了，邢猛志指点道：“你去做做心理测试，估计得被开除。这是严重精神偏执倾向，怪不得我觉得你不正常了。”

“说得好像咱们正常过似的，不跟你俩不懂艺术的说了，漫画又不是真实，真把咱们警察苦逼生活画出来，哪有人看啊。”任明星道。

“哟，谁苦逼呢？”应声而入的贺炯接上话茬儿了。三人一紧张站起来了，任明星嘿嘿笑着，又恢复人畜无害的傻样了。

贺炯踱到近前，好奇问道：“味道怎么样？”

“您看这么多骨头，应该不错。”邢猛志指指道。

“好，我也来尝尝。”贺炯道，邢猛志一拉丁灿，两人到灶上给盛。贺炯却是拉着椅子请同来的人坐下，是个身材清癯的老人，傻看着的任明星不明所以，贺炯指指他道：“师父，他就是明星，画画那个。”

“哦，后生可畏啊。”华启凤笑笑。不过笑得很肃穆，那脸上的表情有点僵，看得任明星有点不舒服地躲开了。贺炯跟着说：“心性还贪玩，不像我们入队时候那么老实，一切服从命令。”

“知之好之都不如乐之，命令可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华启凤道。

两人方坐定，武燕风风火火地来了，在门外扯着嗓子喊着：“明星，明星，出来。”

“干啥呢，还没吃完呢。”任明星不情愿地回着。

“快，画个嫌疑人，只有绰号，监控影像不清晰。”武燕道。

“我歇会儿成不？”任明星嘟囔着，加班加得实在有点烦。

武燕似乎早有准备，一开手机免提，乔蓉的声音响起来了：“明星快上二楼来，审讯室，一堆嫌疑人等着你画，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任明星眼睛一亮，眉毛一挑，大声道：“哎，好嘞，马上到。”

话音未落，人已经跑了，武燕笑着跟着出去了。

“这孩子和我们那时候差不多，总爱表现。”贺炯笑道。

丁灿、邢猛志把两大碗热腾腾的炖鸡端到华启凤、贺炯两人面前，筷子上叉了两个馍。丁灿好奇问道：“华师父，您在案卷室里一直待到现在？”

“啊，我调了沁山县的旧案看了看。”华启凤道，邀着两人一起吃，两人推拒吃过了，要走，又被贺炯拽住了，邀着两人坐在身边道：“聊聊嘛，审讯还早着呢，小丁，网安待得咋样？”

“嗯，就那样，还行。”丁灿糊弄说道。贺炯眼光投向邢猛志，笑着问：“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什么时候拉出来什么时候惊艳，啧，不错。”

“您是准备‘抛玉引砖’，和我讨论未浮出水面的案情吧？”邢猛志答非所问，直指支队长的用意。

“看看，这小子举一反三了。哈哈，那就讨论呗，错了不用负责，万一对了，那可有牛皮可吹了。再说，这儿可坐了一个前辈，你不想取取经？”贺炯道，示意着华师父。

华启凤笑笑，边吃边道：“老了，不服老不行啊，看一下午就眼花，腰疼，想当年一夜一夜熬都不当回事。猛子，告诉我你的直觉。”

“直觉？”邢猛志怔了下。

“对，我们聊过啊，一个优秀的刑警，对案情会有下意识的直觉，或者叫第六感。它和你打弹弓一样，长年累月地训练积累，会让一个熟练的人拉弓就打，叫估打，大部分时候不用瞄也能击中目标，那也是一种直觉。”华启凤道。

“那您的直觉呢？”邢猛志反客为主了。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这个案子将来最棘手的，不是案情如何迷离、幕后如何狡猾，而是……郭向阳的抓捕。”华启凤道。

“那个应该不难吧？”丁灿插话道，“全国通缉，有线索武警特警一起上，就个持枪歹徒也架不住咱们人多啊。”

华启凤眼皮一抬反问：“那你们现在找到他的任何线索了吗？”

“这……”丁灿语结了，任何线索都没有，这个人似乎在大数据里是隐形的。

“现在找不到，以后恐怕也找不到，我说难点在他这儿原因有三：第一，十七岁犯故意伤害罪，打伤打残了四个人，听这事就知道是个狠人。对方是叔侄堂兄弟几人，他是单枪匹马去和人单挑的，一对四。还是在人家村里，打伤四人，然后从容地装填好火药枪，又枪伤两人……啧，这得多强悍的心理素质和身手才能办到啊。”华启凤惊讶道，能让一辈子阅人包括阅嫌疑人无数的老警察赞叹，这人当年犯的事肯定不一般了。

“第二，咱们由表及里看。虽然他罪不可恕，可却情有可原。他的父

亲郭斗盛是个复退伤残军人，当护林员兢兢业业几十年。那四位受害人是在郭斗盛的管区偷伐木材被制止，然后四人欺郭斗盛年老，把人揍了一顿，还捆到树上。郭向阳暴怒之下才干出了这种事……此事我电询过当年办案的警察，唏嘘不已啊，那四个受害人在当地是村霸。郭向阳犯案后看着他们四个人流血哀号，他根本没逃，被逮捕后，当地村民联名要保他……这也是没有被判死刑的原因之一。”华启凤分析着。

没想到他从旧案里看到了这么多，邢猛志认真听着，就听华启凤思忖片刻又幽幽道：“第三，他为此蹲了十几年大狱，管教反馈的情况是，此人性格孤僻，少言寡语，但干活儿很积极，还立过功，减过刑……无法想象的是，父亲在他入狱后不久就去世了。啧，你说这种情况下，积极、立功，是不是就有点说不通了？”

“您看出什么来了？”丁灿好奇问，这个苦大仇深的故事，能听出什么案情来？

“很简单，激情犯罪、预谋犯罪甚至恶性犯罪，带着目的性的犯罪都容易对付。难的是这种，从精神和人格上彻头彻尾的反社会，犯罪之于他们不是目的，而是人生目标。既然无所顾忌，那么肯定无所不用其极。”华启凤道。

邢猛志眼神空洞地回忆着自砍手腕的连天平，开枪和警察对垒的悍匪，还有对着自己脑袋砰声开花的袁玉山。这些让他后背毛骨悚然的人物，是真实存在的。他点点头说道：“有道理，出来这几年估计一直在作案，他是根本不想回归社会，或者，也没机会回归了，什么都没了。”

“对!我刚才还和支队长讲，想去做一件事。”华启凤道，说到此处停顿了下。贺炯看着邢猛志，似乎在揣度他是否理解，邢猛志出声道：“去沁山县，见见当年的当事人，根在那儿，那儿一定出现过。”

贺炯笑了，直赞道：“你爷儿俩想一块了，看猛子能接师父你的班了。”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我肚子里这点货，不够看了。猛子，该你了。”华启凤吃着嚼着，像平时在集训队一样，像聊天一样。他看到宋玉河进来了，使着眼色，让背对着邢猛志的宋支队长未敢吭声。

“动机，动机是缺失的，郭三枪为什么要杀卢教授？两人生活轨迹风马牛不相及。即便卢教授举报了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也是个勉强的动机。已经举报了，这时候枪击不是亡羊补牢，而是欲盖弥彰。如果能找到准确的动机，那这个案子脉络就清晰了。我也想办一件事。”邢猛志道，声音在关键时候自动停下了。

像有默契一样，华启凤道：“要查卢教授。”

邢猛志一笑，点点头道：“您不觉得该查查吗？他和云城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总不能他那么大年纪卧底非法交易市场，获取交易信息吧？有些信息很隐蔽，非法加工的后厨都能拍到，那不是外人，应该是团伙内部的人。换句话说，卢教授从某处得到这些关键信息……而且，从在沁山对他的学生茹叶楠、秦磊的询问来看，让卢教授决定去当地考察观测的是沁山县出现云豹的信息，而消息来源是网上远足的人发布的。我想应该是有人故意把他诱到那儿下手。毕竟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公路，遍布的监控不那么容易隐藏形迹，而在山里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那些细微的踪迹如果晚上两三天，或者来一场春雨，基本消失干净了，那这个案子，也就永成悬案，顶多偷猎的人背这口锅。”

“有道理，我的着眼点是控制危害，你的着眼点是寻找真相，为什么不早提啊？”华启凤道。

“我在队里的位置，和您现在回到队里类似，有点尴尬。”邢猛志笑道。

一个刑警已退休，一个辅警未入职，华启凤看着邢猛志，表情有点奇怪，丁灿提醒后邢猛志才察觉背后有人。他扭头，更尴尬了。

宋玉河却是坐下来，哎了声，拍拍邢猛志的肩膀道：“我承认，可能初见时对你确实有点看法，不过现在你已经成功地让我颜面扫地，该尴尬的是我吧？”

“我没那意思，只是起点比别人低，所以想法就得多点，比别人尝试也得多点。”邢猛志道。

“啥也别说了，审讯完咱们拟个方案。猛子，你不用考虑我的脸面，只要能抓到凶手，找到枪源，我这脸不要都行。师父，您也是，干啥我陪你去，家有一老是一宝啊，您返聘不跟我们说，干吗去后勤装备

上？”宋玉河道，有点难堪。

“支队长、总队长都叫我师父，我待在这儿干什么？”华启凤笑道。

“好好，不提这茬儿……那个，老宋啊，有分歧啊。猛子觉得动机成谜；师父觉得郭三枪这颗钉子极具危险性；而你们呢，心又揪在枪源。这方向取舍是个大问题。”贺炯道。

“那简单，多管齐下，哪块露头，哪头就咬上去。要人咱们有人，要枪咱们有枪。我就不信，咱们装备精良的刑警能被几个造气狗土枪的山匪难住。”宋玉河道。

“好，那我摊点闲事，去趟沁山，侧面了解下郭三枪的出身。”华启凤道。

邢猛志插话了：“支队长，这样成不？我跟华师父一组，带上丁灿，做一下外围排查，再加上武燕，正好一个小组。明星留在队里，嫌疑人一明朗他就没啥事了。”

“这个……”宋玉河觉得邢猛志似乎有情绪，看看贺炯，贺炯微微点头，宋玉河点头道，“成，那就先这样安排。贺支，总队长邀您去，马宝骏交代的案情很重大，他交代二米、秃轴两个嫌疑人，多次往省城送枪，除了你们抓的涉毒人员，还有其他人手里留着货，这个紧急情况得马上解决一下。”

“好，我马上去。嘿，你们吃着啊。”贺炯嚼了两口，干脆端着碗跟着宋玉河走了。

大食堂就剩下半晌无语的丁灿、慢悠悠吃饭的华启凤和表情有点复杂的邢猛志了。丁灿小心翼翼问道：“猛哥，哪个队也忌讳命令不统一，你这不是成心给总队添堵吗？咱们一拨外来的客队单拎出去，有结果了抢功，没结果了败兴，两头落不下好啊。”

“对呀，干吗还把我硬拉上？你的动机何在？”华启凤斜着眼，眼里有光。丁灿瞬间喜欢上了这个促狭的老头，似乎年轻时应该和邢猛志差不多，否则两人不可能成忘年交。

“假如有一天走了，我希望我们成为这个地方的传说。假如我们还留在这儿，我希望这儿因我们而成为传说。”邢猛志看着丁灿，丁灿却躲闪

着他的眼光，于是邢猛志刺激着，“杀死天才的不是危险和艰难，而是庸庸碌碌和琐碎事务。生活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出众特立独行，要么你从众泯然众人矣，很难选择吗？”

丁灿笑了笑，未语。华启凤听得怔了下，复杂地盯了两人几眼，并没有追问要走的那个话题，而是笑道：“人都说，二十几岁不狂，这人一辈子恐怕没什么出息。猛子你这样子，像有大出息啊。”

这话听得丁灿嗤笑，华师父是委婉地指出邢猛志太狂了。邢猛志笑着反问道：“那华师父您想狂野点呢，还是想窝在后勤看仓库，或者留在这儿只当个动嘴的顾问？”

“哎哟，明知道我禁不起案子诱惑，你这是教唆老头学坏呢。好吧，没几年活头了，还是狂野点。哎，我跟你们说，我年轻时候可比你们狂多了，你们是纠结辅警身份和待遇想走，我当年是直接撂挑子走人了。可后来发现自己还是适合干这个。适合很重要，干你觉得没意思的事，提不起劲来。只有与天斗、与地斗、与嫌疑人斗才叫其乐无穷……不是跟你们吹，孔门弟子八百，我麾下弟子有上千，不对，好几千，那可都是赫赫铁警啊。这些年我心里也一直在嘀咕，刚退休一直有人来请我指导办案，后来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原因是科技改变了办案，我过时了。其实我比你们郁闷，想吹个牛都没人听了。”

华老头侃侃而谈，听得邢猛志和丁灿笑声连连，不同的境遇却是共同的心情，让这一老二少顿生知己之感，聊得有向火热发展的趋势。不多会儿武燕也加入了，这个临时组合在饭桌上，把初步的外围排查方案直接就给定了……

处处碰壁

任明星放下笔时，腰已经酸得展不直了。他竖起画板，抬头，眼神询问着已经看傻了的马宝骏。马宝骏从没见过手绘出来的画像能和照的相片一样，眼前这一张可算让他长见识了，八字胡、酒糟大鼻头、猪肚小眼，活灵活现的“杜总”展现在他眼前了。

“像……太像了。”马宝骏傻怔着，下意识道。

“那就这样了啊，这都几个小时了？”任明星道。

“天亮了。马宝骏，你可以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给你带点早餐。”席双虎道，嫌疑人交给了警员看管。最后一张画像被另一位警员如获至宝般地捧着，迅速送到外面。任明星揉着腰和席双虎出了审讯室，现在他对任明星要刮目相看，几乎整整一夜，铅笔削两把，愣是画出了十几个主次嫌疑人。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任明星平时的惫懒无影无踪，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明星啊，你歇会儿去吧。”席双虎关切道。

“人累，脑细胞兴奋，睡不着啊。”任明星道，他回头看看一脸疲惫的席双虎道：“你歇会儿吧，你比我累。”

“不累……谢谢你啊。”席双虎道。

“这就见外了，非要逼我接一句‘为人民服务’啊，呵呵。”任明星的贱性在恢复。

席双虎一把揽着他的肩膀道：“还是要谢，你给我们带来的奇迹。上大学时我的教授说，有多少种犯罪的可能，就有多少侦破的可能，你让我见识到了一种最不可能的可能。这本事怎么练出来的？太神奇了，简直和程良的神笔不相上下啊。”

“那能比吗？他是我师父，是他教我的，要把语言的描述先变成脑子里的影像，这样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能清晰地看到人像，才能准确画出来……这是一种意会，不属于艺术范畴，所以我才能做到。”任明星道。

席双虎听得云里雾里，没明白，他问道：“什么意思？不属于艺术才能做到，我怎么觉得这是艺术巅峰啊？”

“别别别，扯不上，我懂艺术就真画画去了，一幅画卖个百八十万，那多滋润。这不是没艺术细胞才沦落到画像的境地？”任明星道。

“有这么惨吗？我怎么觉得你在谦虚啊。”席双虎笑了。

任明星却是实话实说道：“差远了。其实我最擅长是画美女，我身边兄弟不都光棍吗？他们能想象出用语言表达出多么性感、多么火辣的美女，我就能给他们画出来……嘿，这与我师父教的不谋而合啊，就这么误打误撞入门了……呵呵，真的，我不谦虚，我很骄傲，给多少兄弟解

决了饥饿呢。”

席双虎脸上的笑成了尴尬苦色，他抿着嘴，快步走着。偏偏任明星还追问道：“别走，嘿，席队，看你也是光棍兄弟，把你脑子里的性幻想告诉我，我给你还原出来个……你别不好意思，长期压抑工作会导致抑郁的……嗯？这是怎么了？”

进了技侦信息中心，所有的人都看着他。宋支队长、程总队长就站在信息大屏前，任明星进来时，很多人惊得霎时站起来了。任明星看到了大屏上已经反查出来的嫌疑人，照片、画像一一对照，出入完全可以忽略，甚至于画像更精准一点，毕竟有些身份照片失真得厉害。

“哟，速度挺快的啊，都查到了。”任明星惊讶地道。

“没你的神笔，可查不了这么快。”程总队长现在看这个小胖子别提多可爱了，他说着，带头鼓掌，“啪啪啪”几声，然后一室都跟着鼓掌。兴奋袭来，任明星好不羞赧，舔舔嘴唇，吐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哦，不对，他是对着角落里鼓掌的乔蓉在笑。乔蓉剜了他一眼，那一眼的风情超出任明星的意会领域了，他实在没理解是什么意思……

“神哪，这个白痴天才，风头可算是出尽了啊。”武燕看着手机赞叹道。

后座的丁灿凑上来看，最新的警情发布，嫌疑人的照片、画像同时排列出来了，这对于丁灿可没震撼力，他笑道：“这货留学就干了四件事。”

“哪四件？”武燕问。

“吃饭、睡觉，看美女、画美女。”丁灿爆着料。

武燕哈声大笑，不信地问道：“那画美女和画嫌疑人能一样吗？”

“因为这样的描摹他实践过无数次，在辅警队的时候，那些光棍只要向他描述一下心中幻想的伴侣，他能立马给你还原到纸上。您想想啊，画一幅讹顿饭，他可硬生生靠这吃胖了二十斤。”丁灿道。

武燕哈哈大笑着，问开车的邢猛志：“猛子，真的假的，你们背后这

么埋汰明星？”

“绝对真的，他画时明码标价，你要请小摊吃，那就素描，不上色；要下馆子，那就不一样，不但上色，而且不穿衣服那种。”邢猛志道。

正笑着的武燕脸一红，噎住了，邢猛志和丁灿笑得更欢了，脸红的武燕悻悻骂了句：“一群流氓坯子。”

“你看你非要刨根问底，男人的秘密大多数是黄色的，呵呵。”邢猛志笑道。武燕收起手机，赶紧道：“打住，以后禁止开这种男女玩笑啊……火山，听到没？”

“Yes, Madam.”丁灿夸张地道。

“你俩别没个正形，想想怎么问吧，我和茹叶楠已经接触过一天了，我直觉，她不会有什么问题，太单纯了。哎，猛子……”武燕想起什么来，支身问。邢猛志打着预防针道：“你刚说了禁止类似玩笑啊。”

“我没拿你早恋情人开玩笑啊，我是说你现在流里流气，别把人家姑娘吓着。”武燕道。

“不可能，让她知道我是个警察英雄，没准会旧情复燃，我也可以告别单身了。”邢猛志得意道。

武燕脸上一抽，像被刺激到了，嗤鼻不屑斥着：“就你，快算了吧，光棍定了。认命嘛，回头让明星给你多画几个女朋友，啊。”

“嘿，武姐，禁止开这种玩笑，你违规了。”丁灿提醒着。

“闭嘴!我是禁止你们，不包括我，坐好。”武燕吼着，丁灿不知道她为何这么大火气，不敢启齿了。

证件亮出来，车畅通无阻地进了山大校园。邢猛志和丁灿相偕下车，武燕懒洋洋地待在车里没理会。这个排查似乎让她有点不爽似的，甚至邢猛志离开时，她都手指戳着数落：“骗人家小姑娘这办法你都想得出来，无耻。”

似乎有什么隐情，邢猛志讪笑未语，两人离车一段距离后，丁灿小声问：“猛哥，我咋看武姐情绪不对啊？”

“别乱猜，没什么不对。”邢猛志搪塞着。

“她可不擅长隐藏情绪，那脸上不写着吗？”丁灿道。

“写着什么？”邢猛志没明白。

“写着她想霸占你。”丁灿咬着嘴唇，坏笑道。

邢猛志二话不说，直接一脚回敬，顺手捏着丁灿的脖子一路拎走了。

两人你推我搡到了约定的教学楼前。在看见茹叶楠时，丁灿一下子僵住了，不但脖子僵硬，好像眼光也僵硬了，直愣愣地看着茹叶楠。似乎在怀疑或者惋惜，这么美的女生和邢猛志同学实在是老天不长眼，于是很鄙夷地剜了邢猛志一眼。

长发、长裙、手里挟着一本书，满身的书卷气像扑面而来的春风，让人有点陶醉。她纤纤玉手和邢猛志轻握，眼眸里蕴着淡淡的哀伤，谁瞅着心里也会泛起我见犹怜的心思，甚至连神经大条的邢猛志也显得有点局促了，语气有点结巴道：“不好意思……嗯，有点堵车，来得有点晚了。”

“没事，跟我走吧。”茹叶楠信步往楼里走，丁灿注意到她修长的玉腿和高跟鞋，纯白的颜色，裙裾随着轻盈的步态摇曳，忍不住让人浮想联翩。

啪唧，邢猛志顺手又在丁灿脖根给了一巴掌，做个凶恶的表情威胁。丁灿给了个不屑的表情回敬。

“你不是说开车的吗？怎么又开始查案了？”茹叶楠轻声问。

“噢，人手不够，又是些外围的细活儿，就派我们来了。”邢猛志道。

顺口就来的瞎话让丁灿心里有点愧疚，不过他没敢吭声，又听茹叶楠轻声问道：“后来，我打听过你，听说你好像上了三十五中。”

“嗯，重点高中考不上，只能去那儿了。”邢猛志道。

丁灿一龇牙，憋住了。上楼的茹叶楠回眸再瞧，和邢猛志目光相触

时，像被灼了一下，赶紧扭过头了，她声音更轻地道：“我欠你一个道歉，其实你写的情书我都没来得及看，就被我妈妈发现了，然后……对不起啊，发生那样的事，我知道可能在你心里留下了阴影。”

扑哧，丁灿终于再也憋不住笑了。邢猛志写情书的事早被武燕当笑话讲了，两人差点因为这事红脸。这不，邢猛志又红脸了，恶狠狠一指丁灿，不过嘴里却温柔无比地笑道：“怎么可能？我脸皮这么厚，呵呵。”

茹叶楠第二次回头了，歉意一笑道：“那就好……来吧。”

她上前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传说中的名人教授栖身之地有点出乎想象。两面墙都是书架，放得有点凌乱；靠窗一个电脑桌子，桌上堆着文档、书籍，桌下有台打印机；屋中间放着一堆器材。茹叶楠解释道：“卢教授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所以，我也没敢收拾……这些是我们这次到沁山带的器材，你们……”

丁灿已经拿着一台仪器扫描了，邢猛志拦着茹叶楠解释着：“凶手是偶遇还是蓄意，这个得搞清楚。如果是蓄意的话，那他肯定有渠道知道你们的准确行程和位置，如果要知道位置，那就非常有可能在你们随身物品上捣鬼。”

“啊？!”茹叶楠惊得眼睛睁大了，眼光里露出怀疑和恐惧。

丁灿问道：“电脑和手机能提供一下吗？程序植入追踪也是一种手段，如果方便的话，交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得征得家属同意，我做不了主……不过……”茹叶楠像是有点难以启齿。

“怎么了？”邢猛志问。

“电脑就是这台……手机，丢了。”茹叶楠道。

邢猛志和丁灿齐齐“啊？!”了声，那是此行最重要的目标，前面的都是掩饰，可没想是这个结果。

“当天只顾着救人，从山里到医院，又转院，回来收拾东西才发现手机不在。不知道丢路上了，还是丢哪儿了。我以为丢秦磊车上了，让他

找过了，没找着。”茹叶楠歉意道。

“那电脑方便我看一下吗？”丁灿征询道。

茹叶楠点点头，不过接下来她吓了一跳。面前这个人插上电源，直接开机，然后插了个小优盘，明显不是卢教授的开机界面，只见这人运指如飞地输着代码，一眨眼，居然直接进去系统了，似乎是个陌生的系统。茹叶楠好奇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分析软件，我在找是否被入侵过。如果有嵌入程序的话，只要这台电脑联网，也可以达到远程知道位置的目的。”丁灿说着，击键一刻未停，两人怔看了两分钟。电脑关机，合盖，丁灿拔走了优盘，电脑递给了茹叶楠道：“我拷贝走了几个系统文件，原电脑数据一点未动，很快会告诉你分析结果。不过我估计没什么问题，如果有入侵，手机上最有可能。”

“对不起，真丢了。那一两天我整个人都是蒙的，跟傻了一样。”茹叶楠歉意道。邢猛志关切地问道：“卢教授现在怎么样了？”

“没醒过来，病危通知书医院已经下了几次了。秦磊一直在联系国外的脑科医生，只要有一点可能，我们都不会放弃。”茹叶楠道。

“唉，愿好人有好报吧……那我们就准备走了，如果手机有下落一定告诉我。”

“好的。”茹叶楠应了声，和邢猛志相视时，蓦地避开了他的目光，不知道什么原因，仿佛生怕被那目光灼伤一样。她低着头，前行领着路，中途犹豫了两次，欲言又止那种犹豫。

“你想到了什么？”邢猛志问。

“没……没有，我得去医院了，你们……”

“我们有同事等着，开车来的，要不送送你？”

“不用。”茹叶楠推拒了相送的邀约，匆匆下楼，快步走了。邢猛志怔了半晌，丁灿却是看不过眼了，拽着他道：“嘿，你吓着人家了。”

“什么吓着了？”邢猛志走神了。

“大哥，哪有这样直勾勾盯人的，太下流无耻以及不要脸了吧？”丁灿愤愤道。

“你小子今天胆肥了啊，有段时间没收拾你了。”邢猛志一伸手，丁灿急忙缩脖子，不料还是没逃过魔爪，又被邢猛志拎小鸡一样拎回车边了。邢猛志把他往车里一扔吼着：“赶紧分析，越来越不像话了，哥的早恋情人你也敢想!”

“切。”丁灿嗤鼻，回敬了个大中指，然后把优盘往电脑上一插，就地开始干活儿了。

武燕看两人这表情，估计一无所获了，她挖苦道：“哟？被拒绝了吧？都告诉你了，人家受害人，又不是嫌疑人，事能这么办吗？”

“她没有拒绝，不过我们最想要的卢教授的手机……”

“怎么了？”

“你猜？”

“肯定不能给你啊。”

“她倒愿意给，但给不了了。”

“什么意思？”

“丢了。”

“丢了？!”

武燕一愣，被刺激得一下子坐正了，保持着这个诧异的表情好久都没回过神来，好半天才反应过来喃喃道：“无懈可击的理由啊，完全站得住脚。”

“那你们说，会不会是卢教授这两个学生有问题？”邢猛志系着安全带，狐疑道。

“不可能啊，两人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对背景也调查了，要有问题早该露了。即便假设是他们，那你说说他们如何跟郭三枪这样的人建立联络？”武燕直接问。

后面的丁灿更干脆，直道："连那么清纯的早恋女友也怀疑，你说你心理该有多阴暗，性格该有多无耻……好吧，给你个结果。"

邢猛志和武燕回头，丁灿拷贝的文件已经分析出来了。他解释着，登录日志没问题，邮箱没问题，也就是说，邢猛志判断的全部不成立，卢教授出事后电脑根本没有人动过。

一无所获，邢猛志驾车驶离学校，快到校门口停下了。武燕问时，他没吭声，抬头示意着远处，一辆牧马人泊在远处，下车的司机快步奔着，再远处，慢慢走来的可不是茹叶楠是谁？两人像拌嘴了，又像置气了，茹叶楠手抹着眼睛，捶打着那男子，那男子怜爱地把茹叶楠揽在怀里。片刻后茹叶楠却挣脱了，不让他抱，两人拉拉扯扯，最终还是被男子拉着上了车，驶出了校门。

丁灿在偷瞄武燕，武燕支着身往前，在偷瞄邢猛志，蓦地被邢猛志发觉了，他做了个咬牙切齿的表情。武燕不屑道："你吃醋的样子，很像个男人，点赞。"

"没错，武姐你吃醋的样子，终于像个女人了，怒赞。"丁灿后面打趣道。

"小样儿，有段时间没收拾你了。"武燕一仰身，回头揪着丁灿，一手揪领子，一手捏鼻子。丁灿苦着脸求饶道："姐，你别欺负我，我为你考虑呢，最起码你两人在暴力倾向上很有共同点，我觉得你俩挺合适。"

"滚，你替我表白了，这事多没期待感？燕子，揍他。"邢猛志怒道。

武燕一笑应声："好嘞。"

车吼着出了校门，夹杂着丁灿夸张的救命声音。此行一无所获，三人驱车回后勤装备处接华师父，准备沁山县一行了……

自今而始

云城市看守所，午后时分。

高墙、电网、持枪巡逻的武警、巡视各监区的狱警，紧张而肃穆的气氛在午后出现了稍许的骚动。

是放人了，这个时候出监仓的一定是幸运儿，提审、开庭或者解押换监不会选择这个时候。有女嫌疑人凑近窗户看，一眼便认出来了："司姐要走了，没戴铐子。"

"又有钱又有关系的，能戴才怪。"

"哪个司姐啊？"

"云天苑老板娘，厉害着呢!管教都叫她司姐。"

"……"

艳羡声中，一个长发、白皙、高挑的女人走过，她向铁窗里的姐妹们笑了笑。那一笑的风情花容甚美，月貌如玉，丝毫没有身陷囹圄那种苦困。

过走廊，换上自己的衣服，出监区，一个亭亭玉立的女老板站在管教桌前了。两位送通知的女警把取保候审通知书拍在桌上，程序化地说着注意事项、权利义务，然后这个风华四射的女嫌疑人俯身，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司令婕。

又跟着表情呆板的女警继续前行，出管区。跨过最后一道验证严格的大门，一股扑面而来的自由气息让司令婕忘乎所以地张开双臂，深深呼吸，然后绽开笑容，像兴奋过度一样喊了一声。

"司姐，司姐。"等了很久的杜老板迎上来了。

"就你一个人？"司令婕皱皱眉问。

"闫律师说低调，谁也没让来。您的车我给您开来了，停在外头。"杜老板做着请势，司令婕前行着，这个散发着肃穆和凛冽的地方让她很不舒服，她快步走着，踱出很远脚步才慢下来。老杜点头哈腰跟着，咧咧道："在外头使了好大劲，现在形势很不好，全国到处扫黑除恶，一些陈谷烂芝麻也被刨出来了，咱们得小心小心再小心……"

司令婕听着打断了话问道："那事办得怎么样？"

"完美，一点纰漏没有。"老杜道，表情严肃。

"嗯，除了那事其他都是小事。"司令婕面无表情道。

“您放心，该拆的我都拆完了。收手了，闹爷给兄弟们都放假了。”老杜说着，开了车门，把司令婕请了进去。

那车呜的一声，消失在监控的屏幕上……

现代科技给办案带来的便利可见一斑，比如今天，省刑侦总队就通过远程完整地看到了司令婕被释放的过程。从出仓到车离开，所有参案人员都眼不眨地看到了全貌。

“这位就是杜攻城，马宝骏交代的‘杜总’就是他。我还得表扬一句啊，任明星同志简直是支神笔啊，画得几乎一模一样。”宋玉河支队长扬扬手里的画像，比对着高清监控的影像，实在太像了，众人不禁莞尔。那位神笔不在场，累了一夜早去睡了。

“这位呢，就是司令婕，云天苑大酒店的经理，因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案被刑事拘留。她的事在云城可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是个民营企业家，又有政协委员的身份。当地市委领导班子讨论过此事，通过政法委向我们施压啊，反正就是保护民营企业、维持稳定大局那一套……这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算得上地方手眼通天的人物啊。”宋玉河道。

不同的坏人坏得都各有千秋，其中这种坏人最棘手，他们能把环境、人脉、政治甚至法律都变成自己的保护盾或者保护色。想抓到他们，要比抓普通嫌疑人多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顿了顿，宋玉河示意着播放视频。一个一个嫌疑人，绰号、姓名、身份证号排上了屏幕，这是根据马宝骏的交代恢复的画像，然后再比对画像反查户籍、案底等信息，最后排查大数据记录得到的身份信息，总算找到了马宝骏交代的这些狐朋狗友。

“第一个，绰号‘宝马’的马宝骏，就不介绍了，司机。

“第二个，绰号‘二米’，此人叫米向军，可以和涉毒案中被捕的嫌疑人董小花的交代印证。此人往省城送了多次气动武器，不排除贩毒团伙的装备也来自他们的可能。

“第三个，绰号‘秃轴’，此人叫田宝来，技工学校毕业，是个车工，学过数控机床，有盗窃案底。

“第四个，绰号‘小顶’，姓名曲波，无正当职业。查到了出入修理厂

的监控，应该是拆车混迹的学徒工人，有故意伤害案底。

“第五个，绰号‘油机’，姓名季东顺，是个二手车中介。机动车交易信息里多次查到此人身份信息登记，有诈骗案底。

“第六个，姓名杜攻城，应该是修理厂的实际控制人，也是个二手车中介出身，有嫖娼案底。

“第七个……”

席双虎一个接一个介绍着，有名有姓有绰号的七八个，剩下的信息还在核对中。不过介绍到最后排出这些人能查到的去向时，所有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阴霾。除了马宝骏和这个杜攻城，几乎都溜了。米向军的身份信息出现在了湖北某市；田宝来的信用卡在海市某县刷过；小顶曲波和油机季东顺更浪，居然在京城，天网查到了他们在ATM机取款的影像。

“是块难啃骨头啊。”宋玉河等着席双虎介绍完，适时地插了进来，他视线不离屏幕，盯着挂在榜首却没有介绍的胡浩道：“这位‘闹爷’胡浩是个人物啊，出境半年未归，现在究竟在新马泰还是哪个小国家窝着都没有明确信息。扫黑除恶以来，这些嗅到风声的老江湖跑得可够快，给我们的工作可带来很大的麻烦啊。”

很简单。所有的事都悬在空里呢，就找不到人了，真要有实锤证据了，恐怕人都不会回来了。可要这棵大树不倒，在云城培养的这些猢狲肯定还要兴风作浪，那对于警方，也就投鼠忌器了。

“其他信息呢？邢猛志那路怎么样？”宋玉河问，转移着话题。

“噢。”席双虎汇报道，“他们走访了茹叶楠，经同意检索了卢教授随身的笔记本电脑。电脑没有被人动过，不过有一个奇怪的信息：卢教授随身的手机丢了。据茹叶楠讲，一天连续转了三次院，匆忙间她和秦磊都找不到手机，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丢的。”

“嗯，这是个可疑线索，跟进下去，其他呢？”宋玉河道。

“离开学校后，他们正在去沁山县的路上，估计晚上才能到，没有最新消息传来。”席双虎道。

“我有个想法。”乔蓉出声了，宋玉河示意直接说，乔蓉拿着本子道：“第一，杜攻城周围，司机、车工、修理工类似的人不少，符合制作枪械的人员条件；第二，根据马宝骏的交代，他们升级的仿制秃鹰，一百米外可以洞穿硬币，那这种改进枪支的出口动能要达到二百焦耳以上，几乎可以媲美小口径步枪了，仿制一支能用的不难，要仿制到这种水平就难了，冲压膛线的技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我怀疑其中有一位熟悉枪械制造的技术人员，而且肯定不是像二米、秃轴这类货色能达到的；第三，大家看，这录像上是卢教授脑部取出的铅弹，这种铅弹不是简单压制的，而是在内部嵌入了一颗像螺丝一样的钢芯，就是这颗六点五毫米像绿豆大的铅弹让卢教授直到现在还在ICU加护病房，它的杀伤力要比气狙大得多，具体没有实物我们没法儿测量。”

“你的意思是……”宋玉河问。

“二十米距离，瞬间出枪，击中眼眶，在座的没几位能办到吧？无论案情进展快慢，我建议把郭向阳列入极度危险嫌疑人优先抓捕。能用枪的嫌疑人就够危险了，这是一个能改装子弹、精准射击的嫌疑人，危险性会超乎我们的想象。”乔蓉道。

宋玉河的眉头皱了皱，点点头：“还有什么？”

“最后一点，米向军既然往省城送过多次武器，那应该优先把省城市面流失的枪支缴清，否则这些都是治安隐患。”乔蓉道。

“嗯，考虑得很周全。我们先这样安排一下，乔蓉，你联络一下各刑侦大队和辖区派出所，近期组织一下缉枪排查。不要有什么顾忌，不管是谁，查到线索先摁了，绝对不能让枪支留在民间。”

“是。”

“双虎，你带两组人，进驻云城，就这些嫌疑人的情况摸摸底，有合适机会就贴靠上去。现在闹爷未归，杜总肯定是办完事把手下人遣散看风向，这个真空时间段，应该有利于我们侦查一下……马宝骏的审讯交给队里其他人……”

“是。”

“赵力奇……把你从重案队抽来没意见吧？”

“没有没有。”

“你挑几个没露过面的特勤走暗线，尝试接触一下司令婕、杜攻城，以及这个云天苑大酒店。方案自己定，你们和席双虎明暗呼应，不过不要接触。”

“没问题。”

答话的是位胡子拉碴、发型乱糟糟的男子，乔蓉都没见过此人，不过她感觉得出，应该是位暗战高手。

“好，暂时就这样，几条线同时进。各领队给大家做好思想工作啊，这是异地办案，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惊动地方警力。”

“是!”

参案人员齐齐起立，得令告辞，一个接一个出了专案组会议室，有匆匆乘车离开的，有直接奔往宿舍收拾东西给家里打最后一个电话的。席双虎提着简单行李从宿舍出来时，睡了懒觉打着哈欠出来的任明星瞅见他了，追着问道：“去哪儿啊？”

“我去云城。”

“带我吗？哎，不对啊，怎么都不在了？”

“猛子他们去沁山了，你不忙了一夜，让你休息吗？”

“嘿，那也不能把我抛弃了啊……这不行啊，干活儿时叫上我，去玩了就把我扔一边。”

“什么玩呀？异地办案……有危险，你现在是队里的宝贝，你得留家里。”

“嘿，别价，那不得闷死我啊。”

任明星拽着席双虎不放人了，席双虎尴尬回看着，突然间灵机一动道：“支队长给你安排活儿了，跟乔蓉一组。你要跟我去，那我跟乔蓉说一声。”

“啊？”任明星一愣，然后一摆手，“那算了，你们走吧，我找乔蓉

去。”

立竿见影，任明星甩着小短腿噌噌奔去找乔蓉了，趁着机会，席双虎带着两组六人，一溜烟驶出总队了。

这一头，任明星又纠缠上乔蓉了，未经授权是不能进入武器库的，乔蓉被任明星不厌其烦地敲门敲烦了，出来撵着人道：“你歇会儿成不？别什么事都当好奇宝宝，这地方你不能进。是违反纪律的。”

“不是啊，席队说把我给你分一组了，我不来报到了吗？”任明星道。

“那是嫌你烦，打发你走呢，我是负责联络各大队和派出所的，我还没头绪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乔蓉烦躁地道。

“那两人一起干啊。”任明星乐了。

乔蓉翻了他一白眼，任明星捂着嘴道：“我是说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

“你的特长就在画像上，暂时用不着你。我得负责省城缉枪，嫌疑人二米往省城送过不止一次，这些个武器留在市面很危险，得想法子找出来。”乔蓉道，推着任明星，意思是自个儿找个地方凉快去。

可不料任明星更兴奋了，一转身道：“你问我呀，我可是缉毒警。虽然是辅警，但不比你见得少啊，光在特巡大队就混了两年呢，啥嫌疑人没抓过？偷车轮的、偷柴油的、偷猪的都抓过。”

“这……这有必然联系吗？”乔蓉听得蒙了。

“你说呢？方法只要对路，一抓一个准。我们缉毒身上藏小包的都能逮着，何况藏杆枪呢？”任明星道。

“你除了画画都不太靠谱啊，能有办法？”乔蓉半信半疑问。

任明星笑道：“两年多前气枪还没有被列入禁止，而我们呢，可是常去二龙山一带，就见也见过不少啊。而且，那些持枪的，其实大部分不是杀人的，大部分都是玩……你说要吃和玩，你们谁能比我更懂？”

“哟，这倒是，你先说说什么办法？”乔蓉好奇心被勾起了。

“过来。”任明星勾着手指，近距离对着乔蓉的耳朵小声嘀咕着，听着听着乔蓉的眼神也变了，惊讶地斜觑着任明星。任明星咬着下嘴唇得意扬扬地笑着，成竹在胸的样子，别提多帅啊，这不，把乔蓉注意力可全吸引过来了，两人干脆钻到了无人操场后，坐下来开始详细谋划了……

接近晚六时的时候，于海大队长终于看到了要接的车下了高速口。来的是熟人，一位认识，三位不认识。除了邢猛志他领教过，其他三位用一个词形容很精准：老弱妇孺。

前车领着后车往县城驶，几小时路程走得可没第一次野了。武燕回头关切问道：“华师父，累了吧，要不咱们明天再去吧？”

“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活受罪，我有那么差吗？”华启凤道。武燕一听惊讶道：“耶？这话怎么听着耳熟？贺支队长常讲啊。”

“嗯，这就对了，当年我教的。”华启凤笑了。

“好吧，冲这句话出自您，我就不关心您啦。”武燕道。

“啊，多关心下自己。小丁啊，你再给我讲讲，这个数据关联和线索关联，如何确定嫌疑的？”华启凤好奇问着。

这个好奇宝宝，不，应该是好奇老头了，明明已经落伍到不太能用智能机，却关心起那些代码构架的技侦设备了。丁灿方要解释，邢猛志前头道：“师父，张飞绣不了花，李逵描不了红，师父您这年龄甭学虚拟追踪了，我都没那底子。”

“我这不是好奇吗？现在条件太好了啊，远程侦讯隔着几千里就能看到。我们那时候苦啊，追捕时候连手机都没有，更早点，连电话都没有，抓到人以后赶紧给队里发个电报，尽量简单，就俩字：落网。”

“哟，这俩字大气。”丁灿赞道。

“大个屁，省钱呢，一个字差不多一块钱呢。”华启凤道。

说得几人又哈哈大笑了，本来以为和这么一位功勋警察相处会有点局促，可没想到一路下来，反倒是华师父给大伙带来的开心最多了。

武燕追问："那时候工资多少钱？"

"最早十几块钱。知道我为啥当警察吗？当年不光发工资，一年还发好几身衣服，省多大开支呢。"华启凤道，又把几人逗乐了。

丁灿说了："华师父，您不能这样教育晚辈啊，信仰呢？职责呢？这话以后不能说啊。"

"信仰和职责都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的。和我同期从警的有一个兄弟，好喝酒，好打架，打架还好吃亏，就为了威风没人敢惹，豁出命来也要当警察。"华启凤道。

"那这动机也太low了。噢，太低端的意思。"武燕道。丁灿笑着说："您这位兄弟我怎么觉得要犯错误啊？"

"你错了，他叫池兵山，一级英模，烈士。"华启凤道。

众人齐齐"啊!"了声，此时听到的英雄的另一面，让几人不敢相信了。

"英雄始于血性，或者叫冲动，直白点说叫脑瓜不太好使，你们中间可别出现这号人啊。"华启凤像打预防针一样，说的是与身份相悖的话，却似乎另有深意。

"不会，现在这么傻的人不好找啦。正式警察里都难找，何况我们辅警。"邢猛志道。

这话有点不合时宜，破坏了气氛，没人笑，也没有人再说话，直到跟着县大队的车到了要排查的地点：沁山县郭峪乡。

血色往事

被时代抛弃的地方总会留下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痕迹，土房、夯墙、砂石路、石头围子，像群山中的点缀，古朴得有点可爱，特别有些墙皮上还留下标语，仔细辨认是"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字样，让从现代都市来的小警们好奇地看不够。

目的地郭南村就在视线之内了，退休乡警牛法宪还在絮叨着：

"……本来人就不多，林场一撤没几年就都走啦。老郭家这几个人

哪，可都不是一般人。郭斗盛比我大差不多一轮，参军去抗美援朝，后来又去大西北修青藏路，回来就三十好几了也说不上媳妇……一直到四十多才撞上桃花运啦，和下乡的一个城里学生结了婚。可也好景不长啊，那城里来的是没办法安心委身的，不是真看上他啊。政策一变，那女的一句话都没吭回城了，别说他啦，连娃也不要……啧，这叫孽缘哪，不出个妖孽都说不过去啊。”

前头听着的邢猛志和武燕相视一眼，忍俊不禁，人老了就爱唠叨，和职业无关。昨晚到乡里时老头喝多早睡了，一早起来问明来意，就一路唠叨这个，不过好在有个耐心且年纪相仿的华启凤陪着，一点也不嫌他唠叨，好奇问道：“老牛啊，你咋一直说郭向阳他爸？”

“我认识啊，绝对是个一等一的好人，要不是老郭啊，这片林地早被老百姓砍了卖了好几遍啦。”牛法宪道。

“嗯，肯定的啊，年轻从军，又修过天路，那一代的信仰是杠杠的……说说他儿子，郭向阳，对了，他有个绰号你知道不？”华启凤问。

“知道啊，三枪。”牛法宪道。

“有啥来历啊？我是看当年的判决书上有。”华启凤好奇了。

“当然有啦，这个说起来牛透顶了，现在吧保护野生动物，往前数几十年可不一样。粮食金贵，每年各村都要组织围猎山猪，要不那家伙太害人，一头猪一晚上能拱你一亩地。老郭当过兵，那枪法神着呢，要用民兵那步枪，一枪一个倒。后来不让用那步枪啦，山里人就自制土枪，就那土枪，老郭基本上也是十拿九稳。”牛法宪回溯着往事。

邢猛志适时问道：“那叫三枪什么意思？出枪快？不对呀，土枪得装填火药啊。”

“哎，这小兄弟明白。那山猪一般出来是成群结队的，开枪撂倒一头，其他的也就吓跑了。围猎的也是好几个人，有时人吧，打不准，还把山猪给撩火啦。那猪不管你枪不枪啊，火上来不管不顾直接冲上来就敢咬人，每年都有受伤的。嘿，可这郭向阳比他爹耍得还好，一条胳膊上能架三杆三十多斤重的土枪，枪里不是铁砂，是独子，只装一颗铁丸，只要看见成队的山猪，‘砰’一枪，‘砰’地再一枪，然后扔枪再打。一般最少连发三枪，打中的山猪啊，基本都是从眼眶这儿打脑里了，中枪

就倒。他们组织人上山，每回最少都抬回三头来，后来这个三枪的大名就传开了……”

牛法宪说着，邢猛志和武燕又相视了一眼，这打野猪练出来的枪法，如果拿杆几乎没有精瞄的土枪都打这么准，要换成现代武器，那准确率应该到吓人的地步了吧。

“噢，这么厉害啊。”华启凤也赞叹了声。

“哎哟，可不说乔家那四个是找死呢，谁不能惹，你惹他……那乔家河村离这儿三十多里路，当年乔隆彪和他仨孩，那是并称‘乔家四虎’啊，最早贩山货发的财，最早买的大卡车，也是最早往山外贩木料的。现在生意靠关系硬，那时候生意可是靠拳头硬。老乔三个娃，老大老二是双生，一个叫乔大胜，一个叫乔大利，还有一个叫乔三虎，个顶个壮得跟牛犊一样，村里村外打架就没吃过亏。那时候凭啥赚钱？收购山货木料基本一半买一半抢，横着呢，还围攻过乡派出所……不是跟你讲古啊，老华，早几十年法制意识实在是差，有事根本不找警察，村里一吆喝，七叔八舅堂表兄弟，操着家伙就去讲理了。”牛法宪道，警服脱了，说话没那么讲究了。

邢猛志和武燕笑了，在这地方执法可以想象出难度有多大。

“那案子诱因，就应该是乔家这几个抢木料和郭向阳的父亲郭斗盛发生冲突吧？”华启凤问。

“嗯，那时候农村收入低啊，靠山吃山，所以嘛偷偷摸摸砍几棵树的经常有。不能让伐木断了来源啊，乔隆彪就是低价收这些然后高价往外卖。郭斗盛呢，是个拗性子，其他护林员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他不行，谁敢到郭南村一带砍树一准被他揪回去。他这连罚带逮，搁山里路外存了有两三车罚下的木料。

“这乔隆彪就动心思了，领上他那仨后生娃就去找郭斗盛了，扔了五百块钱，反正卖不卖他都要买，给不给他都要拉。嘿，犟牛碰上倔驴子啦，老郭是不吃那一套，一耳光在乔隆彪脸上甩了个响，你以为你是谁啦？别人怕你老子不怕你，滚蛋……这就谈不拢了，老郭可没防着人家是有备而来的，那三娃乔三虎，早准备好小椽棍子，一棍子就闷上去了……”

牛法宪讲得抑扬顿挫，活脱脱的乡里争斗，武燕听得入神，下意识地问：“后来呢？”

“还有啥后来？祸根就种下啦。老乔家这几个后生太缺德，弄了根铁丝捆猪似的把老郭给捆窝棚里了，然后拉上木料扬长走了，整整拉了三四趟呢。隔了一两天老郭才被上山的人发现。你说这事干得多不冒烟啊？”牛法宪道。

“那没报警？郭斗盛是军人出身，法制意识应该有吧？”武燕问。

“报啦，可这乔隆彪说，木料是郭斗盛卖给他的，临时要加价两人谈不拢，还是老郭先动的手。至于多少木料，他们拉回来扔派出所门口了，就半车。这说不清啦，后来老郭被打得也不轻，所里做了个处罚，让乔隆彪赔两百块医药费，打人的乔三虎呢，行政拘留十五天……本来想和和稀泥把事了啦，谁可知道乔家这帮狼真恶呢，一毛钱不赔算啦，还要倒讹郭斗盛还他们那五百块钱，老郭肯定不会拿那钱。他还不上，乔家一帮老娘儿们就在派出所里骂街，哎哟，这不是就没法儿办啦……”牛法宪拍着大腿道。

“郭斗盛被打，和郭向阳报复，事隔几天？”华启凤问。

“一星期吧。出事时小郭正在乡里打河坝，那孩子念书脑袋不灵光，早早就干伐木工、石头匠的活儿，两膀子能担四五百斤。我心里一直就怕出事，出事那天，我还来了，就站在那儿，没见着人。后来就出事啦……”

车停了，牛法宪结束了回忆，停车的地方，就是他所指当年站立的地方。荒草膝高，脚下泛青地绿茵茵一层，站在这里就能看到郭南村全貌，错落的房屋一二十间，多数已成断垣残壁。牛法宪所指的郭斗盛居所，意外地保存完好，在这一片土夯房子里，当年应该是较富的一家。

后车的丁灿、县大队于海队长下来了，两人拍着照片。牛法宪带着众人，直向那屋子踱去。

“说说那天的案发经过吧。”华启凤踱着步，像寻找嫌疑一样巡视着这里的每个视线所及的角落。

“我来时，他一定就在这儿。听到案发时我刚回到乡里，从这儿到乔

家河村三十里地，我当时骑摩托车，耽误下也就是两个多小时。他一定是故意躲着我。”

牛法宪像触及了心里最伤的痛，他眼神凄然，看着郭向阳的旧居，居然让观者觉得他有种近乡情怯的情绪……

时光如果能倒流二十年，事实会印证牛法宪的猜测，郭三枪确实就在郭南村，他出村的时候看到了骑着警用摩托车进村的牛法宪。乡派出所的，一个惹不起恶人也帮不了好人的警察，连打人的乔三虎拘留都没办下来，郭向阳知道什么也指望不上了。

他其实就在山腰坳里的松树下蹲着，从前一晚到早上到现在他想了很久。面前的高粱白尚余半瓶，一只烤兔子被撕得七零八落，连骨头都被嚼碎了。父亲还躺在家里呻吟，当乔家人闹到林场诬告他倒卖罚没木材后，一辈子要脸的父亲就那么毫无征兆地躺下了。

父亲是个骄傲的人，也是他的骄傲。可当骄傲被侮辱、清白被践踏，子弹和炮弹都没有打趴下的父亲，就那么被乡里坊间的流言蜚语击溃了。

他把剩下的酒揣起，扛起了枪，回头看了眼家，看了眼村子，充血的眼眶里满是留恋，可他最终还是决定走了。如果有一天公道都不再值得敬畏，那就得让他们学会敬畏其他：我……和我手里的枪!

他的身影消失在山路上，一个小时后，乔家河村里轰然一声巨响，火光惊起了半村的人。

村里一位大脚的婆娘惊恐地跑着，丢了一只鞋都浑然不觉。隔着老远就听到了她的破锣嗓子在号：“老乔，你的车着火啦，郭家娃扛着枪来找你报仇来啦……”

“这个野种……大胜、大利快下来……”

拾掇院子菜地的乔隆彪吼着儿子，隔壁住的就是成家的老大和老二。屋子里的婆娘和三儿闻声出来，乔三虎手里还拿着土枪，正往枪管里倒火药，乔隆彪一把抢过来吼着：“不要脸的活儿能干，不要命的活儿你也敢干？”

“那咋办？我就说赔人二百块吧，非要欺负死人家。”乔三虎有点心

虚，村里乡间有冲突总留个情面，这扛上枪来了，怕是无路可退了。

“妈逼个球，怕个鸟，先吓唬住。媳妇，赶紧去把亲戚吼来，人越多越好……走走走。”

乔隆彪一马当先，领着三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冲出来了。婆娘从一旁跑，边跑边喊相识的人。刚拐过路口，乔隆彪目眦俱裂，新崭崭的东风卡车正冒着烟，前盖都不知道被炸哪儿了，肇事的郭向阳还倚在车边，他裹着一身破工装，发如乱草，人如蛮兽，恶狠狠地盯着来人。乔隆彪气急之下，二话不说就横起枪来。

这是乔隆彪最后一个动作，他举枪的刹那，郭向阳脚一掂，长枪像活物一样自动到了他手上，于是他后发而先至，“嗵……”一枪直冲乔隆彪。

乔隆彪的枪嗵一声响了，他中了枪，枪身失控，枪口抬高，打到了郭向阳头顶的上方，只有一颗铁砂划过郭向阳侧过的脸。他回头时，眼颊部洇出的血抹了半脸，把看着两人对枪开的仨儿子吓傻了。

“爸……爸……爸……”乔三虎在乔隆彪身后，他爸毫无征兆地倒在他怀里。一蹲着扶着，视线往下，小腹以下血迅速洇出来了。疼痛到极致的乔隆彪嘴张着，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了。

“死不了。扯平了啊，我也没医药费赔你。”郭向阳淡淡地说着，腰里的药葫芦一顿，往枪里装火药。这事想了很久都有点紧张，可真开枪，却是有无比的快意充溢在胸间。

乔大胜怒了，菜刀指着，一句“操你妈”就奔上来了。老二火了，抄着门框杆急吼着：“别让他装上枪。”

装药需要填实，然后再装铁砂，可这些常识在郭向阳手里早被颠覆了。他装完一顿，随手一捻，一颗大钢珠直接叮当扔进枪管，然后侧身抬枪，“嗵——”枪响，奔来的老二像被一双无形的手扯倒，嘭地栽倒在地，手捂着大腿根部发狂地号叫。

父子同气，兄弟连心，老大持着菜刀回头一看，恶吼着不管不顾地举着刀扑上来。郭向阳枪管一立，直接横握当武器，斜斜一抡枪身，枪托咣声直击在乔大胜的手腕上，菜刀一闪脱手。郭向阳飞起一脚，踹到

了乔大胜的肚子上。“噔噔”，乔大胜连退几步，被踹得跪在地上呕吐，这时候他明白了，对方不是报仇，是灭门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回身吼着老三：“三虎，快跑。”

“要死一起死……”

乔三虎早成疯虎了，捅着他爸的枪。枪里早装好火药和铁砂，发火纸被塞在膛里，他捡起来朝着郭向阳嗵一声开枪了。

电光石火的刹那，郭向阳抱头，扭身扑倒。那一枪的威力奇大，掀得郭向阳后背衣服成了几条褴褛，开枪的乔三虎被后坐力震退得仰倒了，不过他坐起时却吓愣了。中枪的郭向阳站起来了，身上、脸上全是血，那受伤的样子像野兽一样可怕。

一言不发的郭向阳动了，拿着枪，朝着准备爬起的乔大胜就是一枪托。乔大胜啊一声哭着跌趴下，恶念猛生的郭向阳没有留一点怜悯，朝着他肩膀、膝盖，一下，两下，三下……每一下都引起一声惨叫。听到了一声骨头碎裂的声音，那是胳膊腿被废了，几下之后连叫声都没了。

乔三虎惊恐地看着，却再没有勇气冲上去，他手脚并用往后挪着，嘴里发着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无可名状的恐惧声音。直到又看见郭向阳装药，他眼神求饶、嘴唇哆嗦地说着：“别……别杀我……别杀……我。”

“这么怕死，还欺负人啊？你跑吧，这是最后一枪，最后一颗独子，打不死你我就放过你。”郭三枪手捻着一颗钢珠，拇指一迸，钢珠飞起来了，那是给乔三虎逃命的时间。

一刹那乔三虎连滚带爬就跑，那钢珠飞起来到高点开始下落，郭向阳举枪，闪着反光的钢珠像精灵一样准确地跳进了枪管，此时乔三虎已经跑出去十几步。

郭向阳举枪，枪口对准了乔三虎的脑袋，一刹那他觉得不妥，又向下移了移，嗵一声枪响。

奔跑的乔三虎像截木桩子扑倒，在地上抽搐着。

郭向阳抹了把血，看着躺倒的一门四口，只有中枪的老二乔大利还神志清醒着，不过捂着腿上的伤口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是嘴唇在哆嗦，

眼里满是乞怜。郭向阳举起枪，又慢慢放下了，他朝乞怜的乔大利极尽不屑地唾了口，然后踩着他的脸过去了。

他没有再施暴，而是盘腿而坐，拿起剩下的半瓶酒一口一口抿着，四周躺着乔家四虎，近旁燃烧着卡车，被乔家婆娘嚷来助阵和闻讯来的村民有数百人，被这个惨烈的场景吓得惊恐后退，抄来的铁锹、木棍武器铛铛掉了一地，乔家的婆娘吓得连哭都哭不出来。

直到黑压压来了一片警车和警察时，那块场地还像绝域战场一样，无人敢近……

“……经过就这样，把县武装部都惊动了，他没反抗抓捕，是自己戴上铐子走进警车的，受的伤也不轻，眼眶这儿挨了一铁砂，破相了；后背剜出七八颗铁砂来。至于乔家四个，最轻的乔大利瘸了，其他仨都终身残疾站不起来了……”

两支烟抽完了，第三支续上，牛法宪不唠叨了，逻辑极其清晰地讲完了当天的案发过程。这件血色往事不管对谁都是不堪回首的，即便作为外人第一次听说，也觉得后背一阵毛骨悚然。

“我看口供里根本没什么东西，当时是谁审的？”华启凤出声问。

“县里审的，不过那闷葫芦根本不认罪，也没啥交代的，事情就明摆着的……本来以为肯定是极刑，可没想到受害的乔家激起的民愤比他这暴行还大。四虎一倒，告状的挤破乡政府和乡派出所了。老郭呢又是个军人出身，连武装部的都站在他这一边。后来林场组织，联名上保的有好几千人，判决时可能也考虑到这个情况，就判了个死缓。两家都败了，乔家从最早的万元户被打成现在的低保户了，一家残废；老郭呢，儿子判下来没几天就咽气了，发丧都是林场办的，这一晃几十年了。”牛法宪幽幽地道，似乎对于这件往事，有更多的个人情绪在里头。

“哦……”

坐在院外石碾盘子上的华启凤应了声，视线又一次扫过这个奇人的故居，和破败村落相比，这里倒算是最顺眼的了。青砖瓦房，瓦上青苔茵茵，颜色已经斑驳的窗户，居然还有几块完整的玻璃，余下是旧报纸糊的。院子里荒草过膝，可还能看到曾经整齐的余貌，石桌、石凳和铺院的石板都清晰可辨。

“没回来过，要回来，肯定轰动。”牛法宪似乎看出了华启凤的怀疑，插话道。

华启凤笑而未语，县大队于海队长心有余悸道：“这事小时候我听说过，都传神了。”

“是够神的啊，老式土枪根本没膛线，能精准射击靠的就不是瞄准了，而是经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还不到十八岁。”武燕评价了句。

丁灿道：“往往这种闷声不响的人啊，一干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是啊，手段太恶劣。”于海接了句。

“错。”视线一直落在旧居的邢猛志反驳了，他奇怪地说了句：“不是恶劣，是很克制。”

克制？众人不解，华启凤在微笑，牛法宪点头道：“对，谁天生也不是十恶不赦。在犯案以前，他是个出了名的老实娃，不多说话，人也好使唤。乡里修河坝都是派义务工，管饭不给钱，每回他爷俩总有一个在。”

“这和克制有关吗？”武燕没听明白。

“捕猎的经验让他有复仇的能力，而性格里的坚忍和善意，也让他控制住了复仇的程度。那土枪控制得稍偏点，可就要命了。”邢猛志道，对于武器的控制，他体会很深，学个弹弓都用了那么多年。

武燕闻言庆幸道：“那敌情是好事啊，总比肆无忌惮的恶性犯罪嫌疑人好对付一点。”

“相信我，现在是最差的情况。如果说曾经还有善意的话，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深牢大狱，除了怨恨、仇视、敌对，再不会有别的了。他不觉得自己有罪啊。如果纯粹为钱为利益犯罪的，可能好对付。但像这样无牵无挂而且彻头彻尾的边缘人，最难对付。记得‘老鬼’袁玉山吗？我每次看见他的眼神都心里发毛。”邢猛志道。

不用多想，这也应该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从成年后就一直被社会遗弃在角落的人，除了反社会的性格都不可能还有其他。众人看着华启

凤，老人像心有所思，在院落外梭巡了两圈，却意外地说了句：“走吧，看看老郭的坟地去，老牛你知道在哪儿吗？”

“后背山上就是，村里坟都在那儿荒着，估计自家都没人来了。”牛法宪道。

“去看看吧，也算是个英雄冢。如果真像你说的，根本没人来过，那这个人就成了忘本的丧心病狂之徒了，很难对付。”华启凤道。

“那要来过呢？”丁灿好奇多了句嘴。

前行的华启凤幽幽道：“那就是没忘本，有执念，那种恶毒的执念会像有信仰的人一样，更难对付。”

丁灿吐了吐舌头，不敢再问了。一行人循着被荆棘荒草淹没的路上山，当累得气喘吁吁的牛法宪指认郭斗盛的坟茔时，一行人都怔了。

坟茔是石砌的，精美而大气，坟前一片空地不长草，那肯定有人来烧过不止一次纸钱，坟后并排着酒瓶子，任谁也看得出根本不是荒坟，就连信誓旦旦的牛法宪也愣了，直喃喃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最不可能的事就是事实：

二十年前的枪案余祸未泯，执念仍在!

笨鸟高飞

从郭南村回乡里就到中午了，在乡派出所大灶上凑合了午饭，这个临时拼凑的队伍就要分道扬镳了。县大队的事也不轻松，要组织排查一下非法捕猎，还要处理马宝骏那一车野生动物关联的收购人。此行还增加了一条，要排查郭南村郭斗盛的坟茔修缮是谁完成的，华启凤推断应该是当地找人，不是的话材料总得从当地走吧。

几人带着疑问上路了，此行虽有所获，但并未如愿。每一件罪案查到尽处都是对人性的拷问，郭向阳的案子就是了，如果法制深入一点，震慑乔家这几个村霸乡痞不敢胡作非为；或者执法严厉一点，在事后及时处理严惩，不管哪一种都有可能避免血案发生。

可血案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只剩下唏嘘不已了。回程路上都有点闷，丁灿在玩平板，旁边的华启凤在闭目养神，武燕开着车，几次想说话却瞄到邢猛志若有所思地看窗外，想说的话被她硬生生咽回去了。

打破沉默的还是一通电话，是武燕接的。乡派出所地广人稀也有好处，修缮坟茔的施工方找着了，是县里来的，石头就是当地打的。施工方提供了一个发包方的名称：午马市佳成商贸有限公司。

午马和云城交界，是个县级市。信息被丁灿传回家里，开始排查关联的信息。邢猛志好奇问道：“怎么还有公司给郭向阳家修坟地？”

“他本人肯定不方便出面吧。施工方提供的信息是，对方父辈和郭斗盛是战友，当然，应该是假的。这么小个工程，又过去几年了，不是开税票了都查不着。”武燕道。

“午马市可是个交通要冲，几条铁路、高铁的交会点。市虽不大，可胜在四通八达，到省城两个小时，到云城一个小时，出省四十分钟，到最近的云城机场，用不了三十分钟。如果所谓的地下兵工厂推测成立的话，我觉得很可能那里是个中转站啊。”丁灿道。

前面的邢猛志哧声笑了，挖苦道：“玩电脑的，别总以为你脑袋瓜也和电脑一样管用。哪怕个县级市也有百十万人，没有准确信息，你可查吧。即便佳成公司有嫌疑，等你查到线索还没准到什么时候了。”一句话噎住丁灿了。

武燕反问道：“好像你有办法似的？”

“别激将，这次我可真没有，最起码郭三枪这头孤狼就没法儿抓。他和袁玉山一样，都不在乎自己那条烂命，真没治。”邢猛志道。

武燕想起一事来，提醒道：“对了，连天平交代里说让你到老家找郭向阳，好像这个线索是正确的。他知道郭向阳回过郭南村？”

“他是巴不得我和郭向阳撞上，然后被郭向阳给灭了。”邢猛志道。

这是最准确的解释，武燕无语了。华启凤出声了：“既然你看到他的克制了，那就应该能找到办法。我问一句，猛子你，燕子，还有小丁，你们是不是对这人或多或少有点同情，心和手都有点软了？”

“不会，哪怕有，撞见我也毫不犹豫开枪。”武燕道。后面的丁灿弱弱驳了句：“你心真硬啊。”

“对罪犯的同情是可笑而且危险的。恶性犯罪，不是你死就是我灭，还会有第三种结果吗？你问问猛子，他可是差点被人灭了的。”武燕道。

丁灿凑上来问：“猛哥，讲讲，你有没有在一刹那吓尿裤子的时候。”

“之前有，吃江湖饭的下手都狠，连天平直接剁自己的手腕，当时就吓了我一身冷汗。一共见了袁玉山两次，每次看他的眼神，我心都莫名其妙地抽，‘气场’这个词不是笑话，那些恶人身上，绝对有让人毛骨悚然的气场……我不怕丢人，我觉得说什么大无畏英雄都是扯淡，化装侦查那段我成夜成夜睡不着觉，回来后很久都调整不过来，总是被噩梦惊醒。”邢猛志道，这里都不是外人，他难得地没像平时那样吹牛皮来几句大无畏的豪言壮语了。

武燕伸手，无言地在他脑后抚了把。这是通常的安慰，这个下意识的动作看得丁灿又嗤笑了。武燕说：“火山，你小子越来越欠揍了啊。”

“大姐，你这表现就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俩有故事似的，赖我啊？”丁灿笑道。

“好，等到站收拾你。”武燕笑道，一点也没着恼。

邢猛志回头看了眼，呸了越来越贱的丁灿一声，看华师父时却愣了下，华启凤在好奇地审视着他，他惊问道：“怎么了华师父？您怎么变深沉了？”

“我在想，这一劫会应在谁身上。”华启凤莫名道。众人不解时，他解释道：“和坏人打了一辈子交道，越来越迷信了，仿佛冥冥中有天意啊。那些杀人放火犯下重罪的，终究逃不过制裁，或者叫报应，我们中间总有最适合的一个人，把报应带给这些坏人……”

“希望不是我。”邢猛志笑笑，坐正了。

“如果是呢？其实我觉得你也在克制，克制着不让自己太出众，克制着不去接近案情的核心。这种心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不满现状，去意已生；另一种是因为你知道了郭向阳的身世而选择克制，甚至准备避开

这条线，你心里的善意让你不忍了。”华启凤道，像洞悉了邢猛志一直沉默和犹豫的原因。

“师父，别观察我了，郭向阳那么恶的一个杀人凶手都执念不忘，何况我，或者我们？谁敢说自己的心不是肉长的，听完这个故事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只有把他除之而后快的想法？”邢猛志道。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当一个人走投无路，犯罪成为唯一选择的时候，那就不单是他有罪。郭向阳是个坏人，可怜!那些村民，还有乡派出所的警察是好人，但可恨!”丁灿道。

“闭嘴。”武燕回头骂了句。

华启凤笑了：“说得好，我同意，恰恰是你们这种心态才是对付嫌疑人最需要的。那你们更应该理解，警察对这样已经养成的反社会人物，哪怕一点犹豫、畏缩、纵容，都有可能酿成大错。如果不终结他，就会把家破人亡的惨剧带给更多无辜的人。猛子，我就不信你看不出来，牛法宪愧疚了一辈子。”

“我知道了，师父，而且我也看出来你正在想很阴损的办法抓捕他，所以才早早离开，但那法子不一定管用啊，他就是山里长大的，想潜伏得瞒过他不容易。那是个废村荒山，我们要派人进去估计摸不着东南西北，而他穿山越岭肯定如履平地，不对等。”邢猛志道。

“呵呵，那我就放心了。”华启凤满足地笑了。

丁灿没听明白，好奇地问道：“什么阴损办法？”

“笨死你，嫌疑人的弱点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我刚想到这儿，蹲坑守门……不对，蹲坑守着等上坟。敢情猛子这一说，我也觉得不行啊，那地方咱们是玩不转啊。”武燕道。

“慢慢来，浮现的信息越多，我们能找到的机会就越多。”华启凤道。

此时听到了平板信息的提示音，那是技侦有消息了，丁灿看着平板念着：“一个坏消息和一个……”

“先说好消息。”武燕道。

“No，没有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丁灿道。

“先来坏的再更坏的吧。”邢猛志道。

“坏消息是，刚定位的二米、秃轴在监控范围内消失了。而且我们要求排查的佳成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伍士杰，十天前家属报了失踪，到现在仍没音信。”丁灿道。

一下子，邢猛志和华启凤不约而同地耳朵竖了竖，眉头皱了皱。

武燕惊愕道：“那更坏的消息呢？”

“卢启明教授……没挺过来，二十分钟前心跳停止了。”丁灿道。

嘎一声尖厉的刹车，武燕把车泊到了高速的应急车道上，车里静了好久，都在消化着这些坏消息。过了好久，邢猛志才幽幽道：“师父，难办了啊，跑的跑，死的死，失踪的失踪，这是洗底了啊。”

“对，不管主谋是谁，已经快把底洗净了，我们的机会不多了。”华启凤轻声道。从未见过他这么为难，皱眉皱得脸上纹路横生。他使劲地抚着额头，捏着太阳穴，这些头疼无比的碎片信息，哪怕发挥天际的想象也联系不到一起……

“嗡……嗡……”手机振动的声音，戴着白手套的席双虎掏出来看了眼，皱了皱眉，又把手机放回去了。

是个噩耗，卢教授伤重不治。这个让人心气难平的消息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很多，当刑警久了会慢慢习惯冷静，不过在外人看来，像冷漠。

最起码在马宝骏家人看来就是如此。这个光棍汉父母双全，倒挺孝顺，家里置办的东西不少，有些时新的家电在省城都算得上高消费。席双虎是以“非法经营”申请的搜查令，有辖区派出所陪同搜查。不过那俩老人虎视眈眈，防贼似的防着席双虎一行人，让几位刑警都有点不自然了。

“看来也没什么了。刘啊，那就这样吧，谢谢您配合啊。”

席双虎故意道，眼光瞟着那俩老人。

众警一听愣了，刚瞅了瞅还没怎么查呢，这就结束了？都诧异地停

下了。

派出所警员巴不得呢，不过席双虎却注意到那俩老人一下子松了口气，本来疑惑满面的表情瞬间舒展了，这是个信号：有货。

“那到所里吧，晚上一块吃饭。”地方民警殷勤道。

席双虎话音一转，为难道：“等等，我想起来了，这种老房旧宅的，都会有房顶格子、地窖啥的，不知这墙里……”

他眼光慢慢投向嫌疑人家属，俩老人躲闪着他的目光，席双虎严肃道：“大叔大妈，要不这样吧，您直接告诉我得了，省得我把您家里翻乱了不是？”

“你都不说找什么，让我告诉你什么!”大妈怒道。

“那没什么你紧张什么？肯定有什么。”席双虎呛道。

“讹人也不是这么讹的，有什么？有什么？谁紧张了？”大叔呛着。

“不在阁楼里就在地窖里，等我搜出来看你还有什么说的。”席双虎一反常态，像吵架一样和大爷大妈吼着。

大妈一拍大腿怒道：“搜不出来，我看你有什么说的，搜啊，搜啊。”

这一下子席双虎笑了，笑着对同行的警员道：“继续，不要搜阁楼地窖了，查一下地板和墙面。”

“嘶……”大叔哆嗦了一下，上当了。那派出所警员明白了，是真有东西，吼着：“老马啊，有啥你说清楚，非让摆到脸前难看？咋的？这么大年纪了，再让我把你俩拘走？”

“没啥，宝娃藏的我哪知道？”大妈难堪地道。

就在刑警的滚珠杆子已经测出墙面和地面的空心时，俩老人也指出在哪儿了。墙上挂画里有一包，空调顶上有一袋子，拿下来一瞅，厚厚的快递单子，还有几摞银行卡、转账凭证。地上就更喜人了，两支精美的仿秃鹰气狙枪，瞄准镜、夜视仪、红外成像、子弹模具一应俱全。远道而来的刑警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查了这么久，好歹发现眉目了。

“那是打兔子啊，不犯法。”

“那不是宝儿的，是别人搁我家的，他又常不在家。”

“刘啊，我们真不知道啊。”

“不知道你就知道是打兔子的？你家有兔子？还准备两支枪打？”

“我我我……我真不知道。”

“行了行了，到派出所说……”

坏人不分老幼，这两明显有隐情的被派出所传唤走了，搜查在继续着，特制的气瓶、气管一一被刨出来了……

“哇，收获不小啊。”

“马宝骏这家伙一直在交代别人，唯独没交代自己家里还藏着枪呢。”

“再配合的嫌疑人也知道给自己留一手。”

省总队信息指挥中心，几屏搜查证物影像传回来，让沉闷的气氛活跃起来了。云城突袭收获不错，那一摞快递单和银行卡让键盘后的高手们很是兴奋，那些东西关联到的信息更多、更有价值，比缴收的枪支还金贵。

“嘿，传奇帅哥，这次你落伍了，被我们席队抢先了。”有位女警朝着角落的任明星说了句，惹得大伙都笑了。

乔蓉和任明星在一起，调动的警力是缉虎营、王庄、建南三个辅警大队人员。专给两人的指挥分拨了几块屏，中午到现在已经几个小时了，还没见到成果。

“美女，不要这样。他是在已有嫌疑人的基础上，搜查到了证据；而我，是通过思维和推测，去找到新的嫌疑人，怎么能比得了我呢？”任明星嘚瑟地道。

没有领导在，又是排查前期，这里自然没有那么严肃。旁边的一位技侦搭话道：“要说刑侦我们可都是专业的，你不描摹肖像，怎么要把我

们的活儿也抢了吗？”

“我没抢，这个领域你们看不到也不知道而已……想当年我们可是开着电动车、拿着橡胶棍，搁晋阳巡逻了一两年呢。什么稀奇古怪的嫌疑人都见过。”任明星道。

“真的吗？我们这里可是通过大数据锁定网购、快递、出行等任何有可疑形迹的人，你脑袋不能比电脑还好使吧？”那位称任明星为传奇帅哥的女警十足地不服气。

“哎呀，神案例多着呢，有些你根本想象不到。我给你们说个你们判断下。刚当辅警时，我们夜巡在城边树林旁，发现一嫌疑车辆，那车身一直忽悠忽悠上下在动，于是我们上前盘查了，你们猜是什么情况？”任明星严肃地道。

女警一脸红，啐了口，八成想歪了。一位男技侦脱口道：“车震。”

“卖淫嫖娼的吧。这个有过案例，为了逃避打击，有些把卖淫场所设置到车里交易。”另一位技侦道。

男性都看着任明星，这恶心案例太掉价了，任明星笑着摇摇头道：“我也以为这样，但是我错了。是性交易，但不是卖淫嫖娼。”

“啊？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矛盾什么呀？我们一敲车门，发现俩男的急着穿衣服。带回队里一询问，嘿，这男的有这喜好，就是网上约了个男的出来车震，谈好价格了。哎呀，把我们队长头大的，这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没法儿处理啊……没规定男男性交易算卖淫嫖娼啊。”任明星把谜底揭开了。

众技侦错愕地看着任明星，还没消化掉这个神转折，任明星以为大家不相信，赶紧解释道：“真事，后来我们队长骂我们多管闲事。”

任明星蓦地哈一声，把全屋的技术员笑翻了，男的笑得跺脚拍桌子，女的笑得脸红捂着。只有旁边的乔蓉哭笑不得，她狠狠剜了任明星一眼。

好在有讯问进来了，终于有消息了，步话里传来前方的声音：

“219国道岔口，二龙山南侧路，来了辆面包车，查不查？”

“等一下。”乔蓉拿着步话，示意着接入视频，远远地看着是一辆面包车，正常，看不出什么来。任明星歪着脑袋瞅了瞅，点头。

终于点头了，任明星指出第一辆嫌疑车辆，乔蓉发话：“查!”外勤设路障拦车了。

一屋技术员围上来了，总不能寻遍了也没找到的枪支线索，凭任明星这货瞄瞄就能知道哪辆车里有枪吧？任明星回头看看围着自己的一双双眼睛，不好意思地道：“这其实也是蒙啊，万一没有，你们不要失望。”

“没有很正常，我们不会失望的。”一位女警道。

“万一要有的话，千万别认为我不正常啊。要不开个盘赌什么嘛，干说多没意思。”任明星问。

“你一个人，我们不能欺负你啊。”一位男警道。

“别担心我，多操心操心自己吧。这事你们没玩过，只有受欺负的份。”任明星笑道。一句话把众警都刺激到了，个个不服气地瞅着前方，等着看任明星牛皮被戳破。

前方，车辆驶近路障。这是临时设卡，突如其来在路上冒出来，估计来车也没防备。两位警服男上前查验，要驾驶证、行车证。驾驶位置的人刚递出证来，另一侧门一开，一个人影嗖地蹿出去跑了。乔蓉急得在步话上喊：“快，摁了!”

查证的警员一把揪住司机，从车窗里往外拽，另一位搂着一起拽，剩下一位奔着去追蹿走的那人。查是三人一组，对付俩没有压倒性优势，现场瞬间乱了。乔蓉步话上喊着汇报情况，看不到影像了。

隔了好一会儿执法记录仪的画面才显示出来。车门唰唰拉开，几只带血的兔子、一只红公鸡，翻捡时又看到了几只斑鸠，再看座位下时，两支黑黝黝的气枪赫然在目。

“发射钢珠的快排，还有支气狗。”乔蓉认出来了，步话上通知着，“跑了的不要追，先把人和车全部带到总队，建设路这儿。”

“是，那这儿还查不？”

“别管了，有换防。”

“好嘞。”

挂了步话，乔蓉复杂的眼神回看任明星，车上其他人盯着任明星很久了。要不是这家伙一直就在总队，恐怕得怀疑他是出卖同伙了。不能点得这么清、这么准吧，点头一辆就中奖了。

“嗯，这个……看得人家挺不好意思的。”任明星羞赧道。

众人哈哈又是一笑，那位老是和他呛的女警端了杯水给递上来，然后同样期待的眼神又凝视上了。乔蓉问：“啥情况？你不解释一下，得憋死他们。”

“这种大威力气动武器主要的用途是什么？”任明星问。

“射击。”

“有些发烧友是出于爱好。”

“用于打鸟的较多吧。”

“都对，但是总结一下，还不就是玩？!你要熟悉怎么玩，就能精准点中他们。”任明星道。

“不对呀，晋阳市的路口有多少？设卡不过十二个，那过往的车辆也不少，为什么单点这辆？”乔蓉有逻辑地问上了。

“轿车不用点，底盘太低。出来玩的，车性能得能上山，底盘得高，车身车轮上肯定泥迹土灰一层，那就是去野外玩的。之所以点这十二个地方，是因为这几条路通向二龙山、观音凹、小漳河、缉虎坡等，只有那一带的天然林有野物可打，而且那儿不能野餐，所以郊游的人不会去，当然也有村里人……你们肯定要挑刺儿，但是现在是下午快六时了，这个点村里人是不应该出来的，而是回村的。所以，我就点了这么一辆。”任明星道。

“哦……”乔蓉两眼放光，这种基于实践思维的判断是她不具备的，这时候看任明星别提多顺眼了。

不同的声音又来了，还是那位女警，她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任明星问：“你这么熟悉？是不是也玩？我怎么觉得你干过非法捕猎？”

“法不咎既往嘛，这跟人家男男玩车震一样，我们那时候法律还没规定气枪入刑以及非法捕猎呢，不能扯旧账啊。”任明星狡辩着，这男男故事直接把那女警击退了，不再和他争辩了。

于是，又一次传奇诞生了。临近天黑，十二组倒有六七组查到了野外玩枪的玩家，居然还有人开辆一百多万的宝马SUV玩这玩意儿，结果是一股脑儿地全给辅警大队拘总队来了。等天黑邢猛志、武燕一行人自沁山归来时，总队门口人满为患，里面拘传的嫌疑人不多，外面的家属和说情的人倒把路都快堵死了。

一破开口子，事情就好办了。这些常往山里跑的玩家，没准可能撞见过涉嫌的车或者人。总队一一梳理询问后，没过当晚，仅在晋阳市已经查到了三十多支气动武器的大致去向……

难解谜题

“看看吧，总算是个突破了，有些事我们光坐在办公室里，不沉下身子是办不了的。三十多支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可都是大威力、可用于狩猎的气动武器。”

总队长程长峰把手机递给宋玉河，宋玉河粗粗一览信息，手机又递回去了，这个他已经看过了，抓狩猎归来的玩家这一突破，让专案组信心倍增。不过从另一个侧面讲，查了这么几个月都是零星线索，实在也是够背的，都没想到省城里还有这么明目张胆玩的。

“思维定式啊，连年缉枪，我们总认为市面上的武器已经不多了，即便有也不会大量出现在省会城市，呵呵，可就偏偏有……对于犯罪的直观认识，我们可能都不如那些基层的辅警。宋支啊，我们落伍啦。”程总队长幽幽道，声音里明显有郁结的情绪无法宣泄。

“毒品能有新型的，这缉枪也会出来新情况。刑法规定两支气动武器入刑，只说了两支，却没有注明达到多大动能以武器衡量。这些嫌疑人在钻空子啊，我总结了一下我前段时间工作上的失误，是一直想来个全面突破，然后在所有线索上都投入精力。战线一长，不但警力，精力也不足啊。”宋玉河检点自己的失误如是道着，这几位外来警员给他好好上

了一课。

程长峰不愿触及这个打击士气的话题，转着话锋问道：“华师父一行有消息吗？”

“没有，已经回来了，查到了午马市一个佳成商贸公司曾经出资给郭三枪父亲造坟。不过佳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士杰已经由家属报失踪十天了，又是一条断线。”宋玉河道。

“这是……”程总队长以他毕生刑狱的经验揣度着，脱口道：“洗底了，佳成肯定有问题。”

“对，华师父他们也判断出来了。去年以来的扫黑除恶对各类犯罪几乎都是摧枯拉朽的冲击，即便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地下兵工厂，我估计也应该关门掐线了。”宋玉河道。

“这……就……难办了啊。”程总队长眉头皱着，半晌无语。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再去组织大规模的缉枪行动，肯定要落空。

静默间宋玉河注意着视线外的方向，此时两人身处的地方是医院，时间已经指向晚九时一刻，终于看到家属出来了。宋玉河和程长峰迎了上去，不过没讨到好去，家属没有和他们握手，只是怨恨地看了几眼，扭头走了，把两位警中大员搞得尴尬不已。

一位脱着口罩的白大褂医生迎上来了，对两人说道：“家属勉强同意了，但是，这消息包不了多久，卢教授是位社会名人。”

“能包多久包多久，谢谢您啊。”程长峰道。

“不用谢，我理解你们，但你们也应该理解家属。”医生道。

“是的，正因为我们理解，才在全力追捕凶手，那也是对死者最好的交代啊。”宋玉河插了句。

“嗯，希望如此吧。”医生道，指挥着几位护士推着病床从ICU缓缓而出。病床上卢教授的遗容安详，医生轻轻地揭起了雪白的被单，盖住了这位老人的遗容。就像“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那句话一样，这位高尚的学者走得冷清且孤寂，静静的走廊里没有人迹，只有床轮缓缓滚过的声音，连送行的哭声和泪水也没有。

遗体自程长峰和宋玉河两人身侧而过，两人心情沉重地举手，敬礼。警察的眼睛都硬，轻易不会流泪，可心也是软的。当两人路转回头走到电梯口时，一位颤巍巍在无声流泪的妇人没有走，程长峰赶紧上前搀着，这是卢教授的老伴，他劝道：“老嫂子，别哭，我们一定能抓到凶手，我会亲手把凶手送上刑场。”

“我不哭，我没哭。我，我就哭老卢也听不见了……你们可一定给他做主啊，他当了一辈子好人，可为什么却落了这么个横死的恶报啊……”妇人靠在程长峰的胸前，一下子悲恸不能自已。

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失态的宋玉河拭着眼睛，他以为自己当了一辈子警察，眼睛已经硬得不再会哭，可此时却没有忍住，流泪了……

“笃……笃……笃……”

轻轻的叩门声不知道响了几次，终于惊醒了房间里枯坐的茹叶楠，她怔了下，这么晚了，会是谁？

她起身，透过房门的猫眼看了看，是一位不速之客。她紧张地抹抹眼睛，整整衣服，然后嗒声开门，门外的不速之客朝她笑了笑。

“你……知道这儿？”茹叶楠好奇地问。这是她租的LOFT公寓，为了读博方便，就在山大附近，这个地方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和男朋友，鲜有人知道。

“我毕竟是警察嘛，临时的也算……不想请我进去吗？”邢猛志问，有气无力的样子，像是很累。

茹叶楠把门开得大了些，站到了一侧。邢猛志进来后，她关门时，又觉得不妥，于是把门虚掩着，留了一道缝没锁上。

空间很小，不过很精致，房间里飘着轻郁的香味，沙发、窗帘、墙布都是偏粉色系的。世界上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最起码邢猛志就觉得，茹叶楠已经完全和他不在一个世界。

“坐吧。”茹叶楠倒了杯水，拉平了沙发上被她蜷曲弄出来的褶皱。邢猛志坐得有点拘谨，而那一位更拘谨，在小茶几的对面拉着小凳子坐下了。

“抱歉打扰你了。”邢猛志难得地文质彬彬了一回。

茹叶楠笑笑：“已经打扰了，再抱歉就显得做作了，什么事这么晚来啊？”

“没事。”邢猛志道。

“那我就有事了。”茹叶楠道。

“我解决不了，你是指不让探望的事吧？”邢猛志道，这是总队出的一个紧急预案，除了家属，暂且封锁了卢教授死亡的消息。

“我没期待你解决，只是觉得，这还有什么意义啊？”茹叶楠凄楚地道。

单纯不假，可也冰雪聪明，重症监护一下子被封锁，恐怕猜也猜到了怎么回事。

她看着邢猛志，那张曾经熟悉、现在陌生的脸却给不出她答案，好久才幽幽问道：“卢教授怎么样了？”

“往最坏处猜，就是正确答案。”邢猛志道。

茹叶楠胸前一阵起伏，急促地喘了两口气，闭上了眼睛。那无法诉说的悲戚郁结在她花容月貌的脸上，显得那么楚楚可怜。邢猛志有点奇怪，自己看到的不是感同身受，而是……过了这么些年，她竟还能让自己心动。

“你们……警察都这样吗？”她轻声问。

“怎么样？”

“就现在这样，找不到坏人，就怀疑所有人都是坏人。”她轻声说道。

“这可能是一个职业习惯。”

“所以你觉得我……也有嫌疑？这就是你的来意？”她难堪地问。

“信任是需要经营的，你不也怀疑我吗？”

“有吗？”

“有啊，比如你刚才的动作。”

邢猛志微微侧头，目光所向，是虚掩着的门。茹叶楠难堪片刻之后，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了，很绝情地道：“那是方便你尽快出去。”

邢猛志被刺了一下，不解地看着茹叶楠，茹叶楠针锋相对地告诉他：“喏，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邢猛志笑了笑，根本不为所动。

“我脸皮很厚，上初中就敢给你写情书，你说，我会被几句话羞辱到掩面逃走？”他说道。

“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那个厚脸皮的男同学。”茹叶楠道。

“我也更喜欢那位清纯、害羞的姑娘。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我会改变一下策略，一定不把情书塞到她书包里，而是当面向她表达。”邢猛志笑着道，那是最羞愧，但同时也是最美好的回忆。

茹叶楠笑了，笑着抿抿嘴，脸上依然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她笑着两手交叉，托着腮，重新打量着邢猛志，这番审视的评价让她如是感慨道：“可惜我们回不去了，世界把我们的样子都改变了。”

“对，可能是我们自己都不喜欢的样子。我想问你几个肯定不会喜欢的问题，可以吗？”邢猛志道，这才是来意，茹叶楠没有表示，却是那么幽怨地看着他。

“第一个问题。”邢猛志开始问了：“所谓驴友无意拍摄的照片你见过吗？”

茹叶楠点点头。

“你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邢猛志问。

“正因为怀疑才去实地观测，沁山县的野生动物全国知名，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去，两年内最起码去过七次。你是在怀疑我，还是在怀疑秦磊？”茹叶楠愤愤地道，目光如刺盯着邢猛志。

“你错了，我不是怀疑，而是在排除怀疑。”邢猛志道，茹叶楠脸色刚刚放缓，却不料邢猛志又是一句：“你们俩好像闹矛盾了，为什么啊？”

“私事，也需要向你坦白吗？”茹叶楠呛了句。

“这其实是个私人问题，那天我看你俩拌嘴，呵呵，让我都有点嫉妒他。”邢猛志笑道。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恭维肯定是马屁的一种，这让茹叶楠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她沉吟片刻道：“你不用拐弯抹角的，怀疑秦磊是吧？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是他，卢教授的研究经费有一部分都来自他。教授教书一生，没什么钱，有点名气谁也拿不走，如果是秦磊，他害卢教授有什么意义？”

“你说的，恰巧是我要找的动机，偏偏一个关键的物证——卢教授的手机丢失了。”邢猛志道，眼光直视着茹叶楠，那凄婉的脸上，有千娇百媚却没有他试图想找到的答案。

“我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我脑子里乱得厉害……求求你，别再折磨我了好吗？我真希望中枪的不是卢教授，而是我，那样我就不用再受这么多煎熬了……”茹叶楠说着，啜泣着，抹着哭红的眼睛，头侧过一边，用肢体语言给了邢猛志一个逐客令。

邢猛志慢慢起身，离开，他几次驻足，回头，都没有得到期待的挽留。一直在啜泣的茹叶楠留给了他一个背影，那一刻仿佛重新体会到了年少偷瞄心中女神时的感觉：就在眼中，却触不可及……

“秦先生，谢谢您的理解。”

武燕很客气地说了句，很少在她身上看到现在的拘谨。

是啊，很拘谨。丁灿眼珠瞄瞄，这是个复式的楼层，足有两三百平方米。两人登门造访时，秦磊正在家里，发生了这种事情绪估计不佳，不过看得出教养非常好，对于两位警察突访，并不意外，而且很有条理地把过程又重新说了一次。

“这个您别客气，这种事找不到嫌疑人，那肯定所有人都摆不脱嫌疑。”秦磊道。

武燕一欠身换着话题问道：“其他有几个细节，需要再确认下。当时案发前，卢教授和茹叶楠在驻扎营地旁边看药材，你在做早饭？”

“对啊。”

“这个……”

“哦，卢教授是我导师，总不能让老人做饭啊，我……我也不太会做，就煮了点方便面。观测必须是清晨，动物在这个时间点会在河流附近方便饮水，所以我们是前一天扎营到那儿的，一晚上没吃东西了，就给大家做个早餐。这个有什么问题吗？”秦磊不解了。

“没什么问题，经常野营？”

“不经常。”

“那我就不理解了，野营装备齐全，牧马人越野车，扎营……”

武燕表情复杂地道，这表达出了一个清晰的逻辑，事实和所述是相悖的。

秦磊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冒昧问一句，您有心上人吗？”

“什么意思？”武燕愣了。

“意思就是，如果你心上人喜欢干什么，那你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干什么。我其实很不喜欢野外，但是……我追的姑娘喜欢，所以我也就喜欢了。”秦磊不好意思道。

丁灿竖竖大拇指：“情圣，怒赞!”

“谢谢。”秦磊客气地点头。

武燕笑了笑，再问道：“还有一个涉及您私人的问题，有关收入。”

看到武燕在打量房子以及装饰，秦磊解释道：“我属于没出息只能继承家产的，算不上很富裕，但比大多数人要富一点。如果您需要提供这方面的资料，我父母和公司的记账会计会提供翔实资料。对了，他们在南方做生意，我是一个人留在晋阳的。”

“情圣，再次点赞。”丁灿又竖一次大拇指。

这把秦磊可逗得不好意思了，武燕起身道：“那就这样吧，秦先生，再次感谢您的配合。如果有什么新情况，请及时和我们联络。”

“哦，没问题。”秦磊赶紧起身，抓住最后的机会问道：“我能冒昧问个问题吗？”

“一定是有关卢教授吧？我们可能回答不了。”武燕打着预防针。

“不是，我问凶手，这都几天了，应该有眉目了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沿路多少监控呢，他总不可能一直藏在山里啊？”秦磊好奇地问。

“那说明你不了解凶手和作案，很快会有消息的，留步。”武燕搪塞了句，和丁灿告辞离开了。

直到电梯开始下楼，丁灿才结束了询问的录像，最后定格在秦磊恭送两人的画面上。那位帅气、阳光而且很有教养的男子给丁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收着视频道：“武姐，路子不对吧？”

“为什么？”武燕问。

“年少多金，为情所困，这人要是凶手，我会怀疑人生的。”丁灿道。

武燕也给难住了，不知道凶手的时候，看谁都像凶手；可当你和每一个人都接触后，会发现又都不像凶手。武燕蒙脸说着：“是啊，确实不像啊，这么个有钱的主，会有什么动机去当凶手？除非是情杀，总不能……”

“啊？你不会想象卢教授和女学生有问题，然后招致杀身之祸吧？你也太阴暗了吧？”丁灿愣了。

如果那样，也就更不合理了。武燕翻着白眼道：“滚，是你想歪了，我可没说。”

“你俩可真是一对，怎么老和人家一对璧人过不去。我跟你讲，不能听猛子的，那货早恋失败，没准还没从那阴影中走出来呢。”丁灿咧咧道，武燕没有回话，直接一个脖拐子把他揪出电梯了。

驱车离开这个高档小区，时间已经十一时多了，一直在车里等着的华启凤倒是有耐心。送华师父回后勤装备处的一路上，华启凤这个落伍的老警倒问了丁灿几回，录制的视频怎么播放、怎么回放、怎么暂停，磕磕绊绊终于学会了。

放下华启凤两人返回总队了，华启凤沿着装备处的操场溜达了两圈，倒把视频回看了几遍。当他从一无所获的思索中醒过神时，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邢猛志像幽灵一样跟在他背后。

“你咋啦？想吓我一跳啊？”华启凤道。

“要真能吓你一跳，我可有吹牛资本了。没收获吧，华师父？”邢猛志问。

华启凤摇摇头：“看不出明显的动机啊，这是个有钱的主，动机就更模糊了，女娃那儿怎么样？”

“一样，她的社会履历几乎是空白，直接雇凶看不出来，即便有参与，顶多也会是别人的一颗棋子。我想就即便抓到郭三枪，郭三枪也可能不认识她……假如她参与的话。”邢猛志如是判断道。

“是啊，该着小宋头疼了，今天我们可是折戟了啊。总队忙得不可开交，小胖子怪能折腾的，查到了三十多支气动武器的去向。”华启凤道。

“斩草不除根，春生吹又生啊。这和禁毒上查那些卖小包的一样，永远抓不完。找不到制贩源头，抓终端市场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找到源头，这些劲都不用费，一纸公告贴出去让购买的人上缴自首，就都乖乖来了。”邢猛志道。

“哦，这天都黑了，别乱做什么白日梦。终端都没掌握呢，还想找源头。”华启凤不痛不痒泼了盆凉水。

两人踱步又行不远，华启凤出声催着：“说说呗，有什么想法？”

“师父，我年龄都没你警龄长，您问我？”邢猛志无语道。

“不一样。”华启凤笑道，“和犯罪分子厮混过的人，眼光都有独到之处。我这辈子唯一遗憾的就是没当过卧底啊，所以就缺乏从犯罪的角度去理解罪犯的能力。”

“幸好你没有，否则那会是你心里抹不掉的阴影。”邢猛志笑道。

“那就给我点阴影呗，我退休后的生活太阳光了，离开犯罪和打击犯罪太久了，都生锈了。”华启凤道。

“单以个案来讲，有三个关键节点：第一，最重要的动机，没有找到；第二，凶手郭三枪背后的人究竟是谁，没有找到；第三，凶手获知卢教授行程的渠道，没有找到。这不可能是尾随，否则躲不过监控。追踪手机号可以勉强解释，但漏洞太多，那地儿很多地方根本没信号，所以我觉得……渠道最关键，可是除了从秦磊和茹叶楠身上得到准确信息，再无可能啊？”邢猛志头大地叙述道，叙述到这个关键节点时，他下意识地驻足了。

华启凤停下来，引导着他的思路道：“设计在山里枪击，找的又是郭三枪这么一个神枪手，无非是想把这桩蓄意谋杀做得完美。如果没有及时上报，以县级警务水平肯定查不了，哪怕误点时间，只要下场雨或者过上几天，郭三枪留下的痕迹就自然消失了，那样就完美了……这个案子就可能变成侦破进入歧途，那些偷猎的八成得背这个锅，再然后，恐怕得变成悬案。”

“对呀，这么一个缜密的蓄意策划，不像这俩能做出来的样子啊，背景找不到支撑我们判断的东西啊。”邢猛志道。

“你太心急了，蓄意谋杀这种作案得有个设计过程，那要侦破，破掉对方这个局也得有个过程，你找的疑点，可能是对方已经考虑过的漏洞，肯定在动手之前已经补上了。在这些明显的嫌疑上伤脑筋，那也是白费工夫，无用功。总不能你看着谁像凶手，就能下手吧？”华启凤笑道。

邢猛志呵呵傻笑了几声回应道：“也是，那该你了师父。这种没办法的时候，该怎么办？”

“都没办法了，还怎么办？睡觉。只有等着更多的线索冒头，思路才能跟进，作案可以是独行侠，破案那真得靠集体智慧。你这性格里有点独、有点傲，这点得改改，一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华启凤语重心长道着，一手揽着邢猛志，却是掉头朝宿舍的方向，就听他且走且道：“总队乔蓉带人在追枪；马宝骏的余罪又给挖出来点；这不佳成公司又进入视线了，法定代表人失踪也是个线索嘛……等线头多了，方向也

就大致明了了。有时候真得等，干着急上火于事无补啊。”

“嗯，您的劝慰是正确的，但我保证，你也要开始睡不好了。”邢猛志笑道。

“好吧，我等着。我们现在只能歇着，等着队友的发现，然后接力。相信我，拼到最后都是拼体力，熬不住的都得先退下来。去吧，睡觉。”华启凤慈爱地推着邢猛志。

他被劝回去了，华启凤站了良久，却没有忠于自己给别人的劝告，他在操场上一遍一遍遛着弯，抽着烟，偶尔又重新看一遍开案以来的所有信息，一直到作训人员出操，等他惊醒过来才发现天已经亮了。

但心里，还没有亮……

第五章 遇僵局临危受命

千头万绪

四月四日，席双虎一行到云城的第三天。

一大早他买了几份烧饼、豆浆，沿着关公路的绿化带慢步走着，警惕地四下瞅瞅，远处就是要监视的目标印象云城高档小区。对马宝骏住所实施搜查之后，他这一行人去而复返，潜伏下来了。

街市早晨显得有点冷清，污染较重的空气把视线变得灰蒙蒙的，他踱到街角一辆不起眼的面包车前，一拉门，钻进去了。

“快，趁热吃点。”他分发早餐给两位蹲守的外勤。

一个放下手里的望远镜，另一个打开了自动摄录，两人回身接过早餐，一咬一啃，哧溜一吸，连连夸着河东的芝麻烧饼名不虚传，一咬是满口留香。

“别光吃啊，走点心，这个人可是神通广大啊，总队长正发愁这人在看守所里事没法儿办。嘿，还就有人给她办取保候审了，现在可是异地用警，一切小心。”席双虎道。条件很艰苦，吃饭肯定是凑合，睡觉嘛，连凑合都算不上，只能几个人轮班睡，就在车上解决。

“放心吧，席队，只要出现，我们跟不丢。”

“可也邪门啊，就没出现啊。”

“刚从看守所出来，总得调整调整嘛。心态一下调整不过来，等一调整过来，就恢复原样了。”

“不好说啊，估计这是持久战……哎，席队，这么个大美人，和枪案能有什么关系？”

两人边吃边说，席双虎道：“胡浩，也就是这里江湖上盛传的‘闹爷’，和她关系很密切。传说是小三，但又不太像，云天苑酒店那么大的生意，总不能给了小三吧？如果仅仅是解决生理问题，像闹爷这号人

物，肯定不止一个女人，能给她这么多，就说明不简单。”

两位外勤笑了，一位道：“我觉得是人跑了，留这么个顶缸背锅的。法定代表人是她，资产在胡浩名下，咱们没治。”

“这个是组织上考虑的事，现在外松内紧，肯定要设法把胡浩诱回来。”席双虎道。

“不好整，现在全国性的扫黑除恶，这些混迹一辈、见识过严打的老江湖，轻易不会上钩……哟，出来了，是不是这辆？”外勤刚吃一半，视线里一辆红色奔驰飙了出来。另一位一急，拿着步话通知，一不小心豆浆杯子打翻了一裤子，两人手忙脚乱把信息传出去，边传信边放下手里吃的，车一发动，开始追踪了。

外勤的工作大致如此，蹲守、追踪、跟进，会一直枯燥地重复下去。这些烦琐的细节记录下嫌疑目标的驻足点、经常出现的位置、交往的社会关系等，这些将用在侦破中提供旁侧的资料，它叫：规律。

第一次追踪的线路是：早餐店，在云城一个老字号羊汤馆吃饭；然后驾车直驱公司。在云天苑停车场附近，席双虎一行第一次拍到了近距离的嫌疑目标：司令婕。

她长发如墨，红裙似火，窈窕高挑的身材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哪怕是心无杂念的外勤们也看得抽了下。太火辣了，那一摇一曳的莲步，带着红裙飘飘，像一团火，估计能点燃大多数男人的欲望。

“够劲、够浪啊，要是出个涉黑女老大就好玩了啊。”

“那背后得站多少男人呢？咱们查得过来吗？”

两位外勤嗤笑讨论着，没注意到后座的席双虎在一帧一帧看司令婕的影像，吃早餐的时候很从容，走路的步态很轻快，那几帧下车摘墨镜露出来的笑靥，妆容靓丽，如花灿烂。这让席双虎脸上的愁容越聚越多，到现在才刚刚接触到目标，离找到线索、找到真相，还不知道有多远。可惜时间却不等人，卢启明教授的死讯估计封锁不了多久，焦虑和疑惑让他心里凭空生出一种不祥的直觉：

好像有什么地方错了，可他却找不出错在哪儿……

轰轰烈烈的一天一夜追枪，嫌疑人交由辖区派出所和刑警队带走后，二十七支各色长短武器摆到了与技侦信息中心一墙之隔的档案室里，并起来的六张桌子全摆满了。

“别乱动啊。”乔蓉写着标签，还不忘顺口训斥任明星一句。这货是个好奇宝宝，已经不止一次想把子弹装枪里试试真正威力了。

任明星一下子气愤了，恨恨道：“有这样对功臣说话的吗？我为了你可一天一夜没睡好了啊。”

一提这茬儿乔蓉又快气哭了，这货不知道是真心，还是成心，冷不丁总来这么句让她难堪的表达。现在全队都知道乔蓉这个追求以及仰慕者了，刚开始还能羞红脸，现在吧，全剩下气愤了。就见乔蓉恶狠狠端着一支快排向任明星作势射击道：“你再这样说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什么叫为了我一天一夜没睡好，是给我私人干活儿的？还得让我领你情。”

“不领拉倒，不是看你顺眼我才懒得干呢，吃饭睡觉都给耽误了，图什么呢？”任明星耍着小脾气，平素的惫懒样子上来了。

“你是警察好不好，辅警也是警察，你说你图什么？”乔蓉怒道，没想到这货认知水平如此之低。

任明星悻悻看看她，很严肃，而且很深沉地说了句：“我就图别让你那么为难，老愁眉不展的。”

“你……”乔蓉一下子心里莫名感动，语结了。

“我知道我除了画画其他都不怎么样，经常给别人帮倒忙，结果越帮越忙惹人烦。不说了，我睡觉去。”任明星道，看着乔蓉发愣的表情，极似下一刻就要发飙那种，他逃也似的走了。

真走了，乔蓉反倒更烦了，她怔怔地看着这些收缴，心情极度复杂。说起来是任明星给提供的思路而且给开了个头。他点醒了技侦找到新的思路，从进山沿路监控寻找出现频率高的越野车型，结果一查一个准。把省城数十个经常进山的玩家给圈到大数据里，再一传唤，倒有一半还真是藏有气动武器的玩家。

一天一夜，任明星跟着所有询问，画着他们目击过的其他玩家，交

叉下来，又找到数个嫌疑目标。此时乔蓉觉得愧疚不已，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情，他确实尽力了，比所有人出的力都大。

“这个死胖子，这可怎么办呀？”

乔蓉挠着腮开始犯愁了，遇上这么位一点都不懂含蓄，总是对她赤裸裸表达爱慕的男生，可真让她为难了，而且她说不清自己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导致她的心态严重偏移，总不能把谈情说爱和案情搅和到一块吧，本来就够复杂的，现在倒好，更理不清头绪了。

“嘿……乔蓉，标签写完了吗？”

有人在敲门，一回头看是宋支队长，她急忙道：“还有两支，马上就完。”

“形成个书面报告，今天做出来，这是这几天最大的收获了。”宋玉河道。

“好嘞，没问题。”乔蓉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回道。

宋支队长走了，隐隐听到他在和总队长说着，根据明星恢复的画像，上线应该就是二米米向军。这一拨基本都是他这儿出的，打钢珠的快排，打铅弹的气枪，没有发现火药动力武器，应该和提供给袁玉山的不是一条线。

总队长在叹着：“对于气动武器标准和量刑都不确定，这些制枪的钻法律空子啊。威力越提越高，而处罚只能适合治安处罚，大部分达不到入刑标准。啧，咱们得加快了啊，省城都有这么多，这帮王八犊子还没准往全国各地卖了多少呢。”

两人脚步声渐稀，好半天乔蓉惊醒时才发现自己严重走神，写标签把枪支名称糊里糊涂写了个“明星”字样。她紧张得赶紧撕掉重写，可写着写着笔又放缓了，任明星负气出走去睡觉似乎对她打击挺大，没了那货在跟前叨叨，这工作别提多枯燥无趣了。

她把这项工作干完终于鼓着勇气去叫任明星，可不料她受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任明星请假走了，他的特长在这里也告一段落，支队长居然批准了……

3·29专案第二次会议明显比头一回规格高了不少，一下子冒出来的人武燕几乎都不认识。而且省城缉枪一天之内成果这么大，连市局也惊动了，专派了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参会，名义上是做重要指示，实际上就是传达了下组织上的期待和勉励。

说罢便半路离场，肯定还有其他安排的会议。真正的专业案情开始介绍时，其重心落在云城的侦查以及对郭三枪的追捕上，此案的脉络虽然模糊，可是已经浮现冰山一角。乔蓉组织缴枪，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三周以前，总队判断，这些人是因云城打击非法贩售野生动物一事望风而逃的，而且很有可能像大多数嫌疑人的认知一样，想要躲躲风头，然后回来。

但会躲多久，会以什么方式回来，是否还重操旧业，就不好说了。更令警方为难的是，对于那个猜测中的“地下兵工厂”，参会的刑侦人员，包括重案队长、市局罪案分析处来人，都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缉枪这么多年，说还存在一个大规模的制枪团伙，除了收缴的二十多支气枪，实在没有更多的证据支持。而且毕竟是气枪，离火药动力武器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团伙是否和去年毒贩武器来源一致，值得商榷。

讨论变成了争论，另一个通报的新情况是，云城的警方也在对胡浩犯罪团伙进行外围取证，奈何胡浩已经出境数月未归，与他相关的嫌疑人的案件都悬而未决。主谋未归，对主谋以下的嫌疑人是否采取措施，警方反而投鼠忌器了。

在会上，武燕终于听到了有关佳成商贸公司伍士杰的案情。这是个神奇的无头案，家属报失踪，午马警方立案，根本查不到任何线索。而且这个人的背景复杂，开过铁厂、煤场，后来还做进出口贸易的生意，早年在很多案情上和胡浩有交集。外围调查反映，此人根本就是胡浩在午马市的代言人，比照涉黑人物胡浩无声无息消失几个月而后在境外出现，实在让警方怀疑家属报“失踪”是刻意为之。

原来没头绪，现在是千头万绪，再加上卢教授死亡给专案组形成的压力，会议从讨论变成了争论。乔蓉坚持制枪地下工厂的存在；重案大队坚持命案优先，必须马上全国通缉郭三枪；而宋支队长却在考虑着是否会打草惊蛇，毕竟郭三枪犯罪事实被掌握尚处保密状态，通缉一发，有可能惊动所有涉案的嫌疑人，不管是他们逃逸，还是损毁证据，那枪源可能就要永沉海底了。

一直到天黑会议结束，尚未形成正式的方案，总队长烦躁地宣布散会。

乔蓉注意到武燕溜得很快，她拿着会议纪要来不及放就追了上去。在武燕开了车门已经上车时，乔蓉也跟着上去了。武燕好奇问道：“怎么了，妹子？”

“他们几个为什么都没参加？”乔蓉好奇问。

武燕笑道：“没有接到通知，参加什么？再说几个辅警，也不够格坐那儿啊!”

话里有点怪腔怪调，偏偏乔蓉还反驳不得。可能支队长确实忽略了这几位辅警的存在，确实那种场合他们在也不合适。不过他们不在场，乔蓉反而觉得缺了点什么一样，而且心里有点堵。

“这个他们能理解，栽树的和乘凉的从来就不是一拨人。哪个单位都是这样，担责的时候找谁都为难，嘉奖的时候，少了谁也不合适……可以向你透露一点，华师父和你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地下兵工厂。”武燕道。

“可是……可是……”乔蓉为难地嗫嚅着，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武燕回身笑了笑道：“我参案很多，以我的经验，得碰几次壁才能检验出谁的思路最接近真相。现在总队长和支队长对云城侦查和马宝骏提供的线索寄予厚望，他们来也是多余的嘛。”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啊，又说不上来。”乔蓉道。

“感觉不对在我们自己身上，很正常，真相未明之时，总有各种分析判断满天飞的，哪个队也有这号人。反正我有个原则，不在一线摸爬滚打、不和嫌疑人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人给的意见建议，一律当屁话。”武燕道，然后可能是心有怨念，重重强调道：“包括你们支队长，嫌疑人溜全国各地了，守着云城查什么？人家就放了个妇道人家扛雷呢，那一看就是个消息树，她再有点事，其他人永远也不回来了。”

“也不完全是，支队长正酝酿一个秘密行动。”乔蓉轻声道。

“啊？对我们也保密？”武燕愣了。

“重案大队出的赵力奇，记得吗？上次开会那个胡子拉碴的，应该有什么特殊任务了。现在马宝骏交代得不少，加上快递单两千多份，银行卡四十七张，都还没有完全梳理出来，这上面如果出现有价值的线索，那暗处的外勤完全有可能钓出来嫌疑人……这是我的猜测啊。”乔蓉道。

“呵呵，那可得有点表演功夫了。玩化装和卧底，我们禁毒上排第二，没人敢当第一，我们每个大队，至少有一半人扮过毒贩。”武燕笑道，语气里透着骄傲。

警种之间就是这样，配合虽有，但也少不了摩擦，乔蓉听着觉得有点刺耳，便直言道：“武姐，你们禁毒上出的最牛逼的一个卧底，是辅警吧？”

“没错啊，禁毒辅警。乔蓉，咱俩争没有什么意义，有兴趣我带你去看我们是怎么干的。”武燕发动着车，等着乔蓉反应。乔蓉没有反应，武燕便带着她直接驱车驶离。

一路无话，穿街过路进胡同，抄近路回到了后勤装备处。这里是乔蓉第一次去沁山县来过的地方，如果不是那次，她都不知道警中还有这个部门的存在。原先是负责警用物品、设备仓储和分发的单位，因为地处近郊有足够大的场地，就又多了个功能。每年春秋集训的时候，各队外勤会集中在这里。

“这里汇集的是各队一线抓捕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位。”

下车时，武燕随口对乔蓉说了句。乔蓉默然走着，眼看着操场上三三两两晚饭后在闲聊、在掰腕子、在玩单双杠的警员，氛围说不出的亲切，就像学校里的集体活动一样，参加工作后已经接触得很少了。

“咦？你怎么心事重重的，不光是案子吧？”武燕又问。

乔蓉这才开口道：“下午我说话不太好听，然后……任明星就请假跑了。”

“哎哟，这事啊，那草包不是去吃就是去睡了，回头闲得没事自个儿就回来了，甭理他。”武燕道。

“不能这样评价人家嘛，这次案情能明朗化，全靠人家那支画笔了。”乔蓉说了句公道话。

武燕笑道："千万当面别夸他啊，会起反作用的。"

乔蓉也乐了，跟着武燕直往后院去，值班室进去，她一下子怔了。

唯一的桌子上摆着电脑、打印机，丁灿端着碗且吃且看；华启凤倒着杯酒，边喝边瞅；邢猛志负责干活儿，正把打印的东西往墙上贴。那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嫌疑人小照片，线头指向表示人物之间的关联，甚至标注着每个人活动的地域，这是把实时的案情共享变成直观的案件板了。

能做到这么细致可出乎乔蓉的意料了。而且是在这种环境里，总觉得有点怪异，老的老、小的小，吃的吃、喝的喝，喝着的华启凤还指点着："郭三枪这名字线头指向别乱画，不能武断地把他画成谁的手下。这不是个一般人，如果能指挥动他，估计也不是一般人……这里面缺一个技术背景的，就是那种枪械大师类的，否则做不了这么漂亮。乔蓉你来了正好，我们刚才在讨论，是不是需要三相电作为排查线索？"

乔蓉摇摇头，很遗憾地道："恐怕不行啊，华师父。车工、铣工需要三相电，但只在冲压膛线的时候需要。如果他们拆开办，集中地做一批枪管存储起来，然后再四处张罗其他部件的话，完全可以避免警方顺着三相电的使用查到他们……现在的团伙犯罪反侦查措施想得很周到，有人栽到这个上面了，那后来者肯定会对此做出预防。"

"听听人乔蓉说的，那可是专业的。小丁啊，服气猛子吧？还是他说对了。"华启凤笑道，似乎是指出丁灿猜测的错误。

丁灿边吃边没品地说着："他坏人堆里出来的，这点肯定比我强……话说回来，乔蓉你怎么来了？这里是被遗忘的编外小组了。"

"谁把你们忘了，净瞎说。"乔蓉不好意思回了句。

"这个在我们预料之中。"丁灿道。

"预料？预料什么？"乔蓉不解。

"马宝骏家里搜到的快递单和银行卡肯定会提供新的线索，支队派遣到云城的小组肯定有其他用意，说不定是想钓线索，对吗？"丁灿问。

"我怎么知道？"乔蓉压抑着心里的惊讶，给了个不确定的答案。

“错不了，目标应该是杜攻城，和司令婕、马宝骏、郭三枪都有关联的一个人。”邢猛志回过头来，思忖道，“这个方向我觉得是错误的。”

“理由呢？”华启凤问。

“跑的跑，失踪的失踪，既然敢堂而皇之地留下来，那说明他已经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从他身上下手，倒不如费点劲抓贩枪的二米、秃轴几人，好歹有马宝骏的口供能够钉住，而这个人……根本钉不住，没有案底，大数据里有关他个人的信息少得可怜，名下连像样的房车财产都没有。这种很类似职业犯罪，这类人没有实锤的证据，想抓到他们相当困难。”邢猛志点着杜攻城的照片道，照片下一块打印着背景资料的小纸片，乔蓉有点钦佩地看了丁灿一眼，这种细活儿干得可比总队的人还专业。

偏偏最专业的反而像业余的，眼瞅着华启凤半瓶白酒下肚，却在幽幽摇着头道：“可以说，但不足以说服宋支队长，因为现在够分量、能接触的嫌疑人，只有杜攻城一个人。司令婕被刑事拘留的那一段时间，恐怕是没有什么收获，这种情况下，你让专案组怎么办？总不能都闲着等吧？”

“那就没什么适合的方式了，也只能等。”邢猛志不咸不淡道，竟也没有丝毫落寞。

“等，不是什么坏事。千头万绪的时候，作为侦查员一定要冷静，如果你洞悉不到对手的破绽，妄动只能露出自己的破绽。来，陪我喝一杯。小丁，你也来……小乔蓉，你……会喝吗？”华启凤邀请着。武燕倒不用邀请，却是连瓶子都提溜走了，倒把华师父瞅得眼直了。武燕直道：“华师父你别喝了，剩下都我们的。我们队里的规矩，见面分一半，不能吃独食，都来点。”

话里是照顾老人，怕他喝多了。半瓶白酒被四个人一分，邢猛志奔着去食堂给武燕再打包些饭菜。乔蓉坐下来，盛情邀约之下只得来了几口，辣得直吧唧嘴巴，那娇憨样子惹得众人又是一阵好笑。

没有想象中的怠工和情绪，这个客队小组在默默做着事，可现在除了等，似乎确实没有更好的办法。众人且吃且讨论，偶尔看着满墙纷乱的嫌疑人的背景资料、关系资料，都是愁肠百结，这个跨区跨地域的案子，怕是要陷入停滞期了……

归去来兮

夤夜，无风。

料峭的春寒还剩了个小尾巴，昼夜温差大的山区，晚上还是会很冷。这个季节里，在云城和豫省交界的山区少见行人来车，所以国道上那辆摇摇晃晃的车的昏黄灯光在夜里显得格外醒目。

路碑，四十八公里处，车缓缓停下，司机出声道：“老板，到了。”

“哦……往里开，还有两三公里。”副驾上这位打着哈欠，清醒了。

黑夜，黑车，沿着黑色小路往里进了两公里多，一座关停的小铁厂赫然在目，废弃的小高炉像电视上看过的那种小炮楼，原来的厂宿和仓库破破烂烂的，如果不是知道雇车的人是谁，恐怕司机都未必敢来这种地方。

“手机……老规矩啊，车钱给你翻倍，嘴得管紧啊。”杜攻城警示着，捎带着要走了司机的手机，那司机知趣，把车开到阴暗角落里熄火，安安生生等着。

而杜攻城却一个人踱着步，推着破烂的栅门，他像有意识一样，手推，人未进，随着推手的动作，哗的一声，似乎撞翻了门后的什么东西，他借着手机的光亮看，是个破瓦罐盆子。

他暗骂了句“变态”，也只有郭三枪这号变态才用的小伎俩，相当于防盗报警器，他随即喊了声：“老三，是我。”

院子里响起了几声口哨，他循音而入。一幢破屋里，手垒的砖墙隐隐透着光亮，掀开油迹斑斑的厚门帘，自斟自饮的郭三枪赫然在内。

“我去，老三你这是五星级享受啊，呵呵。”

杜攻城看清了，这家伙居然烤了几只鸡在啃。吃饭的家伙就搁在身侧的砖地上，一长两短，手里还拿着把剔骨刀，吃得很讲究，一副鸡骨完整地搁在面前小板桌上，肉已经被剔得干干净净。人也很讲究，什么时候都坐得端端正正。

“坐吧……吃了吗？”

郭三枪声音沙哑，把一只烤鸡推到面前，似乎是为杜攻城准备的。

不过这吃法杜攻城可享受不了，郭三枪长年进山，一袋子盐巴在山上就能顶一个月，吃喝几乎是茹毛饮血的水平，偶尔抹点盐巴烤那就是大餐了，那生活方式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他坐下撕了只鸡腿啃了几口，奇淡无比，边嚼边说着：“没事吧？”

“没有，铁厂化工厂污染得厉害，连放羊的都歇了，我是跑了二十多里才捉了几只。”郭三枪道，他哪怕正常平静说话的时候都让人觉得可怖，原因是眼睛上那道疤实在触目，哪怕不发飙也是凶相天成。

“嗯，那就好，云城可有个事得跟你说下。”

“啥事？”

“宝马那小子好像折了。”

郭三枪脸上的疤一抽，眼睛凶光外露，直勾勾看着杜攻城，不搭调地说了句：“不对呀，要那事犯了，先收拾的肯定是你啊。”

“应该是其他事，本来我也不知道，不过，有外地雷子去他家搜查，搜出两支气狗来。我估摸着这货是贩山货给提溜了，现在满世界逮非法偷猎的，都他妈说了让他歇了，就不听。”杜攻城道，队伍不好带，想把小痞子小混子带成支队伍，别提多难了。

“那对你是个坏消息啊，我无所谓。”郭三枪道，又自顾自地吃着，没当回事。

杜攻城听这话有点郁闷了，他起身不安地掀帘子朝院外瞅了瞅，放下帘子时问道：“东西还在吧？”

郭三枪扬头示意着隔间，拆块砖就能看见，耀着手机光亮往里瞅瞅，防水油布盖着几台机械完好无损。杜攻城这才放心了，放好砖块犹豫着和郭三枪道：“跟你商量个事，这段时间风声太紧，老板让把这东西全给拆了毁了，包括已经拉好的管子，一根不留。”

“嗯。”郭三枪应了声。

“别‘嗯’呀，我问你咋办。”杜攻城坐了下来，直勾勾盯着郭三枪。

富贵险中求，想富贵的人多，敢涉险的人可不多，不过眼前这位肯定是敢了。

“你肯定都想好了，还问我怎么办？”郭三枪抬抬眼皮，无动于衷。

“兄弟啊，这可是咱多年的心血啊，前些年老板吃肉，咱们喝汤，现在老板肥了想他妈溜，咱们可还饿着呢。这现成的东西就这么毁了扔了，你不觉得可惜啊？那出去可就是真金白银啊。”杜攻城感慨道。

“哦，你想自己干了？”郭三枪眯着眼瞄杜攻城。

“不，加上你，还有二米、秃轴兄弟几个，再看看风声。如果没事，为什么不干呢？现在一只气狗可炒到两三万了，撸子(手枪)也得这个价，我实在拒绝不了这种利润诱惑啊。”杜攻城笑着道。

“你就不怕有命赚，没命花？我觉得你的下场会很惨。”郭三枪斜眼觑着，嗤笑道。

“是吗？我怎么觉得更惨的是人还活着，钱花完了。闹爷不是你兄弟吗？你看人家玩得多大，躲在国外屁事没有。我算是看明白了，想咱们的命更硬点，那钱就得更多点……你放心，闹爷的渠道这些年都是我经营着，只要不是被抓现行了，屁事没有；即便被抓现行了，一两支气狗能有多大事？有你这位枪械大师在，我觉得这事能成。”杜攻城极力劝慰着，劝人最难的是找不到对方的喜好，对面这位郭三枪就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嗜好来，十几年的牢狱生活，让这个人变得比清教徒还自律。

这是个特殊的决定，难得地让杀伐果断的郭三枪犹豫了，他眯着眼瞄着杜攻城，嚼着嘴里的肉渣，像在思忖此事的可行性。杜攻城赶紧又鼓吹着：“退一步也行，机械咱们先不开，就手里剩的管子搞成成品，也能狠捞一把。白道吧，只要离开云城地界，雷子一时半会儿盯不上咱，等盯上咱们早撤了；黑道吧，有老三你这杆神枪在，神鬼都他妈难挡，你有啥担心的？”

“这是老板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郭三枪问。他眼神睥睨，那样子吓了杜攻城一跳，生怕这货瞬间发飙似的，赶紧警示着：“别价，我还没有在你面前吃里爬外的胆，这事我跟老板提过，老板尊重你的意思，这不是我巴巴大老远来和你商量了？”

“哦……”

郭三枪像极度失望一样，泄气了。

杜攻城急切道：“兄弟，别价啊，你不上手我们没个主心骨啊。老板收手是老板的事，咱们没别的机会了，打小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都学会了，就没学会遵纪守法，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呀？”

“谁说不干了？你说得对，我们走的都是绝路，没有回头路。”

郭三枪笑了笑，拿着酒瓶自顾自斟着幽幽道：“所以，干!”

“好，冲兄弟你这句话，干!干了。”

郭三枪的表情变化如此之快，这不是个变态是什么？不过还是让杜攻城兴奋了，端着酒盅一饮而尽。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注意到，他对面郭三枪那双犀利的眼睛里，多了几分落寞、几分复杂……

如果继续往下干，那该怎么干？

这个问题纠结着后勤处这个客队小组，少了个偷懒的任明星，多了位枪械专管乔蓉。饭后的时光怕还是围绕着案情展开，桌台上的热水壶开了四壶，淡茶热饮，气氛渐渐地热烈起来了。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武燕挑着邢猛志的刺儿，否决了从茹叶楠和秦磊入手的想法，证据不足是一方面，关键是没有任何线索指向他们两人，武燕甚至怀疑邢猛志接近茹叶楠居心不良。

“那你试图追捕郭三枪更是错误的，这种孤狼追捕只能出其不意，而不能逼得狗急跳墙，万一拿着枪大开杀戒，谁也别想第一时间控制局面啊。”

邢猛志否决着武燕的想法，对于那位民间高手在座的都深有体会了，以沉默表示默认。

从外逃的二米、油机、秃轴入手？

不行，都是些小喽啰，一抓肯定打草惊蛇。现在甚至担心马宝骏家里被搜查的消息万一泄露，也有可能惊动对方。

那从滞留云城、现在取保候审的司令婕入手？

似乎也够呛，这女人的背景丁灿下功夫使劲挖了挖，结果大跌眼镜，居然有受过治安管理处罚数次的案底，原名叫司琳琳，案由是：卖淫。

对比胡浩涉黑的出身，差不多也能想象出这个江湖大佬和风尘美女的故事。说不定哪个风月场上两人郎情妾意，包夜变成包养。然后为了掩盖出身，包养后又做了包装而已，然后给堂而皇之地抬到酒店法定代表人的位置。

这种人能知道多少得打个问号。

那么杜攻城呢？似乎也不好办，这人滑得像条泥鳅，外勤追踪都找不到这货的固定落脚地。自打修理厂被拆，然后去接过司令婕一次，就再没有露面。

难住了？乔蓉提议，是否可能直插核心，从涉黑头脑人物胡浩的身上入手？

这个立时被所有人否决，此人是扫黑除恶刚有风声就溜了，在境外的具体住址可没法儿掌握，而且警察出境可没有执法权。再说了，总不能一个地方涉黑小人物，用到红通级别的追捕吧？就即便可行，审批执行恐怕也得一两年。

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放眼的是全案，可惜案子冒出来的所有线索的嫌疑人全被否决了。

又沉默了一杯水的工夫，乔蓉问着一直没吭声的华启凤道：“华师父，您还没说呢？如果是您，会从哪儿入手？”

“会从马宝骏入手，他那儿肯定有线索。逮住个纰漏只要能盯住其中一个或者几个人，以点带面，扩大战果，那案情脉络就慢慢清楚了。”华启凤道。

“那我们讨论的还有什么意义？现在给我们的案情通报也延迟了，摆明了是把咱们放在外围的非关键、非重要位置嘛。”丁灿牢骚道。

“兄弟你理解下，毕竟咱们是客队。这是一盘大棋，单靠咱们几个搞

不定，分工和协作是必须的。”邢猛志道。

华启凤对于邢猛志的表现暗暗心赞，可不料这货刚放眼大局，又怪话连篇了，补充道：“但是，注意我这个但是，但是我觉得单靠他们更搞不定。我们才是最棒的，必须有藐视一切的自信，这才是传奇应该具备的品质。”

乔蓉直接哇一声作势呕吐，武燕却是笑着挖苦道：“那现在，传奇被困在浅滩上该怎么称呼？”

“那也未必啊，刚才乔蓉说直插核心，我觉得有点道理，假如存在这么一个地下兵工厂，那根源在谁那儿？你们看啊，胡浩，大佬级别的涉黑人物，黑枪起源应该不会是他。司令婕，也应该不懂吧？郭三枪呢，初中文化，剩下时间都在监狱里，玩枪玩得好，可未必能制得了枪，枪源也不应该是他，同意吗？”邢猛志谈兴颇浓，问题接力给了乔蓉。

乔蓉点点头，用手机播着图片推向丁灿，丁灿一转笔记本屏幕，把这位枪妹的手机信息显示出来，就听她道：

“三个要点，首先是线膛，阴线的缠度不能过小或过大。过小时，阴线受弹丸磨损较大，并减小阴线导转侧面使弹丸过早地离开阴线；过大时，阴线底部的间隙增大，冲入间隙的气体增多，从而降低枪口动能和初速，影响弹丸飞行稳定性和射程。枪管线膛断面积的变化不能过大，阳线和阴线不允许有显著的波浪纹，否则会影响子弹在膛内运动稳定和正常旋转。

“但这次从马宝骏家里查获的枪支，弹道性能非常稳定，和我们之前缴获的不在一个档次上。

“第二个要点是：挤压膛线，工艺是以挤丝冲通过枪膛使枪管材料产生变形而形成膛线。冲子的外表面凸出的部分用以沿枪膛形成阴线，凹入部分沿枪膛形成阳线。在挤压过程中，枪管金属大部分受到局部载荷，枪管内层变形较强烈，在直径方向一定的深度上产生永久变形；而在外层仅产生弹性变形，它的变形大小与材料的钢号和强度有关。简而言之，这类特种钢材国内私人根本购买不到，除非走私。

“第三，除了这些复杂的工艺要求，还需要挤压润滑，枪管表面如果没有润滑剂可能导致冲头卡死，报废材料。而挤压枪膛润滑同样有复杂

的配比，大致需要硫酸铜、盐酸、氯化锡等成分和蒸馏水配比，早期的快排气动武器冲压光洁度较差，问题就出在仅使用的镀铜溶液。而从马宝骏家里收缴的这几支大家可以看下，它们的完成度相当高，几乎可以媲美原版水平了。综合这三个要点，那位制械大师几乎就呼之欲出了。”

在专业的领域乔蓉可不像个小姑娘，侃侃而谈指点江山，连华启凤对她也微微颔首。恰恰乔蓉目光正看向他，像挑衅一样。华启凤笑道：“制枪的核心人物，符合这种设定的似乎只有两个人，杜攻城，机修行业，可能接触到机械类设备及原材料，但枪管这种高端材料似乎他解决不了；另一个太符合了，可惜失踪了。”

“对。”乔蓉笑道，“失踪的伍士杰符合这种要求，他经历过铸造厂、铁厂、选煤厂，绝对是个技术型的人物。最关键的是他近两年还做进出口贸易，我猜测走私枪管八成和他有关，这种精密管材在我国是严控物资，国内不可能买到。他的失踪啊，说不定和这个有关。”

“我们昨天讨论到这儿了，卡住了。异地侦查再申请一下，准备一下，还没准到什么时候呢。”武燕懊丧道。

“等等，我觉得咱们就从他身上下手，思路被堵了，必须开个口子，否则得憋死咱们。”邢猛志道。武燕郁闷呛着：“都失踪了，你下什么手？对家属下手？”

“不不不，本来制枪和失踪搭不着边，但今天马宝骏这种高仿产品的发现让我觉得有点意思了。这样，尝试一下，如果他是个技术大拿，那肯定在某些方面有我们忽视的地方，总不会一点毛病没有吧？查，他的七大姑八大舅包括社会关系，先从数据上透视一下，转账啦，买车买房啦，大额消费啦……傻看什么？快开始啊。”邢猛志命令着丁灿。

“大哥，你已经指挥我两天了，有这工夫我枪都造出来了。你想一出是一出啊。”丁灿贬斥着，不过手下可不含糊，键盘上运指如飞，双手几乎是一道残影，噌噌噌地从数据库里拉数据。

“这样？靠谱吗？”乔蓉不确定了。

“绝对靠谱。”邢猛志自信道。

“理由呢？建立在我给你的分析上？”乔蓉弱弱问。

“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杜攻城这条线总队肯定盯着，伍士杰失踪是条冷门线索，没听说过吗？追热回报低，冷门中大奖。”邢猛志道。

正喝水的华启凤噬的一声，喷了一裤子，武燕笑眯起眼了，邢猛志却是奔着上厕所了，料想一会儿回来大家还不一定能消化掉这个蒙来的判断。

武燕看看时间，都快晚十时了，刚要问乔蓉今晚的归宿，不料一直钻数据的丁灿出声了，他提醒道：“兄弟们，有个好消息……”

“先说坏消息，你们仨一对半乌鸦嘴，好消息不靠谱。”武燕警示道。

“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就先从好的来。伍士杰注销的公司一个账户里，关联的另一家公司，虽然也已经注销，但三年前有个很不合理的开支，向一个私人账户划了一百四十多万。这个私人呢，交了契税，应该是买房了，然后伍士杰的公司给这个公司补了一百多万，这好像是拐弯抹角给谁买房呢。私人账户关联的就在这个小区里，午马市金海浅滩高档住宅区。交易数据应该就在这一堆里，税务和房产信息有点乱，不配套。但肯定就在这四十多套里，当地房价不高，应该是复式或者大平户型。”

从账户数据到户籍数据，从户籍数据到房管数据，丁灿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操作，直联到了交通数据，指着屏幕道：“看，他驾驶的凌志多次出入小区，这个车上有个女人……这个女人，应该就是她了。”

“陈文静，无业，大学学历，曾经从事过平面设计。”乔蓉念着，头歪着，傻眼了，有点离谱了。丁灿提醒道：“你得突破思维，买房不一定要署自己的名，也不一定署老婆的名，何况又不止一个老婆。”

“那你怎么能确定是她？”武燕问。

“写两口子名的pass，年龄太老的pass，身份证照片太丑的pass，就剩七八个了。关键是，伍士杰在失踪前两天购买了一张机票，这个技侦上能查到，但是忽略了，这个陈文静也购买同一航班的机票，而且两人都没有乘机。”丁灿道。

这信息听得华启凤一下子来劲了，直道：“好小子，继续说，有时候

细节决定成败，这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疏漏。”

“我也吓了一跳，再查伍士杰的出国记录，四次里有三次，陈文静在同一航班上，境外的酒店数据查不到，但在北京有过同时入住记录……”丁灿两眼放着邪光，笑着道。

邢猛志直接哈哈大笑了：“服不服吧，哈哈，挖到隐私上了。挖司令婕时我就说了，火山绝对有狗仔的潜质，先挖出小姐来，又挖出个小三来。”

“不用羡慕哥，哥其实更羡慕能养得起小三的人，怎么样，算个好消息吗？”丁灿摇着脑袋，看看已经聚拢在他四周的人。

“虽然你俩有点恶心，不过似乎有点意思了。”乔蓉不得不服气了。

“更好的消息呢？”武燕问。

丁灿一倾身继续排着数据：“知道陈文静这个名字，身份证号那就简单了，你们自己看。”

一排，中小旅店治安管理系统的登记，乔蓉双眼一直：“啊，就在晋阳市。”

“我靠，一天换个酒店，都是三星以下，这是在躲谁？”武燕眉一竖，兴奋了。

“姐，不要说粗话，否则更震惊的消息，你都骂不出来了……看她毕业的院校。”丁灿道。

山大，卢教授执教的大学。

众人齐齐惊愕到大气不敢稍出，几乎同时想到了，她有可能是给卢教授提供举报材料的人，她有可能知道伍士杰失踪的内情，说不定还有可能知道其他重大情况。半晌还是华启凤吭声了：“傻站着干什么，上手啊。”

好嘞，武燕拽着邢猛志就跑，乔蓉火速跟上，丁灿拍好电脑喊着“等等我”，抱起电脑就追，倒把华启凤一个人给扔在值班室顾不上管了……

为时晚矣

时间回溯十二天，三月二十三日。

这是个晴朗的天气，伍士杰一路驾车却没有一点心情欣赏车窗外的景色。他心事重重地闯了一个红灯，差点和迎面的车撞上，急刹停车，他长舒一口气，却出了一身冷汗。他使劲地定着心神，摸摸驾驶位置已经打好的行李包装，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又急急向小区驶去。

这个小区的名字叫金海浅滩，人到出事的时候就迷信，容易胡思乱想。现在他甚至想到了这个带着“浅滩”的名称甚不吉利，龙困浅滩，正如他现在的处境，要困在这里了。

驶进小区，穿进地下停车场，方把车停稳，拿出电话，拨号时却响起了笃笃笃的敲车窗声音。他侧头，一张带着刀疤的人脸极具视觉冲击力地出现在他眼前，惊得他啊一声手机掉到了车座位下。那人敲车窗用的是枪口，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枪口上下摆动，在示意着他打开车窗。

他绝望地，抖索着，摁下了车窗，难过、难堪还很为难地嗫嚅道：“老三，兄弟一场，留条活路。”

是郭三枪，一个让他绝对恐惧的人，一个冷血冷酷到连闹爷胡浩也对他毕恭毕敬的人。伍士杰的话几乎是哀求，他乞怜的眼神看着郭三枪又求道：“看在我给令尊造坟当过半个孝子的分上，放兄弟一马，包里的钱归你。”

“挪挪……”郭三枪答非所问，只是示意他往副驾上挪，他吃力地挪了过去。郭三枪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很不屑地盯着他道：“这么怕死，怎么敢干反水的事啊？”

“没有，没有，老三你听我说，我就鬼迷心窍吞了点钱，举报的事绝对不是我干的。”伍士杰辩解着。

郭三枪冷笑一声道：“是吗？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举报出的事？”

“这……”伍士杰一噎，被郭三枪犀利的眼光吓住了。

“坐好，系安全带，祸不及妻儿。我知道你在这儿养了个小的，事到你为止，别逼我灭门。兄弟一场，别说我不帮你。”郭三枪冷冷道，一拉挡杆，车驶出了车位，疾驰而去。

在车驶过的地方，一个躲在地下车库和单元门廊之间角落的女人，因为惊慌和恐惧一直在痉挛，车走后，她连滚带爬地往回走……

“就这样……”

这个女人两眼红红地把手机递到了武燕的手里。

她是陈文静，一位漂亮女人，楚楚可怜到让人忽视她的小三身份。更让追踪来的武燕一行没想到的是，她还带了个孩子，两岁半，二人一同被连夜带回总队了。孩子躺在她怀里已经沉沉睡去。这个遍是警察的环境总算让逃亡的陈文静松了一口气，不再恐惧了。不过恐惧之后全是悲伤，说一会儿话就抽泣半晌，乔蓉这时候才找来了一床被子，铺在桌子，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让他睡舒服了点。

“你们是约好的？伍士杰是去接你？”武燕问。

“嗯，他是突然通知的，让我带着孩子，坐高铁去北京，然后出境，机票都买好了。”陈文静道。

“那出事后，好像是他发妻报的警？”武燕又问。

“嗯，是我给她打的电话。她不知道我和老伍的关系，起初她还不相信，几天没见到人才报的警。”陈文静有气无力道。

“然后……你怎么一个人到省城来了？”武燕问。

“我也不知该去哪儿。在这儿上过学，对这个城市熟悉。”陈文静道。

“那这事，你知情？举报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你也参与了？”武燕问。

陈文静点点头。

“为什么想到卢教授？”

“不是光想到卢教授，而是给过很多人，一直没结果。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名人，老伍问我认识不，我在山大上学，见过卢教授这位名人，我们就试着联系一下，结果还是名人管用，没几天就见效了。”

“说说你们联系的具体情况。”武燕道，她示意着乔蓉给陈文静倒了杯热水，几位小警围着她而坐，侧耳准备听听这个已经失去主角的故事。

过程并不繁复，陈文静通过校友得到了卢启明的联系方式，伍士杰试着跟卢启明联系。情况一说，卢启明有点半信半疑，不过等伍士杰把照片和视频一传过去，当天卢启明就从晋阳到了午马市，伍士杰陪着他走了一趟。卢启明回到省城没多久，便爆出来云城市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被查的事，此事刑拘、治拘两百余人，查缴非法狩猎、非法私藏枪支等各类嫌疑人两百余人，在当地及周边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可知道的仅限于此，再往深里去就出来偏差了。陈文静眼中的伍士杰是一位因为热心公益事业还被打击报复的人士，至于打击和报复的那个疤脸人是谁，她根本无从知晓。

邢猛志看完了陈文静当时偷拍的郭三枪的照片，把手机轻轻放在桌上，趁着说话的间隙出声问道：“那出事这么久，你当天又是目击证人，为什么不早交给当地警察？”

“我不敢去。老伍也说过，万一要有什么事，就让我带着孩子走得远远的，别再回来。”陈文静忧郁地道。

这话似乎有潜台词，邢猛志小心翼翼问道：“那应该是伍士杰对这事有预见了，但是仅仅举报个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也不至于有被绑架灭口的威胁啊。再说，他也不在这个行业，这事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清楚，但是……但是……”

“不管是找到伍士杰还是抓到真凶，我们都需要您全力配合，您不要有什么顾虑。这里是省刑事侦查总队，和地方没有利害关系。”

“我……我确实不清楚，不过他给了我一样东西，告诉我说，万一哪天找不着他了，就把这东西交给警察。我一直在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没说过。”

陈文静说着，又啜泣上了，边擦着泪，边从随身的包里掏出来个比巴掌还小的加密数据硬盘，为难地说了句：“我看过，加密了，他没来得及告诉我密码。”

“哦，这个不是问题。”邢猛志接过来，丁灿端着电脑坐到了他旁边，一连接电脑，开始运行破解程序了。很慢，跳动的数字一个一个定格，丁灿痴痴看了几眼好奇地问道：“伍士杰原来是做什么的？这个加密软件用得不简单了，三十二位工程加密，很专业。”

“他的学历并不高，都是后来自学的。好像是矿山机电和机床一类，他经营这些东西，肯定得懂啊。”陈文静道。

“哦，那在此之前，他有没有什么反常表现？比如见到陌生人了，比如情绪上的变化。毕竟他可能知道有危险，但是又不肯把情况告诉你让你也担心，所以承受的压力会很大。”邢猛志问。

这个问题直指内心，陈文静悲伤却又幸福地哎了几声道：“有的，那段时间他变得很暴躁，动不动就发火，经常在电话里不知道和谁大声嚷嚷。后来有次对我说，他干了件要命的蠢事，午马市待不下去了，要带着我和孩子一起走，先到国外躲躲……谁知道，还未来得及走，就……”

又哭了。今天可算是见识到比一问三不知还让人难堪的讯问了，就是面前这样的，一问哭三次，你干着急没治。没等这头哭完，那头的密码倒解开了，几人凑到了电脑屏幕前。丁灿做了个小动作，众人推说要进一步分析这些加密数据，乔蓉、丁灿、邢猛志便离开了，到了另一间办公室。

早迫不及待的乔蓉拽着丁灿问道：“是什么？你这么紧张？”

“我们可能找到了枪击案的动机了，自己看。”丁灿把电脑放到桌上。

乔蓉和邢猛志睁大眼睛看，然后大眼瞪小眼相互看，没看太懂，密密麻麻的文件数据，可两人又不好意思说，丁灿哭笑不得道：“这是标准的台账文件，公司已经注销，理论上要销毁。但台账文件当作秘密留下来，还说明不了问题，看吧，答案就在这里面……”

他把文件导入应用软件，一页一页翻着，隔了一会儿标注了一条高亮，嘴里念着：“××××年六月，公司购入一批一百九十五毫米管材，用于焊接洗选煤厂的钢制流水架。一百九十五毫米、空心，里面塞进去，恰恰是枪管的口径，会有这么巧吗？查实一下很容易。

“××××年六月，同一个月，购入硫酸铜溶液十五桶。我查下同一个月数据……同一个月，不同的公司，购入了盐酸、氯化锡……呵呵，他们是分开购入的，是用不同的公司配置了资源。至于车床和铣床，那就更容易了，他本身就是做这种生意的，随便订购一台二手的就解决了。我查查，有了，午马精密测量公司，也是个已注销的皮包公司，向伍士杰的公司购入了一台数字车床，该公司经营三个月倒闭，也已注销。”

电脑屏和丁灿的手指跳动得一样快，从数据到天眼查询，连续给出了数个已注销的关联公司，公司消失了，那这些分散并且不起眼的车床、管材、化工原料，也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消失了，毕竟午马、云城这样有数百家化工企业的城市，起起伏伏每年不管倒闭还是新成立几家公司，都不会引起谁的注意。

“看来，这就是真相了。但有个问题，伍士杰是仅仅把野生动物非法经营举报材料给了卢教授，还是连着这些东西一起给了卢教授？如果一起给，卢教授为什么只举报了一项内容呢？或者是伍士杰只给了卢教授一部分秘密，而不是全部，这又是为什么？”丁灿有疑问了。

“用电脑你是高手，到用脑的时候，你的脑袋里的CPU运算能力就跟不上了，这么多数据，要不是乔蓉懂，我们都未必知道目标是在制造枪支最关键的枪管啊。”邢猛志道。

“对，一切都合乎情理，而且都也已注销，连大数据都无能为力了。注销超过半年的公司数据，大数据里是作为冷数据处理的，除非是指定时间段目标名称，否则根本查询不到。”丁灿道，可以策划的人已经考虑得很周全了，巧妙地给了所有事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直在懵然思索的乔蓉没有出声，邢猛志手在她眼前晃晃问道：“嘿!怎么了？你应该高兴啊。”

“高兴不起来啊，可能比想象中更严重。太专业了，绕过了排查，把资源合理合法化，而且这么大量。原来判断是个小作坊，制造这么成本高昂的精射气狙大不了百八十支的水平。现在看来，我们想错了，光硫酸铜溶液就十五桶，一桶可是一百公斤的量，而拉一根枪管的膛线，稀释溶液连一百克都用不了。”乔蓉愕然道，似乎被吓住了。

丁灿这笔账算不太清，他侧头问道：“那就这些资源的量，测算能达

到多大的制作水平？”

“嗯，四吨的管材里套枪管，同等长度运输，应该有六千多米，十五桶硫酸铜溶液，可以制造出来的枪支……五千到八千支。”乔蓉给出了个大概的计算结果。

丁灿眼睛一直，毫无征兆地呃了声，邢猛志嘴张大了，要说什么全给吓得咽回来了，饶是两个胆大妄为的人，也被吓住了，表情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好半晌醒不过神来。

乔蓉却是急急地拨着电话，第一时间向支队长汇报了……

“麻利点，才他妈干多大会儿活儿就偷懒了？”

“杜总，这死沉死沉的，您不抬您不知道啊。”

“少废话，都几点了还在贫，都快点。”

“欸，放心吧杜总。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别说人影，鬼影子都没一个。”

黑暗里，影影绰绰几人，正忙碌着从破旧的厂房里搬着成包的东西，偶有大件，需要几个人合力抬上车。车是辆时风三轮，别看那是三蹦子，那可是专为超载而生的国产神车，核定两吨能拉十吨的怪物，一屋子设备、材料也仅仅能把它装满而已。

杜攻城是监工，偶尔会打着手电亮光照会儿明，整个干活儿几乎都是借着后半夜下弦月的自然光在搬运。哪怕有郭三枪在放哨他都不大放心，实在是这事太他妈大了，每回干可都是提着脑袋在拼。

“杜总，铅块也带走吗？那玩意儿太沉了。”

“肯定带走，要不拿啥做狗粮，再去买不还得拉回来？”

“好嘞，听您的。”

是个天生半秃的小子，脑袋在月光下闪着油油的光亮，他也由此得了个很响亮的绰号：秃轴。

偷懒的是个龅牙弟，牙龅弧度太大以致抽烟嘴唇很难叼住烟，一般

都是咬着，他十几岁开始修车，以至于现在不修车的身上还有一股子机油味，同伴美其名曰：油机。本来叫机油的，不过油机更黄暴一点，就用上这名了。他抽了根烟被杜总踢了两脚屁股才挪窝，奔着去和二米一起抬物件。二米顺口问道：“杜总，三爷呢？快完了。”

“他搁外头放风呢。欸，我跟你们说啊，都别惹三爷不高兴啊，这可是咱们自己头回搭伙，人人有份。”杜攻城警示道，在他们眼里郭三枪是“三爷”，已经没人敢唤“三枪”那个绰号了。

“对了，我这趟出去学了个新词，叫共享经济，咱们这也算共享对吧？”油机问道。二米答曰：“雷子会定义咱们是伙同谁谁谁，不会说谁和谁谁共享，这两码事，好好当婊子赚钱是正事，甭想着给自己脸上贴金。”

“哥是有枪的人，当什么婊子？”油机不屑道。

“准你个假，你明儿扛上支去市里显摆显摆？”杜攻城泼冷水道。

不料油机讪笑纠正道：“杜总您误会了，我说的是我身上自带的这杆，没膛线，易犯贱。”

这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杜攻城顺势踹了他一脚，看着郭三枪回来了，快步迎了上去，外头巡视了一圈，看表情应该没啥事。杜攻城赶紧道：“马上就完了，直接拉到新地方。要不风吹雨淋地天天搁这儿了，我紧张，您也受累啊。”

郭三枪嗯了声，答非所问：“他们怎么回来的？”

一般情况下，郭三枪不重复知道的事，经常答非所问，不过如果他问，别人可不敢换话题了。杜攻城小声道：“放心，这几个是沾毛都比猴精，坐黑车雇车回来的，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成，你给我找辆车，明天我回趟老家。”郭三枪又来一句答非所问。不过这话可把杜攻城吓了一跳，他追着道：“老三，这节骨眼上你露面太危险了，老伍和省城那人那事，保不齐会被盯上啊，宝马这家伙还在里头呢。”

“你蹲大狱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都不了解警察。没凶器，没作案工具车辆，没有目击证词，怎么定案？教你一招啊，以后要被警察抓了就咬

死啥也别说，咬不死可就得被咬死。”郭三枪这回给了句很有哲理的辩证警言，然后自顾自地进蜗居收拾东西了。

这话听得大伙都怔了片刻，谁都有敬畏的东西，包括最没底线的坏蛋也有，比如警察，比如监狱。平时大家都是刻意地避免讨论这种话题，尽管都知道，大家的归宿可能相同，但在这个归宿到来之前，却都在期待不同的运气。

杜玫城指挥着众人搬运完毕，载重的车辆突突吼着在坎坷的旧路上前行，随行的秃轴、二米、油机等人没有问去哪儿、干什么，只是机械地服从着安排。即便问也没有什么意义，制作武器的窝点是一个月换一个地方，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条黑路只有尽头，没有回头。

对此，他们也习惯了……

守株待兔

总队的铁栅门缓缓地闭上了，岗哨加了两班，除了参案人员，来办事的一律被挡在办公一层，楼梯以上成了禁区。从昨晚开始陆续来了许多警星耀眼的大员，在听完汇报，详细看完陈文静提供的台账之后，个个脸色凝重。会议讨论从总队挪到了省厅大楼，之后这里的警备就加了几层，包括陈文静也被接走了，来的是省厅的车，很多年没有见过对证人如此高的保护规格了。

华启凤早上到总队时，很不幸被挡在门外了，打了好几个电话，里面的人出来接都没通过岗哨，一直请示到总队长那儿才放行。

“华师父，不好意思，您请，总队长还在开会，昨晚到现在估计都没回来。”乔蓉请着华启凤入队。华启凤皱着眉头看了看突然变严的队部，一言不发地朝里走。

“情况有点特殊，可能比我想象的要严峻，于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案子来了警察捋着袖子上。有什么特殊的。”

“根据陈文静提供的证据，伍士杰近年来囤积的各类材料，测量能制造出五千到八千支左右的各类枪支。”

“呃……”

再淡定的华启凤也被刺激了一下，怔了片刻点点头道：“嗯，确实特殊了，气氛紧张起来了……他们呢？”

“在吃早饭。”乔蓉道，领着华师父到了大食堂。

昨夜忙碌半宿的一组人正埋头吃着，看着华启凤进来，邢猛志踢踢丁灿，让他挪了挪位置。华师父方坐下，武燕已经端上来了一碗热腾腾的豆浆，由不得推托，刚说吃过了，武燕却道：“再吃点，您这身材又不用减肥，每天见您喝酒比吃饭多，那能行吗？”

“劝我戒酒的，我可都绝交了啊。”华启凤快快不乐来了句，把丁灿和邢猛志都逗乐了。邢猛志掏出手机讲，不知道谁发的截图，云城一老太太一百零四岁了，养生秘诀是一天半斤酒、一包烟，瞅华师父这身子骨，有向这个发展的趋势。

丁灿赶紧附和，这可把老头逗乐了，悠哉抿了几口豆浆，方要开口，丁灿已经说了：“支队长去云城了，总队长在省厅开会，讨论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没有最新的任务。”

“那就坐着？”华启凤问。

“我们也坐不住啊，那师父您说我们干什么？”丁灿问。

“不会是支队的行动对你们……”华启凤犹豫着问，如果支队行动对这几位保密，那就很伤人了，看这支客队的组成，恐怕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很大。而且一说这话，乔蓉就尴尬，头埋着吃饭都没敢抬起来。

“嗯，最新行动对我们暂时保密。”邢猛志道。

丁灿看看武燕道：“我觉得，这是不是最后的早餐啊？我们尽力了是问心无愧，别真让功劳全被抢了，那就难堪了。”

“不是这样，肯定是情况特殊。支队长不说了，今天就见分晓，等一等怎么了啊？”乔蓉怒道，满含无名的火气。

丁灿两手一摊，不说话了。邢猛志说了：“我们干大马的活儿，可惜是骡子的命。出身是个大问题啊，辅警不能持枪，没有执法权，其实我

们参案都不太合适。申请一下，我们去排查打兔子、打野鸡的那些事吧。”

明显有情绪。武燕劝着：“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你出的馊办法太吓人，没啥准备直接带着人穿原始森林；还有马宝骏，用取保候审套人家的口供，这擦边已经很严重了。情急的时候不得不用，现在不是不那么急吗？这么多警力布置，没必要再出这馊办法了。”

“也是，那我回去看看家里啊……你不是组长吗？给你请个假。”邢猛志道。

“不准。”武燕道。

“说一句是给你面子，真把自己当领导了？切!走，火山。”邢猛志顿了下碗，一踢椅子起身了，丁灿屁颠屁颠跟着，毫不犹豫地背离组织了。武燕和乔蓉正尴尬着，华启凤也起身了，挥手叫着：“等等，捎我一段，我在后勤处也请假了，这可好，没地儿去了。”

两人很欢迎华师父的加入，跟着走了。

过了好半晌，武燕开口了：“乔蓉，确实有点过分了啊，不管组织什么行动，不应该单单不通知我们，我们来正是因为没有门户之见，可不能因为有门户之见而把我们排除在核心之外。你一定知道，是什么？”

面对武燕的咄咄逼问，乔蓉难堪了，咬着下嘴唇道：“武姐，如果现在有危险任务，可能遭遇枪战的那种。如果你是支队长，你先把客队这些辅警同志调上去，还是让自己的人冲上去？”

“当然不能调他们。”武燕道，一怔，眼睛直了。

“那就对了，这就是解释，或者……不解释。”乔蓉道。

“啊？!这么快就接火了……等等，这几个王八蛋还耍小脾气，我收拾他们去。”武燕放下碗怒道，一起身飞奔出去了……

上午九时，郭山峪的路口竖着“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条幅，条幅下三两乡民守着路口，每逢清明时节，如果没有雨纷纷，那防火的任务就无比重要了。每年因为上坟烧纸、放鞭炮引发的森林火灾总有数起，从今年起治安管理新增了一条：严禁林区燃放鞭炮及烧纸钱。再往远处

村口的条幅就能看到端倪：见烟就查，见火就罚，成灾就抓。

粗暴和直接永远管用，最起码禁绝了大部分火灾隐患。这些事可以武断地去做，却没有武断地定义它的好坏对错，乡民从抗拒到接受总还是需要时间的。于是路口的登记、警示就必要了，尽量避免把火种带进林区。

“三号位汇报，过去两人，一男一女，不是目标。

“三号位汇报，过了一辆车，三个人，没有目标。

“三号位汇报，一辆摩托车……

“三号位汇报，一辆商务车，像戏班子，四个人，好像是搞了个祭祖新形式……”

在检查路口远处的半山腰里，一个乡民打扮的人，偶尔手掩在脸侧，那是向指挥麦里汇报。他的任务是盯着这个路口，守株待兔，而且不是一般的兔子，是只会咬人的兔子。

再往回十五公里山路，汽车可以勉强通过抵达郭南村，村中一间破土窑里，一位便衣正通过黑洞洞的窑口子看山里方向，观测点是直线四公里外的山坳。他藏身的地方墙上临时贴上一张照片，标示：极度危险。

那是郭三枪的照片，一张秘密撒下的大网正在等着落网的大鱼出现……

同一时间，云城工体大楼某间办公室，席双虎找到的临时指挥场所。电脑接驳的画面上，正清楚地传输着郭南村的设伏场景，为了传输这个信号，动用了省厅的临时通信设备，那个收不到手机信号的地方，外勤蹲守已经两天两夜了。

另一屏，就在楼下，工体操场，这个节日显得格外冷清，画面里外勤赵力奇正坐在车里懒洋洋地靠着抽烟，那吊儿郎当的样子，再怎么看，也不像个警察吧。

“马宝骏交代的这个嫌疑人梁兵兵，绰号钢球，和前案嫌疑人米向军，也就是二米，是同村人。现在二米、秃轴、油机、小顶几个人都测

不到去向，也就这个人没跑。赵力奇是通过网上和他搭上线的，应该没有识破。”席双虎小声道着。

“约定时间是几点？”支队长宋玉河问。

“十一点，操场南门，那儿对面是个垃圾堆。”席双虎道。

“监视司令婕有什么发现？”宋玉河问。

“没有，公司、家里两点一线，顶多再加上美容。时间太短，想找到破绽没那么容易。”席双虎道，这儿的活儿干得他都快耐不住劲了，特别是知道陈文静的事后，省厅已经把该案的规格无限提高了。

“这两个方案……啧。”宋玉河踌躇着，为难地摩挲着下巴，抬眼看席双虎时，他不确定地问道：“你觉得呢？”

“如果是个孤案的话，蹲守抓捕应该没问题，但是郭向阳情况有点复杂，十几年大狱，又是重刑犯，出来根本没露过面。和袁玉山、胡浩来往密切，两个涉黑人物啊，就再单纯，这么多磨炼之后，也足够成为我们的对手了。”席双虎道。

“别拐弯，直接点。”宋玉河道。

“我不确定。”席双虎摇头道。

“但现在能确定的是，每年清明、七月十五，郭向阳都会回郭南村上坟，这绝对是孝子假不了。特殊的经历后，能留的只有这么一点亲情了，也是唯一能看到他还有人味的地方，省厅心理专家判断，他百分之百会出现。”宋玉河道。

这就没话可说了，设伏外勤来自特警和重案大队的突击精英，战斗力堪比反恐，郭向阳只要一出现就绝对没跑。

席双虎看到了支队长的期待，他小声道：“那这儿更没有什么问题，梁兵兵一个小混混而已，我实在怀疑，他能知道多少情况啊？”

“不用知道多少，只要能和二米、秃轴这伙搭个线就成。这几个家伙神出鬼没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只要能秘密抓条眼线，那接下来就好办了。”宋支队长说道，他又看了眼时间，十时一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宋玉河心绪不宁的样子愈加明显。两个任务，同时推进，不管哪头有收获都不是小收获，能够连到一个地下兵工厂的线索啊，想想他都兴奋而紧张……

禁毒九大队门房，上午任明星兴冲冲奔来了，一头钻进门房，片刻后乐滋滋地拿着个快递大信封出来了。刚要拆，噌地被抢走了，他扭头一看是丁灿，张口要骂，耳朵一疼，脸又扭回来了，邢猛志正不怀好意地看着他。他嘿嘿一笑，幸灾乐祸地笑道：“看样子你们也被嫌弃了啊，哈哈……别灰心，天才一般都命苦。”

“你指你是天才？”邢猛志笑问。

“不不，天才的称号送给你们，我不命苦。”任明星得意了。边上的丁灿却是拿着信封里的内容看傻眼了，相比任明星的嘚瑟样子，邢猛志一下子猜到了，惊讶地问道：“不会是，真有人瞎眼看上你画的东西了吧？”

“恭喜你猜对了，没奖，给我。”任明星追着丁灿，抢回了自己的快递，喜滋滋地揣进怀里。邢猛志问丁灿，丁灿点点头：“可以呀，北京的一家文娱公司，漫画签约合同……哎，明星，你审审合同啊，可别被人坑了。”

“都事先沟通过，签约五年，全职漫画，底薪一版六千起，卖得好还有分成……哎，我得想个好点的笔名，你们给出出主意？”任明星兴奋道。

“叫任我行，天地任我行，和你一个姓。”丁灿道。

“这侵权，没个法制意识。”任明星斥道。

邢猛志道：“叫任我行徒弟，东方不败，任不败也行。”

“这个好像不错呃。”任明星一咬手指，思索了。

丁灿嗤声一笑道：“这倒不侵权了，成太监了，哈哈。”

“哎呀你俩，交友不慎哪，将来我成了明星，你俩别说认识我啊。”任明星被两人气得咬牙切齿了，他俩却是往车里走着，开门才回头问道：“明星，事业有成爱情也得丰收啊，一看你就是喜事连连的相，乔

蓉没准回头得倒追你啊。”

“哎哟，别提了，伤心呢。”任明星难堪了。

“伤个屁呢，爱情和你的事业一样。所有人都觉得你就是个只会画裸女的色情狂，谁可能知道有一天出息这么大？泡妞也是如此，不要管别人的质疑、白眼、嗤笑，得有勇往直前、迎难而上的勇气。”邢猛志道。

“有道理啊。”任明星道。

“上车，歇够了，泡妞去。”邢猛志嚷道。

“哎……”任明星正在兴头上，乐滋滋地点头，跟着就钻车里了。一钻进去发现不对了，武燕和华师父都在，不过来不及溜了，被武燕一把摁到身侧，邢猛志一踩油门，呜地开走了。

“干啥，干啥？我可是为组织做过贡献的人，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总队我不能回去了，加班也太不人道了。”任明星嚷着。

武燕倾身看看他，问了句：“真的要走？”

“这个……我再考虑考虑。”任明星扭捏道。

“早点滚，吃货加二货。”武燕骂了句。

任明星却是不敢和这位暴力小姐姐叫板，他表情难堪道：“武姐，我也很留恋这儿啊，可咱们过的啥生活啊？吃喝拉撒都没个准点，没时间逛街，没时间玩，没时间泡妞，甚至连回家的时间都被剥夺了。就这些都能承受吧，可总不能一直顶着辅警名头，干刑警的活吧？辅警咱辅助得也差不多了吧？再干主辅就颠倒了。”

“闭嘴，再说揍你。”武燕怒道。

“你揍我也得说，咱九大队这帮兄弟我尊重，个顶个爷们儿，可我不能干一辈子临时工啊。您不能没瞧出来吧，总队那些人看我们眼光都不一样。要不是猛哥和我实在有两把刷子，早给扫地出门。就这，也得给扫地出门，线索都出来了，我们还有什么用？回去干吗？”任明星拍着大腿叫嚣着，可能也确实看出来了总队的氛围有点不太对头。

“你少上纲上线，人家乔蓉不搭理你，你才溜的。”邢猛志在前座斥

道。

任明星吧唧拍着胸前那份合同，牛逼烘烘道：“现在我还不愿意搭理她呢。”

“耶，以前爱理不理，以后高攀不起，恭喜。”丁灿唯恐天下不乱插话道。

“消停点。”武燕一巴掌把丁灿摁下去了。

任明星又要嘚瑟，不愿意跟队了，副驾上的华启凤道：“我向总队长求了个闲事，这个事呢，得你在才有意义。”

“啥事啊？”任明星问。

“卢教授的老伴病倒了，我们代表总队去慰问探望。卢教授死亡的消息还被封锁着，没有吊唁，没有追悼，也没有慰问，难为这家人了。特别是我刚从贺支队长那儿知道，卢教授生前就签过遗体捐赠协议，他的家人也同意，在死后两个小时人体组织提取手术就开始了，他剩下的那只眼睛提取的角膜，已经让一位患者复明了。这个年代，像他这样纯粹的人不多了。”

华启凤道着，回头看任明星，任明星哭丧着脸，似乎不太情愿去涉足这种场合，就听华启凤又道：“你是最早找到凶手的人，没有你在，我们会汗颜的。都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明星啊，就算帮个忙，最后应个声咋样？”

任明星嗫嚅了许久，都没说上话来，沉默就当默认了，一行人半路下车买了束鲜花和些许慰问品，然后直驱医院……

“一号位报告，有人往坟地方向走。”

“注意观察。”

“是，好像还有个女的。”

“把镜头拉清点，寻找是否有目标。”

“是，稍等。”

沁山县郭南村，临近午时，三拨祭祖的人群错过后，终于来了一拨可疑目标，镜头拉清了，三男一女，戴着凉帽、墨镜，其中一男还背着大包，现场指挥不确定了，向指挥间汇报着信息。

“等等，如果目标没有出现，千万不要惊动。”

步话里是宋玉河支队长的声音。

这里伏了两组共六名外勤抓捕人员，摄录里已经听到了轻微的打开枪机的声音。现场指挥警示耐心，耐心，再耐心点。

此时在省总队技侦信息中心，现场四人的体貌及面部特征正过电脑扫描，遗憾的是，不符合，里面没有要找的目标郭三枪。

“不对呀，组长您看。”

现场回传的画面，没有目标，可那四人却开始摆上供品，拧开酒瓶，其中一男一女跪在坟前，如丧考妣地哭上了。

不是郭三枪，却来郭三枪他爹坟前哭坟？！

略一思索有技侦道：“我听说现在红白理事有雇人哭坟的，不会是这个吧？雇的？”

这就棘手，技侦迅速向宋支队长汇报。

几乎是在宋玉河接到信息的同一时间，云城化装交易的外勤传来的信息：狗到了。

“各组注意，目标即将出现，麻利点摁了。”

席双虎步话里命令着。

电脑屏幕上，两处行动场景，一处在沁山，哭坟正哭得热闹；另一处在楼外，冷冷清清，远远地驶来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外勤赵力奇倚在车边，车停在垃圾堆旁，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体育场少有人迹。

近了，近了……

席双虎的声音放低了，命令着：“注意注意，里面几个人，看清了

吗？”

步话里的汇报是：“看不清。”

“二组往外靠，堵他的去路。”席双虎命令道。

埋伏在体育场里的队员，一俟车辆驶过，几个人快步奔向最近的突击点。

近了，近了……

赵力奇看到了，是个光头混混，脖子里一圈文身，马宝骏交代的此人，绰号铁狗，也是唯一能联系上的卖家。铁狗的车驶到他左近停下来，赵力奇笑着迎了上去，倚着半开的车窗道：“狗哥，挺准时的啊。”

“少扯近乎，钱呢？”铁狗斜觑着，直入主题。

赵力奇一掀衣服，内袋厚厚的一摞人民币，不过嘴上却说着：“得先看看狗咋样。”

“自己看，车后厢。”铁狗道。

“好嘞。”赵力奇道，顺势一拉侧门，不料一拉之下，车里居然有四个人伏着，一下子扑上来了，人压人，人摞人。有人在他身上摸着，有人拧住了他的手腕，摸的人吼了声：“这家伙有枪，摁死了。”

围捕的外勤冲上来了，大喊着“不许动，警察”，有人情急，直接鸣枪示警。

可不料抓赵力奇的那几个人，也掏出枪来，直指着省城外勤吼着：“不许动，警察。”

完了，撞车了，一看抓捕动作宋玉河就怀疑，眼看着两拨警察要干起来了，席双虎在步话里喊着：“都别动手，我们是省刑事侦查总队的，你们哪个单位的？”

“云城公安局刑警。”有人如是回道。

“都别动，收起武器。”

席双虎喊着，迅速跑出了隐蔽点，向现场奔去。

宋玉河支队长使劲捶着自己的额头，这算是弄出笑话来了，不对，还顾不上解决呢，沁山这头哭丧还热火朝天着呢，他拿起电话，直联到了现场指挥……

市华侨医院，华启凤陪在床边和卢教授的遗孀聊着什么，一会儿任明星拿出笔，找着纸开始画什么了，武燕却是抹着眼睛轻轻地退了出来。

邢猛志还躲在门口，武燕生怕自己的糗相被发现似的，抹干了眼睛，随口问了句：“你不进去吗？”

“生离死别，怎么劝也没用啊。”邢猛志道，对此感同身受，他幽幽道，“我想起了我父亲，其实什么临终那些动情的遗言都是瞎扯。我父亲昏迷六天，一直在喘，终于喘不动时，人就没了……和卢教授一样，一句遗言也没留下。”

“对不起，让你想起伤心事。”武燕道，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邢猛志。

邢猛志看着她却笑了，摇摇头道：“没那么伤感了，时间会冲淡一切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句话其实不对，很多高尚者根本留不下墓志铭，而是很快就被遗忘。”

“你是个悲观主义者，这是我唯一纳闷的地方。虽然悲观，可却没有那么厌世，按理说，你应该剃度出家才对。”武燕道。

“这不一样吗？和尚的清规戒律都没警察严。”邢猛志道。

武燕一龇牙，轻捶了邢猛志一下，笑了。两人往房间里看看，又各倚着墙，半晌还是武燕开口了，她问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两个相爱的人终究要被死亡分开，太悲惨了。”邢猛志道。

“恰恰相反，生命因为短暂所以才有它的意义，相爱因为终要分离，而值得珍惜。”武燕道。

邢猛志蓦地侧过头，看着武燕，这句很有哲理的话从这位武力爆表的姑娘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他惊讶得很。武燕却是笑着解释着：“是华师父说的，被死亡分开不是悲剧，真正悲惨的是，没有爱过和被爱过，孤独地面对死亡。”

“对，但现在城市生活的压力，已经让爱和被爱成为一种奢侈了。想活成纯粹的那一种人都很难，哪怕是坏人。”邢猛志道。

武燕侧头看着他，不管变得有多么熟悉，她都无法洞悉邢猛志究竟在想什么，她好奇问道：“你又想起了郭三枪？”

“嗯。”

“总队正在设伏抓捕。而且省罪案研究专家对他的出身背景详细研究过，恭喜你，恰恰和你的意见相悖，他们认为，郭三枪一定会出现在郭南村。”

“嗯。”

“你有受挫感，还是因为这个案情没有通报而有情绪？其实大可不必，支队调的重案队抓捕外勤，这种危险任务，他们更适合。”

“抓不到啊。即便他在现场，也抓不到。”

“啊？你说什么？”

“抓不到。”邢猛志突然脖子一梗，两眼茫然，像在冥冥中找到某种直觉，直觉是：抓不到。

他喃喃道：“抓不到，他是个内向、不张扬的人，做事目的性极强。这种彻头彻尾反社会性格的人，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每一步都极为小心，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被找到致命缺陷呢？现在什么情况？”

邢猛志的表情很严肃，武燕直接拨着电话问到了乔蓉，劈头盖脸一句道：“要么告诉我们现在什么情况，要么我和他们就不回总队了，别跟我提保密什么的，我们比你清楚。”

“没什么保密的，云城抓捕和地方警力撞车，沁山郭南村郭三枪根本没出现，他雇了几个人替他哭坟。”电话里乔蓉懊丧地道。

这头武燕看着邢猛志，生怕惊扰他的思路，蓦地邢猛志脱口道：“父亲是他的心结，他肯定无法释怀，但不代表他必须用清明祭扫的方式……查四周，郭三枪有可能隐藏在什么地方。对，肯定是这样，他最惯用出其不意的手法，一定会在现场看着，能调戏到警察对所有犯罪分子都是一种成就感很大的事……乔蓉，赶紧通知，说不定有机会。”

“啊？!”

对面的乔蓉惊咦了声……

“什么？注意四周，他在暗处？”

“对，死马当活马医吧。”

“可这山林太大了，藏支部队都看不着啊。”

“用红外和热成像扫一遍。”

通话里传达着宋玉河的命令，现场指挥半信半疑，发布了这条命令。反正那四个不相干的人哭得正来劲，目标没出现，这设伏可就空了。

随着命令下达，藏身在坟茔九点方向、十三点方向的两组，带头的两位掏出装备。那是预防夜里目标出现准备的仪器，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中通过热成像的原理搜寻目标，是一个怪怪的、手持的玩意儿，镜头十厘米长，握手的部位是一个微型屏幕。

外勤举起来了，沿着山坡向松柏掩映的方向搜索，他咦了声，手晃着回到了刚才一闪而过红色的地方。这时候，空寂的山地砰一声枪响，跟着搜寻外勤一声惨叫，突然飞来的子弹射穿了他的手掌，热成像仪被打飞了。

“在那儿。”

随着一人远指，从一棵老松树上跳下来的人影，以极快的速度向山上蹿去。

两组六人外勤追着往上跑，相隔距离本只有百余米，眨眼间迅速拉大。那人像山地里的野兽一样，飞也似的跑，而带着装备、已经潜伏两

日的外勤们跑了几十米体力就不支了，眼看着那人影消失在被树干和树冠掩映的山地里。

这时候，又有人喊了一声：“着火啦。”

着火了，真着火了，刚才那人藏身的松树，莫名地冒起了火光，烧得很快，火焰和浓烟迅速吞噬了一棵树，把旁边的都引燃了。

“快救火，这要引发了山火，损失可大了。”

“你们追。”

手忙脚乱的外勤们一半往回返，一半去追，这一耽搁，连人都看不到了。追击的外勤攀上山顶时，满脸俱是苦色，这正是山外有山、山外连山，一座座山峰此起彼伏，处处是树木灌木覆盖，偌大的地方哪还有凶手的身影。而身后，一棵引燃的树已经引发了一片火情，浓烟滚滚而起，连躲在郭南村的指挥员也急得奔向火场了。

大火在乡里组织的人员到场后，很快被扑灭了，不过此时已经是一片狼藉。任凭省队外勤如何解释，那些愤怒的村民，直接把这些来历不明的人员，全扣下了……

此时是午后一时二十分，不到一小时形势急转直下，本来寄予厚望的两地同时行动齐齐流产。云城指挥的宋玉河面对着虎视眈眈还在对峙着的两地刑警，气得重重一拍步话，摔门而去。

病房是白色的，那是一种圣洁的白色。画过无数美女肖像的任明星，此时手里的笔重逾千斤。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平时娴熟而流畅的运笔，今天异常迟钝。不过他还是开始画了，若有所思地看着病床上半躺着和华师父聊天的女人，开始画了。

丁灿悄悄走到任明星身后，一眼看过便怔住了，是一位年轻的女人，他想到什么的时候，惊讶了，愣住了。这幅画画得很细致，直到两人聊天结束了，任明星才长舒着气把这页纸很庄重地递给了床上的女人。床上的女人看到时，悲戚面色舒缓着，眼睛亮了，然后笑了，可当她拿着画时，眼泪扑簌簌而下。

普通的一张画，是一男一女站在湖畔，手挽手。如果仔细看，似乎是年轻时的卢教授和这位老人的影像，难得的是可能很逼真，逼真到让

她想起了往事。

“山大校园里有一个无名湖，我想，你们一定在那儿有过最美好的回忆。对不起，伯母，我们救不回卢教授，可我们一定能抓到凶手。其实、其实卢教授并没有走，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最美好的方式，那些捐赠受益人，一定感觉到了，也看到了你们最美好的样子……”任明星抹着鼻子，想笑着说的，可却流着两行眼泪。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伯母把画捂在心口，泪如泉涌，她挣扎着要下床送行，却被华启凤拦住了。几人心情沉重地告别了病人，那幅画像有魔力一样，让病人一会儿哭着，一会儿又幸福地看着窗外，一会儿又痴痴地凝视着画像，好似不盯紧里面的人会消失一样。

华启凤轻轻地掩上门，一把揽住任明星道：“谢谢啊，我说不到点子上，可你却画到她心里了。”

“这是程良老师教的。他说有一天，你要画的不是用眼睛看到的，而是闭上眼睛，人物就在你眼前活生生地站着，那你就入门了……我一直没有领会这话的意思，今天感觉到了。”任明星郑重地道，不像平时那般嬉皮笑脸了。

“那是因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卢教授触到你的良知了。”丁灿道。

任明星点点头：“没错，我现在觉得怒火中烧，恨不得把凶手碎尸万段，这么善良的一位老人他都下得了手，真是猪狗不如啊。”

“你要去成名赚钱了，没你的事了，抓凶手我们替你办吧。”丁灿刺激道。

“少扯，猛哥说得好，要在，我就是传奇；要走，我也要留下传奇。凭你不够格，切。”任明星贬着丁灿。前行的丁灿嗤笑着没理会，不过他知道，性格这么简单、好恶从不拐弯的明星，现在恐怕撵也撵不走了。

“你已经是传奇。只可惜警察这个队伍，只有集体的荣誉，没有个体的英雄。如果你习惯不了，还是会走的。”华启凤幽幽道，这一句噎得任明星居然半晌憋不上话来。

对啊，集体永远高于个体，荣誉永远高于一切。

不远处邢猛志和武燕站在那儿等，一组人会合向医院外走，这时候武燕的电话响起来，她接听着，脸色肃穆了。

丁灿刚要拉住邢猛志说话，邢猛志却是甩下众人跑了，顺着他的方向一看，任明星愣了，喃喃道：“师父，那就是茹叶楠。”

华启凤眯着眼瞧着，提着水果兜的茹叶楠被邢猛志拦下了，两人在说着什么，似乎茹叶楠还有点扭捏，可不料邢猛志做了个很出格的动作，直接拉起茹叶楠跑到楼背后僻静地儿说话去了。那样子让任明星和丁灿齐齐对眼愕然，然后两人心意相通地下了个定义：“这货在假公济私!”

“别胡说，猛子能不知道这个轻重？”华启凤道。

“那可说不定，穷鬼见钱，光棍见色，这都是要命的事。”任明星道。丁灿扑哧一笑，武燕扣了电话拿着作势要扔，任明星吓得躲到华启凤背后了。华师父笑问道：“什么事啊？看你脸色不好。”

“行动全部失利，云城要抓的铁狗已经被当地警方发展成线人了，我们的人和地方刑警撞车了；郭南村伏击情况更差，郭三枪放了把火，还打伤了我们一名警员，钻山里溜了，县公安局正在组织围捕。”武燕懊丧道。

“啊？!”华启凤几人齐齐愕然，想到可能抓不到，可没想到这个悍匪居然强悍到如此程度。

“有些年没听说过这么牛的人物了。”丁灿觉得一股子莫名的情绪升起来，让他头皮有点发麻。

“越接近灭亡的人，就越疯狂，他离死不远了。我们到外面等吧。”华启凤领着众人，咬牙切齿说道。

武燕边走边道：“消息是乔蓉传来的，她还说明天要开案情通报会，支队长要做出检讨……对了，省厅督导聂敬辉处长要见猛子。”

“嗯？怎么了，猛子怎么惊动省厅大员了？”华启凤惊了下。

丁灿却是吓了一跳问道：“不会犯什么事了吧？没干什么啊？”

“你就不能往好处想。刚才我们在外面讨论郭南村伏击，本来没有发现郭三枪，是受雇的四个人在哭坟，猛子不知道怎么抽风地说，郭三枪可能在现场，然后外勤用热成像扫描搜索藏身地，结果那家伙在暗处就打了一黑枪，然后放火跑了。”武燕道。

“卧槽，他是蒙的吧？”丁灿吓了一跳。

“绝对不是，没有比归来卧底更了解罪犯的。要让他抓人，没准都提溜回来了，总队那些人门缝里瞧人，不但小瞧郭三枪了，也小瞧咱们辅警了。”任明星道。

“闭嘴，不说话憋不死你。”武燕斥道。

“当然憋不死我，总队的快被憋疯了。”任明星笑道。

这回武燕不说了，一个脖拐子拎着任明星扔车上了。众人在车里等着，等了好久邢猛志才匆匆回来，像是有了心事，一言不发地坐车上，脸色阴郁得任明星连玩笑也没敢开。

车直驶总队，又要从头开始了，而且可能比当初开始的起点还低，伏击失利肯定已经打草惊蛇了，再一次找到这条毒蛇，就不知道还得费上多大的周折……

临危受命

如果抓捕顺利，一般都会来去无声无息，可要不利，那动静就大了。到郭南村一带救火的人员去了上百人，跟着乡警和县局组织搜捕的力量又陆续到达也有七八十人之众。

不知道是天公作美，还是不作美，清明的头场雨，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了，作美的是火灾再无隐患；可不作美的是，大雨又给搜捕加上了一层屏障泥泞的山路，别说搜捕了，连行走都困难，县乡警力只得作罢。不但如此，省总队现场寻找物证也给耽搁了，连火场的弹壳都没有找回来。

云城那头，两地警方撞车，虽然心里都有疙瘩，可毕竟是一家，不解也得解，解开倒是解开了。就是这一队行动人员已经露面，没法儿再待了，只能暂时撤回来。

四号就这么过去了。

五号一整天都是案情分析会，没有什么警种的案情研究氛围能与刑警相比，这里有个非常好的传统，越是疑难案件，越要开会研究。不管是满杠满花的冒号还是一毛一的菜鸡，都要轮流各抒己见，发表对案情的看法。

这些发言百分之八十都是重复的废话，具体的困难有：省东南一带全是山地，别说县城，就市里都在山里头，山里抓人和大海捞针差不多；而且云城是一座古城，当地本身就有狩猎的传统，二十年前那里是缉枪的重灾区，几乎户均一支土枪，没枪身高的娃娃都会拿着枪上山打兔射鸡，这个背景给出的潜台词是，在这里找制枪的熟练工人，太容易了；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主谋何在，多数人分析是远逃在境外的胡浩，作为扫黑除恶的一个目标此人已经上榜，可惜一直找不到人；一少部分人分析是失踪的伍士杰，毕竟这家伙组织制枪原料，听起来都吓人。

这部分分析很有意思，伍士杰制枪，胡浩控制总盘。现在胡浩不在，窝里相残，伍士杰想全吞，举报了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把胡浩在云城的喽啰包括他的姘妇司令婕全捅给了警察，却不料事情败露，他被郭三枪反杀。那么就有可能现在是郭三枪掌握着枪源。

但这个分析不能对卢教授被杀一案做出解释，在逻辑上缺乏合理性。

最关键是，哪怕姑且假设郭三枪现在是主谋也缺乏有效的针对措施。这个家伙在郭南村潜伏在离坟地二百米外，一枪打掉了外勤手里的热成像仪，连那位警员两根手指也捎带报销了。二百米外打中这样一个目标，那和特警里的狙击手在同一水平上，作为刑警，谁都清楚在山脉连绵地形复杂的环境抓这么一个人会有多难。

结果没有讨论出来，却讨论出来了一肚子火气。尤其是宋支队长很窝火，会上点了几次让邢猛志发言，不料几次预言奇准的邢猛志变成应声虫，一站起来就说：“我同意这位前辈的意见，他说得很有道理。”讨论中途再点名，邢猛志站起来又说：“我同意那位前辈的意见，他说得好像也有道理。”

第三次重复这样的话时，愣是把全场讨论得窝火的人逗笑了。

总队的讨论和沁山的抓捕是同步而行的，不过这一次可没有上次山地追踪幸运。上百警力沿途盘查，路口驻守，愣是没有找到郭三枪的去向，专案组一时情绪低到了极点。敢和警察叫板的人不是没有，但像郭三枪这样堂而皇之潜伏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放枪伤人，然后又安然无恙逃离，说出来恐怕都没人敢信。

又是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其实案情讨论会一直重复的废话也有个效果，就是在把每个人的思维都逼到极限，等着某个人突发奇想或者灵光一现，进而捅破满天的阴霾。只可惜这次没有出现奇迹，只是多了几个奇葩。除了邢猛志这个应声虫，还有个在案情分析会上能睡着的，叫任明星，如果不是那支神笔立功赫赫，怕是他得被撵出去。

六号早上，早操完毕。

乔蓉小跑着从办公楼下来，两页检验报告递到了武燕手里。武燕翻看着，是沁山找到的弹头分析，她看了几眼皱眉道：“七点六二毫米，八一杠，这是军用制式武器啊。”

“仿制的，八一式枪族在越战中实战检验过，性能优良，精度好，操作维护简便。从另一个角度讲，它的改装和仿制潜力也大，甚至制造它的难度，不会比制作一支气狙更大。”乔蓉道。

武燕吃惊不小，递回报告道：“要能仿制出这玩意儿，那可是场灾难啊。”

“那倒不会，真仿制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人敢要这种两千米外都有杀伤力的东西。但要落入特定的人手里，也很麻烦。量不会很大，最起码制造子弹的工艺和原料我们还暂且没有大量发现。”乔蓉道。

“那意思是，这是个全能型生产厂家，火药动力、空气动力的都能做了？”武燕问。

乔蓉点点头：“没错，都是冲压膛线，只要有口径相同的枪管，工艺并不复杂。弹道分析发现，他们冲压的枪管，和制式武器相比，只有几丝的差距，基本可以发挥八一枪族的威力，如果改装再加瞄具的话，精准度还会提高。”

“天哪……”武燕搓搓手，捏得指节直响，她郁闷道：“这个变态是个特战加狙击的双料高手，可怎么抓啊。”

“这不大家都在想办法？对了，聂督导来了，在总队长办公室，他要见邢猛志。本来昨天要见，有事耽搁了。”乔蓉道。武燕一愣，指指在操场跑步的邢猛志道：“喊他啊，人都在这儿，还需要我传达？”

“燕子姐，他这人阴阳怪气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和他打交道。会上你又不是不在。”乔蓉难堪地道。

“这是相互的，你们把他当成客人藏着掖着了，那他自然就敷衍了事了。虽然支队长是出于一片好心，但你不觉得这会被误解成缺乏信任了吗？可惜你们穿山越岭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谊小船啊，说翻就翻，啧啧……猛子，过来。”武燕扯着嗓门吼，邢猛志闻言快步奔了上来，擦着满头大汗问道：“咋了？”

“你把妹子吓得都不知道怎么和你打交道了。”武燕笑道，这把乔蓉尴尬了。邢猛志笑道：“没有吧，我要欺负也得欺负你，欺负人家多没成就感。”

“哟嗬，胆肥了啊!就这现场练练，我让你一只手。”武燕对自己的格斗有绝对信心。不过碰上没信心的了，邢猛志摇头道：“不要过分相信你的武力啊，小心我暗戳戳给你一家伙。”

“瞧你那点出息，这辈子想欺负我的愿望是没指望了啊。”武燕嗤笑道。

“那可未必。”邢猛志一伸脖子，嗤笑道：“万一你主动愿意让我欺负呢？”

“啊？!”武燕被这双关语刺激得脸一红，长腿应声就起来了，早有防备的邢猛志噔噔连退，来了声轻佻的口哨，溜了。

武燕两颊飞红，乔蓉却是两眼翻白，这哪可能打一场，明明是打情骂俏嘛，偏偏她要办的正事都没机会说。武燕半晌回头看乔蓉才醒过神来，又是一嗓子直接解决了：“嘿，猛子，去总队长办公室，有人要见你。”

“啊，知道了。”跑步的邢猛志应了声，跑完这圈后，又回宿舍换上

了衣服，这才往办公楼奔去。

越是规格高的单位，规矩就越大，不像大队中队里，个人关系亲密到散漫。邢猛志离开巡逻队已经很久了，久到他自然而然地端起了纪律的架子，在总队长门口敲门，喊报告，应声而进时，敬礼，面无表情地直视着总队长座位上坐的那位闻名已久的聂敬辉。

准确地讲，是在当辅警的时候就听说了，“晋祠游客被杀案”“西郊公园沉尸案”“晋钢宿舍投毒案”等名噪一时的奇案诡案，都能联系到聂敬辉这个名字。最让他闻名遐迩的是杀人魔王王某青落网，那是十几年前的奇案。那个罪犯流窜七省，两年间背了七个命案，屡屡逃脱警方追捕，最终是由面前这位抓捕归案的。

可传说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人们可能会臆想他一定会是位虎背熊腰的人，不过错了，聂敬辉显得精瘦，瘦到让人担心他有点营养不良；或者会臆想是一位气势摄人的警察，也错了，聂敬辉留着平头，长脸，表情木讷，用警察的眼光去看，一定会是找不到任何特殊体貌特征的类型，太普通了，如果不是肩上的警衔，你简直无法找到可以判断他职业的细节。

而在聂敬辉平静的表情下同样充斥着奇怪，他以为对方应该是一个五官精致性格内敛的人，可他错了，邢猛志长相很粗犷，要不收拾绝对是莽汉恶棍的形象，文个身绝对能入黑社会；他还认为对方肯定是低调甚至阴郁的性格，不过他也错了，面前的小伙很张扬，不闪不避甚至眼光睥睨地看着他，他瞬间想到了有一种人和面前这货有同样的眼光。

那种人是：罪犯!

“很意外，我判断错了第二回了。”聂敬辉平静道。

“第一回一定是郭三枪的事。”邢猛志道。

“对。”聂敬辉直接承认了。

“其实也不能算全错，能判断出来他性格倾向的人很多，但判断出他以什么方式出现的却没有。预判和推测虽然必不可少，但出错率太高。”邢猛志道。

“谢谢，你成功地让我的羞愧之心平复了点，不过错就错了，作为警

察不应该怕错，错了顶多丢回脸。而作为罪犯如果错一次，那丢的就是命了……不用相互介绍了，你一定知道我，我也仔细看过你的履历，或者我们可能有共同的感觉？”聂敬辉给了个疑问句。

邢猛志点头道：“震撼，惊讶，很荣幸和您并列提及。”

“哈哈……都荣幸。”聂敬辉终于憋不住了，在一个论资排辈的环境里，这是他见过最不懂尊卑之分的，意外的是他对此人竟然没有一点恶感。

笑过之后，聂敬辉抚着办案的平板，像在斟酌什么，片刻才沉吟道：“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是郭三枪的去向，我判断了几种：一是遁入山林，蛰伏不出，我们鞭长莫及；二是惊弓之鸟，亡命天涯；三是变本加厉，继续为非作歹，你觉得会是哪一种？”

“第三种。”

“脱口而出的肯定，理由呢？”

“如果遁入山林，早就遁了，不会因为意识到危险而逃亡。他不会逃，他父亲的事和他的经历是一个解不开的心结，这股子邪火烧起来，除非把他自己烧到灰飞烟灭，不会停止。”

“你学过行为或者犯罪心理学？”

“没有。”

“那这种基于心理的判断从何而来？这是一种心理学上创后应激症的反应。”

“我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叫刑天贵，判了死缓，有近一年的时间我跟着他混，差点成了涉黑团伙的人员，后来又和一个贩毒的团伙厮混，算起来当警察和干黑社会的时间差不多，只是比较理解那种生存状态而已。”

这个回答把聂敬辉听苦脸了，牙疼那种，他讪笑着道：“老贺在履历中都没提这一段，我也是道听途说，你倒坦诚啊。”

“不正是您希望的吗？”邢猛志道。

“案情分析会，你好像并没有提议啊。”聂敬辉好奇道。

“我怕别人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啊。”邢猛志道。

“嗯，说说，我鉴定一下是不是有问题。恰好我掌握的信息也比较多。”聂敬辉反而兴趣来了。

邢猛志捋了捋思路，直接道：“郭三枪是把好枪，但这种性格的人没有组织能力，当不了老大。失踪的伍士杰我判断应该是被郭三枪灭口了，原因应该是内讧，被灭口应该因为知道得太多，而且不会是老大；胡浩倒是很像老大，但我感觉也有问题，煤矿、砂厂、石厂、大货车运输，他垄断的行业来钱都很容易，一个懂得规避法律风险，有专业律师，又有偌大产业的涉黑头目，拥有枪支正常，但要制造枪支，那就没必要了，所以，也不是老大。”

“那老大究竟何人？”聂敬辉兴趣更大了。

邢猛志摇摇头：“我回答不了，但我想，应该是一个性格扭曲、极度仇视社会、极度缺钱的人，思维应该很缜密，从我们一直找不到枪源、找不到渠道就能反映出来。而且手段应该非常高超，能收服郭三枪这种人，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来什么方式可以办到。”

聂敬辉笑了，未做评价，他欠着身靠着椅背，审视邢猛志良久，又冷不丁地来了个问题：“现在这个僵局从哪儿入手呢？一是全国通缉郭三枪，集全警之力，迟早能把他抓捕归案；二是再利用现在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找枪源地；三呢……抱歉，我还没想出来。”

“通缉令不能发。”

“为什么？”

“一个彻头彻尾反社会的罪犯，通缉令会像勋章一样让他获得极大的成就感，如果没有反应，他就会失落，像锦衣夜行一样，干了大事却默默无闻那种，心理反差会倒逼着他干更大的事。”

“嗯，有道理，那你认为，枪源还在，他们还在继续制造枪支贩卖？”

“必须的，犯罪和毒瘾一样，一旦开始，便很难停止。上了贼船就是

贼，干一票和干十票结果都是一样，谁都知道自己归宿都在监狱，但在到来之前，都会有自己聪明胜过警察的侥幸。”

“嗯，站在罪犯的角度分析，是脑子有点问题。”

聂敬辉下评价了，不过像开玩笑，他拿起平板，翻到一页内容，递给邢猛志看，笑着总结道：“恰恰是脑子有问题的想法，才最接近真相。如果不是站在这里，我会怀疑你是郭三枪的同伙啊。”

邢猛志扫了几眼，是南方某省截获的三十余支气动武器，时间是前一天，截获地在市区，审讯的结果，嫌疑人交代来源在云城。几眼过后，邢猛志小心翼翼放下了平板，脱口道：“不在云城。”

“这么肯定？他们就是和云城人交易的，在高速上接的货。”聂敬辉皱眉了。

“混淆人名，只用绰号；混淆来源地，换个地点，这是犯罪起码的反侦查措施。这个团伙让咱们这么吃力，怎么可能连这点反侦查措施都没有？交易的双方都会刻意隐瞒，防的就是落网之后被牵连出来。而且，这些制枪的应该和制毒一样，绝对是流动的窝点，他们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这几条线即便我们查清楚，恐怕也找不到去向……因为他们只要联系不上，肯定会判断出事了。”邢猛志侃侃道。

聂敬辉此时换成了眯着眼审视，又过不久，他刚要开口，邢猛志却抢白了一句：“其实您早有判断，是在和我相互印证，对吗？”

“对，很荣幸，我们想得大致雷同。我有个提议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聂敬辉卖着关子。邢猛志直接道：“给我一组人，让我去找枪源？”

“比我想的难，我只敢提议让你找线索，不过你要找枪源，既然说出来，似乎也不错，有兴趣吗？”聂敬辉问。

“我是辅警，没有执法权，不能佩枪，带上几位真正的刑警当队员，会很尴尬的。”邢猛志道。

“有怨言。”聂敬辉道。

“这不是怨言，就像您这样的身份，病急乱投医到和我这样的辅警谈话，不也很尴尬吗？”邢猛志道。

这话太直接和真实了，瞎说的大实话都不怎么讨喜，聂敬辉可是真尴尬了。他吧唧着嘴道：“那我就……词穷了，我没有说服你的筹码，而且也没有擢升你的能力。警务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做生意，没有等价交换这一说……而且，我听说你们可能去意已生，见你之前我倒没什么感觉，见过之后，我倒是有点遗憾了。”

“能告诉我，您为什么遗憾吗？”邢猛志问。

“当刑警久了会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破案特别是大案，得看缘分。一般情况下，往往会派出几拨警员，可也奇怪，有些有缘分的人，总能撞上线索，总能找到抓捕嫌疑人的关键信息，如嫌疑人的成长轨迹、生活经历、社会关系、性格爱好等，立体地了解之后总会找到某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很多，有缘分、有眼光、有准备头脑的人才能找到管用的那个，最终抓到目标……现在看来，还是你们最有缘分，最早找到了郭三枪，最早发现了他的作案手法，最早发现了伍士杰外逃的女友，甚至没到现场都判断出了郭三枪的隐藏方式。现在包括总队长在内，都无法拒绝给你一个行动小组啊，可惜……啧……”聂敬辉长长说了一段，看邢猛志都是期待的眼光，这个缘分太深了，深得他都觉得遗憾了。

“您完全可以下命令，我不可能拒绝。”邢猛志道。

“如果是个小案子或者外围调查，命令早下了。可这是个极度危险的罪犯，出于我们的职业操守和做人良知，这就没法儿下了。你们尚未成为在籍警员，作为上级，不管是总队长、支队长还是我，都不能让你们辅警同志上这种危险任务啊。郭南村失利，一名刑警手被打残了……我们就更担心了。”聂敬辉道，眼神里是浓浓的关切，那绝对没有作假。

“其实您在说服我主动请缨。”邢猛志严肃道。

聂敬辉一怔，心事被戳破，脸色一拉，点头道：“对，很无耻，我很奇怪贺黑子是怎么撺掇你化装侦查去的，你的头脑很冷静。”

“我现在也很冷静，其实您不用费这么多周折，哪怕抓捕郭三枪让我们上也没二话。我记得我们贺支队长忽悠我们时说，每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心里都有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梦，而警察这个职业，是站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我们身上的警服，是正义、是勇气、是光明的化身，假如有一天你们和那些先行者一样穿着它站到英雄的神坛上，难道谁还会在意你臂章上的两个字？”邢猛志笑道，顿了顿，看聂敬辉有点肃穆的眼

神，话锋又一转解释着，“这话说得很官方，我觉得是贺支队长在哪儿抄的，一点都不切实际。别说辅警，就正式的警员过的都是又苦又累又烦又危险的日子，支撑我们警察的除了空泛的信仰和理想，实在拿不出别的像样点的东西。实话说我很失望，也很怀疑自己的选择，特别是上次受伤躺在医院里时，我其实心里都悔死了。”

“那你，为什么还接受？”聂敬辉表情肃穆地问，反而觉得看不透这小伙子了。

“和其他警察一样，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一个无辜的人。”邢猛志道。

“卢启明教授？”聂敬辉脱口道，这是个奇怪的逻辑。

邢猛志点点头：“对，之前我对教授没好感，一般都会认为他们是沽名钓誉之辈，可他颠覆了我的认知。我去过他的办公室，清贫得只剩下书了；我查过他的大数据信息，一贫如洗，就这样的人，都会被人枪杀，可能仅仅是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了什么犯罪的线索……前天我才知道，他在生前已经签了遗体捐赠，死后两个小时就做了人体组织提取手术……这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一位纯粹的人，不管我有多怀疑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精神上的信仰，可它一直就在那儿，就在我们中间，像卢教授这样的人就有。”

说话间，聂敬辉耸然动容，慢慢地站起来了，惊讶地看着邢猛志。

就听邢猛志停了下，像陷进了回忆里，又继续说着：“有位老警察告诉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可能仅仅出于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可在接触犯罪，目睹惨剧越来越多之后，就会慢慢变得嫉恶如仇，我可能就是这样吧……卢教授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为众人抱薪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我选择漠视、逃避、退缩，我想在余生，我会无法原谅自己。所以，我想做一件事……”

邢猛志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折服的气质，不知不觉肃然起敬的聂敬辉听到了邢猛志掷地有声的企图：“我要拿走作为警察最高的荣耀……抓到主谋，终结犯罪!”

半晌无语，聂敬辉慢慢举手，庄重敬礼，邢猛志还礼，礼毕后聂敬辉释然道：“去吧，挑选你要的人，一切便宜行事。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

了，这次要不惜一切代价，终结枪祸。”

“是!”邢猛志再次敬礼，保持着警姿告辞离开了。

过了好一会儿，内室门开，总队长程长峰和贺炯无声无息地出现了，贺炯有点小得意地问道：“怎么样？”

“很狂，太狂了。”被惊讶到的聂敬辉幽幽给了这么一句评价，不过他回身时已经补充上了：“比我年轻时候还狂。”

两人俱笑，总队长道：“要不是头回见，我都怀疑你俩商量过了，分析都差不多，他的脑回路和旁人不太一样，说不定还真有缘分。”

“头绪很乱，会从哪儿入手呢？这小子还有个特点，不容易被人猜透。”贺炯道。

“会从伍士杰这儿入手，而且他已经判断出来了，郭三枪就在晋南山区一带。那种偏执孤僻的人，不会离开他熟悉的环境，离开他也玩不转……老贺啊，此人有望成为我们对付制枪团伙的一张王牌啊。程总队长，他这个小组都有谁？个人信息都给我一份。”聂敬辉好奇心更甚了。

“这个有点难为情了，都是挖老贺墙脚挖来的……坐下说，案情雪球越滚越大了，兄弟省份已经有开始收网的了，我们这一网即便网不住枪源，也得把它的团伙打散打残，最起码现在还在运作的销售渠道，必须打掉。总队五个外派工作组，加上邢猛志这一组，全部拉到缉枪一线，而且我们的指挥部，也跟着前移，初步的设想是这样的……”

三位大员开始谋划全局了，这一场缉枪寻源的案子，在跌到低谷后，又艰难地开始向前推进了……

第六章 土沟中的制枪产业链

打草惊蛇

云城，关公路派出所。

司令婕有点犹豫地踱进去，在警务室等着一个报案的说完才出声问了句，那警员愣了下，然后不耐烦地指指：“去所长办吧，谈话完了再下来登记。”

取保候审，每周一准时到辖区派出所登记汇报，接受监管。这是司令婕出狱后第一次，小警员的态度让她多少受了点刺激。在外面的世界任你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可一到这个环境，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威慑，让她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轻轻叩响了二层的所长办的门，一声“请进”后，这里的所长接待了她，请她坐下，然后嘘寒问暖。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以她的经验，警察一旦对你表示格外关心，那绝对是有其他的事。

果不其然，很快，所长话锋一转，政治课开始了：“小司啊，你还年轻，选择生活方式一定要慎重啊。现在的扫黑除恶形势下，你也一定要站对立场，连续数月来，举报胡浩的人很多啊……你们之间的私人关系我不做评价啊，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遵纪守法的前提不是？胡浩是个什么人，云城半人高的小孩都知道，你离他这么近，得拿出个态度来啊。万一将来牵涉到你，到时候可算不上立功表现了啊。当举报人，和将来万一查出来当嫌疑人，那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林林总总一大堆，司令婕苦着脸道：“马所长，我的履历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您，说好听点是个情人，说难听点就是个长期包养的……连个小三都算不上。我能知道什么啊？一开始还以为他对我好，把酒店都注册我名下，谁知道是负资产，还有这么多烂事，就把我卖一百回，也还不起啊。”

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得是声音婉转、清泪涟涟。高所长反倒坐不住了，劝道：“我也是例行公事啊，现在扫黑除恶办公室盯着呢。如果有胡浩的消息，你可一定得向地方公安局报告啊，而且绝对不能和他私下联

系，否则，后果很严重的。”

“嗯，我知道。可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银行的贷款快逾期了，再不回来，酒店得给查封了，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司令婕啜泣道。

“好好，别哭了，你按规定到警务报个到。电话保持开机啊，这节骨眼上，可别再出事，你一姑娘家家的……唉，去吧……”高所长摆着手，把这位送走了。

女人出来混得会演两出戏，一是哭戏，二是床戏。看不出来这位是演技炉火纯青，还是真有冤屈。高所长关上门的时候，内屋出来两位，一位是市扫黑除恶办公室的孙进主任，另一位来头更大，是刚到云城的省刑事侦查总队长程长峰。

高所长一摊手道：“就是她，胡浩养的女人，挂在云天苑酒店当法定代表人。”

“刚才说酒店被查封，怎么回事？”程长峰好奇地问。

“这个啊……是这样，坐，程总队长。”孙进主任递着烟，介绍道：“我们扫黑除恶也恰恰卡在这儿了，刚对胡浩准备立案侦查，这小子不知怎么听到风声，跑了。正常想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针对性地对他的资产进行了清查，结果发现啊，资产也有问题……最大的一宗酒店抵押在银行，一共贷了一点一个亿；一个KTV，在他老婆名下；两座洗选煤厂，光股东十一个；还有关联的九个注册公司，都在他七姑八姨名下，他自己名下，嘿，啥都没有……噢，对了，还有几辆豪车，只有一辆在他名下，满打满算，名下财产也就百十来万。”

“噢，这是和尚跑了，庙也拆了？”程长峰愣了。此时他透过正坐的窗口看到了司令婕迈着轻快的步子出了派出所，匆匆上车，年轻、靓丽、活力四射，任何溢美之词用在她身上都没有过誉之嫌，看这样子倒是能理解胡浩为什么把座酒店送到她名下。

“嗯，基本就是这样，把我们给卡住了，人财两空，无处下手啊。”孙主任为难地道，不仅如此，他又想起个新案子来，提醒道：“对了，程总队长，市里刚侦办的文物走私案也和胡浩有关。”

“盗墓那技术活儿他也会？”程长峰出离惊讶了，总不能是个犯罪全

才吧。

“这倒不是，”孙主任解释道：“盗墓他倒不会，据我们抓到的盗墓团伙口供显示，知道谁手里有好东西啊，胡浩十有八九会上门强买强卖，不给还不行。省厅查到流失到海外的几件文物，有一部分就是出自他手。”

“嗯，不这么黑吃黑，都不像黑社会……孙主任啊，他的社会关系里，再找不到别的突破口了？”程总队长问。

“找了，老婆亲戚肯定打不开缺口，财产都在自己名下，他们巴不得胡浩再不出现呢。手下呢，也传唤过不少，前两天和省队撞车那个线人铁狗，叫苟福旺，就是胡浩的亲信，传了好几次，问题交代了不少，可交代不出老板的去向。对了，还有相好的姘妇情人，您知道我们掌握了几个？”孙主任笑道。

“很多吗？”程长峰意识到可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十七个，包括司令婕。”孙主任比画着，果真把程长峰吓了一跳，他接着道：“给所有相好的女人都买房买车，其中有教师、公务员，还有白领，年纪最大的四十多了，年纪最小的是包养的一个大学生，才二十。我们工作都做细到这种程度了，还是没发现胡浩的准确下落。不过他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司令婕，一月十七号、二十四号，分别从泰国、澳门通过话。我们辗转查到了，他确实在境外出现过，但这个家伙不回来，我们也鞭长莫及啊。”

“经济上呢？如果断其财路，有没有可能逼其回来？”程长峰问。

孙主任直接道：“这招我们想过了，所以才一直在查胡浩隐匿非法资金的去向，不过刚有点眉目，也卡住了。本地有一位通过地下钱庄给胡浩往境外陆续送钱，可当我们查到这个人时，这个人奇怪地……”

“失踪了，伍士杰？”总队长心一跳。

不幸言中，孙主任愕然道：“咦？您也知道了，这案情还在保密阶段，信息我们还没来得及给总队共享。”

“他同时还牵涉到枪案，啧，这个烂摊子，不好收拾啊。”

程长峰愁绪满眼，幽幽叹道，此行第一站便开局不利，指挥和侦查全部前移，离得近了，好像反而更看不真切了……

数辆警车迤逦前行在汾南市南郊一带。这里的景象出乎宋玉河的预料，知道是重污染城市，可没有想到会重到这种程度，车窗后能看到的路被大卡车辗得坑坑洼洼，说不清是白的、灰的还是黑的颜色敷在路上、路边、树上，庄稼地不是绿油油的颜色，而是像中了魔咒一样，一层让人心里硌硬的黑白难辨颜色。

远处的视线倒好分辨，巨大的烟囱冒着白色的、灰色的烟，那烟也不像烟，像铅云一样遮天蔽日，让人莫名地心情压抑。车窗是不敢开的，地方公安局的警示过，宋玉河不相信开了一线，马上嗅到了一股像臭鸡蛋一样的刺鼻味道，惊得他赶紧关上。

“……宋支啊，就这条件，没办法，大大小小几十家化工企业都集中在这儿，好几万养家糊口的生计没法断啊，比前些年倒是好点了。这儿的治安呢，还算可以，除了正经八百打工的，一般人也不来这儿。”

汾南市局一位副局长领着路，一路上絮絮介绍着。

“全国缉枪治爆，你们市的枪案有什么战果？”宋玉河转移着话题。

“枪案？”副局长愣了下，然后摇头道：“我们这儿没有发生过枪案。”

“省总队发过文，现在气动武器也列入查缉范围。”宋玉河提醒道。

“真没有，气动武器主要用途是偷猎和玩，您看汾南这环境，能出来玩吗？”副局长道。

这一提醒，宋玉倒是恍然大悟，这地方就连人都不适合生存，什么野生动物怕是早绝迹了。虽然也算是山区县市，可和环境保护相对较好的云城、午马等邻市根本没有可比性。

沉默了有一会儿，副局长指着远处的一家厂房道：“就是那儿了，今年煤炭不景气，洗选煤厂停工有几个月了。登记的原法定代表人叫伍士杰，但是已经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了，办了半截搁着了……再往远处就是汾水村。”

“哦，下去看看。”

宋玉河道，车停在厂子门口，这连看门的人都没有，门上的锁早被撬了。数位警察鱼贯而入，这个煤厂已空，十数米长的洗选设备只余钢架，院子里只有煤渣还能辨得出原来的用途，再有就是满地的大小便了，看样子荒废很久了。

很快退出，上车，副局长好奇地问道：“宋支啊，不是我多嘴啊，这地儿已经来查过四次了。”

“都谁来过？”宋玉河问。

“隔壁云城市局来过，怀疑是胡浩的隐匿资产，来没多久，看设备的人就撤了；后来债主通过法院来过要查封这里，结果一查，占的集体土地，国土资源局违法审批的那位领导都进去了，当地村里呢要收回，闹了一通差点整出事来；再后来省里文物缉查来过，还勘查了一遍，好像说胡浩和倒卖文物也有关系；第四回是煤矿，还是国企，报案说煤厂骗了他们四百多吨精煤没付款，反应也太迟钝了，人都跑了几个月了。”副局长道。

“是够迟钝的啊，我们执法比违法总要迟很久。”宋玉河感慨道。

“除了去汾水村，还需要什么协助，我安排下。”副局长看宋支状态不佳，不敢问案情了。宋玉河道：“没什么了，把他们治保和村长叫来，谈谈话。”

“哟，宋支，这我得跟您提个醒。”副局长声音压低了。

“什么情况？”宋玉河愣了一下。

“如果有案情，一定不能进村。这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一多半亲戚邻里，不可能向着咱们，这头您一谈话，掉过头就通风报信去了。您没看咱们路过的厂子，门房都是两层，那里头都设了个观察点。”副局长道。

“那是干什么？”宋玉河想想，似乎还真有。

“这是警车不管污染，要是环境执法的车，那厂里人吱溜就跑得没影了。村里也一样，不想死在这地方的都出门找活计去了，留下犯事的不

少，警察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副局长道。

宋玉河笑了笑，轻松道：“没啥大案，就问几个人，放心吧，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

这位副局长知趣地闭嘴了，坐在副驾的宋玉河临到村时掏出了手机，重新温习了一遍嫌疑人的信息。

米向军，绰号“二米”；田宝来，绰号“秃轴”；曲波，绰号“小顶”；季东顺，绰号“油机”……枪案的嫌疑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来自眼前这个不起眼的村落：汾水村。而失踪的伍士杰一直供应设备的洗选煤厂，就在离该村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此次是专程“打草惊蛇”来了……

午马市文化活动中心这个少有人去的地方今天人来人往，很是热闹，不过是让普通人都避而远之的热闹，因为进出的多数是警服穿着。很快门外加了岗哨，把这个无人注意的地方，变成了隔绝的空间。

省总队前移的指挥部就在这儿，后台支撑需要的线路、数据传输、武器预备陆续到站，先期调试传输三地信息的已经接通，席双虎、乔蓉正在屏前观摩着。

云城拆车市场，赵力奇在指挥着封锁杜攻城修理厂原址，去了警车十几辆，鉴证的警员是一块一块砖头搬开查，似乎那里头有违禁物似的，查是查不到，可惊动的观摩人数就可观了，估计整个市场有数百人都目睹了。

汾南市也一样，警车七辆，沿洗选煤厂旧址、汾水村转悠，再加上进村走访那几个涉案人的家属，恐怕这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犯事的肯定比谁都清楚。

两人看一会儿，就面面相觑一会儿，然后再看一会儿，继续面面相觑，总队这方案实在让人看不明白了。

“两位，看出什么来了？”有人在背后问话，回头是聂敬辉，这位省厅督导先到一步，等着另两市的人会合。

乔蓉和席双虎要敬礼时被聂敬辉制止了，他笑道：“出门办案，一切

从简，这套可以免了。双虎啊，你在重案大队待几年了？”

“毕业就一直在，六年多了。”席双虎道。

“乔蓉你呢？”

“做弹道检验兼枪械专管，也是毕业出来就一直在总队。和重案队协同办案最多，枪案主要由他们处置。”乔蓉回道。

聂敬辉示意两人坐下，这个尚在布置的空荡荡的大厅将是指挥部开展工作的地方，聂敬辉却是一千个一万个看不上眼似的自言自语道：“禁枪的好处自不待言，可副作用也不少啊，连咱们的基层警员也使不利索了……刚才那个问题，看出什么来了？”

“这……”席双虎没敢说，乔蓉心直口快道：“聂处长，这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哎，对喽，计划的第一步就叫打草惊蛇，不惊惊它不露面，我们没法儿找啊。”聂敬辉笑道。

这个笑让乔蓉和席双虎觉得有点高深莫测。

“你们觉得邢猛志这个人怎么样？”聂敬辉莫名其妙又抛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让乔蓉和席双虎又一次面面相觑。

“直接点，别拐弯。”聂敬辉提醒道。

乔蓉想想，眼光瞟着席双虎，席双虎老实道：“他的思维很独特，不过路子有点野，想法有时候很吓人。”

聂敬辉蓦地笑了，点头道：“这是个中肯的评价。乔蓉，你呢？”

“他这人有点傲，而且爱钻牛角尖，说不来好坏。伏龙山追踪我们都觉得没希望了，他愣是找到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是水平呢，还是运气。”乔蓉道。

“这个也很中肯，侦查上没有运气可言，如果有，也是建立在对所有枯燥细节反复推敲的基础上。你们那次追踪足以写入侦查员的教科书

了，能坚持到最后是因为你们确定自己的判断准确而且正确，这是一名侦查员应该具备的起码素质。”聂敬辉道。

“这点我清楚，但，如果直觉是错误的呢？”席双虎问。

“那就错到底，就像人之初蹒跚学步，不摔几个跟头，跑不起来啊……来，印证一下你们的直觉。”

聂敬辉铺着政区图，点着云城、午马、汾南三市道：“这里是胡浩的活动范围，非法经营、暴力收债、开设赌场、网络赌博、非法占用公共资源、非法偷猎，最新的还有倒卖文物。基本能犯的罪，这个家伙没落下，团伙的成员相当复杂。这个案情由云城市公安局侦办，我们暂且不讲。

“单说这个枪案，从去冬被捕的贩毒头目连天平的交代里反映出，有个地下兵工厂，晋阳市特大贩毒团伙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来自这里，那问题就来了：胡浩的老巢在云城市，发现杜玫城、二米、秃轴等涉案人员，都来自汾南市。还有一个提供重要信息的人员伍士杰，又是午马市人。三个市互成掎角，外围是晋南山区，向南连豫，向西入陕，你们说，这些人会把地下兵工厂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点难为人了，乔蓉难堪地看着聂敬辉，肯定回答不上来。

“不好回答啊，汾南污染严重，易于藏匿，在那地方制作不容易引人注意；云城山地多，地形复杂，也容易隐藏；但都没有午马的交通便利，这儿通达三省的高铁、高速很便利……我们网络追踪到垣水县快递行业，整个就停止了，后来查到物流通道，很快也停了。再后来查到杜玫城这条线，这家伙更利索，直接把厂子拆了，人全失踪了。”席双虎道。

“你说的是问题，不是答案，那换个简单的。你觉得这些人是已经逃逸了呢，还是钻在哪个旮旯犄角继续作案？”聂敬辉问。

“这些山炮在现代都市里跑不远，我觉得应该虚晃一枪，钻回来了，可奇怪的是，根本找不着蛛丝马迹啊。”席双虎纳闷地道。乔蓉补充了句：“风声这么紧，就回来也得吓跑啊？”

聂敬辉看着这两位，谈兴淡了一半，现在成三个人面面相觑了。过

了好一会儿，聂敬辉手拍着三市覆盖的地图道：“有个人给了我个判断，地下兵工厂就在这一片。”

“那岂不是更难了？这里太行、中条、伏龙几条山脉纵横。往西是秦岭一线，往东是华北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往南是出省山地，三市辖区三十多个县、八十九个镇，行政自然村统计清楚都难，没有精准的目标，我们往哪儿找啊？”席双虎为难道，看得出他没少下功夫。

一席话把难度又无限提升了，聂敬辉踌躇了，乔蓉看看这位，又看看另一位，自动噤声了。到这种烧脑的时候，她明显觉得智力不济，总不能凭想象去抓嫌疑人吧？

愣了良久，聂敬辉道：“这是学院派的通病，能客观条理地分析出困难，却给不出解决方案。”

“对不起，聂处长，我认为侦查应该建立在客观的数据和分析上，而不是主观的判断上。”席双虎没让步，争辩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基于嫌疑人马宝骏的交代以及他的社会关系，再加上外省枪案落网人员反查，逐步缩小追踪范围。只要找到杜攻城一伙人出没的规律，那我们就可能找到制造武器的窝点。”

“如果有一万警力的话，我就这么做，而且绝对正确。但目前是，我连一百都不够，而且出于慎重，可能连地方公安都不能调动，这个就难了……哎，对了，你想知道邢猛志这一组人在干什么吗？”聂敬辉问。

说到这个怨念就多了，乔蓉有些小性地子道：“他现在不理我们，觉得我们看不起辅警似的。”

“那是你多虑了，他的层次不至于这么低。”聂敬辉笑着安慰道。

“他们……在查伍士杰的居所吧？”席双虎道。

“嗯，那是武燕和小丁在做。他呢，说出来我都不相信，他带着华启凤沿着三市的高速走，说想找线索，你们信吗？”聂敬辉表情怪异，好奇地看着两人。

肯定不信了，乔蓉诧异，席双虎惊愕，两人以十足不信的眼光看着聂敬辉，仿佛聂敬辉逗他们玩似的，不过事实就是如此。聂敬辉掏出手机摁开了免提，直接通话了，很和气地问道：“猛子，有发现吗？”

“没有。”

“我觉得也不会有啊，你说你要点对点撞上运输枪支的人，不比中双色球容易吧？”

“我师父坚持一定要把现场走几遍，走熟，所以，我也坚持。”

“哦，代我向华师父问好啊。”

“好着呢，不用问。聂处，让技术上把外省审讯资料传我一份，特别是送货车辆的描述。”

“哎哟，你都不信，省总队技侦过了十几遍监控，那辆横穿几省的幽灵车，找不到上高速的口，目前都无法判断是否来自咱们省。只能靠被捕嫌疑人辨认，是绰号‘小顶’的曲波送的货，理论上靠肖像描摹的指认，还不能作为证据。”

“所以要出来找啊，您坐办公室，嫌疑人也不会主动把证据给您送去啊？还有指示吗？”

“没有了。”

“挂了。”

这话听着语调不对，指挥员像调侃，外勤没有一点尊崇，偏偏聂敬辉还挺高兴似的，似笑非笑地看着乔蓉和席双虎。

“这个人有点邪，他坚持的事我还真不敢下定义，我看看……”席双虎被触动了，又重新审视着政区图，可要凭想象，如何判断呢？他思忖着问道：“他判断的依据呢？”

“看，你对自己的坚持动摇了，这就是差距。比如咱们的前辈华启凤，他就有一套自己的侦破经验，尽管现在有点落伍了；比如邢猛志，他特殊的成长经历也给了他一套经验。你呢，还缺一套有自己风格特点的侦破经验。犯罪是一种社会偏态，那么犯罪分子从某个角度讲，应该也是一种精神偏态，既然偏态，那就不能以常理度之，你放下正常的认知，试着从偏态的角度去理解案情，说不定就有特别收获……比如，这条运输渠道，可能直联着贼窝，而运输，只有可能走高速，别忘了，这可是一群修车工出身的，车上做手脚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聂敬辉笑

道，起身离开了，还不忘拍了拍席双虎的肩膀，像是点拨后进。

可惜后进有点迟钝，乔蓉听得一头雾水，席双虎像冥冥中抓到了什么，可那思维的灵光像狡猾的小动物，一闪而逝，又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

底层智慧

中式的装修，那种很有格调的精致装修，最起码让勉强懂艺术的任明星很是赞叹的装修。

这是对伍士杰家或者应该说是陈文静的家的印象，花梨、柴檀等任明星能讲出若干种高档实木的名称来，不过可没有在意这个，同行的两位技侦加上禁毒出身的武燕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像耗子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找着可能提供线索的东西。

半个小时过去了，几件旧衣、几双旧鞋摆到了屋子中央。

一个小时过去了，书房里若干东西被分拣出来了，《化工原理》《轻兵器》《数控车工(中级)》《空气动力学》《火控技术》《炸药制造原理》等，甚至技侦在这家伙的书房里还找到了四根样品钢管以及大量的手工绘制冲压线膛图纸，哪怕是玩枪出身的武燕也看得瞠目结舌。

“看来，这人就是地下兵工厂的机械师了。”一位技侦道。

另一位幽了一默：“这么刻苦，绝对能评个专业高工职称。”

“可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武燕叹道。

“再找找，看是否能找到指向性的线索。”一位技侦道。

两人又开始小心翼翼翻箱倒柜了，因为此次搜查是经过业主陈文静同意的，所以都很小心，要保证搜查完毕还不能给业主添堵，整个过程是需要录下来的。这个粗活儿就是任明星的了，好半天早胳膊酸了，他把摄录仪放到了柜子上，出来歇会儿，刚顺手想开冰箱找找，被武燕翻了一眼，还是算了，踱到厨房就着水龙头喝了两口凉水。

“哎哟哟，到啥时候，这东西说不定就是遗物了，找啥玩意儿呢？”任明星惯常的牢骚开始了。

蹲地上看的武燕道："那可未必，这些物证，说不定哪件就是沉默的目击者，能告诉我们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明星，让你留省城你不留，来了还没干点活儿呢，又是一堆牢骚，你说咋合适吧？"丁灿四下瞅着，像是寻找什么。

"装什么大尾巴狼？打肿脸你也装不了胖子，马上回答，你在找的目标是什么？"任明星严肃一问。

一问，丁灿一愣，卡壳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目标。

这愣怔的片刻让任明星嗤笑更甚了，武燕泄气地席地一坐，痴看着物证道："火山，你不老吹嘘喜欢破解犯罪分子的清奇脑回路吗？这次怎么破？"

"以前的技侦立足了实体的证据证物，现代的技侦已经把无中生有变为可能，你忘了总队可能还掌握了虚拟的证据啊。"丁灿道。

"那些账本牵涉的公司，肯定轮不到咱们查，聂处不说了，咱们的长处在发掘，排查有的是人干。"武燕道。

"其实现代社会一个个体想藏住秘密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有陈文静提供的原始账目，还有伍士杰常用的手机号，手机如果关联到了账户，或者有云存储之类的，那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顶多费点工夫，用不了多久技侦就能把他的每个生活细节都刨出来。"丁灿道，毕竟是网安待了半年，水平见涨。听得任明星紧张兮兮摸自己的手机喃喃道："听完吓得老子赶紧把手机上小黄图片给删删……数你们这帮货最没底线，专挖人隐私。"

"拜托，你又不是嫌疑人，你怕什么？"丁灿道。

"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哎，也不对，别光你聪明，人家也不傻啊，现在干坏事谁不知道多准备几台手机？蠢货才拿着自己实名认证的手机号去作案呢。"任明星挑着刺儿。

这话像有魔力，让丁灿一激灵，武燕一怔，然后两人同时想到了什么，不约而同起身，开始翻屋子里的角落。任明星纳闷地喊着："嘿，嘿，发什么神经？"

“不解释，你的智商理解不了。”丁灿道。

武燕一笑附和：“高智商的人往往需要低智商的提醒，否则会忘了最简单的东西。”

“什么呀，你俩神神秘秘的。”任明星追着武燕。武燕翻着抽屉，手里拿着一物一扬道：“就这个，手机。”

“这儿也有一台。”丁灿从茶几里的翻出来一台，本来没当证物的，不过现在这个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了。

五人小组各翻抽屉，倒找出四部旧手机来，已经很久未用了，各自找着充电器连接上，丁灿掩饰着兴奋开电脑了，一位技侦问道：“旧手机啊？能有什么东西？如果重要，恐怕不会随便这么扔了吧？”

“在案发之前，这些都是疏忽的，制造枪械整整有一年多，只要其中有跟着他随身的手机，那就可能有线索。”丁灿道。

“嘿，对对对，我想起来，当时咱们追连天平就是这么追的，手机里隐藏的定位功能打开的话，可以记录下机主的行程。”任明星恍然大悟了。

“必须的，还是猛哥说得对，追冷回报大，这个冷门线索要能找到窝点可就好玩了。”

丁灿等着充电刚能开机，直接就连数据线了。

没有开机密码，那个绝对不是问题，看几个磨损的位置，然后六位数密码一排，对比生日、账户、身份证信息一撞库，不到一分钟，直接进入开机界面。

这不是技侦领域的技术，把两位技侦看得大眼瞪小眼，那句憋了很久“这合不合法”的话，愣是没憋出来……

云城至午马市高速路二十六公里处，邢猛志对着下水渠放了一泡水，另一头的华启凤已经把这个位置量好了。

距离路面四米四，栏高六十五厘米，外路宽两米四，路之间的土壤程度，可通行。

标注完这些抬头时，邢猛志已经走到他身前了，两人不约而同看着高速路外绵延的庄稼地、村庄，脸上愁色更甚。

“三个公安检查站，两处测速拍照，还有一处是坏的，一百多公里，就有六七处啊。”华启凤道。

“如果他们选择特定的时间段，在这种特定的地点把货运上高速路上泊停的车，那就躲过所有的设卡了，我们公安也不可能在高速上截停车流挨个儿检查啊。”邢猛志道。

实践告诉了两人这么一个真知，如果真要蓄意犯罪，天网能钻的不是疏漏，而是不止一处的大窟窿。

比如这里，那个村里修的村路几乎和高速路平行，路与路之间相隔不过几米远，停在这个位置搬运一下货物，也就撒泡尿的工夫。只要接上货一路不停地走，一小时出省，三小时跨省，以现在四通八达的高速路水平，用不了一天就能到达全国大部分城市。

“你感觉这么做的可能性有多大？”华启凤问。

邢猛志想想，出声道：“非常大，违禁物的运输是个难点，警方的排查是随机的，总有碰上的时候。而这拨家伙一直没有被排查碰上，那说明他们肯定根本没有经过检查站，或者在经过检查站的时候，车上根本没有违禁物。”

“范围还是太大啊，这一段路已经找到第七处可传送货物的地点了，即便制枪窝点在三市辖区，但沿途三百多公里的高速路，恐怕能找到的接应点，也够咱们布控喝一壶了。”华启凤道，他解释说：“追捕的最高境界是一叶知秋、窥斑知豹，从最不起眼的细枝末节发现踪迹，进而用最小的代价抓到目标。”

“师父，你咋也变性了，这么急躁，这才刚开始，你就想追到目标？”邢猛志笑着问。

华启凤收回目光，看着淡定如斯的邢猛志，哈哈笑了，一揽邢猛志的肩膀且走且道：“也是，戒急戒躁，这点你比我当年强。来，我开会儿车，好久没摸方向盘了。”

上了驾驶位置，华启凤要发动车时，想起什么来，好奇地问着邢猛

志道："我说猛子，告诉师父句实话，你心里有怨言吗？"

"什么怨言？"邢猛志愣了下。

"很简单啊，当警察拼命差点丢了小命，现在还是个辅警，能没怨言？"华启凤道。

邢猛志一笑反问道："那师父你有吗？当警察拼了一辈子命，同事最高的都混到厅局级领导了，你还是退休才给了个副科待遇，就那么心甘情愿？"

被刺激了，华启凤抿抿嘴，发动着车，腾的一下子起步，边走边道："有，一肚子怨言，老子破案如山，可干得越多毛病也越多，立功越多出错的概率也越大。我这辈子吃亏在一是没文凭，一到提拔就给刷了；二是吃亏在太较真，办案和办事的能力成反比，惹人太多，啧……其实也没啥怨的，一眨眼一辈子就快过去了，想想我那可怜的战友，都牺牲几十年了，我比他们强多了。"

"我也有，我爸上访十几年，老被派出所禁足，说实话那时我都有点仇视穿警服的，还跟着我那个哥混了一年社会，差点站到警察的对立面。"邢猛志笑道。

"走题了，我问你现在呢。"华启凤道。

"这么苦这么累这么难，怨言谁没有啊？还不都是坐下来喝酒骂娘，奔起来办案拼命，我们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但可能去改变别人的命运。比如，那些我们目睹到的受害人……总得有人站出来啊，上一次侦查接应我的队友把我挡在车后，他自己挨了一枪，他可没把我当辅警，而是当兄弟了。可能我就有怨言，也不好意思说了。"邢猛志笑道。

"你完了，被洗脑了。你可想好啊，说不定我的现在，就是你的未来。"华启凤笑道。

"呵呵，逗我呢？你可是个公认的没职称专家，想复制你的人生那难度可大了。"邢猛志逗趣道。

华启凤不屑道："没啥好吹的，我这一生遗憾太多，恐怕是没机会完成了。"

“啥遗憾？没看出来啊!”邢猛志纳闷道，这老头外表看起来可浪得很，开车、喝酒都不比年轻人差多少，在作训队里是所有人的大爷。

“家庭，我那可怜的老伴啊，跟我过了一辈子提心吊胆的生活。我退了说好好过两年吧，她倒先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啊……我有时就想啊，活着没法儿分身，死了我可分葬啊，一半骨灰陪我老伴，另一半陪我那些已经作古的警察兄弟，可这事也没法儿整啊，两眼一闭啥也不知道了，没人给办啊!”华启凤侧头看了邢猛志一眼。

邢猛志发痴地看着他，一惊道：“哎哟，师父你说啥不吉利话，你留遗言也别给我留啊。”

“老子命硬着呢，上追捕一线遗书都写过好几回了，切。”华启凤不屑道。

“呵呵……哈哈……”

“笑啥？”

“我咋觉得是命贱呢？”

“嘿，你个臭小子。”

华启凤伸手大巴掌扇过去了，捂着脑袋的邢猛志看到了前面的景象出声道：“师父，停停停，你看……”

车缓缓地停在应急道上，两人的视线内出现了这样一处奇景：远处桥畔是严禁行人进入高速的标志，一辆锈迹斑斑的破五菱神车违法停下了。标志下就站着俩村妇，一人扛袋，一人脚边两个大筐，她们连人带东西塞进车里，那车晃悠悠又扬长走了。

违法？那还叫个事？

严禁？哪能禁住了？

肯定是左近村里村民抄近路进城，司机给予方便而已，这看得华启凤哭笑不得评价道：“以后侦查除了大数据，还应该单列一项叫：群众智慧。”

邢猛志哧声笑了，笑得浑身乱颤，不过两人笑的时候，心里也越发

确定一件事了：枪械运输久查不到的原因肯定也是因为采用了来自群众智慧演化的一种作案模式!

夕阳渐渐地沉下去了，天边晦暗的不知道是乌云还是夜色降临，那簇云被夕阳最后的余晖染上了一层金边，不经意瞥见，会让人登时惊为奇景。

“傻×，那叫火烧云，快下雨啦。”

秃轴沙哑的嗓子骂了油机一句。油机说了，咱老家从小到大，就没见过云，这不是好奇吗？

也对，汾南市那个污染的地方鲜能见到这种风景，秃轴同情地看了长相如同生化余孽一样的油机兄弟，笑得眼睛开花了，且笑且道：“虽然你傻了点，不过你高兴是对的，这是个好兆头。”

“下雨啥好兆头？”油机愣了一下，马上又反应过来了，龅牙一凸乐了，“好发一笔啦。”

每每下雨，路上查车的就消停了，越是雨路，反而走得越安心，那些他们认为是天敌的雷子在这个天气里一般也不会出来，所以每逢雨季，都是出货的黄金时间。

“必须的啊，这趟再干十来天就得歇了，抓紧时间多赚点，上次二米送了多少条知道不？三十多条，赚大了。”秃轴羡慕嫉妒恨地白活着。

“那货贼胆大，敢跑单帮，我一个人心虚啊，要不咱俩一起？”油机觍着脸求着。

“看杜总安排，别瞎提意见，让人觉得咱俩私下搞啥呢。”秃轴道。

正要说话的油机看到了目标，提醒着秃轴。秃轴摁了摁喇叭，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停下来了，车后座下来一个戴着草帽的，似乎给了摩托车手十块钱，然后挥手打发走，坐到了面包车上，草帽一摘，赫然是二米，米向军。

车掉了个头，往乡路上驶去，坑洼失修的乡路颠簸得厉害，油机回头看二米，咋觉得就颠簸也不应该把二米颠得脸上那么难受啊，他小心翼翼问道：“咋啦，二米？”

“雷子去咱们村查了，老子差点进去了。躲半路瞅了瞅，卧槽，十好几辆警车，我叔说了，别回去，一直打听咱几个人呢。”二米惊魂未定道。

“咋查的？外头顶多知道你叫二米，不可能知道真名，更不可能查家里啊？就宝马也交代不出来啊。”秃轴吓了一跳，这要被警察查家里，那就离坏事不远了。

“说不来啊，现在雷子厉害着呢，你看手机新闻，只要知道你这张脸长啥样，你就没跑，都不用人，摄像头就会自动报警。”二米严肃道。

油机一愣，不信道：“我以为那新闻是吹牛皮呢，那咋办？赶紧跑啊。”

“跑个球啊，就你这长相走到哪儿也报警，进个地铁让雷子查好几回。”秃轴斥道，一句说得油机无言以对，实在是太丑，进大城市没玩几天就被严重伤害自尊，然后又回乡了。训完油机，秃轴小心翼翼问着二米：“哥，你咋打算的？刚才还说快下雨了，能好好赚几把呢。”

“能咋打算，婊子都当了还想回来做处？贼船上了还想自己做主？就他妈现在不干，逮着该坐几年都少不了，还他妈少存多少钱呢。操心点啊，多操心没坏处。我看哪，又得查他妈好长时间了，咱们就别出山，在路上被堵住啊，一准没跑。”二米恶狠狠地道，前头那俩连连称是。

且说且走，说着山外的情况，说着家里的情况，敢情二米也是侦查归来，种种迹象给出了一个很不好的判断：风声太紧，加倍小心。车走走停停，夜色降临的时候车已经驶进了山区，两侧是数米高的乔木、比车高的丘陵、视线几乎看不出起伏的山脊，只有这种远离尘嚣的环境才能给他们些许安全的感觉。

昏黄的车灯越行越远，直至不见，又是一天过去了。

时间指向四月八日，是夜七时，天降大雨，滚滚春雷带来了一场喜雨，可对于专案组却不是喜事，这种天气会带来各种意外，通信信号受到干扰，外勤作业受阻，市区路堵得都无法正常行驶。高速上的也没回来，山体落石导致高速封路，沿高速勘查的邢猛志一组，在高速上被堵了整整一夜未归……

再陷僵局

时间：早晨七时；嫌疑人：马宝骏；第十一次讯问。

扉页写好页头，讯问的刑警看向了神情有点委顿的嫌疑人马宝骏，审讯一般是从对抗开始，过程中崩溃，然后以厌烦结尾。现在就是结尾的时候，该交代的全交代了，就那么几个问题警察还是问来问去一遍又一遍，烦不烦啊？

警察可能不烦，可嫌疑人烦啊!现在就巴不得伸头缩头那刀来得快点，马宝骏明显此时已经是这种心态，刑警还没问，他倒先问上了：

“嘿，都说几遍了？重复哪一段？”

这话把刑警听得愣了下，然后笑了，道：“冲你这态度，就不用那么严肃了，我们随便挑几段啊。”

“嗯，我可真都交代了，要有一句假话，让我姓骡子不姓马。”马宝骏赌咒发誓道。

“还是暂且姓着马吧，马宝骏啊，你从沪市运送钢管，具体时间还记得吗？”

“那真记不清了，就是去年兔子刚出窝，地里刚出苗的时候，刚过清明节没几天。”

“应该是四到五月之间了？”

“差不多，反正南方热得跟球样，回到云城还得穿外衣。”

“路上走了几天？”

“一天两夜，第一天快晚上走，第三天早上到。”

“卸货地在哪儿？”

“就拆车市场啊，修车厂那门口。”

“谁卸的货？”

“就那二米、秃轴、油机、小顶几个，杜总也上手了，修理厂七八个

人呢，大半车呢。”

“全卸到修理厂了？”

“嗯，都卸进去了……等等，好像还拉走了点。”

“确定？好像还是确实拉走了？”

“确定，拉了点，拉了一三轮车呢。”

“三轮车什么样？记得车号或者司机吗？”

“那不可能记得，拆车市场出租的少说有一二百辆，一吆喝就来干活儿了，哪能记得清？这些事我也不敢问，他们也不告诉我，到站就打发我去吃饭了，吃饭回来拿钱走人。”

“噢……”

两位讯问的刑警应了声，一位在记录，一位在敲击着键盘。马宝骏等了好一会儿，记录的刑警又出声问道：“卸货的时候郭三枪在场吗？”

“不在，他一般不出面，很少能见着。”

“那你怎么见着他的？”

“我不说过了吗？”

“那就再说一次嘛。”

“就听说南村三眼手里有个啥鼎不卖给闹爷，一伙围着闹爷耍横，结果给老枪三两下放倒四五个，回头他们把那古玩意儿送闹爷这儿了，一毛钱也没敢要。我本来觉得是二米、秃轴他们吹牛，后来有次送货碰上一伙黑吃黑的，枪对着我脑袋光要货不准备给钱，把我吓得差点尿裤子里。嘿，押车的郭三枪一声没吭，掏枪就撂翻一个，然后一手拿枪一手拿颗大炸雷，他就说了，要么一起好好玩，要么一块玩完。哎呀，那真厉害了，对方吓得真尿裤子了，老老实实给了钱，把我们俩当大爷似的供着。他们可是五个人、三杆枪。”

“你看看，是这几个吗？”

“嗯，是，那络腮胡子就是。”

“嗯……故事讲得不错，可以印证。”

一直讯问的刑警说着，继续记录，蒙头蒙脑的马宝骏讲得性起，又开始重复最关心的问题：“哎，我说警察叔叔，我这初犯，又坦白从宽，得判多少年呢？不过，还得加上主动交代别人的犯罪事实，那是不是得更轻啦？”

讯问的刑警压抑着想笑的冲动，没理会他。

“最近一次落网的贩枪嫌疑人就是这些人，看来是和郭三枪不打不相识啊。”

远程侦讯的另一端，程长峰拿着兄弟公安部门传递的案情通报，此人是湘南省厅挂牌的特大网络贩枪嫌疑人，几天的审讯才交代出一条上线：眼睛上有条疤的男子，诨号“老枪”。

案情和这里的对接上了，就是郭三枪。

“早些年涉枪犯罪主要在西北和沿海，咱们中部省份很少，没想到到了今天，源头在咱们这儿啊。”宋玉河感慨道。

“犯罪形势也在千变万化啊，现在看来，这个团伙负责技术的机械师伍士杰应该是被他们灭口了，但是有个问题啊。”聂敬辉思忖道，“一般从理论上说，伍士杰不管是反水还是内讧，一旦出现这种高危情况，犯罪团伙紧跟着会四分五裂。作鸟兽散的话我倒可以理解，奇怪的是，没有散，反而在变本加厉干，这好像哪儿不合情理啊。”

“这就涉及主谋问题了，假设前期是由胡浩，也就是闹爷操控，胡浩出走，团伙内部或者分赃或者夺权导致火并。我觉得有这种可能，只身出境的胡浩未必能远程操控这些唯利是图的家伙。”宋玉河道。

聂敬辉马上反问：“如果主谋不是胡浩，另有其人呢？”

“啧……”这个反问把宋玉河问得尴尬了，回答不上来。

程长峰插话道：“以我们侦查和技侦大数据掌握的线索，差不多能把这个团伙连根拔了。我想啊，主谋的线索只能跟着侦查的推进发现，到

最后赃款在谁手里，基本就是谁了。目前的信息，还不足以支持我们准确判断啊。”

“胜是肯定能胜，但取得多大的战果，就取决于我们前期的工作做多细了。现在有点躁啊，准确的骨干组织成员、准确的藏匿窝点、翔实的参与人员，我们都不掌握，或者掌握得不完善，一旦行动起来，那可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很难达到省厅对我们‘查不漏人、人不漏罪’的要求啊。”聂敬辉忧虑道。

“这个难度就大了，我们此次可是异地作业，胡浩涉黑团伙的侦查、省厅文物走私调查专案组都在这三市排查，调查的人员都有交集，我们现在组织警力可能都有点问题。”宋玉河道。

“那就带着问题去一个一个解决。哦，对了，省网安支队支援人员就快到了，大数据信息交由他们再过几遍。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郭三枪的藏匿位置，这杆黑枪是团伙的王牌，打掉他，我们此次行动基本就成功一大半。”总队长道。

“看情况，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亡命徒啊，要打一场硬仗了啊。”聂敬辉道。

说话间听到了车辆进院泊车的声音，宋玉河支身朝小雨淅沥的窗外瞅了眼，道了句：“来了。”

是高铁站接车人员回来了，三位指挥鱼贯下楼，和奔到厅檐下的三位网安来人恰好打了个照面。宋支队长关切地问着吃饭没，高铁上早凑合了，这倒好，直接就领到指挥中心了。

因为下雨好容易好好休息了一晚的任明星恰在食堂门口瞅到了这一幕，然后他像被蜂蜇了一样屁颠屁颠往临时宿舍跑，蒙头蒙脑一拐弯就撞进一个人怀里了。那人反应奇快，瞬间扭住了他的耳朵，任明星几乎是下意识地喊着：“亲姐啊，你轻点。”

“这已经是最轻的了，又怎么了？”是武燕，她扭着任明星的耳朵问着，“猛子回来了？”

“没回来，有个美女来了，我找火山去。”任明星掰着武燕的手，兴奋溢于言表。

武燕问道：“这怎么风马牛不及得这么厉害？”

“啧，你猜美女是谁？”任明星卖着关子。

“哟？不能是邱小妹吧？”武燕脱口道。

“咦，居然一下就猜对了，你这么冰雪聪明怎么找不着对象？”任明星逗了句，不待武燕发飙，已经拔开小短腿跑了。

武燕快步上楼，在临时指挥中心恰看到了邱小妹几位网安正和支队长交流，半年不见那小姑娘更飒爽了些，远远地向武燕招手示意笑笑。

那一笑的风情依旧靓丽，可能是情依旧，人空瘦，武燕想想这些天病恹恹的丁灿，突然觉得有点好笑，你说这叫有缘相聚呢，还是叫冤家路窄？

下高速的时候就到早八时了，路上快堵出路怒症来了。邢猛志终于发现了华启凤的另一面，脾气大，飙脏话，路上哪辆车开得不利索，华师父脑袋伸出来就是一顿狠骂，毕竟启齿的是个老头，一准把对方吓退。

下高速邢猛志笑着问道：“师父，没看出来你挺野的啊？”

“那是，这是年纪大了脾气好多了。你说人怎么就不能好好守个规矩啊，稍一堵就钻应急车道，就不想想，应急车道再一堵，那可堵死了，本来堵仨小时，结果成堵一夜了。哎哟，我都想拎着这些货揍一顿。”华启凤怒气未消地道。

“得嘞，您消消气，大案都不上火，小事反而生气。这堵有堵的好处嘛，最起码昨晚肯定没有枪支运输出去。”邢猛志劝道。

“不值得高兴啊，我要是嫌疑人，我就趁这种天气组织作案，没法儿排查，没法儿设卡，甚至没法儿追踪，即便被夹在车流里也是安全的……咦？是啊，你说郭三枪和杜攻城有没有这种水平？天气越恶劣，对他们来讲可是天时地利啊。”华启凤一忱，又回到案情上了。

邢猛志哭笑不得道：“师父你魔怔了啊，先找地吃饭，坏人能抓完吗？你抓了一辈子，不还是越来越多？”

“抓不抓是警察的问题，多不多是社会的问题，那能是一码事吗？”华启凤呛道。

“好好，先解决肚子问题，吃饱了再说成不？”邢猛志道。

“又要耽搁啊，现在的年轻人啊，吃苦耐劳精神快扔完了，唉……没法儿说。”华师父一副不中意的口吻，怎么着也把邢猛志听得羞愧不已。

吃饭肯定是凑合了，不过好在地方羊汤美食不错。饭吃到中途就接到了指挥部的信息，是兄弟省份枪案案情通报。邢猛志扫了几眼递给华启凤道：“鱼是绝对够大啊，就看网结实不结实，外省这个特大枪案，不过是郭三枪的下线，马宝骏的交代可以印证。”

华启凤眯着眼瞅了会儿，递了回去，拿着筷子却陷入沉思了，他纠结的问题肯定是高速路这些监控范围之外的地下运输，在路上已经和邢猛志讨论了几次截停方式都不合适。这不是又难住了，难得老头饭只吃了几口，光看着碗发呆。

“师父，有些事得从长计议，您咋就不懂个变通呢？情况汇报上去，让指挥部拿主意就成了呗，您替谁发愁呢？”邢猛志开始语重心长了，实在没想到师父一进案子，比专案组任何一个人都着魔。

这不，又不中听了，华启凤重重放下筷子愤意十足道：“人人要都像你这样没有主人翁态度，那主动权只能交给嫌疑人了，我们是在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甭跟我讲什么现代技侦现代大数据，案子都是人作的，你掌握不了对方的规律，就只能追着嫌疑人的步骤走。那样就是跟着作案的节奏在办案，都跟着嫌疑人的节奏，还想抓到人家？”

“咦，好像有道理啊？”邢猛志一愣，这个新鲜理论让他好奇了。

“当然有道理，我抓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都多，能没道理？这节奏很重要，就像跑步一样，拼命跑一阵，歇一阵，又看一阵，再拼命跑，看似快，其实慢，而且还累。正确的方式是，保持步伐呼吸的快慢节奏，匀速地跑到终点……现在案子情况就是这样，缺了应有的节奏，拼命一追，线索一大堆，信息一大片，赶紧组织排查，关键的节点一卡住，一下子又慢下来，等新案情一出来才恍然大悟，哦，应该是这个方向……你说这不是被嫌疑人牵着鼻子走，是什么？”华启凤问。

“对呀，应该和打猎一样，得熟悉猎物的习性才能找到机会下手。这么一把乱抓的方法仿佛是撒网捞鱼、拉电逮兔，实在有点缺乏技术含量啊……其实我有个问题没想清楚啊师父，你说郭三枪除了犯罪就是和犯罪分子打交道，他对危险的嗅觉应该很灵敏吧？”邢猛志问。

“肯定的。”华启凤道。

“搜查马宝骏家里，沁山埋伏失利，完全应该惊动他了，这种情况应该是消停一段时间，就再反社会的人，也不能这么反常啊。这倒好，不消停不说，还接连干大事。”邢猛志说出问题来了。

华启凤更直接了，一敲邢猛志脑袋道：“人的脑袋是最神秘的，你真信那些罪案分析的扯淡话，能准确分析出一个罪犯脑袋里想什么来？一个警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哪怕想到一点和犯罪思维契合的可能，也要穷追猛打，真相是找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

这一筷子如同醍醐灌顶，敲得邢猛志直翻白眼。他看到华师父的焦虑，看到了老人家莫名的暴躁，他心里油然而生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沉吟良久，他缓缓道：“有道理，我们得有自己的节奏，以郭三枪、二米、秃轴这伙人的水平，不能小看他们，也不能高看他们。从群众智慧角度切入应该是正确的，我们就追这条线，要么撞上南墙，要么直捅老窝。只要地下兵工厂这根钉子被拔了，那剩下的一切都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勘查，可能谁也说服不了。”华启凤拍拍手边辛苦标注的可疑地点。

“对于侦破而言，每一次荣誉背后都是一百次丢人现眼支撑的，我新人根本不在乎，你都退休老人了，我就不信你不在乎。快吃，吃了咱们上路，不回去了。我陪你，不对，你听我指挥呢，你陪我。”邢猛志笑道。

这话管用，像有魔力一样抚平了华启凤的焦虑，他哎了声胡乱吃了几口，卷着手标志的线路图，和邢猛志一起上路了。

这两人就没归队，连专案组组织的案情分析会也错过了，电话里解释了两人在高速路的勘查发现，果真是在会上引起了一片哗然。

一共标志二十七处可疑地点？那在哪一处布防？

设计的作案模式是判断出来的，而不是目击者发现的，如何保证是正确的？

高速路沿线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山区地带，即便排查，需要配置多少警力资源？

即便有充足的警力配置，那么如何保证隐蔽性？说不定这边一开始，那头就溜了。

争议多得连总队长也动摇了，只能暂且搁置一边，继续案情分析会议。没来参会的，也只能暂且搁置一边了……

辗转寻觅

淅淅沥沥的雨下着，蒙蒙的雨中视线受阻，只能看到山顶氤氲的水汽，腾腾的水雾把这里变得宛如仙境。在仙境的中央凹地，是一处砖垒的场地，用途不明，四周一片庄稼地，新种的麦苗刚刚长到了半腿高，在雨中绿油油的，煞是好看，地头垄间间或一两朵不知名的野花点缀，让这片绿意显得更加盎然喜人。

“嚓……”一声奇怪的轻响。

一朵指大的野花倏忽不见。

“嚓……”又是一声奇怪轻响。

地里钻出来的一只松鼠打了个滚，躺下了，身上洇出来的血色被雨水一冲而没。

远处，再远处，场地里厂房二层，开枪的郭三枪淡定地放下了枪，然后拿下了嘴里叼的烟，把烟倒过来放在桌上，那烟已经燃了一半，即便开枪，烟灰也没有断落，而是保持着整支的样子，就在桌上，冒着袅袅轻烟。

“这批货差不多，燕尾配得不太顺滑，有点硌手。”郭三枪道。

那几位惊呆的小伙伴这才醒过神来，秃轴咬着手指还愣着，龅牙的油机哥一吸溜，把嘴唇上亮晶晶的口水吸溜回去了。传说郭三枪枪法如

神，那是传说，可今天他兴趣来了试了几枪才发现传说不虚，甚至更有过之，目测近百米的小花骨朵，眼力不好的都未必能看清，可在郭三枪的手下，一枪打掉的是花茎，否则铅弹这么大的冲力，是掀不掉整朵花的。

“差不多就行了，你以为谁都跟你这水平一样？”放下望远镜的杜攻城叹道，再看表情呆滞、眼光却凌厉的郭三枪，忍不住要有生不逢时的感觉，这货要换种活法，绝对是个人物。

“正因为我们不凑合，所以货才抢手啊，市面上的玩意儿和咱们做的比起来，就烧火棍啊。”郭三枪拿起了烟，一弹，烟灰掉落，烟余半支，他幽幽抽着道。

“去，收起来打好包，你俩整点吃的，反正雨大也出不去，今天都歇了，甭出场门啊。”杜攻城安排着，那几位见识过了拿起样品下楼了，有几位不死心也放了两枪，不过连他们自己也没看清射哪儿了。屋里杜攻城轻轻关上门，坐下来，递了支烟给郭三枪，小心翼翼道：“老三，雷子查到汾南了，咱们第一个设站的地方，还把油机、秃轴他们村里人查了一遍，秃轴本来准备回趟家，结果半路吓得又跑回来了。”

“捉奸拿双，捉人拿赃，只要不是当场逮着你扛着气狗的，有屁事？再说了，再抓着扛杆气狗的，不也就没收拘留？”郭三枪不屑道。

“我知道，就是有点心虚。”杜攻城道。

“不干好事的，心能实了才见鬼呢。”郭三枪吐掉了烟蒂，难得地嗤了声。

他一伸手，身上武器卸下来了，那可是支货真价实的手枪，像往常一样，闲了就拆枪擦枪，这边擦着，那头杜攻城小心道：“咱们光做气狗吧，这种玩意儿就算了，反正老伍也……”

说到“老伍”，郭三枪抬眼翻了杜攻城一眼。杜攻城一紧张，不敢往下说了，赶紧拐着弯道：“我是说，这玩意儿好是好，弹药问题咱们解决不了啊，慢燃火药奇缺，一枪只能配一个弹匣。”

“呵呵，想用它的，一颗子弹就够了。你不是心虚啊，是害怕了？”郭三枪道。

杜攻城尴尬笑笑，这话戳到了他心上了，本来想拼了老命捞一笔，可捞到一定程度，又觉得老命还是挺金贵的，真这么一直狠捞下去，肯定是个有命挣没命花的结果啊。

于是他委婉地开始表达了：“说不怕是假的，以前老伍一次顶多三两杆出，咱们一下翻了十倍啊，用不了多久，比狗鼻子还灵的那些雷子就得顺路咬过来。”

“嗯，那你觉得得用多久？”郭三枪问。

“这说不准，咱们以前待的地方可没超过仨月的，这地方虽然隐蔽，可也不能常待。”杜攻城道。

“嗯，再干两票，停。老伍原来的下线手里，货就基本都塞了，得找新销路了。”郭三枪道。

杜攻城吓了一跳，瞠目道：“还继续干？”

“咋了？”郭三枪一副不解为什么不干的样子。

杜攻城心虚道：“现在扫黑除恶风声越来越紧，你没瞧见村里都挂扫黑标语了，别说像咱们这样的坏分子，就连偶尔耍个横堵个路的村干部也给提溜了不少……我是说呀，干完这几票，咱们消停会儿，毕竟燕尾(枪托)、狗狼(弹药)、狗宝(枪机)等这些小玩意儿出处不在云城就在汾南，咱们手里这批货能做段时间，等风声不这么紧了，咱们换个地儿再开工不误啊？”

这是个合理建议，郭三枪擦着手枪，怔了下问道：“今天几号了？”

“十二号。”杜攻城道。

“嗯，你安排下，再干几单，二十号左右挪窝。”郭三枪道。

“哎，没问题……你歇着，我给准备吃的去，今儿咱兄弟们好好乐和乐和。”杜攻城达到目的，兴之所至，乐滋滋地走了。

他没有注意到郭三枪的眼神不太对，有点发怔，擦枪的姿势僵着，像走神了。

是的，每个人都有一个隐秘到只有自己知道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

秘密叫：心事。

似乎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让郭三枪纠结，他怔了良久，似乎想到了最美好的事，嘴角浮现出难得的笑意；又似乎想到了最激动的事，仿佛那激动余波未散一般，让他不自然地耸着肩浑身不舒服或者是太舒服地扭着，在他长年冰冷的脸上，此时慢慢地变成了种病态的兴奋。

过了好久，不知道他在隐秘的房间里做了什么，他打开了窗户，望着茫茫的雨色，拨通了电话，通了，那头只能听到微微的喘气声。

“可以准备走了，这儿很快就会被雷子盯上，满世界都在抓我，没人会注意到你。”过了良久，郭三枪轻声如是说道，这个冷酷的人，声音里竟然有一种奇怪的温柔……

雨中，夏后县土沟村，一台破烂的手扶拖拉机“突突”吼着，晃悠悠地开过村路，邢猛志开着车避让，那车扬长而过，车里笼里关着一头猪，倒视镜里，车后牌子上歪歪扭扭写着：母猪配种。

“不用再往前走了。”副驾上的华启凤提醒道。

“为什么？”邢猛志问。

“出了土沟就是镇上，人口密集地不可能设点了，也离高速路太远，一路上留下的目击者太多，不符合这群人的风格。”华启凤道。

“你从哪儿能判断出来这个团伙的风格？”邢猛志问。

“一个团伙的头脑会把自己的特质赋予这个团伙，狮子领不出一群绵羊来，孤狼也领不出一群狐狸来。郭三枪的风格就是避开人群，避开所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节点，比如监控、目击者、城镇等，他不一定是主谋，但在小团伙里有绝对的权威。”华启凤如是道。

“您不说所有分析罪犯心理的都是扯淡吗？这就分析上了？”邢猛志道。

华启凤斜眼一觑，答非所问道：“你称呼我是‘你’，这是常态，但如果称呼‘您’，这就是偏态。不是疑问也不是求教，而是质疑，对不对？”

邢猛志一龇牙，乐了，这老头眼光贼得紧，想在他面前藏住秘密显

得不太可能。

华启凤不悦道：“要求教我可以解释，但要质疑，那就等验证吧。”

“好吧，我求教。”邢猛志道。

“对嘛，这个态度才对。一个团伙被支配的成员是一种从众心态，这种人是不会有什么意识和主见的，就像我们的集体，要个体绝对服从命令，上下才能一致爆发出战斗力。反之团伙也是如此，郭三枪肯定不会习惯和坐视这些犯罪行为按别人的想法来，他只要一吱声，你说别人敢不听吗？如果他一吱声，那这些团伙的犯罪行为，就附加上他个人的特质了。”华启凤道。

“也对，就像贺炯和程长峰风格完全不同，贺炯喜欢深藏不露，示弱以敌，关键时候致命一击；而程长峰呢，喜欢大开大合，估计是要快拔萝卜不洗泥啊。”邢猛志笑着评价两位领导，语气里毫无尊崇成分。

这话听得华启凤牙疼了，语重心长说着：“你别贺炯长、程长峰短的，我是他们师父我能叫，你也能叫？别跟我一样年轻时候谁也不放在眼里，到老了撑死了混个大队长，屁股还坐不热就得退休了。”

吹胡子瞪眼的老头不知道哪儿显得可爱，把邢猛志给逗乐了。两人一路说着寻着新路，驶到一条无名路时，却被一辆越野车拦住了，更意外的是，副驾上伸出来的脑袋是武燕，笑吟吟地向邢猛志招手。

招手不起作用，邢猛志还傻愣着没明白怎么回事呢，武燕急了吼着：“上来上来，换车，定位都找你们半天了。”

来的越野车肯定要比邢猛志出来驾的小车好使，两人冒雨钻进车里，另一辆车给了民警自行开回。这一个意外可把邢猛志高兴坏了，兴奋地问道：“你们怎么来了？专案组认可我们的方案了？哟，火山你撅什么嘴啊，派你来啦？”

“别瞎高兴啊，总队长和聂处不放心，派我们来跟着你，行就查查，不行就撤回去。”武燕道。邢猛志立时反驳：“不可能吧，把最牛逼的技术力量都派过来了，还有几组啊？”

“别把自己当根葱，之所以把我派来，是因为专案组已经去了更牛逼的技术力量。”丁灿道，表情有点落寞。武燕坏笑道：“别指望他了，他

为情所困，身上就有光环也显不出来了。”

“哦，我明白了，网安支队支援的人来了，不会是邱小妹到了吧？”邢猛志脱口问。

丁灿无语，欲言又止，这表情不用回答都是。邢猛志一拍他肩膀，给了个搂抱安慰，不过话就难听了：“兄弟，那你不该来啊，错上加错了，我们找到的机会和中双色球差不多，你有可能跟着我从去年拔起的地方摔下来，而且是脸先着地。”

“呵呵，那正好破罐破摔了，没关系。”丁灿道，心态明显不对。

“你俩慢慢叙，华师父，聂处交代我们一路陪同，如果有发现让其他组就近驰援，车上配了高功率通信器，就在山区也能保证信号，我配了一支枪，有什么……嗯……”武燕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照实说出来了：“有什么听邢猛志的指挥。”

很意外，聂处长似乎对邢猛志的评价不低，更意外的是，华启凤居然没有异议，他点头道：“这算是聊胜于无下了一步闲棋，那我说说我们这两天的情况啊，走了四个口子了，最近一个连着土沟村，前三个分别是双庙、神西岭、佛堂村、瓦窑寨，双庙和神西岭相隔不远，主要排查的思路是：第一，距离高速路不远，可以最近地接触到高速路面，从而方便传递货物；第二，他们肯定是外来户，肯定需要场地，我们就查当地是否出现过外来身份不明的人员；第三，必须有电力，民用电即可的场地；第四，方便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询问目击者的方式辨别郭三枪、秃轴、油机这伙嫌疑人，从最直观的体貌特征入手。”

“嗯，明白。”武燕道。

华启凤不悦地看着说道：“不要做应声虫，一个小组需要合力，而且欢迎不同意见。”

“咱们本身和专案组就是不同意见，再加上不同那不乱套了？”武燕笑道。

“不算是不同意见吧，要觉得一点都不可能，肯定把咱们撤回去了。毕竟现在案情最终还不明朗嘛。”邢猛志道。

丁灿插入了，直道：“华师父，我要提意见，您不能有意见啊。”

“说什么呢，我有那么小肚鸡肠吗？”华启凤道。

“好，那我就说了啊，我直觉这个思路没问题，虽说可能隐藏的地方很多，但适合郭三枪的还真不多。专案组现在是跟着伍士杰留下的线索和马宝骏交代的情况，再加上异地发案反查回来的信息交叉比对嫌疑场所，我老觉得有点不对味，就像锤头对付高科技一样，反之用高科技对付锤头，似乎也不对味。”丁灿道。

邢猛志听得烦了，直接嚷着：“说话进主题别让我们猜。”

“呵呵，我的意思是呢，华师父的思路不落伍，但方式落伍，你呢，也一样，都说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你脑袋有排斥技侦技术效力的神经，这是不对的，你咋不变得再土点，别开车了，走路排查去呗。”丁灿笑道。

邢猛志没恼，他明白了，直道：“有什么好玩意儿拿出来。”

“当然有。”丁灿一侧身，从包里掏出来个怪模怪样的小玩意儿，前头带着摄像头，纳闷间，丁灿解释道：“远程无线监视探头，自供电可达24小时，配上4G，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实现远程监视。也就是说，我们坐在车里，就可以看到你们找到的那些可疑出口的情况。”

“哦，这个省事了，一边排查，一边可以预防疏漏。”邢猛志高兴道。

华启凤还没听明白，又解释一遍，华启凤这才哦了声，直竖大拇指，不好意思道着：“落伍了，落伍了，早有这玩意儿啊，我们年轻时就不至于那么辛苦了。”

“那就改下路程了啊，我们沿途先安装，然后一边拔草寻蛇，一边守株待兔，行吧猛子？”武燕道。

“哟，这还真把我当领导对待了啊，你说这多不好意思，那，本领导同意你的提议。”邢猛志嘚瑟道。

“问你是给你面子，瞧你那傻样，专案组都当笑话看了，还准备在高速路截贩运的，几百公里啊，就你们俩？”武燕哭笑不得道。

华启凤嘿嘿一笑不解释，邢猛志却道：“又加上你们俩，你们觉得不

行干吗还蹚这摊浑水？”

“你出糗的时候，保持最近距离看你笑话的，那才叫兄弟，哈哈。”丁灿道。武燕也凑趣道：“万一你中个奖啥的，不抢得来分一份，那都不算兄弟，是吧，华师父？”

“乱了，乱套了，辈分乱了，我好歹也是个过气专家，老了老了，小外孙都快成人了，不能这么为老不尊啊。”华启凤难堪地笑道，在年轻人的玩笑间还有点尴尬。

“没事，师父，您这么浪又这么野，一般年轻人都干不过您。昨儿个您还跟我说了，年轻时候多少警花对您倾心呢，这回头又破一大案，焕发一下第二春，保证还有警花对您倾心哪。”邢猛志逗道，果真是一称呼“您”，基本没一句好话。

“你个臭小子，吹牛的话你也当真？”华启凤回头扇邢猛志脑袋。

开车的、坐车的，一路笑声继续前行了。

雨，下下停停，车，走走停停，笑声和耐心被慢慢地消耗着，恶劣的天气持续着，此行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所以更不知道，这一次是从失望走向希望出现，还是……走向另一个失望。

云动风起

一辆货厢在白红相间的路障前缓缓停车，司机有点诧异，平时查超载的交警换成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出示证件，打开车门检查，有武警用仪器还把车上货物扫了一遍，紧张到蒙头蒙脑的司机又被武警一个敬礼请上车了。

前后一句话：“感谢配合。”

上车的司机愣怔着憋了句：“大哥你拿着枪我敢不配合吗？这查什么呢？”

没有答案，武警挥手让他尽快通过，接着是下一辆，再下一辆，等待检查的车辆迅速排起了长龙。

如果自午马市的临时指挥中心看，那场面就更壮观了，午马、汾

南、云城三市，三十多条交通主干道，长驻点二十二处，流动路障十二处，省总队向三市武警部队借兵轮流作业，从十号开始对出市车辆严格检查。

效果……从屏幕后技侦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连续数日高强度作业，他们个个两眼发滞，面色晦暗，估计是什么也没查到……

十三日上午九时，云城市大峪村。

专案组两辆警车和地方警力偕同到场，村支书和治保领着一行警力进村。

警察问：“你们这儿做玩具的小厂有多少？”

村长一指村里房子：“都是。”

警察问：“那做仿真枪的呢？”

治保又给了个惊喜：“基本都是。”

这是伍士杰留下的一条线索，枪支部件来自这里其中的一家，不过意外的是，大峪村是个全省闻名的淘宝村，以卖玩具水弹枪、仿真枪出名，很多影视公司的道具都出自这里，全市知名的小义乌，要排查这个村可是要费不少周折。

结果，在村里统一建设的货仓里，排查警员看着琳琅满目的“枪支”发呆，简直就是个轻兵器展览会，从传说中的六管火神到莫辛纳甘狙击，从中正制到三八大盖，从老五四到沙漠之鹰，简直是应有尽有，即便到场专案人员有和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也喊不全所有的枪名。

十四日中午，汾南市六曲坪路。

监视外勤录下了一个小厂的场景，小五金厂，二十世纪的破院子，估计就生产钉子锁头门闩的水平。当监视的视线中出现一个快递小哥的车时，两位外勤如临大敌，拉近镜头，调试机器，把接货人的体貌，完完整整地摄进录像里，足足十几箱货。小厂出来的打工人员一人一箱扛着回了厂房后，外勤才把监视小心翼翼地收好，又换了个位置继续捕捉镜头。

这是头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发货渠道已经被专案组秘密追到，控制快递点拆箱验视后，又让这些“证物”完整无缺地到了货主手上。

后方一位技侦的电脑上显示着这些标注“文具”货物的真相，是长短不一的瞄准镜，在地下制枪行业里黑话叫“单眼”，这十几箱，可又是一百多条汽狙啊。

十五日晚，午马市西郊粮厂，轰轰隆隆的机器声音震得四周都在嗡嗡直响，这个奇怪的加工厂外勤监视了数日无果，一直无法从内部窥得真相。不过百密总有一疏，查找该厂人员背景时，其中居然有数名前科人员，专案组用了个损招，派出一名人员进驻地方派出所要询问某某几人，尽是不相关的案情，可是却严重影响了该加工厂的工作，加工厂不得不招人，从汾南刑警上调的外勤通过种种“巧合”被招聘进这个加工厂了。

快到晚八时的时候，工厂休息，偶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出来遛弯，那位混进厂里已经干了几天的“外勤”，在街边一辆泊停的车外佯作系鞋带，蹲下时把一样东西放在车轮边，边系边道：“厂里有四台压模机，白天加工粮食，晚上加工狗粮，销量很大，一天要走一车，都是走的物流，还生产钢珠，我自打进去天天让我扛钢珠。卧槽，终于发现个比外勤还累的活儿了……工人大部分都是外地的，老板叫黑三，不知道大名，很横……有打手看着，狗粮都在天亮前运走。”

他简要说着，有人喊了，他起身赶紧迎上去，点头哈腰和一个地痞说着，捎带把人支走了。

车里的外勤开了车门，手伸向车下拿起了一包东西，打开来看：明晃晃的钢珠，不同尺寸的；发暗的铅弹，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弹药，这个粮食加工厂，是弹药库……

十六日午时，云城市消防器材某生产厂家，专案组提取了该厂近十年生产的各类消防用品，在其中的数件中，发现了与制枪气罐材质吻合的用品，该厂法定代表人旋即被刑事传唤，积年的账本、销售合同被搬出来重新清查。

账面上肯定找不出问题，还是技术员交代得快，他交代去年确实有人订制十八毫米的特殊压制气罐，而且指认了缴获枪支上拆下的气瓶，

就是该厂私自生产的。

这是一个意料中的收获，法定代表人本身和伍士杰就是朋友，不过仅限于知道生产气瓶，却不知道实际的用途，当警员告知是枪支部件时，这位法定代表人吓得直接昏厥了……

十七日晚开始，大数据已经梳理出来的各式发货单据，通过公安内网发至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这些钢珠的铅弹，可用于快排、气狗等多种气动武器，购买这些“狗粮”的人，八成是已经购得气枪的买家。从货单上看，这些买家遍布九省三十多个城市，估计又是一场艰难反复的排查啊。

整个制枪产业链条由碎片化的信息渐渐还原明朗，是不法分子依托汾南、云城、午马三市轻工业为基础，像搭积木一样把不同行业、不同材质的产品一件一件组成了违禁物：枪!

但这里缺一样最关键的东西：枪管。

用于制枪的高密度无缝管材不可能从国外购得，据马宝骏交代他曾经从沪市港口拉回来半车，收货人是伍士杰，而发货人却是个外国人的名字，已经超出了警务的范畴，这成为本案取证唯一无法解决的问题。

午马临时指挥部，聂敬辉拿着一份省厅的加急报告匆匆从办公室出来，恰碰到了乔蓉快步迎上来汇报道：“大峪淘宝村嫌疑人李某胜传唤未到，当地抵触情绪很浓。外勤请示。”

“顾不上处理这事，先放放，总队长呢？”聂敬辉低着头问。

“在等您开会。”乔蓉汇报道。

“好，都跟着来，要有新案情了。”聂敬辉头也未回，匆匆奔向会议室了。

会议室就在技侦隔壁，刚从云城回来的宋玉河介绍着气罐零部件的追踪情况：“……据这个消防厂家法定代表人交代，伍士杰一共向他订制了四千只气罐，去年六月就交货了，是以射钉枪部件订制的，这是个装修工具，不过也经常被人改装成枪支。”

“你们外勤各组的查获呢？”程长峰看着报告，随口问席双虎。

席双虎道：“基本是追着浮出水面的嫌疑窝点在走，都是伍士杰遗留的线索和马宝骏交代的关联地点和人员，没有发现郭三枪、秃轴、油机这伙嫌疑人。”

“奇怪了啊，这伙家伙躲哪儿去了？还真躲进深山老林当土匪去了？乔蓉，邢猛志他们有消息吗？”程总队长问。

乔蓉回着：“没有，还在一个口子一个口子挨着找，都五六天没归队了。”

“这个窝点和以郭三枪为核心的团伙成员得找到啊，否则抓捕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程长峰看向了聂敬辉，不知为何，刚才还很投入的聂敬辉此时却很淡定，作为省厅督导，是完全可以不过问具体事宜的，他笑而未语。

另一位外勤组长却是插话了，提醒道：“总队长、支队长，省队调来的外勤已经连续作业多日，轮休都休不过来，有的二十四小时都轮不上休息。这样下去不行了，万一案情出来紧急情况，我们的战斗可提不上来啊。”

这话恰说到了宋玉河、程长峰的为难之处，原本的侦破设计是，撒大网虾兵蟹将大鱼小鱼一网捞，汾南、云城、午马三市留下了这么多嫌疑人和嫌疑地点，只有一处撞破，跟上穷追猛打，应该能找到郭三枪为首的这伙的窝点，可没想到查得已经如此深入了，部分涉案外围人员已经开始传唤刑拘了，偏偏关键一点，毫无突破。

想了想，程长峰犹豫道：“方向得做调整啊，这些踪迹找不到，反过来把我们的队伍拖疲拖垮那就出大笑话了。”

程长峰回头再看聂敬辉，聂敬辉还在笑，这下总队长有点气着了，直道：“聂处，您是督导来了，不是笑话我们来了，吭一声啊？”

“你只顾发愁，还没顾上问我呢。那给你振奋一下。”聂敬辉递着加密传真。程长峰接着一扫，一下子兴奋了，宋玉河急着凑上来看，惊咦了一声：“啊？胡浩出现了？”

胡浩，闹爷，扫黑除恶的头号目标，已经消失数月有余，现在越来越发现此人知道得简直太多了，如果他出现，估计所有的案情都要真相

大白了。

聂敬辉幽幽介绍道："我刚确认过，没错。现在包括咱们，一共三个专案组在追他，扫黑除恶一个、文化走私一个、缉枪一个。这家伙潜藏在澳门，死性难改啊，大赌特赌欠了当地大耳窿，也就是高利贷的一屁股赌债还不上，已经向家里求助了，昨晚的电话是打给他老婆的，要钱……你们猜结果是什么？"

众人不解，却不知其中还有什么隐情，聂敬辉笑着介绍道："他老婆不给他钱，哈哈，夫妻都反目了，眼看着枭雄快末路了啊。"

"那现在什么情况？"程长峰问。

"现在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想法是，断其财源，逼其回来。所以他们正在挖掘胡浩的隐匿财产，已防止境内有同伙通过任何方式给他提供资金，让他再有翻盘机会。"聂敬辉道。

"哟，这法子似乎对路，可是……胡浩在云城经营十几年，根深蒂固啊。"宋玉河道，要断财路，可能比追查运输途径更难。

"所以，扫黑除恶专案组要建立跟我们的信息共享。其社会关系大部分已经被我们监视居住，任何人只要有异动，我们应该可以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而且我在想，技术上可以动动脑筋。"聂敬辉说着，目光投向了坐在角落的邱小妹。

"没问题，所有海外电话我们可以技术拦截，只要它是通过云城、午马等三市的蜂窝移动通信基站接入的，这个不难。"邱小妹道。

"那我们暂时调整一下，双虎、力奇，把外勤各组排班削减一半，尽量保证所有人的休息。技术组跟进胡浩这条线，一定不能漏掉一个电话，他很可能联系郭三枪这伙人，这是他的武力班底，如果要干什么事，肯定也要动用这伙人。"程长峰安排道。

这个会议被又一个突来的信息打断了，扫黑除恶专案领导组的电话来了，最新信息显示，胡浩联系云城、午马、汾南等地足足有十几个人，对方要求专案组对午马的联系人马上传唤处理。一时间，程长峰解散了会议，把追踪这个枭雄的线索放到了首位……

验枪、领枪、武器出库登记完毕，外勤匆匆奔走时，乔蓉的主要任

务就完了。枪械库是临时征用的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下室，又阴又潮，她锁好保险柜上楼，一般时候她都扮演着勤务员的身份，给那些熬夜的同志倒杯水，冲杯咖啡，或者冲碗泡面。作为旁观者，她每每感觉到心很酸，这么苦这么累这么难熬，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嗯？!似乎有人把她的事抢了，刚到指挥中心门口，任明星抱着一大摞盒饭，嘴里喊着“让让”，直接无视她，进去了，然后是殷勤地挨个儿发着盒饭，边发边碎嘴唠叨着：“人是铁，饭是钢，吃好是前提，鸡腿饭。

“二丫，你的，不加辣椒。

“四眼，红烧肉给你，你实在困了叫我啊，我替你看会儿。

“都赶紧趁热吃啊，我可是盯着饭店做的，没给放地沟油，就是有点贵了啊。回头我找支队长报销去啊，你们得证实别是我一个人吃了啊。”

气氛因为任明星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么肃穆的环境里，哪怕是一点点温馨和关心都会让人心里发烫。那位被任明星起“二丫”绰号的女技侦感动得拧拧任明星的胖脸道：“谢谢你啊，吃方便面我都吃出胃酸来了，等案子完了回省城，我要和你约会啊。”

任明星眼睛一亮，兴奋道：“说好了啊，明早我再给你送饭。”

这话惹得众人一阵好笑，没人当真，不过感谢这位小暖男可是一点不假，这几日同事间的感情可是直线上升，任明星赚的人气比支队长都高，哪怕是省网安来人也不例外。最后一份任明星郑重地放到了专心致志的邱小妹面前，觍着脸道：“亲，这是你的。”

“我记忆中，你只要一殷勤，准没好事。”邱小妹警惕道，禁毒上这坑损一对半兄弟她比谁都清楚，幸好有俩不在场。

“看你说的，不给你吃了。”任明星要拿走。邱小妹一伸手，拦住了，一掀，香喷喷的鸡腿，她笑道：“算了，先吃好再说，以你的智商应该还坑不了我。”

“嘿哟……我送个饭，还把我自己送成脑残了。哎，我说小妹，你自我感觉不要这么好行不行？也就火山把你当女神，在我们看来……”任明星愤愤道，恶言及时刹车了。

邱小妹却是一皱眉，不悦地盯着他问：“你们看来怎么样？”

“噢，我们看来你是正确的、务实的，不说了，都过去式了，反正他也要走了，现在网络这么热，APP开发程序员奇缺，以火山的水平混个高管没什么问题。”任明星摆着手，恨乌及屋，捎带对邱小妹的热情也淡了很多。邱小妹再要说话，任明星已经转身走了，人多她想说也没敢问出来，只是觉得嘴里嚼着吃食，一下子仿佛变了滋味。

热闹的气氛持续了好一会儿，任明星乐滋滋从中心出来了，冷不丁脚下一绊，差点摔他一跟头，回头时躲在门外的乔蓉阴阳怪气地问他：“哟，这才几天，换目标了？好像又碰壁了？”

“啊？”任明星一愕，不过马上明白了，乔蓉不知道丁灿和邱小妹的事，一转念他嘿嘿笑道，“你终于又在我碰壁中找到乐趣了？”

“你谁呀？可稀罕了。”乔蓉愤愤走了。

任明星愤愤追着，“不稀罕你偷窥我？”

“我是看你犯傻，自己掏腰包请客了吧？能报销吗？一天伙食补助才多少钱？”乔蓉揭穿了。

任明星却是没有犯傻的觉悟直辩着：“大家都不容易，就请顿呗，有什么大不了的？没看一个一个都熬成什么样子了，我这也帮不上忙……算了，再说你该怀疑我别有用心了。”

“我觉得你就是别有用心，给邱小妹买的最好。”乔蓉揭穿道。

“我去，这你都发现了？”任明星吓了一跳。

“就你这白痴相，快省省吧，人家警衔比大队长还高一级，撩妹都挑不准目标，你说你蠢的。”乔蓉使劲数落着任明星，直把任明星羞愧得低头不敢看她了，她才解气似的噔噔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有莫名的火气，回到了枪械室，乔蓉刚进门却愣住了，值班的同事正吃着盒饭，她的桌上还有另一份，一个粉红色的电饭煲，很不和谐地放在桌上，那值班同事笑道：“那天才胖子给咱们送的，还是你们搭档过感情好，专给你备了电饭煲……咦，你怎么走了？乔主管，给你热着呢啊。”

乔蓉飞奔回去了，心里一瞬间热乎乎的，而且满是歉意，她奔上了二楼不见人了，又急急奔向临时宿舍。刚到门口时听到了任明星在通话，是和外面的那一组人，就听他在牢骚着：“……哎呀，无聊死了，你们那头咋样了？……啊，什么也没有？完了完了，家里可是一日千里了，把制贩枪的老巢都快刨干净了，咱们这次是团灭了啊……告诉火山啊，不但案情，包括感情也团灭了，我刚替他给小妹献了个殷勤，哦哟，人家转得根本不理咱……扯淡？!谁扯淡？真的，说好了，这案完了我就走啊，你们不能拦我，拦我也不理你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现在面子也丢光了，我说你犯什么神经？还自己带队找什么窝点，把兄弟们都带坑里了吧？你自己吹的牛，不能让兄弟们含着泪替你扛啊，幸亏老子吃得胖外勤用不上……耶，怎么挂了？”

肯定是和邢猛志对话，牢骚里透着幽默，扯淡里透着关切，不过乔蓉此时真切听到他有去向时，莫名地有点惋惜，不知道是为队里，还是为自己。

其中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乔蓉手做着叩门的姿势僵了很久，一直都没有鼓起勇气敲响宿舍的门……

孤行一意

夜宵吃了一半，有点食不甘味的邱小妹起身，踱到了盯监视的几位技侦身后，这里统揽着整个案情的推进，她犹豫片刻出声问道：“谁负责A1组？”

那是给邢猛志一组起的编号，被任明星叫成“二丫”的女技侦应声道：“我。”

“他们的推进是什么情况？”邱小妹问。

网安介入后，对信息采集、分析以及情报研判总负责，邱小妹顺理成章也就成为这里的头儿，那位技侦汇报道：“没进展，出洋相了。”

“嗯，怎么回事？”邱小妹问。

“是这样，他们判断郭三枪躲在山区，而且沿着三条高速，接近四百公里，沿路找到了高速路和普通村路、无名路的平行接近点，于是他们判断不法分子是通过这些无名小道把武器运上高速以躲过检查的。他们

的方式是一边排查，一边在各缺口加装无线监视装置，以期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发现嫌疑人的踪迹。”二丫进入工作状态后，条理极其清晰。

邱小妹想了想，脱口道：“想法很美好，但实际操作难度太大，这需要多少人啊？那监视有发现吗？”

“即便真是这种方式，恐怕也没机会查到。”技侦打开了监视影像，一半以上一快进就失去画面了，毛花花一片，有的黑了，有的蓝屏了，有的根本归不对地方，邱小妹愕然问道：“怎么会这样？”

“第一，这几天老有雨，无线监视不防水，一漏进水就完了；第二，野外有热源容易招引昆虫，像这样爬一片的就是虫子，镜头很容易被挡住；第三，他们不知道装在什么地方，甚至还有被小动物扒拉了的。还有其他原因损毁的，反正有一半以上出问题了。什么也没找到，白白损失了几十台设备，这还是禁毒上专调过来的。”女技侦道，很无奈的口吻。有时候技术手段就是这样，不经过实践检验，你都不知道能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哦……”邱小妹应了声，回复着“继续”，自顾自地在厅里踱步，损毁一半以上，那基本上就是废了，更何况根本没有发现。她思忖良久，踱出了大厅，拨了邢猛志的电话，听到了一声久违的、有气无力的回音：“喂，领导啊，我们再坚持几天，别把我们撤回去。”

“我没有权力撤你，别来无恙啊邢大侠，怎么还是这样孤傲不群啊，十几个组就你们单枪匹马的？”邱小妹道。

“总得容纳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啊，所有人想法都一致，那生活该多无趣啊。”邢猛志避重就轻道，像在掩饰。

邱小妹理解他的性格，笑道：“想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是我眼中的英雄，输了也是。”

“谢谢，这是我参案以来听到过最好的鼓舞了。”邢猛志道。

“不客气，我非常怀念我们共同战斗的时光啊……他还好吗？”邱小妹问。

“呵呵，你觉得呢？”邢猛志笑回。

“嗯，应该不太好，差不多得被你们怼得狗血淋头了，但我不否认，你们的想法确实很好。”邱小妹道。

邢猛志的声音问道：“怎么，想和他通话吗？就在我身边，我刚骂完他，这蠢货装的监视，让虫子和地老鼠损毁了一半，尴尬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向队里交代。”

“算了，他和你一样孤傲不群，对我成见已深……还记得我们在9·29特大贩毒案里学到的东西吗？”邱小妹转着话题问。

“什么？”邢猛志一下没明白。

“协作、合力，尊重每一个人的思路和想法。我们是团队，需要相互协作，而不是一意孤行、刚愎自用……我应该提醒一下你们两人，其实都有这种性格倾向，自视甚高以至于很多时候犯低级错误。”邱小妹数落道。

“妹妹，我们已经自责到快自杀了，你就省省吧。”邢猛志难得地谦虚了。

“省不了，这样的低级错误等不及你们自杀我就想杀了你们。给你做一个提醒，这个错误丁灿不该犯。上一起湘南发生的贩运枪支案落网的嫌疑人提供了手机号码，这个号码联系的上家通话出局在我们省，这是他们约定交易的号码，现在已经弃用，但是仍然可以查到它的出局基站，B238710C。丁灿应该懂这个基站的代码和位置。”邱小妹道。

“已经弃用的号码，没法儿追踪啊。”邢猛志一下没转过弯来。

“不是追踪，而是提供方位，一个基站的覆盖范围为十平方公里左右，山区还要更少一点。你可以这样设想，这里制枪的联络人当时用这个弃用号码联系下家，他的位置就在基站方圆十公里……当然，不排除他们故意走出很远选一个地方打电话，然后毁掉手机卡。那么问题就来了，您几位划出的区域可是三百多公里的沿线，你说嫌疑人就蠢到任明星的程度，也不至于跑三百公里打个电话吧？”邱小妹道。

电话里乱了，邢猛志在骂人了：“卧槽，火山你坑死兄弟们了，让我们白受了这几天活罪。”

“我也是提醒啊，这中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如果是刻意找的位置，如

果是恰巧路过此地拨的电话，甚至还有其他可能，这个技术节点我们没有当作重大线索的原因也在于此，它的不确定性太大……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胡浩已经开始联络他的旧部，如果郭三枪这样的忠心部下在某个地方接了电话，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盯上他的……两位帅哥，祝你们好运，代我向武姐问好，希望武姐发飙后揍你们轻点。”

邱小妹说着，听着电话里丁灿的尖叫声，然后优雅地挂了电话，脸上却是促狭似的笑容，难得让这俩自视甚高的吃回瘪，不知道为什么，这事让她开心得很，她在走廊里偷着乐了好一会儿……

“哎哟，轻点，轻点……哎哟，别这样，猛哥，我受不了了。”

车里传出丁灿夸张的尖叫，武燕刚把华师父安排在乡派出所的宿舍睡下，闻声急急奔来。一开车门，邢猛志正摁着丁灿打屁股，那姿势暧昧得武燕下巴差点跌了，惊愕道：“你俩？玩SM？”

邢猛志一笑，收手了。“闲也是闲着，找点乐趣呗。”邢猛志觍着脸回道。

“恶不恶心？咋这样，刚才还垂头丧气的。”武燕问。

邢猛志把情况一说，回手又是啪唧一巴掌，丁灿脸皮发厚地笑着解释着：“千里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嘛，有个疏漏怕什么？咱们不就准备从头再来吗？”

“小妹说得是啊，不确定性太大，咱们追下去还有没有价值？跟你们提前说啊，华师父这两天看气色越来越不好，身体怕是快吃不消了。”武燕道。

“在真相未明之时，不能以价值评价任何一条线索，很多大案都是细枝末节牵出来的，湘南的枪案怎么查出来的，不就是玩户外的打死了农户一只鸡，一路追查出来的吗？这个提醒要早来几天就好了，如果把排查范围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说不定咱们都有结果了。”邢猛志道。

这么兴奋，武燕可不敢恭维了，临时驻扎的这个山区派出所，穷得连宿舍褥垫都没有，这些天就是山连山水连水一路走，早已经麻木了。她发牢骚道：“这都出来几天了，我身上都馊了，今天是第一天有床睡吧？你看你俩，快和逃犯差不多了。”

“那……要不，你先回吧？”邢猛志不好意思道。

“你憋股劲，我也憋股劲，小看谁呢？”武燕不悦道。

邢猛志鼓舞着：“是啊，我们都得憋着劲找出郭三枪来。”

“才不呢，我是憋着股劲等着看你最后找不出来，不要太自以为是啊，不受打击是不会成长的。”武燕道，愤愤拍门下车了。

丁灿愣着看了良久，人走了才轻声道：“猛哥，这么忠诚的女人你应该珍惜啊，她等着你失败的时候安慰你呢，撵不走。”

“干活儿，小心我……”邢猛志挥手威胁，却发现丁灿根本不惧，坏笑着看他尴尬。不料邢猛志来了个更狠的，恶狠狠地说着：“我不揍你，我回去第一个带你去见邱小妹，让她看看你这吃瘪样。”

“卧槽，这么恶毒……那一定让我先洗个澡啊，身上确实有味了……好吧，假设对方不是刻意隐藏形迹跑了几百公里打电话，那他就应该在这一带。”丁灿搬着电脑，已经通过基站设点的位置划出了范围。

一看位置，邢猛志傻眼了，指指道：“这在汾南和豫省交界，高速路上，咱们排查过，第一天就排查的那儿，这不是瓦窑寨吗？就三二十户一个村，没啥人啊？”

傻了，愣了，两人面面相觑，被这个残酷的谜又难住了，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丁灿弱弱地道：“要不你还是让我回去吧，丢脸就丢脸吧。这事我真受不了了，再逼着我找得把我逼疯了。”

“滚!”

邢猛志心情极度不佳，又跌回冰点了，自顾自地下车，气冲冲去派出所询问室，床铺不够，那儿拼了两张桌子权当床了，看来他也累到极致了……

此时此刻，澳门，某海景公寓。

如厕出来的胡浩伸手洗着，抬头时，身后已经站了两人，不是南方人，而是标准的东北大汉，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个装饰豪华的地方，凭空多了几分肃杀之气。

“兄弟，不就几百万的小钱吗？老子在场上扔的也不止这么多吧？”胡浩道，出境参赌意外得到省城老兄弟出事的信息后就没敢回，然后就不敢回了，如火如荼的扫黑除恶，他生怕撞到枪口上。

于是虎落平阳，小日子就没以前前呼后拥的过得舒坦了，自打欠下了赌场的债，自己已经被二十四小时限制住了。

洗完了手，一出来，客厅已经有人等着了，带头一位懒得说话，扬扬头，示意手下，手下把电话递给胡浩，一件事，继续催款。

胡浩有点难堪，他点了支烟道：“这大晚上的，没必要催这么紧吧。大不了我运几件古玩给你抵了账嘛。”

“胡老板，都一条道上的，绕不过去。”带头一位很礼貌地伸手，拿走了他叼的烟。

境外的涉黑势力比境内的还无耻，有钱把你捧成爷，刚没钱就变脸了。胡浩郁闷道：“我都出来快半年了，实在不知道家里出什么事了，我那兄弟，个个联系不上啊。”

“那就再想其他办法嘛，如果不摸清你的身家，也不会借钱给你嘛，这可拖了好几天啊，我们对您的尊重可是快消耗完了。”带头的道，打了声口哨，另一客房门开了，两个被捆着的人，一女一男，胡浩的跟班和小情人，被捆成了粽子。随着此人的示意，男的被人噼里啪啦一顿闷棍狠敲，嘴上贴着胶带，却是被打得喊都喊不出来，只有鼻子痛哼的声音，然后汩汩的血从鼻子里流出来。

逼债的淡定地看着，胡浩无奈又拿起了手机，拨一个电话，一直没人接，一直没人接，他继续叹着，又换了一个号码，通了，终于有人接了……

那些人安生地等着，根本不准备离开也不准备休息。当然，欠债的，也甭指望休息，除非把钱还上。

这好像应了那句老话“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涉黑发家的闹爷，恐怕这次真要栽到涉黑收债人的手里了……

云城公安局，扫黑除恶指挥部灯火通明，通信拦截的信息间隔出现，而那个未通的号码就在指挥部的桌上，是伍士杰的号码，很奇怪胡

浩给这个电话拨得最多，可惜此人在何处连警方也无从知道。

“胡浩和铁狗通话十二分钟，和妻子通话九分钟，剩下的我们无法获取具体内容。”

“把铁狗的再放一遍。”

技侦放着录音，这是被警方控制已经答应合作的涉案人员，加装监听的声音很清晰：“……狗儿啊，哥落难了，你赶紧地找你几个嫂子去筹点钱汇过来，六百万……如果不够到午马找老五，伍士杰，他一准能给筹上……要是他筹不够，就跟你大嫂说，我他妈这回签离婚协议。钱筹过来，老子立马就签，财产都好说，真要太他妈绝情了，逼急了老子弄死她全家……没事，就这么说，老子这脑袋不值六百万，这边的规矩是，就是人灭了钱也得追回来，真他妈追回云城老家，我看她怎么办……”

断了。

指挥部安静噤声，好久才听一位警督衔的说道：“两手准备吧，一手控制他的财源，不要流出境外；另一方面联系澳门警方，胡浩应该是被限制人身自由了，查出位置，通报给当地警方。”

命令传输，这里动起来，通信拦截里，依然不断有新的号码出来，这倒省事了，未查明和胡浩关联的嫌疑人，一个一个出现在扫黑除恶指挥部的名单上……

此时此刻，郭三枪慢慢地放下了电话，神情凝重，倚窗远望，黑漆漆的夜里什么也看不到，他就这么呆坐着。

生命之于每个人的意义都不相同，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可能也很难去考虑活着的意义，但有些事必须去做，比如为亲人、为朋友、为心里的人去做什么，思想偏激的人，往往思维反而朴素。

他没想多久就决定了，下了楼，就着院子里的水池子冲澡，水声哗哗惊醒了杜攻城。这大半夜发神经的肯定有事了，老杜出来跟着他上楼，看到这货直接用匕首刮脸上的胡茬儿，而且开始换干净的衣服，最后的动作是检视枪支，噌地插进了腰里。

这动作吓得杜攻城哆嗦了一下，他惊声道：“老三，咋了？”

“进趟城。”郭三枪道。

“这节骨眼，太危险吧？”杜攻城道。

“呵呵，那不正是我喜欢的？”郭三枪轻松而惬意地笑道。

这货有点变态，不能以常理度之，杜攻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劝着：“明天还要出货啊。”

“你安排，老子在城里一闹，这里更安全。”郭三枪道。

他快步下楼，钻进了场外麦秸垛里，灯光一亮，就见一辆面包车冲出来了。车是藏在麦秸里的，郭三枪车开得很野，引擎吼着，车辗着泥泞的路面，一眨眼就只剩下两盏尾灯了。

要出大事了!

不过，好像杜攻城并不紧张，反而心里有点窃喜，城里闹得嗨，乡下好发财嘛。这个想法让他既紧张又兴奋，一夜辗转未眠，清早派出了几个兄弟跑出十几公里探查，一切平静，他开始组织人装货封箱，准备玩票大活儿了……

第七章 集体抗命入虎穴

憋个大的

当天蒙蒙亮的时候，邢猛志一行接近了云豫高速七十八公里处的豁口，副驾上的武燕回头看了眼，华师父在打盹，丁灿还在扒拉着平板，电子地图几乎快背下来了，还是觉得哪个地方都没嫌疑，或者哪个人都像有嫌疑。

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对这一行人无疑是雪上加霜，仨男满脸胡茬儿，像亡命天涯的网逃分子。武燕自己也有点嫌弃自己了，好几天没洗头，头发都黏了，不过更让她揪心的是，专案组已经捕捉到了胡浩的踪迹，可惜并没有发现胡浩的手机信号和这里的山区关联，所以他们这一组，现在就成真正的孤军了。

没有和这里关联有两个解释：一是郭三枪在胡浩涉黑团伙里的分量不够让胡浩联系；二是郭三枪根本不在这一片。两个判断都不是好消息，从警务的角度考虑，郭三枪现在远比胡浩的社会危害性大，越捕捉不到他的行踪，那危险系数就越高，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掌握着地下兵工厂、持有长短枪支，而且运枪娴熟的疯子，下一刻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

“还行吗？不行我开会儿。”武燕关切地问打了个哈欠的邢猛志。邢猛志直道：“快到了，没事，我昨晚睡好了。”

累得连玩笑都开不动了，武燕掏出烟，自己点着抽了口，递到了邢猛志的嘴边。邢猛志叼着抽上了，边抽边道：“我发现我学坏了，原来烟酒不沾，现在又抽又喝。燕子你别抽啊，危害性太大。”

武燕抽了口，一下子咽下去，感觉神经被刺激了下，直接掐了烟道：“提神靠烟，消遣靠酒，是刑警的两大法宝，不会多说不过去？”

“我说你也挺能耐的啊，一女的熬了这么些年，还在外勤上。”邢猛志道。

武燕一仰头靠着椅背无奈道：“中毒了，离不开啊，回到内勤上坐一

天就浑身不自在。内勤不见得比外勤轻松，我一届几个同事进派出所，有次见了还羡慕我呢，好歹咱们是拼个案，而他们小案小事一忙起来无休无止，没啥挑的，内勤外勤都是勤务员。”

“给群众当勤务员倒没啥，就是群众里这些坏分子太难对付啊，我原来以为不会多难，现在看来还是太嫩了。”邢猛志道。

“已经做得不错了，我们找到线索是最多的，这个没人否认，即便找不到郭三枪，我们任务完成得也超额了，你别太自责。”武燕道。

“不会，在自责前我想找出哪儿错了，要么找出正确地方，要么找出哪儿错了，都是收获。”邢猛志道。

武燕笑笑道：“呵呵，看你悲催的，我就不打击你了。现在的案子就剩最后一网了，不管找不找得出来准确的窝点，大行动肯定要把这些为非作歹的捋一遍，人多嘴一杂，线索出来就没难度了。我看已经开始调动云城、汾南的武警队伍了，这摊子恐怕比咱们去年场面都要大，三个专案组啊，这个涉黑团伙漏不了。”

“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清楚，其他人的动机、行为都很明确，但郭三枪这货，我一直没整明白。”邢猛志道。

“你指什么？”武燕问。

“一个未成年就入狱，在监狱里待了半辈子，出来几乎直接就是职业犯罪的人物，怎么可能这么没眼色啊？如果他在枪击卢教授之后遁入山区潜伏，如果在嗅到危险之后收手离开，我们对这号穿山越岭的老炮是毫无办法。可你看，情况截然相反啊。说他反社会吧，他似乎很克制，几乎不露面；反社会人士可没有恐惧这根神经，也不会这么躲躲藏藏，他会很嚣张地和警察PK的。”邢猛志道。

“你从哪儿学的，心理分析这一套没见你擅长啊？”武燕问。

“拜托，我好歹参加过司法考试呢，虽然没考过去，可并不代表我没学习嘛。”邢猛志笑了。

武燕笑道：“那我觉得还应该有个解释，如果有未了的心事，那就会出现这些反常行为，比如在乎的是钱，要藏匿或带走赃款；比如在乎什么人，还有什么事没了，都有可能。反社会性格的人，也是人嘛，并不

是纯粹没有恐惧啊。就你说的老鬼袁玉山，他开枪自杀并不是很牛逼很勇敢，而是根本没有勇气面对法律对他的制裁，他害怕被警察抓，害怕漫长的监狱生活，更害怕站在审判席上。别以为他们心理素质有多好，我见过不少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悍匪。”

有人笑了，是华启凤，他拊掌赞道：“燕子说得对，所谓的悍勇，源于恐惧的成分很大，这是区分正邪对错的分水岭。我们的勇敢源于信仰，这个信仰是要除暴安良，是为无辜者讨还公道，是为我身边的人保障安全，这有质的不同，所以也就给了我们压倒一切的勇气。”

“可我还是会恐惧、害怕。”邢猛志道。

“那是因为你有亲情，有友情，有家人，有朋友，可能你更在乎的是你会给他们带来伤害，也正是这种恐惧和害怕，才会给你更大的勇气，也会把一个又一个不经世事的毛头小子，变成一个又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子汉……我说得对吗，小丁？”华启凤抚着丁灿的脑袋，丁灿正出神地看着他。他羞赧笑笑回道：“好像是这样，所以队里大多数人都瞒着家里了，根本不敢告诉他们，我们在从事多危险的事……不过我没危险，我是键盘侠。”

“干活儿，再出娄子我他妈今天非揍到你跪键盘。”

车停了，邢猛志吼着，丁灿应了声，拿出了报废剩余的设备，在这个口子选了几处临时安装地点，带上了加固、覆膜，以防再出洋相。

众人都下车歇口气，跨过高速围栏就是山地，向上行数米就是水泥路面，这是直通瓦窑寨的村路，一上这条路，武燕就觉得不对了，她指指很陡的坡道：“猛子，这儿根本没有人走的痕迹啊，而且这个口上下路面落差四米多，从上面递也够不着啊。”

这正是当初觉得这个口输送可能性不大的原因，邢猛志倒吸着凉气，吐着舌头，满脸苦色。

思忖间，下面安装完毕的丁灿爬上来了，武燕一把把他拉到上面，丁灿指着远处的峰尖道：“那是这片的基站，三家运营商的都在那儿……周围是塔子山、歪头山、炉顶山、锯齿山、狼窝顶山，还有最高的那一处基站叫大梁头山，最近的瓦窑寨村距离路面六公里，再就是距离十五公里的佛堂村和西炉村，不过十五公里是直线距离，实地要更远。”

“有几条路？”华启凤问。

“好像就一条。”丁灿道。

“不可能，这山里沟里无名路多的是。”华启凤道。

“电子地图精确到村路已经很了不起了，再精确就得靠脚丈量了。”丁灿道，言下之意再精确就不可能了，除非你是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人。

“再丈量不但来不及，恐怕意义也不会太大了。华师父，专案组的行动最早今晚，最晚明天肯定要打响。”武燕道。

行动打响之前，所有的外派排查侦查行动组肯定要归队进行任务序列，无法精准打击犯罪窝点，那就只能深挖细查往外刨了。

“那我们就错到底，做最后的努力吧，找出为什么有嫌疑人在这一带打电话联络买家的原因。丁灿，你陪华师父下去坐车里，开远处一点歇着，我和燕子排查一下瓦窑寨村，反正也赶不上了，轻松点，放松一点。”邢猛志故作轻松道。

华启凤待要反驳，可脸有苦色，似乎很难受，三位小警把他搀着下坡回到车上，分头去瓦窑寨村里。

望山跑死马，看路累死人，在山里走路比不了城里的轻松，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村里，直到中午时分，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一天，设在云城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的扫黑除恶领导小组陡然热闹起来，自昨晚起开始传唤与胡浩相关的嫌疑人，一个又一个到场，进入特询室。否认、抵赖、抗拒、搪塞，什么人都有，事前不可能对所有人采用监听措施，那胡浩和他们通话的具体情况就成谜了。办案人员要从传唤人员一大堆闲话、废话、谎话中识别出正确的有价值的信息，何其难也!

光这项工作就进行到了次日午时，简单的工作餐送进了各询问室、会议室，以及匆匆到此刚坐不久的程长峰、宋玉河面前，两人也不客气，就着方便筷扒拉，还叫着同来的邱小妹和网安支队的另外一位技侦一起吃饭。

接洽他们的是专案组长孙进，边吃边道：“程总队长啊，看这情况我们搞清还得几天，我们和你们行动时间一定要保持一致。这个案子交叉出现的嫌疑人太多，就比如胡浩的发妻王钦，强迫交易查实一部分，但几桩贩文物的和她也有关联，绰号金狗的嫌疑人呢，是她的侄子，就和你们查的枪案有关联。这是个家族式涉黑犯罪团伙，估计得办段时间。”

“没问题，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不过对付这种案子，一不能等，二不能拖，只有猝不及防才有可能接触真相，否则等对方拉开架势后，逃的逃，藏的藏，人和赃款都不好把控了。”程长峰道。

“我们加快，一切以你们为主，现在的情况是，胡浩被逼债的挟制着，根据与他通话的这些人讲，一个是要钱，一个是借钱，不过恐怕筹不到了，这情况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孙进主任道。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查清违法事实现在没有难度，难的是追缴违法资金，以及胡浩涉黑团伙里这拨掌握武器的人。”宋玉河道，期待地对着孙主任，“主任，我们来还有一个意思，这是省网安支队的同志，我们掌握的信息共享一下，特别是今天传唤的这些知情人，我们找找有没有我们需要的。”

“没问题，先吃饭，吃完直接去提，欢迎省网安的同志们指导我们的网络工作啊。”孙进客气道，对方毕竟是省队，又都是同一个目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邱小妹正待客气一句，不料这个戒备森严的扫黑除恶专案组出事了，就听着咣的一声像是撞门了，然后听到了哨警的吆喝，楼上楼下办案的警员呼啦一声冲出去一片。

各地扫黑出现嫌疑人冲击执法机关的事不是没有，孙主任惊得扔下筷子就往外跑，一看院子里进来了一辆红色奔驰，已经被哨警拔枪逼停了，这情况可有点吓人了，孙主任急急往下奔。会议室里的面面相觑，云城尚武之风很厉害，可没想到厉害到这种程度，冲击办案机关这一项，基本上就可以告别外面的世界。

可总有超乎想象的事，逼停车的警员严阵以待，没想根本没危险。车门一开，一个女人头发散乱地下车，差点栽个跟头，抬头警察还没采取措施，她自己惊慌地双手做被铐状，惶恐地喊着：“快，快，警察同志，快把我抓起来，我要坐监狱，有人要杀我。”

啊？嗯？这情况把民警给搞蒙了，有人认出来，喊了声：“这是司令婕？!”

“对对对，我是司令婕，快快把我抓起来，我要进监狱。”司令婕催着警察，这一催反而没人上手了。

孙主任分开人群，叫了两位女警上前安慰，明显觉得有事了，直问道：“别害怕，没有比这儿更安全的地方了。”

“安全什么呀？刚才有人开车在追我，撞我的车，是澳门来追债的。”司令婕哭着道，差点委顿在孙主任怀里，两位女警赶紧搀好，往楼里走，孙进回头通知外勤让查实情况。

监控很快显示，司令婕从酒店出行到关公路时，就被一辆轿车斜刺里撞了一下，对方下车似乎要抓司令婕，司令婕趁对方疏忽，直接把车开进了绿化带然后跌跌撞撞跑了，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女司机，那绿化带都想象不出是怎么开出来的。

外面的追踪开始查肇事车的去向了，领导组办公室里，喝了杯水，惊魂方定的司令婕这才回过神来，看得出紧张、恐惧，她颤声道：“我能申请进监狱吗？”

“你是受害者进什么监狱？”孙进又倒了一杯水，直接问道：“说说什么情况？为什么追杀你？”

“呜啊……我命苦啊。”

女人说话，一般都是哭腔开头，边哭边断续道：“胡浩昨晚打电话让我找伍士杰筹钱，我说人找不着，又让我去王峰筹钱，还要把公司剩下的一点现金转走……就一百多万了，都被银行盯着，我是法定代表人哪，这一个亿的债都要堆我头上，我可怎么办啊？”

“停停，王峰……是谁？”孙进问。

“就是他大舅哥。”司令婕道。

“好像没给这个大舅哥打电话啊，为什么不直接朝他大舅哥要呢？”孙进问。

“他们……他们……”司令婕嗫嚅着，似乎触到什么隐私了。孙进直接刺激着：“你干脆点，竹筒倒豆子全倒了拉倒，要不这些人能搅得你不得安宁。”

司令婕茫然无助地呆滞了好一会儿，喃喃道：“说了他们会杀了我的，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活着还不如死了……我要找你们领导。”

“我就是，扫黑除恶领导组组长孙进。”孙进递着警官证。

这仿佛给司令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似的，她表情凄厉，恶狠狠地道：“王峰和他一起贩古董早掰了，两人枪对枪顶着脑袋干过……”

“等等，什么枪？”孙进问。

“手枪啊，还有长枪，这么长……”司令婕比画着。

“在什么地方？”孙进表情肃穆了。

司令婕仿佛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爆着料：“就在……小京城一个别墅，二十三号，我当时坐车上，胡浩带了七八个人都拿着枪，直接在院里顶着王峰就回来了，他们吵了一通什么……好像争什么东西。胡浩和他老婆就是仇人，现在让我去要钱，那不让我找死吗？”

有人小声提醒孙进，小京城是京都别墅区的别称，坐落在云城市西郊公园附近，较偏，是云城的地价之王。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持枪人员和他们掺和的事。孙进问着具体人员，司令婕苦脸了：“我就认识老杜，其他人我不认识，胡浩在云城兄弟好几百，他的事我也不敢问。”

“那结果呢？”孙进问。

“好像是王峰截了胡浩的生意，然后又被胡浩抢回来了，不过就因为那事结下仇了。”司令婕道。

有人递着王峰的资料给孙进，男，四十二岁，某商贸公司注册法定代表人，无前科，反而有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和涉黑打交道已久的警务人士都明白，越是有这种身份看上去很正经的人物，往往用身份这张遮羞布藏住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

“传唤一下这个人。司女士，你还知道胡浩的什么情况，希望你如实反映给我们，我们一定保证你的安全。”孙进安慰道。

“那多了，得说很久了。”司令婕打定主意不肯离开了，看警察这么重视，倒是放心了。

“做个笔录……你们俩陪着司女士。”孙进安排着，直接把自己办公室当成询问室了，四五位警员围着惊魂方定的司令婕，开始详细询问了……

每个案子都会遇到意外，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好坏各半，没有追到那俩逃逸的截杀司令婕的无名人员，却查到了王峰这个不显山不露水的隐藏人物，这种人传唤需要通过地方政协的。领导组刚准备申请，小京城的别墅就出事了，接到报警有人开枪了，赶赴现场的110警员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一辆尼桑天籁轿车前窗赫然一个弹洞，弹壳还掉在地上，车主正是王峰。

领导组正好借此传唤，可不料人已失踪，技侦迅速追踪，发现此人在司令婕被撞车前后的时间里离开了家，开的是另一辆车，正驶向省城方向。

领导组果断下令截停，传唤。

对付这种人没有难度，下午四时，在服务区，王峰被追上来的云城警方控制，在对他所驾车辆进行清查时，一个比晴天霹雳还猛的大料爆出来了。

车里载着二十二件古董，从照片上警方认出来其中一件青铜酒樽正是另一专案组在追着的文件大案物证，那是一对，另一件已经被胡浩贩至境外。

由此，云城扫黑除恶专案组又来了一拨人，文物专案的人，三组并一，沿着王峰这儿露头的线索迅速传唤、追捕涉案人员……

枪案、文物走私、涉黑，这些事搅和到一块了，程长峰和宋玉河本意是实现信息共享，然后统一指挥的，不过看这现场恐怕一时半会儿搞不成样了。王峰还没有带回来，市政协的质询倒来了，估计还不知道警方掌握了王峰车上非法文物的信息，质询的口气很生硬，被领导组顶回

去了。

千头万绪的孙进主任方要招待文物专案组的同行，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办公室早被征用了，里面司令婕笔录告一段落后，正在吃着一份砂锅，两个小菜，是领导组民警特意给她买回来的。

孙主任招招手，把一名女警招出来，小声问道：“还有什么情况？”

“就是个胡浩养的小三，一多半是道听途说的，认识不了几个正经人。”女警一脸嫌厌，对这样的同类实在无语。

“询问完了怎么安置一下吗？”孙进道，这个有点难为情了。

更难为情的是，女警汇报道：“她死活不走，还要让我们安排住处呢。”

“啊？这哪能行，讯问嫌疑人的地方都快待不下了，再说这人物，咱们能安排得了？”看着程长峰踱步过来了，两人附耳小声交流几句，孙进道，“去，送回家，要不回，安排到五洲酒店，非嫌疑人费用自理。”

两位领导嗤笑了声，女警进去劝了，好歹现在有的劝了：“王峰被控制了，开枪的警察在追捕，你应该没危险了，我们送你回去，而且陪着你保证你的安全，这是个办案地方，待着也不合适对吧？”

千哄万哄，司令婕终于答应移步了，不过在移步之前，还用了半个小时化妆，把民警都等得不耐烦了。好容易把这位姑奶奶请上车，她又反悔了，不回家，要去医院，有糖尿病，胰岛素针剂正好没了。咦？她想起来：“我不住家里了，我住医院肯定没人想得到吧？”

这娘们儿事多得女警想揍她一顿，只能憋着这股火气，陪着她去医院，谁让人家提供如此重大的信息呢？

人走了，这头办公室腾出来，三个专案组的领导关上门开始磋商处理这些交叉案件嫌疑人了……

时间接近十八时，又是忙碌的一天快过去了，太多的嫌疑人的嫌疑线索让各路警员都陷进千头万绪里不得脱身，看来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了……

不期而遇

在现代的侦破模式下，没有神探。

这不是名人说的，但却是所有警察都知道的名言。想抓到一个罪犯，特别是行踪诡异的罪犯，不得不监控、通过网络大数据、通过传统的寻访和排查来实现，这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办到的，它需要一个团队，用团队所有人的力量共织天网，最终把真相一点一点还原到案卷中。

脑海里浮起这个念头的人是聂敬辉，他望着窗外渐渐变成夕阳的天空，余晖瑰丽，景观壮美。思绪纠结在千头万绪中，早已忘了身外的景色，偶然发现，顿时惊为奇景。

“聂处，最新消息，云城扫黑除恶领导组拟对以王峰、王钦为首的十一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据胡浩的情人司令婕今天反映，领导组在盘查出走的王峰随身物品时，发现二十二件文物。此前，他的住所前泊停车辆遭到枪击，持枪人员尚未找到，刚刚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时，又发现了两支枪支。”技侦递着案情简报。

一个“枪”字勾起了聂敬辉的兴趣，他拿来一翻，直接翻到了照片打印纸，脱口道：“这是仿八一杠啊，这么大火力他跟谁杠呢？”

一支手枪，一支半自动步枪，可把聂敬辉给惊着了，直接拨通了电话问道：“老程，又出了一条八一杠，这火力可恐怖了。询问什么情况？”

另一头回了：“根本还没轮到我们询问，文物案值听起来比地下兵工厂都吓人，你先盯着家里啊，这头早着呢，还在追查开枪的人。”

“哦。”

这位督导方应一声，电话已经被挂了。

案情越深入，就越得小心谨慎，特别是像这种交叉案情。贩文物的得有武力，认识贩枪的；涉黑的也得有武力，也得有枪，枪杆子里出财富涉黑的都知道。说不定正是这些人觉得控枪太严不好买到，干脆自己制作上了？

他脑子里乱哄哄的，背着手一遍一遍在技侦中心踱着步，眼睛不时

地扫向或潜伏、或排查、或行进在路上的各组，神情显得极度落寞。

他现在不切实际地希望有一个神探能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错综复杂的案情这盘大棋，棋眼究竟在哪里？

“这个突破点啊，最终解铃还得系铃人。”

扫黑领导组孙进在三组磋商上，介绍了一系列关系树后，手指点在了最终的目标：胡浩。

“应该是这样，云城、汾南、午马的盗墓、文物走私一贯严重，涉黑的不可能不从这儿敛财，盗墓贼收不过几千几万的物件，一出境可就是几十万几百万地喊价，胡浩团伙成员参与了多起文物走私。这个人要不回来，很多案情都得悬着啊。”文物专案组组长道。

程长峰和宋玉河相视一眼，总队长开口了：“我们的思路是，先断武力，再断财路。根据缉枪数月来的线索追踪，三市潜藏着一个地下制贩枪支的窝点，从市面流行的气动武器，到火药动力的手枪、半自动步枪都有仿品，估计胡浩涉黑团伙也就是靠这个震慑同行的……顺便提一句，我们去年的新型毒品案，武器和枪支就在云城，这不但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而且这些危险物品流落在社会上后，大家可以想想，会给多少地方带来治安隐患。所以，一个原则，千头万绪，枪案第一。”

“同意。”

“同意。”

“同意。我提议省总队牵头，以枪案为主线追踪其他线索和嫌疑人，先解除这个涉黑团伙成员的威胁，再行采取控制措施。”

“对王峰审讯加大力度，他家里这两支枪的枪源，务必审出来……现在情况怎么样？”

“这儿可以观看到侦讯现场。”

讨论间，最尖锐的问题集中在枪上，那最优先的线索也就是冒出来的枪击和枪支了，随着屏幕调试，这名被控制的政协委员王峰的影像出现了。

是个头顶稍秃、气宇不凡的中年男子，身份是商人，不过气质更像儒雅的学者，估计在优渥的生活中浸淫过久，表面功夫已经做到极致，他说话像商会谈判一样，有理有据地这样说着：“你们警察不能就着扫黑除恶的风头乱抓人啊？我是正当商人，也是政协委员、云城古玩市场联合会会长，古玩古董和文物能是一码事吗？我用于收藏的古董，根本就舍不得卖，何来的非法贩卖啊？这东西我们家收藏几代人了，你们说非法就非法？”

“那枪呢？怎么到你床下了？”

这名政协委员脸色一苦，然后灵机一动解释着：“栽赃，一定是栽赃。警察同志，拜托你们一定查清楚啊，我家里失过盗，不过他们没有打开保险柜，肯定就是那次，他们不是偷东西，而是给我栽赃了。”

这故事编得漏洞百出，审讯员都懒得让重复，继续着谈话，问到司令婕反映的案情上，到这个关键点，王峰绝对摇头，然后将了警察一军：“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和我妹夫都不怎么来往，哪来的纠纷？”

卡住了，不怕犯罪玩得大，就怕罪犯有文化，哪怕有实锤证据都这么抵赖的还真不多见，观摩的警中大员个个忧色一脸，看来突破不那么容易啊。

腕上的手表指向十八时二十分时，女警周芬琴驾车泊停到小区的停车位上。

是叫周芬琴还是周风琴还是其他这不重要，司令婕只是问了一句都没听太清，遂称呼为周妹妹。被认了便宜妹妹的女警实在牙疼，这不下车的时候，司令婕又在补妆，就去一趟医院，搞得跟出席晚宴一样。出于对司令婕这种生活方式本能的厌恶，周芬琴的态度一直没太好，下了驾驶位置冷冰冰地道：“下来吧。”

“不下，我害怕。”司令婕赖着不下车。

周芬琴劝道：“警察也没这权力啊，让谁坐监狱就坐监狱？您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回家您也得看着，何必呢，把我关起来多好，我也安心，您也省心不是？”司令婕撒娇似的道。

周芬琴无语了，解释道：“我的任务是保护证人，其实也没啥保护的，王峰已经被拘了，你怕还有谁对你不利？要不，你还有什么瞒着？”

“没有了啊，要有什么能交代点，让你们把我关起来，我巴不得呢。”司令婕为难道。

头回见这种生怕自己罪行不够坐监的人，周芬琴顺势道：“那不是了？你够不着我也没办法，你放心，你正常回家，方便我就待在你客厅里，不方便我就待你门口，绝对不打扰你正常生活，怎么样？”

“那这样妹妹，你干脆和我一块住，我一点也不介意。”司令婕又找到了一个奇葩的方式。

周芬琴把这娘儿们请下车来客气道：“那是违反纪律的，保护你期间我们是不能睡觉的，到了晚上顶多换班，不过看今天这么忙，估计不行了……哪个单元？”

“那幢，二单元。反正你在我就放心……来吧，妹妹。”司令婕当先找着门禁刷开了门，挽着周芬琴的臂弯，亲亲热热地上电梯了。

高档小区，楼层不密，一梯两户都是大平层房，不冷不热的周芬琴懒得听司令婕扯东扯西，跟她讲着注意事项，让她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不能到人多的地方或者私密的地方。这话让司令婕一下子惊叫，这岂不是商场和美容院都不能去了，那作为女人活得还有什么意义啊？

“关键是首先得活着，才得活出意义来啊!难道你为了逛个街美个容愿意遭遇不测？”周芬琴如是反问，郁闷的司令婕尚未回答，叮一声电梯到楼层了，缓缓打开了梯门，蓦地现着一张脸……不，是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左眼带疤、目露凶光的人。

女警一怔，然后一下子想起了这个人是谁，不过晚了，一只有力的手迅速卡上了她的脖子，然后只见那男人一挥手，她脑袋一蒙，瞬间失去意识了。

在失去意识的刹那，她最后听到了司令婕的尖叫，看到了那人砸她的手里，露出黑色的枪托。

直到十几分钟后，辖区110接到报警赶赴现场，出警警员在十二层看到了一个穿着警服的女人躺在电梯里，脚伸在外面卡得电梯不会动

了。是业主发现的，以为电梯坏了，谁知道出这事了。110警员一看警服警号，迅速向上汇报。

扫黑除恶专案组接到信息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不过根据楼层及电梯的监控已经初步锁定嫌疑人，那个不甚清晰的画面传到扫黑领导组时，正负责建立信息共享目录的邱小妹惊得跳起来，奔向几位大员尚在开会讨论的会议室，急急说了一句：“郭三枪出现了，他在小区里打伤了监护民警，司令婕可能已经遭到劫持。”

三个组的领导一愣，刚说到郭三枪这个反社会人士的危害性，这就一语成谶了，在打黑的风头上挟持知情举报人员，这还了得？!

“通知所有外勤组，马上围追堵截……不惜一切代价。”

程长峰拍案而起，带着一行同事匆匆奔向远程指挥室。

“嘀……嘀……”警务通手机长音告警，是案情信息，坐在树下靠着棵树的邢猛志懒得去看，像是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时光，靠的这棵树不知道是杏树还是李子树，刚抽了嫩芽，视线的远处就是瓦窑寨村，被周边一片田地包围着，从山里流出来一股不大的水，可以灌溉田地，把这个海拔很高的山坳坡地变成了世外桃源。

可惜没多少人愿意享受这种生活，村里尽是些留守老人和儿童，晃悠一天查得邢猛志都头晕了，问他们见过生人吗？人家回答，你们不就是吗？问他们见过不是村里的车吗？回答是有啊，拖拉机、大三轮。再问村里和附近有住的外乡人吗？回答是摇头，有年纪大的倒说了，外乡有村里人，村里哪来的外乡人。

问来问去离村最近的只有个扶贫项目，养猪的，离这儿还有十几里地都是土路，再远就到乡里了。

被一遍又一遍打击已经麻木的邢猛志慢慢从失望接近绝望了，要是没见外乡人住，要是没有可疑的车辆，那说明这个地方还是错的，如果这里是错的，那也就再没机会找到真相了。

瞄了瞄手机，靠在树另一头的武燕捅捅邢猛志问了：“哎，想什么呢？”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象田园生活，你看多美啊。”邢猛志有气无力

道。

视线向上，已经落下山头的夕阳，把天边染红了一片，是一种渐近的红色，红得通红，红得亮眼，在红色之下是绵延的山脊，那一条曲线渐近天边，仿佛站在山顶就能够得着这一幅绝美画境。

“我以为你想案子呢？难得见你颓废了啊，你说我是安慰你呢，还是打击你呢？”武燕笑道。

邢猛志干脆躺下了，有气无力道：“你看着办吧，不管安慰还是打击，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有种想自己了断的冲动啊，把我给憋屈的。”

“不用憋屈，这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不管他在哪里落网，都没多大区别……信息，还是打击一下你吧，死了心赶紧归队。”武燕把信息递过去了。邢猛志躺着看武燕的手机，一下子惊得坐起来了，愕然了足足一分钟才喃喃说着：“怎么可能啊？出现在云城？劫持了司令婕？胡浩最漂亮的那个小老婆？”

“嗯，各组开始围追堵截了，他跑不了。”武燕道。

“不对，肯定哪儿不对，这不是他的风格，出现在监控遍地的高档小区就够反常了，劫持一女的，就更反常了，这不像他的风格啊。”邢猛志道。

武燕辩着：“本身就不是正常人嘛，什么干不出来？”

“动机呢？要灭口直接拧断脖子多利索？要逼问，他和一小姐娘儿们有什么拉扯的？要敲诈？绑架？都不对啊，钱对他肯定没有吸引力。”邢猛志瞠然道，变态的人实在不好揣度。

把武燕问住了，她无语了，愤愤道：“归队命令已经来了，有话上车再扯，再拖就天黑了，你总不成真想在这里守株待兔吧……咦？!”

一辆大金蛙三轮车从远处“突突突”开来了，冒着黑烟，车上好像立了个什么架子，一个开车，一个扒在驾驶位置一侧，乡下拉煤拉柴拉猪拉羊拉粮食全是这架势，只不过这车的方向是冲着邢猛志和武燕来的，而他们的位置，离高速豁口处，也就两公里了。

“对呀，他们在城里打工之前，就是村里的，如果完全用农村的方式

隐藏，那岂不是水滴入海，无处可寻？我们是不是被思维限制了，交通工具为什么不能是农用车？”邢猛志魔怔了一样。武燕笑道：“绝望的人都会出现幻觉。”

“嘘……”邢猛志打断她的话，不让她说话，手在地上抓，把自己脸一抹，更黑了，顺便往武燕头上脸上一抹，边抹边警示别吭声，眼看着那车快接近了，邢猛志远远吼着：“大哥，去哪儿哩，进城捎俄(我)一截。”

活脱脱的方言，是这两天才学的，配着泥污吧唧的脸，扮相绝对没问题，那开车的汉子顺口道：“不进城，自己走吧，懒死球你。”

“你妈×，车翻了栽死你。”邢猛志出口恶言，骂了一句。

那坐在驾驶位置的伸着脖子吼着：“你妈了个×的，有种等着，再骂弄死你龟孙，你爷马上就回来了。”

武燕一言未发，已经惊呆了，不是被邢猛志的扮相惊呆的，而是被伸脖子的那张脸惊的，已经熟悉过无数遍的涉案嫌疑人终于见到一个活的了，这张脸凸嘴龅牙体貌特征极其明显，有个很牛的绰号叫：油机。

“呵呵，老天会眷顾绝望的人的……快，通知火山，高速的接货应该到了。我就不问你服不服了，从今以后，你不服也得服。”邢猛志说着。武燕已经通知了，此时两人仿佛浴火重生一样，瞬间精气神满满的，两人互视一眼，武燕猛地抱着邢猛志的脸蛋，狠狠地在他脏脸上吧唧亲了一口说：“爱死你了。”

邢猛志擦了擦脸道：“该你发飙的时候了，准备干活儿……等等，哎哟我去，我们的想象还是跟不上群众智慧啊，这法子打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两公里外的现场监控已经传到手机上了，看清了车上是个简易滑轮，油机正拉着铁链，往车斗一扣，噌噌一拉，把一个大箱吊起来了，司机在车下扶着方向，往下吊，就这么简单地完成了从外路到高速的送货。

“走，跟着我。”

“你跟我。”

邢猛志收起手机，武燕已经蹿出去了，两人瞬间把速度提到了极致，像飞一般一起奔在地里，抄近路直冲向目标。同一时间，也像打满鸡血振奋的华启凤自隐蔽处把车开起来，一加油，车倒着直冲向路面接货的车辆。

也在同一时间，午马专案组临时指挥部，最先发现异动的技侦疲惫的眼睛一下子睁圆了，当他看到这个传送方式，看到冲向嫌疑车辆的外勤车，紧张到吼起来："快来看，A组截住了嫌疑车辆，就在高速路上。"

人哗啦一声全围向他的屏幕，指挥部实时传来了丁灿的呼叫："发现接货车辆和嫌疑人油机，支援支援，呼叫支援，制枪窝点应该就在附近。"

话未说完，车倒着撞上去了，咚的一声，车尾撞上了对方的车头，华启凤持着卸轮的长螺丝刀，丁灿持着个车载灭火器罐，吼着就冲上去了……

狭路相逢

接货的是两人，被撞车惊得还傻眼着呢，就见一胡白发疏的老头操着螺丝刀冲上来了，车外接货的下意识喊："操家伙。"

车里被撞得七荤八素的人顺手抽出座位下的一尺长刀，叫嚣着开门，正迎上了丁灿。刀刚挥起来，丁灿一扬灭火器喷嘴，嗞地一股白粉，那人疼得乱跳乱叫，捂着眼乱挥长刀。这头华启凤冲过来，身强体壮的嫌疑人根本没把这瘦干巴老头当回事，顺手一弯腰拿着块大石头当武器，对着华启凤挥来的长螺丝刀不闪不避，要砸华启凤的脑袋。

可不料挥来的是虚招，华启凤蓦地手势一变，向上直刺，正戳中那人手腕，这大个子哎哟一声石头脱手，再哎哟一声，正砸中自己脚面。刚一蹲下，那螺丝刀已经戳他喉咙眼了，华启凤沉声喝着："别动，抢劫，再动捅死你。"

哎哟，这老头野的。丁灿吓了一跳，华启凤回头吼着小心，只见那迷眼的似乎看到丁灿了，挥着刀又冲向丁灿了，丁灿掉头就跑，边跑边说着："别管我，我对付得了。"

说着一回头惊恐吼着：“小心，车来了。”

那迷眼的紧张回看，机会正好，丁灿挥着罐往他脑袋上就是一罐，嘭的一声，那哥们儿晃悠悠倒了。这时候，他看到上面那俩传货的才惊醒过来，慌乱地掏枪，枪就搁在三轮车上，是杆气狙，华启凤在下头喊着：“知道你没干好事，见面分一半，否则我捅死他。”

持枪的油机一愣，气得五内俱焚、火冒三丈道：“你多大了还出来当车匪路霸，老子今天非送你归位。”

车驾驶位置的已经掏出家伙来了，不确定地问道：“机哥，敢不敢开枪？”

“这鬼地方怕个球……啊。”油机一掉枪口，不料下面老“劫匪”更机灵，一翻身躲进车另一头蹲下，成射击死角了，那个被挟制的刚脱身想跑，不料腿一疼，又惨叫一声坐倒了。

拿枪的油机吼着：“号啥玩意儿，人呢？”

“车底车底，他捅老子小腿。”

可油机再找目标，老头又缩回去了，还在大声喊着：“车下这箱归我们，各走各的，否则今天谁也走不了。”

“干死这老东西。”另一个怒道，也蹦下来了，不经意视线偏看到地里时，惊得又在尖叫：“卧槽，他们一伙的。”

“下去。”油机在吼。

“不是不是，机哥，后面后面。”

油机一回头，嗖的一声一物飞向他，他下意识后仰，都不及躲，嘭的一声正中龅牙，疼得一下捂住了嘴，手里的气动枪砰一声击发了，不过已经失了准头，另一个挥着手枪砰地一枪射向来人，那人咚地扑倒，这时候飞奔的武燕枪也响了。

“砰——”闷声。

“啊——”开枪的匪徒手腕中枪，捂着流血的手腕蹲地下嘶号开了。

“猛子。”开枪的武燕目眦俱裂在吼着，趴地上的邢猛志一下子跳起来了，一个蹲式射击，皮子拉到了极限，嗖一声，钢珠正中油机腿弯，捂着嘴跑的油机一个趔趄栽了个狗吃屎，被飞奔而来的武燕扑住，拧着胳膊铐起来了。

“大哥，货给你们一半，不不不，全给你们……啊？!”

受伤的这位正喊着条件，当看到武燕铐人时，一下子傻眼了，下意识要捡枪，被邢猛志啪的一弹弓打到另一只手上，他又疼又怕，几乎是哭着，委屈地被邢猛志揪走了，直揪到武燕跟前，和油机铐到了一起。

“你看着他们，我看看华师父。”

邢猛志撂下人，奔向地坎，手搬着坎塄跳到路面上。这里解决得更彻底，一个被丁灿打晕了，一个被华师父戳得不敢稍动，又跳下个陌生人来时，他紧张喊着：“大爷大爷，东西全给你们，让我们走吧。”

敢情把他们真当成抢劫的了，邢猛志和华启凤一使眼色，踹一脚骂着：“打伤了我们一兄弟，老子在路上抢了这么多年，头回见还敢反抗的，老大，咋办？”

匪气十足地这么一说，明显在请示年纪最大的，华启凤眉头一皱，思忖道：“这是批狠货啊，值老钱了，看来不能留活口。”

丁灿躲在车后笑，这是邢猛志边跑边急中生智想出来的，看来演得不错，一个狠茬儿一个老狠茬儿，恐怕没人能将他们当警察。果不其然，那人被邢猛志抽了裤带绑住手，一掀衣服盖脑袋时，立马崩溃了，直求饶着：“别别，大爷，大爷，我就一开黑车的，给人拉点货，我谁也不告诉，你们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兄弟，早死早超生，我们也怕报复啊。”

“别呀，我不报复啊，我做牛做马报答你们。”

“你不报复，货主会啊……哎，对了，这货从哪儿出的？告诉我们，饶你一命。”

“就就就……在瓦窑寨。”

“胡扯，我找了很久了，一直没找着。”

“不在村里……大哥，大爷大爷，您放了我，我立马告诉你们在哪儿，那儿好东西多呢，这点就是个零头。”

邢猛志和华启凤相视一笑，邢猛志吼着：“先说，反正又不远，弄死你我们照样找得着。”

“哎哎，村里往北土路一直走，好像不远。”

“你都不知道还想活命？”

“大哥，大哥，大爷，别价，我就在村口接过人，我也没去过啊。”

“那趴地上，好好趴着，不许动啊……把那个弄过来，拿瓶水把他们弄醒。”

华启凤吼着，一辈子从警估计就这回最嚣张，吹胡子瞪眼吼着，那位被弄醒的先被老头的凶相吓了个激灵……

“我的天哪!”

聂敬辉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场猝来的抓捕，看着打开的一个箱子里，整齐的气狙，又升级了，燕尾居然是精美的木托，红漆，足足四大箱，就这么被个临时凑合的外围侦查组给全端了。

“支援，呼叫支援，谁在指挥部？”

丁灿的声音传来了。

这时候全员傻眼了，警力部署图上，能动的机动组都在向云城一带靠拢，聂敬辉问道：“最近的外勤组有多远？”

“八十五公里……瓦窑寨已经接近省界了。”一位技侦瞠目道。

这可岔路了，那头郭三枪刚露面，这头枪窝出来了。

“没有其他警力？”

“只有高速交警。”

“不管什么警，马上联系，调最近的两个组，不，四个组，驰援瓦窑寨，限他们半个小时，不，二十分钟赶到……”

聂敬辉疯了一般吼着，技侦开始呼叫各组，这时候他才拿起了通话器道：“传货的开枪了，没人受伤吧？”

“没有，下面这俩是新手，把我们当成抢劫的了，他们交代在村口接过油机，是油机常雇的一个黑车司机，往回送的时候，也送到村口，到村口就有三轮车来接。猛子判断，窝点很可能就是当地一个扶贫养殖项目用的场地。”

“好，支援估计得三十分钟左右，你们原地待命。”

“是!”

聂敬辉挂了通话，回头叫着：“把卫星测绘图投影上来，向省厅申请一个卫星信号捕捉，瓦窑寨这一带的山区。”

忙碌开始，不过不像以前那么病恹恹的，一个个兴奋到手发抖，心也抖。这时候听到消息的任明星和乔蓉先后奔进来了，两人和其他人没区别，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变成现实的想象，被无数人嗤笑过不止一回的推测，和猝发的案情几乎一致，都惊愕到久久未语……

此时，邱小妹像发神经一样，噔噔地飞奔出扫黑领导组的指挥部，几乎是撞开了会议室的门。一进门众大员正在盯着各路追捕郭三枪的警力实时画面，都愕然看着这小姑娘，程长峰面带愠怒，这太不懂规矩了。

“怎么了？这么冒失？”宋玉河斥道。

“他们，他们……他们截住了一批枪支。”

邱小妹刚汇报，信息随即到了，程长峰惊得跳起来了，这头的通信码一接驳着，午马市的实时画面给传过来了，全部吊下路面的四大箱枪支，让在座的齐齐起立，后背一阵发麻，巨大的惊愕和着巨大的惊喜，都惊呆了。

“总队长，支队长，午马的警力一个小时前全调来了，现在瓦窑寨一带是空当，只联络到了一个值班高速交警，他们这个班只有三个人，最

近的外勤八十五公里，已经开始回返了，不过现在是路面行进高峰区，得一个多小时……”

还没汇报完，程长峰着急地吼着：“不管什么警，能用的全往上调，联络最近的派出所，所有警力全部调上去，一个不留……以总队的命令联络。”

“是。”

邱小妹可能从来没有经历如此激动紧张的情况，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一应声，急奔而走。

此时众大员还未从这种震惊的案情惊醒过来，过了好一会儿孙进主任道：“总队长啊，不是亲眼看到我都不敢相信啊。”

“他们只有四个人？四对四抓捕啊？怎么还有个老人？”另一位愕然。

“哦，那是我师父，全警知名的痕迹追踪专家华启凤带的队，这是我们追枪的一支王牌小组……那边别管了，宋支，你马上赶往瓦窑寨，如果有窝点……不，他们的判断绝对是准确的，制枪的窝点就在瓦窑寨一带。”

程总队长不吝赞美地介绍了这支王牌小组，宋玉河羞愧地低着头，幸好领任务了，他匆匆离开会场，往瓦窑寨而来了……

最后一位受伤的被从地塄上吊下来，武燕跟着跳下去了，两个铐在了一起，另外两个鞋带腰带绑着手和腿，四人躺尸似的在高速路外空地上躺了一排。本来没武器，缴获上来了，丁灿正美滋滋地端着一杆气狙看管着被俘的几位。

“华师父。”他回头，老头正惬意地抽烟，一应声，丁灿笑问道，“您以前抓捕也这么扮劫匪？”

“什么都扮过，不过扮劫匪有好处啊，你喊你是警察，他们根本不惧，还敢死命反抗，劫匪就不一样了，反抗就往死里弄。”华启凤得意道。

“什么个情况？”武燕在上面没听到下面的审讯，邢猛志一介绍，她

皱眉了，“三轮肯定跑不远，应该就在附近。”

可是……剩下那俩真从枪窝里出来的，就不好审了，邢猛志和华启凤、武燕使着眼色，三人佯作随意谈话，就听武燕道：“总队支援再有十几分钟就到了……郭三枪落网了，我们可以回去了啊。”

“都追了他一个月了，累死了，我得好好洗个澡。”邢猛志道。

“领导真不够意思啊，端窝点的让其他组去，给咱们派这么点小活儿，没劲。”丁灿道。

仿佛嫌这个团伙不够玩似的，很失望，不过听到油机耳朵里就不一样了，他惊得嘴一哆嗦，耳朵一动，竖起来了。

“哎，那个龅牙的，你叫季东顺，绰号油机，对不对？”邢猛志俯身道。

被铐着脸朝地面的油机哥“嗯嗯”连声，嘴还流着血。

“说点情况呗，算你立功，想好啊，再过十几分钟攻击发起，你说我也不听了。”邢猛志道。

油机愣了，似乎在斟酌话里的真假。

“你就一马仔，替人家往死里扛啊？我都懒得问你老大是谁，杜攻城管内，郭三枪管外，二米、小顶、秃轴……以为钻山里就找不见你了？”邢猛志不屑道。

“啊？这你都知道？”声音愕然，说话漏风。

“当然知道，说吧，和郭三枪的印证一下，场里还有几个人？”

“六七八个。”

“到底几个？六七八个是几个？”

“没数，今天有拉货的。”

“还有多少枪？”

“几十箱。”

“多少？”

“几十箱。”

油机说话口齿不清了，重复一遍众人才听清楚，一下子被吓得眼神发滞了，几十箱？!一箱十支，大几百支啊。

“哦，才这么点啊？你数清了没有。”邢猛志压抑着震惊随口驳道。

“那没装箱的，我也没数啊。”

“呃……”武燕一不小心抽了一下，这些法盲这回玩得大过天了。

“再问你一句，场上能听到枪声吗？”

“不知道。”

“这儿离场上多远？”

“不知道。”

“你再说不知道，以前说的可就白说了啊，还得加上一条袭警罪名。好好说话，从场里到村里，开车用了多久？”

“没数，拉泡屎的工夫。”

这货给了形象的比喻，形象到华启凤皱眉了。他招招手，把武燕和邢猛志招过来，忧心道：“不保险啊，不管是听到枪声，还是长时间这俩没回去，都有可能察觉，天已经黑了，这只要走进山几里地，恐怕就得放弃抓捕了。”

“那怎么办？”武燕发愁道。

“啧，现成的武器，兵贵神速，打他个猝不及防。”邢猛志脱口而出。

武燕瞪着他，华启凤呵呵笑了，道：“外勤第一要务是保证自己安全，现在的情况属于不适合抓捕，必须等待支援，猛子还没在外勤抓捕上办过案吧？”

“可不，没听他是亡命徒的打法？”武燕斥道。

邢猛志撇嘴，不过华启凤却站队了，一揽邢猛志的膀子道：“我同意他的建议，枪是现成的，兵贵神速，千万不能让他们反应过来，最低的限度，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堵在场里，哪怕是附近待命，也好过在这里啊，万一跑了，这么大山地可就难了。”

“可是，师父，他们……还有这几个被俘的。”武燕为难了。

“哟，这个……”华启凤正为难间，“嘀呜嘀呜”驶来了一辆标着“高速交警”字样的警车，车就近泊停。三位交警奔向他们，敬礼致意，说明来意，华启凤大手一挥：“正好，这些被俘的嫌疑人和枪支交给你们看管，有铐子吗？没有皮带给我……没有枪就用这个，已经充好气了，谁敢乱动或者试图逃跑，直接打脑袋，死活不论。”

三位交警惊得手哆嗦地接过了气枪，眼看着四个攀着石塄上地头，一个接一个上去了，最后上去的小个子似乎还起了争执。

有人说：“火山你留下吧，你小样儿不管使。”

有人说：“小看谁呢？没我和师父，你俩差远了，抓这么几个货还开枪。”

有个女人在说：“你俩别胡来啊，我们是守路待援，他们半个小时根本赶不到。”

另外一个在说：“赶到黄花菜也凉了，燕子你平时那么凶就只能吓唬自己人？”

下面的交警面面相觑，头顶地面上三轮车“突突突”响起来了，朦胧的夜色中载着四人上路了，直到此时他们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来，看着被抓的四人以及四大箱枪支，总觉得像做梦一样不真实……

“聂处长，聂处长……”

乔蓉怒气冲冲出去了，背后跟着义愤填膺的任明星，刚进门的聂敬辉一扭头，又走了。

乔蓉可不客气，追了几步挡在聂敬辉面前气愤道：“违反命令，违反条例，为什么不拦住他们？”

指挥部里看到最后的实况是几人离开，那时候都看着聂敬辉，而聂敬辉却一言不发地到走廊抽烟了，任明星要抢指挥步话和前方通话，可惜没有回音了。一位技侦提醒他：“他们肯定暂时关闭了通话。”

默许!任明星瞬间瞪向聂敬辉，聂敬辉像做错事一样逃了，这一刻和他同仇敌忾的乔蓉心思相同，两人不约而同地堵上来了，如果说别人可以坐视的话，他们俩做不到，毕竟一路走来，已经视同手足了。

被质问的聂敬辉又慢腾腾地点上支烟，任明星愤愤道：“卑鄙，你和他们悄悄说了什么？别人认你是上级，我是辅警我不怕你，他们才四个人，有危险怎么办？万一有回不来的算谁的错？”

“聂处，拦下他们吧，这个任务太危险了，截住是运气，运气不可能一直跟着他们。那个武器库很可能有手枪和半自动步枪，真要接上火，我们外勤组未必有优势，您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安危？”乔蓉拦着任明星，口气软了。

“我最后一个电话是直接拨给邢猛志的，他说……他说……总要有为众人开路的，不管辅警还是刑警，是警察就不会坐视，不管谁在这个位置都会冲上去，因为这是迅速终结枪祸的最好机会，他们……他们……所以他们集体抗命。这是……自我从警以来第一次让我觉得感动和羞愧的下属抗命，因为突发情况，因为事前预估偏差，不得不让他们扛着……如果想骂我，我认了，已经过去二十五分钟了，我们还要争执这个吗？”

聂敬辉声音低沉地说道，他扔了烟头，表情极度难堪，这个默认让他在下属面前无颜以对。

乔蓉慢慢地让开了，任明星慢慢地让开了，聂敬辉踱进了指挥部，他正正心神，挺胸膛，拿起步话呼叫着：“B1、B2、B4、B6组，汇报你们的位置。”

“我们还行进在高速上，出省路重卡太多，速度根本提不上去。”

“B6组距离目的地还有二十四公里，我们最快。”

“B2组汇报，我们正在绕向刘峪入口，距离目标地还有三十公里。”

“属地派出所，汇报你们的情况。”

“报告指挥部，我刚接到命令，已经在路上了，瓦窑寨是我们乡里最远的一个行政村，路程有二十七公里，都是山路，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不占天时又无地利，聂敬辉侧头看看窗外已经黑沉沉的天，他的脸色阴郁得吓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袭来，让他因为紧张而眩晕。紧张源自他的抓捕经验，其实真正的警匪对决，往往都是在某种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发生，警察未必永远是优势，匪徒也未必是劣势，就像今天，可能会是最差的那种：狭路相逢!

有危无惧

十九时二十四分，云城解放北路公安检查站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影像，嫌疑人郭三枪嚣张到抢的直接就是专案组的配车，唯一的改动是把车牌号遮挡住了，就这么扬长地穿过了云城市驶向高速路。

更嚣张的在后头，进高速他拿着周芬琴的警官证，愣是吓唬得小收费员给放行了，就那么蹿上了高速。

从四面八方汇集的警车迤逦进入环城高速，此时距郭三枪离开已经过了三十分钟，而在监控里，并没有发现被劫持的司令婕，正面照只有一人，看不清后座。

照片传到孙进主任手里，他一时间无法判断被劫持人员的情况，喃喃道：“他劫这个人干什么？莫非郭三枪是受胡浩的直接指使？”

“应该是，他们是狱友。”宋玉河道。

“在王峰家门口开枪的，找到可疑人员了吗？”孙进问。

今天的事出得太诡异，像是乱七八糟的线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王峰家门口的车被枪击，跟着是司令婕被两次拦截，第二次直接打伤了警员，还有午马市界上的枪支，仿佛集中在同一天出事似的，让专案组应接不暇了。

“能联网的监控查不到。”

“小区的监控线路被破坏了一截。”

“第一次拦截司令婕的嫌疑车辆找到了，扔在农贸市场……留了半张脸，正在查找。”

几位技侦依次汇报着。听着不确定的汇报，看着技侦接驳几处路面监控影像的画面，更奇怪的事发生了，被抢走的那辆专案组的车，消失了。

似乎驶出不到二十公里就消失了，技侦截取了前方发案时间十几分钟的监控，快进却没有捕捉到，他愕然瞪着，不知道该怎么汇报了。

“弃车，肯定弃车换乘了。”程长峰道。

“那就麻烦了。”孙进递着照片，请求了句：“把这个嫌疑人的资料给我看看，扫黑还没遇见过敢抢专案组车、敢打伤警员的人。”

“哦，这都不是第一次了……小邱，传给孙主任，别吃惊啊。”程长峰道，不过说也白说，信息到手机上刚扫几眼，就听孙主任啊了一声，然后面带苦色，愕然看着程长峰，似乎不相信这个年代还有这种罪犯似的。

“背了不止一条人命了，我主要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抓他，二是找枪，而且抓他排在第一位……哦，对不起，接个电话。”程长峰道，一接电话，似乎午马专案组汇报了句什么，他勃然大怒吼了句：“胡闹，谁下的命令？老聂你没疯吧？就他妈疯了也不能这么干!”

一室警员被猝来的吼声吓了一跳，程长峰晓得失态，踱到了室外，在楼道里吼，可奇怪的是几句之后沉默了，默然无声地回来了，脸阴沉得可怕，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人敢问……

“组长，你看。”

“指挥部指挥部，发现被抢车辆。”

“马上检查。”

“是。”

拔枪，上膛，司机急急刹车刹在高速路隧道应急车道上，一打应急灯连司机带队员冲向车辆，几支枪直指窗口，应急手电同时间射向车

里。

可惜，早已是人去车空。

四名队员自动分开，一位站在车后疏导高速车辆，余众迅速检查，应急灯下，后座散乱地扔着口红、化妆盒，座位下扔着个女人的包，离车数米还掉落着一只白色的高跟鞋，追捕队员失望地重重一叹气。

晚了，司令婕肯定被劫她的郭三枪换车带走了。

扫黑领导组里，几位大员脸上俱是失望之色，只得下了扩大搜索范围的命令。

执法能及时地阻止违法的机会并不多，虽然是预料的结果，可仍然避免不了失望。程长峰一拍孙主任的肩膀安慰道："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相当强悍，已经不是第一次从我们手里脱逃了，上次我是埋伏都没有捕到他。"

这是告诉孙进主任想开点。孙进脸色难堪道："程总队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把人劫走了，还打伤扫黑警员，这要传出去，我们可是颜面无存啊。"

"我要的是他的脑袋，要脸何用？小邱，和午马专案组直联，那头快开张了。"程长峰看了看表，联结建立后，他俯在屏幕左近直问道，"他们到什么位置了？"

"位置无名，只有坐标点，据目前分析，这个地方叫老贯窝，距离瓦窑寨十二公里，全是土路，是乡镇一个扶贫项目点，项目负责人叫高俊亚，据地方派出所反映，应该是个套扶贫款的空项目，根本没有运营，不过建了一个场地……高俊亚已经被控制，他根本不知情。"聂敬辉道。

屏幕显示是测绘卫星图，在群山环绕的地方，能拍到一个四方的场地，不过仅限一个场地，聂敬辉解释着，不具备实时卫星传输信号的条件，现在只能依靠前方人员的手机4G信号传输，不过天色已黑，传输回来根本无法辨认。

"后续需要多少时间？"程长峰问。

"快了快了……不过，高速来的车上不了乡路，派出所的车走的是乡

路，可还需要点时间，车抛锚了……”聂敬辉给了一个更差的消息。

“老聂啊，要出点事，那简直是我们也在犯罪啊……通知外勤组，让他们跑步前进，时间就是胜利，哪怕就爬也要爬到老贯窝。”程长峰命令着。

“是。”

“他们的实时信号传回来了。”

“是。”

对话结束，不过莫名地觉得程总队长情绪不对，声音苍凉，信号传输时，孙进终于有机会了，他小心翼翼问道：“总队长，出什么事了？”

“可能找到制枪窝点了。”程长峰道。

“那好事啊？!”孙进兴奋道。

“他们截住枪支和这里是同时发现的，几乎全部警力都调云城了，那儿只有一个组，抓捕现场又开枪了，没办法，只能他们顶上去了……这些王八蛋要是跑进山里，恐怕调支部队都逮不全。”程长峰道。

“那……不是您的王牌小组吗？”有位大员问。

“追踪的王牌啊，一位痕迹专家，我师父，今年六十九了，还有两位辅警加一位女警。”程长峰道。

这话一出，全场噤声，可能比郭三枪脱逃还让在场人员吃惊，这种战斗力，顶多抓个赌查个身份证，端枪窝肯定差太远了。

静默间，邱小妹接到信号了，她莫名地手颤抖了几下，摁了接收，然后一片黑漆漆的，只能听到“突突突”的三轮车声音，摄像传输回来的景致根本不可辨，但能听到熟悉的声音：“这儿岔路了，第二个岔路口，猛子做好记号。”

“好嘞。”

停顿未久，三轮车声音渐停，丁灿的声音：“行了行了，不敢再往前靠了，声音的传输距离晚上比白天远，这儿应该没有听到枪声。”

“就听不到，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也该警觉了。”邢猛志的声音。

华启凤的声音：“下车，堵路，找几块大点的石头，这帮兔崽子，今天让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轻轻的笑声，丁灿在说着：“老爷子您还这么野，甭退休了，回头带个队继续干呗。”

“你以为我不想？领导不同意，我徒弟里支队长一大堆，嘿，翅膀硬了都不给面子，嫌弃我了，让我养老，受不了受不了。”华启凤道。

“那这次功劳算您头上，哦哟，把大小领导都挨着个儿打一遍脸啊。”邢猛志道。

“早该打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警察警察，要有的是警于事前的判断和察于事后的能耐，做不到这个，就不合格。铁警是实战练出来的，不是办公室坐出来的。”华启凤道，此时惊醒了，好奇问着：“小丁，你干什么？还录着？”

“啊，已经传回去了。”丁灿促狭的声音。

“掐了掐了，赶快掐了，家里的领导都在呢，让我个退休老头说三道四多没面子。”华启凤紧张道。

不过只是引起了一阵更多的笑声，画面中止了。

此时在屏前的邱小妹，莫名地忆起了毒王案里两人相处的时光，她有点怀念那段时光，虽然危险，虽然紧张，可在那种刺激的氛围里能真切地感觉到从身体里不知道哪个部位迸发出来的激情和豪迈，总好过这里，只有一种很不爽的感觉叫：担心。

此时在午马市专案组临时指挥部，前方的说笑没有引起哪怕一点共鸣，仿佛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情绪，让这些惯看警察队伍以排山倒海之势抓捕嫌疑人场面的技侦肃然起敬。

勇气，谈笑和从容的勇气，毕竟是最让人折服的一种。

“作为这里的指挥员，我很惭愧，华师父说得对，没有警于事前的判断和察于事后的能耐，是不合格的。”

聂敬辉幽幽道，惭愧却不羞愧，反而像重燃他曾经激情似火的记忆一样，他铿锵道：“不过我也很庆幸，庆幸我所在的团队里，在我们一代一代警察身上，薪火相传着一种精神，它总是激励着我们每一位身着藏蓝银徽的在危难时刻冲在最前沿，也总是在这种时刻，让我们的队伍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从来不相信运气，即便有，今天也必须站在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心存正义，而正义，必胜!”

安静了，临时指挥部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清清楚楚，嗡嗡的主机声音里，传输的画面嗞嗞的电流声音，保持着静默最早接近窝点的丁灿传回来了珍贵的现场实时画面，画面上两盏灯亮起来了，是一辆车，似乎满载着东西准备出发。

要挪窝了？对方警觉了？

指挥部里，所有人的心一下子提起来了，因为此时，后续的外勤刚刚到达高速路口，距离老贯窝还有十余公里的山路……

丁灿把微型摄录仪绑在一棵树上，小心翼翼地用口香糖粘住了闪闪的蓝光点，这个光点如果不遮住，黑夜里会看得格外清楚。

做完了这一切，他又看向远处，几个人在搬东西往车上堆，发动着的车是辆皮卡，看样子是准备走了。他退着爬回了路下，对俯着等他的几人道：“能看到最多四个人，三个搬运，一个坐车里，似乎准备走，车都快装满了。”

“支援赶不到了啊，要堵死得有场火拼了。”华启凤道。

“油机说六七八个人，差不多能干挺他们吧？”邢猛志道。

武燕黑暗中翻了他一眼骂道：“你没看出那个货有点不识数啊……人员不明，装备不明，属于抓捕最难控制的情况，你懂个屁，你以为是你混黑社会时候两拨流氓火并呢？”

“这得统一领导啊，华师父年纪最大，你是正式刑警，我呢是临时组长，到底听谁的嘛。”邢猛志牢骚道。丁灿郁闷了：“我去，敢情仨领导，就我一职工，还是临时的。”

“必须听我的，有我在轮不着你们辅警挡枪子。”武燕很彪悍地夺权了。

这话听得邢猛志和丁灿齐齐瞪眼了，咬牙切齿道：“再拿辅警不当警察，我俩跟你急啊。”

华启凤一听吹胡子瞪眼了：“都闭嘴，我是师父听我的，就凭我抓的人比你们见的人还多，谁犯犟我抽谁……都听着，我们现在两条短枪，子弹九发，两支气动武器，铅弹虽多，但如果不击中要害根本无法解除对方的战斗力……所以，我们这么干，掐头，拦腰，捅屁股……他们一分兵，我们就占据绝对优势了，只要能拖住十几分钟，一切就盖棺了……我在前面；猛子、燕子，你俩在中间，下手狠点；小丁，如果有第三个人，就是你的了，就刚才路上那水平，往死里弄。”

武燕和邢猛志刚觉不妥，丁灿一回头道：“开动了。”

“快，隐蔽。”华启凤一命令，武燕和邢猛志一左一右往路下钻，丁灿爬着攀上了麦地里，华启凤却是悠悠走到破三轮车的后面，车横亘在路上，成为一个天然的路障了，这儿的地势低，下面看不到上面，上面路上也看不到下面，不过已经渐渐听到了汽车轰鸣的声音越来越近。

蓦地车灯光一照，转过来了，司机的视线里看到了三轮车，车上站着位老头，他一扬手，手心里警证上的国徽在车灯下熠熠生辉，司机和副驾一伸脑袋，傻眼了，咋这么戏剧化呢？就一糟老头，还在扯着嗓子吼：“警察，停车检查。”

卧槽，司机给惊得不明所以，下意识一踩刹车，副驾上那人伸脖子定睛一看，愕然道：“是咱们的车，还有这么老的雷子？你见过吗？”

“不能吧？!警察也有山寨的。这也太假了吧。”司机惊讶得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

华启凤站在三轮上大吼着：“我怀疑你们私藏武器，下车，手抱头出来。”

司机抄着枪开了门，副驾的一拔枪，直接要开火。

“啊？!”副驾上人惨叫一声，拔枪的手像折了一样，是有人在车外敲了一棍。这头司机刚开门，脑后就被顶上枪口了，然后听到了女声：“不许动，敢动打死你。”

这山炮吓得一惊，不动了，不过武燕分神一刹那，他一推武燕，一

个懒驴打滚翻了个身，回身持枪朝着武燕射击。

“砰……”武燕开枪了，正中目标。

“砰……”对手开枪了，枪打在轮毂上，偏了。

武燕旋即第二枪又击发了，一枪在胸上，一枪在颈部，司机一歪头，脖子血涌如注。武燕一伸长腿，踢飞了他的枪。

另一头的流氓打法可没这么惨烈，被枪托敲了胳膊的匪徒，跟着被邢猛志拽下了车，稍一挣扎，邢猛志又是一枪托敲在腿弯上。那人惨叫着扑倒，举着一只手投降，连连喊着：“别杀我，别杀我……”

“里面还有几个人？”

“四个，不，五个。”

“谁在？”

“杜总、小顶、秃轴，再有不认识。”

讯问刚两句，“嘭嘭”两声闷声，打在车顶左近，溅着火花，武燕大喊着：“快找隐蔽位置，是八一杠。”

邢猛志拖着被俘人员到了车前，华启凤钻在前面的三轮车后面，武燕一挪位置，和邢猛志到一起了，她抽着那人的腰带把这人两手一缚，疼得那人哇哇乱叫，不过此时可顾不上客气了，武燕摁着人往车底一塞，捎带着把他两条腿也绑一块了，就是鞋带绕的动作也利索无比。邢猛志趴着看看远处，枪声再响着，他做了动作，“咚咚”两声，把车灯打灭了。

一下子全黑了。枪声停了……

“八一杠在二楼射击，他们也把灯关了，我看不到了。”

丁灿在麦地里喊着。

“三点我，小丁九点，你俩守中路，压制住他们。”

“等一下，把你们手机放到不同方位，一会儿设定目标。”

黑暗中，华启凤把手机往车顶一放，弓着身溜了。武燕和邢猛志分别扔着手机，两人匍匐着慢慢靠近大门。丁灿最机灵，钻在麦地里蹿了不远，一拨手机号，远处三轮车上的手机响了，黑暗中看得格外清晰，跟着招来了“叭叭叭”一连几发子弹，手机被打灭了。

趁着这工夫，几人加速靠近，第二次皮卡车上的手机嗡声亮了，又是叭一声枪响，子弹在车顶溅起了一片火花。

第三次手机又亮了，哟，枪声不响了。

丁灿郁闷地骂了句：“还挺聪明，不上当了。”

车灯和场里的灯光全灭了。警察这头面对的一支半自动步枪，火力优势太大，而对方折了两人一时间肯定摸不清底细，轻易不敢冲出来，遗憾的是也不敢跑，场地后面就是山，可惜环绕着一大圈麦地、桑园，想藏容易，想跑可很难不搞出动静。一搞出动静，这视线毫无遮掩地肯定要成为活靶子。

于是这场刚刚激烈起来的对决，诡异地出现了片刻的宁静……

你死我活

快……快……接上火了。

席双虎吼着，出了村上了土路，从高速路弃车一路疾跑，早就逼出一身汗来了，他稍等了下后面的三位队员，都在气喘吁吁，他提醒着：“保护好武器，还有几公里……等等。”

后面一辆警车上来了，终于到了，外勤的车扔在高速上上不来，就差代步的了，几位等在路边，截停车辆，司机还没停利索，席双虎就把人揪下来了，一指身后道：“带枪的留下，其余的跑步到高速路口，协助保护现场，那边有三个嫌疑人。”

几位挤上了车，派出所留了两人，五人挤进车里，一踩油门，车轰鸣着飙起来了，这时候，他们已经隐隐地听到了枪声……

午马市的临时指挥部，听着传输里“砰砰”“叭叭”的枪声，每个人的心都跟着枪响在跳，哪怕是警察也难得见一次真枪实弹，今天算是见全了，手枪、半自动步枪接连响着，在摄录里甚至能看到远处二楼窗口枪

管里冒出来的火。

连续几部手机信号消失后，静默时聂敬辉才反应过来，这是疑兵和拖延之计，刚刚一喜又忧虑了，对方不傻，几次射击后就不上当了。

“快点，快点……”

乔蓉在默念，第二组外勤到场了，看到他们也开始跑步前进了。

“慢点，慢点……”

任明星比现场的还紧张，期待着黑暗里那些匪徒慢点，再慢点发现邢猛志他们的企图，哪怕再争取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饺子就包圆了。

“这是支半自动步枪，火力太猛，五厘米的车门都会打穿。”

乔蓉紧张地喃喃道，不说还好，她这位枪械专管一说，倒让全组的都紧张起来了，就武燕一个人配枪，可怎么挡住那些人啊？

“有位经验丰富的华师父，还有缴获的武器，不用太担心，我们清楚他们的实力雄厚，可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现场的实力单薄，这个绝地人迹罕至好是好，不过这会儿，要成作茧自缚了。”

聂敬辉轻声道，嘴里说着不用担心，他自己却担心得双手发抖，黑暗多数时候是罪犯最好的掩护，只盼着今天也成为己方人员的掩护。因为黑暗，敌方摸不清虚实，越摸不清虚实，那恐惧就会越大，心神一乱只要误判，哪怕是几分钟的误判，只要在这个时候没有强行冲出来，那等待他们的只有一个结果：

灭亡!

秃轴收回了枪，手不自然地抖了抖，他使劲地把手在枪身上磕了磕，疼痛让他恢复了知觉，躲在二楼的墙后，颤声问道：“杜总，咋办？”

“你看清了没有，到底什么人？”杜攻城黑暗中发话问。

“除了雷子，谁还敢招惹咱们？路上走货的肯定被端了，油机估计把咱们都卖了。”秃轴牙咬得嘎嘣响，不知道是仇恨，还是惊恐。

“杜总，咋办？”

“咱们跑吧。”

“傻×，你跑跑试试。”

杜攻城说道，蜷在墙后建议跑的，反而不敢出去了，这黑灯瞎火的，谁知道有几支枪在等着？

“那不能在这儿等死啊？就这事十个脑袋也不够毙的啊。”一个匪众小声说道。

黑暗里噌声响起，秃轴把一箱东西踢过去了，他眼往外看着说着：“抄家伙，你一颗头，我一颗头，打烂去他球……嘿，轮子。”

回头时，有个胆小的货开后窗准备溜了，秃轴气得端起枪来了，不料被同伙一把扑上来压住求着：“秃哥，我们就拉个货，没您那胆啊，后面就是山，跑吧……杜总，一起跑吧。”

话音方落，嚓一声，气动武器的声音，半个身子趴出窗外的一声惨叫，又缩回来了，几个试图跑的，吓得不敢伸脑袋了。

这时候，外面的传话响起来了。

“杜攻城，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们被包围了，马上缴械投降。”

“杜攻城，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们被包围了，马上缴械投降。”

同样的话重复了几遍，好像还不在一个方位，秃轴心下慌乱地朝着门的方向，咣咣咣打了半梭子子弹，又俯身捡着几个土炸弹，一开门，嗖嗖扔出去。

“轰……轰……轰……”这炸弹威力一般，可响声奇大，扔出来的时候武燕警觉了，飞步扑向邢猛志，抱着他连续几个翻滚钻进麦地里了。邢猛志被抱得晕头转向，只听见嗖嗖乱飞的弹片，两人刚喘口气，上面那货疯也似的往外乱扔土炸弹，轰轰轰围着场周围爆炸，似乎是借着爆炸的火光寻找目标，看着可疑的地方，抬手就是一梭子子弹，那步枪的子弹嗖嗖飞在左近，吓得几人不敢稍动。

“狗日的，干不过啊。”邢猛志钻在麦地里恨恨道。

“干不过也得干，要压制不住跑起来，那就更挡不住。”武燕道。

“也不知道后面怎么样？”邢猛志小声问。

“华师父是当教练的玩枪水平，应该没事……这个距离打不到啊。”武燕目测藏身地，有四十米左右，超出手枪的有效距离了。

“拿这个。卧槽，火山放火了，这蔫巴货干坏事比我还手快。”邢猛志抽着腰里的自制燃烧瓶，这是三轮车里抽出来的油，瓶子是车上的啤酒瓶，两个简易燃烧瓶，丁灿已经点燃了一个，场边的麦秸堆，火苗已经蹿起来了，隐隐可见场里二楼轮廓，邢猛志和武燕咬着耳朵商量着，武燕有点怀疑地问：“行不行啊？”

“不知道，试试。”

“不行，太危险，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后悔一辈子。”

“扯什么一辈子淡呢？你找不上男人，准备赖上我了？”

“是啊，咋啦？”

“嗯？!”预料中的互怼没出现，出乎意料的表白却出现了，邢猛志哧地一笑，头埋进土里了。武燕却是一手压着他道：“你别动，我来。”

“别动，一起来，不分神你没机会。”

“你那么干太危险……”

“你一个人干更危险。”

正争执着，又一颗土雷扔出来了，远远地炸响了，似乎是华师父隐身的地方，半梭子弹扫过去，哑火了，不知道是卡壳还是换弹匣。

这时候邢猛志和武燕像心有灵犀一样，同时蹿了出去，一个飞奔向门口，一个飞奔向墙外，一靠住墙邢猛志拿着燃烧瓶一点火，借着奔跑的冲势奋力一扔，大吼着：“你们被包围了，马上缴械投降。”

说着飞奔起来了，边奔边拿着缴获的短枪砰砰砰朝二楼窗口的方向速射，只有三发子弹，打完一扔，掉头就跑。他眼睛的余光已经瞅见了，燃烧瓶在二楼楼梯上烧起来了，那个方位已经能看清了，这时候只

要枪口伸出来，瞄准的肯定是他。

“狗日的，干死你。”

二楼窗口，秃轴将枪调成了点射，“嘭嘭”两声，继续一移准星，追射着那个身影。

此时武燕已经从门柱伸出枪来了，那支枪射击过一次后，她看准了隐藏在窗后的手，这是次估射，看准机会，她做了一个违反常识的动作，整个人蹿进了院子，大吼一声：“嘿，这儿。”

吓得秃轴一哆嗦，枪口下移，电光石火间武燕双手持枪，“砰砰砰”连续四发，打尽了子弹，跟着几个翻滚，靠近了楼梯的掩护，一靠进掩护，急喘着气还在大声喊着：“你们被包围了，顽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马上缴械投降。”

她听到了惨叫半截的声音，听到了有人扑倒的声音，似乎是打中目标了，听到了楼上的尖叫，似乎对方乱了阵脚了，最猛的火力终于哑了。这时候院外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嗒嗒嗒”清晰的微冲声音，还有此起彼伏的喝令投降的声音，奇怪的是，楼上再无动静了。

支援没到啊？什么声音？

邢猛志趴着循着声音，却看到丁灿瘦小的身影一闪而逝，声音在院墙上响，应该是步话的传音吧。他刚歇口气，却看不到武燕了，急得蹿到门口往里瞅，这个角度却怎么也看不到武燕在哪儿。

这光景不敢喊也没法儿找，他一下子心慌了，恰在此时，“砰砰”又是两声枪响，似乎在二楼，跟着惨叫声起，一刹那邢猛志头皮一麻，这狠娘儿们自个儿冲进去啦？

这个刹那他似乎没有了思想，双手一掰，两腿一蹬，攀着门柱噌噌上了围墙，弹弓上手，沿着一砖宽的围墙疾步奔向最近的窗户，手指一捻，钢珠两颗三颗地往包里压，然后叭叭地直射窗户，这暗夜里极似微冲子弹的动静，他边射边厉声大喝着：“瓦斯弹……各组突击，顽抗当场击毙……”

这是压垮匪众的最后一根稻草，后窗几次突围想跑，都被精准打了回去，受伤的倒了两三个，而被击毙的秃轴就躺在窗下，汩汩的血都流

了一地，窗外喊声一片，窗户啪啪被砸了，冲上来的声音就在耳际，早已浑身颤抖差点大小便失禁的杜攻城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喊着：“投降，投降，别开枪。”

“手放在脑后，全部到楼梯上。”围墙上的邢猛志怒喊着。

“哦哟哟哟，”杜攻城连滚带爬，手伸向门外喊着，“别开枪，别开枪……”

出来了，慢慢出来了，爬着，手放在脑后。

“还有几个？出来。”邢猛志吼着。

又爬出来一个，被喝令就那么趴着，手缩在脑后；接着又出来一个……

这奇景可把躲在远处的丁灿看傻眼了，他急着奔向场里，武燕从楼梯下的掩护出来，两人噔噔噔地上楼，那三位投降来得很快，都乖乖地趴在楼梯上不敢稍动，还有俩受伤的捂着脖颈部位，估计是想跑被后面埋伏的华师父给射伤了。

“啪……”灯一亮，尖叫一声，却是丁灿在叫，他一下子侧过了脸，窗口下躺着的秃轴脸上几个窟窿，那几枪精准地全打在头部。再往后看又尖叫一声，一个趴在后窗口保持着趴的姿势，估计是被华师父击毙的。

“嚓!”武燕一拔地上的自动步枪的弹匣，里面尚有半个弹匣是满的，嚓声一合，到了楼门口，几位趴着早失去斗志的不敢稍动。武燕示威似的朝空中嘭嘭开了两枪，厉声喝道：“老实点，谁动打死谁……绑上他们。”

丁灿抽腰带，忙乎地绑腿，此时武燕才得空看着一直虎视眈眈持着弹弓的邢猛志，昏黄的灯光下，怎么看这么帅气呢，她柔声道：“下来啊，怎么一直站那儿？”

“哎哟，我腿软。”邢猛志哭笑不得地道，是真腿软，这要是还有反抗的话，估计交待的该是他了。

“这么英勇神武的，谦虚啊。”武燕笑道。

“哎哟，我以为你个傻娘儿们冲上来了，我就跟着上来了。”邢猛志郁闷道。

武燕哈哈一声长笑，怼了句：“终于知道谁更傻了吧？!”这话糗得邢猛志悻悻爬下围墙。丁灿看着这两人，同样悻然评价着：“有史以来最强悍的制枪团伙，被支弹弓吓投降了，得多冤哪。”

“运气啊，这武器要搁郭三枪手里，今晚咱们怕是回不去了……支援来了。猛子，去接他们。”武燕喊道。

远远看到了闪烁的红蓝警灯，最先奔袭来的席双虎一组加上派出所两位警员，在停车处自己分开，半路拦截处一活一死，活的被绑成粽子了，余众奔向院子，可没想到战斗已经结束了。他们到场时，瞠目结舌地看着武燕如女匪般挎着枪，和丁灿一起把投降的四位押着下楼。等所有灯光打开，一楼的造枪车间把他们又惊了个目瞪口呆。

成箱的气枪已经打包好，正如油机的交代，还有几十箱，而半成品就更恐怖了，粗粗一数枪管五大捆，像麦秸垛一样垛着，各种五金工具零乱地放了一屋子，根本来不及清点……

“老贯窝现场以杜攻城为首的嫌疑人七人，被我方击毙三名，生擒四名，武器成品半成品都在现场，等待清点……我方，没有伤亡!”

前方席双虎的汇报回来了，背景就是那个琳琅满目的武器车间，满脸污渍的武燕、邢猛志、丁灿在和指挥总部打着招呼，这个奇迹般的结果让聂敬辉重重握拳，兴奋地嘿了声。

一屋子揪心揪了半天的技侦使劲地拍手，一下子欢呼起来了，都是年轻人，那激情劲仿佛是自己亲身经历了一场一般，跳着、喊着，兴奋至极地抱在一起，每一次几乎熬得油尽灯枯的案子，不就期待着今天这种摧枯拉朽、大快人心的时刻吗？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看你看武燕姐。”乔蓉兴奋地指着。任明星正被一位男技侦狠狠抱了下，傻乐着呢，被乔蓉一拽，回身顺势一抱，看着兴奋的乔蓉，不知道鬼使神差哪根筋岔了，顺便兴奋地吧唧在乔蓉腮上重重亲了一口。

“啊？!”乔蓉惊醒，吓了一跳，捂着被亲的腮边愕然站着看任明星。

任明星赶紧解释："不是故意的。"

都看着呢，有人哧哧笑了，乔蓉面红耳赤发飙了。任明星掉头就跑，边跑边喊："不是故意的。"后面追的乔蓉嚷着："就是故意的，站住。"

两人一追一逃出去了，惹得身后哗声笑翻了一堆。聂敬辉难得地没有肃穆表情，笑吟吟地看着这群年轻人，摆手道："同志们，同志们，安静安静……各就各位，协调各组警力，迅速赶赴现场……咦？双虎双虎，能听到吗？"

"能听到，聂处，怎么了？"

"华师父呢，怎么没看到他老人家？"

"啊？我也没看见，等我找找……"

画面里，席双虎循着声出门，喊丁灿了。

丁灿还拿着枪对着那几个被俘的嫌疑人呢，邢猛志嫌弃似的说着："收起收起，又不能自拍，你摆给谁看啊？"

"自得其乐嘛，呵呵……幸亏我见机得快啊，差点被这几个孙子给炸着。"丁灿说道，枪口一捅杜攻城。杜攻城赶紧解释："不是我扔的，是秃轴。"

"都往死人身上推啊？"丁灿吼了句，把杜攻城吓住了，然后一附耳和邢猛志说着，"你上楼上看了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邢猛志道。

"你看看去吧，燕子那几枪全干在秃轴脑袋上，哎哟，这么恐怖的事，今天我怎么不害怕呢？"丁灿琢磨不透自己的心理了。

"胆子都是吓大的，身上被弹片剐了好几个口子，刚才都不知道疼，哦哟哟。"邢猛志一摸疼处，腿上屁股上，摸出来一看手，居然有血。丁灿却在一旁损着："恭喜猛哥新增技能，会来大姨妈了。"

"找死，再嘴贱。"邢猛志一拧丁灿，丁灿求饶。席双虎奔来了，一问华师父呢。"哟？!"这俩光顾兴奋此时才想起少了个人呢，武燕也没看

见，几人赶紧打着应急灯往刚才埋伏的地方找，灯光照处，华启凤倚着一棵树，手拄着气枪，正喘着气，灯光下的衣襟上洇着一片深色。

“啊？师父，您受伤了。”

“啊？华师父，这是怎么了？”

“快来快来。”

众人七手八脚搀着华启凤起身，此时老人才舒了口气道：“没事没事，小伤，被弹片扫住了，大家没受伤吧？”

“没有没有。”

“师父来，我背上您。”

“快，把车挪开，掉过头来，联系一下最近的医院。”

邢猛志背起了华启凤，几人后面扶着。华启凤在邢猛志的背上安慰道：“没事，真没事，这些土炸弹杀伤力不大。”

“师父，全靠你一把气狗把他们钉死在原地了。”邢猛志道。

“冒失啊，你这个蠢货，怎么自己就冲上去了？”华启凤伸手在邢猛志的头上轻轻拍了下。

呵呵傻笑的邢猛志道：“他们自己都吓破胆了，哈哈。”

“事情还没完，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吗？”华启凤问。

“这里肯定是郭三枪的老巢，很有可能返回来，即便不返回来，也成没牙的老虎了，乘胜追击……您放心，跑不了。”邢猛志道。

“嗯，能想到这儿我就放心了。”华启凤软软地道，像是疼痛，像是累了，轻轻地靠着邢猛志，耳语道：“傻小子，别再犯浑啊，当了英雄的都是脑子不好使的。”

邢猛志笑笑，答应了，他们一行背着华启凤放到了警车后座，血洇了一片，草草包扎了两个指头肚大的伤口，一个上面还嵌着块弹片，掉头的警车载着华启凤和看护的丁灿呼啸上路了。此时邢猛志再回头看，

回忆着七八颗土炸弹的爆炸方位，这才惊醒，他愕然对武燕道：“华师父一直在吸引火力，给我们创造机会。右侧让丁灿放火，左侧和后方他一个人顶上去了。”

明白了，华师父一辈子玩枪的经验生生把这几个货钉死在二楼了，否则以俩辅警的半把刀根本拦不住他们逃跑，更不可能有机会生擒这些人。想明白时，邢猛志愣了，武燕无声地拍拍他的肩膀，无语。刚刚兴奋的喜悦此时消弭得干干净净。

“你早看出来了？为什么不告诉我？”邢猛志质问道。武燕的战术水平肯定要高过他，华师父守的一侧和后方，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地方。

“我告诉你别去，你不也冲上去了？”武燕突然来了一句反问，把邢猛志问愣了，两人怪异地相视，半晌，武燕移开了身子，身后是被击毙的一名制枪嫌疑人，又听武燕在问，“相信我，你不会再做噩梦了，也不会再有恐惧。你冲上去的那一刻，就是你蔑视罪犯、蔑视死亡的开始，如果连死亡也被你蔑视，还有什么能吓住你？华师父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迟早也会变成他那样的人，走吧。”

邢猛志机械地随着武燕挪步回窝点，那个被击毙的嫌疑人就躺在左近，灯光下血色黑红，面相惨白。后续的警车陆续来了，大批的警察到场封锁打扫战场，路过的邢猛志刻意多看了几眼被击毙的歹徒，似乎还像武燕所说，他感觉不到哪怕一点恐惧，有的是一股子充溢胸间的快意，那是一股子恶狠狠的快意，哪怕受伤，哪怕牺牲也不会任何遗憾的快意，因为拼赢了一个最好的结果：

你死，我活!

终极标靶

“各组注意，即时关闭警灯、警笛，重复一遍，即时关闭警灯、警笛。”

“各外勤组注意，执行四号方案。”

“各组汇报位置。”

“……”

步话里的声音有点凌乱，午马的临时指挥部在发布协调命令。云城刚并入序列的指挥尚未统一，在云城和午马之间奔波的外勤队伍，一阵忙乱之后，渐渐统一行径了，奇怪的是，大部分都慢下来了，甚至在高速沿线已经赶到中途的，也奇怪地停下来了。

宋玉河支队长赶到瓦窑寨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高速路上截获的枪支和嫌疑人他看了眼，看得他暗暗咋舌，四个大汉，四对四抓捕，很难想象是怎么把这些人控制住的。

自高速路攀上地塄，村道上已经有车接应了，他皱着眉头看看现场，又比对当时的现场拍下来的送货视频，心里既有庆幸又有惭愧，华师父和邢猛志提出的那个匪夷所思的方案，他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毕竟以现在的运输条件，和三市的工业环境，藏一个制枪窝点并不难，似乎并没有必要藏到这种深山僻壤之地，可没想到偏偏还就在这种地方，偏偏他们的出口，还就在这种村路和高速的交会点上。

“罪犯有一千个人，犯罪就会有一千种形式。”

他喃喃如是道了句，作为后知后觉，现在明白这些罪犯的高明之处了，选择这种僻壤非常合适，今晚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惊动村里留守人员，顶多是谁家的狗汪汪多叫了几声，车经瓦窑寨驶向老贯窝时，坑坑洼洼已经失修的土路加上茂密的林地更是一个天然屏障，除了农用、越野车，怕是普通的轿车都无法在这种路线通行。

十几分钟的路程颠簸得有点难受，渐渐看到现场时，他此时的期待和兴奋泛起来了，一个庞大的制枪犯罪链被捣毁了，而且还是直接挖到了根上，他都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兴奋心情。

距离场地近一公里处，刚刚清理的现场，被击毙的嫌疑人已经装进了尸袋，车未在此处停留直驶场外。现场遵照命令已经熄灭警灯，黑暗里静静地泊着驻守的警车，院里院外，肃穆的外勤整装待发，他快步踱进现场，席双虎迎下来了，领着他进门，现场的冲击力远比看视频来得大，几百平方米的大车间里，车床、铣床、各类五金工具，成件的配件，成箱的成品，还有堆积如山的半成品把这里装得满满当当，几个被俘的嫌疑人缩在角落，正在被讯问。

“这应该是刚转移来不久，车床和铣床没有启用，枪管是已经生产好的，就在这里组装。”席双虎道。

“他们呢？”宋玉河期待地问。

“在外面的车里。”席双虎道。

“带我去。”宋玉河道。

似乎这个战果并不是他最想见的，两人快步出行，席双虎指指场外的麦地边沿，小声告诉支队长：“这伙人制造了不少土炸弹，抓捕时华师父受了点伤……贺支给咱们的几个人都够横啊，武燕一把小六四，正面击毙了持八一杠的歹徒。猛子更猛，拉着弹弓把剩下的逼投降了。还有小丁，打起架简直不像网警啊。”

“怎么就他们俩？”宋玉河看到两人时，随口问。

“丁灿陪华师父先到医院了。”席双虎道。

“伤重不重？”

“不重，距离远，被扫到了。”

两人快步走向车前，邢猛志和武燕站在车前，机盖上放着平板，两人争论被宋玉河打断了。见面啥也不说了，宋支队长握着拳狠狠在邢猛志胸前捶了捶赞道：“好小子，有你的。”

邢猛志嘿嘿笑着道：“不光我，还有这个小子，捶她。”

席双虎龇牙一笑，没想到邢猛志和支队长开这玩笑，支队长一尴尬，武燕却是伸手抓着邢猛志领子怒道：“找抽是吧？”

“放开放开，没人再跟你较量。”邢猛志掰开了武燕的手。

武燕顺手把他推过一边，向支队长敬礼道：“支队长，我有个要求。”

“说。”宋玉河道。

“请战，我和猛子刚才商量了，郭三枪应该就在这一带的山区。”武燕道。

“哦？说说。”宋玉河道。

“你来。”武燕一把又把邢猛志揪过来了，平板递给了他。

邢猛志摁亮平板，一拨，那是简易的电子地图，就见邢猛志戳着几个点介绍着：“……接近一个小时前，高速路发现了郭三枪的弃车，司令婕和他都去向不明，总队肯定沿线向北追踪，对吧？”

“对呀，总不能在高速路还掉头绕回来吧？就绕回来也没用，双向来去都被追踪了。”

“除了在高速上，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逃逸方式？”

“你是说……”

宋玉河和席双虎一下子被勾起兴趣了。

“郭三枪擅长的地方就是山地，晋南这一带的高速不同其他地区，大部分都是穿过山地的，如果在云城这个弃车点附近，也有一个像瓦窑寨这样的交会点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设计逃跑方式……就像秃轴他们往高速上转货一样？”

邢猛志如是道，看支队长和席双虎犯愣，他解释道：“虽然地图上看不到村路通道，但并不代表不能通行，事实上山区地带也是四通八达的，只是因为人迹罕至，不为人知罢了。您看，自弃车点一带往瓦窑寨数，汤里村、双庙乡、东郭镇、桑村、西瑶、枣园……翻过大石岭山一线，就到午马市了，经过油坊村、居上庄、岳村到上泉、好汉坡这一片，几乎全是午马市的偏僻乡镇，刚才问了，到老贯窝那条岔路，就可以通到好汉坡……我们这样想，郭三枪无从知道他的老窝给端了，有没有可能从作案地穿过这些乡路回来呢？”邢猛志问。

宋玉河保持着不动的姿势看着他，半晌未语，余众都愣了，不知道支队长什么意思，隔了好一会儿，邢猛志憋不住了，直说道：“支队长，郭三枪弃车逃路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判断，在我们找到那弃车点之前，他都没遇到危险，算什么逃跑？根本就是从容作案离开嘛……全部走村路回到这里，应该在三个小时左右，已经过去了一半了，这么好的围追堵截机会，我就不信队里没人看出来。”

这时候宋玉河才笑了，他慢吞吞地拿起电话，轻声说了句，然后打开了免提，笑着道：“聂处啊，有人和你想到一块了。”

“是猛子吧，他最了解这头山炮。”

“对，他们在请战。”

“哈哈，我求之不得啊……猛子、燕子，好汉坡向南一带，二十公里山路，辛苦你们了，这一片由宋支队长负责，今晚看谁的运气好啊，各组都开始往山里蹿了。谁先找到郭三枪，我和总队长亲自为他请功。让宋支给你说说详细计划。”

“好嘞!”

扣了电话，宋玉河又一次好奇打量着邢猛志，邢猛志被看得不好意思了，做着鬼脸，把武燕和席双虎哧地逗乐了。老宋揽着邢猛志的肩膀道：“怨不得老贺都给你几分面子，说话请人都那么客气，哈哈，看来你准备好了，那我就不多费口舌了，现在各分局、派出所的警力都抽调了，以乡镇一线为中心点，国道、乡道挨次设点拦截。当然，我们没期望这么简单的方式能抓到郭三枪，但把他压缩到村路山路一线总没问题……剩下的路就靠我们各外勤组了，五公里一设点，哪儿发现，就以哪儿为中心合拢包围圈，怎么样？”

“没问题，这法子对路。”邢猛志道。

“指挥部的方案能让你认可，不容易啊。”宋玉河笑道，把几人都逗乐了。

邢猛志不好意思地挠着后脑勺笑道：“应该不难看出来，被击毙和被俘的人里没有发现二米，也就是米向军，他是午后离开的，十有八九是接应郭三枪去了。如果动作迅速的话，说不定我们在此之前都能发现接应的车辆，那我们的赢面就更大了。”

正笑着的宋玉河像被惊了下，脸上抽了抽，旋即又笑了，手指点点邢猛志道：“双虎啊，让他当你的组长吧，等一会儿热成像仪送到，你们迅速组织进山，如果这条路线正确，那郭三枪他今晚插翅难逃了，准备一下。”

众人敬礼，宋玉河背着手离开了，走时还不忘嘉许地又拍拍邢猛志的肩膀。人走出好远，席双虎这才看看邢猛志，小心翼翼地提醒了句：“刑组长，咱别这么惊世骇俗好不好？支队长还没安排指挥部的命令

呢，您倒把意图都点出来了。”

“那多省事啊。”邢猛志道。

“可支队长多没面子。”席双虎道。

“已经留面子了，还有没说的呢。”邢猛志道。

“什么？还有什么？”席双虎没明白。

“天不遂人愿啊，说不清郭三枪这个货是该天谴还是天佑啊。”邢猛志道，若有所思地抬头看天空，像思想者沉思的动作。

没说的，恰巧此时就来了，吧嗒吧嗒的雨点纷纷而落，席双虎惊愕地问道：“你不会连下雨也猜到了吧？”

“什么叫猜啊，夜观天象，稍加推测而已。”邢猛志抹着脸上的雨水，往车里钻。他钻进车里时，听到了武燕的声音：“啊呸，刚才百度看的好不好？装神弄鬼的。”

席双虎又是龇牙一笑，跟着钻进车里了。他现在很相信，有邢猛志这么个逆天的存在，不管是天谴还是天佑，郭三枪今夜都插翅难逃了……

“快，来了，就是那辆。”

任明星冒着雨下了救护车，在路口使劲挥着手，一辆外勤车泊在近处，两人跳下车，把华启凤搀下来，这头救护车里活动床推上来了，搀上床，任明星急得脱了衣服，给华启凤遮了雨，有点虚弱的华启凤欣慰地笑笑道：“谢谢啊，小胖子。”

“谢啥啊师父……师父，我说您图啥呢，这么大年纪了，看看挨了一家伙吧，火山，我说你们咋整的？师父这么大年纪了，让师父顶上去，你们倒好好的屁事没有？”任明星埋怨着。

本来一肚子歉意，丁灿一听这话倒火了，直接骂着：“滚蛋，有你说话的分吗？在家里可舒服好了吧？”

“好个屁，都急死了……哎，慢点。”任明星说道。

几人拉着床上救护车，挤上车，那外勤敬礼告辞，又驱车回返了。车上擦把脸、稍稍安定的丁灿抬眼时不经意又发现了一个熟人，乔蓉，正拿着毛巾给华启凤擦脸，好像有点怪异，任明星像犯错一样安生坐着，两人怎么看都像有点纠葛、有点羞涩的小情人那般。任明星想搭把手时，被乔蓉一个剜眼给吓退了。

“你俩……”

“嘘……”

丁灿刚想问，就被任明星制止了，任明星赶紧解释着：“临时指挥部派我们接应，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负责看护华师父，在医院陪同。”

“唉，老了，要再年轻十几岁，这帮犊子我一个人就拿下了。”华启凤幽幽一叹。

小警们哧哧笑了，老爷子惯于吹牛皮的样子挺可爱。任明星附和道：“一只手就拿下了，我在家里看到了，您老那两下，要是当年没当警察当了劫匪，绝对牛逼。”

乔蓉气得斥着：“你会不会说话，这夸人呢骂人呢？”

丁灿笑得差点趴床上，握着华启凤的手道：“师父，您理解下啊，明星是辅警，三观还需要纠正一下。不过您老是挺野的，现在我都没想明白，咱们几个怎么把他们给灭了。”

“那你后怕吗？”华启凤慈祥的眼神看着丁灿，一抬手，抚着他的小脏脸。

“一点也不后怕，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丁灿得意道。

“那是因为他们是公敌，而除掉他们是警察快意恩仇的事。”华启凤笑着道。

乔蓉安慰道：“师父，您别多说话，伤着呢。”

“这点小伤算什么？想当年我们经历的比这可危险大得去了，就说和老池那次啊，嫌疑人在爆矿上偷了半吨炸药和雷管，我们把他堵家里时，那家伙绑着炸药包要跟我们同归于尽。哎哟，你们是不知道当时现

场多紧张，我和老池二话没说，噌地就扑上去了，死死地把他手指掰住……抓捕百万盗墓文物走私团伙时候更危险，团伙成员人人有枪，他们知道自己犯了多大事，只要被拦住二话不说，拔枪就射，我们受伤了好几个兄弟啊。我那时候是突击队的，冲在枪林弹雨里连抓了四个，不是跟你们吹，子弹都躲着我走……真的，笑啥？有志不怕年高，我早说了，我能上案子，嘿，没人信，现在看吧，哪怕再小的力量，只要捅到关窍上，也有可能摧毁犯罪……狭路相逢练的是胆啊，你们看猛子一把小弹弓不把他们逼投降了？我告诉你们个秘密，其实罪犯是胆子最小的一类人，你横他就软，你狠他就……”

华启凤幽幽道着，这个吹牛时刻三位小警都不愿打断，互视笑着，静静地听着，和着车顶车窗簌簌雨声，仿佛天籁一样，在此时此刻，显得格外动听……

“伤员已经进了手术室，需要手术取出弹片，医生说有点失血，不过伤员的精神很好……云城方面追踪到了米向军的车辆，他是午后二时进入高速的，这辆车是个套牌，反查它的来向时，在岳村一带被拍到过，邱主任分析，极有可能来自瓦窑寨方向。”

一份报告递到了指挥部聂敬辉手里，他匆匆一扫，目光又投向大屏，屏上弯曲着一条红线，从郭三枪的弃车点联结到瓦窑寨，只是不管政区图还是警务图，哪怕精确的测绘也反映不出这两点之间有联结的通路。

当然，反映不出不等于没有，技侦正在一个一个辖地派出所联系，从汤里到双庙，从双庙到东郭镇，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是否有未标注的村路、矿路或者其他临时路线，如果有，立即派出警力严防死守。

这是个笨办法，可为今之计也只能用这种撞天婚的笨办法，撒出去的警力设点现在聂敬辉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沿线的派出所基本已经被掏空了，像所有焦虑的时候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而没有信息回传，那种焦虑会越来越甚。

更大的问题是，这种路线基本把所有现代技侦方式排除在外，联结各公安检查站的远程监控失效了，追踪最大的依靠——那些无所不在的天眼失效了，甚至直联各警务单位的CCB统一指挥系统也用不上，指挥部只能退回到乡镇派出所的水平，通过电话、步话保持基本的联络。在

这种情况下织就的网，能不能网住郭三枪，恐怕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汤里派出所，没有回音。”

“双庙派出所，没有发现。”

“东郭镇派出所设了六个点，没有发现。”

“枣园派出所和两组外勤，已经排查了十一公里路线，没有发现。”

在一声一声“没有发现”的汇报声中，聂敬辉目光盯着屏幕片刻未离，那上面每一个分屏都代表着一组排查警力，现在午马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回传的影像都受到了干扰。他心里冒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他在想，会不会错了？会不会哪儿有疏漏？会不会还有另一个藏身窝点？不管哪一种未掌握的情况发生，都有可能让今夜剑拔弩张的大队警力一无所获。

时间，在一分一秒流逝着……

焦虑，在一点一点蔓延着……

第八章 省厅督查的来访

窄路冤家

淅淅沥沥的小雨变成哗哗倾盆的大雨，天地间像装上一层屏障，无论车影还是灯光，都仿佛是从另一个纬度穿越而来，视线里的景致都变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双庙乡去十五公里设障处，足足一小时没结果，只卡住了两辆载货的三轮车。设卡的警员眼见着雨越下越大，匆匆奔向所长位置大声道：“所长，这什么任务啊？大晚上让咱们跑这偏地方。”

“你问我，我问谁去？总队直接下令，市局确认的。”所长抹着一脸雨水道，出来时没料到雨会这么大，个顶个早成落汤鸡了。

“所长，这儿很危险啊，落石、山体滑坡、泥石流啥的，别把咱们搁这儿回不去了啊？”那位警员是地方人士，善意提醒道。

所长伸指差点戳到了他鼻子，愤愤回着：“你小子想偷懒明说，哪有这么吓唬人的？”

“我偷什么懒？淋成这样坐着还不如站着，我倒想偷懒啊……啊……快躲开。”那警员大喊了一声，不远处站着的两位同事闻听发愣，他边喊边奔上去，那两位堪堪一缩身，轰隆隆，山上滚下来几块大小石头就在众人所站位置。人跑了，车没跑，咣咣咣地把小警车给撞了几家伙，那车晃晃悠悠地差点滚下山路。

“一二，加油……一二，加油。”

惊变之后，雨中只能听到所长声嘶力竭的指挥声音。

哦，开始从泥里往外推车呢……

驳杂的屏幕影像已经无从辨认，不过能听到喊着号子推车的声音，在行动变更后的一个多小时里，传回来了让指挥部啼笑皆非的一大堆信息。

走错路失去方向的，车抛锚陷在庄稼地里的，还有被村里当成贼撵的，水土不服的外勤闹出了一堆笑话，可也怨不着那些老百姓啊，大半夜的又不穿警服，慌慌张张在山里蹿，你说你是警察，谁信啊？咱村里别说警察，就连坏人也懒得来。

“桑村这边也失去方向了，据地方派出所反映说，应该有四五条路，但是他们也不太清楚。”

邱小妹又报上来一个信息，现在技侦都闲了，云城这头，也是凭着电话和步话建立联络，一场大雨，把所有的现代设备的效力都打没了。

总队长程长峰这时候才觉得不对劲，愕然问着其余几位指挥员：“你们这儿，咋这么多路啊？”

“是这样，总队长，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特色。”孙进主任介绍道，午马等三市有“三小”出名，分别是小矿、小路、小高炉，也就是那些违建的小煤矿、小高炉、小化工厂，为了躲避检查，都不走寻常的路，怕被查住。所以久而久之，这几地村镇之间，倒有了不少村民自建的小路，专供这地下产业输出产品，地方已经三令五申，不过收效甚微。

“不是畸形的产业结构，都出不了这么个庞大的制枪团伙。”总队长评价了一句，俯身问邱小妹道：“有办法捕捉山里信号吗？手机、汽车、红外影像什么都行。”

“只要一过枣园一线，就进入山区里，植被地表覆盖很密，从空中发现不了什么，现在申请卫星搜索也来不及了，只有GSM信号可以试试。”邱小妹道。

“那就别愣着了，赶紧。”总队长道。

邱小妹得令，向网安总支申请着权限，这之间，又要有一个漫长的等待。

一个半小时过去了，失去目标的外勤追踪各组陷在大山深处像没头苍蝇乱转悠，两个指挥部里，指挥员不是干瞪眼没治，就是像程长峰这样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踱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机械的简单动作重复才能消减一点焦虑情绪。

可消减，抵不过增加，两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轰轰隆隆”，发动机在轰鸣，“噌噌哗哗”，泥浆飞溅，终于脱出了泥地，开车的邢猛志出了一身汗，车驻停，他看看前方，忧虑道：“过不去了，太危险，雨天土路太滑，稍不小心就得掉沟里。”

“那这一组连人带车就守这儿吧。”席双虎道。

二十公里，五个组，已经驻下了三个，都是邢猛志选择的位置，充分考虑到了实际情况，不是凹处就是山洞口，既方便驻守又方便出击，两组又向前推进了十公里，车能走的路算是到头了。

“这儿离好汉坡还有多远？”武燕问。

“应该翻过山头就是，坐标很接近，而且这是条通往老贯窝唯一的路。”席双虎道。

武燕检查着武器吩咐着：“你们俩守车，猛子、双虎，咱们再推进几公里，这处凹地不便于观察。”

“行。”席双虎没二话。

“保护好武器，这么大的雨，枪要击发不了可出洋相了，车上没雨衣……喏，避弹衣凑合吧。”武燕说着，避弹衣扔给了邢猛志。邢猛志顺手又扔了回去，愤愤道：“死沉死沉的，我不穿。咋，真让我挡枪，挡也得你俩挡，我是领导啊。”

“这不就一件，还是领导穿吧。”席双虎道。

突来任务，每车一件避弹衣标配，是要给突袭在最前面的人的，武燕、席双虎不愿意穿，邢猛志拒了，回到武燕手里。武燕顺手一扔道：“也是，那都别穿了，凭运气吧。”

“嘿，别价啊，你俩咋这样？”席双虎捡起了避弹衣，安排两位守车，跟着追上去了，不过三人争执着，还是都没穿。要不穿这玩意儿拿手里可有点累赘，席双虎还提着夜视和热成像仪呢，几乎是哀求地说着：“武姐，不能你俩拌嘴，东西全我扛啊，好歹分担点责任嘛。”

武燕这才醒悟，三人分着照明、仪器，轮到拿避弹衣，邢猛志开口了：“燕子，你穿上吧，看见目标你肯定跑得最快，我们俩全靠你了。”

“骗我穿上？”武燕警惕问。

“论战术论枪法，席队排你后面，我又是辅警，总不能让我冲锋在前吧？更何况，这么大雨，都未必能碰到。”邢猛志道。席双虎也劝着：“真得您穿，我们外勤的规矩从来如此，只有冲在最前的兄弟有资格穿，你不光为自己挡。”

愣了下，席双虎又补充了：“纠正一下，您不是兄弟，是姐妹。”

“好吧，你们答应以后别当我是兄弟我就穿。”武燕意外道。

嗯？什么意思？邢猛志和席双虎好奇，似乎燕子变性了。

“我要做回女人，这任务完了等我回去，我申请回内勤。”武燕说着，真穿上了避弹衣。前行时，邢猛志和席双虎还愣着，几步后武燕回头催着：“快走，愣着干什么？老子要做回女人，想谈个恋爱成个家不行啊？”

邢猛志和席双虎扑哧一笑，咬着下唇不敢出声，乖乖地跟上去了。

半个小时后，三人手牵手，深一脚浅一脚地攀上了坡顶，雨色稍缓，黛青色的夜空下面能隐隐看到深黯的山脊，它们像蛰伏的怪兽静静地待在视线中。

身处此间，荒野、雨夜、薄衣遮不住的孤独和冷彻伴着莫名的恐惧来袭，不由得让人打了一个寒战……

时间指向二十时五十分，手术室的灯光在叮声轻响之后，变成了绿色。

早枯坐等了很久的任明星、乔蓉、丁灿等人快步迎了上去，自手术室推出来的华启凤面色苍白，不过精神尚好，三人俯在移动床边问候着，却被医生拦下了。丁灿就直接问医生了，医生淡淡说道：“扎破了左腹，污染性创口，已经处理了，得恢复一段时间。哦，家属，谁是家属？”

这下把三位问晕了，乔蓉难堪了，丁灿讷言了，任明星解释着：“他是警察，出任务公伤，家属现在不在，不过我们都算，要干什么吧？交钱，还是签字？”

“医生。”华启凤突然伸手，握住了医生的手腕。医生俯身，他附耳说了句什么，让这位医生诧异了一下，然后回头说着：“好吧，你们留下一个人陪伺就可以了，病人需要休息，别打扰，就别跟着吧。”

三人跟着到病房，却被隔在门外了。进门医生摘下了口罩，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老人，像是有什么话欲言又止，华启凤却开口道：“谢谢你啊，大夫。”

“您的年龄？这么大年龄还需要出任务吗？”医生不解地问。

“我是退休返聘回单位的，所以理论上，还是在职警察。”华启凤微笑道。

“假如是这样，那你们的职业就太过分了，您的病情……”

“我的病情单位领导知道，但是，别告诉外面那几位小同志。”

医生愣了，好半晌才憋出了一句：“我纠正一下，你们的职业不是过分，而是太不人道了。这种污染性创口会加速病灶扩散。”

“我知道。”华启凤打断了医生的话，像病在别人身上自己根本无所谓一样笑道：“您觉得我很沮丧吗？或者想不开，需要您的安慰吗？”

这老头乐观的，一点也不像伤员，医生瞅了半天，摇摇头走了。很多病人不可理喻，今天这位尤甚，不可理喻到医生似乎都有点凛然起敬，在医嘱上重重签了四个字：建议转院!

可能有什么变故发生，守在外面的几人很快接到了贺炯支队长的电话，他已经自省城往午马赶来了，电话里严令乔蓉、任明星等人不许扩散，不许透露华启凤的病情，把三位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的小警听得一头雾水……

时间指向二十一时整，雨忽大忽小，黑暗的田野里亮着一盏灯，不，两盏忽明忽暗的灯，这里地处什么地方似乎连司机都不太清楚，他回头问道：“三哥，这到地方了，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清。”

“过了岳村了，翻过条沟就是上泉。”黑暗里郭三枪的声音。

说话的是米向军，他发牢骚道：“这路也太难走了。”

“难走的路才安全，黑矿、逃票的煤包括其他黑货，很多都走这儿，这可是闹爷的发家路，绕着就能出省界。”郭三枪道。

“闹爷看样子是回不来了啊。这动静大的，连村里都贴着扫黑除恶的标语。我听说啊，前些年发财的村长支书，成串成串地往里提溜，只要拦过路要过钱，哪怕就街上的小混混也给弄进去判两年。”二米心有余悸说道，外面的社会实在太险恶，亏得兄弟们都窝在山里。

郭三枪欠欠身无所谓地道：“一张一弛嘛，坏人嚣张几年，然后好人再嘚瑟几年，全是好人或者全是坏人，这世道反而没意思了。”

“咱们算什么人？和好人肯定不搭边，和坏人呢，又有点距离，不好说啊。”二米如是道。

郭三枪难得地笑道：“咱们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是恶人，鬼见了都绕着走的恶人。”

不在好坏之列的恶人，二米深以为然，车驶到稍宽阔的地方，他叼上了根烟，给郭三枪发了一支。两人凑火点上，一中断话题转了，二米想起个事来说着：“今儿老地方去了几个司机啊，说好晚上拉机器走人呢，这天气怕是不行啊。”

雨天路滑，即便是载重的三轮在泥地里也不好行驶，郭三枪摁下车窗伸手探探道：“是啊，看来得耽搁一半天，老杜那头怎么也没电话，货应该运走了吧。”

心绪莫名地跳了一下，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莫名地心悸，就像有什么预兆一样，可在预兆未来之前，却不可名状，二米在拨着电话，准备问问……

“号码，132000×××××。杜攻城的手机。”

被缴获手机其中一部响了，现场等待已久的外勤一下子兴奋了。

前方短促的汇报，同时传给午马市、云城市两个指挥部，大屏上信号追踪定位在空旷的山区移位，嘀嘀的响声恰如此时在场人员的心跳，一直在加速，在加速……

“外勤C5组汇报，看到一辆吉普越野正向我驶来。”

步话里听到了外勤的汇报，午马指挥部，聂敬辉拿着指挥话筒的手在颤，期待是，又生怕不是。“请求是否截停。”

“原地待命。”

聂敬辉如是命令道，那个定位的光标嘀嘀嘀地移动着，现在的追踪只需要十五秒到二十秒，可仿佛过了二十天二十个月一样，终于“嘀……”一声长音，午马、云城两地技侦同时在喊：“上泉，C5组的位置。”

“截停，截停，截停……注意他们持有武器。”

“各组注意，现在命令你们赶赴坐标点，上泉方向，各派出所警力原地驻守待命。”

“各组注意，现在是红色紧急命令，所有人检查武器，离坐标点最近的各组放弃驻守，马上赶赴现场。”

“C5，回传影像。”

静默的指挥系统里，瞬间乱了，自天网大屏上看，代表驻守警力的各个红标点，发散式地向上泉村包围上来……

现场亮起第一束灯光的时候，郭三枪蓦地警觉，然后伸手夺走了二米的手机，顺手往窗外一扔，随即听他骂着：“你把狼全招来了。”

“什么？啊？”二米一看前方吓了一跳，一辆黑漆漆的车挡在前方宽阔处，当前一位持着微冲，像写着“停”字的信号灯。

“冲过去。”

“啊？”

“不冲只有死路一条，这儿会被围上的。”

“妈的……”

二米一咬牙，表情狰狞，嘴里嗬嗬有声，一踩油门，车在泥路上吼着加速了，同一时间，郭三枪娴熟地扣下了枪机，一伸手，砰砰两枪，当先站着的警员像被车撞了，后仰栽倒，鸣枪声中，后面那两位迅速躲

回车上，伸手向来车射击。

“砰——”一枪，击碎了前车的倒视镜，车前开枪的警员被压制了。

“砰——”第二枪，射在轮胎上，子弹似乎擦着轮胎，听到那人的惨叫声。

呜一声车冲上来了，挤着拦路的越野车，一挤两挤，拦路车一轮下了路沿后，哗一声滚下去了，拦截的警员跟着打滚下坡躲着车里射出来的子弹，一刹那的失神，那车已经闪过去。

“砰砰砰……”连续的枪声，击在逃跑的越野车上，只是溅起了几点微弱的火星，那车飙着山路疾驰，倏忽已经逃出了视线……

“目标火力很准，我们受伤两人，请求支援……”

“C7组，他很快会到你们前方，马上设置路障拦截。”

指挥部里看到冲卡枪战的一幕，郭三枪比传说中还要猛，冲卡、撞车、逃逸几乎一气呵成，三位拦截警员反而被打了个猝不及防，捕捉到的车辆影像一闪即逝，又消失在指挥部的视线里。

十分钟后，C7组的记录仪传回来了影像，这个悍匪依旧是最粗暴的方式闯关，边开枪边闯向路障。早有准备的警员嗒嗒回敬一串微冲子弹，车身迅速被钻了一排孔洞，车玻璃眨眼碎成渣了，就这都没有拦住车，那车斜斜地开下路弯，绕了个圈顺着洼地往没路的地方开。追击的警员刚刚靠上去，车里“嗖嗖”扔出来几样东西，训练有素的警员中有人猛喝：“卧倒!”

恰恰及时，“轰轰”两声土炸弹炸响了，警员们追击又被隔绝了，那车绕了个弯，一掉头，轰然飙上路面，又嚣张地沿着来路跑了……

心细如发

C序列编组是云城扫黑除恶领导组直属外勤，成员来自负责机场安保的特警中队，猝然遭遇嫌疑车辆，没想到吃了这么大个亏，一下子打出真怒来了。

自岳村一线疾速驰援两组，自上泉尾追的两组，四组人相距不到十

公里，转瞬即到，警员们在C5组设卡处救起了两位受伤的，一位伤在肩上，另一位伤在腿上，唯一一位没受伤的避弹衣左胸的部位嵌了一颗子弹，这么高超的战术素质把现场领队都吓了一跳，急急向家里汇报。

“他绰号就叫郭三枪，一百米外不用瞄具也能打到狙击手的水平，伤员情况怎么样？”

“伤得不致命。”

“那注意了，现在嫌疑车辆在你前方被截堵后又返回来了。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打掉它。”

“是。”

简短的通话，现场指挥抹着一脸雨水，愤怒地大喊着：“车拖过来，搬石头，堵死路。”

两组警员横车的横车，搬石头的搬石头，再怎么说也是功勋中队，这么窝火的抓捕可让他们有点怒火中烧了。路未堵好，山拐角处又现灯光，有警员大叫，这头迅速分组，以树、地塄、车为掩护，连拉起了两道封锁。

“停车!”

步话里大吼着，“砰砰!”枪响着示警。

开在山腰处的车慢了，慢了，缓缓地已经趋向停了，七八支手枪、微冲指向了目标，几十米的距离，只俟到了射击距离，来一个乱枪逼停。

车里，肩上已经挂花的米向军睥睨地笑了笑，笑容有点邪，有点绝望，有点恶狠狠的，似乎在思忖着最后的拼命一搏……

几分钟前，车冲过了这个关卡……

“跑不了了，妈的。”郭三枪回看了一眼，恨恨骂道。

米向军又是羞愧又是惊惧，他歉意道：“三哥，我连累你了。”

“扯淡，我们迟早死路一条，谁也连累不了谁。”郭三枪意外地很淡

定。

“怎么办？”米向军问。

“分开跑，路肯定被堵死了，我往西，你开出几公里往东。别回老贯窝了，出事了。”郭三枪道。

“三哥你先走，我引开他们。”

“”……

郭三枪似乎愣了下，黑暗中看了看米向军，然后艰难地说了句：“谢了，兄弟。”

话毕，一开车门，纵身跳下了车，消失在雨夜的黑暗中。

米向军一加油门，轰声继续前行……

十几分钟前的事一闪而过，米向军已经来不及后悔，也没机会恐惧，他卸了弹匣，只有两发子弹了，今天是接应并没有准备充分，仓促应战，闯过两关已经打得只剩子弹两颗、炸弹一枚了，而这些土炸弹他最清楚威力，吓唬吓唬普通人还行，对这些全副武器的警察根本没有威胁。

“车上的人听着，你被包围了，马上下车投降。”

“车上的人听着，你被包围了……”

对方像猫戏耗子的声音响彻在雨夜的荒郊，米向军看看车一侧的山坡，另一侧几米高的岩壁，再往远处黑暗中肯定是大山深沟，猿猴愁攀飞鸟难渡，他脑袋重重靠向了驾驶椅背，嘴里嗬声轻咦，像放弃了，又像在舒缓极度的疼痛。

黑暗不可视，可却能清晰感觉到那种彻骨的疼痛，他伸手，轻轻摁向胸前锁骨以下某个部位，火灼般地疼痛，摸上去黏黏糊糊的，肯定是血，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生命在慢慢流逝的那种虚弱感觉。

原来死亡就是这样啊，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到恐惧或者悲伤，只是有点惋惜，有点后悔，女人，形形色色的女人；钱，大把大把的钱，自脑海里一闪而过，仿佛拼命追求的东西此刻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很奇怪，他居然慢腾腾点上了一支烟，惬意地、狠狠地抽了一口，火光的明灭中，包围他的警员甚至看清了他的脸，一条自额上而下的血迹宛然，让这张脸显得有点狰狞可怖。

战场，出现了奇怪的静默，指挥部里静静地观摩着，一时没有采取行动，毕竟一个活口比一个死尸更具价值……

三公里外，两辆车自后面包抄上来了，疾驰在山路上的越野车溅得处处是泥，湿滑的山路出了几次险情，司机满头大汗，车里的警员都紧紧地握着横杆，这路上，一不小心可就是个车毁人亡的结果。

七公里外，好汉坡上，A序列编组也奉命向上泉村一带集结，围捕嫌疑人，这时候武燕却和邢猛志起了争执，一个要奉命赶赴目的地，一个却要原地驻守，后车等着他们，在催着他们上车，车下的却还没有吵出结果来。

“不用去了，路滑太危险。如果围住了，白去；如果没围住，也是白去。明知道白去，去干什么？”邢猛志道。

“你心里有没有点纪律意识啊？”武燕怒问。

“盲从不等于服从。”邢猛志道。

“你是根本没纪律意识。”武燕斥道。

“那我问你，C5到C7两个组拦截位置相隔十一公里，这路地形几百米就看不着车了，你怎么能保证郭三枪还在车上？你忘了他最擅长的技能？我想他会以他最擅长的方式逃跑，而不是据守一辆车和警察对峙。”邢猛志道。

这一下席双虎明白了，一挥手让车走了，俯身问道：“山地追踪，再来一次？”

“大哥，你难为我吧？现在下着雨，如果他真是半路跳车，那就蛋疼了，只能靠这玩意儿撞运气了。”邢猛志摇着手上的东西，那是一台手持式热成像仪，在野外很好用，林子里的兔子树上的鸟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红点。

席双虎拿不定主意，向家里如实汇报着：“聂处，C5到C7两个组拦

截位置相隔十一公里，是不是中途有变故？”

午马市指挥部，比对着简短影像的技侦眼睛一直，发现问题了。

同一时间，云城指挥部，邱小妹一下子被点醒了，惊声说着：“程总队，他在拖延时间，第一次冲卡主射在副驾，射击极准，而第二次冲，几乎就是胡乱放枪……郭三枪不在车上。”

程长峰闻言不再犹豫了，拿起步话指挥着：“突击，不论死活。”

同样在这一刻，米向军深深一吸，烟快燃尽了，警察的喊话声又起，他呸地吐了一口，连烟蒂一起吐掉了。看着眼前的路障、雨幕，还有躲在隐蔽处的枪口，他蓦地动了，一扬手土炸弹扔出了前窗，跟着猛踩油门，呜一声发动，另一手“叭叭”放了两枪。现场的执法记录仪清晰地拍到了他最后疯狂的样子。

“嗒嗒嗒……”

“砰砰砰……”

手枪、微冲，子弹像雨点倾泻向了冲关车辆，那失去方向的车保持着速度越走越快，在第一个路障上蹦上了石头，车身倾斜，侧翻，然后滑着，咣一声撞到了拦截警车上。

包围的警员围拢上来，枪口直指，战术手电的光线下，身上、脸上密布弹洞的嫌疑人脸倒伏在副驾的位置，两眼圆睁，弹洞处血汩汩冒涌，死相狰狞。

“车里只有一个人，不是目标。”

现场指挥仔细辨认了很久，汇报了这一信息。

两个指挥部一片哗然，瞬间失望的情绪蔓延开来，情急之下，云城、午马两市指挥员视频讨论上了……

“老聂啊，我们还是低估了郭三枪的能力。”大屏幕上是程长峰忧虑的脸，表情是咬牙切齿，这几乎是离郭三枪最近的一次了。

“这种危急情况，嫌疑人会选择最擅长的方式逃逸和隐藏，而郭三枪就是山里人，比任何人都熟悉山区，这下就难了。”聂敬辉同样忧虑的

脸，两人在视频里面对面，同仇敌忾，却同样无计可施。

“这一带离瓦窑寨很近，有没有可能回去？”程长峰期待地提了一个想法。

被否定了，聂敬辉直接摇头：“绝不可能，他对危险的嗅觉很灵敏，应该知道出事了。”

“被劫持的司令婕好像不在车上。”孙进主任插了句。

“这个人原本看似个棋子，不过现在是棋眼了，不管是枪案、胡浩涉黑案，还是文物走私案，应该都有他的份，要是找到这个棋眼，可能所有的案情，就都迎刃而解了。”聂敬辉幽幽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下这么大雨，山地什么路？光淤泥半尺厚，咱们的外勤车都出两起交通事故了，现在击毙米向军的现场是距离上泉村四公里的路面，海拔两千二百三十二米，方圆十公里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山脉的沟谷，而我们外勤组，还散布在乡路沿线，这大晚上的，怎么搜捕啊？就向武警部队求助也无济于事啊，况且也来不及啊。”程长峰道。

“总队长，我知道，我在想，是不是还有其他方式……”

“什么方式？”

两人谈话进入死胡同时，一个奇怪的传音插进来了，云城负责的邱小妹嘘了一声，她说了，这是个单向传输，另一方请求的，一听声音，一下子勾起在场技侦的兴趣了：“不要急，不要慌，干饭吃了还有汤，特警训练的场地可没有这种山地，也对付不了这种深山老林里的悍匪，都告诉你们了去也白去，现在信了吧？”

是邢猛志嘚瑟的声音，闻言让几位指挥员有点脸上发烧，程长峰愤愤低声骂了句：“这小兔崽子，背后净说坏话。”

下一句是席双虎在问了：“咱们等这儿有用吗？他不往这个方向跑，不也傻眼了？”

“往北到镇上，基本就是人口聚集地方了，用屁股想也知道那儿肯定是警力严密布控，他怎么可能去送死？”邢猛志道。

武燕插进来了：“喂，就你能啊，往北不行，这里也不止一个方向啊。”

“所以我们在最高处等啊，旱不入林、雨不进谷懂不？这意思是，旱季别往林里钻，没准会被饿极的野兽袭击；雨不进谷就更简单了，万一碰上山洪泥石流自然灾害，都不用咱们找他，自己就找死了。你说他山里长大的，能不懂这个？”邢猛志道。

“那会走什么地方？”席双虎问。

“会沿着山腰或者山脊走，安全。山脊的可能性会更大。”邢猛志道。

武燕在驳斥了：“找个山洞钻不行啊？”

“行，但是他不会选择，因为马上面临的就是散兵线似的搜索，天一亮，他可就真不好跑了。”邢猛志道。

不管对不对，邢猛志无可辩驳地把席双虎和武燕给说得再无异议了，可最大的问题是，人呢？

“咱们等了多大会儿了，人呢？”席双虎等不及了。

“十几分钟了。”武燕道。

“急什么呀，家里反应过来还早呢，这种地形和气候太特殊，外勤可能还没有经验，毕竟像郭三枪这种人也很少见……哦，有影像。”

“啧，你会不会看热成像仪，这是头野猪，哟，也在山腰上拱着。”

“对呀，野猪都知道走山腰，就你不知道。”

“你在骂我，我跟你急啊。”

“呵呵，我现在就揍你，你都不会跟我急，你是急着找不着郭三枪呢。”

“这……算了，我服了你了……武姐，你和他搭档，就没有发了火揍他的时候？我怎么觉得他很欠揍，你应该揍得他不轻啊。”

“我没和他搭档过，他以前在毒贩窝里混，理解一下啊，你看他身上匪气这么重，归队还没几天呢，心理测试一直过不去，心理医生一直评价他有暴力倾向，好像叫什么应激创伤后遗症。猛子，是什么来着？”

“那都是扯淡玩意儿，一个没摸过枪、没抓过人、没受过伤、就在办公室看书本的心理医生，有资格评价一线摸爬滚打的警员吗？我就不信他能理解我们抓捕时那种紧张心态，那紧张刺激得多厉害，我屁股上被土炸弹划拉了好几个口子，当时都不知道疼……暴力倾向就更扯了，今晚击毙了三个了，警察不就是暴力机关，温柔给谁看啊？”

这番对话回荡在两个指挥部里，数位指挥员和数十名技侦倾耳聆听，听得五味杂陈，一直以来紧张凝重的气氛，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淡化了，甚至听得话里有点幽默的意思，让人会心一笑，却又笑不出来那种，毕竟，从事这个职业都有感同身受的苦涩。

“他们在什么位置？”程长峰出声问。

“坐标显示，应该在距离上泉村直线九公里的位置，西南方向。”邱小妹道，这三位已经脱离了驻守地，找到了一个制高点。

“热成像仪可以捕捉到影像吗？在这种天气下。”程长峰问。

“应该可以，热成像仪的工作原理是以物体表面温差为基准显像的，只要没有被其他物体遮挡，那就应该能发现。”邱小妹道。

程长峰环视一圈，无人出声，这种搜捕可闻所未闻，他心神不宁间，问着视频上的聂敬辉道：“老聂，你看呢？”

“这小子有点邪，等等看，兴许有机会，反正咱们现时什么也做不了。”聂敬辉道，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看着传话回来的仪器，那个在雨夜荒野现场的人，现在是所有希望所系，也是他最关心的了。

声音又响起来了，是武燕的牢骚：“这等到什么时候啊？你不会让咱们轮流举着这玩意儿找一夜吧？”

“不会，这儿距离上泉十公里左右，郭三枪跳车脱逃的地方，应该就更近了，一个小时差不多能走到这儿，如果找不到，或者真走了其他方向，那就没咱们的戏了。等着天亮搜捕吧，跑不了了，武器没了，弹药快光了，强弩之末谁逮着都是捡了现成便宜了。”邢猛志道。

“啧，你也是判断，说得这么肯定把我们都唬住了。”席双虎的声音。

“那是因为，你没有比我更肯定的判断，所以才被我唬住嘛，对不对？”邢猛志道。

“又开始贱了啊。”武燕道。

“不犯点贱不舒服啊，这大冷天的，干啥不好，我一辅警非跟着你们抓逃犯，原来在特巡大队混老觉得一天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意思，现在觉得，那真是幸福的日子。”邢猛志道。

“这点我倒是有同感，上警校时天天盼着成为真正的警察，等当了警察才发现，其实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还是当警校生的时候，没有任务压着，没有限期破案逼着，也没有这么严的条例管着。哎呀，回不去了啊。”席双虎叹道。

“俩傻老爷们儿，趴在泥地里，还有心情讨论人生。”武燕评价了一句。

现场没笑话，倒是后方笑声一片，这光景看来死马当活马医，医不活的概率太大了。聂敬辉都有点绝望了，他颓然拉了把椅子坐下了，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分钟，外勤现在一片混乱，上泉村抓捕现场几个组会集了，恐怕光把两辆倒翻和滑坡下的车辆拖上来就到天亮了，他翻查着警力部署图，已经开始思考布置搜捕方案了。

就在这时，响起了一声天籁般的提醒：“快看，这是不是个人？”

“我看看。”席双虎的声音。

“我看看。”邢猛志的声音。

很快现场的影像传回来了，在虚拟化的热成像屏幕上，闪着一个人形的影像，隐隐约约，这个影像惊得邱小妹从座位上跳起来了，惊呼：“是个人，就是个人……不，这种地方这个时间，绝对是郭三枪。”

“注意，坐标点无名高地，发现嫌疑人，各组开始向他们靠拢。”

“全体都有，跑步前进，不得乘坐车辆。”

“各组开始报告你们的方位，行进速度。”

步话里，瞬时乱了，协调的声音和汇报的声音掺杂在一起，让人理不出头绪的那种慌乱，偏偏离目标最近的地方，安静了，他们已经悄无声息地靠上去了……

生死搏杀

这是好汉坡一带。

雨夜微光，凭着直觉郭三枪就几乎能判断出位置，他在这一片打过野鸡兔子，猎过野猪，黑暗中那里有一个绵延的簸箕一样的长坡，其实是一个长河谷，尽头就是和黄河的交会点。就像所有进山迷失方向的人都知道的一样，沿着流水的方向，肯定能走出去。

山里不行，那些高大的松柏和乔木会遮蔽你的视线，即便你能辨识出方向，也找不出路的所在。

他倚住了一棵松树，稍歇了一口气，自跳车处到这里他计算着，已经跑出去十几里地了，身处的位置离路面很远，就在他喘息的时候，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凭着经验他能判断出来大致的距离，这个距离相对身处的地方，应该是安全的。

他坐下来稍歇，视线里几乎不可辨物，不过长年生活在山里的人眼，在再黑的环境也能分辨出一点东西，比如坐着的地方手一抓，大把的泥土带着草根，那肯定没有滑坡和泥石流之虞；比如颜色黯黑的地方，那是沟壑，千万别踏进去；再比如那些能看到枝丫轮廓的地方，也不能进去，因为那种密集灌木丛里，很难开出一条通道来。

山腰，靠着山脊线才是夜行山路最好的选择。他歇了口气，手足并用往上爬着，沿着这条不知名的山脊线警惕地往前走，身后喧闹越来越远，直到什么也听不到，这时候他觉得心中有股愤懑，无法排遣的愤懑，十几年的深牢大狱积蓄的愤懑，成为无法排遣的怒火，哪怕杀戮、哪怕鲜血也无法熄灭心里一直在熊熊燃烧的怒火。

他走着，在雨夜里孤独地前行着，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可还拼命要活着一样，从十七岁开枪的那一刻开始，这个纠结，就一直没有解开过……

近了，近了，邢猛志选择的这个埋伏点不知道是源于经验还是运气，恰恰是郭三枪途经的地点，搁在他们藏身地的记录仪，忠实地记录着那个鬼祟的身影爬上山脊，一步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走来。

“他们三个人装备的什么武器？”程总队长问。

屏幕接驳的是宋玉河，正在老贯窝朝事发地赶，宋玉河汇报道：“两支六四，每人标配两个弹匣。”

“郭三枪使用的仿制九二式手枪，都还不知道他有多少子弹。为什么才两把？他们不是三个人吗？”程长峰怒问。

“这个……邢猛志是辅警，按照条例不能持枪。”宋玉河汇报。

“糊涂!将在外军令都可不受，死搬教条。”程长峰愤愤一句，挂断了通话。转瞬他的脸显示在午马接驳的远程通信上，直问道：“老聂，合围需要多长时间？”

“总队长，在这种地方谁也别期待合围，就两个专案组几百外勤全部撒出去也围不住，能期待的，只有他们了，不管是活捉还是击毙击伤，都算一个不错的结果。”聂敬辉道。

“活捉？!呵呵，他已经先后打伤了我们数位警员，如果今天不是有准备，上泉布点就得阵亡一个……这种背几条命案的嫌疑人，能生擒的概率几乎为零，我在担心，这个人的战术经验很丰富，是玩枪制枪的高手，真接上火了，结果难测啊。”程长峰道。

聂敬辉明白了，这也是一种无法排遣的担忧，只能两人说说而已，后方对前方，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一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他沉吟道：“通信已经中断，他们已经潜伏上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相信运气了。”

“呵呵，运气？枪子可不长眼，他们的实战经验太少啊。”程长峰道。

“我说运气是指郭三枪，所谓天不藏奸、地不纳垢，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到这里，走到我们的包围圈里，那说明，他的运气已经用尽了。今天，所有的运气应该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聂敬辉道。

没有结果的对话，或者只是起到一点减压的作用，说话间，郭三枪走得越来越近，记录仪传回的影像已经能清晰地分辨出他的身影。

他沿着山脊走得如履平地，身形矫健，和此时深一脚浅一脚行进的外勤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不是这台记录仪，恐怕无法想象，他就这么潇洒地大摇大摆沿着山脊走，即使在路上能看到他，恐怕也不会有抓住他的机会。

“砰——”枪响了，划破雨夜的宁静。影像里郭三枪身形后仰栽倒，两个指挥部齐齐惊呼：“打中了。”

“砰砰砰……”郭三枪几乎在倒地的刹那连开三枪，记录仪里看到了清晰的枪口火光。

枪是武燕开的，郭三枪应声而倒，不过拔枪的速度极快，几乎在她第一枪和第二枪的间隙，郭三枪连开两枪，她身子一伏，郭三枪还击的子弹几乎都是擦着她隐身的石头飞过去的，第一次感觉离死亡如此接近，武燕压抑着心跳，一伸手，换了个角度又开一枪。在开枪的刹那她闪身出来举枪还击，却不料郭三枪耐心更好，就像黑暗对他根本没有影响一样，砰地从容开枪，武燕瞬间只觉胸前像被汽车撞了一样，闷哼一声，整个人向坡下滚去。

山脊上的郭三枪捂着中枪的腿部，持枪半坐，朝着武燕滚下去的方向“砰砰”连开两枪，这时候，蓦地一束强光袭来，正照在郭三枪脸上，习惯黑暗的眼睛一下子被刺激得看不清了，他下意识地捂眼睛。

另一支埋伏的枪响了，灌木里埋伏的席双虎“砰”一枪正中郭三枪的肩膀，他啊声痛呼，左手捂着右肩，迅速一打滚，脱离了光线，那光却跟着他。席双虎持枪追着，“砰砰”连开两枪，而郭三枪却像泥地的野兽一样打着滚，沿着坡面往下滚。再开枪时，浸水的枪卡壳了，席双虎顾不上检查，一纵身，飞身扑向郭三枪，刚刚定住身形准备朝光源处开枪的郭三枪被压住了，席双虎死死压着他的胳膊，似乎触到了他的伤口，只听得啊的一声状如野兽的惨号。

让人头皮发麻的号声，席双虎看到了灯光下一张变形的脸，像来自地狱的怪兽，那凶色让他稍一分神，郭三枪一侧头，狠狠地咬在他的胳膊上，压制一轻，郭三枪又是抬头一个头撞，席双虎连连被袭，分神的刹那郭三枪挣脱了，膝撞踹脚齐动。两人像互相撕咬的野兽，你来我

往，一个不慎，齐齐向山坡下滚，像山体滑落的石头，呼啦啦往坡下滚，而且滚的速度极快，隐身打着战术电筒光源都来不及追到，两人已经滚出去很远了。

中途，听到啊的一声，郭三枪被一棵树拦住了，他抱着树，那道光不偏不倚，又照到了他身上、脸上，这把他变成了最显眼的目标，滚落的席双虎连揪几次灌木，最终被块大石重重一挡，终于停下来了。斜坡上，郭三枪倚着树捂着眼睛；山脊梁上，邢猛志拿着战术电筒，准确地照着位置；席双虎一使劲，快速爬着，向郭三枪靠上去。

“小心。”山脊上邢猛志大呼一声，他看到了郭三枪手底反射出一道光。

此时扑过来的席双虎收势不住，他扑向状似伤重难动的郭三枪，却不料捂着眼睛的郭三枪瞬间发难，未伤的左臂向前一杵，席双虎胸前一疼，一声闷哼直往后退。光线中看到了郭三枪的手里几寸长的短匕，跟着看到了一下子站起来，虎视眈眈看着他，持匕戒备的悍人。

相接不过几十秒的工夫，两人都像一下子脱力一样，粗重地喘息着。郭三枪看不到黑暗中的对手，而黑暗中的席双虎却看得清这个困兽犹斗的悍匪。出于警察的本能，席双虎咬牙切齿提醒他：“投降吧，你死定了。”

话音未落，郭三枪猝然发难，蹬腿飞起，席双虎速退，可不料蹬腿是虚招，跟着寒光一闪，席双虎哎哟一声，被刀扎了，身形稍一缓，几乎是凭着声音断位的郭三枪像恶狼一样扑上来。山脊上邢猛志急急一照，只见得郭三枪钵大的拳头重重勾在席双虎脸上，席双虎被打得几乎离地而起，然后重重一摔，骨碌碌往坡下滚。郭三枪一瘸一拐，鼓着余勇又要逃跑。

“够悍。”

邢猛志把战术电筒往嘴里一咬，弹弓上手，斜斜地一个长拉，很远，接近三十米，嗖的一声放手，钢珠沿着电筒光线的方向闪着一道反光射出去了。

“啊——”郭三枪一捂耳部，那种钻心的疼像中弹一样，让他倚着树，边呼痛边咒骂着。

“嗖——”第二弹又飞到了，这个奇人像有绝技一般，迅速一低头，堪堪躲过了钢珠。那电光石火的闪避动作吓了邢猛志一跳，跟着更狠的上手了，弹弓包里压了两颗钢珠，不过一拉弓射出时，却不见郭三枪了，再照时，这货沿着灌木丛俯下了身，而再往下，就快到坡底了，此时已经看到了远处影影憧憧的灯光，大队的警察已经驰援来了。

“你……你他妈是谁？”

郭三枪藏在灌木后，声音凄厉地问。

没有回音，只有一束电筒的光线照着他的方位，郭三枪竖着耳朵倾听，雨声、响起的警报声让他无法分辨危险处的声音，在他手里，紧紧地攥着最后一颗土雷，他在思忖着，能否拉几个陪葬。

“小心，他手里有炸弹。”

是武燕的声音，在提醒邢猛志，此时她趴在远处山坳窝里，枪指着光线的方向，她能看到郭三枪几次试图投掷。

“嗖……”又是一颗钢珠飞向郭三枪藏身灌木的方向。

这一刻郭三枪终于动手了，最恨的就是这个下暗手的，他起身一拉弦朝判断的方位猛力投掷出去，嘴里恨恨地骂着：“炸死你狗日的。”

“砰——”藏身位置在郭三枪之下的武燕开枪了，子弹在灌木丛中穿过，似乎没有打中。

可就在这迟滞的一刹那，郭三枪“啊——”一声惨叫着，捂着脸从坡上骨碌碌滚了下去，他扔出来的炸弹此时才轰然炸开，炸点一片炫目的明亮，却不见邢猛志的身影。

“猛子!”席双虎虚弱地在喊，他使劲爬着，向郭三枪落下的方向去。

“猛子!”武燕在喊，爆炸过后，灯光灭了，她一下子天旋地转，心疼得比中枪还难受。

不对……她看到了一个身影自半山腰往下滑，像滑雪一样顺溜无比，速度像过山车噌噌往下溜，迅速超过了她的位置，溅着一大片泥浆，唰唰唰滑到沟底，她急得大喊着：“猛子，没事吧？”

“没事，快下来，逮着他了。”

下面在喊，真真切切是邢猛志的声音，武燕连滚带爬下到了坡底，奔向电筒光亮起的地方，滚摔下的郭三枪蜷曲躺在一片泥地里，浑身泥浆的颜色，不过被雨水冲刷的脸尚能看清，让人触目的是，他那只带疤的眼睛深陷着，正汩汩向外冒血。

那肯定是最后致命一击，只是……这个难度有点大了，武燕回头看看，邢猛志知道她想什么似的解释着：“我把电筒搁在小树杈上，就等着他露头，果不其然，这家伙还有后招，呵呵，不到三十米，野鸡脑袋我都打得住，别说这么大个人脑袋了。”

“太狠了，你这弹弓是凶器，回头得上交啊。”武燕恻隐之心大作，知道弹弓厉害，可没想到中近距离能厉害到这种程度。

“非气动和火药动力，不属于武器……铐上他。”邢猛志道。

“哎。”武燕俯身，反铐上了郭三枪。邢猛志耀着电筒，看到了瘸着腿走来的席双虎，肩窝子里还插了把刀，他赶紧上前扶着，关切地问道：“受伤了？”

“没事，死不了。”席双虎道。

死不了可就没好话了，邢猛志以教育口吻道：“不都说好了，只动手不吭声，你乱喊什么？不喊那一句，他根本没机会反击你，看看，差点让人家把你光荣了。”

“你以为谁都有你狗日的这么损？专朝眼睛下黑手。”席双虎怒骂了句。

邢猛志得意地笑道：“骂就骂两句，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办法管用，这回可就不是欠人情的事了啊，欠条命了啊。”

“欠就欠吧，谁还指望还呀。”席双虎道。

“看看，早点学会这么无耻，今天都受不了伤。”邢猛志道。他看到武燕起身时趔趄了一下，紧张地扔下席双虎奔上前扶着武燕，扶着人打着电筒看着：“哪儿受伤了？我看看。”

那头被扔下的席双虎身上还疼着，猝然被放手，吧唧一下坐到泥地里，疼得龇牙咧嘴。武燕一下子被逗乐了，推开邢猛志赶紧上前扶席双虎，席双虎欲哭无泪道："我错了，你俩先腻歪吧，别管我，再扔我一下，我真得光荣了。"

"没事，死不了。"武燕彪悍道。

"你这个真过分啊，还想光荣了，把风头全抢走。"邢猛志笑道。

"武姐，枪给我，我要收拾这货，专打贱嘴。"席双虎气愤道。

兴奋压过了一切过分的玩笑，对于三人可真是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回头看黑压压的山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滚下来的，那股子热血和狠劲下去之后，他们彼此才发现，身上、脸上被灌木和荆棘都不知道剐了多少血口子，生疼生疼的。

驰援的警力包围上来了，在无数的战术手电和应急灯光下，像泥人一样坐着的三位，只有脸可辨是谁，在他们身侧斜斜地躺着被俘的郭三枪，不知道是昏死了，还是真死了。

两个专案组指挥部，所有人都看得凛然起敬，能生擒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最好结果，只是没料到，三人小组就办到了，现场的警员奉命解押起郭三枪，确认身份，确认脉搏后，汇报了一句："活着。"

活着……活着……

聂敬辉握着拳重重挥了一下，午马市指挥部里一片欢腾。

活着……活着……

云城指挥部也欢腾起来了，几位指挥员兴奋地和程长峰握手，接着布置打扫战场以及解押这个重要嫌疑人，两头兴奋得一时间手忙脚乱，最终确定还是从瓦窑寨抵达高速路，从高速上迅速返回。

"活着……活着……他们居然……居然生擒了郭三枪。"

乔蓉听到消息，又再三确认，然后惊愕到口吃地如是道。

丁灿不见惊愕，幽幽道："不得不承认，在打击犯罪领域，有时候思维确实大于行动。华师父猜得一点没错，在我们端制枪窝点时，郭三枪

正在返回的路上，这个时间点太好了，如果他在窝点，或者今晚让他跑了，都可能是场灾难。”

“师父是不是有啥病啊？”任明星一开口就跑题了，相对于那个振奋人心的抓捕，他更关心病床上的人。丁灿回看了眼，骂了句：“别胡说。”

“怎么叫胡说，就那点伤至于直接进重症监护吗？”任明星道。看看兴奋的乔蓉，他不乐意地道：“看把你兴奋的，好像是你抓了活的似的。”

“你趁机非礼还没跟你算账呢，又说怪话!”乔蓉恶狠狠瞪着。

一听这话丁灿真惊愕了，看看任明星，又看看乔蓉，有点不相信地问：“不是吧？明星啥时候这么出息了？说说，怎么非礼来着？”

“没有没有，开玩笑呢，是不是啊乔蓉？”任明星厚着脸皮赶紧否认。乔蓉抿着嘴向丁灿礼貌地竖了根中指道：“想听别人怎么非礼的，比非礼别人的还无耻。”

任明星一听，哧哧奸笑了，倒把丁灿搞得好不尴尬。三人正说着，七八位警服鲜亮的人匆匆奔来了，个个面容悲戚，上来就要进ICU，被护士拦下后，一个个整齐而肃穆地站在玻璃窗外看着病床上的华启凤，看着看着，有人唏嘘一声，有人开始抹眼泪了，三位小警瞅得云里雾里，小心翼翼地问来意。

“我是南王乡派出所所长，警校毕业实习就跟着华师父。”

“我是平陆县公安局局长，这是我们政委，我们第一身警服都是华师父给我们穿上的，他是我们当年的培训教官……都这么多年了，师父怎么还在一线？”

“我是午马市政法委书记，也算华师父的弟子，以前每年基层大队长培训都是他带队。”

“我是……我没脸见师父，我一直在内勤上。师父不是早退了吗？怎么又到一线了？”

“他的搭档牺牲后，师父一直解不开这个心结，贺支队长说，他自己

要求回老市公安局的大院，哪怕看门守院也不愿意待在家里……更不愿意待在……医院。”

“贺支队长正在往这儿赶，他说医生早判师父死刑了，师父就是不服气，多撑了两年多。”

那几位局长、书记、政委一个一个说着，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泣不成声。三位听着的小警此时才惊醒一个比案情藏得还深的秘密，他们面面相觑，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华启凤，怎么也不敢相信这还是几天前抽烟喝酒聊天打屁甚至和小警冲在抓捕一线的师父。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可总有那么一种不相信、不屈从、不畏惧的人，他们会坚持自己活着的信仰，选择死亡的方式。这就是警察，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却在改变着其他人的命运，让恶者得惩，让善者得安，让正气宣扬，让天下……平安!”

他们中有人默念如是话语，其他人跟着在默念，静静的走廊莫名地变得肃穆。看着几位老警察似乎都熟悉这句话，乔蓉好奇问道：“这是……为什么这么耳熟？”

“你肯定没听过，只是感同身受而已，一位烈士的遗书上写的，他是华师父的战友，他们性格几乎一样，都选择了自己的方式。”

一位老警说着，抹着脸唏嘘几声，乔蓉、丁灿、任明星三人怔怔看着，两行清泪不知道何时慢慢溢出了眼眶……

深藏功名

瓢泼大雨停了，一辆闪着红蓝灯光的救护车整装待发，聂敬辉匆匆赶到医院时，恰逢省城赶来的贺炯带着地方众警簇拥着一台活动床下楼，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爷们儿，还都是警服正装，那场面实在是壮观得紧。

不过病床上的人有资格享受这种尊崇，就连聂敬辉也奔上去搭了把手。众人把华启凤安置进车里，贺炯安排着让大家托人找关系，一件事，看看哪里有好医生，不管多远不管在哪个城市，马上请到省城。众人急急掏出手机，现场就拨上了。

这工夫聂敬辉才有机会插句话：“老贺，你给我说句实话，华师父到

底什么重症？”

“肝硬化转癌，病灶已经扩散，失血过多引起了肝功能衰竭，这儿的医疗条件不行，得马上回省城。”贺炯黑着脸道，本来想给师父点慰藉让他接触下案情，却没想到这个倔老头和年轻人冲到了最前面。

“这病，怎么能返聘回来啊？”聂敬辉怒道。

“他在一线待了一辈子，快到退休年龄检查出病来了，组织上给上级提待遇他都拒绝了，就提了一个要求，还是想待在单位，当了一辈子警察，就这么点要求，组织上能咋办？把他撵回去？”贺炯道。

聂敬辉无语，难受地侧过了脸，贺炯要走时，又回头问道：“听说抓到人了？”

“嗯，我这不是来医院等着吗？”聂敬辉道。

“又有人受伤了？”贺炯急切问。

“不止一个，不过都问题不大，重案队一位伤重一点，郭三枪更重，不过还能撑得住。”聂敬辉道。

贺炯仰天痛呼一声，心里堵着一股子愤懑无从排遣地呼了一声。

“走吧，路上小心。”聂敬辉咬着牙道。

贺炯应声上车，又下来了，他看到了不远处眼巴巴地瞧着的三位小警，下车站正，脸拉长了吼着：“你们仨，过来。”

三人赶紧跑上来，任明星求着：“贺叔，让我回去吧，我陪师父。”

“是啊，我们陪着，别醒了也没人跟他说句话。”丁灿道。

贺炯拉长脸吼着：“立正，我现在命令你们：第一，华师父的病情暂时保密，谁要泄露出去动摇军心，我处分谁；第二，在案情完结之前，不得中途离队，谁当了逃兵我处分谁；第三，不许哭，前方打得流汗流血，后方哭得流泪流鼻涕，也不嫌丢人现眼……归队。”

没人遵命，都红着眼，任明星哇声大哭了，贺炯却是狠着心跳上救护车，拍上了车门，挥手驶离。他抹了把眼泪回头看着，那三人追着，

抹着泪追着，一直追到了门口，那凄然的样子看得他心如刀绞，可嘴里却命令着："开快点，再快点!"

终于看不见车尾灯了，任明星蹲在雨地里抽泣着，有人轻轻推推他的肩膀，抬头时，是乔蓉，那么柔柔地看着他，把他往起拉。任明星抹了把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侧过了脸，他不知道自己今天为什么如此失态，也从未体会过这种如同失去亲人般的难受。

"只是重度昏迷，说不定有机会治好啊，别哭了。"乔蓉安慰着任明星。丁灿在一旁说着："真想不到啊，下午师父还操着家伙抓捕，比我还野，晚上就……早该发现的，这几天累得他脸色越来越不好，每顿都吃得很少，还喝酒，吞一大把药……唉，我他妈是猪脑袋，怎么就没往那儿想啊？"

"求仁得仁，华师父的选择让我羡慕都来不及呢，不要太难过。"聂敬辉踱过来了，他手揽着几个小警，轻声安排道："拜托一件事，邢猛志、武燕、席双虎三人伤了一对半，马上就快回来了，他们和华师父都很亲，要知道这事，肯定要乱了心神，所以……拜托一定保密。"

三人无声地点点头，把那股子伤痛，憋着，憋着，硬往下憋。

不久后，这儿驶来了大队警车，护士推着病床，优先手术的是郭三枪，邢猛志几人归来看得到场警民咋舌不已：受伤最重的席双虎挨了一枪，左胸被划了一刀，那把刀还插在他肩上；武燕挨了两枪，一枪在胳膊上，另一枪的弹头还嵌在防弹衣上。除邢猛志最轻，武燕和席双虎都是脸上头上不知道划破了多少口子，整张脸都肿起来了。

不过更让聂敬辉咋舌的是郭三枪的伤势，身中三枪，两枪在腿部，一枪在肩以下部位，均未致命，除了取三颗子弹，在眼部还取出了一颗钢珠。听完医生讲完细节，即便聂敬辉有多年从警经验被惊呆了，能解除郭三枪顽抗的，居然是这颗打在要害的钢珠。

"他的伤势怎么样？"聂敬辉问医生，医生解释了句，身体素质很好，稍有点失血过多，没有生命危险。

这一下子让聂敬辉完完全全放心了，他布置着看守，回身出来时，又拿起了那颗钢珠，惊叹道："简直难以置信啊!"

“高手在民间，中短程射击弹弓的精准度要比手枪高得多，我见过他玩这个，能打掉扔到空中的打火机。”乔蓉插话了。

丁灿淡淡一笑道：“你们不知道的多着呢，这是一把神弓，新型毒品案的消息，就是因为这把弹弓传出来的。在制枪窝点，他拿着弹弓把杜攻城那几个货吓投降了。”

“厉害，咱们去看看这位弹弓神警，还有点时间，明星呢？”聂敬辉问，乔蓉示意着等待席上。任明星一脸怏怏不乐，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来，叫了两声没人应，乔蓉干脆上前，生拉硬拽地把任明星给拽上了。

他们仨的待遇比郭三枪就差远了，席双虎的清创缝合人有点虚弱，已经睡下了。她和邢猛志直接就在急诊手术室处理的，武燕只是清创包扎了下。三人走到这里时，听到“啊——”一声惨叫，似乎是邢猛志的声音，着实吓了聂敬辉一跳，他顺手拉住一位护士问道：“咦？这是怎么了？他不是伤得不重吗？”

“那人不怕打枪，怕打针，什么人啊？叫得比孕妇还响。”护士嘟囔了句，匆匆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身上总透着黑色幽默，聂敬辉听得哭笑不得，其他三人捂着嘴笑了，正笑着又听见“啊——”一声惨叫，旋即武燕的粗嗓门吼开了：“有多疼啊？大半夜以为你叫床呢!”

“哎哟，我不打针行不？我看着明晃晃这么长的针我就害怕。”邢猛志求饶着。

“不打针感染怎么办？土炸弹可是污染性创口，医生，上。”武燕在说话。

“啊——啊——”邢猛志夸张的喊叫回荡在医院的走廊里，武燕又吓又哄，听得外面几人有点尴尬，没进去。这时候聂敬辉的手机响了，是程总队长的，将这里的情况匆匆一汇报，新的命令传来，聂敬辉急急就要走，几步回头一指三人，出声问道：“枪源已除，余孽未清，三省七市的扫枪行动零点打响，你们……参与吗？”

三人没有思索，重重地点点头，聂敬辉一笑一摆头，四人迅速离开，匆匆归队。

过了很久，武燕搀着一瘸一拐的邢猛志从急诊室出来了，邢猛志挪着步四下瞅瞅，郁闷道：“自古英雄皆寂寞，就没一个人来看我，太过分了。”

武燕被逗乐了，斥着他：“你脸咋就那么大呢？是不是还得支队长、总队长再加上省厅领导来慰问你才觉得有成就感？”

“成就感在抓到郭三枪时，咱们早得到了，不在乎那点虚名。”邢猛志说着，不过少年心性，还是觉得太寂寞了，一转念又说道：“好歹也来几个慰问的呀!干这么大的事，末了还得咱们俩伤员相互照顾，多寒心哪。”

“你猪脑子啊!窝点被拔了，肯定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扫清枪祸肯定就在今晚。”武燕道。这个表述让邢猛志接受了，一想不能参加了有点遗憾，不过再一想，他嘚瑟道：“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那些小鱼小虾抓得就没啥意思了，荷枪实弹的大队特警刑警一突击，哎哟，简直是欺负人家犯罪分子呢。”

“你这三观得纠正一下，有严重问题啊。”武燕道。

“那你离我远点，别让我把你影响坏了。”邢猛志道。

“错，我要离你更近一点，要监督你、帮助你、引导你。”武燕道。

“少来了，我咋觉得你是假公济私呢？我们是兄弟，你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啊。”邢猛志严肃道。

武燕严肃、生气的一张脸伸到了邢猛志的脸前，脸上伤迹宛然，乍看触目可怖，然后她睥睨道：“如果我非要有呢？”

邢猛志愣了，被这种另类的表白又刺激到了，他郁闷地解释着：“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挑逗搞得像挑衅。”

说着邢猛志赶紧戒备，生怕挨打，却不料武燕一点也不生气，戳破他的话道：“想说恶心话把我气跑是吧？早知道你那点鬼心思了。就你这样居然还怕我赖上你？你咋不自个儿照照镜子？我好歹也有人追过，是被我拒绝了。”

“我也有啊。”邢猛志一点也没受打击，贱贱一指武燕，“你不就是

了？只不过被我拒绝了而已。”

“德行吧。”武燕轻轻一踢，却不料忘了他是伤员，邢猛志一闪腰“哎哟哟”又在嚷疼，急得武燕搀紧了连连道歉。

彪悍中的柔情，不是那么容易享受的，武燕朝急诊室要了加护病床，硬摁着邢猛志趴床上躺着，还很不放心地隔一会儿就掀开他衣服看看后背的伤口，不管是拒绝还是接受都有点尴尬，邢猛志干脆听之任之了。两人就在病室里拌了一会儿嘴，然后困意袭来，不知不觉中睡去了。

专案组确实派来了慰问及了解情况的人，他们来时已晚，重伤的席双虎还在监护，他们找到这俩轻伤的人时，一个趴在床上睡着，后背绷带洇血，一个坐在床边，靠着床睡着了。两个人战衣未解，血色宛然，睡得那么香，肯定是累极了。

来人鼻子发酸，掩上门悄悄离开了……

时间指向差一刻零点……

以字母序列编组的各外勤行动队伍渐渐集结完毕，整个行动一直纠结于能不能通过外围侦查和抓捕找到真正的窝点，而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老巢被拔，外围的尚不知情，不用说这也是绝好的清扫机会。

“老宋，看来你要缺席这次行动了。”聂敬辉在通信上说着。

老贯窝窝点，宋玉河正指挥着清理现场，长短枪支，琳琅满目像一个武器库，气枪、气狙、喷砂枪、快排，还有这伙匪徒用于武装自己的火药动力枪支，八一杠、霰弹枪、手枪。

几个小时了，宋支队长还没有平静下来，激动得说话都颤抖，一听聂敬辉传话，他回道：“剩下的就是些小鱼小虾了，让外勤组去干吧。这回全部倒挂了啊，总队挑选出来的精锐根本都没用上，总不能让他们闲着啊。”

“呵呵，我第一次开始讲迷信、信运气了，话说我们今天的运气太好了啊，几乎是赢了个大满贯。好，那就这样，这边就快打响了。”聂敬辉道。

“好的，等你们的好消息。”宋玉河道。

通话挂断，总队长的影像接进来了，聂敬辉汇报道：“我们这里已经准备完成，请总队长下令吧。”

“聂处啊，开始之前我得先给您道个歉啊。”程长峰心情大好，笑着道。

“何歉之有啊？”聂敬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程长峰笑道：“聂处，您是省厅派来的督导，结果被我们拉到一线了，还得劳心费神案子，我这个总队长实在是抱歉啊。”

“能参与和见证一件大案水落石出，是一名警察的幸运和荣耀，等我回去，我会被同事嫉妒的。”聂敬辉开了句玩笑。

程长峰笑道：“今夜，一切荣耀归于藏蓝银徽，让我们把这份荣耀接着进行到底吧，准备开始。”

通话结束，聂敬辉笑着敬了个礼。

此时，技侦分屏传输着数十个外勤组整装待发的场景，那是前期外围侦查摸排到了嫌疑人以及嫌疑地点，就等着肃清最后的余孽了。

“同志们，我是本次行动总指挥程长峰，这次行动组织得有点仓促，追枪专案组、扫黑领导组、文物走私追缴专案组，三个组的警力合警一处，首先要对午马、云城、汾南三市的枪案嫌疑人进行一次集中打击。我知道连续作战，天气恶劣，大家都很累，后方也快熬到油尽灯枯了，但我们更知道，人民安危高于一切，社会安定高于一切，所以我仍然要命令你们，所有人打起精神来，这是扫除枪祸的决定性一战，我们要迅速、坚决、漂亮地赢得全胜……现在我宣布：行动开始!”

每一次“行动开始”的命令，是伴着警灯警笛、伴着风驰电掣、伴着雷霆万钧、伴着排山倒海之势开始的，那是每一位警员心里最激动、最肃穆也是最神圣的时刻，仿佛恨不得自己胸前沸腾的热血能马上化成一颗颗正义的子弹，用最快的速度去把一个个犯罪的堡垒洞穿、击溃。

午马市西郊粮厂。

两组外勤疾行靠墙，搭着人梯上墙，突击的队员沿墙上猫行不远，一下飞蹿，扑倒了墙内的暗哨，旋即打开了大门，行动警员鱼贯而入，直冲造“狗粮”的车间。趁着雨夜正开足马力干活儿的厂子一下子乱套了，举手投降的，掉头就跑的，有的抄着家伙要和警察PK，接火就乱成一团，警员一个挨一个打铐子，抄家伙的早被防备严实的警员盯上了，或出甩棍，或出枪指，瞬间压制。

至于跑到外面的更没落好，被守在门口的外勤一绊一摁，还没嚷起来，双手就给反铐上了。

同一时间，此厂的组织者在家里被捕。

云城市大峪村。

外勤组摸到了村建的货仓边上，外围侦查锁定了这个提供配件的生产厂家，破门，里面哗地一乱，没料到出现意外情况，居然有十几个人，瞬间如鸟兽散，外勤四下抓捕，等控制现场，意外地发现居然是个聚赌的地方，除了查获大量未发出的枪托配件，还意外地抓到了两名网上追逃人员。

汾南市六曲坪路，高扬五金厂。

警车撞开栅门冲入时，意外地遭到了持枪顽抗，而且火力很猛，两把手枪砰砰叭叭朝着警车一阵射，拦着正面的警员，厂里有人趁黑爬墙逃跑，一跳出墙才发现上当了，本以为里面只去了一辆警车，没想到外面全是警察。两位逃跑的被摁下后，搜身发现这俩货典型的舍命不舍财，腰里缠满了现金，还在裤裆里塞了两根金条。

干这活儿的都是脑袋别裤带上的主，现场全部控制后，外勤发现这里负隅顽抗的原因了，仓库里除了大量的瞄具，还搜出来了四支仿莫辛纳甘狙击枪，据说是专为高端玩家定制，一杆售价标到了十万元。

午马市晌南镇气门厂。

行动组破门而入，成箱封存的压缩气罐被起获，被控制的厂方负责人一个劲在解释这是气动工具配件，不是枪支配件……

在午马、在云城、在汾南，各刑警队、派出所警务部门组织的追枪组照单传人，送过货的、干过加工的，甚至家里还有私藏的，被陆续起

获。行动开始半个小时内，除了零星的抵抗，各组推进极其顺利，确实也占了天时的优势。今夜这么大雨，谁可能想到警方会在这个时间搞个突袭？

与本省三市同步行动的还有兄弟省份的七市，这是根据前期排查的网络贩枪信息，以及瓦窑寨被捕的嫌疑人突审交代，各地警方先后拘传了数十名贩枪下线，当场搜出的气动、火药动力武器几十支，这些由郭三枪、杜攻城团伙发展的销售网络被警方摧枯拉朽地连根拔起了。

搜查、清缴、取证、审讯……在雷霆万钧的行动之后，紧随其来的又是庞大的繁杂警务。午马市的文化中心这一夜几乎成了警车表演场，忽闪着警灯的车辆运来了一车又一车的嫌疑人，这些涉案较轻的人员被集中在大厅里蹲了七八排，一一甄别身份，或拘留，或送审，或交由派出所进一步审查。归队的任明星、乔蓉、丁灿就忙了一夜这活儿，直到天亮还没有处理完，新的任务又来了，收缴的武器要集中在这里，统一鉴别后归档封存，作为枪械专管的乔蓉一夜未合眼，又接着忙上了。

早七时，自云城回返的程总队长和自瓦窑寨归来的宋玉河支队长几乎是同时到了午马临时指挥部。宋玉河跳下车急急奔向程总队长，一夜未眠的总队长一点也看不出疲惫，兴奋地问着宋玉河，一听窝点缴获成品气动武器六百七十支、半成品一千一百余支、配件无数、涉案赃款二百余万时，乐得合不拢嘴了。

“……这棵大树算是被我们连根拔了，现场已经归省厅指示，交由特警看护以及打扫战场，我们的人在中午前可以撤回来。”宋玉河道。

“嗯，有些年没有这么激动过了。哦，对了，小邱，给宋支队个好消息，哈哈。”程长峰笑道。宋玉河一愣，好奇地问道：“还有什么好消息？”

邱小妹笑道：“省厅就胡浩涉黑一案向澳门警方发出了协查请求，昨晚我们行动时，澳门警方突袭了胡浩被押场所，胡浩被解救出来了。由于签证已经过期，他属于非法滞留，澳门警方已经在办理移交了，最迟明天，就可以解押回来。”

“哈哈，那太好了。”宋玉河惊喜道，大名鼎鼎的“闹爷”归来，那这个案子就圆满了。

只程长峰适时泼着凉水道：“别高兴得太早了，这个团伙的组成极其复杂，涉黑领域很多，非法经营、非法制贩枪支、强迫交易、开设赌场、非法放贷，还有走私文物……三个专案组，都盯这一个人，我是争取过来的啊，先由我们彻查制枪的事，我们查完才轮得着他们。”

“草莽出人物啊，一本刑法上规定的罪行，这位闹爷基本犯全了，呵呵。”宋玉河评价道。

众人正说着，聂敬辉从楼上奔下来了，兴冲冲地奔向他们，上前就是激动地握手，忙不迭地说着：“太好了，把我激动了一晚上啊，我可是半夜把厅长叫起来汇报的，我估计领导也兴奋了一晚上没合眼。”

“有什么指示？”程长峰问。

“厅里要为我们请功，同时勉励我们再接再厉，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现在有这么一点小麻烦，郭三枪的伤可够重，审讯可是个问题啊。”聂敬辉道。

这把程总队长给听得皱眉了，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跨越条例做小动作，而且这么重要的嫌疑人，也不可能做小动作。宋玉河出声道：“这种反社会性格的人啊，估计不会认罪，得熬段时间，他背的案可够我们查一阵子了。”

“时间，我们缺的仍然是时间啊。”程长峰道。

聂敬辉提议道：“这样吧，主要嫌疑人我建议解押回省城统一办案，就以卢启明教授被枪杀一案入手。”

“我看行，昨晚突审杜攻城，他对此事知情，车辆是他提供的，已经让沁山县大队去追作案车辆了。”宋玉河道。

“行，我们合计一下，尽快解押，在这里办案有点扰民了。哎，对了，咱们那几位小伙子怎么样了？”总队长问。

“席双虎伤重一点，武燕和邢猛志问题不大，轻伤。我纠正一下，还有位姑娘，不光小伙子。”聂敬辉回道。

程长峰笑了：“那个假小子，可比小伙子还野。”

一说这个宋玉河惊叹道：“确实神勇啊，武燕一把警枪，击毙了持半自动步枪的歹徒。邢猛志更邪乎，拿着弹弓就把他们剩下的逼降了。我现在都觉得很不真实……哦对，还有这小子，你们都看到了，看着这么瘦弱，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含糊，哈哈。”

三位指挥员笑着看向丁灿的方向，丁灿嘿嘿一笑，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过他和邱小妹的目光相触时，瞬间脸变，表情黯然地移开视线了。邱小妹刻意地放慢了步伐，等着三位说笑的指挥员离开了，她折向丁灿的方向，慢慢地踱着步，站到了百无聊赖、蹲着摆枪的丁灿跟前。

一双尖尖的、精致的皮鞋，在视线余光中，丁灿眼皮慢慢地、慢慢地向上抬，一身警服、飒爽依旧的邱小妹慢慢地出现在他眸子的中央，她在微笑，眼光脉脉的令人遐想。不过很快她的目光冷了，因为她看到了对方眼睛里的漠然，那种眼光不再是炽热和渴望的，那是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目光。

“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能告诉我吗？”邱小妹轻声问，那眼光让她很不舒服。

丁灿颓然坐下了，摇摇头道：“没事。大数据就在你手里，有事能瞒住你？”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不希望把个人感情带到工作和任务中来。”邱小妹道，又加重语气强调了句：“我们的职业毕竟是警察。”

“我是辅警。”丁灿负气似的起身，也强调一句：“临时警察，即便是临时的我也不认同你的话，你说的没有个人感情是冷血动物，不是警察。假如说我以前最倾慕最喜欢的警察是你的话……从今天开始，不再是了。”

他像有某种愤懑一样说着这些话，说完就扭头走了，把邱小妹尴尬地扔在当地不知所谓……

是日，省刑事侦查总队发布公开警务新闻，枪杀卢启明教授的凶手落网，这个特大新闻刚被编辑整理发布，省厅的新闻发布会又公布侦破特大制枪案的新闻，几分钟便横扫了全国各大媒体。

到晚上，制枪、涉黑等舆论话题沸沸扬扬，把云城“闹爷”传得神乎其神时，又一个新闻爆出来了，潜逃澳门外号“闹爷”的胡浩，已经归案。

舆论在慢慢发酵，瓦窑寨、老贯窝，琳琅满目的制枪机械和枪支出现在新闻里时，收视率飙升出一个年度纪录，“制枪”这个关键词居然神奇地攀上了网络搜索热点，引领了一波关于气枪是不是枪的舆论潮流。没人注意到，驻扎在午马文化中心的临时指挥部，已经在当天夜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怙恶悍烈

“姓名。”

“郭向阳。”

“年龄。”

“三十七。”

“民族。”

“汉。”

省刑事侦查总队，单辟出来的一间审讯室，暂时改成病房了。在重重的看护下，被捕七十二小时之后，郭三枪开始接受审讯。除了审讯员，还有医生在场，里里外外足有十几个人在盯着这次特殊的审讯。

被审者半躺在床上，神情有点萎靡不振，一只眼睛包扎着，脸上的擦伤还留着血痕。这个嚣张一时的悍匪，此时看上去和一个重病缠身的普通病人没多大区别。

“对你的情况我们掌握得很清楚，回答不要有隐瞒，也没有什么意义。问话前，先看一段录像。”审讯员道，摁下了开关。

播放的是执法记录仪拼接的信息，县大队找回了作案车辆；马宝骏的货厢车里，油漆和泥土成分分析能锁定这辆车，而且马宝骏也交代曾用这辆车载着郭三枪去过柿河乡；接着是自案发现场开始的录像，从烟蒂、排泄物、岩石上的轮胎擦痕中提取的成分，穿山越岭背回来的一大

包证物，形成了这几分钟的证据链展示。

“是我干的。”

郭三枪突然道，说得淡定无比。

“嗯？”本以为会耍赖呢，没想到他直接就认了，审讯员摁停了播放，以不确定的口吻问道：“你说什么？”

“别费劲了，是我干的。”郭三枪道。

“你干了什么？”审讯员问。

“给了那老头一枪。”郭三枪道。

“你瞄准的是什么部位？”审讯员问。

“右眼，不会马上咽气，不过也救不过来。我打野猪就打这个部位，有时候能活几天，有时候能活几小时，反正活不了。”郭三枪道。

居然把杀人说得如此轻松，这话把在场的警察们气得恨不得上去掐死这个变态。

审讯员压抑着怒气继续问：“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山里人，和这位教授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杀他？”

“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啊。他举报了云城黑市，那是我们兄弟的饭碗，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杀他不应该吗？”郭三枪道。

“那你是如何得知受害人的准确行程的？”审讯员问。

“有人给我指点的，但我不知道是谁。”郭三枪道。

“你觉得，这个说辞能行得通吗？”审讯员反问。

“行不行得通是你们的事，问我又不信我，有什么意思？”郭三枪道。

审讯员问：“总不能是随随便便个人吧？随便个人给你透个信，你就相信？”

“哦，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伍士杰啊。拐这么大弯不累啊？”郭三枪问。

“不对吧，在你枪击卢教授之前，伍士杰已经失踪了，怎么当你的中间人？”审讯员问。

郭三枪嘴角翘着，轻蔑地笑道：“很简单啊，是我绑了他，他一直在我手里，就是他把东西传给那老头的。”

“撒谎，伍士杰不可能知道卢教授到沁山县的行程，他是在此之前失踪的。”审讯员道。

郭三枪又笑了，自言自语似的说了句：“看来你知道得不少啊，伍士杰养的那娘们该灭了。”

“停!”审讯员被叫停了，两人离座。出了门外，审讯员才警醒，自己的逻辑没问题，只是对方通过他的逻辑，找到了犯罪疏漏在哪儿。

门外宋玉河瞪着两人，不悦地斥着：“你们做的什么准备工作？是我们审他，还是他审我们？”

两位审讯员难堪地撇了撇嘴，一位道：“本来以为要较量几个回合，谁知道他开口就承认了，我们反而乱了阵脚。”

“那干脆就直来直去。”宋玉河命令道。

两位审讯员重新返回，刚坐下正斟酌着从哪儿开口，病床上的郭三枪又直接道：“别费劲了，伍士杰早被我弄死了，埋在第一次转运车床的地方。那地方叫啥名我也不清楚，老杜知道，是个炼焦场，小高炉下面，炉渣堆里，往下挖两米就能找到伍士杰……给他找个安身地方吧，好歹给我老子修过坟。”

又一起命案，即便在意料之中，也没想到嫌疑人会这么轻描淡写说出来。审讯再次中断，刚坐下的审讯员又起身离场了。

毕竟是命案，消息需要去核实，一头审讯关押着的杜攻城，一头派午马警方去实地勘查验证。

只过了两小时，午马警方的执法视频传回来了。找到了埋尸地点，

已经确认尸体就是失踪的伍士杰。

三小时后，审讯重新开始，不过郭三枪看上去很是厌烦，不等审讯员开口，就说："等等，别费劲，我身上难受，我想睡会儿，给你们说个事自己去求证，别打扰我……两年多前灭过个口，是个挖坟盗墓的。胡浩看上了他手里的好货，就安排我做了他……地点在曲庄头村，村北山头有座老庙，人就扔在那儿的废井里。你们查吧，查到再来找我。"

反客为主的郭三枪又躺下了，两位审讯员目瞪口呆，只能匆匆离开了。

两天时间里，包括卢教授、伍士杰在内的六桩命案被郭三枪一个一个撂出来，有些是警方根本没有掌握的。不知道这嫌疑人被震慑住了没有，倒是办案的警员被吓住了，恶贯满盈的罪犯不是没见过，而像这种恶贯满盈还这么云淡风轻的，是真没见过……

"六起命案？!好家伙。"贺炯咋舌道。郭三枪的负案结结实实吓了他一跳，让他在人来人往的医院大厅驻足良久。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宋玉河又刺激道："这是目前交代出来的。你是没见那场面啊，那家伙根本不当回事，轻描淡写跟审讯的说，去查吧。等查实这件继续审讯，他就再说一件，又是命案……死者基本都是胡浩的生意对手，或者是为了抢夺对方手里的古董。"

"那卢启明呢？"贺炯问。

"这个据他交代是刑讯过的伍士杰把卢教授的情况告诉了他，但指点卢教授行程的神秘人物，他不认识。当然，恐怕认识也不会说，他现在只交代死了的，活着的只字不提。"宋玉河道。

贺炯想想，摇摇头，直道："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号连死都不在乎的人，你觉得能这么轻易地和盘托出？"

"为什么不能？反正他也不在乎极刑啊。对他来说，随便说说而已，否则他犯这么大案子都没人知道，那岂不和锦衣夜行一样？"宋玉河道。

"他就不说，或者不交代这么多，咱们也没治不是？急得上蹿下跳那不让他更有成就感和存在感？有点不对劲，别说我没提醒啊。"贺炯道。

宋玉河没想到嫌疑人都突破了却挨了瓢凉水，他悻悻追着贺炯说着：“嫌疑人要有你这么复杂的脑袋，那咱们警察还有的混吗？有些事不能想太复杂。”

“但也不要把任何一个嫌疑人想得太简单，每个人都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你走眼可不是一回了，这点总不否认吧？比如，借给你的藏锋？”贺炯得意道。

宋玉河像被揭到了羞处，直摆手说着：“走走走，老拿这个说事儿，没意思。”

被拽上电梯了，贺炯又笑了好一会儿，把宋玉河羞得无颜以对。不过下电梯进了走廊，两人又恢复原状了，快步踱向一间病房。在门口碰到了正在换衣服的席双虎，他身边围着邢猛志、武燕、任明星、乔蓉以及丁灿，似乎正准备离开。

最先看到两位支队长的是席双虎，他示意下众人，贺炯笑呵呵地进来了，挨个拍过肩膀。走到武燕跟前时，武燕拉着脸说道：“别拍我，伤着呢。”

“哟，有情绪？”贺炯愣了。

武燕翻着白眼，已经把情绪表达出来了。贺炯一瞅姑娘那伤口还没愈合的脸，知道情绪何在了，他笑道：“相都破了，还拉个脸给谁看？”

众人一嗤，武燕气着了，不过贺炯又来一颗糖：“敢跟上级瞪眼，信不信我取消你的休假？”

武燕又翻一白眼道：“放几天假哄哄人，谁可稀罕。”

“不不，给你放俩月，解决了私人问题再上班。我当家了。”贺炯大大方方道。

武燕一下子惊喜了，一耸肩倾向支队长说着：“那，给您肩膀，您随便拍，冲俩月假期，伤着我也忍了。”

众人乐开了，贺炯有点心疼地细看武燕脸上的伤处，叹了声道：“回支队内勤上吧，这么些年案子就没停过，该歇歇了。”

咦？似乎今天的画风不对。贺炯脸转向邢猛志时，邢猛志狐疑的眼光恰好被贺炯捕捉到了。贺炯一眨眼，突来一问：“你刚才在怀疑什么？我说的话？”

“是啊，您好像有什么心事，否则不会这么感慨。”邢猛志直接道。

“什么心事？我能有什么心事。”贺炯轻蔑一声，掩饰过了。

这时候任明星差点脱口而出，被乔蓉一拉，到嘴边的话硬生生咽回去了，贺炯呢，亲自给席双虎系上了扣子，上上下下看了几遍，这才拍拍肩膀问着：“恢复得怎么样？”

“没事，能出院了。”席双虎道。

“他们仨的情况回头给您报告。”宋玉河道，说到此处又多看了邢猛志一眼，像是心有余悸说着：“险胜啊，郭三枪的反应很快，燕子第一枪他就反应过来了。理论上，双虎你在出枪时，应该直接击毙他，而不是为了抓活口冒险。可惜六四式警枪的初速快，穿透力强，但在瞬间造成的伤害根本不足以致命。如果不是你们用电筒晃着郭三枪的眼睛一直造成对方暂时失明状态的话，恐怕拿不下这个人。”

“是，支队长，我们有点冒进了。”席双虎羞赧道。

“我觉得冒进应该得到表扬，狭路相逢，我们要着回来那会更难堪，真让郭三枪脱逃，不管他潜伏还是大开杀戒，都是一场灾难。”邢猛志道。

这话似乎也对，宋玉河笑着看邢猛志，贺炯黑着脸斥着：“就不能谦虚点，领导还没表扬你，你倒贴上脸了。别以为你抓了郭三枪就很了不起了，正确的叙述和表达方式应该是：在我们大队警力的合围之下，仓皇逃窜的嫌疑人，被我们共同成功缉拿……你们，没意见吧？”

其他人不好意思吭声了，都看着邢猛志，邢猛志笑道：“我当然有意见，我当然了不起，而且我们……都了不起。结果就摆在这儿，过程毛病随便挑，什么都否认不了这个了不起的结果。”

邢猛志狠狠一说，余众被刺激到了，任明星和丁灿急得鼓掌，乔蓉赶紧拉住了。不料心情大好的宋支队长并未有异议，倒是坦荡地举手大大方方替大家鼓了个掌，贺炯意外地看着邢猛志，竖了个大拇指道：“说

这话，才真是了不起，走了。”

一行人鱼贯而出，办完出院手续，直驶山大校园，那里今天有一场追悼会，正义可能有点迟到了，不过还好，没有缺席……

“杜攻城，抬起头来。”办案的刑警严声命令道。

病恹恹的杜攻城抬头，两眼迷离。

密闭的空间是不分昼夜的。身处这种环境唯一的后果是，会引起生物钟紊乱，进而会影响到正常的情绪和心理。想要让人乖乖就范，哪怕是最文明的审讯方式，也不要期待它有多人道。

这不，案情已经重复盘问了十几遍，审讯人员还在挑毛病。哪个细节对不上，肯定又是刨根问底。当你想歇一会儿，想抽根烟，或者想喝杯水都成为奢望时，绝望会慢慢主导你的情绪，情绪只剩下一个趋向，简单地讲叫作：恨不得去死。

杜攻城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他无奈交代着：“不都说完了吗？我们造杆枪都没这么麻烦。”

办案人员压抑着心里面的好笑，拉着脸继续问着：“这批进口的枪管来源，再说一遍。”

“我真不清楚，老五，不，伍士杰倒腾回来的。去年五六月吧，马宝骏拉回来的，我们装了支试了试，确实好使。三十米几乎一个弹孔，后来就做出来了……”杜攻城把过程又交代了一遍。

“谁出的资？”办案人员问。

“钱的事我哪知道。”

“货源联系你参与过吗？”

“没有，没有，我连字都写不利索，那国外的洋字我更抓瞎了。车床都是伍士杰手把手教着装起来的。”

“那卖完货，收的钱在谁手里？”

“这不难为我吗？我哪有本事管账，我真不知道。后来这几趟归我，

也没多少。”

“分给你的钱是怎么拿到的？”

“就个账户，卖了就给转过来了。”

“把账户名称写一下，是哪个行的卡。”

办案人员拿着纸笔，找着搜查出来的证物，按照杜攻城的指认，标出了涉案的账户名称。这货果真半文盲一个，写自己的名字都像乌龟爬。

细节需要确认，这是最终定罪的依据，主谋和从犯量刑不是一个量级，而面前这位活脱脱的一个从犯，居然说不清上头老板是谁，开始说是伍士杰，可又解释不了为什么郭三枪会针对伍士杰，似乎根本不知道伍士杰已经死亡。又猜测胡浩就是老大，却也说不清胡浩是怎么指挥操纵制贩枪支的。

犯罪组织里盲从的情况很严重，大部分成员只认利益，不管后果，至于谁在操纵和组织对他们来说不重要。办案警员写完皱皱眉头，又换了一种问话的方式，他问道：“根据你的交代，郭三枪是在你被捕的前一天晚上离开的，具体是几点？”

“十一点多吧，接了个电话就走了。”

“和谁一起？”

“他一个人。”

“第二天几点通知你们去接应的？”

“上午，八点多，二米去接的。”

“谁来的电话？他在听谁指挥？”

“那我怎么知道？应该是闹爷吧……噢不，胡浩。”

听到这里，办案人员的眉头皱到一起了。那个时候，胡浩已经被澳门当地的收债涉黑人员控制，胡浩的通信应该被监听了，不可能去命令郭三枪。

办案人员似乎想到了什么，起身匆匆离开，这个存在嫌疑的节点导致审讯中断了……

“胡浩，既然都这样了，扛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没兴趣说说？”

程长峰亲自审的胡浩，他是自省城机场直接被羁押回省刑事侦查总队的，三个专案组盯这一个人。案子前后跨时近十年，恐怕又是一场持久战了。

审讯桌一侧的胡浩五十开外，胡子拉碴，头发散乱，外逃半年已经看不到一点昔日江湖大佬的气质，就像一个讨债未果生活无着的民工。

“没啥说的啊，反正都逮了，最后都得扛我脑袋上。”胡浩颓废地道。

程长峰笑了笑继续问：“说说枪，我专管这一块。”

“那是老伍搞的。干我们这行多少得有点硬货，否则人家不服你。我们那块挖坟的、开矿的玩得都大，多数人手里都存着家伙。老伍搞了两支，结果那蠢货搞了两支半自动。哎呀气得我把他给收拾的，总不能扛着这玩意儿张扬吧，那玩意儿也太吓人了……后面就又搞了几支短的。那货是车工出身，就学着自己做，后来还真做出来了，不过子弹他们做不了。”胡浩交代道。

程长峰又接着问道：“半自动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不清楚，他跑了趟云南搞到的。都七八年了，那玩意儿一直扔在地下室没用过。”胡浩道。

程长峰皱皱眉，这与情况似乎不符，他问道：“你确定没用过，郭向阳用过吗？”

“没有啊，他不可能知道我藏枪的地方。”胡浩道。

“那谁知道？藏在什么地方？”程长峰追问。

“回迁小区啊，我那儿有套房没人知道。”胡浩道。

“没人知道？谁住那儿？”程长峰问。

“我和小令约会的地方啊，确实没人知道。后来买了房就搬离那地方了，要知道，也只有小令知道。”胡浩道。

“小令是谁？说大名。”程长峰烦躁地问。

“司令婕，我一相好，酒店就挂在她名下，你们应该知道她了啊，不是还关着吗？”胡浩道。

这是一记重锤，听得程长峰目瞪口呆，不自然地忆起在云城司令婕冲进专案组的景象，此时他想到了一个最不可能的真相，而且是胡浩也不知道的情况。

良久，程长峰试探似的问着：“我猜一下，你的钱袋子在伍士杰手里？”

胡浩愣了，惊讶地看着程长峰，不知道该承认还是该否认。

“我再猜一下，你的财源被断很久了，司令婕知情，而且你怀疑司令婕做了手脚。毕竟是个漂亮二奶，我就不信你能完全放心。”程长峰问。

胡浩眼睛又睁大了一圈，怔住了。

“第三个猜测，你根本联系不上郭向阳，潜逃境外后你唯一联系的人是伍士杰。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联系所有人筹钱。”程长峰道。

胡浩结结实实惊愕到了，他愕然欠着身，无奈道：“好吧，我认栽了，看来伍士杰什么都交代了。”

“确实交待了。不过不是你说的‘交代’，而是被人给交待了。你潜逃半年之久，恐怕不知道的事太多了。”程长峰道，干脆翻开了案卷，排出了几张照片。胡浩倾身一看，差点呕出来，是埋尸现场，已经腐烂的尸体被法医从高炉炉渣里清出来，面目几不可辨，不过胡浩还是认出来了，他颓然而坐喃喃道：“是伍士杰，我说怎么联系不上他了。谁杀了他？”

“你说呢？”程长峰反问。

“郭三枪？只有这个变态敢下手。”胡浩狐疑道，看看程长峰，生怕中圈套似的。

程长峰淡定地看着他，随口问着：“你的赃款伍士杰以什么形式藏匿的？相信我，既然人都灭口了，那这笔赃款肯定不在了。可能有人以你的名头干了很大的事。虽然你不是无辜的，可要都算你头上，我也觉得太冤了。”

程长峰排着制枪窝点的照片，被俘的嫌疑人。看得胡浩如遭雷击，好半天消化不了这个震惊似的，一直瞪着眼发呆。

好半天，他毕竟了解自己的同伙和手下，很快想明白了，喃喃如是道：“怎么可能这样？郭三枪那山炮连钱都取不利索，账户他根本不懂啊。”

“有懂的啊，这条枪能握在你手里，也能握在别人手里啊。”程长峰顺着话题问。

“不可能啊，这条枪杀人纯凭喜好，收买不了……是他妈谁黑我？”胡浩难住，在黑与被黑之间，他狐疑地打量程长峰，恐怕眼前这位也该算上，记忆中每一个人都让他警惕。

“没必要警惕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个无限循环，黑吃黑再被黑吃，这种套路你不应该意外。现在我相信制枪你不是主谋，可能连这个摊子被你昔日的兄弟铺了多大，你都不清楚……有兴趣看看吗？反正时间有的是。”

程长峰怜悯地看了这老头一眼，示意播放录像。第一帧就把胡浩看得眼睛瞪圆了。抓捕的现场，蹲着的嫌疑人，林林总总的枪械，看得胡浩目瞪口呆，嘴唇耷拉得合不住了，半晌才喃喃说着：“老杜？!秃轴？他们不倒腾修理厂了吗？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做枪了？没见做这种长枪啊。

“这是老五建的厂，这个浑蛋……

“我说这帮人去哪儿了，这群浑蛋……”

他喃喃地说着，脸上的惊愕更甚，看得出这不是装出来的，是真被震惊到了，也是真的根本不知情。恰如专案组的判断，确实是有人借着闹爷的名头、地盘以及人手，另起了一个制枪的炉灶。闹爷算是一辈子逮鹰最终被鹰啄了眼，结结实实地蒙在鼓里了。

程长峰静静地看着，视线的上方是胡浩变形的脸，震惊还未消化，视线的下方，是他手写下的两个名字。所谓心腹即大患，能黑老板的人，恐怕非心腹莫属，胡浩的心腹除死了的伍士杰之外只剩下两个人了。

一个是小三“司令婕”，另一个是私人律师“闫学军”，两个名字已经被他圈了无数个圈圈。思考中不经意侧眼时，副审聂敬辉拿起手边的纸示意了下，那上面同样是两个名字：司令婕、闫学军。

只有这两个人消失了，司令婕疑似被郭三枪劫走，而那位私人律师什么时候消失的，根本就没人知道……

“难搞了啊!抓不着人是一团谜，抓着了是一团糟啊。”

贺炯翻看着手机收到的案情实时通报，哀叹了句，然后把手机递给同来参加追悼会的宋玉河。宋玉河瞟了几眼，点评道：“胡浩的涉黑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他老婆混成了政协委员，他兄弟、表弟不是村长就是镇长，儿子、侄子都进了公检法。树大根深，没那么容易查清楚啊。够咱们喝一壶的了。”

“你这个支队长当得可真够呛，不先想解决办法，倒先排困难。现在这个关键时候啊，你厘不清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很有可能导致重要嫌疑人漏网，哪怕漏一个，这个案子都不算办好了。”贺炯道。

宋玉河无奈回着：“贺支啊，现在厅里已经接手了，要办成铁案，审问动用的是省厅大员，咱们……”他摊着手，尴尬无奈讪笑。

案子的规格升了，从体制上说没问题，是为了杜绝办案可能出现的遗漏和其他问题，但对于具体经办者，那滋味就不好说了。就像亲手养大的娃娃成了别人家的一样，想抢抢不着，想舍又舍不得一样。

“组织上对办案人员调整，我持保留意见。咱们的着眼点不一样，你是怕被别人抢了功，我是怕，真漏了个浑水摸鱼的，这个案子将来要牙疼了。”贺炯道。

宋玉河回道：“再差也是瑕不掩瑜，主谋落网，抓捕剩下的喽啰无非时间问题了。”

“说你猪脑子你犟嘴，我问你，制枪的主谋到现在还厘不清究竟是

谁，贩枪大量的黑金在哪儿？落到了谁手里？究竟有多少？漏掉的司令婕、闫律师在此案中是什么角色，有多大的案情？等你慢慢巡查问清，还来得及吗？”贺炯怒气冲冲斥了句，径直向车走去。

宋玉河怔了片刻，不悦辩着：“就现在查清也来不及啊，早溜了……哎老贺，去哪儿？”

“回队里。”贺炯倚着车门，回头时，看到了追悼会现场，挽纱中央，是那位已经作古的卢启明教授，慈祥的面庞音容宛在。贺炯像触电一样收回了目光不敢直视，又瞥见了吊唁完站在一旁的邢猛志、武燕、席双虎等人。教授的生前好友圈子和警察可能没有交集，身处其中，让他们既陌生又尴尬，隐隐地心中还有一层愧意。

他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叹了口气坐到了车里，另一侧上车的宋玉河问着：“咋啦老贺？脸色这么差？案子水落石出是迟早的事，干急也没用啊……哦，对了，别说我给你添堵啊，还有更糟心的事。省厅督察组也要介入这个案子，已经来了，咱们赶紧回吧。”

抓捕、击毙歹徒数人，受伤警员数人，还有一位伤重的返聘警员，恐怕指挥组得为这次疏忽做出解释了，贺炯顿感一阵头大，忧心忡忡地驱走了警车。

席双虎捅了捅乔蓉，示意着视线的方向。乔蓉看时，脸上伤痕宛然的武燕，也正表情抑郁地看着那儿。在那个方向上，邢猛志正递着纸巾，他面前是啜泣的茹叶楠，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场景里，任明星也没心思开玩笑了，他出声问着：“武姐，为什么凶手都抓到了，我还是觉得像心里有愧一样？”

“逃犯抓得回来，可生命无法挽回啊。”武燕喃喃道，她看着素未相识的卢教授，却没有一点可以告慰死者的快意。

“郭三枪已经交代了六起命案，包括枪杀卢教授已经供认不讳，我们……”席双虎说着，发现武燕的脸色变化，便戛然而止。他感觉到，这几位来自禁毒上的还和参案之初一样，浓浓的愤意和满满的不服气，于是他更委婉地劝道：“武姐您别介意，我们刑侦上和你们禁毒上有点不一样，这种大案省厅插手很正常。”

“谁插手我也不介意，只要他有本事审下郭三枪来。郭三枪绝对不是主谋，主谋到底是谁呢？涉案资金一共才找到两百多万元；司令婕疑似被劫持，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个没怎么露过面的律师也消失了。疑点这么多，你们居然坐得住？”武燕质问着。

刑侦上这两位讷言了，惯于服从命令的他们可没有想过这么多，一旁沉思的丁灿说了：“不知道胡浩审得怎么样？我们的信息量不足，无法判断啊。”

“再加上个心不在焉的，判断个屁啊。”武燕道。

“谁心不在焉啊？”任明星问。

“还有谁，那儿呢。”丁灿抬头示意着邢猛志的方向，解释道：“这节骨眼还想着乘虚而入，他可真有闲情逸致啊。”

“闭嘴，再乱嚼猛子我抽你。”武燕彪悍警示道，把丁灿吓到了。余众嗤笑着，心里更坐实这两人的冤家关系了，好不好只能她说，还不兴别人评论。

不一会儿，邢猛志又回到了追悼会主场地，郑重地向卢教授的遗像鞠了几躬，快步朝他的队伍走来，挤进了车里。难得武燕没有呛他，他直接说道：“有任务吗？”

“有，马上归队。”席双虎道。

“肯定是郭三枪的审讯，我能参加审讯吗？有这么几个疑点啊：郭三枪和司令婕的关系还厘不清楚。胡浩呢，又没有和郭三枪通过话。颐指气使那么久的老大，恐怕郭三枪在他眼里应该只是一个杀人工具，既然是工具，那就谈不上卖命了。但恰恰相反的是，郭三枪一直在不要命地干，这前后逻辑有问题啊，有些隐情可能我们还没发现……咦？怎么都不说话啊？”邢猛志说着，发现车里都奇怪地看他，他讶异了，特别是看到任明星和丁灿一脸沮丧，更让他难懂了。

还是席双虎解释了，他道：“我们接到归队命令，省厅督察组要和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谈话。”

“谈话，沮丧什么？”邢猛志不解了。

“老大，功是功，过是过，又是抗命，又是击毙嫌疑人，还让好几位参与行动的警员受了伤。不可能不调查指挥和行动人员。毕竟是省厅挂牌的大案。”乔蓉弱弱解释道。

“哦。”邢猛志一听，根本没当回事，不过马上反应道，“那兄弟们统一口径啊，全推我身上，不许说华师父和武燕。”

没承想是这么个反应，仗义倒是仗义，就是白痴了点，武燕笑斥着：“你确实无畏，就是太无知了。命令录音、执法记录仪录现场、电子证据都是全乎的，你以为辅警巡逻糊弄你们大队长呢啊？”

“没事，这事得领导扛，要不以后还指着谁干活呢？你们瞎操心。”邢猛志一语盖棺，根本没当回事。

一句话给轻飘飘地解决了，让一车同行哭笑不得……

义不苟且

“对不起，不耽误大家很长时间，这是我们要谈话的名录。”

省厅督察来人，把名录递给了程长峰。聂敬辉、贺炯、宋玉河一干指挥成员都在内，两方像谈判一样隔着会议桌，似乎有剑拔弩张的气氛。

名录上标着以邢猛志、武燕、丁灿为首的一干参与行动人员，不用想也知道是为所谓的“程序正义”而来。恰恰这个正义，是最容易挑到毛病的地方。

说话的督察圆着场道：“我看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这事是省厅打黑除恶的挂牌大案，又是历年来罕见的制枪案，部里和厅里都很关注。即使有问题也是瑕不掩瑜，我们查阅了整个行动过程音像资料，在端掉制枪窝点的时候，没有下达任何命令，指挥麦是静默的，还有，你们行动的成员，怎么可能是……”

说到此处，宋玉河和总队长有点羞愧地低下头了，聂敬辉出声道：“如果有失误，那是我们在座指挥员的失误。退休返聘回来的华启凤是痕迹专家，他很固执地认为作案手法是群众智慧演化出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们指挥的失误在于，把警力全部放在午马、云城一线，没有想到，他们真在高速路和普通乡道的交会处截获了枪支。”

“那问题就来了，这么重大的任务，为什么使用辅警人员？更大的问题是，这些辅警同志，怎么能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擅自扑向制枪窝点……假设，当天我方出现人员伤亡，这责任谁负？我们是一支纪律队伍，未经允许擅自行动都是要杜绝的，这上面有过血淋淋的教训啊。”省厅督察如是道。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擅自行动是大忌，聂敬辉刚要说话，贺炯插话进来了：“责任我来负，这个捅娄子都是我们禁毒上支援的人手。”

“贺支，您当时并不在现场指挥。”督察问。

贺炯有点难堪地嘘了一口气，忧郁地点上了一支烟，对方竟然没有制止，就听贺炯悠悠道：“其实我们在座的都没有责任，让辅警冲上去的命令没人敢下，包括我，包括聂处，包括程总队长，没人敢下。但是现在，我们却在为没有下这个命令而感到羞愧，窝点距离高速也就十几公里，我们最早到达现场的警力用了五十分钟，他们把运枪车堵在土路上用时三十一分钟，前后相差十九分钟，我相信你们明白这十九分钟的含义，别说十九分钟，哪怕他们提前警醒十九秒，我们都可能拦不住。而拦不住这个团伙的后果，不管是逃进山里还是拼命火拼，对我们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所以我羞愧没有下这命令，否则今天我会因为背上这个处分而感到光荣。”

这是公然地护着下属，不过回护的理由让督察们心生敬意。他们还未表态，聂敬辉轻声补充着：“也算上我，我和邢猛志通过话，是我命令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制枪团伙堵住的。”

“还有我。”宋玉河道。

“我们一个组，有一个算一个，功劳可以让，处分不能谦让。”程长峰道。

这就僵了，督察组长尴尬地看着，没承想遭遇到了铁板一块，他提醒道：“只是谈话，你们就抗拒心态这么重，不能因为一个案子，党性和原则就放一边了啊。”

“组建专案组以来，这是我们唯一一次的意见一致。这样吧，专案组的各次会议、案情讨论都有影像资料，你们肯定没有看全，我把剪辑出来的视频放一遍，如果你们看完，知道这几个人的所有情况后还坚持，

那我就服从组织上安排。”聂敬辉提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得到点头默认，这个组各人像有默契一样，关门的、拉窗帘的、开投影的各忙其事。完事了贺炯、程长峰、聂敬辉次第出了会议室，只留下宋玉河在现场操作着投影。黑暗中静静地听着步话录音，看着各阶段的影像资料，沁山县山区的案发现场，一位辅警在侃侃而谈谋杀的判定，山区追踪路上，几个人手足并用在陡石坡上采集物证。还有一位疲惫的胖子边吃面边画着画像，画像上，肉眼可辨的就是本案的核心人物——郭向阳，笔下绘出的画像几乎和本人肖像一致，着实让省厅来人惊叹了几声。

历次案情分析、讨论、追捕、搜查，都是执法记录仪提取的内容，不甚连贯，但可以看到大致的脉络，当放到华启凤和丁灿一前一后抄着家伙上前和贩枪的司机搏斗时，省厅几位尴尬地摇头。听到那位退役的刑警吼着“抢劫”时，各人的脸上估计全是黑线，黑暗的会议室里咂咂有声。这些上交时都被剪辑了。最基层的执法状态，有时候确实经不起推敲，不过接下来的影像却让他们的认识反转了。他们静静听着。

“能看到最多四个人。三个搬运，一个坐车里，似乎准备走，车都快装满了。”

“支援赶不到了啊，要堵死得有场火拼了。”

“油机说六七八个人，差不多能干挺他们吧？”

“你没看出那个货有点不识数啊……人员不明，装备不明，属于抓捕最难控制的情况。你懂个屁，你以为是你混黑社会时候两拨流氓火并呢？”

“这得统一领导啊，华师父年纪最大，你是正式刑警，我呢是临时组长，到底听谁的嘛？”

“我去，敢情仨领导，就我一职工，还是临时的。”

“必须听我的，有我在轮不着你们辅警挡枪子。”

“再拿辅警不当警察，我俩跟你急啊。”

“都闭嘴，我是师父听我的，就凭我抓的人比你们见的人还多，谁反

犟我抽谁……都听着，我们现在两条短枪，子弹九发，两支气动武器，铅弹虽多，但如果不击中要害根本无法解除对方的战斗力……所以，我们这么干，掐头，拦腰，捅屁股。他们一分兵，我们就占据绝对优势了，只要能拖住十几分钟，一切就盖棺了。我在前面，猛子、燕子，你俩在中间，下手狠点。小丁，如果有第三个人，就是你的了。就刚才路上那水平，敢顽抗的往死里弄。”

…………

那是执法记录仪记录回来的声音，似乎让听着的督察们也热血沸腾。有人在挪着椅子，有人紧张地嗯了一声，因为听到了枪声。哪怕仅凭声音也能想得出，现场那时的情况该有多么危急，又是一段清晰的录音。

枪声、呐喊声、惨叫声、爆炸声，还有一声虚张声势的喊声：“杜攻城，我知道你在里面，你们被包围了，马上缴械投降。”

枪声淹没了喊话，轰——轰——轰的炸弹声音。

“干不过啊。”

“干不过也得干，要压制不住跑起来，那就更挡不住。”

“也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华师父是当教练的玩枪水平，应该没事……这个距离打不到啊。”

“拿这个。我去，火山放火了，这蔫巴货干坏事比我还手快……行不行啊？”

“不知道，试试。”

“不行，太危险，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得后悔一辈子。”

“扯什么呢？你找不上男人，准备赖上我了？”

“是啊，咋啦？”

“你们被包围了，马上缴械投降。”

“瓦斯弹……各组突击，顽抗当场击毙……”

“投降，投降，别开枪。”

“手放在脑后，全部到楼梯上。”

“别开枪，别开枪……”

“还有几个？出来。”邢猛志吼着。

录音中断，画面再出，只能看像野兽一样躺在泥地里被俘的头号嫌犯。下一帧画面跟着手电光线呈现着，抓捕行动结束后衣衫褴褛的警员们满脸血痕。他们被架着、被抬着离开了刚刚战斗过的地方。

“停!”有位督察在喊了。放投影的宋玉河点了暂停。

黑暗中沉吟片刻，省厅来人中有人出声说道：“一到基层查问题，都用这招，不是摆功劳就是讲苦劳。我们不否认，这次行动干得漂亮，非常漂亮，但是……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没准备混为一谈，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宋玉河小心翼翼地问。

“对整个行动过程、信息研判、抓捕等环节重新检视一遍是省厅的决定。还没开始你们就提要求，合适吗？”省厅督察问。

“只是一个很小的要求，已经通知他们几个都来了，只是谈话的时候，不要提及华启凤行吗？”宋玉河小声请求道。

“怎么了？”

“什么意思？”

“对了，这位华前辈，现在什么情况？”

三位督察齐齐出声问。这位前辈一辈子都在一线，曾经是传奇一样的存在，队里都以为他的销声匿迹是退隐了，却不承想传奇终以神话而结局。如果不是亲眼目睹，都不敢相信是这么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拿下了惊天大案。

“他……”宋玉河声音轻了，更轻了，喃喃地好久才道：“快不行了，肝硬化转癌，枪伤一处，弹片伤三处，失血导致昏迷后就一直在抢救中，并发了肝功能衰竭，可能就在这几天了。”

“啊？!”

“什么……”

来人愕然声中，如遭晴天霹雳，又沉默很久。宋玉河轻声说着：“堵住枪源是整个行动的爆点，他们四个人伤了两对，有三位是抬回来的，今天才都出院。他们根本不知道华师父的病情，他们感情很好，我怕一下子知道这消息，都受不了……华师父退休后还返聘回来，其实本身也是一个违纪。当时队里已经知道了他的病情，可他执意要回。他的事是局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本来没人敢同意，可他给局领导交了一份遗书。是抄的，抄牺牲战友池兵山的遗书，那份遗书在建警六十周年的纪念展览上出现过……就是这份。”

他放着投影，放出了一个玻璃格子装帧的信笺，泛黄的纸张，铁钩银画的张扬字迹，那是来自一位全警都熟悉的英模。在死寂的良久沉默之后，听到了宋玉河在轻声诵读着：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可总有那么一种不相信、不屈从、不畏惧的人，他们会坚持自己活着的信仰和选择死亡的方式，这就是警察。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可却在改变着其他人的命运，让恶者得惩，让善者得安，让正气宣扬，让天下……平安!”

宋玉河诵读着，这场惨烈的生死搏杀历历在目。是一位，是很多位不相信、不屈从、不畏惧的藏蓝银徽，在枪口刀尖上捍卫着信仰、守护着平安，哪怕代价是死亡也在所不惜。

读罢，他唏嘘了一声，很没出息地抹了把鼻子，脸侧过了一边。

三位督察，领头的收拾着桌上的本子，挟在腋下，想说什么，看着宋玉河的样子哽住了。他们三人陆续起身，一言未发，一个接一个地出了会议室，出去的时候还有人抹着眼睛。在他们眼前，三位正装的专案组指挥员，保持肃穆和表情和立正的姿势。再往前，是便装的数人，人站得标挺，脸上的伤痕未消，臂上的绷带未解。齐齐敬礼时，带着绷带的席双虎举得很吃力。

一位督察站在席双虎的面前，轻轻地拿下了他敬礼的右手，很和蔼地看着说道：“应该是我向你们致敬……敬礼!”

三位致敬，礼毕，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匆匆赶回来的小警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什么情况，未等猜测，贺炯烦躁地吼了声：“没事了，都回去吧，该干吗，干吗去。”

程总队长掩饰似的拉着聂敬辉回会议室，不料这时有很不知趣的邢猛志接茬了：“一直在医院，我们怎么知道该干吗去？”

贺炯没理他，扭头要走，邢猛志追着堵着贺炯敬礼嚷着：“报告支队长，我们要求参加郭三枪的审讯。”

“还审个屁，命案撂了一堆，查都查不过来呢。”贺炯吼道。

“报告总队长，我认为案情还有疑点，之前的判断可能出现很多失误。”邢猛志又去缠程长峰了。

程长峰回头说着：“已经在查遗补漏了，失踪的司令婕、闫学军还没有找到，这个关系错综复杂，我们正在捋，云城方面也在重新排查了。”

“放着个现成的郭三枪，不比排查来得快？”邢猛志道。

聂敬辉倚门解释道：“郭三枪是个杀手角色，对于这些人的黑金操作应该不知情。再说他不是负隅顽抗不开口，而是竹筒倒豆子一直往外撂命案，还有什么好审的。他交代的确实比我们查得快多了。”

“是啊，假如这也是一个假象呢？为什么不可能是以交代罪行的方式去隐藏其他的罪行？”邢猛志道

贺炯一下子听蒙了，拉着邢猛志问着：“等等，你这什么逻辑？以交代罪行的方式隐瞒其他罪行？他交代的都是死罪，还有什么比死罪更需要隐瞒的？”

逻辑不通，几位小警笑了，邢猛志却是嗤鼻道：“这个逻辑一直就没通过，首先，郭三枪杀人眼都不眨，彻头彻尾的反社会性格，这点没错吧？”

面向质问，贺炯点头：“对呀。”

“那接下来就不对了，这么反社会的人没经过三查五审熬上十天半个月，立马就交代了？总不至于是在咱们强大的气势下屈服了吧？”邢猛志反问。

一语惊醒梦中人，聂敬辉眼睛一睁脱口道：“对呀，我也觉得哪儿不对劲，猛子这么一提醒，似乎是逻辑不顺啊。”

“您忘了最初对他的判断，要么零口供，要么死了没口供。”邢猛志道。

“对呀，说得我心里也发毛了，似乎审得太顺利了。”程长峰如是道，看看聂敬辉，聂敬辉问着邢猛志：“你觉得可能有什么隐情？”

“本案主谋怎么定？伍士杰被灭口，那在此事背后肯定还有主谋，是郭三枪吗？他连钱都不稀罕，犯罪动机呢？还有给伍士杰提供进口枪管的是谁？司令婕近两年内根本没有过出境记录，这事她玩不转。闫律师也不对，一个土生土长的云城人，这种人只会合法地去犯罪，不可能掺和制枪啊？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案发当天司令婕去扫黑除恶指挥部求救，之后被郭三枪劫持……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情况查清了没有？”邢猛志问。

“没有。”聂敬辉摇摇头道，“审讯只能循序渐进，对于愿意开口的被审人，我们只能顺着挖。”

“如果他也是顺着把你往坑里带呢？”邢猛志提醒道，把聂敬辉听得皱眉了，就听邢猛志又解释着：“假如这是一场反转戏的话，那你就进坑里了……关系这么捋，郭三枪听命于司令婕。当天司令婕接到胡浩的电话，准备出逃，于是策划了这么一场，包括去扫黑除恶指挥部求救，包括路上被人追杀，包括举报胡浩的老婆和他的大舅哥。这么一折腾，专案组见功心喜，忙着抓那拨贩文物的，把司令婕就忽略了，只派了一名女警送她回家………谁也认为这个被包养的小三就是个花瓶，肚里没多少货……这恰恰也是她的目的。就在回家的时候，出了电梯，郭三枪等在那儿，打昏了女警，劫走了司令婕……其实不是劫走，是送她走，而这个时候，郭三枪的分量要比司令婕重得多，他那张脸一出现，我们警力几乎全部冲他去了，那司令婕就可能安生地逃之夭夭了。舍车保帅加金蝉脱壳，有没可能？”

一行小警听得嘴巴也合不拢，任明星回头看武燕，出声问着：“姐

啊，那天从山下摔下去，他是不是脑袋着的地啊？”

“没有啊。”武燕没醒过神来。

“那就是在医院吃岔药了。”任明星道。

乔蓉没有斥任明星，不过脑筋转不过弯来，疑惑问着：“那郭三枪的动机呢？还有司令婕的行为也解释不了啊？以投案自首的方式脱逃？难道不怕被扫黑除恶指挥部滞留？一滞留这不都黄了？”

“是啊，这个有点吓人了。司令婕我见过啊，都不敢相信啊。”席双虎道。

“那狠娘们多的是，女人狠起来，根本没男人什么事。你看武燕这样，你能相信全总队没人能打得过她？”邢猛志辩了句。武燕做着凶相威胁了下，把其余众人逗乐了，这时候一直在点着脑袋使劲转脑筋的丁灿喷了句：“我觉得有可能。”

“理由呢？”贺炯问。

“正常的情况呢，正常的人都能想通。但要是反常的情况呢，就得不正常的人才能想通了，比如这位。”丁灿请势示意着邢猛志。邢猛志客气点头赞道：“谢谢夸奖，我也给你一个理由，郭三枪就是个非正常人类。你们用正常的思维，怎么可能捋得清他的想法？所以对付他，必须用不正常的思路来剖析。”

“怎么这么乱呢？”武燕挠着头，看看身边，预感不好了，正常人都迷惑了，估计要被邢猛志带到不正常的思维上了，果不其然，聂敬辉征询其他几人道：“要不，试试，郭三枪这个心态还真不好把握。”

“行!玉河，给他们讲讲注意事项。不得接近，郭三枪的情况特殊，现在都盯着这儿呢。”程长峰被说服了，不过还是疑窦满满的，怀疑地盯着邢猛志，看他乐滋滋的样子，好奇问着：“傻乐什么？看你像心里有谱啊？”

“谱倒还没有。”邢猛志道。

“那乐成这样？”程长峰问。

“哦，来的路上我说我能参与上吧。他们不信，还打击我。这不，打赌他们输了都蔫了，呵呵。”邢猛志回头示意着一行队友，可不都龇牙咧嘴，肯定是输给个不正常的人既不愿又不甘，瞧着邢猛志嘚瑟的样子来气。

程长峰尴尬得挠腮了，一副牙疼表情，可说出去的话又收不回了，瞪了邢猛志几眼，一语不发地进会议室了。

这事没那么容易，光注意事项宋玉河就列了两页A4纸，准备工作又做了四五个小时，还有三级审核和审批手续，一直到天黑才获得批准。批准的也仅仅是增加一个旁听记录的名额，不过邢猛志总算如愿以偿了，终于有机会参与刑事侦查总队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审讯……

第九章 幕后黑手的真容

诛心之言

3·28专案的规格提升还体现在嫌疑人的关押上。一干嫌疑人分别被关押在三市的七座看守所里。谁也没想到，已经快被忘记的马宝骏被提到了远程侦讯的名单上。

他坐进熟悉的审讯椅里，自个儿把挡板放好，铐子放正，腿一搭，那动作已经练得行云流水。而且秉性也没什么大变化，没人问他都唠叨上了。

“我说，警察哥哎。跟这里管教反映一下啊，伙食太差了，谁进去都是噌噌往下掉肉……好歹也让家里送点东西啊，不能我们自个儿花钱也不让送啊，我们号里的都说，监狱的‘狱’咋写呢，一个犬字加上动物偏旁，解释就是把人像狗一样关起来？可就关起狗来好歹也给啃根骨头啊，这里每天净是些白菜萝卜，还没点盐味，更别提油了，您看我瘦得，自己都认不出了……”

有点不耐烦的审讯员架好了摄录和远程传输，坐下来道：“那不正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听着，远程侦讯，你要对专案组提的问题如实回答。”

马宝骏嗯了声，悻悻扬头，面前的屏幕上显现出了两位警员，声音传输问着：“说说郭向阳，也就是郭三枪的详细情况。”

“啊？我哪知道详细情况？”

“就是你看到的……你认识他多长时间了？”

“三四年了吧。”

“经常见吗？”

“不常见。”

“除了你已经交代的作案见面，其他时间见过吗？”

“有几次吧。”

“详细点。”

马宝骏有点蒙，不过还是回忆着交代了几次，两次是喝酒，郭三枪一般不和别人喝，都是一个人坐一桌然后自斟自饮。两瓶白酒面不改色，也没人敢跟他喝，这事让马宝骏记忆深刻。再有就是打猎相随过几次，不过和郭三枪一起，他基本就是捡猎物的份，有那杆神枪在，其他人根本没有出手机会。神乎其神地描绘了一堆，被视频上的审讯员及时制止了，转着话题问：“他一般穿着是什么样子？就是爱怎么打扮？”

“不爱怎么打扮啊。”

“不爱是怎么个打扮法？”

“就是劳动呢子，修车厂的工作服，大胶鞋，挎个大背包，有时候戴个草帽。”

“3·28案子，也就是你载着他连人带车到沁山时，什么装束？”

“就刚说的那样，我自打认识他，他就没换过那身衣裳。”

“脸呢？”

“就跟我现在这样，咋看都是吃牢饭那德行。”

“个人卫生呢？这个人讲究吗？”

“卫生？这有啥讲究的，可能讲究吗？”

净是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把马宝骏问得一头雾水，完了又莫名其妙终止，直到被带走他都没整明白。

不光他，包括办案的民警恐怕都不明白。此时在省刑事侦查总队远程侦讯工作台上，两名坐着的审讯员没吭声，是另一侧的邢猛志问的话。结束时，包括装模作样的审讯员都有点蒙，这些细节用脚指头都可以想出来，还用得着这么费劲地去证实？

“换其他人。”邢猛志出声道。

一干嫌疑人被挨个提审，出来的答案出奇一致，衣服长年没换过，特征极其单一，嗜酒但没见醉过，所有人都有点怕他，所以也没走得近的朋友，团伙其他人都因为畏惧而远之。

“这有什么意义？你这不瞎耽误工夫吗？”武燕道。

她看看其他旁听的，都在等审批，都对审郭三枪充满了期待，其他这些小鱼小虾，还真提不起兴趣来，不过邢猛志倒是兴致盎然，又换着道：“胡浩。”

“这个有录像，总队长审过的。”审讯员找着录像，播放出来了。屏上大名鼎鼎的“闹爷”也不过一个头发花白的中老年男，颓废到有点猥琐了，实在不像号令一市地下江湖的涉黑老大。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

“……那是个蔫葫芦，心狠手黑，弄得过的就明来，弄不过的就暗来，我们在劳改监狱时都怕他，这人谁也不理。不过号子里只要有刺头了，他暗戳戳来一家伙就搞服帖了，而且不让狱警挑出来毛病。曾经有个很能打的，进去比他还凶，出工时被他一脚踹沟里，他还装作下去背人，背上来一条腿残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那人以后见了郭三枪跟孙子一样声都不敢吭。

我出来早，就是在监狱里顺口说了声，让他出来就去云城找我，还真来了……哎哟，这杆枪好使肯定好使，但也太危险，这人他妈的老不吭声，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不是很贪财，也不狂嫖滥赌，更不吸货，你不知道他弱点，没法控制啊……这不就一直跟着老杜混。”

“命案是你指使的，你不至于往他这种人身上栽吧？”支队长的声音。

“那不能，我没杀过人，也没让他杀过人。你往我身上栽也不能啊？我都不在现场。”胡浩开始抵赖了，几起抢文物黑吃黑的事，到如今他依然是只字不认。

现场的邢猛志一摆手：“关了吧，看来总队长也没审下来，咱们更不行了。”

“钱没着落，流失的文物有多少还没查清，哪一桩都是重罪，换谁都不可能轻易认罪。”席双虎出声道。乔蓉却是不耐烦了，提醒邢猛

志："嘿，让你坐那位置，真把自己当总队长了？"

"不想当总队长的辅警，就不是好辅警。你们说呢？"邢猛志笑着问，把在座的刑警们都逗乐了。难得任明星也脸红了，赶紧圆场道："装逼可以忍，装总队长不可忍。猛哥，差不多就行了啊，像你问这么扯淡的能当总队长，那大家都能当总队长了。"

"你不行，你话多，只能当政委。"邢猛志道。

众人又是一阵好笑。

邢猛志回头道："杜攻城。"

联系侦讯的审讯员都不耐烦了，牢骚了句："我说英雄啊，审讯是个专业课，和真刀真枪谁狠谁胜的抓捕实操不是一码事。"

这是一句善意的提醒，没有哪个重罪嫌疑人轻轻松松就会被击溃心理防线。最起码不可能被邢猛志这样的问话说动，尽挑无关紧要而且莫名其妙的节点乱问。

不过邢猛志却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干脆坐到了正席，直接问着屏幕另一端的嫌疑人杜攻城："杜攻城，认识我吗？"

这回邢猛志摆出的是凶神恶煞的脸，哪怕隔着屏幕似乎也把杜攻城吓了一跳。记忆一下都冲上脑门，杜攻城赶紧点头："认识，认识。"

"问你几句话，你被抓前一天，见到郭三枪了吗？"

"见了……不，不就在一起吗？"

"他在干什么？"

"我都交代了。他洗了个澡，打了个电话。"

"不老实，没有交代完。"

"完了，全交代了。"

"明明刮胡子了，你怎么没交代？"

这话把在场的都吓了一大跳。杜攻城想想，赶紧点头："对对，是刮

胡子了。”

“你们条件不错啊，还备着剃刀，为什么搜查时没发现呢？”邢猛志问。

“没那么麻烦，直接用匕首自己就剃了，这你都知道？”杜玫城傻眼了，反问着。

“你问我呀，还是我问你？”

“您问您问。”

“好好想想，他换的那身行头什么时候置办的？”

“我不知道啊。”

“经常穿吗？”

“不经常。”

“其实一换装，是不是挺精神的，你说那小样，工作服一换牛仔裤加短夹克，还有双金利来皮鞋对吧？是不是山里憋久了，出去找个妞嫖去啊？”

“啊……这……我真不知道。”

“那你们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生理问题怎么解决？全靠自己？”

“这……兄弟不轮流出山吗？现在找个打枪的地方不容易，找个打炮的地方不太简单了吗？靠近镇上就有啊。”

“那郭三枪去过吗？”

“这个……”

“嫖娼也是罪啊，说不清你过不去啊。”

“我真不知道，也没见过啊，那货搂着枪比搂着娘们亲。”

“他真没去过？你好好想想，他这么打扮过几次？在你们移到老贯窝之后。”

“没有，就那一次。”

“好了，可以回去了。”

邢猛志一摆手，结束得也莫名其妙。屏幕黑时，邢猛志一指点道：“看看，喝酒不醉、嫖娼不会、毒赌不沾、钱帛不贪，你们能相信吗？这么位绝世好男人，是个杀人犯。”

是句笑话，不过却没有引起笑声，邢猛志回头看，这时候哧哧的笑声起来了，是队友的。门口站着程长峰、聂敬辉、贺炯三位大员，正一脸黑线地看着现场，估计这个奇葩审讯把他们刺激到了。

“胡搞什么？又是特巡警大队王铁路教你那一套？”贺炯愤愤道。

“不是，是华师父教的。他教我，只要在思维上能和嫌疑人重合哪怕一点，就要穷追猛打，直到找到真相。因为现在有漏网的、有死亡的，我们获知信息出现断层，短时间这个漏洞补不起来，再捋不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误。”邢猛志道。

这么冠冕堂皇有点做作了，贺炯嗤鼻道：“哦，那你思维是和嫌疑人重合到生理问题上了，还是嫖娼上了？”

满屋刑警再也憋不住了，扑哧全笑了。邢猛志尴尬站在当地，对着贺炯龇了龇牙。这黑老贺有时候实在不给面子得紧，好在聂敬辉惜才，圆场道：“准备开始吧，增加一个旁听和记录席。你可以说话，主审还是程总队长。宋支队强调纪律了吗？”

“嗯，强调了。”邢猛志点头道。

“好，开始吧。你是直接抓捕他的人，有可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那就试试这个办法吧。”聂敬辉道，他和程长峰领着邢猛志往审讯处去了。

背后的贺炯边目送边摇头，这事心里实在没谱了。聂处也是以直接抓捕的人可能引起嫌疑犯心理波动为由申请邢猛志参与的，但这个结果实在不好预测。他了解郭三枪那种人，在他职业生涯里也不止一次和这种人打过交道，以他的经验，想撬开这种人的嘴巴，结果都出奇一致：

不可能!

规格比邢猛志想象的还高，原来普通的滞留室被改装成了像医护室一样的房间，加装隔音、橡胶墙壁，六个医护轮班，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而且连总队长出来都得有身份识别，处处都足见这个嫌疑人的看守规格之高。

对了，还有审讯工作人员、三台摄录机，隔壁待着的观察员每隔几分钟就要记录郭三枪的情况。但反差很大的是，这个既是嫌疑人，又是重伤员的看护对象恢复得很好。原来是躺在看护床上，现在已经变成坐轮椅了。他被推进特制的警械中，连人带轮椅被固定在原地，很轻蔑地看了看两位熟悉的面孔。

嗯？不对，多了一个人。那个人警装、脸上带伤，脱下帽子放在了桌上。那张脸莫名地让他觉得熟悉，可惜一下子想不起来。片刻的迟疑，郭三枪的脸上出现了犹豫和思索的端倪。

不好整了，聂敬辉瞥到时心里暗道。这种二十四小时极致监管，不见阳光，没有时间概念，审讯时间不固定，一般人受不了几天就会出现生理机能紊乱，进而导致思维迟钝、辨别能力下降。不过看郭三枪的反应，似乎根本不受影响。

再一想，这个货可是十几年大狱熬出来的，聂敬辉就释然了。如果好查好审也不至于这么高规格了。

“向阳，伤怎么样了？”程长峰客气问。

警匪间对话有时候很奇怪，足够狠的悍匪和足够猛的警察，在某个方面似乎有共通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这两类人也能够出现默契。

郭三枪默契地一笑道：“谢了，死不了，没必要这么大张旗鼓。”

“你的权利还是要保障的，还有什么需要可以提。我们尽量满足。”程长峰道。

在警察这里，罪越重，你会得到越多的尊重，一旦尊重到客气的程度，那肯定就是罪不可恕了。郭三枪可没被这些和颜悦色影响，他摇摇头，意外说着：“这是很多年来我住过最安生的地方，也是条件最好的地方，很满足。”

“那就好。”程长峰词穷了，看了眼聂敬辉，聂敬辉正在端详着郭三

枪。一眼失明，绷带未解，身上三处枪伤未愈，其实这可以给他足够仇视警察、仇视社会的理由。可反常的是，他却如此淡定，就像别人身上的伤一样，都没喊过一次疼。

这不，连程长峰给他递烟都拒了，只是静静地看着两位主审，剩下的一只眼睛里精光外露，像同样在读着对手的心思一样。或许他能读到不少东西，毕竟深牢大狱铁锁镣铐的生活，他细细体味过十多年。

“我们去过你老家。”聂敬辉突然道。

“为了抓我？”郭三枪道。

“对，那是我的职责。”聂敬辉道。

“结果让你很失望，对不起，那是我的本能。”郭三枪道。

这话不像一个文盲悍匪的思维，聂敬辉想在监狱里待过的十几年，确实让这个人脱胎换骨了。那所充斥着各种各样罪犯和学习机会的“大学”，让他的思维和行为都变得如出一辙地强硬。

“确实很失望，不过可能不是你理解的那样。”邢猛志突然插话了，在看到聂敬辉鼓励的眼光时，他大胆道：“我们失望的地方在于，原本就是一车木材，可能只值时价几百块的事，却演变成了一桩惊动全省的凶案。有很多机会可以制止，如果当时牛法宪所长强硬一点，对肇事人严格依法办案；如果您父亲得到道歉和赔偿……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可能不知道，你没有被判极刑，是因为全乡有几千人联名保你。从这一点上来说，其实公道还是自在人心。”

哎……郭三枪轻轻一嘘，眼神居然意外地软下来了。

“所有看过你案卷的人，都评价作案手段极其残忍。而我在看完后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你不是残忍，而是……克制。以你的枪法杀人易如反掌，可你都没打在致命的要害，而是刻意地留下乔家四条人命。”邢猛志道，突然间似乎有种明悟，他看着郭三枪微笑道：“我想原因可能在你父亲身上，你和他一样流着悍勇的血。所不同的是，他从军报国，战场杀敌；而你，是在遭遇不公的时候奋起反抗，犯罪行凶……血性所向不同，所以最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从来没有见过他说话如此深沉，几乎是一种磁性的男中音，很吸引人的那种，可惜吸引的对

象是个非正常人类。

郭三枪由斜视到侧头，正眼，直视着邢猛志。脸上的表情舒缓，舒缓到极似聆听的样子，直勾勾地看着邢猛志，仿佛在等着下文。

“我也有这样一个父亲，一生清白，一辈耿直。为了些别人的不平事，后半生几乎都奔波在告状上访的路上，所求无非一个公道而已……你敢一个人一条枪直面这个侮辱你人格的操蛋世界，拿回了你的尊严，而我没有。所以在看到你案卷时，我心里奇怪地有一种恶狠狠的快感，一种合理却不合法的大快人心。从那时起，我虽然视你为敌，但也是我尊重的对手。”邢猛志道。

客气的话郭三枪没在乎过，这种不客气，却让郭三枪很欣赏似的重新审视邢猛志了。他端详良久，脸一抽，居然笑了，笑意一闪而过，不知道是嗤鼻轻蔑，还是心有相惜。

“有句话讲，成长是很艰难的，往往我们会变成自己讨厌的样子。我父亲经常被警察禁足，我很反感警察，长大后我却从事了警察职业。我想你也是，你从小正直善良，可成人却变成了自己最反感的罪犯身份。你在监狱里肯定羞于与这些人为伍，本来就是沉默的性格由此变成了孤僻……但父亲赋予你的善良和勇气仍在，所以你在监狱里是个奇葩，表现良好，学习积极，不欺负人。偶尔出手针对的是那些比你更强、更恶的罪犯，你比他们更狠，所以在他们眼中，你反而成了一位惹不起的狠茬……可能这时候仍然有机会回归社会，可惜父亲却等不及漫长的刑期，他去世了。你的人生只剩归途，再无来处。”邢猛志道，他冥冥中想起了枯坐在火葬场烧着纸钱的场景，那种凄凉和冷到极致的心境，或许郭三枪比他体味得更真切。一场撕心裂肺的悲伤会把一个少年蜕变成人……抑或成魔。

郭三枪的眼神黯淡了，他不自然地去揉眼睛，这个下意识的动作让他揉到了伤处，他轻蔑一哼，像微微开启的心门瞬间被锁上了。他欠了欠身子，警惕地看着邢猛志问：“心理咨询师？你是几级？”

“你居然知道这个？”邢猛志惊咦了声。

“监狱里有，专门开导那些想不开的重刑犯，那，就像我这样的。劝我们想开点，反正想不开也得干活，倒不如想开点干得还没那么累。”郭三枪调侃道。

“猜错了，我是辅警，没有心理咨询资格证书。”邢猛志伸出胳膊，指指自己的臂章，以同样调侃的口吻道：“以前你是重刑犯，可能需要开导。现在嘛，不需要了，肯定是极刑。”

话重了，吓了程长峰一跳。可不料此人确实不能以常理度之，听到这种话反而笑意出来了。嘿嘿一笑，既冷且阴，声音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边笑还边调侃道：“我们有句土话叫，憨狗发情蹭电线杆，瞎折腾浪费感情，你跟我一个横竖都是挨枪子的，扯这些有意思吗？”

僵了，可能和这类老炮相比，邢猛志还是嫩了点，他尴尬地摸摸下巴，为难了……

外面观审的可比里面的气氛还紧张，说到此处时，贺炯好不懊丧道：“差点火候啊，差一点点就说上了……这是几天来郭三枪说话最多的一次，啧啧啧，审讯方案应该再细一点。”

一旁丁灿似有所悟，回头问武燕：“武姐，你见他这么深沉地说过话吗？”

“没有啊，像变了一个人。”武燕道，还没明白过来。

任明星倒像明白了，不屑道：“他装逼都不是十拿九稳，装深沉肯定不行。这不才刚练上。”

乔蓉翻了他一眼道：“闭嘴。”

席双虎似有所悟，中肯评价道：“他说得还是很有道理的，要说了解嫌疑人资料，参案的可能都差不多，但要说理解，也就他和华启凤两个人。”

“华师父在也不行。郭三枪主动交代的案情无非求死，而我们想知道的案情，绝对是零口供。没有意外，这点不会有任何突破。只能期待多说点，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判断参照信息。”贺炯自言自语，思维打结了，又返回来喃喃说着：“不对呀，他要不主动交代这几起命案，那岂不是成就感更大，这和反社会心态是相悖的，难道真像……咦，对了，猛子刚才说什么来着？在会议室你们刚来时，那什么以什么隐藏什么？”

“以交代罪行的方式隐瞒其他罪行。”武燕脱口而出，反而是她记得最清。

这话再咂摸，似乎别有滋味了，贺炯像陷入沉思了，想了片刻，犹豫地拿出手机拨着电话，如是命令道："通知云城法医鉴证中心，特别对司令婕的住所做一次生物证据提取……对，马上，总队等结果。"

"这是干什么？已经彻底搜查过了。这女的卷走得很干净，只留下了一屁股债。"宋玉河悄声道。

贺炯脸上狐疑，犹豫道："有一种可能我不敢相信。"

"什么可能？"宋玉河问。

贺炯示意审讯视频道："如果猜对的话，就是猛子掌握的撒手锏。我就不说了，如果猜错，脸上挂不住。"

不等宋玉河再问，贺炯躲开了，注意力还在审讯视频上。余众面面相觑，实在跟不上贺支队长的思路。不过思维快的还数不着贺炯，得数视频里的邢猛志。他沉默和尴尬之后，突然间又说话了。

"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浪费感情的做法，无非是试图推进案情。你交代的这几起命案都有第三方证人，其实交代不交代都瞒不住，迟早都要刨出来，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你瞒住的事。"

迂回变成单刀直入了，要凉，聂敬辉心念一动。已经看到了郭三枪的得意表情，一嗤鼻，一撇嘴，不屑问着："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不会，那样我会鄙视你。"邢猛志道。

郭三枪铐着的手竖了根大拇指，意外地说了句："谢谢。"

"不客气，你毕竟有值得欣赏的地方。"邢猛志道。

两人互视着对方，由眼而生的惺惺相惜太明显了，明显得让程长峰总队长觉得很不舒服。在审讯领域这是很危险而且绝对不允许的，哪怕是诱供也不能突破原则底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冠之以"欣赏"之类的词。他咳了一声，看看聂敬辉，聂敬辉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轻声提醒着："注意你的言辞。"

"是!"邢猛志应道。

而郭三枪呢，旋即哈哈大笑，笑着咧着嘴，露出白森森的牙，笑里

戏谑的成分很浓，这么一转悠其实是把邢猛志带沟里了。他坐在审讯椅上的时间久了，话里挖坑埋雷的法子运用得纯熟无比，像邢猛志这个年纪的警察嘛，只有被他虐的份。

果不其然，邢猛志变得有点尴尬了，他枯坐着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这时候隔间外的贺炯重重哎了声，这个嫌疑人太难对付，怨不得聂处和程总队长寸步难行，邢猛志还是嫩了点。

“准备放大招，他要司令婕的旧视频。”丁灿突然道，他盯着单向玻璃的里面突然道，别人讶异看着时，他解释道：“事前叮嘱过我的，他一做这个牙疼表情，就是要开始反击了。”

别人还在发愣着，丁灿急地吼了句，技侦赶紧在电子档案里翻，很快找出来。邢猛志还没有动作，像石化一样，那只有四个人的场景估计沉闷得都憋不住了。

突然间，邢猛志动了，他灿然一笑，站起来，离开了旁听桌，对着郭三枪大大方方道：“自信是优秀品质没假，可是要过度自信，那就成自大了。其实我们对你这个团伙的事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没有加大审讯力度的原因，无非是因为你还重伤未愈，真以为我们一无所知？”

郭三枪嗤鼻一笑，懒得理会了。

“那我问你，你在沁山作案是单枪匹马，我们隔了一天就追踪到了你作案的车辆和手法。车里套车那招不错，知道你的疏漏在哪儿吗？”邢猛志问。

嗯？郭三枪眼一直，愣住了，虽然现在提及已经没有意义，可对于过于自信的人，失误永远会让他耿耿于怀，只可惜得不到答案了，他也警惕地不敢问，生怕掉进坑里。

“我再问你，瓦窑寨的老贯窝点，藏得可够深，知道我们为什么准确端掉，而且恰恰趁你不在的时间里吗？”邢猛志又问。

啊？郭三枪嘴唇微启，那是紧张，惊声未出，可脸上惊讶已现，那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或许只能当成巧合。

仿佛他的心思被猜到了一样，邢猛志继续说着："你心里肯定在用'巧合'为自己的愚蠢开脱，好吧，就当这次是巧合。那在好汉坡，你是随机选的逃跑路线，可恰恰进了包围圈，要包围，那就得预见性了，我打赌，你同样不知道你的疏漏在什么地方。"

蒙了，蔫了，郭三枪满脸不甘，喘息渐粗，越听越无法原谅自己，那股无名邪火冒起来，他恨得牙痒痒。程长峰和聂敬辉心里暗喜，不敢稍动，审讯中出现情绪失控是突破心理防线的最佳机会，他们生怕错过这个时机。

"不对。"郭三枪眼中突然精光一现，牙缝里迸着道："堵我时只有两支枪，是个巧合，堵我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火力，绝对是巧合，你在诈我？你是谁？"

"是不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晚上，雨夜。"邢猛志道，他说到此处时，身形标挺，不怒而威，手从兜里慢慢掏出了随身的东西：一只绑着蓝色皮子的弹弓。

这东西瞬间让郭三枪失控了，他像野兽一样嘴里嗬嗬有声要扑上来，拉得警械叮当直响，拉不动时，他怒火中烧地看着邢猛志，一字一顿说着："是你……是你……小人……呸!"

一口浓痰吐向邢猛志，那恨不得生撕仇敌的样子令人可怖，邢猛志擦都没擦衣服上的痰迹，不屑道："你已经成了老娘们打架的水平了，一抓二挠三唾沫，我不跟你计较。输都输了，现在才觉得输不起，一点风度都没了，亏我还觉得你是条汉子……原来你不是。好汉坡上较量过了，还站着才算好汉，你呀，像死狗一样躺在泥里，不算……"

"操你×的，小人，下黑手的小人，老子做鬼也要咬你几口。"郭三枪怒骂着，不服。

邢猛志也怒了，回敬着："呸，看你办的事，都不算人，连小人都不如。真以为瞒着的事没人知道？"

"哈，放你娘的屁，老子和雷子打交道几十年了，想诈我？门都没有。"郭三枪瞪着一只眼道，捎带着连程长峰和聂敬辉都骂进去了。

这究竟是什么事？云里雾里程长峰觉得有事，两人都在意会，却不

知就里。这个撒手锏在最不经意的时候被邢猛志泼妇骂街一般地抖搂出来了，他以可笑无比的表情说着：“还用诈你？不就是裤裆里那点烂事吗？你把老大的女人睡了，这是不义；又帮着这娘们把老大的财产卷了，这是不忠。兄弟，好歹你算个江湖人，这种不忠不义的事都做了，简直是猪狗不如啊。”

一语中的，杀人诛心，这一句话堪比射向要害的子弹。郭三枪像中弹一样目瞪口呆，表情从呆滞到惊讶、从惊讶到狐疑、从狐疑瞬间又到惊恐，全身戾气凝结的凛然气势瞬间荡然无存。他的惊恐来自眼前那个播放的屏幕，屏幕上的无声画面像有魔力一样，勾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看着……

是司令婕戴着手铐，低眉耷眼接受审讯的视频，屏上的时间，和此时墙上钟表的走时一致。

“完了，完了……全完了……”

郭三枪随着屏幕画面的消失，像整个魂被抽走了一样，瘫坐在审讯椅上喃喃地道。这个铁骨铮铮、邪气森森的恶汉，一下子垮了，很意外地，他的眼中居然汩汩地冒出了两行清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他面前审讯椅的隔板眼可见地，被打湿了一片……

隐情乍见

“啊？!这怎么可能？他们团伙里都没人知道这个情况啊。”

“是啊？男女关系的事，都能研判出来？”

两位接驳视频传输的刑警小声道，看现场郭三枪颓丧的样子，十成十是没假了。只是没想到隐瞒的情况，会是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信息。

“我明白了，行动前一夜郭三枪是和司令婕通话了。我说这个女的反侦查意识怎么这么强，竟能和警察周旋。要是有这么一位犯罪大师当裙下之臣，那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说不定以退为进，到扫黑工作组自首，都是他导演的，目的就是把火力引向胡浩的老婆和大舅哥，然后再以劫持的假象出逃，厉害啊，舍车保帅加金蝉脱壳。”丁灿愕然道，有这层关系，足够豁然开朗了。

席双虎却是后悔地拍着脑袋说着：“我们刚监视她时，还开玩笑说

了，要是云城出个女黑老大就好玩了，没承想一语成谶啊……我说怎么一直觉得有点不对劲，司令婕取保出来以后，正常上班、去公司、做美容、逛街，别提多正常了。”

“到底正常还是反常？”乔蓉没明白。

席双虎说了：“正常人摊上刑事拘留再取保，肯定就没法正常了。恰恰正常得和没事人一样，那岂不是最大的不正常，这一切肯定是谋划好的。”

如果有这一层关系，有这么一个悍匪撑腰，那司令婕能办到的事就多了，一切的不合理马上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众人兴奋讨论间，现在明白邢猛志问那些装束、打扮的含义了，这个长年着装单一、不修边幅的悍匪，案发前一夜又是洗澡又是剃胡又是换行头，除了去幽会情人，还可能有什么事？

擅长补刀的任明星插了一句：“哎哟，可把你们能的，都成事后诸葛亮了。”

一句话把大家说尴尬了，贺炯笑着拍拍任明星的肩膀，一揽道：“问题在于事前没人敢往这儿想，你看两人差异多大。”

两人的肖像放一起，一个清水芙蓉，一个面目狰狞，任明星提醒道：“其实郭三枪不丑，剃胡修发后绝对达到型男标准。只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原因，觉得这人很可怕。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何况和胡浩比起来，郭三枪又年轻又帅气，体能又好……嘿嘿……”

乔蓉掐了他一把，任明星傻笑中断了，余众哧哧笑着。贺炯大爽道：“就怕犯灯下黑的毛病，没想到还是犯了。猛子不简单，他都没接触嫌疑人，怎么先想到这上面来了？”

他看向了武燕，武燕赶紧解释着：“我也不知道，他躺医院里每天发呆，可谁知道他往这恶心事上想。”

“幸亏往恶心事上想了。这条信息可太重要，郭三枪的犯罪动机，司令婕的重大嫌疑，全实锤了。看来我们的追捕方向还得调整一下，差点漏了这条大鱼，目前看啊，这桩案情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啊。胡浩涉黑，掌握他黑金的伍士杰又被算计黑吃黑了，方向重点转向司令婕。这个女

人不简单，两次自首，把我们警方耍得团团转，最后居然来了个金蝉脱壳，厉害角色啊。她的心理素质不会比郭三枪差。”贺炯道，已经放眼接下来的追捕了。

办案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出现。心理素质这么好的一个女嫌疑人，已经脱逃数日，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已经让贺炯又开始皱眉了。

泪像断线的珠子洒了一片，郭三枪只侧过头，在臂膀的位置艰难地拭了下眼睛。已经站到门口的医护被程长峰伸手制止了，在这种时候，嫌疑人言行举止的每个细节变化对于揣摩他的心理都至关重要，不能打断，他兴奋得伸出的手都有点发抖，生怕有任何东西打破此时的伤感氛围。

氛围很重要，不管是喜怒哀乐哪一种，只要是正常人的情绪表达或者发泄，都是重要的，因为这种正常情绪出现在反社会人格的个体身上，恰是突破心理防线的体现，他们的心理已经被左右，他们的人性出现了暂时的回归，那是审讯的极致。

郭三枪回过头时，一只手伸向他面前的隔板，手捻着袖子，很仔细地擦干了他刚刚留下的泪迹。一拭而过，邢猛志退了几步，片刻间，郭三枪也恢复正常了。

“你想……问什么？”郭三枪奇怪地看着邢猛志，像角色互换一样，他才是审问人。

邢猛志摇摇头：“现代技术可能让死人都保守不住秘密，我没什么可问的。再深的秘密被刨出来，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答案很意外，回答很巧妙，又一次在郭三枪的脸上呈现出失望表情，一次次的判断失误让他无法再筑起准确的心理屏障，就像出枪失去了准心。那样的后果是自己处在对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中枪，他竟然意外地有了紧张的情绪。

“其实我很期待我们的见面，我们毕生的成就感可能都来自赢过对方，但真的赢了，我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成就感……或者假设一下，你赢了，你脱逃了，我想你也未必有什么成就感，剩下的余生是无尽的逃亡，最终的归宿仍然和现在一样，你说呢？”邢猛志轻声问。

这也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郭三枪闭闭眼，不甘、无奈、忧伤尽在其中，不过却默默地点了点头。

“期待见面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有一位一生磊落、耿直的父辈。失去父亲的时候，我想你和我一样，像天塌了，恨不得拉着这个世界和我一起毁灭。所不同的是，幸运的我还有一位亲人拴着，而不幸的你，一无所有，了无牵挂。那个时候也许还有挽回机会，或者亲情，或者友情，或者爱情，哪怕有一点人世间的温情都可能挽回，可惜没有……你见到的是高墙铁窗，是形形色色的罪犯，是充满戾气的监狱，还有被压抑的愤怒、不甘、仇恨，把你变得越来越孤僻。这些负面的情绪在一点一点侵蚀着你的人性和良知，你开始仇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邢猛志惋惜地说着，那种卑微如草芥的底层生活他经历过，苦难是一种历练，不同的是，有的人会找到勇气，有的人却满满戾气。

这话郭三枪听进去了，他静静地听着，微仰着头，眼神空洞，像陷进了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往。一辈子像一个瞬间，很短的一个瞬间就走到了尽头，当回头时才发现，这一生缺失的东西似乎太多了。

“出狱后你肯定回了家乡，那个日夜思念的地方一定会让你近乡情怯。当年你犯的事虽然之于你本人问心无愧，可你依然无法面对。生活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想你也接受不了你成人的样子。不管是家乡还是城市，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的地方，都很难再容纳下你这样的人。于是你，只能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人群中……如果说二十年前开枪是出于义愤的话，那之后的开枪，就是出于仇恨、出于报复、出于发泄。这些并不能让你找到心灵的慰藉，可越找不到，就越在老路上走得越远……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你也没有想过回头，说不定你巴不得快点结束，因为你肯定也憎恶你现在的样子。对吗？”邢猛志问。

“对，也不对。”郭三枪不屑一哼，如是道。

“大部分都对，不对的原因是，你的生活里又有了一束光。”邢猛志道。

郭三枪嘴唇一哆嗦，紧张地看着邢猛志。

“是从遇上司令婕开始的，对吗？”邢猛志问。

郭三枪一愣，紧张到面部表情发僵了。

“我不从道德的层面评价你俩的事，任何出于真心喜欢的感情都是值得尊重的。一个女人如果爱上一个男人，可能会死心塌地；而一个男人如果倾心一个女人，可能更厉害，会毁天灭地……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做到了。”邢猛志道。

这时候郭三枪报之以欣赏的眼光，满脸傲色，而且有点激动。如果不是被铐着，恐怕要拥抱一下面前的“知己”了。

“我猜她一定通情达理，看到了你的心结。给令尊修坟的事，是她先想的吧？”邢猛志问。

“是。我很感激她，从来没有人正眼看过我，也从来没有人说到了我的心事上。”郭三枪脸上满溢着幸福，喃喃地道，表情像难堪，又像害羞。

“具体经办是伍士杰办的，你本来听命于他，后来又杀了他，是因为……背叛？”邢猛志问。

“对，他想置小婕于死地，不能留他。”郭三枪恶狠狠地道。

“他的层次应该在小婕之上，小婕应该不知道他多少事，而且两人没有多大利害冲突啊？”邢猛志问。

“这事和小婕无关，是我要灭他。”郭三枪一句全揽到自己身上了。

“呵呵，伍士杰是土专家，造不出那么精密的阴线枪管来，小婕肯定参与了，否则威胁不到伍士杰。伍士杰想溜肯定怕这个祸患，所以只能先下手为强。可他并不知道你是小婕的保护神，所以还是棋差一着了。不仅是背叛的原因吧？伍士杰可是胡浩的钱袋子，吃掉他可足够你俩一起远走高飞，双宿双飞了……你肯定是这样想的，哪怕折了自己，也要保护好她，最起码留上一大笔钱，也算对得起红颜知己了，对吗？”邢猛志如是问，是叙述的口吻，是欣赏的语气。

郭三枪一点也不反感，他点点头道：“没错，我给不了她更多，反正都是黑钱，没规定是谁的，谁有本事谁拿。”

“霸气，也没错，谁狠谁就来制定规则，当年胡浩发家也是如此。他

对你并不是推心置腹，而是处处提防，也怨不得兄弟们离心离德。不过这其中我有一点不明白，以你坐牢十几年的经验，对危险的嗅觉应该很灵敏。伍士杰一事后你应该销声匿迹，而不是变本加厉啊？”邢猛志问。

郭三枪神秘一笑，反问着：“你说呢？”

“应该为了小婕，你的动静越大，目标越明显，她就越安全。因为伍士杰这个叛徒的原因，小婕在取保候审，而且因为和胡浩的关联，她也被监视居住，想走并不那么轻松，必须找到万全的机会离开。”邢猛志道。

“对，我不能让她有任何危险。”郭三枪道。

“可最终还是很危险，你居然让她去闯扫黑除恶指挥部，万一被滞留，那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多危险啊。”邢猛志关切地道。

“风暴的中心最安全，洪水的源头最平静。那些蠢雷子都想着抓住我立功呢，不会想到她身上。”郭三枪不屑道。

这话刺激得聂敬辉和程长峰咧了嘴，当天司令婕的表现，确实把参案警员全部蒙蔽住了，还真没人想到这是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

邢猛志也惊讶于这一对犯罪拍档的胆大妄为了，他竖着大拇指道：“资料显示你没上过几天学，肯定是错的，能说出这话来，水平不一般。”

“不是我说的，是小婕说的。”郭三枪纠正道，马上又补充着，“不过事是我干的，我没有为难那个女警察，只是把她勒昏了，你们也不要为难小婕，都是我干的。”

“成交，最后问你一个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有兴趣回答吗？”邢猛志问。

蒙了，这是句自相矛盾的话，郭三枪倒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机械应着：“不知道答案，我怎么回答？”

“我要问你，小婕是否涉及制枪案情，你肯定不说，或者全揽自己头上。但解释不通，制造汽狙的枪管十二条阴膛线。技术和原材料咱们省都不具备，必须通过走私，恰恰你和小婕，都不具备这个能力，而这个

人如果找不到，责任就要扣到小婕头上。她可能认识这个人，但你肯定不认识……我们呢，是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人的存在，这就是问题，你知情多少？这可事关小婕的将来啊。”邢猛志道。

这是委婉地在讯问制枪案幕后那位神秘的“走私客”。问话的方式让聂敬辉暗暗喝彩，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让嫌疑人没有任何反感，也没有任何防备。

果不其然，郭三枪使劲想想，肯定是不清楚具体情况，不过他还是极力说着：“有，原来的短管老炸膛，汽管老塞子。伍士杰四处找路子，后来通过国外的朋友，搞了一批精密管件，那玩意儿造出来准度提高了一大截，一下子都解决了……我不认识，但肯定有这个人。”

“进过几次管件？”邢猛志问。

“七八次，刚开始少，几根几根进，后来查得紧，干脆进了一大批，做成备料慢慢用。”郭三枪道。

“最后一次是马宝骏一车拉回来的，前面的几次呢？怎样进回来？”邢猛志问。

“塞其他货里呗，粗电缆里塞一两根，根本看不出来，要不做成工艺品，藏里面，快递就邮回来了，很难吗？”郭三枪轻描淡定道了句。

真相听得程长峰汗颜不已，又是群众智慧演化出来的作案手法，这常规办法不管排查还是大数据追踪，恐怕都要错失。问话的邢猛志也愣了下，真相来得既意外又突然，他都无言以对了。

“高明，确实够高明。”半晌邢猛志评价道，他回头看看程长峰和聂敬辉，小心翼翼道，“我没什么问题了，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考虑给他和司令婕一个会见的机会啊？在不违反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程长峰方要纠正，不过立时看到了郭三枪腰一直，脖子一梗，表情期待无比，马上转口道：“我看可以，随后向上级请示一下，得到批准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你说呢，聂处？”

“嗯，我赞成。这事由我来向上级请示吧……今天的谈话气氛不错，咱们多聊聊啊……向阳啊，有些细节我希望咱们再核实一下，就你刚才说邮寄回枪管的事，如果能更详细一点，那就有助于我们查到隐藏最深

的黑手，这个人才是首恶。细节，比如这里谁接的货？哪家快递公司？等等，越详细越好……”聂敬辉出声问道，无缝地衔接上了邢猛志的角色，郭三枪浑然不觉，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着，思忖片刻道：“老杜的人，我不清楚具体是谁。这边收山货的外地人多的是，随便找个收货人很容易。”

“那这么久了，你怎么可能记得清具体是七八次呢？”

“枪过我手校准啊，怎么可能记不清？”

“那你记得清具体多少支吗？”

“第一次样管，两支；第二次是试产，十支；第三次十六支，拉膛废了几根管；第四次二十八支，废了两支。第五次的时候就开始做短管了。一直试验了七八次稳定了，才大批量搞了一次……”

郭三枪侃侃而谈，全身心放松了，果真是突破底线就没下限了。这个团伙隐瞒着余罪和漏罪，又从这里牵出无数条线索来。

观审的贺炯和宋玉河迅速调配警力，重新提审关押嫌疑人的、重新研判案情的，还有一拨特殊的人被他调派急速赶赴云城补充侦查。审讯尚未结束，云城法医鉴证中心的化验报告已经传回来了，一个新的发现是：从司令婕的居住地提取到了两个半指模，和嫌疑人郭向阳比对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居住地卫生间地漏缝里提取到了两根毛发，DNA检测和郭向阳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

报告接到宋玉河手里，宋玉河一点也不兴奋，有点尴尬地递给了贺炯。贺炯拿在手里扫了几眼，又看了看已经突破的审讯现场，悠悠道了句：“真没看出来这个山炮居然还是个情种，交代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估计司令婕压根就没准备和他一起走，那个女人骗了所有人，包括我们警察，也包括他。”

这是基于“司令婕已经被捕”的假设前提，才突破了郭三枪的心理防线。而郭三枪说出来的事，恐怕让专案组得无限提高司令婕这个女嫌疑人的重量级别了，宋玉河道：“已经出逃数日，麻烦大了。”

“谁说不是呢？这回可真是阴沟里翻船了啊。”贺炯默默地，下意识地去摸烟，恰巧手机响了，他顺手摸出来放在耳边，喂了一声，脸色陡

变。

坏消息往往是接踵而来的，宋玉河紧张地问着：“又有什么变故了？”

“不是案子。”贺炯瞠然放下手机，似乎比案情转折还让他难堪，怔站着说不出话来。宋玉河再一问，他惊醒后，赶紧拉着宋玉河往外走。宋玉河不悦道：“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你咋也沉不住气了？”

“我跟你说，师父快回来了。北京那边下病危通知，让家属趁着还有口气赶紧回来，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估计晚八九点到。可现在这……”他小声咬着耳朵说着，做贼般地看看忙碌的总队。这个消息已经瞒了很久了，宋玉河瞬间也陷入同样的难堪了，他小声回着：“咋办呀？还能支持多久？”

“你能有点人性不？限期能命令，大限也能由你说了算？”贺炯烦躁地回了句。

“那……”宋玉河踮脚，看看房间里聚精会神的那几位核心队员，为难得抓脑袋了。这个关键时刻人心不能散，可以华启凤和这群小队员的感情，真要曝出来又不可能不乱一阵子。更何况华启凤本就是个名人，又是因公，恐怕在省城全警都会是一场轩然大波。

两人心乱如麻地商议着，却商议不出个办法来。其间两人电话次第响起，市局的、省厅的、外省的，甚至有多年未联系的同行都在求证。电话还没完，总队门外又来了数辆警车，是省厅的公务车辆，这边方停，又有市局和各队的车陆续来了。

“瞒不住了啊，老贺。”宋玉河道。

“案子先放放，一起去接师父吧。”贺炯伤感地道。

两人踱下楼，快步朝车队走去，来自大队、中队、分局、市局不同警衔、不同年龄的警察，年轻的还一脸稚气，年老的华发已生，今天为的是同一个人聚到一起，那个人是：

师父!

“你们几个等等，趁热打铁啊。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不管遇到任何阻

挠，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否则我就得挑别人啊，反正你们正好也有伤，我是实在不忍心再给你们压担子。”

程长峰刚出审讯室，直接命令上了，被召过来的这班底子正兴奋着呢。席双虎兴冲冲地道：“报告总队长，首战用我们，我们必胜。这节骨眼还挑谁呀？”

“最难的我们已经做到了，总队长您不是想把功劳给别人吧？”武燕更直接。

丁灿插话道：“恐怕还要有变故，司令婕这个人不简单，最起码从她能控制郭三枪这件事来看，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再难也不会比抓郭三枪更难。”乔蓉道。

“走题了，走题了。我现在问你们，能不能做到，无条件服从命令？”程长峰问。

说这话时，还刻意地看了看邢猛志，邢猛志和大家交流眼神片刻，一行人齐声道：“能!”

“好，那我就下命令了。邢猛志、席双虎、武燕、乔蓉、丁灿，以你们为主组建追捕小组，连夜赶赴云城。任明星，你师父已经在云城了，也跟着去帮把手吧。马上出发，一旦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我授权你们可以自主行动。总队、网安，包括省厅的大数据，自现在开始一切向你们倾斜，识别码很快会发给你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上路。”程长峰命令道。

一听这命令，傻眼了，不伦不类，而且有点莫名其妙。聂敬辉提醒着：“窝在云城，那儿肯定有被忽略的东西，找到指向性的线索再图其他。现在我们唯一的疏漏就在这个女人身上，得靠你们补齐了。”

也是，有时候侦查必须以退为进，细节越翔实，将来推进才会更扎实。程长峰却是不耐烦地看看表道：“聂处，这小组行不？一半伤员，要不再调整一下？”

“别呀，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席双虎急道，一拉扯其他人，其他人赶紧接茬。程长峰摆摆手，火急火燎道：“别怪我不近人情啊，火烧眉毛的事了，把这个女人的所有情况全部挖出来，真要脱逃或者离境，这个

案子可就缺失太多了。再问你们一句，能完成任务吗？”

“保证完成任务。”

“出发!”

几位兴冲冲地离开了，最后出门的邢猛志回头狐疑看了一眼，不过程长峰和聂敬辉没有理他。直到他离开很久，都听到了车声，聂敬辉和程长峰两人才踱出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半晌聂敬辉才羞愧道：“总队长，我们会落埋怨的。”

“案子耽搁了，落埋怨的是整个总队，全体警察。两相比较，还是让他们埋怨我吧。”程长峰轻声道。

聂敬辉跟着他的步子走着，征询说着：“恐怕瞒不住啊，华师傅的弟子遍布全省公安系统。”

“瞒一时算一时，特别是邢猛志，他和华师傅一起待了大半年，又一起追这个案子，真要被绊住了，还没准多久才能走出来。这把‘藏锋’总能准确地刺中要害，你难道愿意看到他受到负面影响？”程长峰反问。

聂敬辉沉默不语了，自下午到晚上的审讯，他们已经被邢猛志的惊艳表现折服了。从来没有这么诡异的审讯，明明是对抗的双方，可谈得却顺利无比。每每到抗拒的节点，邢猛志总能委婉地一点拨，然后神奇地让郭三枪就范，说得比竹筒倒豆子还快。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聂敬辉坐到车里时，才把憋在心里的话问了句，已经没有意外，可总期待着，能出现奇迹。

“恐怕不行了，高局已经询问总队治丧委员会的情况了，现在都在医院，恐怕……”

程长峰亲自开着车，话说了半截，不知道是中断了，还是被引擎的声音掩盖下去了……

“拐……拐弯，去趟训练基地。”

“干吗？”

“拿点东西，反正都晚了，到云城十一二点了，还能干个屁啊。”

“也是啊，阎王派活也不嫌小鬼累啊。”

任明星驾车，副驾上邢猛志指挥着。小组都在车上，总队接待的商务车，走开了才觉得莫名其妙，最起码乔蓉这个枪械专管内勤也给派了随队就让人觉得纳闷。反应最慢的武燕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回头问着：“乔蓉，你那堆枪械还没检测完呢，怎么把你也派出来了？”

“我这不也纳闷着？”乔蓉道。

“不会是猛哥把郭三枪审下来了，总队长脸上挂不住，全给咱打发过一边去了吧？”任明星很阴暗地猜测着，此话一出，引起了一阵呵斥，总队长好歹也是副厅级干部了，至于和你一辅警抢功吗？

“这有什么啊？我们一起接案的，终究还得我们结案，合情合理嘛，这少了谁也不行啊。”席双虎道。

邢猛志此时一转身，突来一句：“还是少了一个，师父咋了……这几天躺在医院净想案子，都没有问问。”

说着就要掏手机，武燕一拉他：“别添乱，在北京特护医疗呢。他是部里挂上号的人物，能亏待了？你打也没人接。”

“我打过了，省厅里谁接的，特别嘱咐别提案情，别打扰伤员休息。”席双虎道。他胳膊肘一碰乔蓉，乔蓉心领神会补充着：“算了，猛哥，你一打电话，以你师父那性格，非急得从医院逃跑回来。”

这话管用，邢猛志一下子放弃了，不过回坐时，还是显得有点忧心忡忡。自打卧底归来，他对危险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今天莫名地有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像危险又不太像，反而有说不上来的心神不宁。

武燕拽拽他问着：“回去拿什么啊？”

“哦，当时在基地做的案件墙，信息比较翔实，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这个女人，回去看看，说不定有收获。我现在担心，万一这个逃逸方式再出乎我们意料，那就糗大了。”邢猛志道。

丁灿正拨拉着手机，随口道：“没那么容易吧？她在取保候审期间，起码的身份证件都不能用，别说出国，就是离开云城都有问题。行动当夜，所有涉案人包括她和闫学军都在涉案名单上，如果过了海关，早有

消息传回来了。”

“子非鱼，焉知鱼之滑溜啊。”邢猛志似是而非，挖苦了一句。

“那你不也是……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滑溜？”丁灿怼回去了。

邢猛志悠悠道：“窥斑知豹，一叶知秋，敢去扫黑除恶指挥部演戏。真不敢想象他会以什么样的角色和形象离开。”

一说这个，阴霾就上头了。一堆匪夷所思的事都发生在她身上，恐怕想预判这种人的行踪，要比追踪郭三枪难十倍不止。经验证明，脑袋好使的高智商罪犯，从来都比提着脑袋犯事的悍匪难对付。

“没多难吧？女人出来混，无非两场戏：一场肉戏，一场哭戏。演好这两场戏，人生无往而不利，司令婕再厉害无非也就是这么个戏精，瞧把你们吓得。”任明星道。

众人一愣，然后哈哈大笑，只有乔蓉羞而不堪地斥了句：“明星你能不能别这么恶心？”

“我还不够恶心，否则下午洞穿真相的就是我了。瞧瞧猛哥，问问其他人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嫖了还是撸了，然后再打听下衣着打扮，就判断出这两人有一腿……这个太简单了嘛，那女人要厉害，还能有什么，无非就是Body Weapons。”任明星说道，飙了个英文单词。

武燕叫嚷着：“说人话，啥意思。”

其他人在笑，任明星得意道：“你猜？很难吗？”

“你说司令婕是卖艺只卖身，给胡浩戴绿帽吧？”武燕道。

任明星哈哈笑道：“我说的身体武器，乔蓉你看别人都能听懂啊。”

又是一阵好笑，武燕伸手拧了任明星耳朵两把，叫嚷间车已经拐进了基地大院。车泊停，邢猛志和任明星跳下去了，奔向宿舍，此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席双虎和乔蓉说起旧事来了，当时两人还奇怪，宋支队长怎么找了任明星这么个二傻子随队，还真没想到这么快，已经走近了尾声，越说越感慨了。

奔向宿舍楼里的邢猛志、任明星二人，中途不经意看到一楼楼间灯

亮着，奇怪的是整幢却没什么人，像是突发情况给全部拉练出去了倒有可能。亮灯的是华师傅居住的地方，邢猛志鬼使神差折回来，一推开虚掩的门，屋里景象让他勃然大怒，三个人正在翻家里的东西，都不认识。

“嘿，干什么呢？放下。”邢猛志一个箭步上前，夺了其中一人手里的黄挎包。任明星奔上来和邢猛志站到了一起，仗着声势吼着：“你们谁呀？偷东西偷到训练基地来了？”

“谁让你们进来的？怎么进来的？”邢猛志怒道。

那三人没人吭声，愕然看着，任明星反应出不对了，出声问着：“你们谁呀？”

有两人掏着证件，其中一人道：“市局办公室的，他是汪主任。”

本以为来头够大了，却不料邢猛志吹胡子瞪眼道：“办公室的来这儿扯什么？我师父让你们来了吗？这是私人住地。”

“等等，你是什么人？”另一位被抢东西的，好奇问。

“华启凤是我师父，我是华启凤的徒弟，他养伤期间这里归我管。”邢猛志道。任明星一伸脖子：“也是我师父。”

“哦，我是……认识一下，我叫华岩松，华启凤是我爸，我也是警察，铁路公安，这是我的证件。”对方掏着工作证。

这就尴尬了，任明星和邢猛志一下子苦脸了，邢猛志赶紧道：“呀呀呀，你看这……师哥来了，您坐您坐。”

东西递回去，任明星赶紧拉椅子，不料华岩松并不准备停留，只是鞠了一躬，喃喃说着：“谢谢你们，不麻烦你们了，我拿点东西就走。”

东西，什么东西？一个黄挎包，那个邮差包是师父早年办案挎的，里面就几个本子和一堆奖章，其他就剩下洗得发白的旧警服了。邢猛志看着，突然感觉到那股不祥之兆的来源了，三人转身走时，他猛地奔上去拽着华岩松问：“哥，师父怎么了？不是在北京吗？”

“刚回来，在市一院。”华岩松轻声道，躲闪着邢猛志的眼光。

“怎么样啦？伤怎么样啦？”邢猛志急切地问。

华岩松回头看着邢猛志，好奇问了句：“你叫……猛子？”

“是，邢猛志，师父叫我猛子。”邢猛志道。

“爸清醒时念叨过这个名字，说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后来就，一直昏迷着……”华岩松表情呆滞地道。

“那……那到底……这怎么回事？”邢猛志蒙了。

“医生说，可能……可能醒不过来了。”华岩松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说，一说便抹了一把眼泪，捂着眼睛匆匆离开了。

被扔在原地的邢猛志如遭雷击，很久都保持着呆滞的动作反应不过来。任明星在他眼前晃了半天手指，却不料惊醒的邢猛志一把掐住任明星，表情可怖地瞪眼问着：“到底怎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任明星吓了一跳，从来没见过邢猛志这么恐怖的表情。

“王八蛋，我说怎么不对劲，我一问师父你们就都转移话题。说，你知道什么？”邢猛志吼道。

“哎哟，案子的事是没人知道，就你知道；可师父这事，是除了你，都知道。他一直吃着抗癌药啊，我们是师父受伤后才知道的，贺支队长命令不许告诉你和武燕……武燕肯定也知道了，都没告诉你，不赖我啊。”任明星哀求着，他近距离地看着邢猛志发红发怒，像野兽一样的眼睛，生怕挨打似的，邢猛志扬手时，他惊声尖叫起来了。

啪!啪!啪!重重的、清脆的耳光声音，却是邢猛志扇在自己脸上。任明星愕然看着，邢猛志怒不可遏的情绪全部发泄在自己身上了，扇着自己的耳光还不够，愤懑到极致，他连捶拳头带撞头，把墙壁撞得咚咚直响。急得任明星拦腰拽着人，边拽边扯着破锣嗓子喊着：

“快来人哪，要出人命啦……快来人哪……猛哥不要命啦……”

等候的一行，用比抓捕还快的速度一窝蜂拥进来了……

无语诀别

晚十一时，市一院肿瘤科。

这里像发生了重案一样，这个时间本该空出的停车场泊满了警车，本该稀疏的人群比白天还热闹。而且进进出出都是戴着大檐帽的警察，楼外的台阶上、电梯的等候座位上、走廊和过道里，处处等着的几乎都是警察。他们相互认识，或者不认识，但并不妨碍三句成了熟人，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师父：华启凤。

走廊中心值班护士台旁，晚来一步的聂敬辉和程长峰挤进主任室了，随同他们带来了三院的一位专家。一进门，聂敬辉赶紧分开人群，把专家请进去，那里已经不止一个专家了，几个人盯胸透照或仔细瞄瞄，或轻声耳语几句，或和案情分析一样眉头紧锁。病情分析也是需要几位高手相互切磋印证的。

程长峰如是想着，环视一周，几乎局党委会的阵容都来了，正副局长、一位副厅、总队、支队、禁毒、经侦。这些头发都已稀疏斑白、经历过无数大案，已经练就泰山崩而面不改色的警中大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神情是如此凝重。

几位专家商议良久，年纪最大的一位开口了："患者是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酒精性肝硬化导致的肝癌，最早查出来时就已经是晚期了。这种晚期患者生存期一般三到六个月，现在医疗技术相比以前倒是进步和发展不小。但通常这种晚期肝癌患者生存期也就是两到三年，超过这个时间基本就是奇迹了。而这位患者最早发现癌变的时间到现在，是三年零六个月。除了常规药物的保守治疗，他既没有接受手术，也没有参与化疗，我很好奇是什么在支撑着他的生命力，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中的奇迹了……"

"大夫，有……有什么办法……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哪怕能延缓他的症状，哪怕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想试试，不惜任何代价。"

说话的是市局高局长，有点失态。那位专家很为难地道："你们和家属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科学和法律一样，都无法掺进同情因素。你们看，病灶扩展了一倍，有两个肝部的大小。送治时三处污染性伤口，一个在脾脏这儿，现在伴随着脾肿大、腹水，以及肝功能衰竭，所有症状全部恶化了……"

“太专业我们不懂。您都看到了，光来这儿探病的警察就有几百人，他是我们队伍的一位专家，一位长者，生平破案无数。我们这些晚辈，连尽心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我也不太会表达，就是……哪怕让他醒过来，让他再看看大家也行啊。”贺炯插话了，说得他自己都难堪无比。

“醒过来的可能不大，即便醒过来，也不会有清醒的意识，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一位专家道。

另一位看这些警察还是那么期待地等着，他提醒道：“……说实话，你们从午马转省一院时，我们没有接，劝你们转首都。其实我们当时商量过，我都想过不了夜了，没承想转院这么久，还活着回来了，生命力这么旺盛我还是头回见到。大部分肝癌患者在知道真相后基本就都垮了，这位警察很了不起。不过再了不起，也改变不了命，只要是生命，就绕不开死亡这个归宿……请节哀!”

这是结束，看透片的灯熄了，专家们收拾着东西，说着节哀，然后一位接一位悄然离开。程长峰一把拉住最后一位小声问着：“师父还能支持多久？”

“说不定就是今天。”专家道，程长峰不放手，敌视一般的眼光瞪着，专家又补充道：“如果还有奇迹，还能支持一两天。”

他挣脱了程长峰的手，程长峰难堪地看看同行，凝噎无语，高局领着人先行着问着：“老贺，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伴去世了，只有个儿子，儿媳妇，孙子已经上小学了。”贺炯道。

高局吩咐着：“程总队长，他是刑侦大队出身，那就您来代表总队和家属谈谈抚恤的事。局里准备申请追认为烈士，这可是我们全警之师啊，以垂暮之年力挽狂澜，提什么要求都不过分。”

“没要求。”贺炯道。

众人步幅一停，都看向贺炯，贺炯直说道：“我认识他儿子华岩松，也是警察，在铁路公安上，儿媳妇是乘警。我和他们谈过，没啥要求，爷俩性格差不多，向组织伸手的事，他们办不出来。”

高局愣了下，最难安抚的家属这件事，似乎都不用考虑，可越是这

样，越让他觉得心里难安。他愣了片刻，还是坚持说道：“那让家属寒心的事，组织上也办不出来，去，仍然要去。张厅长也在来的路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啊，是我亲手签的华师傅的返聘书，可谁能想到，是这样一个结局。”

“之于一名战士，战死沙场才是最好的归宿。高局，您别自责，华师傅会感激您的。”贺炯道。

这却又是一个打不开的心结，高局长无言，摇头，看看走廊两旁站着的警察队伍，他不知该说什么。虽然他知道自己没错，可心里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深深愧意让他有抬不起头来的感觉。他抚抚前额，不知道是难堪，还是借机悄无声息地拭去了老眼中的湿迹，再抬头时，市办公室的两位匆匆来了，他扬头道：“直接说。”

一个答：“家属都接来了。”

一个问：“能醒过来吗？”

见高局无言摇头，另一人捧着一个黄挎包道：“单位取到的遗物已清点，没有需要回收的警械、证件。”

“就这些……”

一个老旧的黄挎包，可能来自二十世纪。高局颤巍巍打开，工资本、卡、旧警服，还有一张镶着框的照片，正面是两位旧制式警服的男子，其中一人正是年轻的华启凤，另一位不认识，程长峰附耳小声道：“他的搭档，池兵山，一九九×年爆炸案牺牲的，烈士。”

“是他!”高局怔了一下，把相框拿在手里时，不经意看到背面有字，翻过来，上面书两句诗，他下意识地念出来了：“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雪满头，雪满头……老华啊，你让我们无颜以对啊。”

他说着，轻轻地放回了相框，看了看包里一堆奖章，此时再也无法掩饰，老泪纵横。他唏嘘几声，再抬头，却昂扬着对着两行悲戚的属下吼着：“不许哭，警察的荣耀从来都是以血与火为代价换取的。每天都有身着藏蓝银徽的同志倒在他们的岗位上，大丈夫以身许国，仰不愧天，俯不怍地，你们这个样子，有资格喊华启凤一声师父吗？”

被训斥的警员侧脸擦着眼泪躲闪着，高局带队前行着，他悲伤到不

可自持，边走边说着：“……我今天很高兴，很骄傲，很自豪，都说我们的队伍没有宣传的那么纯洁和高尚，我不否认在信仰面前，我们中间有怀疑犹豫的、有自私自利的、有得过且过的，甚至还有腐化变质的。但对于那些不忘初心，始终坚定的同志，同样没人敢于否认他们的存在。一到危急时刻，一到生死关头，他们中总有人站出来，选择用铁和血来捍卫信仰，选择我们警察这个职业最高的荣耀：慷慨赴死，平安天下!我命令你们，打起精神来，笑着为你们的师父送行!”

这个命令适得其反，话音落时，却有呜咽声起。高局控制不住场面了，他加快步幅向特护病房走来，人群分开时，看到了呜咽声起的地方，却是几位便装的年轻人，当先一位泪流满面，向着领导组一行冲上来，目标是其中一人，是贺炯，被那人提着领子揪起来，雷霆乍惊的一句：“贺炯，你个王八蛋!”

一众人被惊到了拦都来不及拦，是邢猛志，他像仇敌相向一般摇着贺炯，咬牙切齿骂着：“你明知道师父是肝癌，每次还给他送酒；明知道他是肝癌，还让他回来上班；明明知道他身体都快垮了，还让他上案子……你还有人性吗？师父是累死的……是活活累死的，你个浑蛋王八蛋……师父快不行了还瞒着我们……”

“放开放开。”聂敬辉拽着。“快放开，猛子。”程长峰劝着。

几乎掐住贺炯的邢猛志边擦泪，边质问，指头戳着贺炯的脸。而贺炯像一截木头一样，麻木地任凭摆布。邢猛志情绪稍缓，他才难堪憋了句：“是师父不让告诉你的，其实我也想扇自己几个耳光，你打吧，下手重点。”

扬起手来的邢猛志却扇不下去了。程长峰掰开他的手，想作势训几句，却也开不了口。这尴尬的场景总算被又来的一句话打断了，华岩松从特护病房伸出头来，紧张说了句：“贺叔，我爸睁开眼了。”

啊？!

高局一行惊得奔了上去，一行人挤进了病房，后面还往里推搡，却被市局看护的警员拦下了。别人守规矩，就甭指望已经乱了方寸的邢猛志还守，他急得又一把揪那警察，抓捕一般的动作把人往地上扔。这下可惹麻烦了，程长峰回头不客气一指吼着：“把他摁住，关禁闭。”命令一来，又有好几位警察扑上去，把邢猛志摁住，那边武燕也往进溜，也

被拦下了。

是熟人，禁毒大队长周景万和马汉卫几人，堵着武燕，架着邢猛志，连邢猛志嘴都捂上了，一个说着“越来越野了，市局保卫处的也敢上手打”，另一个说着“不管你，连支队长也敢打是不是”。

几人架着乱踢乱蹬的邢猛志离开现场了，武燕追着去了，拽着让放开，任明星、丁灿上去帮武燕，乔蓉和席双虎尴尬得不知道该帮谁。一群昔日不打不成交的搭档，今儿可真快打起来了。

房间里，华启凤慢慢地睁开了眼，面庞消瘦、眼眶深陷，因为肝部腹水的原因，肚子隆得奇大，整个人已经脱了相。儿子拉着他的手，僵硬，几乎没有温度了，他压抑着悲伤小声说着：“爸，贺叔他们看您来了。”

嘴唇翕合着，却发不出声音。

贺炯凑上来说：“师父，还认识我吗？”

轻轻啊了一声，高局凑上来说：“老华，我老高，来看你啦。”

没有反应，意识在消散，眼神有点滞。程长峰、聂敬辉等次第上来问候，都没有什么反应，偶尔微弱地啊啊一声，发滞的眼神里似乎有点失望。

“似乎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孙子来了吗？”高局问贺炯。贺炯问华岩松，华岩松说见过了。似乎什么地方差了，众人眼神互相征询着，却无从去了解这位师父弥留之际的心愿。

突然间，华岩松喊了声：“贺叔，我爸手指在动。”

他摊了开被子一角，看到了华启凤瘦骨嶙峋的手，一根手指在儿子的手心画着，画着，一个弧形，拐了几拐，而再看面部时，眼睛睁得更大了。

“我知道了。”聂敬辉脱口而出。

“弹弓。”贺炯同一刻明白了，他附身问：“师父，你是想见猛子？”

华启凤眼睛眨了一眨，表情似乎放松了一点，像欣慰。

几乎同时在喊：“猛子，猛子进来……邢猛志。”

“猛子，谁是猛子？”

“猛子……是邢猛志。”

两行人迅速传下去。在安全出口的楼梯上，正和周景万踢打的邢猛志被放开了，他几乎是连滚带爬奔回来的。武燕紧随其后，两人奔到了华启凤的病床前。一看这个样子，邢猛志忍不住号啕大哭一声，直哭喊着：“师父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病着，是我害了你，我不该拉着你上案子。”

“别哭了，师父是不是有什么事交代你。”聂敬辉提醒着。

邢猛志抹了把泪，拉着师父的手，看得更真切时，才发现彪悍的师父已经油尽灯枯了，连说话都成了奢望。他艰难地翕合着嘴唇，却再也发不出声音，可眼神却依然执着，直勾勾地看着他。

“师父，师父……我们抓到郭三枪了，我和燕子、双虎亲手抓到的，活的。已经审下来了，3·28凶杀制枪案一百多嫌疑人无一漏网。”邢猛志道。

华启凤眼睛眨了一下，似乎又放松了点，他的眼神是欣慰，是喜悦，甚至是骄傲，那么和蔼地看着邢猛志。

邢猛志抹着泪道：“师父，我知道您老想把我拴住，怕我这性格和脾气离开警察队伍学坏了，我听您的，我不会走的，我也走不了。经历了这些，谁能放得下这么多生死与共的兄弟和战友啊？我可不想后悔一辈子。”

华启凤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另一只手努力想抬起来，却失败了。邢猛志轻轻拉着他的另一只手，同样冰凉，已经感受不到哪怕一点生命的温度，可眼睛还睁着，那么留恋地看着这个即将离开的人世间，留恋地看着即将告别的亲人和朋友。

蓦地，邢猛志想起了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凑近了，轻声地，泪流满面却带着微笑地和师父说着：“师父，我知道您的心愿，您说过这辈子最对不起的是老伴，没有和她好好过日子；还有您那位牺牲的战友，他牺牲时还没结婚，一直孤苦伶仃的。既然生前无法分身，那死后一定要分

葬，一半骨灰陪老伴，一半陪您那位牺牲的战友，我一定给您办到，一定经常去看你们，我们都去……”

蓦然间全场泣不成声，而病床上的华启凤却是心愿已了，闭上了眼不再执着。邢猛志感觉到手一沉，再看师父时，他已安详地微笑着，像睡着了。过了很久，邢猛志木然地、机械地给师父整理好被子，捋平了枕巾，扶正了头部，仔细地看着师父庄重的遗容，然后和护士、和家属一起推着床，慢慢地往外走。

沿着所有警察的举手敬礼往外走，满是身影，却寂然无声的走廊里，那些保持着敬礼姿势的警察脸上的泪迹无声在淌。没有人能逃脱死亡的宿命，可总有不屈从宿命的人，会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会选择带着尊严和微笑离开。就像师父这个样子，彪悍地、轰轰烈烈地作为警察死去，而不是老死于默默无闻和被人遗忘。

邢猛志心里如是想着，他清楚，这是一个男人、一个警察最好的归宿；他知道，这是师父的选择，死得其所；他也知道师父是含笑而逝、求仁得仁。可他依然压抑不住心里涌起来的愤懑、悲伤、痛苦，还有深深的无奈，就像多年前送走父亲时那样，他泪如泉涌、他撕心裂肺、他步履艰难，他一步一步推着这位和父亲一样的长者，一起走完……

师父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段路。

相逢未约

晨曦微露的时候，一辆越野警车缓缓驶进杨家峪高速路入口，在靠近检查站的位置停了下来。

车窗缓缓而下，清新的空气涌进来，车厢里烟味被冲淡了许多。后座的宋玉河有点迷糊，昨晚忙了一夜，布置会场、安排后事、订制殡葬用品等一大堆事，天快亮了，贺炯和程长峰这两位治丧委员却带着他溜到了这儿。

“高速路入口七八个，你怎么知道他会从这儿走？”程长峰莫名其妙来一句。

贺炯看着倒视镜，回答道：“因为他们第一次离开省城去沁山，就是从这儿走的。”

“以猛子他们和老华的感情，不可能缺席师父的追悼会啊。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走？”程长峰道。

“华师父没有参加过谁的追悼会，甚至包括他的搭档池兵山烈士的追悼会。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在爆炸现场池兵山的遗体被炸成了很多块，是华师父一块一块捡回来的。虽然他没有参加追悼会，可之后这几十年，每到那一天，他总是提着酒，到坟前和战友喝一场，有时候醉了就睡在那儿。”贺炯轻声说着，听得宋玉河一下子没有困意了。

程长峰问着：“这是答案？”

“从这里可以衍生出答案，正确答案是：猛子和华师父是同一类人，他会执着于案子，执着于抓到罪犯，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哭鼻子。”贺炯道。

宋玉河惊讶地插了句：“你不会是说，他要去云城吧？”

“贺支还就这么个意思，我也有点不信……不过这小子可真够野啊，一辅警都敢揪着支队长下手，呵呵。”程长峰笑着道。贺炯有点尴尬，唉声叹气道：“他要扇我几个耳光，没准我心里还好受点，师父这事啊，我都嫌弃我自己了。明知道他有肝病，明知道他支撑不了几年，可还是不忍心把他赶回家……”

“不怨你，这事没有正确的解决方式，不管你怎么做，都是错的。”程长峰道。宋玉河附和了一句提醒着：“换个角度，不管怎么做，也可以说都是对的。如果有一天让我选择，我要能像师父这样就好了。”

“呵呵，把你能的。你能放得下老婆孩子？说不定还有孙子。师父情况特殊啊，如果真是身体无恙，没准他也会选择天伦之乐的。造化弄人啊，绝症、绝望，反而造就和成就了师父。”贺炯道。

“这是中肯的评价。”程长峰道，小声提醒着：“这话就在车里说说啊，我当没听见。”

宋玉河讪笑了笑，看看时间，提醒道：“总队长，要不您两位眯会儿吧，我盯着。老贺你确定是往这方向走就成。”

“为这事，我和总队长打了个赌，你希望谁赢？”贺炯不答反问，回头看老搭档。宋玉河同情地看着脸色晦暗、累得两个黑眼圈的贺支队

长，笑笑道："不管谁赢都会是一个缺憾，如果他没去，可能更近人情一点。如果他去了，就显得我们太不近人情了，华师父尚未入土，案子就压上来，啧……"

"恰恰我们俩都希望自己输。"程长峰道，他给贺炯点上一支烟，悠悠道："我判断他会留下处理师父的后事，其实我希望他上案子。只有不近人情的人，才更适合警察这个职业，因为有时候公平和正义是需要排除感情因素的。老贺判断他们会上案子，其实他希望猛子留下来，因为只有重感情，才能当好警察这个角色。从另一个角度讲，假如是公平和正义的原因把警察变成冷冰冰的执法机器，那之于警察个人，也是一个悲剧。"

宋玉河想了想，摇头道："这岂不是太矛盾了？打赌，又都希望对方赢？"

"我们警察不就是个矛盾共同体吗？信仰有多坚定，质疑就有多汹涌；荣誉有多耀眼，谴责就有多恶毒。"程长峰道。

"确实很矛盾。我赢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来了。"贺炯看着倒视镜里，一辆商务车缓缓驶近，那正是昨晚派出去的车辆，是总队给配的。

三人不约而同跳下车。那边开车的是武燕，缓缓驶近车尾停了下来，从驾驶的位置出来，向三人敬礼，没有说话，眼睛红红的。次第下来了丁灿、任明星、邢猛志、席双虎、乔蓉，这个拼凑的小组重装上阵，却像残兵败将一样。还吊着绷带的席双虎敬礼道："报告总队长、支队长，我们组奉命赶赴云城，对3·28大案进行补充侦查。"

"去吧，家里事不用操心，如果脱逃一两个嫌疑人，华师父又要吹胡子瞪眼了。"程长峰道，勉力地堆着笑容。席双虎得令，礼毕，程长峰给席双虎使着眼色，把席双虎和乔蓉叫过来，乔蓉又向任明星勾勾手指，任明星聪明了，拉着丁灿躲在一边，连武燕也晓得哪儿不对劲了，躲着去和宋玉河说话。

于是威名赫赫的支队长，又一次和邢猛志面对面了，憔悴、忧虑、苦痛、难堪，都写在这张黑脸上，连那双眼睛也失神了，不再像平素里那么犀利。此时再瞪邢猛志效果相反了，邢猛志嘴角歪歪，撩起了一丝疲惫的微笑，毫无歉意，像为昨晚的事谑笑。贺炯上前，表情佯怒，握

着拳头，样子很猛，可落手却轻轻地捶在邢猛志的胸前，尴尬地说了句："你小子真不给面子，当着那么多人，揪我领子？我好歹也是个支队长啊。"

"你希望我道个歉？还是让我去把案子办完，给你找回面子？"邢猛志问。

贺炯一笑道："又扯了吧？办案子就为了我的面子？"

"你是支队长，你的面子就代表麾下全体警察的面子，有什么不对吗？与其在这儿大家一起伤心，倒不如一块儿出去找点刺激。"邢猛志道。

"那可是你师父的追悼会，你确定要缺席？"贺炯问。

"要能把人追回来，我就不算缺席，相比他彪悍的一生，再华丽的悼词也过于苍白了。他是警察，我也是，我们更擅长的是追捕，而不是追悼……其实他和你、和我一样，都是死要面子，肯定不愿意最亲近的人，只记住他现在的样子，你觉得呢？"邢猛志反问。

贺炯笑笑，点点头，摆摆手："去吧，省得留在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实在不像个样子。"

"说谁呢？你不也是吗？"邢猛志对转身而走的贺炯道。

"聒噪……滚蛋!"贺炯头也不回，给了最后一个命令词。

简短的送行结束，没有悲伤。或许正如所有人熟知的，警察是天生的伪装者，这些善于伪装的警察，把悲伤严严实实地隐藏起来了……

地点：未知。

时间：未知。

人物：未知。

所有要素的未知是因为，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无从知道时间和地点。床上躺着一个人，露着修长的玉腿和玉臂，只能看得出是个女人，脸上缠着绷带，亦无法分辨是何许人。但即便如此，仅身体和身材，都有勾人犯罪的魅力。

她穿着一身酒红色的丝质睡衣，像一朵怒放的玫瑰……肤色的雪白和衣色的鲜红对比鲜明，仿佛是刻意为诱惑而摆的造型。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面貌不可辨，绷带缠绕的脸部只能看到露着的两只眼睛，她通过那双美目，看着面前的平板电脑，那是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她记不清在这里待了多久，或许只是几天，但感觉就像好几年。这种日子很难熬，她开始理解古代女人被打入冷宫是多么残酷的刑罚。

是啊，美人如花，如果一朵娇艳的花儿在无人欣赏的幽闭空间里衰败成残红枯枝，那肯定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故事，几乎可以和一个人老死在高墙铁窗里相提并论。

那衰败的过程好像就在眼前，这种噩梦老是叨扰着她。此刻她看着平板上的新闻，心悸的感受更甚。屏幕上一页是《晋阳市破获特大制贩枪支案》，一页是《晋阳市特大制贩枪支案涉案嫌疑人攀升至186人》，一页是《山大教授卢启明被枪击致死案告破》，剩下还有很多标题不同、内容雷同的页面打开着……她很痛恨那些戴大檐帽的，发布个新闻也遮遮掩掩。嫌疑人都打着马赛克，名字中间一个字都用“某”代替，除了那些缴获的枪支，其他她感兴趣的似乎都找不到全貌。她又一次愤愤地扔了平板，翻了个身，哀叹了一声。

这个趴着的姿势显出她的细腰翘臀，而那双明眸恰好看到了平板上有关卢教授被杀一案的嫌疑人照片，照片上被锁在审讯椅里的嫌疑人，马赛克打得看不到脸，名字是郭某阳。似乎这个信息让她很受触动，莫名地有种特殊的感觉。

对，很特殊!

她经历过的男人自己想不起有多少，但能让她频频想起的并不多，郭向阳算一个。她喜欢那个像野兽一样的男人，喜欢在疯狂中得到快感。甚至在做爱时，偶尔还会想到这个男人杀过人，那种本应恐惧的事让她异样兴奋。

她蜷曲着玉体，手伸向了私处，扭曲着、呻吟着，似乎在回味两人欢好的那种感觉。她遇到过很多精明的男人，只有这个最傻，傻到被她勾引上床，傻到给她办事，傻到送她逃跑还替她打掩护，傻到现在被警察抓了，肯定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她却很怀念这个傻瓜，这个总能让她上攀到高潮的男人，甚至没有他，自己臆想中的爱侣就是他。说不清是爱，还是喜欢做爱的那种感觉，幽闭的空间里想起这些事，总能让她像此时一样，想通过自慰宣泄一下。

这时候，门铃响了，她惊得绮念全无，点着平板电脑连接门口的摄像头。看清门口来人时，她立刻扔下了平板，站起来，趿拉着拖鞋，边整着衣服边上前拉开了门。

门外一中年男，她拉着让人赶紧进来，问道：“医生，我感觉脸上有点痒。”

“那是正常反应，家里有人吗？”提着手提箱的中年男四下打量着房间，随口回答道。

“为什么这么问？可能有人吗？”她警惕道。

气氛很诡异，事实上她知道医生姓甚名谁，而医生却不知道她是何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医生给她提供服务，前提是给足够的费用。就像小门诊打胎、私底下治疗性病一样，有些人是需要用钱藏住隐私的。

“医生，钱我准备好了，该到检验你手艺的时候了。如果不够满意，我会拒绝付钱的。”她坐到了沙发上，扬着缠着绷带的脸。

“放心吧，保证你亲妈都认不出你来。提醒一句啊，我们是通过中间人认识的，你叫什么干什么的我没兴趣，你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会记住。我是什么样子希望你也忘记，今天我就会离开这座城市，只当根本没来过，同意吗？”医生悠悠地道，打开了箱子，箱子里赫然是手术刀具和大大小小的药盒子。

她点头道：“放心吧，我们都怕见光，这点上有共识。”

“好，那我就开始了。”医生剪了绷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慢慢地揭开罩在她脸上的面纱。拿着镜子的她，紧张地看着即将揭开的真相，慢慢地，慢慢地显露出来……

是一张陌生，没有一点熟悉感觉的脸。她不惊讶，反而朝着医生嫣然一笑，款款把茶几下的包拍到了桌子上，这是最直接的评价：很满意。

“这张脸是隆鼻、线雕、自体脂肪填充同时做的。特别是线雕，蛋白线埋到皮肤组织里能起到拉紧、塑形的目的，要整多美不容易，但要整成陌生人，那太容易了。唯一的缺陷是，时间太短，术后会有一些肿痛、发痒的情况。问题不大，消炎药给你开好了，就这些，按时服用，那……就这样了？”医生且说且收拾着工具，把药瓶放在了茶几上，即便在说话的时候，也刻意地不去看她一眼。

“谢谢，慢走。”她起身，把医生送出门。关上门时，又掩饰不住地兴奋，多看了镜子里的自己几眼。

自己……成了陌生人，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她转身翻着自己的东西，找出了旧手机里的照片、身份证照片，仔细比对。一点也看不出相似的端倪。

完美，一个完美的陌生人。这让她兴奋到几乎尖叫起来。

证件上是个美女，名字叫：司令婕。

疑踪一线

“就是他们。矿场上逮着的，可费了不少工夫。”

云城市刑侦四大队，队长把两个嫌疑人的档案搬到了桌上，包括监控提取的视频资料。档案中的照片和视频中的人可以印证，视频是司令婕仓皇出逃时被监控拍下的。她在扫黑除恶指挥部谎称“被追杀”一事，后经市四大队摸查追踪，却发现所谓的“杀手”根本子虚乌有，嫌疑人是午马西峪乡西峪矿场的工人。据被捕的其中一位交代，是老板安排他们去干的，给了每人两千块钱，千叮万嘱做个样子，不能真砍人。

“午马和我们云城市一带，矿山、煤场的用工基本都是外来人口，有二十多万人。胡浩用的也都是这拨人，前脚犯事，后脚就溜了。我们抓到了两个，何强、何军，一对堂兄弟，湖北人。据交代，他们老板叫何堂富，和他们也是同乡，在逃。”队长介绍道，省总队来人了，来的都是年轻人，样子疲惫不堪。他有点想不通这种小案子怎么可能被总队盯上。

而听到这结果的乔蓉和席双虎倒没有过于惊诧，只是作案动机实在让他们无从理解，就为了两千块钱。

“老板何堂富呢？”席双虎问。

“没找着人呢。胡浩一倒，矿场停了个七七八八，估计是躲债去了，这些王八犊子要不是赶巧，还真不好找着人。”队长道。

“那把何堂富的信息也全部给我们。”席双虎道，要带走所有案卷和信息，专门要了一份电子版。待交付妥当，队长好奇问着：“你们在查什么？别误会，毕竟是我辖区，我们地头熟，看能不能帮上忙。”

“把你在干的事，重捋一遍。如果能发现更多的信息点，就算帮我们大忙了。”席双虎道，和乔蓉告辞出行。那位队长却是苦脸了，他本在干的事是查司令婕的所有信息，所有能找到的社会关系、所有在云城留下的监控发现，已经捋了很多遍，根本没有什么可发现的啊。

其实来人比他们还发愁，乔蓉为难道：“席队，几个普通的矿工，怎么看也和司令婕搭不上线啊？这老板又在逃，可怎么整啊？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

“是啊，都过去多少天了，真不知道总队长怎么想的。”席双虎同样一脸难色。

两人默然无声下楼，乘上了地方刑警队的车。发动车时，乔蓉提醒道：“需不需要把这两个矿工再审一遍？总队大数据信息反馈，这两人实名办了十一张手机卡，其中六张的通信情况很可疑，还有很多海外联系电话。你看，日本、韩国、缅甸……天哪，菲律宾、新加坡，总不能他们……”

“不用审。两个蠢货，信息被借用了，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席双虎说道。

两人驱车驶离，去和分散的组员会合……

另一个节点在司令婕家中，任明星正乖巧地站在屋中央，屋里标着一簇簇勘查标志。鉴证人员已经撤离了，靠窗的地方站着一位中年男子，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正通过视频指挥午马市金海浅滩现场的搜查。这位身着警装的男子像有某种魔力一样，让嘴巴一刻不闲的任明星噤若寒蝉。

他是全省另一传奇，神笔程良。估计是长年劳累的缘故，不但眼近

视得厉害，而且一脱帽发际线后退得异常明显。他习惯性地捋一把背头，锃亮的前额实在缺乏艺术气质。如果不是身着这身警服的话，他的形象和街市里的商贩走卒没有什么两样。

“师父，我替您拿着。”任明星殷勤地拿走了师父的警帽。程良侧头看看，笑了，嘉奖道：“不错啊，明星。复原郭三枪的体貌大大缩短了追踪和侦查时间，了不起。”

“碰巧了。他换山地轮胎时正好和村里大妈打个照面，体貌特征又十分明显，眼睛上那道疤，想遮都难。”任明星道。

“难得你这么谦虚，呵呵……华师傅的事我听说了，别太难过了，把案子办完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现在考考你，对于这个屋子的主人，你有什么想法？”程良问。

“没什么想法，全国通缉，迟早要落进网里。”任明星道。

“错，每年追逃总有旧案告破。跑几年的，十几年的，甚至超过二十年的都不稀罕。迄今为止，我们六处接手的疑难案情仍然有很多桩悬案，没有抓到嫌疑人的，或者在时效期里没有抓到的，案例一抓一大把。”程良拍拍任明星的肩膀道。

“那……怎么办？”任明星不愿意往下动脑筋。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已经登堂入室了，该往更深一层去思考了。”程良道。

“您指什么？”任明星不解。

“所指，就是这个特例啊。否则你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程良道。

“司令婕？!”任明星愣了，程良点点头，示意着这个房间，似乎房间里还存着秘密一样。

接下来程良却不再提醒了。跟着师父半年多，程师父就是这样，话只说一半甚至一半都不到。你触摸到感觉，他才点醒你，否则他就那么个蔫样子，懒得跟你说话。

任明星被激起少年心性了，他转悠着眼睛在房间里四下打量。这是

个很雅致的房间，家具不多却极具匠心。木质的沙发，梨木的；靠窗的花架，也是同色的花梨木，上面有几盆多肉、仙人球；没电视机，有一台投影仪，很前卫。再往里走，是那个已经人去楼空的闺房。任明星戴着一次性手套，小心翼翼走进去。和所有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一柜子衣服，多数是品牌服装，价值不菲。梳妆台上瓶瓶罐罐一大堆，任明星看了数个，多种大牌香水、化妆品，光口红就有三十多支，化妆的用具比画家的家伙什还要多。最吸引眼球的还是卧室墙上的一幅照片，是个巨幅的。照片上的人正是司令婕，穿着惹火的三点式，做着个半爬半趴的诱惑动作……这些细枝末节让他思考着，似乎冥冥中触摸到了师父的思路。

“你想到什么？”

声音打断了任明星的思路，回头时，程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门口，期待地看着他。任明星脱口而出：“心理肖像。那太难了，是传说。仅有的成功案例，都夹杂着很重的运气成分。”

这比肖像还原更高一个层次，在没有暴露前，需要恢复嫌疑人的肖像；而在上了通缉暴露之后，那嫌疑人的体貌肖像常常会被刻意隐藏，这时候就需要心理肖像了。凭借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去描绘一个可能出现的形象，可能采取的伪装方式。教科书里成功的一个案例是心理医生准确描绘出了爆炸嫌疑人会穿暗灰色风衣、旧式的皮鞋，最终靠着装锁定了悬案嫌疑人。不过那是二十世纪的事了，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依靠不确定分析的方式，早已被现代刑侦摒弃很久了。

程良似乎看出了任明星的怀疑，他笑道：“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其实我之前也很怀疑，还是你们这次点醒了我。华师傅准确预判了作案手法来自群众智慧，邢猛志又准确判断出了郭三枪的出逃方向，怎么看都有点匪夷所思。可要细究起来，他们能做到这一步是有原因的。华师傅是痕迹追踪专家，他最了解技术落后时代那些嫌疑人的行为模式；而邢猛志呢，常年进山玩，行为方式恰巧和郭三枪有契合的地方。而我们如果能抓到嫌疑人某个心理的特殊节点，是不是也能对本案有益呢？比如，一个人的行为习惯是特定的，即便她想改变这种习惯，也会改成特定的……比如司令婕起码是个爱美的人，绝对不会打扮成很丑的样子，或者很脏的样子，对吧？”

“那肯定的，可一个人的形象可以千变万化，需要排除到只剩一种，

而且得保证剩下的一种是唯一的正确答案，那难度就无限加大了。首先无法判断，她是顺着习惯来，还是反习惯来。这个基础判断不出来，那做出来的肖像，就恰恰相反了。”任明星道。

“试试，每一个奇迹都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就像发案之初，谁能想到你能准确恢复出郭三枪的肖像？谁又能想得到，一个边缘化的小组，居然生擒了郭三枪呢？”程良鼓励道。

任明星的信心被撩起来了，他点点头，在师父鼓励的眼光中，开始说：“第一，这个房间的家具很上档次，不过养的花却太差劲，档次可以花钱买到，格调却买不到。比如那两盆花，明显是疏于打理养了两盆懒人花。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和高雅无关，顶多是附庸风雅。”

多肉和仙人球与昂贵的红木家具似乎有落差，而且只有那两盆，明显是没时间也没有心境去打理其他需要精心呵护的花种。程良对此认可，点了点头。

师父一点头，任明星的胆子更大了，他一指卧室的半裸照片道：“第二，严重的自恋倾向，甚至有轻微的暴露倾向。身体是女人最犀利的武器，而她精于使用这台武器，否则就不可能俘获郭三枪那样的人，您看她的衣柜。”

任明星小心翼翼打开衣柜，拨动着一件件长短不一的女装，解释道：“下装偏短，裙子都是膝以上部位，胸开口大v、圆领，都是大阔口形。这种选择的唯一解释是，”任明星拿着一只胸罩提醒了：“36d的大罩杯。也就是说，她惯于展示自己傲人的本钱。”

“不是乖乖女，不是淑女，而是个欲女。那我们首先可以确定一点，她的着装会下意识地跟着自己的心理倾向：偏向于性感。”程良道。

“对，如果裙装，下摆绝对在膝以上。如果是裤装，七分裤居多，最起码她会选择露出性感的小腿和脚踝。鞋肯定是高跟鞋，这种天气，应该是露趾那种。”任明星道。

“露趾？”程良反而不敢这么确定了。

“你注意下鞋柜，她脚拇指偏长，轻微平足，可能还有甲沟，这种脚型捂着很难受。一个女人总会以其他特殊的方式掩盖身上的瑕疵，她

呢，也会。”任明星拉着床头柜的小抽屉，抽屉里是各色的指甲油。

程良有点惊讶了，任明星又提起了只鞋子，示意着师父往里面看，大脚趾的位置被顶得变形，而且此鞋内表面，有一个深色的痕迹，以从警的见识很容易判断，那是凝固很久的血迹。

脚气、甲沟，从这里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同意，继续。”程良兴奋了。

“手上的美甲肯定有，饰品也会有很多。但这个无法下定论，因为化妆是女人的天性，也是共性，如果非要找到特殊的化装……胸前，会有一个银色或者铂金的链子，链子末端可能会是一个很夸张的吊坠。”任明星道。

程良看看墙上的照片，并没有，便以征询的目光投向他这位与众不同的弟子。任明星解释道：“照片是裸的，所以不用，一般女人通常都会在细节上展示自己最大的优势，您看她优势在这儿……所以她会选择大多数阔口型上衣，胸部很高，挤出来的沟很深，如果在这个部位加装一个饰品，会起到引人注目的效果。”

“为什么不能是黄金，你居然判断是银色或者铂金？”程良问。

“注意她的肤色，稍暗，不是偏白，如果要对比度更强烈一点的，那就需要亮色的，而不是纯黄色的。如果看监控，会发现她很少会佩戴色泽偏暗的饰物。师父这不奇怪，我上艺校画过很多女人，化妆可能千变万化，但在选择心仪饰物时，都会下意识地遵从自己的心理倾向……比如复古式的饰物。衣装也绝对不会选，只会很潮。”任明星道。

程良似乎惊讶到了，他欣喜地看着任明星，任明星天才表演之后又开始发蒙了，好奇问着：“师父，这么简单的，您不会看不出来吧？”

“我恰恰就看不出你眼中的东西来。我顶多看到性感的倾向，顶多对照她的生活经历，判断她会选择深色、纯色、前卫设计的着装。没有你看到的多。”程良谦虚道。

“但也有可能的情况是，逃亡让她的心态恰恰和正常相反，选一身普通着装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那我们就白费工夫了，还得依靠大数据和面部识别。”任明星道。

“不，得考虑任何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如果大数据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我们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未来不知道如何，但现代的侦破，人脑还是要高于电脑的。”程良道。

外屋响起了几声掌声，程良侧头往外看，席双虎、乔蓉赶来了，似乎听了很久了。席双虎为这句话给程师父竖大拇指了。程良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另一位可就不那么谦虚了，伸出脑袋来，满脸得意之色问：“你们也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吧？”

“有道理吗？很浅薄啊，怎么就听见胸大了？”席双虎调侃道。

任明星一咧嘴。乔蓉翻了他一白眼撂了句：“对女人这么了解？你投错胎了。”

席双虎和乔蓉领着程良离开，小队该汇聚一处了，被无视的任明星急着追着三人道：“嘿，嘿，最浅薄的说不定就是正确的指向，以我阅女无数的眼光，绝对看不错。”

“哟，阅女无数？”乔蓉挑刺了。

席双虎补刀了：“不一定啊明星，你画模特都是没穿衣服的，司令婕不可能光着身子逃跑啊，阅多少也没用。”

任明星经常自吹的旧事，已经成为受打击的黑料了。三人哧哧笑着，后面跟着的任明星被搞得干瞪眼反驳不上来，咬牙切齿要和乔蓉打赌。心事重重的乔蓉懒得理他，直接忽略了……

第三组人驶近云城市美丽妆园，这家美容院坐落在云城的繁华地段，是司令婕常光顾的地方，此前很多监视居住视频多次出现过这儿。

临下车，组里负责信息联络的丁灿提示着省数据后台提供的最新信息。

“当街追杀那出戏的主要嫌疑人是两位矿工，矿工交代是老板何堂富授意。现在找不着何堂富，但是数据后台找到了一堆关联数据，三张手机卡三个不同机主，多次和境内外联系，韩国、日本、缅甸及我国香港，等等。可这三位机主呢，又是农民，根本没有过出境记录，也没发现有这种社会关系。而且他们三人，全部是何堂富手下的矿工。他们持有的其他手机卡都和何堂富有过联系。”

“这很简单嘛。”驾车的武燕脱口道，“这些人根本不把自己身份证当回事，被嫌疑人利用了呗。办事用别人的身份信息，出事了查的也是别人，最简单的反侦查措施。”

“那何堂富应该和司令婕或者闫学军有过交集，在什么地方？”一直肃穆表情的邢猛志问。

“查到了何堂富的几起债务纠纷，委托律师是闫学军，他和胡浩是旧识，而且胡浩的两个铁矿，他是具体经营者。可惜目前尚在外逃中。”丁灿道。

信息仅限于此，也只能靠大数据提供数据去分析内在关联。三人下车，朝着美丽妆园踱去，几步之外丁灿悄悄拉了下武燕，武燕翻了眼，不明白情况。丁灿小声道：“武姐，猛哥状态很差啊，这行不？”

“出这么大事，状态好才不正常呢。别提这茬啊。”武燕道。

“嗯。”丁灿应了声，驻足了片刻，脸色忧色更甚。

时间一直在走，所有人争分夺秒，可一直还在外围，关键的信息一直捕捉不到。这个神秘的女人能不能找到，真相越来越悬了。丁灿掏出随身的微电脑，看了几眼屏上的代码信息，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现，这让他很郁闷，收起电脑，垂头丧气地跟着进妆园了……

山重水复

美丽妆园的老板娘和美丽不沾边，又矮又肥，不过这个丑样子也有作用，最起码让进来的女士都能得到存在感和成就感。这里的生意相当火爆，做头发的、做面膜的、修眉文眉的、点粉刺的、种睫毛的……反正你不亲眼见到，都想象不出就一张脸能演化出分门别类这么多种的美容方式。

反正进来的三位警察看得都有点蒙，那胖老板娘听闻是警察，吓得一哆嗦，赶紧把人往楼上请。请三位到做美体按摩的地方，一开口就力证自己正规门店，绝对和路边的美容按摩不是一码事。

“我们还没问，你怎么就抢着说了，谁说你不正规啦？”武燕打断了。

那老板娘一抹巨胸释然了：“哦哟，这不打黑除恶关了好多不正规按摩院，我心虚嘛，都查我好几回了。”

“别打岔，我们是省刑事侦查总队的，问你点事，坐。”武燕拉着椅子，把老板娘安抚坐定。老板娘又是紧张问着：“省……省里？我们还架得住省里来人查？”

“哦哟，别打岔啊大姐，我们是问其他事，这个人，认识不？”丁灿亮着电脑上司令婕的照片。

“哟，令姐……半个云城都认识啊。闹爷的小相好啊，可拽啦，别人养小三顶多送个房子，闹爷直接送了她个酒店。女人能活这么个样啊，就被抓也值啦。”老板娘咧咧道，毫无遮拦。

“谁说她被抓啦？”武燕问。

“都这么传的，闹爷一家子都被抓啦，她能跑得了？”老板娘道。

丁灿打断问着：“好吧，说说她的事。”

“啥事？”

“所有的事，她不经常来你这儿吗？”武燕严肃道。

“啊，她来就做头发、敷面膜、化妆、美体、精油、护理啥的……项目多呢，刷卡有记录，她是我们这儿的老客户，超级VIP。你们问哪一项？……哎对啦，店里正搞优惠，存一万送三千，这位美女……哦，对，你们不是云城人。”老板娘及时刹住，差点推销上了。

“你问吧。”武燕烦躁地甩给丁灿了。

女人的事丁灿就是外行了，这可咋办？他看看邢猛志，邢猛志想了想出声问道：“你们平时聊啥吗？说说，给你聊过什么？比如你们共同的爱好，化妆品啊，包啊，衣服啊？”

“我们跟人家咋比啊？人家买一身衣服好几千上万呢，万把的包也有好几个呢。我们顶多就是A货水平，搭不到一块啊。”老板娘诚恳道。

这没假，女人攀比的实力取决于身后的男人，而司令婕身后的男人可不是一般的厉害。邢猛志转着话题问：“那闲聊的内容您总结一下呗，

不能没重点扯不是？就算推销您也得投其所好啊。要投其所好，不能光您说，还得做好一个倾听者，得听听人家说什么，您顺着人家说才成对不对？”

“咦？这倒是。”老板娘醍醐灌顶地被点醒了。

邢猛志顺着问着：“那说说，她给你说过什么？特别感兴趣的是什么？两个月来，她可是几乎每天都来这儿。”

“也没什么呀，就是消费嘛，我们还不都陪着客户拣好的说……”老板娘努力回忆着。

邢猛志提醒着：“和之前相比，这两个月有什么反常的地方，之前的频率也这么高？”

“哟，这倒提醒我了，以前是一周两到三次，有时候一半次，这两个月确实多。”老板娘道。

哟，勾出有意思的事了，武燕和丁灿生怕漏了什么，竖着耳朵倾听，邢猛志说着：“看看，就知道大姐这儿能帮上警察的忙。回头我去跟派出所说说啊，这儿是正规店，别净来打扰人家生意……哎对了，大姐，其他反常地方呢？”

“其他……其他……她不蹲了一段看守所么，这晦气事我们也没敢问。可我见着人家没啥反常的啊，和平常一样说说笑笑。”老板娘话又转回来了。

“您想啊，正常人遇上这事肯定很晦气，这像个没事人，那就是反常。看看，大姐说出第二个反常了，还有呢？说笑的内容很关键，没准她就是在您这儿取经，坑您呢。”邢猛志问。

“啊？那不至于吧？”老板娘吓了一跳。

“至于啊，您想啊，跟您聊化妆什么的，说不定就是为了化装逃跑啊。到时候把你牵连成包庇窝藏了，再不抵也是提供逃跑方式啊，倒不是什么罪，但一查起来，多影响生意啊。”邢猛志危言耸听道。

有点过了，武燕刚要提醒，没想到那老板娘先怒了，爆发了，一拍膘肥肉厚的大腿骂道：“这个小婊子，就知道她没安好心……我先举报她

啊，没我的事啊。我说她怎么对化妆这么上心，以前都是我们店员给她做，这几回她倒勤快到自己上手了。”

“看看，又是一个反常，这绝对不能有您的事。我请教个专业的问题啊，化妆能高到什么水平？能变成另一个人吗？”邢猛志问。

“必须能啊，就这小伙，给我们一小时，化妆成大姑娘都没问题。”老板娘指指瘦弱的丁灿，可把丁灿噎住，又一指邢猛志说了：“你不行，你这个脸型线条太硬，没法化。”

“谢谢啊，没把我化妆成女的。看来这最高水平也就止步于此了，她一个刚学的，应该高不到你们店里的水平吧？”邢猛志问。

“那不一定，咱们这小地方顶多拉个双眼皮、种个睫毛啥的。大点的美容院就厉害了，东施进去，西施出来，一点都不夸张。美容这门学问深着呢，光我们一年送店员去南方培训就得十几万开销……现在这个技术太发达，不学没生意啊。都不满足涂涂抹抹了，不是嫌自己鼻子有点塌，就是嫌自己脸蛋有点胖，要不就非弄个尖下巴，说是网红下巴，流行……隔了一年又不想要尖下巴啊，哎哟哟哟，您是不知道这些女人有俩钱得多能作……”

“等等……”

老板娘的话把邢猛志三人吓住了，她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最难办的一种可能，可以躲过以体貌为特征的监控技术识别：整容。

如果是那样，难度可就呈几何数翻番了……

“追悼会定在后天，场地暂定殡仪馆，要来的人太多，地方恐怕不太够。还有个方案是安排到训练基地大院，可这天气越来越热，遗体防腐不得不考虑在内，华师父的腹水积得太多，遗体有点变形。贺支队长的意思是，就按家属的意思来，别折腾了，火化后灵车沿着各分局、派出所走一圈，然后送墓园直接下葬。”宋玉河汇报着。

座上聂敬辉和程长峰相对而坐，点点头，程长峰道：“按老贺的意思办。”

“玉河，坐吧，歇会儿，都一宿没合眼了。”聂敬辉让着。

他们面前的屏上还在放着审讯现场，郭三枪的、胡浩的、杜攻城的。看两人皱眉的样子，应该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聂敬辉随口道：“司令婕不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但绝对是藏得最深的。居然胡浩都不知道制枪摊子铺了这么大；而杜攻城一直认为胡浩就是老大；而郭向阳呢，只要问到司令婕，不管有什么事他都抢着扛……呵呵，这个够复杂啊，一个女人把这个涉黑团伙玩得是团团转啊。”

程长峰补充道：“多了两个情况：一是杜攻城交代，制枪确实停了一段时间，就是司令婕入狱期间。狙杀卢教授之后，他就奉命拆了修车厂，把制枪机械全部搬到了废弃矿场里，也就是掩埋伍士杰的地方。其间司令婕假传过胡浩的话，问杜攻城的意见：如果愿意接手，就留给他，赚的钱全归他，不过出事得他扛；如果不接手，就毁掉制枪机械，遣散这些团伙人员。”

“这是李代桃僵啊，杜攻城肯定经过不起利诱，郭三枪又和司令婕穿一条裤子，顶风作案，无非是吸引我们的视线。”宋玉河道。

“还有一层意思，也就是刚刚发现的情况。”聂敬辉摁着换屏，补充道：“胡浩的黑钱由伍士杰掌握了一部分，这些黑金分散在十几个公、私账户里。此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由郭三枪刑讯逼问得到的，他在劫持伍士杰的时候，拿到了转账U盾、密保卡，只要问出密码就可以了……但这之中，还需要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时间，不管公或私账户都有限额。如果从银行悄无声息地移走，那就需要时间了。”宋玉河道。

“对。”聂敬辉道，“经侦正顺着资金流向在追，一部分在粤港澳进行了多次大额消费，光珠宝行钻石就买了十一次，还有在赌场的，我们拿到了视频，却不是本案中的任何人。”

屏幕上买筹码的视频片段上是个陌生人。宋玉河道：“找个洗码仔兑钱很容易，但司令婕肯定没有离开过云城，那她……还有一个同伙，应该就是那个走私枪管的人。”

“珠宝和钻石属于高附加值易携带的，她这样的人总不可能把所有身家都交给同伙，万一同伙出事或者卷走财产，那岂不是辛苦一场，肥了他人？于是查他们惯用的快递途径，发现闫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多次收到粤省某地发来的工艺品快递。寄件是快递员上门收的货，没有留下视

频记录……我们判断，这些东西有可能通过快递或者其他方式回到了司令婕的手中，因为只有用蚂蚁搬家的方式一点一点消化，才能杜绝被同伙坑的可能。”程长峰道。

“另一部分钱，以货物付款的方式出境，到了开曼群岛注册的几家公司，避税者的天堂，我们什么都查不到。和走私枪管的公司操作如出一辙。”聂敬辉道。

两人你一言我一言，把案情捋顺，这才发现警方掌握的信息不仅疏漏，而且时效已过。这也是所有案子都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追捕，那就必须在侦破上有前瞻性才能做到预判，否则只可能是追着案子走，永远比犯罪落后很多步。

“所以说，她是为了争取洗钱的时间，才让我们有机会拿下这个制枪团伙？如果这真是策划出来的，那这个女人也太可怕了。”宋玉河似乎有点不相信。

“可能还有更可怕的。”程长峰看着手机，往桌上一放，推到了聂敬辉的面前。聂敬辉看看，解释着：“云城的小组发回他们的发现了，第一，司令婕多次出入美丽妆园，咨询过整容手术的细节；第二，从查到与何堂富关联的手机号里，有整形医院的电话，有韩国整形医院的咨询电话，还有在上海的海外医疗中介，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介绍整容；第三，司令婕惯于演戏，不止骗过了我们一次，当街追杀也不过是方便出逃的戏码，此后就销声匿迹了。所以他们据此判断：嫌疑人司令婕，有可能躲在某个地方，已经整容变成另一个人了。”

“啊？!”宋玉河惊得张大的嘴合不拢了，千算万算，依然没有算到是这种最难的情况，他惊愕道：“那岂不是等于屏蔽了我们的体貌识别监控？”

“对，我们依然低估了对手。”程长峰道。

怎么办？还有机会吗？即便有机会，时间还来得及吗？

三人相视，心提到嗓子眼的宋玉河惊愕间，又发现了一个更让他更惊愕的事：似乎程总队长和聂处长，仅仅是皱眉为难，并没有像他一样乱了方寸。

还有后手？他脑海冒出来这样的想法。

还可能有后手吗？他又不确定地否决了。

静默间，他看不清两位指挥员何来如此深的城府了……

“……问了，问了很多回了，她说自己脸型长，要整个显圆的。我说了啊，您这么美都嫌自己不漂亮，那还让不让别人活了？她说了，漂亮女人的仇人，不就是其他漂亮女人吗？……我当时只当是笑话，告诉她几个业内知名的地方，要是不大动，其实就不用去韩国了，咱们国内现在的整容水平也不低。只是想变变脸型线条，那没多大难度，咱们省城就能做蛋白线……蛋白线啊，就是线雕啊，以植入胶原蛋白线的方式对肌肤进行提拉，极细丝只有0.12毫米，手术三十分钟，隔天化妆都没问题……填充方式就多了，全脸拉提都没问题，同步微创伤口修复、搭配玻尿酸注射，这和钢筋加水泥的强化作用一样，效果加倍噢……”

车里，丁灿播放着老板娘的声音，狐疑地看着武燕和邢猛志。

“怎么了？”武燕没看明白丁灿的表情。邢猛志提醒着：“他一出来就这副蒙样，脑部CPU宕机。”

丁灿无语笑道：“宕机不可怕，你这CPU超频了，容易死机啊。不能就凭这个判断司令婕已经整容了吧？”

“是啊，有点草率了啊，都报上去了。”武燕拿着手机，用不无埋怨的眼光看着邢猛志。

“第一，司令婕自案发当日出逃，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和线索，没有出现在机场、高铁车站、银行、大型公共场合，否则肯定会被体貌识别监控捕捉到，她的身份现在是红色通缉。没有撞进网里有这么几种解释，要么根本没出现钻到了哪个穷乡僻壤，要么是用很巧妙的方式规避了我们的天眼，你说是哪一种？补充一句，穷乡僻壤虽然没体貌识别监控，但也不具备她需要变换整个人脸的化妆条件啊。”邢猛志问。

这是丁灿的专业，他想想道：“可以用化妆的方式逃过一次两次，但不可能逃过所有的监控。很多场合的监控和天网是直联的，而体貌识别软件，单纯化妆是躲不过去，电脑识别的脸线和轮廓，就女的化妆成男的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啊……十有八九是躲着，根本没露面。”

“这不就对了，躲着干什么？”邢猛志问。

“那你就猜，躲着做了个整容手术？!”丁灿疑问的口吻很强。

“其实你也怀疑如此，只是想得到更确定的答案。”邢猛志一副自信的表情道，就在两人觉得还有所谓的确定答案时，邢猛志却是做着鬼脸说来回话了：“别这么看我，我也不可能有确定答案啊，要有，就直接摁人了对不对？”

“去……”武燕有点被调戏的感觉，嗤鼻了一个长声。

丁灿眼骨碌碌转着，犹豫说着：“你选了一个最可能的答案，可能也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同时也是谁都不敢附和的答案。猛哥，光靠咱们完不成这个任务，但要撬动全部警力，这种基于可能性的判断，肯定不够。”

“你拉的长线这么久了，好歹提供点东西啊？”邢猛志道。

“人家不动，没有消息，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两个漏网的一个在境外，一个还没找着准确位置，万一约好一起溜，那咱们有三头六臂也没治了啊。”丁灿道。

“没那么快。案发时她已经是取保身份，不改这张脸插翅难逃，根本出不了境。要改这张脸，那她同样需要时间。”邢猛志道。

“可时间到了，术后肿痛反应七天至一个月消失。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能是她们相约出逃的时间。”丁灿道。

“这肯定就是正确答案，师父说过，只要和犯罪在思维上哪怕有一点重合，就穷追猛打直到找到真相。我们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全部，但知道的肯定有某种内在关联：美容院、整容咨询、大数据查到的关联手机卡和境外关联……错不了，这条线一定能追到她。哪怕她已经改头换面，但要潜逃海外，绝对有接应。”邢猛志捶着方向盘，确定地道。

“等等……等等……你们说什么呢？什么长线？钓什么？还有一个确定接应的同伙？闫学军什么时候和司令婕有联系了，我怎么不知道？”武燕好奇地问。

“别问，我不会告诉你的。”邢猛志意外地，很不讲情面了。

武燕一愣，愤意顿生，丁灿却道：“武姐，他的意思是，对了功劳可以不在乎，可错了责任却推诿不了。我们其实早可以顶着光环全身而退，可他已经犯贱到不顾一切了，别跟他抢。”

“呵呵。”武燕看邢猛志，莫名地笑了几声，她发动着车道：“在好汉坡我们都差点没活着出来，都追到这份上了，谁还在乎那点狗屁功劳？要有责任轮不到他扛，信不信其他人都会抢着扛。你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那是斥责邢猛志不该藏着掖着，邢猛志难堪道：“大姐，你嫉恶如仇的，这事实在是上不得桌面，见不得光啊，要管用还好说，要不管用，那……还是没人知道的好。”

“说说，姐就喜欢你不声不吭暗戳戳下黑手的风格。”武燕道。

“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有这么卑鄙无耻以及下流吗？”邢猛志遗憾地拒绝这个评价。

“绝对是，你说呢，火山？”武燕道。

“绝对加plus，你是卑鄙无耻以及下流的集大成者，我顶多是个帮凶角色，离老大您还是有差距的。”丁灿自责着，不过似乎并不准备把自己摘清。

武燕没再问，对于这两位以“卑鄙”为荣，以“无耻”为乐的同伴，她一点都不介怀，毕竟要对付的犯罪分子是个顶个的凶残，个赛个的阴险，正大光明的招数未必能次次胜过罪犯天马行空的奇诡。就比如对付司令婕，现在无论是排查还是追捕都是招数已老，方向已失，这种情况，也唯有奇招才能奏效。

有吗？她回忆着，整个案子她全程参与了，如果有，她应该知道啊。司令婕这个疏漏，包括华启凤、包括邢猛志也没有料到，不可能有预先埋下的后招啊。总不能无中生有吧？!

但肯定有，哪怕是无中生有!

武燕如是判断道，是从邢猛志和丁灿故意扯开话题判断出来的，她也没有再问。两组人在地方刑侦部门重新会合，待了一天，所有有关闫学军、司令婕的信息收罗了个七七八八。当天就在云城驻扎，已经疲惫

不堪的成员休息一夜，到第二天，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第三天，也就是司令婕出逃的第七天，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虚拟追捕

东北某市。

天气再炎热也挡不住街市上熙攘的人群，市区的商业步行街上人满为患，摩肩擦踵的男男女女行色匆匆。你无从记住那些从你眼前一闪而过的行人，他们表情不同、神态各异，是游客？是上班族？白领？抑或是另外有特殊的身份？不过在这芸芸人海中，再特殊也会被瞬间淹没，眨眼就成为人头攒动中一个微不可见的细节。

这普通到枯燥的景象，却让当街而立的一个女人心生喜悦。她穿着一身很肥的裙裤，裤摆很宽，让她高挑的身材更显窈窕。一袭黑色装扮，是那种有点轻薄却是纯的黑色，在双肩缀着两条红色的吊带，那是很短小的上装，让她看上去庄重却不显得肃穆，亲和却不觉得轻佻。当她轻轻摘下墨镜的时候，一张状如鹅蛋、饱满丰腴的脸庞，似乎让她身后姹紫嫣红的花圃都相形失色，不过即便是如玉美人，也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视线，因为这里……人实在太多了!

她似乎很享受如此被人无视，说起来无名之辈也有好处，最起码没人会在乎你是谁、是什么身份，甚至刨根问底还想打听点你的八卦。只有曾经感受过众人瞩目的人，才会真切地体味出成为无名之辈的自由。

她掏着包里的手机，和所有逛街的美女一样，边玩着手机，边向一处购物中心踱去，踱步间似乎收到了信息，手机在手里嗡嗡响起。她向门厅的角落走去，电话放到了耳边问：“喂，你到哪儿了？”

“我明天能到……你那儿怎么样？”

“能怎么样？要怎么样了还能跟你说话？”

“呵呵，你别生气嘛……咦，我听到这么乱？你在公众场合。”

“是啊，我得试试这张脸的效果。如果明天没人联系你，那一定是这张脸被识破了啊，你就赶快走吧，别等我了。”

“你怎么说话老这么大火气，我们走到现在容易吗？每一步都是胆战心惊，我现在做梦都梦见被一大堆警察包围着……啊呸，不说这个了，你小心行事，明天我到了联系你。”

“滚吧，爱咋咋地……老娘今天要逛街，快把老娘憋疯了。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除了你和那个黑医生，还有人能认出我是谁来，切!”

她有点嚣张地扣了手机，直接扔回包里，很张扬地甩着猫步，向着琳琅满目的女装区踱去。那是镌在骨子里的嗜好，像吃喝嫖赌之于男人，天性难改。

几千里之外，省刑事侦查总队。

一个密闭的审讯室里，身着警装的程良正奋笔疾书，而他的半路弟子就坐在旁侧犯着困，有一搭没一搭地整理着师父的画。所有的画都缺失了头部，只是一个女人的着装，像服装设计的草稿，唯一不同的是，在上面居然着色了。

肖像恢复一般都是素描，用一支铅笔勾勒嫌疑人的线条，这一次反其道而行了，不勾勒面部线条，而凭着想象去描绘包裹着这个嫌疑人的色彩。

“黑色，她对黑色情有独钟，衣柜里黑色系服装占四成多。喜欢这个色彩的人性格较独立，甚至霸道，自信心很强，多数有自恋倾向。不过以她的条件，足够当得起自恋了。如果下意识地选择，那么在着装上应该有黑色；如果是反下意识的选择，也就是说，假设她的警惕心很高，那她就会选择截然不同的着装。前者的成立建立在强烈的自信上，如果是后者，则恰恰相反。可以这样考虑，她有数次前科，深谙和警察打交道的方式，而且屡屡逃脱制裁，那么似乎应该自信的可能更大一点……再加上如果整容的猜测成立，那她就不会有太大警惕。”程良像自言自语一般道，又把一张配色的着装图递到了任明星的手里。

“师父啊，你省省吧，你这都十几种配色了。正的纯色，反的花色；正的裙装过膝，反的正装包得严严实实。别说找人了，看你这画都眼花缭乱了。”任明星提意见道。

“如果你仔细看过她的衣柜就知道，夏装搭配出来也就这十几种效果。如果能确定大致方位，那监控在锁定身高相似的人后，再找这样配

色的女人，那难度系数就要小很多。”程良道。

任明星努努嘴，做了个惹人烦的动作，反驳道：“我依然持怀疑态度，即便能准确测知她的位置，万一她没有穿你给出的这些配色着装，而且又整了容，那拿着咱们画的这个当模板不都瞎啦？”

“是啊，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恢恢天网上，最不起眼的那条线，当所有排查、侦破、追踪、监视手段都失效后，只有靠思维，靠你的思维。用你思维的火花淬炼出一颗子弹，然后准确地射向目标。”程良忧郁地道，说这些时，他抚过已经后靠很多的发际线，前额已经锃亮了。

“师父你说得真好，太难了。”任明星动情道，无论从事的事业多微不足道，任何一位为事业献身的人都值得尊重。师父就是这样的人，从一个美院落榜的笑话，用了二十年逆袭成了警中的神话，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数次被真相拒之门外。

“难，所以我们才要竭尽全力。错了不怕，每一次错误都可以让你检视自己的缺陷……这一次，由你来验证。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答应我，用尽你的所有思维去修改，甚至推翻重来这些构图我也不会介意，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程良道。

“是，师父，我答应您。那您呢？”任明星问。

程良看看表，告诉他：“你该随队出发了，去一线吧，只有在最前沿，才能更快地成长。”

他拍拍明星的肩膀，和任明星相携而出。此时，天空阴雨霏霏，偌大的总队大院里空荡荡的，只泊停着一辆闪着红蓝警灯的依维柯，任明星抱着画作，快步奔着登上了车，满载着一队警员的追捕组，即时上路了……

晋阳市殡仪馆，臂绑着挽纱的贺炯从馆内踱出来四下张望，看到雨中伫立的程长峰时，快步迎了上来。

这儿可能并不比上案子轻松，出现在程长峰视线中的贺支队长脸色更显晦暗，眼睛发红，未戴警帽露着秃顶脑袋，很不讲究地就那么和着袖子连脸带头一抹，匆匆上来和程长峰握手。

手有点凉，近距离像烟灰缸的味道，程长峰提醒道：“你少抽点烟，

这么大味。”

“没个准点啊，白天有来的，晚上也有来的，还有办完案半夜过来看师父的。除了递根烟，也没啥招待的啊。”贺炯道，为自己嗜烟找着理由。听得程长峰无语而笑，他扬手指指：“那边吧，避避雨。”

“你不忙案子，来这儿干吗，这儿有我撑着就行了。”贺炯且走且道。

程长峰像在寻思，斟酌片刻才接话头说道：“在人的事，已经谋到极致；成不成，就在天了。行动组已经派出去了，玉河、聂处长各带一组，接下来，就看他们的表演了。”

“这招有点险啊，仅靠一个虚拟线索牵着，能不能牵得住，牵住能不能同时抓到，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总队长你发现了没有，其实他们这几个人里，最喜欢冒险的，还轮不到猛子和武燕，重案队的双虎更排不上队，那个小家伙别看不起眼，有时候管大用啊。”贺炯道，他回忆着，告诉程总队长，“毒王案里最难缠的那个黑客，就是栽在他手上，他的思路很奇特，而邢猛志呢，是很奇诡。两人不是互补，而是互捧，你来个狠的，我就来个损的。反正我是跟不上现在年轻人的思路啊。”

说的是丁灿，程长峰点评道：“思维的高度和咱们的官阶，是成反比的，我们已经习惯发号施令，离开一线太久了，这群年轻人让我想起了咱们当年的时候，多么的热血澎湃啊。”

“别高兴得太早，这一枪要是打不中终极标靶，那我们还是输了后半场。”贺炯浇着凉水。

程长峰一笑而置之：“所以我开头就说，成事，就在天了。案子我们办成的、办砸的都有，唯独没有半途而废的。这个结果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典型案例不但锤炼了一个前沿小组，而且为整个刑侦提供了新的模板啊。”

“你有想法了。”贺炯判断道。

“对，刑侦、技侦、经侦，我们讲三侦合一，这一次又加上了网络追踪，加一个网侦。大数据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这个领域我们永远是缺人，我们能给的待遇留不着这些特殊人才啊……”程长峰慨叹道。

贺炯好奇看着总队长，疑惑问着：“那您的感触是，想留住这些人？还是想推广这次办案的模式？”

“我一向胃口大，都有。你看啊，刑侦、技侦、经侦合一，这是我们目前能达到的，也是必须的。现代的犯罪态势已经在向专业化、复合式发展。比如你们经历的，毒贩都懂雇个黑客当眼线，而我们现在提取电子证据已经成为常事，网侦肯定是必不可缺。还要加上一个狱侦，负责看守所的监管支队得重视起来，四成以上的嫌疑人几乎都是重复犯罪。狱侦一直就有，但流于形式，往往获知的犯罪信息、线索并不被重视，而且他们和一线刑侦、追踪是两张皮。即便是现在的网安，触角也伸不到那个特殊领域。”程长峰道。

贺炯灵光一现，补充道：“您的意思是，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统一分析。但问题是，监管支队只负责看守所、拘留所。管教干部和嫌疑人的交流，多数是谈心和开导，这之中即便有信息，也是大量的冗余无用信息，要有什么线索，那简直是沙里淘金啊。而且网安支队，多数时候也在处理大量的冗余琐碎信息，能够协助到一线的微乎其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隶属于不同的建制，各忙各的，想成为一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团队，太难了。”

“你和我一样，脑袋僵化了。之前我和小丁谈过一次，他的想法很启发我。为什么不能在大数据里开辟一个特殊分类，比如叫‘非确认类监管信息’，这个分类可放进去嫌疑人的绰号、派出所、治安队等搜集到有关绰号人物的信息或者线索；可以放进去看守所交流发现的疑似信息；可以放进去各地未确认的悬案，疑似其他信息；等等，反正就是我们所有警务单位能涉及但无法确认的信息，放进去待查，形成一个特殊的数据库。”程长峰道。

“似乎有道理，这和我们建立翔实的涉毒人员信息库是一致的，而且着眼点更高，呵呵，这小子是有想法。”贺炯道。

程长峰笑道：“他还给这个想法起了个很酷的名字，叫‘x-监区’，一个隐藏在大数据里的非确定性信息簇，可供所有一线警员查询，这个想法很让我兴奋啊。”程长峰道。

“异想天开，是他们几个人的通病。不是警校出身，想法太过天马行空。”贺炯评价道。

“蚌病亦能成珠啊，如果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这桩案子怕是早提前收场了。你不知道吧老贺，小丁和猛子两人给这次的行动也起了个很炫的名字，你猜叫什么？”程长峰问。

“我可能猜得着那两人的脑袋里想什么吗？”贺炯难堪道。

程长峰一笑，乐着告诉他：“‘虚拟追捕’。够炫吧？一下子把我们以前用的‘亮剑’‘雷霆’，包括你的‘藏锋’，全比下去了。无比贴切啊，一次从虚拟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追捕，一次依靠思维、网络、技侦新技术锁定终极标靶的实战，此役若捷，将改变我们的思维和办案方式，意义重大啊。”

“还有什么新技术？对付这个疑似整容的司令婕，我一直觉得很悬，稍有差池，可就逃之夭夭了。”贺炯问。

“部里研发的新技术，在我省这是网安第一次运用到实战中，原理和DNA、指纹一样，再详细我也说不上来，名字叫……”程长峰想了想，脱口道：“声纹识别……和虚拟追捕一样，都是我们总队刑事侦查领域一次全新的尝试。”

“声纹识别？!我们的胜算又多了一筹。”贺炯终于有了久违的笑容，惯性地掏着口袋要找烟了，程长峰掏着口袋递了包中华。这么关心让贺炯受宠若惊了，程长峰笑道：“给你商量个事，这几个人留在我们总队怎么样？”

估计这才是中心话题，刚拿到烟的贺炯脸一拉，嗤鼻切了声，把烟塞回程长峰手里，愤愤地掉头就走，程长峰追着不迭地说着：“你看你，这不和你来商量了嘛……”

雨里追着，又生生地把贺炯拉回到了檐下，两人蹲在檐下，貌似讨价还价地在激烈地“商量”上了……

“……你们手里的资料需要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完，声纹采集麦要学会使用，这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开发的声纹认证和预警系统，我们网安目前只使用TCP、HTTP接口开发，独立拿出来使用是第一次。不过好的一点是，我们有嫌疑人司令婕较丰富的语音数据，只要能提供音源，比对没有问题，成功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五以上……”

车里，一位年轻的警员给随车人员发放着资料，宋玉河先接住了，顺手递给了任明星一份。任明星有点心不在焉，老往随车的乔蓉身上的瞄，不过乔蓉像故意似的没理他。他上车时，她就起身和武燕坐到了一块。邢猛志一个人坐在后头，头仰着像在思考人生，警员递给他资料时才惊醒，拿到了手里，却也无心细看。

宋玉河拍着巴掌提醒了：“同志们，网安上来的支援大家多照顾着他们，小妹不介绍了，这两位是网安上负责声纹识别的专职人员，此次任务的成败，要靠这套新玩意儿了。小妹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功能没那么难理解，我们已经根据总队要求完成了一些基础设计，这套设备目前可以检测语音质量、分割人声、提取声纹特征。之前我们主要在网络和手机APP中使用它，对于疑似电信诈骗的进行识别、分析、建库。一旦出现关键特征，设备会自动报警。这对于我们从海量数据中以音找人，缩小侦查范围，或者应用声纹识别确定嫌疑人身份都有很大辅助作用。就差一点，它也可以进行声纹辨认，根据声纹的相似度大小缩小追踪和侦查的范围。”

邱小妹道，她扫了一眼随行的刑警，不知道为什么，眼神里有点失望。

“那这意思是，首先我们要找到声音，也就是音源……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得先准确定位到司令婕？”乔蓉愣着道。

是啊，想上天，先得有那么高的楼梯啊。宋玉河说了：“别打岔，这是尽量地扩大容错量，缩小侦查范围。种种信息判断，她有可能整容啊，真要变一张脸，那从我们眼皮底下走可都发现不了啊。”

“那难度还在我们这儿啊？!”武燕搞清行动步骤了，质疑问着：“我们拿着采集设备，去追着陌生人让人家说话，采集声音？肯定监控不到她持有的通信设备，否则不需要这么费劲了。”

“哎对呀，这不成啊。总不能我们追着女人问，美女，来两句？那不得把我们当流氓满街追打？”任明星道。

宋玉河白了眼：“故意找碴儿是不是？”

“那怎么能？这里面可变因素太多了，万一我们缩小了侦查范围，漏

掉了哪怕一两个没搭讪，对方就有可能跑掉；万一司令婕感冒发烧嗓子哑了，声纹变了，相似度不够错过了；再万一人家真像碟中谍里头那往喉上一贴片，哎哟喂，声音全改了……还有更狠的，陌生人搭话人家根本不理你，不说话，你咋整？”任明星问。

本来觉得可笑，可最后一句出来，把宋玉河也听得咧嘴了。是啊，声纹原来是追踪网络上的声音，这次不可避免要找到音源，万一是这种必须当面接触的情况，还真有可能出现各种不可意料的意外。

别人不理解，邢猛志理解任明星要在乔蓉面前表现一把的心情，他崇拜似的发问：“别卖关子，你和你师父肯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哎，这就对了，不要忽视团队里任何一个人的力量。电脑虽好，但它赛不过人脑，所以我师父绞尽脑汁，根据司令婕的行为及心理习惯，做出十四套衣装搭配方案，可以输入电脑，对这种类似搭配着装的重点关注。”任明星掏出程良的劳动成果，毕竟师父有神笔之称，没人敢小觑。众人传看，任明星又是解释一番程良的定色依据，似是而非的理论，听得众人半信半疑，毕竟是靠猜测判定一个人的着装样式、颜色，这思维不是一般人能理解和接受得了的。

还有更难接受的，任明星看众人迷惑，他暴雷了：“我师父说让我尽情发挥，所以我就突破天际想象，也来了一张，当当当……你们看。”

一张素描抽出来，一看吓了宋玉河一跳，武燕愣了片刻，扑哧笑了，邱小妹和乔蓉面红耳赤，那两位新加入的网警面面相觑，不知所为何来。因为任明星的画里，是一个女人的上半身，着装极少，大V领上装，胸部显得很大，沟显得很深，沟中间装饰着一条链子直坠下来。倒也不是很另类，就是有点太像了，女人的胸惟妙惟肖，甚至在衣服边上还能看到一点点胸罩的花纹。

“你……你……”宋玉河反应过来，说着说着给气笑了，哭笑不得地问：“明星你这是准备，看胸识人？”

一众又是哈哈大笑，任明星揉揉鼻子羞赧道：“画画有两种境界，一种像达·芬奇，精通星象、文学、建筑甚至医学解剖，画一幅蒙娜丽莎是无价之宝；还有一种境界是像极简主义代表巴尼特·纽曼，画一条直线，在苏富比拍卖行卖出了四千多万美元，相当于三个亿人民币的价格……它的作品摆脱了任何限制，只用最少的元素就能让人们产生无边的想

象。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各种线索和信息乱七八糟无从选择，所以我们只能拣最直接最有效的识别方式……都走到这一步了，她肯定是无比自信，心理状态的什么我觉得快爆棚了，这种状态下，还不是怎么漂亮怎么来？胸大，本钱这么厚，不炫出来都不是她的风格。谁敢跟我赌，胸前绝对有这么个坠饰，虽然不知道形状，但绝对是个很夸张的形状，否则吸引不了别人的眼光啊。”

众人听蒙了，武燕提醒着：“她现在是逃亡，逃亡心理状态也能爆棚啦？”

“如果整容的假设成立，那我的判断就成立，反正脸已经改了，我为什么不敢炫？恰恰相反的是，我炫身材炫胸的时候，还真没什么人注意脸，如果脸部还有术后不适的话，也恰好是个掩饰……对不对，猛哥？”任明星看没人支持，求助似的问一直聆听的邢猛志。

邢猛志一指道：“我建议把这张作为排查重点，程良的作为辅助。宋支队长，您看……”

“没问题，同意。”宋玉河咬着牙给了个面子。

任明星乐了，直道：“看看，还是猛哥慧眼识英雄。”

恬不知耻到这种程度还真不多见，众人凛然受教。邢猛志脸上挂不住了，赶紧自证一句道：“澄清一下啊，我倒没觉得你推测那一堆一定就对。但自从我认识你，你那辨识女人身材以及胸部真假、大小从来没错过，画得和真人一致，这是你唯一的长处，所以我选择相信你。”

“谢谢，谢谢。”任明星骄傲，不过话音落时似乎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味，他愣怔下刚反应过来，全车爆出了一阵大笑，然后听到任明星悻悻骂了句，“交友不慎，这是损我呢，绝交!”

笑声中车疾驰向机场，通过机场公安的协调优先从地勤入口直接登机。直到此时，大部分参案人员依然不知道目的地在何处，更无从知道这条奇怪的线索是从何而来。邱小妹隐隐猜到了，她几次想开口，却没有敢问宋支队长……

无形张网

从航班落地出舱的一刹那，扑面而来的热浪让三位北方大汉下意识

地做了个龇牙咧嘴的表情。视线里耸立着望不到边际的高楼大厦，入耳已满是听不懂的粤语和客家乡音，这让三位还穿着夹克的另类感到格格不入。

是追捕的另一组，三人，背着电脑包的丁灿，打着绷带的席双虎，还有急着脱外套的聂敬辉。自摆渡车上进航站楼，那里的空调终于让人喘了口气，千言万语化成了丁灿一声感慨：“好热啊。”

是那种带着潮意的闷热，习惯干燥的北方人很难适应，聂敬辉就着衣服擦了把汗道：“咱们那地方还穿外套呢，这地方都已经快四十摄氏度了……哟？!”

他像看到了什么，触及了敏感的神经，顺着他的视线，却是一群说说笑笑的女人走远，裸臂，花裙，莺莺燕燕地煞是养眼。席双虎愣了下，不至于聂处长也沾惹上任明星的毛病了吧，他看向丁灿，丁灿笑着问：“聂处，您想起了司令婕？”

“对呀，她身高多少？”聂敬辉问。

“一米七一。”丁灿脱口回道。

“穿上高跟鞋，身高就在一米七一到一米八零之间。如果在这个地方的那就是鹤立鸡群了，南方女人的平均身高要矮。她不选择从南方任何一市出逃是正确的，否则这个身高在监控里捕捉，范围不会太大。”聂敬辉省悟道。

“您觉得，她会考虑到这种细节吗？”丁灿问。

聂敬辉斟酌道：“肯定会，除了组织卖淫、当外援，剩下她的生活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跟警察玩捉迷藏的游戏，久病成良医，久犯事自然会成高手……你注意一下她的履历，当外援、小三，这是个特殊的职业，没少出境陪玩陪赌，她对出境这一块，会非常熟悉。”

“那就意味着，她很懂怎么钻空子。”丁灿道。

“有这么多空子可钻吗？”席双虎发声问。丁灿回道：“有，否则那么多偷渡怎么来的？一个边境口岸日流量少则上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单纯地监控识别再加上证件验证，不足以堵得毫无漏洞。”

“宋支队长他们，要抓脑袋了。”聂敬辉忧虑了一句，且走且拿出了警务通手机，拨拉着，似乎不确定地看看丁灿。丁灿像是知道要问什么，警示道：“别问我，各管一块，他们那块我真不懂，也无法想象肖像描摹的，不画脸，能画出着装衣服来。这要真被程良猜中了，他这传奇色彩又要加上一笔了。”

“还有一张好像出自任明星的手笔。”聂敬辉亮着手机，席双虎一看，噗声笑了，丁灿羞愧地尴笑了，有这么位活宝兄弟，有时候你得替他承受难堪。不过意外的是，聂敬辉没有笑，他反而赞赏似的道：“这小伙不错，缉枪行动你们冲向窝点时，他堵着我怼。你们都可以啊，邢猛志揪着贺炯支队还要动手呢，有史以来，这两位可都是绝无仅有的。”

“您不会记仇吧？”丁灿笑问。

“他都不把领导当回事，跟他记仇多掉价啊，呵呵。”聂敬辉前行着，又看了眼默不作声的席双虎一眼，回头却问丁灿道，“你知道，你们和真正刑警的差别在哪儿吗？”

“在哪儿？”丁灿未解。

“就在双虎的沉默上，他们会无条件服从命令。你们呢，创造性地服从命令，这之间是‘当一名好警察’和‘当好一名警察’的差别。”聂敬辉道。

“聂处，我知道我还不够好，您敲打得对。”席双虎谦虚道。

“错，我不是敲打你。服从命令，干好本职没有错。但如果你想从你的职业中得到成就感和满足感，按部就班是不够的，你得有足够的好奇心，然后让好奇心驱动着你……呵呵，你可真憋得住啊，都到这份上了，你居然都不开口问心里的疑问？”聂敬辉笑问道。

“是啊，我也是核心人员，为什么信息对我还保密，我都不知道来深港市干什么来了？更不知道，线索来自哪里？”席双虎纳闷道。

“那本案还有什么疑点没有解决？”聂敬辉问。

“出逃的司令婕、闫学军下落不明，可能提供枪械制造技术、提供卢教授出行信息的幕后人尚不知情，这两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但是司令婕的疏漏，让这些成为无法解开的谜。”席双虎道。

“今天我们就为此而来，把所有的谜干净、全面、彻底地解决。”聂敬辉道。

席双虎更蒙了，犹豫问着：“您刚才都说了，司令婕不可能从这儿走，那找不着她，谜怎么解？即便抓到了她的幕后，也解不了，缺失司令婕这个人，起码口供都形不成证据链，那么就肯定钉不住幕后。目前在押的所有嫌疑人，无人能指证，郭三枪可以指证司令婕，但他绝对不会这么干。”

“对，这是个死结。如果我告诉你，有人在案发之初已经看出了这个死结，埋伏了一条暗线，你信吗？”聂敬辉站定了，回头征询地看着席双虎，等着欣赏他脸上的惊讶。

席双虎眼睛瞪大了一圈，脱口道：“不可能吧，案发初怎么可能想到会这么复杂。”

“我和你一样，都有点不敢相信，信息一直没有扩散的原因是，就连出主意的也说不清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我们来此有两个结果，要么毕其功于一役，要么灰溜溜地回去。”聂敬辉道。所以呢，知道的人还是宜少不宜多。

席双虎一下子明白了，直说道：“‘藏锋’!他惯于出其不意。”

“呵呵，这次的‘藏锋’可不是邢猛志，再猜吧。”聂敬辉笑着走了，丁灿神秘一笑跟着走了。席双虎追着拽着丁灿，愤愤道：“绝对是你了，下黑手你们都会，千里之外下黑手了，就只有你会了。我说呢，司令婕跑了都不急，敢情有条线索牵着。”

“嘘……你肉体被打击成这样了，我就不打击你的智商了。同行来接我们了，一会儿就真相大白了，别高兴得太早，变数我们并不掌握着全部。”丁灿道，示意着举着牌子来接人的地方公安。

相见握手寒暄几句，地方公安领着来人上了辆警车，直驶深港市局。

“喂，喂，一号试机，能听到吗？”

“听到。下一位。”

“喂，二号试机，听到吗？”

“听到，下一位。”

“喂，三号试机……”

“声音小，你把音量扭到最大。”

“喂，现在呢。”

“可以了……”

邱小妹在麦里听到提取音源的试机，面前屏幕上，声音的波形纹不规则地律动着，两位网安警员熟练地测试着。落地滨城市干的就是这一件事，从地方市局借的通信车，光办手续就用了几个小时，调试完毕，基本就天黑了。

邱小妹跳下车，向另一辆行动车踱去，此时身处的是滨城市公安局的后勤装备部门，已经下班了，空荡荡的大院就这两辆车在做临战的准备。这一趟任务来得让她一头雾水，心里一大团谜搅得她惴惴不安，又凑到行动组了。

登车，里面几个人刚测试完音源提取设备，很隐蔽，两台墨镜似的，四个纽扣似的。任明星嫌纽扣的逼格不够，要和武燕换，武燕扔给他，嘟囔了句什么。宋玉河拉着行政区图，招呼着众人道：“注意一下，如果战机出现，我们就得马上行动，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临战状态。这次行动特殊啊，用不上枪，全靠脑子和嘴皮子。”

“报告支队长。”任明星举手了。

“说。”宋玉河烦躁道。

任明星小心翼翼问着：“还没吃饭呢？中午就飞机上吃了个小盒饭，都要开始了，还不得让大家吃一顿？”

其他人哧哧笑了，宋玉河被憋得连该说什么也忘了，乔蓉气得怼了句：“你咋就知道吃呢？支队长正安排着呢。”

“哦，不急不急，我是怕大家都饿了。您说，您说。”任明星唯一不敢回怼的就是乔蓉，赶紧圆场了。

宋玉河定定心神，拿着地图道：“我说哪儿了？”

“全靠脑子和嘴皮子吃。”任明星补充了。

“对，全靠脑子和嘴皮子吃……什么？”宋玉河下意识一重复，才发现不对了。

一下子全车又笑翻了，任明星笑道：“你看你看，支队长您着急了，这绝对不是急的事，一急就上火，人家都跑这么长时间了，不在乎这一顿饭工夫对不？”

“哦哟，你要在我手下，我非抽死你……好好，也是，这急不得，那个，就不让兄弟单位请了，咱们找个地儿先吃饭吧。小妹，把你的人也带上，挤这辆车，咱们边吃边聊。不能走远啊，随时可能出现新的线索。”宋玉河干脆退了一步，这一步退得全车鼓掌叫好。只有任明星不乐意，咧咧道：“看看，都心里想着吧，还不好意思说……是吧，武姐，我都听见你肚子咕咕叫了。”

“找打是不是？我什么时候叫了？”武燕伸手过来揪任明星，任明星一缩脖子，不料可躲不过武燕的擒拿。脖子被掐着，任明星疼得直嚷：“猛哥，救命……”

“别掐脖子。”后座邢猛志烦躁地说了句，“掐嘴，这都不会，你不掐住嘴，他就闲不下来。乔蓉，找块抹布塞住。”

“哎，好嘞。”乔蓉答应道。

还是损招管用，任明星真怕这帮损友塞嘴，捂着嘴躲，这倒耳根子清静了。宋玉河眼瞅着拼凑的抓捕队伍纪律乱得紧，想想要对付的人物，只能无奈地心里暗叹一声。实在要对付的是个奇葩嫌疑人，否则这种队员呀，打死他，他都不敢用。

一组人可真是饿了，不知名的小饭店上了一桌，男男女女都是一通狼吞虎咽。刚刚还心里不悦的宋玉河又是心酸了，除了两位新来的网安警员，剩下的可都是一路跟着3·28大案走来的，功劳够大，苦劳更大，所以，有点毛病，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换了一种方式，宋玉河给邢猛志夹着菜，用一种欣赏的眼光凝视了他几秒钟，塞了一嘴吃食的邢猛志吓了一跳：“咋啦？支队长你别吓唬我

啊。”

“我这种眼光是吓唬你吗？”宋玉河好奇问。

“含情脉脉的，还不够吓人哪。”邢猛志含糊不清道。

噗噗噗笑吐了几个人，被噎住的武燕低下头剧烈地咳嗽上了，乔蓉可吓得不敢吱声了。这么没大没小开玩笑的，也就邢猛志能干出来，被开玩笑的宋玉河尴尬撇撇嘴，由衷哀叹道：“我现在明白为什么老贺硬把你塞给我了……有这么个下属天天在跟前，他得多堵多闹心啊。”

“让您转移下注意力，否则思想全拧在一个点上，会越想越纠结，您现在患得患失太严重，再纠结就成焦虑了。”邢猛志道，给支队长夹了点菜，赔了个笑脸。

宋玉河笑着接受了，且吃且道：“你可以云淡风轻，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觉得我行吗？这可是省厅接管的案子，我不是焦虑，是都焦头烂额了。谁可能想到，一个枪王，一个涉黑老大背后，还有这么个女人，还堂而皇之地从扫黑除恶指挥部跑了，谁能想得到啊？”

“信息不对称，这有什么自责的。如果说存在问题，那问题在于，总队推进得足够快，足够深，但凡这种情况，组织上态度一般是鞭打快牛，和我们在巡警队一样，越能干越撵着你干。”邢猛志道，任明星吃着还不忘补刀一句：“还不能有怨言。”

其他人哧哧直笑，宋玉河慢慢放下了筷子，思忖道：“说得没错，人民安危高于一切，社会稳定高于一切，演化到我们具体的工作中，就成了无休无止的工作、加班、任务、限期，谁干谁头大。可反过来说，谁干上也放不下，就像咱们师父，到闭眼，心里戚戚念念的还是首犯落网没有……这就是警察啊，我们有权选择一个宿命，却无权拒绝一个命令，因为我们的职业让我们没有理由和怨言。”

武燕停筷了，忙里五味杂陈，说不上来的酸楚感觉。一提起师父，都黯然无声，沉默良久，宋玉河这才省得这话提得不合时宜，举着水杯邀着：“对不起，提起伤心事了。来，咱们以水代酒，敬师父。”

“敬华师父。”

“敬师父。”

众人水杯一碰，默默放下，邢猛志看看心神不定的宋玉河，宽慰道："在司令婕的案情上，我们出一个很大的疏漏，这个疏漏导致她外逃成功。但她……也有一个致命的疏忽，这个疏忽，就是你们至今迷惑，不知道线索从何而来的原因。这条线索知情人不多，总队长、宋支、聂处，再加上我和丁灿，一共五人，一直没有给大家挑明的原因是，这个人很谨慎，几乎没有犯过错误，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

"你是说，幕后提供制枪技术、走私枪管，以及向郭三枪透露卢教授行程的人？"武燕脱口道，这条鱼足够让他兴奋了，她惊愕问着："郭三枪都说不清，你知道是谁？"

"知道是谁也没用，即便现在抓到他也没用，找不到任何证据。或者等我们找到证据，也为时已晚。"邢猛志道。

任明星一翻白眼斥了句："敢情你说废话逗大家玩呢？"

"也不全是废话，如果抓到司令婕，那这个人就逃不掉；可要抓司令婕，还得通过这个人找到具体点的位置，目前只知道在滨城市，可上千万人口，无从下手啊。"邢猛志道。

"他们是一明一暗，动了明的，暗的就溜了；可不动明的，又找不到暗的。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啊。"宋玉河道，他敲着碗边恨恨补充道："总队判断，司令婕藏头不出，就是以这个人的动作为判断信息，只有确认这个人安全，她才可能露面出逃。"

明知道是谁而望人兴叹的事并不鲜见，无法固定证据，无法取得口供，即便抓了也会撞得灰头土脸。犯罪越往高的层次，他们会越熟悉法律，越熟悉也就越懂得如何规避风险。

"明白了，投鼠忌器。早了不能抓，晚了抓不着，只有在他们双方联系，确认安全之后才能动手，是这样吗？"乔蓉直接问道。宋玉河点点头，忧虑道："丁灿只控制了对方一部手机，假如还有另一部，假如还有其他的信息渠道，那我们就全瞎了。"

心揪起来了，这是所有的希望，都系在这一条线索上了。万一那头的信息没有及时掌握，那可能是这一对要双双飞走了，而且，都不知道司令婕是如何飞走的。

“师父告诉我，我们不可能分析到准确的犯罪心理，哪怕只要一点半点契合，那就穷追到底。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不能犹豫怕错，必须有强大的自信。”邢猛志看队伍士气不佳，鼓励道。宋玉河尴笑几声，自责道：“对，说得好。这种时候，我们可不能先丢了自信。”

“来，我给你找点自信，假设，他们在最后准备逃走的时候联系过一次，被我们捕捉到了信息。OK，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始搜捕司令婕……昨天联系的一个手机号出现在这里，打完就关机了，估计卡被扔了，无法追踪到具体位置，但大数据分析出了这个非实名登记的手机卡，还是来自云城矿场工人的身份。所以总队判断，很可能就是司令婕，这是在潜逃前已经做过了准备工作，在逃亡中，她应该是封闭状态，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冒险去找这种渠道，同意吗？”

邢猛志问，众人点头，就听他继续分析着：

“最后一次联系，得到同伙安全的信息，那她就应该从藏身的窝点出来，在哪儿不重要，我们也没本事找得到。那她走，总得选择一个方向吧？是去国内的某个地方，或者是出境？我倾向出境，因为去国内某个地方，和她待在滨城没有差别，你们同意吗？”邢猛志又问。

肯定要逃走。

众人点头，他接着往下捋：“滨城有两个地方可以出境，第一是机场，乘坐一架国际航班；第二个更特殊，这儿有直达境外的列车，至海参崴每天有三列，分别为早九时、早十一时、下午三时。不管是登机还是上车，都需要持身份证、护照、签证购买票。这一点我想了想，似乎很容易查，一架国际航班的乘客要有三百五十人左右；一列国际列车也差不多，十八到二十节车厢，五百人左右。当我想到这儿时我很兴奋，几百人对于大数据而言太容易分析了。不过再一查，心又凉了，无论机场还是车站，客流量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每天吞吐量在五万到十万之间，现在是旅游旺季，会更多；身高只能定位到一米七一到一米八零，考虑到高跟鞋的高度，而在这个高度之间的女人，实在不好说会有多少；这中间还有很多变数，国际交通枢纽，我们不可能大张旗鼓去查，万一现场犯个错惊动旅客，不但麻烦一堆，可能连目标都会惊动；更大变数在国际列车上面，因为往北城市还有两个登车点，这就意味着，司令婕可以乘任何一辆列车向北，然后中转到其中一趟国际列车上。”

这回没人点头了，都怔住了。五万到十万人的吞吐量，在人头攒动的环境里别说抓捕，就监控寻找和辨识都有一定难度，万一戴着个帽子或者打把遮阳伞，直接就把高科技全屏蔽了。在座的除了任明星和乔蓉，几乎都深谙追踪专业，可越熟悉，脸上的愁容越甚。

最愁的恐怕是宋玉河了，他拍拍邢猛志的肩膀道：“你把我刚才想的全说了，我都不敢说怕打击大家，你就用这个鼓励大家？”

“对，危机就是机会，否极就会泰来，已经从全国范围缩小到一市范围了，又从一市范围缩小到两个选择了，那我们再选择一下，在机场？还是在车站？”邢猛志问。

“车站。”

“车站。”

“车站。”

众人选择几乎出奇一致，这一点很容易选择，从逃跑的角度讲，变数更多的地方才会是最佳选择，这个选择相对于警察，将无从选择。因为要顾及的地方太多，结果最终是根本顾不过来。

“这就是我的选择，我们不可能有短时间辨识几万人的能力，也不可能有这么多警力，抓捕的精髓无非是找到精准目标和最佳机会，一击而胜，那我们的最佳机会，只能在车站里找……”邢猛志道。

“可能有其他选择，可能去机场，可能驾车离开去找另一个登车点。”

宋玉河跟着质疑：“甚至可能蛇头偷渡，出境的选择不止这几种。”

“机场的安检相对较严，在到达终点前都没有其他变数，以司令婕行事大胆且万无一失的策划，应该不会选这儿；驾车、找蛇头偷渡都可以。但她不会选择，一个孤身女人，而且还是漂亮女人，防范意识又这么强。所谓家有千金，坐不垂堂，她随身带的可不止千金，你们觉得她会随随便便出行，甚至和其他涉黑人物搭上线跑路？说难听点，她是个婊子，从对待郭三枪和胡浩的事上就看得出，她没有信任的人，除了她自己。”

“我同意，咱们人手有限，只能集中一点突破，绝对不能分散警力。”武燕道，看看蒙然听入神的同伴们，她提醒着，“你们呢？”

“同意。”

“同意。”

“同意。”

一个接一个表决了，宋玉河收尾道：“放弃机场和其他假设，全部力量押注在车站一处，是个很冒险的做法，你给出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啊。”

“那就再加一条理由。”邢猛志道。

“什么？”宋玉河有点喜出望外地问。

“理由是，假如最后还有一次联络能被我们捕捉到，那抓捕她的时间可能只有十几二十分钟，甚至更短。除了提前布置，其他方式都来不及……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一个地点布防，也只有这一种选择。”邢猛志道。

宋玉河看着他，两人所想其实是相同的，车站是最可能出逃的地方，也是最难控制的地点，而且选择这一处并不意味排除其他可能。邢猛志所说无非是把宋支队长的犹豫和顾虑更加深了几分而已，宋玉河凝视间突然笑了，笑着道：“我不知道你的自信从何而来，但我选择相信你的直觉，看来职位带来的顾虑和犹豫，已经让我作为刑警的直觉退化了……吃饭，饭后直奔火车站。”

定了，任明星替邢猛志高兴地说道：“对嘛，铤而走险PK孤注一掷，赢就赢个满堂红，输就输得光屁股，不能磨叽是吧？”

这话又把宋玉河噎住了，任明星抬头问，其他人都低着头佯装没有听到。宋玉河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由总队长和聂处定下的小组班底，心里那个滋味，实在是一言难尽哪……

第十章 国际列车上的追捕

飘忽疑踪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辆车亮着昏黄的车灯，通过了总队的哨警，进入了大院。车灯照射的方向，总队长程长峰孤零零地站着，他招着手，那车泊停到他左近。驾驶门开，下车的是贺炯。

“怎么样了？”贺炯直入主题。

“已经找到位置，你那儿怎么样了？”程长峰同问。

“小华是按老家的风俗办的，人搁七天，明天下葬。”贺炯道，说的是师父的事。

程长峰为难道：“我恐怕顾不上去啊，你多操心些。”

“没事，那边我守着……玉河他们怎么样了？”贺炯问。

“据他汇报，核心力量准备固守车站一处张网以待。这个计划有点冒险，等于是把机场、偷渡以及其他可能出境的方式全排除了。我正在斟酌，万一战机出现，而我们的人却不在最佳位置，那可就糗大了。”程长峰道。

这是嫌疑人给出的一个难题，一个在最南边深港市，一个在最北边的滨城市，而且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暗的恐怕体貌特征也变换了。最难的是，这一明一暗，除非全部落网，否则也无法形成证据链。

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忧虑，程总队长想想补充道：“以上的前提建立在，司令婕就在滨城市。如果她要临时变卦，所有的布置也就形同虚设了。”

贺炯且走且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刚开始你就是想借个人画个像。现在都抓了这么多了，还不满足。”

“呵呵，我就不相信，你不愿意看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涉黑枪案干净、漂亮、圆满地画上个句号。”程长峰道，他上楼顺势揽上了贺炯的肩膀，

又说着：“一个警察的职业生涯中，能遇上几起大案，能亲身参与，这都是无上幸事啊。我得谢谢你啊老贺，给了我一个走上职业巅峰的机会。”

“还没到最后，说不定会吧唧摔下来。而且，不是我给你的，也谈不上谢字啊。”贺炯道。

“你这话说的，不能盼我点好？看在华师父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给你透露个小道消息啊，厅党委本年度新一轮干部考察快开始了，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位置可空着。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就你这脸这么黑，脾气这么臭，说话又这么冲，可别到时候连个提名都上不去。”程长峰笑道。

“呵呵，我师父生前官职止步于大队长，这几天吊唁者已经上千人了。我这辈子都达不到他的高度了，官职提再高也没用。您看我头发都快脱完了，留下的也快白完了，这年纪了有什么可争可抢的啊。”贺炯似乎没有从悲观的情绪里走出来，冷冷淡淡地回敬了程总队长，把总队长听得好一阵郁闷。

上楼，进信息研判中心。信息中枢正在连轴转着，海量的大数据就是在他们手里抽丝剥茧的。两人进去时，坐得满满当当的信息室里燥热异常，微机的嗡嗡声和键盘的咔嗒声交织着，莫名地让人格外烦躁。

或许是环境原因，每个案子到了紧要关头，这个关键部门就会被烦躁的氛围笼罩，再淡定的人也会受到那种无形的紧张情绪感染。

“所有的都在这儿了。”程长峰到了指挥台前，把一摞资料递给贺炯。贺炯快速地翻看着，皱了几次眉头，翻到关键页数上停下来了，喃喃说着：“又查到了司令婕的其他情况啊？!”

“对，专门派了外调。她原名叫司晨晨，改名是为了一件被刻意掩盖的旧案，初中时被一名老师多次猥亵且强奸，事发后那老师被判了刑。她在学校出面协调下，改了名，离开了原住地，转了校，初中后就上了艺校。出于保护受害人的原因，她的原始档案未联网，所以我们只能查到司令婕这个名字。那次经历毁了她对生活和未来的梦想，艺校毕业后混过地方娱乐圈子。不过她混迹的方式是组织卖淫，体面点的说法叫援交，但再怎么粉饰也还是被抓了，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这次服刑期满后就消失了，再一次露面呢，形踪就飘忽不定了，也就是我们能查到的记录，频繁往来北上广大城市、多次出境、时常与不同的男人

同行。据调查，这些形形色色的男人背景复杂：企业老板、官员、涉黑人物、赌场老板、娱乐圈的人物，什么人都有。”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反过来讲也对，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这种女人阅人无数，混的又是尔虞我诈的圈子，又在监狱进修过，怨不得反侦查水平这么高。我们得提高一下研判水平啊，这个履历表面看，她就是个出卖色相的失足女。可却细思恐极啊，企业老板、官员、涉黑人物、赌场老板、娱乐圈的人物等，在这些人中间游刃有余，真要有心学，天使也能学成魔鬼啊。”贺炯慨叹道。

“已经学成了，难对付啊。原本想最难对付的是郭三枪，真没想到最难的反而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程长峰有点心神不定，压低声音问，“刚才说的，玉河准备把全部力量押到车站设防，你看呢？”

“这个方案很冒险，不是他的主意。”贺炯道，想了想，瞬间判定道：“但也没有更好的主意，而且这里能不能行动还要取决于深港是不是可以找到司令婕的位置。抓到明面上的容易，能不能抓到司令婕，得靠运气了。”

正说着，有位技侦喊了声：“总队长，前方有消息传来。已找到了一号目标位置，正在贴靠侦查。”

程长峰笑了，对贺炯挤了下眼睛道：“运气会站在咱们这一边的，虚拟这条线终于落实了。”

他说罢，命令了声：“投射到大屏上。”

眼前的指挥屏点亮，传输延迟十几秒后，闪出了一幅画面，似乎是个酒店窗户，随着镜头的拉近，一个熟悉的人，一个案情里一直遗漏的人，出现了……

“是他？”席双虎惊愕了一声。

观测镜里，已经清楚地看到了那位男子的体貌，白衬衫、西裤，正倚着窗户喝着杯冷饮。很帅的一位男子，他也很熟悉，是在沁山县案发几小时后就见过的人：

秦磊。

这个可足够让席双虎大跌眼镜了，他看到一脸奸笑的丁灿，紧张地问着：“什么时候你就盯上他了？”

“记得本案的证人保护吗？那位女的。”丁灿提醒。

“伍士杰的小三？陈文静。咦，对呀，这个女的后来没见过，应该是总队内保安排保护性居住了。”席双虎道。一般这种情况，会由总队的内保部门安排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如果涉及案情更重一点，说不定还派有贴身保护，即便是办案人员，也不会知悉详情的。

丁灿还在奸笑，席双虎不忿道：“你偷笑什么呢。我明白了，伍士杰几次出国，和陈文静同机不邻座，应该是悄悄带着小三出去溜达。一定是陈文静见过伍士杰和秦磊在一起，但秦磊未必知道，伍士杰身边这个女人。”

信息肯定被保密了，涉案而没归案，解释只有一种：证据不足。

顶多还有另一种作用：放长线，钓更多的证据。

席双虎皱眉想着，喃喃道：“证据依然不足啊。假如他就是提供制枪技术、走私枪管的人，没有一星半点证据。郭三枪无法指认他，陈文静只是见过他和伍士杰在一起，即便是他把卢教授的行程泄露给郭三枪，也无法证实啊。司令婕的洗钱他肯定参与了，但肯定不会在他自己名下啊，那些账户肯定关联不到他，除非……”

“除非什么？”丁灿问。

“除非人赃俱获。”席双虎道。

“什么情况下，有可能人赃俱获啊？”丁灿问。

“跑路时。对，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只有在他觉得安全，从容跑路，才有可能人赃俱获……哟，可以啊小火山，有没有兴趣来重案队，以后可有的是让你一展身手的机会。”席双虎兴趣大增，捎带着挖上墙脚了。

“其实你猜的仍然是错的。”丁灿道。

“错哪儿了？”席双虎不解。

“总队是在陈文静指认后发现秦磊有问题的，但有人在此之前，早就

盯上了秦磊。你难道就没想过，我根本没见过秦磊，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号，案发后不久，他就离开晋阳了，一直在韩、日、新马泰一带游荡，那我是怎么获取他的信息呢？”丁灿笑着问。

哟嗬，是啊，席双虎难为地两眼发滞，想了半天想不出所以然来。丁灿却是失望地一摆手道：“哎，看来没法跟你混，你太老实了，遇上高智商的嫌疑人，你会吃亏的。”

“我知道了，又是猛子捣的鬼……咦？这家伙怎么做到的，总不能他见了秦磊就能判断秦磊和司令婕有关系吧？我也见着了啊，那货当时一直瞄那个女同学呢。哎呀，我明白啦，不会是……”席双虎一拍额头，明白了，明白邢猛志三番五次和茹叶楠接触的原因了，肯定是通过茹叶楠对秦磊做了手脚，以丁灿的风格，肯定也给邢猛志当帮凶了。

“嘘……别提这茬啊，这么不光彩的事，我们都不会承认的。”

丁灿笑着让席双虎噤声，不过那不重要，兴奋起来的席双虎跃跃欲试，已经激动得恨不得马上动手拿人了。

此时，夜更深了，丁灿拿着手提电脑，盯着屏幕一刻也不敢放松，就等着对方兴起打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就哪怕一个信息也行啊，可惜一直没有等到。

距他们身处的酒店一间客房，直线距离一公里多处，秦磊斜倚着阳台窗户，懒洋洋地就那么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拉上了帘子，远程的监视全部被屏蔽掉了……

均匀的鼾声有节奏地响彻在滨城车站派出所某间办公室，条件的简陋并不妨碍这位就着长椅和周公幽会。他的鼾声把另外两位试图眯一会儿的网警搅得心烦意乱，不得已跑出门外。

另一间女士的休息间，邱小妹也恰好出门，随口问怎么了，那网警郁闷道：“画画那胖子一直打呼噜。”

另一位把门稍推，证据确凿，传出来的鼾声在深夜听得格外清楚。邱小妹笑劝道：“克服一下吧，就这条件了，再让所里给找个地方眯会儿吧。这个活宝现在总队都当宝呢，惹不起。”

把两位随行安排了下，她匆匆地出了所门，派出所就在车站里。这

个车站是北方的一个铁路枢纽，大到超乎想象，即便在凌晨时分，也有到站和出站的列车。从她所站的位置再走几百米，就是依然熙攘热闹的站台和候车大厅了。

她四下搜寻着，看到刚出来的武燕时，她追了上去道：“武姐……都半夜了，您得眯会儿啊。”

“我睡不着，猛子那家伙跑哪儿去了？”武燕也在四下看着，是在找邢猛志。开完布置会议邢猛志就出来了，一直没回去休息，武燕去看了不止一回了，估计是见不着人心焦了。

两人那份若即若离，差那么一点点没捅破的关系邱小妹是知道的，她小声问着：“他有什么可担心的，就算遇上坏人，应该担心的也是坏人啊。”

“你不知道，华师父去世对他打击挺大。别看他面上像没事人，其实心里比谁都难受。他心思重，有话轻易都不讲出来。”武燕道。

邱小妹一提这个就来气了，直道：“心思是够重的。我刚刚才知道，他们一直追踪着秦磊，这么久了都不吭一声，我们还是从总队反馈的案情里知道的。”

“不都一样吗？我和他一起跟着案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看出秦磊身上的疑点的……他一直往茹叶楠那儿跑，我还以为他想旧情复燃呢。”武燕口无遮拦道。

听得邱小妹笑了，小妹的视线看到人影时，顺手拽了武燕一把，顺着小妹指的视线，武燕看到了远处站台之外，隐隐约约的一人拉弓的姿势，不用说是邢猛志了。她快步跑了上去，可把她看得哭笑不得了，这丫在黑暗里拉着弓，嘭嘭的皮筋响声听得格外真切。

“都几点啦，还有心思玩？”武燕大嗓门嚷着。

没理会，嘭又是一声。两人走到近前，不料邢猛志头也未回，又是嘭的一声，无目标地射着钢珠。几秒钟才听到钢珠落在铁轨上的叮声，邢猛志这才慢腾腾地回话：“反正都没心思睡，还不如出来玩玩呢……你是自己心神不宁，就想来吵吵我吧。”

“可稀罕你呢。”武燕叱道。邱小妹一笑补充道：“就算稀罕也是两眼

一抹黑啊，反正明天是撞天婚，能不能逮到正主看运气了。”

“细节，我们可能疏漏细节。可难的是在事发之前，我们却无从知道将要疏漏的是什么样的细节。”邢猛志道，确实是在这儿思考。武燕问着：“咱们排得够细了，明天安检将全部换上滨城公安支援的民警，滨城的信息中心也会盯住这里，再加上声纹识别，算是天罗地网了吧？”

“没那么容易，记得我们在追枪时，高速路豁口其实第一站就是瓦窑寨，我和师父错过了，转悠了几天才又回头找到那儿；那四米高的土塄，谁可能想到他们拖拉机农用车上装个简易滑轮就完成了货物转移；再往前比如我们都判断到郭三枪会回郭南村，可却没判断到他雇人哭坟，自己却躲在一旁观察；比如这个案子，我们一直以为抓到郭三枪，扫清团伙一网打尽就完事了，谁能想到，他的背后还有一个操纵的人……就是这种细节的疏漏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但这一次我们输不起，万一输了，嫌疑人可就远走高飞了，不像在云城还可以从头再来。”邢猛志道。

邱小妹点头道：“有道理，但是车站布控难度大，变数太多。”

“你是警察，还不是正式警察，真把自己当神仙啊？能在案发之前想到每一个细节？假如明天司令婕从这儿走的判断正确，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会把自己压垮的。”武燕劝道。

“呵呵，正因为有压力我才出来释放啊。”邢猛志道。

“拉弹弓释放？”武燕笑问，太小儿科了。

“看，你也忽略了一个细节，我并不是单纯地在玩。”邢猛志又拉开了弓。武燕顺着他手势看，脱口惊呼：“呀，你在射萤火虫？可能吗？”

嗖的一声皮响珠出，武燕视线里一个光点蓦地消失了，她话音未落自己却张大嘴合不拢了，邱小妹惊讶道：“我去，玩得真溜啊，不愧巡警大队叫你弹弓神警啊。”

“只有追求极致的射点和射击环境，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对付这种高智商的嫌疑人也一样，只有把你的智商和想象压榨到极致，才有可能准确地找到目标，一击而中……”

邢猛志说着，又一弓嗖地出手，黑暗中一只划着光线而动的萤火虫

瞬间消失不见。不知道准确的距离，没有固定的轨迹，可它依然被击中了。

武燕和邱小妹惊愕中，听到了黑暗里邢猛志犹豫且深沉的声音悠悠叹着：“敢在胡浩头上黑吃黑，而且敢和警察玩捉迷藏，这个女人胆大细心到超乎想象。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细节，可最怕的就是可能某个细节的忽略，会导致我们错失机会。”

他依然陷在焦虑中，武燕蓦地觉得心一疼，想劝慰却不知如何开口，只能呆呆地看着邢猛志一发又一发地在漆黑的环境视线寻找着目标……

啊——一声惊呼，黑暗中司令婕从床上坐起。

像是噩梦醒来，随着嗒的一声开灯，她满身虚汗，坐在被子里双手抱胸，像刚从梦境惊恐中逃出来。

“是场梦……吓死我了。这个王八蛋，这些王八蛋，没一个好东西……”

她喃喃说着，如梦魇般的记忆总是像附骨之疽一样，你刻意地选择忘记，而它总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来打扰你，困扰你，惊吓你，让你一刻不得安宁。

她记得第一个撕开她衣服的丑陋男人，满是烟味的臭嘴；她记得欢场里那些对她动手动脚的男人，总是恶心的满目淫笑；她记得看守所和监狱里那些警察，肃穆冷峻到让她恐惧；她记得那些和她同监的女人，在绝望中一天天就那么煎熬。已经活过的半辈子像一场噩梦，梦醒时分她就像现在的样子，双臂抱着胸在恐惧里啜泣和发抖。

她现在有点后悔，在最孤独和最恐惧的时候，脑海里迸出的人竟然是那个让所有人避如蛇蝎的郭三枪。她有点后悔把他扔在云城，否则有他在身边，她肯定不会做噩梦，每一次被他抱在怀里，每一次他在她身上气喘吁吁地驰骋，总是那么酣畅淋漓地忘我。每一次欢愉之后，他总是那么依恋地看着她，用她久经欢场的眼光看，这是个雏，是蠢到可以为女人不顾一切的那号傻瓜。

她有点喜欢这个人，最起码是真心的，哪怕他有点愚。男人之于她

像口红和衣服一样，不管拥有多少也不会满足。偶尔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但也会很快被抛之脑后。

可每每想及这儿又开始可怜自己，好容易遇到一个付出真心的男人，却是个杀人放火、犯案累累的恶人。

恶人!

即便恶人又如何，她翻身，手从枕下拿出了护照、证件，眼前的东西和心里的憧憬像有魔力一样让她长舒一口气，暂时放下担心、焦虑和恐惧。她轻轻地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起身，裹着被单进了卫生间，映入眼帘的是镜子里蓬头乱发、萎靡颓废的形象。她凑近了，给了这个陌生人一个恶狠狠的表情，然后拿起了剪子，捋着自己长发，咔嚓一剪，一把青丝零乱地落在洗漱台上，随着咔咔嚓嚓的声音不断响起，洗漱台上满是被剪掉的头发，一片狼藉。

她的视线依然瞄着床头柜上那本护照，仿佛怕丢了似的。那本翻开的护照，上面是一行奇怪的文字：Евфросиния。

那是镜子里这个陌生人要用的俄文名字，翻译过来叫：叶夫弗萝西妮娅。

难见真容

“退房。”

“先生请稍等。”

服务员职业性的微笑，机械地接过了客人的房卡，熟练地打印单据再递上去。那位客人潇洒地签上了名字：秦磊。

办妥退房，秦磊拉着行李，左顾右盼扫视寻找着疑点，没有发现。这种高档的五星酒店安保很好，进出客人素质很高，连个大声说话的都没有，当然更没人注意他，哪怕是位帅哥。

他从容地踱向门口，向一辆泊停的出租车招手，他看看时间，还有近两个小时，很充裕。上车，坐定随意一句：“去机场。”

车随即而走，随着车走，总台里一位一直低着头的女服务生手捂向

耳麦，轻声说了句："目标离开酒店，乘坐一辆出租车，车号：T9731。"

自深港到晋阳市，信息指挥屏上都可以即时看到这辆驶向机场的出租车，甚至可以听到出租车里秦磊偶尔和司机的对话，"司机"是位操着蹩脚普通话的老广，也是位侦查员。

聂敬辉在平板上看了良久，几段不同角度的画面都是信息中心发送的即时传输。画面上秦磊显得有点心神不宁，不时看倒视镜，看车窗外。他把平板递向了副驾的席双虎，笑道："这位没有前科，既是优势，也是缺陷啊。心理状态显得不佳。"

"他出国留学却查不到学历，应该发生过什么事，说不定在国外有前科，省外事处正在联系，不过司法互通程序恐怕来不及了。"席双虎道，观察了一会儿，好奇地问着："聂处，我想不出，他为什么甘受司令婕的指使？"

"无非利益和利害关系而已，很快就知道了。"聂敬辉回头，看车里抱着电脑，专心盯着屏幕的丁灿，笑了笑，没有打扰。

现在等的就是双方联系，秦磊已经被全程控制，现在正坐在驶向机场的出租车上，车里、交通监控、贴靠的侦查车辆不断换位，平板上回放着几乎每一个细节，下面甚至有文字的信息提醒：目标车内只捕捉到一个GSM信号。

这则消息让席双虎皱眉了，也就是说，秦磊似乎只带了一部手机，一直就是他用的那一部，他喃喃道："奇怪了，只发现一个手机信号……聂处，理论上，像这种人，有十几张卡都不稀罕，倒是只有一部手机让我很奇怪。"

"自案发后，他几次出入境，由北而南一共过了六次海关。往最差处设想，有可能我们全部是错的……首先，没有证据证明他参与谋害卢教授的案子；其次，他的手机虽然和多个陌生号码通过话，这些陌生号码都与云城矿场的工人身份有关，但同样无法证明什么，是大数据提供的关联，却不是证据；最后，我们甚至无法判断他昨天联系的人是司令婕，只是那个陌生号码也是案发之前在午马市移动公司办出来的，只用了一次就扔了。这些假设为基础，理论上他是一个清白的人，有必要准备那么多手机卡吗？"聂敬辉问。

这是反向证明不正常，而丁灿却给了一个更简单的答案：“没那么复杂，如果两人都在频繁随机更换号码，又不在一块，你不知道他的号，他也不知道你的号，那怎么联系？又不是两个黑客，能有更多隐蔽的方式。”

“对，一个固定，一个随机。他就像一个风向标，或者消息树，他只要被控制，那边的就警惕了。”聂敬辉道。

所以才投鼠忌器，不敢冒险控制秦磊，审不审得下来先不说，万一惊动现在尚不知道方位的司令婕，那就功亏一篑了。

席双虎想想，确实没有万全之策，为难道：“我确实没有遇见过这么棘手的嫌疑人。”

“如果单纯跑路倒简单，司令婕是取保身份，第一次出逃就很难；这一次再逃，还要带着全部身家，那肯定会费尽心机了。或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秦磊频繁出入境，那是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被盯上了，只有确认安全，他才会铤而走险，应该是这样。”聂敬辉道。

“快到机场了。”丁灿提醒道。

屏幕上看到秦磊乘坐的出租车上了航站楼通道，正从车里出来。

“真有耐心啊，都现在了，还没联系。”丁灿郁闷道。

“所以，我们就得更有耐心，走吧。”聂敬辉道。

三个人下了车，泊停的位置是机场货运集散地，从这里能直接进入跑道。视线里，全是大大小小的民航飞机，不远处机场公安分局协助的警力开着电瓶车前来迎接了。

抓捕即将开始，没有剑拔弩张，也没有如临大敌。高智商的对决，都在虚拟世界，都在思维领域，三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聂敬辉差点撞到了电瓶车上，接应的警员还没说话，他惊咦了声：“这可能就是动机了。”

席双虎凑上来看，过闸安检的监视画面中，秦磊的行李箱内装有数个画卷，没有违禁品，直接通过了。

“黑金变成了高附加值的艺术品出境？!”席双虎脱口道。

“应该是这样。艺术品黑市交易里，消化掉这些黑金很容易。还有一个多小时。”

又一次左顾右盼，秦磊忧心忡忡地上车，前驶的方向不是航站楼，而是泊停在场地里等待起飞的航班。

“目前的信息仅限于此，有可能这些画里有价值连城的。聂处是这样判断的，但是还没有动静，现在只能依靠监控了，最后一刻怕打草惊蛇，你们那儿怎么样？”

屏幕上程长峰总队长询问着滨城一方，宋玉河指指身边的两台仪器，还有车站监控屏汇报着：“滨城警方全部接管了十一个安检入口，所有符合身高的女性都会被指出来，在通过安检时询问，我的声音采集在各安检口都有设点，如果有符合特征的，这儿会自动报警，准确率调在百分之五十………我们都在候车厅，守着登车入口，只要她从这儿走，应该能找到。”

摄像头又绕了一圈，甚至在每个监控观察点，都放着打印的服饰特征，不过依旧让人愁眉不展。这不是大海捞针，而是在大海里捞什么都不知道。每个监控屏幕都是人头攒动，撒出去的那点警力，再多也杯水车薪。

似乎看出了总队长的担忧，宋玉河道：“旅游旺季，人确实有点多，我们尽全部努力。”

“好，保持联系畅通。”程长峰忧心忡忡地关了通信。

放下通信麦的宋玉河回头，脸上忧色和总队长如出一辙，屏幕里还有戴着帽子的、蒙着口罩的，识别程序就遭遇到天然屏障了。

现场，不断接收着指挥点给出的疑点信息。

七号安检处，安检员接着旅客递上来的护照、身份证件，这是一位被标志的旅客，面无表情的安检员看着证件，猝不及防问了句：“这证件是你吗？”

“是啊？不像吗？”京片子口音。

以为遇上麻烦了，却不料安检员一笑道：“不太像，真人比照片上漂亮多了……请拿好，旅途愉快。”

那女旅客可听得心花怒放了，拿着证照高兴说着：“谢谢啊，帅哥。”

扬手走了，下一位，未标志旅客，安检员又恢复了冷冰冰的办公事的面孔。

雷同的剧情在各安检口发生着，这是两地警方琢磨出来提取声音的“剧本”。要搭讪而且不能引起旅客的注意，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对话，比如“证件是您本人吗？”“护照上是您本人吗？”一奇怪一开口，赞一个本人漂亮，顺理成章就提取到声音了。

唯一遗憾的是，守着两台先进声纹检测仪的网警，一直没有听到报警音。

“会不会错过啊，啧。”

一声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正盯着安检入口的邢猛志回头看，戴着个小墨镜，腆着小肚子的任明星，正拿着根老冰棍吮得吧唧有声，这扮相，和伺机作案的毛贼一样，让过往旅客反感地躲着他走了。

邢猛志随手摘了他的眼镜说着：“瞪着眼还瞅不清呢，还戴墨镜，冰棍扔了，除了吃你还顾得了什么？让你盯俩口，怎么擅自离开位置。”

“那口子是旅行团，不是老毛子就是大洋马，说什么也听不懂，盯个屁呀。”任明星指指两个安检口子，这是为国际友人专辟的通道，一点也不拥挤，那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可以从这里优先过安检。

确实没啥盯的，人种差异太大了，安检员踮着脚才能够得着一位老外的后领子扫描，邢猛志若有所思地收回了视线，发现任明星的视线却直勾勾地看着另一个方向。顺着他的视线，邢猛志看到了两个女人，打扮得很裸露，胸前白花花的波涛汹涌。他再看看忘记吮冰棍的任明星，伸手吧唧后脑勺上给了一巴掌，清脆一响，有人扑哧声笑了。任明星回头看到了武燕正向他俩走来，他气咻咻嚷着：“干吗打我？我在这儿看胸识人呢。”

“那认出来了吗？”武燕笑着问。

“不是，这两个尺寸偏大，而且有点不合比例，我觉得是隆过的。”任明星判断道。

邢猛志恶狠狠地瞪眼斥着：“看个屁，身高就差十公分，指挥点根本没标志这两个人，还用看胸？”

“哦，也对，把这茬儿忘了。”任明星检点道。

“回你的位置，再乱跑我抽你啊。”邢猛志怒道，压低声音威胁着。

“哼……要错了，你都恨不得抽自己，顾得了抽别人？”任明星损了句，拔腿就跑。

这货毛病虽多，可胆子并不大，乖乖回指定位置了。伫立的武燕看了半晌才开口劝道：“你都一夜没睡，这些天熬得快到极限了，不要逼自己太厉害，除了车站，机场、公路出口都设防了，只要信号出现，肯定跑不了。”

重心虽然放在车站，可其他地方宋支队长肯定不敢全部放开。不过即便是如此也让人放不了心，毕竟这种连体貌特征也改变的追捕，就连滨城警方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心里没底啊。

“不用劝我，我还撑得住。这是师父参与的最后一个案子，临终都放不下这事。我骗他说全部归案，他肯定知道我骗他，我想办得圆满，不想留下什么遗憾。”邢猛志若有所思说道。

“一定会的，我相信你。”武燕劝道。

“我也相信，不过我相信的是，她一定会走这儿，一定会从这个嘈杂的环境，用最不起眼的方式离开。说不定会躲开我们的监控和识别，说不定我们会错过……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但她肯定会从这儿走，师父教过我，本能即是最鲜明的风格，她和郭三枪离群索居恰恰相反，一直在人精堆里打滚，一定会找到一种高明的方式……是什么呢？”邢猛志陷入沉思了，周遭的嘈杂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眼睛里穿梭似的过着一个又一个花枝招展的女旅客，似乎要从这些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影像中找到正确答案。这和枪口刀尖上的抓捕不同，是需要把思维拧成刀枪，灵感聚成子弹，去准确地击中目标。

很难，在已经接近极限的思考里，依然是一片茫然，武燕心疼地看

着邢猛志，那双犀利的眼睛正在渐渐失去笃定，失去光彩，失去那种……让人折服的自信。

左边，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拄拐而坐，闭目小憩。再往左近，一个玩手机的学生党。

右边，两口子，像新婚未久，一看就是小地方来的，眼光怯生生的，女的总是好奇地问男人什么，肯定是进城未久。

秦磊眼光瞟到这些让他确定安全的影像时，因为过安检而提起的心慢慢放下了，现在不由得有点得意、有点兴奋、有点憧憬……当然，也有点留恋，对于即将永远离开的地方，总是忍不住有点留恋。

他慢慢地摸出毫无动静的手机，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广播里已经开始广播准备值机了。在这最后一刻，一个人跳进了他的脑海里，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忍住，拨通了电话，响铃几声后，接通了，却没有说话，他听到了对方的呼吸声。

他万般柔情地慰问了句：“你还好吗？”

“就那样吧，你呢？”

“唉，还那样。叶楠，我……想跟你说件事……”

对面没有接话，他继续道：“我知道你心里恨我，可是我保证我一点也没有骗你，我是一千个一万个真心地喜欢你。卢教授的事我真不知情，我也不可能去害他啊，再说了，凶手已经抓到。好吧，我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这些天我其实也一直活在愧疚中，都不知道怎么向你开口。”

“我没恨你，就是无法原谅自己，什么都别解释了，都过去了。”

“可惜，都追不回过去的那些美好了。”

“生活虽然不能重来，可生活还有未来，我们都各自重新开始吧。你还在国外吗？”

“嗯，如果你要是……”

“不用了，我在山大挺好，准备留校……”

“好，我支持你，需要帮忙的话，一定告诉我。”

“知道了……保重。”

“你也是。”

温情脉脉的话持续未久，失声了，似乎无语再言，电话两端沉默了许久。秦磊听到了嘟嘟的忙音，被挂了，心里还留着一线的牵挂，断了，断得让他怅然若失。刚才的得意和兴奋转眼被这个电话冲散得一干二净。

同一时间，山大博士楼里，茹叶楠挂了电话，怔看着对面已经和她相处数日的女警，这位便衣女警已经贴身保护她有些时日了，似乎就是为了等这个电话，似乎这个电话是任务结束的信号。

“我能问个问题吗？他和凶手是一伙的吗？”茹叶楠抱着万一之想如是问，娇好的面容有点变形，毕竟死亡和背叛她都亲眼目睹，都无法释怀。

“我无法回答。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现在不在国外，而是准备出国。”女警搪塞道。

茹叶楠眼睛一滞，想了想又问着：“你们要抓他？”

“我也无法回答，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女警起身了，似乎要走。

“结束了吗？”茹叶楠跟着起身问。

“隔着千里，我更没法回答了。”

“等等，我想问个人，邢猛志在哪儿？我为什么联系不上他。这个你总能回答吧？”

“对不起，这个即便能回答我也不能回答。”

“你们不能这样啊，一直让我配合，却什么也不让我知道。邢猛志是我初中同学，他居然骗我说他是司机，是辅警临时工，结果他也是办案的，你们得给我个解释吧？”

“这个我可以回答，他没骗你，他确实是辅警。”

“那他人呢？”

“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等见到你问他吧。”

“嘿，他究竟是什么职务？我到现在还一头雾水的。”

“他是……警察!”

那位女警回头嫣然一笑，撂了这么个答案，然后留给了茹叶楠一个匆匆离去背影。问了半天，什么答案也没有。茹叶楠站在楼道里好一阵郁闷，她在想着那个人，在想着初见时的惊讶，在想着又见时的凉薄，在想着后来他在医院纠缠她时的无赖，她那时候惶然不知所措，她在怀疑是不是被这个家伙乘虚而入了。

他那天说：“作为同学，我心里喜欢你，我不会害你；作为警察，我的职责是保护你，更不会害你。相信我，他有问题，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我判断他有问题。”

他后来又求她：“帮帮我，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卢教授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虽然做这事不怎么光彩，可我是想为卢教授讨回公道。我知道我很卑鄙，在一个卑鄙的警察和一个高尚的看客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宁愿选择以眼还眼，以血还血……”

想起这些她依然很激动，那个“卑鄙”的警察当天是两眼发红地，恶狠狠地跟她说的这些，然后说服了她，再然后把那个卑鄙却让她如此动心的样子，深深地印在她的记忆里，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同一时刻，总队里程长峰一遍又一遍听着两人的对话，没想到，秦磊联系的不是司令婕，而是茹叶楠。那貌似真诚的对话里听得出依恋，甚至让他有一种错觉：是不是方向错了？!

也在同一时间，宋玉河在滨城市反复播放着两人的对话，同时开始怀疑这个方向的正确性，时间指向十时四十分，秦磊已经开始登机，而这里再过二十分钟，开往海参崴的国际列车也即将启程，都已经开始检票了，而声纹检测仪，依然静默着，毫无声音。

时间不可阻挡地流逝着，对于有些人是失望，是绝望，可对于另一

些人，可能就是期望和希望了。

检票，上摆渡车，登机最后检票，进机舱，秦磊脸上的喜色越甚。每走一步，就离自由，就离财富，就离自己期待的幸福更近了一步，眼前似乎是海滩金岸，似乎是香槟美酒，似乎是莺莺燕燕，那些充满着异国风情的影像触手可及了。

“您好，欢迎登机。”空乘美女礼貌地向他躬身。

他报之以微笑，提着行李进了机舱，找到座位，刚把行李放好，手里一直捏着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他看了眼，是一个微信请求加好友的信息，就一个字：云。

他坐下来，通过好友申请，随手拍了几张机舱内部的照片，然后点击发送，单手拿着手机，飞快地打着字：我登机了，准备起飞了。

回信瞬来：好的，我也准备走了，出境后再联系你。

他一喜，正要回一句，却不想拿着手机的手腕咔嚓一声，锁上一只手铐，他惊得叫了起来，却不料手机被旁边的一个男子顺手拿走。左侧之人一下子把他摁倒在座位上，麻利地打铐、盖头套，而且在耳边叱喝着：“别动，警察。”

然后手机被交到一只手上，那人另一只手拿着微型电脑，迅速在手机上操作着，指如残影。

“各位旅客请注意，机舱里有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广播里放着机组的解释。

“警察，执行公务，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我们马上下机，不会耽误飞机起飞，让一让……”

席双虎和聂敬辉押着人，聂处高举着警官证往外走，丁灿在后面跟着，眼睛却不离手机和电脑的屏幕。

四人迅速下机，秦磊被押上车，聂敬辉忙着和两位配合的旅客握手让人家赶紧登机，回头急切问着：“小丁，怎么样？”

丁灿的手在抖，把电脑交到了席双虎手上，示意着手机道：“我是给

另一端发了一张机舱窗外的图和一张编辑过的新闻剪辑，只要对方点击查看大图，嵌入式代码可以自动安装。就像追踪秦磊的手机一样，我可以通过嵌入程序获取另一端位置信息……简单地讲，就是对方得点一下，这两张图，任何一张。”

太过专业，聂敬辉皱皱眉头，好奇问着：“我们从机上下来已经几分钟了，到底点了没有？”

“需要时间哪……安装四十秒左右，自动获取信息并发送邮件，也需要两到三分钟。”丁灿道。席双虎怒道：“这不止三分钟了？提示是什么？”

“邮件提示，还没来。”丁灿有点紧张地指指席双虎手里的电脑。

不靠谱，现在怎么觉得不靠谱呢，聂敬辉吧唧拍着巴掌，来回踱着步，机场公安都拉着他让开位置飞机要起飞了，信息还没有来，偏偏上了车厢的丁灿还是神经质地嘟囔着：“有两种情况可能收不到，第一种是她认为和秦磊的对话已经结束，直接把手机扔了；第二种情况，点了，但是一看更放心了，随手把手机或者关机，或者扔进水里，或者……反正是导致手机程序不能正常运行的事。我们无法控制所有的意外……但是，我确实已经殚精竭虑，只要是司令婕，不可能不点这个信息查看。”

被剪辑的滚动截图，能看到缩微的标题字：云城女黑老大被全网通缉!

信息肯定是假的，丁灿看聂敬辉脸拉长了，赶紧说着：“标题党，只要触动她的敏感神经，只要多看几眼，这事就成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定位？”席双虎抱着万一之想。

“不可能，即时通信微信是闭环式的。除非我们有服务器的权限，否则只能通过这种点对点的传输实现，她很聪明，电话、短信都没打，肯定是新注册的微信号，就算能查也来不及了啊。”丁灿道。

“几分钟了？”聂敬辉焦虑地问。

“九分钟了。”席双虎道，苦着脸看丁灿，虚拟追捕果真是名不虚传，实在是让人心虚得紧。

就在聂敬辉已经觉得绝望，嗒的一声开车门时，席双虎手里的电脑叮的响了一声。丁灿一愣，然后状似疯狂地大笑，笑着抢过了电脑，两手在微电脑上眼花缭乱地操作着，额头的汗像淋了雨一样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席双虎紧张地看着他的表情，蓦地这货又像神经病一样咬牙切齿恶狠狠地说着：“抓到你了!滨城，滨城车站……就在那儿，推论完全正确。”

一幅一比十万的电子地图，对照着脚本文件提取的位置信息，标志在滨城车站上。聂敬辉拿着远程呼叫喊着：“老宋，老宋，就在车站，位置信息发给你了，这是精确到二十米以内的位置，马上找人，马上找人。”

两头通着话，三地通信大开，远在滨城的布控警力，迅速扑向标志的位置点……

思维缉凶

跑得最快的是武燕，因为目标是女性的原因，抓捕是以武燕以及地方协同的女警为主。这个预见性没错，标志的位置是候车大厅的公厕，离那儿还有很远，任明星和邢猛志自动驻足了。

乔蓉和邱小妹奔进去时，呀咦了一声，不愧是洲际车站，公厕大得超乎想象，几十个就厕位置，已经到快发车的时间了，方便完毕匆匆出去的女旅客一下子让追进来的女警花眼了。

“别动，抬头。”

“啊？”

“证件。”

“你是谁呀？”

武燕堵住了一个就厕位置玩手机的女客，一叱喝，把人家吓得嚷得比她还响，一说话提取声纹没有反应，武燕知道不是，不过来不及道歉了，又是低吼一声：“安静，执行公务。”

不容分说关上门了，连开数个，不是太老，就是太小，都被武燕的凶相吓得惊声尖叫，这倒省事了，不用刻意提取声纹了。只不过声纹提

示根本没有出现。

守着公厕门口的乔蓉、邱小妹等人查了若干位，邱小妹焦虑道：“这样不行啊，从抓捕秦磊到现在，十一分钟了，这种开放场所出入，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能不能申请封锁车站？”

“您开什么玩笑啊？”地方女警示意了下。

整个候车大厅数千平方米，此时临近发车，起身的旅客们人头攒动，其间不乏金发碧眼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外籍人士，这种涉外地方，肯定不会因为抓个外逃人员而采取封锁措施。

“那监控呢，最近的。”邱小妹问。

“两个角度，二十米远，只能照到门口。”

邱小妹一转身，在麦里通着话：“宋支，回溯监控，10点44分以后所有出去的人员，应该已经离开了。”

通完话，她恨恨跺着脚，那头武燕奔回来了，几位女警莫衷一是，面面相觑着。蓦地乔蓉省过神来了，惊愕问着：“咦？这是候车厅，她什么时候进来了？”

“对呀？!”正心慌的邱小妹心一下子掉谷底了，麦里继续说着：“宋支，可能排查出错，她已通过了安检。”

错了，错过了，武燕郁闷地怒斥了句：“干什么吃的，还高科技呢？人家什么时候过来都不知道。”

“你……”邱小妹气得反驳，不过噎住了，乔蓉拉拉她，摇摇头，这时候解释已经毫无作用，更何况都知道武燕的脾气。

这不，麦里连宋支队长也被她嚷了两句，估计家里也乱开锅了，听得通信里宋支队长吼着：“闭嘴，就你能啊？能你自己去找着人。”

发火没找到接招的，武燕奔向了公厕不远处站着的邢猛志。她刚奔上来邢猛志就伸手制止着：“等等监控回溯，不要乱了方寸，既然她在这儿，那我们的假设已经完全正确了。”

“正确有什么用，光进站口就八个。”武燕面露难色，现在是空有一

身力气无处可泄了。

不是光她觉得难，都难住了，视线之内到处都是人。上午十一时是发车的时间，排着长队过站的旅客已经进去了一半，从哪个站口进去，进去的是哪趟列车，没有精准的指向，就这么点警力，在这容纳数千人的车站，恐怕什么都做不了。

不一会儿，心急如焚的乔蓉、邱小妹几人也凑到这儿来了，失去方向的追捕小组傻站在当地，等着家里给最后的信息……

噌地头罩被摘，黑暗里待了一会儿的秦磊颇不习惯，被阳光晃到的视线不舒服了几秒钟，然后看到了面前的几位，看到席双虎时他愣了下，脸上了肌肉抽了抽。席双虎笑笑道："帅哥，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又见面了。"

在沁山见过，既然见过，那也知道是什么事了。秦磊脸上不知道是失望还是遗憾，他抿抿嘴，低下头了，不过眼神里，还是那么的倨傲。

"现在是十点五十三分，还有七分钟。在这七分钟里你如果交代司令婕在什么地方，怎么样能找到她，我可以算你立功。"聂敬辉道。

没声音，就听秦磊鼻子哼了哼。

"小伙子，别犯傻，你行李里六幅画，两块表，还有三个类似密码盘的东西，应该是国外某家银行的吧？其他东西我不知道值多少，可我认识那块价值六十万的江诗丹顿，其他的估计也是个天文数字，这些东西能牵涉到的线索就太多了。真以为你和司令婕里应外合，挪走胡浩涉黑资产的事，我们一点都不知情？"聂敬辉道。

秦磊眼一眯，没说话，倒也没敢哼声了。

"反正你也走不了，我们呢，也不急着走，真的一句话也不想说？我现在可是谈兴颇浓，有问必答，比如，你一点都不好奇，我们是怎么抓到你的？"聂敬辉问。

"我又没跑。"秦磊不阴不阳回了句。

"不不，理解错误，我是说，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抓到了你的破绽的吗？"聂敬辉纠正道。

这个问题怕有陷阱，秦磊皱皱眉头，没敢回答。

聂敬辉直接道：“你犯了一个最愚蠢的错误，你和伍士杰在巴黎见面，却不知道伍士杰不是单身前往，而是带着他的小情人陈文静。你们谈事的时候，她就在不远处，而且你又长这么帅，让她忘掉都很难啊，这个你否认吗？”

“见过的人多了，否认什么？”秦磊淡定地道。

聂敬辉回过头来，驾驶位置的席双虎拿着平板，找着资料，放到了秦磊面前，就听聂敬辉道：“第二个愚蠢错误，给伍士杰提供了大量有关枪械的文献资料，质量非常好。我是指纸张，铜版纸资料，这种和镜面一样的光滑表面……你一定翻看过了吧？”

啧声，秦磊两手一拍前额，郁闷了。

这是最简单的反侦查原理，生物证据，如果翻看过，留下了生物证据，那就想抵赖也难了。

“可以告诉你，留下的不多，几枚模糊不清的指纹，勉强能当证据。”聂敬辉道。

秦磊蓦地抬头，回敬着：“我也喜欢类似的书，说不定我们到过同样的地方，说不定我在书店翻看的书，正好被他买走了……在国外别说有关枪械的书，就枪械也是公开卖的，不比在超市买个火腿鸡蛋更难多少，这有问题吗？”

“这样才对，理不辩不明。反正伍士杰已经死了，永远保守住秘密了，对吗？”聂敬辉问。

秦磊嗤声一笑问着：“难不成您认为，我会杀人吧？我杀了伍士杰？”

“那本事你可没有，而且真凶也找到了。郭三枪，郭向阳，这个名字你不陌生吧？”聂敬辉问。

秦磊摇头：“恰恰相反，很陌生，根本不认识。”

“对，他也不认识你。敲诈和诱供对你这类人不起作用，想不想听点

其他证据，比如，其实从一开始，你就露了个大马脚。”聂敬辉道。

“呵呵，那您这算敲诈呢？还是诱供？”秦磊问。

“都不是，只是无聊，想通过打击你的自信，来找点成就感……记得沁山县的案发现场吗？”聂敬辉问。秦磊自然噤声，席双虎持着平板亮在他眼前，展示的却是那天垒的做饭的灶火。

“第一个疑点：这个半身在土里，全部石块垒成的火灶，是你的手笔，垒这么好没有塌，出事还汤饭扣到火上灭了火，这种习惯长期野外作业的人都有，而你的笔录呢，是不经常去野外……呵呵，这个漏洞太大了，那么窄的山路，那么偏的地方，还有这么熟悉的野外生活手法，明显从一开始就是说谎嘛。”

秦磊眼色难堪，没应声。

“第二个疑点：卢教授丢失的手机，他长年野外生活，用的是AGM三防手机，这种智能机待机时间两周，他被枪击后手机丢失了，你和茹叶楠都不知情，理论上确实不好找，那个地方没信号可以解释……可这个难不住我们，我们在案发地周围十公里，放大了GSM蜂窝移动通信信号，即便放大了信号也没有任何发现。您说，总不能手机丢了，它还自动关机了吧？掉到水里倒有可能，可那个半山腰地方，没水啊。那合理解释就不多了啊：要么是你，要么是茹叶楠……可茹叶楠到现在为止还没出过校门，实在不合理啊。”

那就剩下秦磊身上有疑点了，秦磊郁闷地撇撇嘴，给了个不解释的表情。

“你不会认为我们掌握的只有这么点吧？”聂敬辉问，饶有兴趣地看着秦磊，慢吞吞说着：“比如你这些天六次出入境，我们能精确地说出你的行程和下榻的酒店；比如你和多家涉外中介联系过。嗯，再比如，一直在更换号码远程遥控你的另一位，你傻啊，她用的手机号都是云城矿场老板提供的，机主身份都是云城人，连矿场老板都涉嫌胡浩的涉黑案，这把嫌疑全部指向你了。”

秦磊神色一凛，思忖着，惊恐着，嘴唇哆嗦着，不知道是说不出来，还是不敢开口。

席双虎加着砝码：“犯傻了吧？你和郭向阳一样，是个投石问路的棋子啊？还不明白。”

惊恐，瞬间又成绝望，秦磊两眼发滞，聂敬辉提醒道：“还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你早就在我们的监控范围内了。你就不想知道我们怎么找上你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有些程序代码可以嵌入到图片里？只要你打开查看，这种只有几十K大小的文件就可以自动安装……然后，你的手机和我的手机就没差别了。那么是谁给你种下代码的呢？”

嘶……凉气倒吸，不知道是万念俱灰，还是痛不欲生，秦磊头撞着隔离围栏。突然停了，像是想明白什么似的，他嘴里喃喃说着叶楠的名字，又重复着“不会的”，可事实又摆在眼前，让他不得不承受这个最绝望的后果。

“坐好，抬起头来。”席双虎蓦地重喝，审讯惯用手法，崩溃时来一句惊堂棒喝，往往能吓到对方六神无主，秦磊吃不住劲了，被突然变脸的警察吓得一激灵，坐正了，聂敬辉也换上了肃穆脸色，厉声道：“自己说，司令婕在哪儿？”

“今天会到海参崴，转道日本。”秦磊撂了。

“她现在用的什么身份？”聂敬辉再问。

哑炮了，秦磊愣了片刻，席双虎加码追着：“手机已经定位到她了，她要跑了，你当主谋全扛？”

“我……我不知道，她整容了，只有她联系我，我联系不上她……”秦磊给出了答案，这或许是他绝望的原因，同样把绝望带给聂敬辉了。聂敬辉气得拍门下车，又急急走向前车，车窗里伸出头来的丁灿摇摇头，那是示意滨城尚无消息。

抬腕，手表的指针指向十时五十八分，五分钟审下秦磊没有给聂敬辉带来任何成就感，他烦躁地在两车之间，在机场一隅焦虑地踱着步，现在除了期待奇迹，什么也做不了了……

上午十时五十分。滨城车站。

一位旅客自座位而起，提着行李，手里捏着手机，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向着不远处的卫生间踱去，那种大型公共卫生间的环境并不好，

不过有些事还是在那儿处理更方便一点。

这时候，视线里出现了一位身着警装的男子，似乎在找人，她加快了步伐，眼睛的余光瞟着那位警察，看到他的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时，她才放心地进了卫生间，这时候，手里的手机嗡嗡又响，震动的声音，她有点奇怪，在这个拥挤的卫生间找到了一个空余的位置，进去了。

手机再次放到眼前，眼光下就是抽水马桶的大窟窿，那是处理手机最方便的地方，最后一眼看时却让她的眼光停了一下，隐约的文字是“云城女黑老大”，这让她皱皱眉，似乎在回忆那个熟悉的地方有没有这样一位人物。像情不自禁，或者叫鬼使神差，她的手指轻轻触到了手机屏上，那个画面放大了，新闻剪辑全图出来了，“云城女黑老大全网通缉”，主人公叫司令婕，涉嫌制枪案以及数起命案，文章的尺度很大，大得她都不相信这是篇新闻。

“不对啊，秦磊怎么给我发这个？”

她觉得有点奇怪，在她印象里，秦磊除了对女人和钱有兴趣，其他的事都不会有心去做，特别是这种时候，更不会，在她犹豫是不是发条信息询问时，一丝莫名的警兆触动了她的神经，她下意识地把手机往抽水马桶里一扔，摁开关，水冲下去了。

不是秦磊，秦磊不会告诉她航班信息。就像她也会不告诉秦磊自己如何出境一样，所谓心腹大患，其实心腹即大患，她相信秦磊那软骨头在警察面前肯定比他在床上表现要差得多。

不能节外生枝!

又冲了一次水，她开门，警惕地观察着公共卫生间，然后加快步幅，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旅客群体里了。

此时，时间指向十时五十一分。

她回头时似乎看到了几位快步奔向公共卫生间的身影，不过那不重要了，已经验票过站，熙攘的人群成了她最好的伪装，她相信自己这张陌生的面孔，没人会认识。

十时五十二分，晋阳市刑事侦查总队。

信息指挥中心，几十台电脑马力全开，屏幕上跳跃着千里之外滨城传输的影像，程总队长瞠目看着眼花缭乱的人脸影像，有点匪夷所思了。

他直接拉着程良问出来了："体貌识别、声纹识别都躲开了？怎么做到的？"

"总队长。"程良有点难堪，思忖道，"我们不可能洞悉所有的犯罪细节，也不可能预估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不管电脑还是人脑，都有出差的概率，更何况……"

"总队长，被滞留的二十四名旅客，均未发现疑点。"一位技侦提醒道。

这是千里之外滨城警方协查的画面，体貌和声纹有嫌疑的旅客，进候车大厅后被滞留进了警务室，画面上正吵吵着，对方请示必须马上放行。

"总队长，十一时到十一时十分，即将有六辆列车启程。根据票务信息，旅客人数2778人，女性乘客1551人，外籍旅客875人，票务提供的证件信息，我们暂时没有查到疑点，请示下一步命令。"又一位技侦请示道。

"有没有可能……"程长峰犹豫着，"封锁"两个字没敢轻易说出来，如果有准确目标的话或许可以争取，除非是暴恐威胁或者重大事故才有可能封锁车站，否则这种涉外地方，秩序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重新过一遍，一定疏漏了，如果上车，我们还有机会，沿公共卫生间这个中心点，所有的人全部列出来。"程长峰命令道。

击键的声音重新响起，又是枯燥的人像画面开始走马灯似的回放……

上午十时五十六分，滨城车站调度中心。

屏幕上可以看到被滞留的嫌疑旅客离开警务室，警员正给她们开辟专用通道迅速登车，再往候车厅外，人头攒动，一簇一簇地拥上车门，正接驳的随车监控刚刚打开，登车的旅客或站或立或放着行李，场面极其凌乱。而核心小组此时还傻站在候车厅里，迷茫地左顾右盼。

“老宋，老宋，什么情况？”远程通信响起来了，是几千公里外的聂敬辉。

“错过了，我们正在回溯。”宋玉河道。

“据秦磊交代，整容医生是他联系的，通过一位涉外中介联络上的，这个被吊销执照的黑医生目前就在国内。另一个信息是，和秦磊联络的是两个人，闫学军也在内，我判断，闫学军也有可能通过滨城这一线铁路出境。”聂敬辉道。

“聂处啊，现在一个都找不着，又来一个，这个回头说，来不及了。”宋玉河挂了通信，拉着调度室负责人问着，“同志，有没有可能……”

“绝对不可能，这是个枢纽站，一列延误，其他都延误，不但到达延误，现在等着进站的也会延误，到那时候整个车站得塞满。”负责人立马拒绝了。

“那中途……也不行啊，这高速列车我们开车追不上啊，除非在前面等着。”宋玉河焦急地自语着，即便想登车检查也得有个选择，都是往北开，你无法保证她乘坐哪一辆，并不能排除她在其他站换乘的可能，现在再加上闫学军也可能出境的信息，这种可能性就无限加大了。

“支队长，还是没有。”

“支队长，有十一位身高符合的出入公共卫生间，不过在安检时已经标志检验过了，剩下的就是几位外籍人员了，没有。”

两位负责声纹的技侦汇报道，几分钟内出入公共卫生间的女人排了满满几屏，各式各样的面部特写，没有雷同也缺乏相似的，把焦虑的宋玉河看得心越来越凉……

十时五十八分，滨城车站候车厅。

这里的麦有相同权限，能听到晋阳的指挥，听到调度室的声音，甚至听到深港的呼叫，几分钟里，邢猛志像石化一样，一直在听着。

“怎么错过的啊？”乔蓉无法释怀了。

邱小妹难堪了："除非她连身高也截了一段。"

"是不是声音也能改变了啊？那电影里不是经常放，把声音改变什么的。"武燕心慌意乱地开始胡乱猜测了。

任明星不甘落后，也提供了个想法："会不会逃票啊？"

"不会。"邢猛志道。

"你咋知道她不会啊。"任明星问。

"我知道她不会和你一样掉价。"邢猛志恶心了一句。

"你俩别斗嘴，快想想办法。"武燕道。

"电脑大数据都瞎了，咱们这糨糊脑袋管什么用啊。"任明星失望道。

"能不能别说风凉话。"乔蓉吹胡子瞪眼，狠狠给了任明星一个凶相表情。

心情极差，任明星不敢惹她了。都莫衷一是的时候，大家的目光不自然地慢慢地，不约而同地都落到了邢猛志的身上。邱小妹有点佩服他了，小心翼翼说着："你昨晚打了一夜萤火虫，想到了什么？"

"疏漏，像你们说的所有疏漏都有可能，但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我现在都怀疑了，如果真连声音也改变了，那可真瞎了。"邢猛志茫然地看着过站人群，总觉得答案就在眼前，可一直抓不住那点光亮。

"那疏漏大了，你看你看，她要整身工作服，直接从通道就进来了。"任明星指着一位车站工作人员的过站场景。乔蓉斥着道："你能不能别扯远，工作人员里一半换了滨城公安，要有早发现不对了。"

"那她不会扮成男的吧？改性别不更牛逼。"任明星道。

"嗯，有可能，扮成男的去女厕所是吧？"武燕道。

任明星一拍脑袋，果真是糨糊无疑，邱小妹劝慰道："咱最擅长的是动手画画，就别跨行动脑筋惹了笑话啊。都看一上午女人胸了，咋没见你多少有点价值的发现啊。"

“没法发现啊，那胸都差不多，本来以为嫌疑人的足够大，可这里一小半都是大洋马，人家的胸部天然就大……耶，妈呀，不会是……”任明星最先捕捉到了思维的灵光，他惊愕地看着邢猛志。

邢猛志此时慢慢地笑了，失去许久的自信回到了脸上，他正听到了技侦在说“剩下的就是几位外籍人员”的话，这让他终于开口了：“皮肤白，胸大，个子足够高，只要变瞳和染一头长发就够了……我们的灯下黑就在这儿了，一直找黄色人种，为什么不能变成白种人？我们只注意出境的人，为什么不能扮成回国的人？特别在我们国家，对外籍友人是非常尊重的……而且我们给滨城公安提供的是司令婕的信息，谁都下意识地认为是一个整容的出逃女嫌疑人，都在黄皮肤黑头发的女人群里找，那这个思维盲点就出来了。”

是这样吗？几位追捕人员你看我，我看你，被点醒的思维渐渐开朗，对比司令婕的行为模式，越想越可能就是这种。

“来不及了，登车。”邢猛志说道，领着众人奔向出站口。

“好几辆呢，哪一辆。”武燕追着问。

“直达海参崴的，这么高明的手法她根本不用藏着掖着。”邢猛志道。

像直扑瓦窑寨的窝点一样，研判尚未清晰，命令尚未下达。这数人已经穿过了站口，奔上站台，朝着最近的登车口，飞步而上，几乎是最后一刻上了列车。

时间指向十一时十分，一声悠长的鸣笛声后，列车缓缓地开了……

易变颜容

“这可能吗？”

聂敬辉从传输的通信里听到了现场的声音，专案组三地互通，现在深港案情已结，他们成纯粹的旁观者了，哪怕是旁观也觉得提心吊胆，最后一刻，冒出来一个“变了人种”的判断。

被询问的目标是丁灿，除了刚才追踪虚拟线索显得有点失态，现在又回到原态了，他慢条斯理地摘了眼镜，嘴上一哈气，就着衣角擦擦才

道："如果连您也觉得不可能，那就是最后的可能。"

"这个逻辑如何成立？"聂敬辉皱眉道，像他这样已经到管理中层的，和一线警员直接打交道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尤其是像这几位连正式警察也不算的。

"就像去年，都觉得晋阳制毒工厂不可能一样，事实上制毒工厂就在市郊，而且运行的时间还不短；就像本案，都觉得地下兵工厂匪夷所思一样，其实一直存在，他们不但制作，而且改良了产品，行销到全国；再举个本案例子，就像华师父和猛子执意要实地寻找窝点方位一样，都觉得是痴人说梦，可他们最终找到了……回到现在，司令婕这个千变魔女骗过了胡浩，骗了郭三枪，骗了我们警察，甚至骗过了我们的面部、声纹识别监控，还有什么可能是她做不出来的？"丁灿道。

聂敬辉想了想，像在自言自语道："理论上这样，但是……面部……"

"恰恰证明了，她悉心学习的化妆派上用场了，整容加化妆，神鬼都难挡啊，您指眼睛啊，现在的小姑娘美瞳能做出上千种来，别说变成外国人，男的变成女人都没问题……瞳孔、脸型、身材、皮肤都符合了，染一头金发很难吗？恰恰我们又被'整容'这个发现限制思维了，神经高度紧张地盯着不同脸型的女游客，谁可能想到去盯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丁灿道，吧唧着嘴有点遗憾，总觉得自己智商一等，却常常被犯罪思维打击到智商捉急。

"这是最后的答案了，如果再找不到，那她就永远蒸发了。"聂敬辉未敢把话说满。

丁灿可不在乎，直接道："这是极限了，现实永远精彩过想象啊，碟中谍电影里顶多也就这么玄乎。还是猛哥厉害啊，我每次都差他那么一点点。"

"呵呵，背后一般说人坏话的多，说人好话的不多见啊，这么信他？"聂敬辉道。

"您其实也试图质疑，但却找不出更好的答案来。我了解他，轻易不下手，一下手绝对是又狠又准，平时他嘻嘻哈哈，从追捕开始，你听到他在麦里说过几句话吗？还有这个家伙，组里只是觉得他有嫌疑，可猛

子直接就不声不响下黑手了，啧啧……”丁灿坏笑着，示意着囚车里的秦磊，聂敬辉回头看了眼，又回过头来看丁灿，笑道：“老贺还说你们经过事已经学乖了，看来他也没看穿，不是学乖了，而是学坏了。”

“我们要真那么乖，可没机会逮着这家伙，聂处您很介意吗？”丁灿道。

“不介意。”聂敬辉笑道，径直向车走去，且走且说着，“我也得学坏点，给这家伙加加压。”

说干就干，聂敬辉上车，坐在副驾位置，浑不似几分钟前还客气的样子，脸阴着，眉竖着，眼睛瞪着，声音呵斥着：“抬起头来。”

秦磊抬头，被凶相吓得一激灵，就听聂敬辉吼着：“现在滨城车站已经被封锁，正在找人，任何有价值的检举都有助于你将来的量刑。说说司令婕吧，她身上有什么特征？”

“她……她整容了。没……我……不……”

“脸整了其他地方也整了？都这份上了，‘不知道’这个词你得少用。”

“我……我……想想……”

“快点，等找到人，你说也没用了。”

压力骤增，把说话结巴的秦磊听得一惊一乍，憋得秦磊在极速地搜索记忆，半晌犹犹豫豫说着：“这儿……她这儿有颗痣。”

戴着铐子的手，指指右乳下方，聂敬辉和席双虎给听愣了，这标志没法查啊？不过还不能表现出来，聂敬辉虎着脸继续施压着：“再想想，还有呢？”

“哦，大腿上，大腿内侧有一对文身，两朵并蒂莲。”秦磊紧张地交代着。

席双虎和聂敬辉眼一直，表情僵硬，硬生生地把喉咙里的“呃”声给咽下去了，这货倒是老实，就是提供的信息能把人给气死，总不能在公开场合扒开裤子去查吧？

“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继续。”聂敬辉果真是坏人突破底线不

讲下线了，逼着秦磊兜老底了。

时间指向十一时十五分，守在车外的丁灿听到了通信里一片凌乱，估计其余两地也像这里一样，揪着这个聊胜于无的发现要往狠里刨了……

“信息，深港一组发来的……啊？”

武燕看着警务通手机，一下子看愣了，乔蓉凑上来，扫了眼表情如出一辙“啊”了声。一旁站着的任明星和邢猛志好奇凑上来，却没有惊讶，邢猛志笑而不语，任明星表情玩味道：“这俩人居然也有一腿啊。”

能知道这么私密的信息，恐怕秦磊和司令婕的关系非同寻常，邢猛志点点脑袋道：“有一条线现在还没着落，就是野生动物活体和标本生意，这个虽然相比制枪和涉黑是小生意，但却需要眼界和渠道、人脉，我想秦磊肯定是在这上面和司令婕有了交集。云城是全省野生动物贩卖的集散地，杜攻城、郭三枪这一伙干这事是行家，秦磊出入云城，免不了和这些人牵线……只要一次邂逅，干柴烈火就烧起来了，你说呢？”

任明星嗤鼻不屑道：“男的俏女的骚，相逢一笑就约炮，还用你判断？”

武燕仰头哈哈大笑，乔蓉剜了任明星一眼，任明星坏笑起来。四人因为强闯列车被乘警滞留在狭窄的乘务空间里了，门口还有人看着，门外邱小妹正和乘务长交涉，估计协调还得一会儿，任明星坐不住要拍门，被邢猛志拽回来了，猛哥说了，少安毋躁，不是咱的地盘别撒野。

肯定还需要乘警和乘务的协助，否则这二十几节车厢再加上包厢，一小半国际友人，可不是想闯就能闯的。武燕也拽了任明星一把道：“安生点，咱们合计下，可别没头苍蝇乱撞了……猛子，这个判断信息，你有多大把握。”

邢猛志一吧唧嘴，尴尬道：“又来了，那你给个判断。”

“这是国际列车，要慎重，没见咱们一强行登车，乘警就全涌来了？家里肯定在核实了，总不可能让咱们挨个查啊。这么多老外，信息又这么发达，前脚抓捕后脚就给你传遍全世界了，还别说万一抓错了。那后果咱们总队都扛不动。”武燕道。

“呵呵，你现在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邢猛志道。

武燕脸一红，直接道：“是又怎么样？集体荣誉永远高于一事一案的得失，而且……如果是有损于集体荣誉的事，结果可不是你平常调皮捣蛋偶尔出格能比的。”

这个邢猛志理解是一片好意，万一出岔子捅出来，万一不得已只能高调处理。那当事人可就没好果子吃了，特别还是辅警的身份，他笑笑道：“谢谢，我知道，你不是关心集体荣誉，而是关心我，怕我出岔子。”

武燕又是脸一红，任明星和乔蓉两人齐齐牙酸，龇着。武燕一翻脸不悦看着：“咋啦？”

“不咋，我都替他感动。”乔蓉笑着道。任明星帮着腔道：“对对，感动，不过我很好奇啊，你们俩一个干柴，一个烈火，都碰上这么久了，为啥就没烧起来呢？”

“等会儿找个没人的地儿，我私下告诉你啊。”武燕捏着拳头，指头一根一根示威似的竖了竖，任明星躲在邢猛志的背后直摆手，咱不约。乔蓉见走题了，直往回扳着：“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开玩笑？猛哥我也提醒你一句啊，武姐没错，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毕竟是国际列车，千万不能出岔子。家里肯定在想办法了，咱们谁也别擅自动手。”

邢猛志点点头，武燕看着信息又牢骚了一句：“可这信息……聂处怎么也被带偏了，淘的这信息，右乳下方、大腿内侧？逮谁这么检查也不乐意啊？这比提取声纹还难啊。”

说到这茬儿众人又是好笑一番，说话的当口邱小妹和乘务长来了，估计是得到了命令，门口撤去了乘警。邱小妹引见了一下，那位乘务长并不怎么客气，强调外事纪律，强调排查规范，强调一切要以乘警为主，等等，反正就是不能让这些刑警在车上惊扰乘客，擅自抓捕，暂时只能待在这个地方等待下一步的铁路公安的协调意见。

“不是确定的线索，也不是准确的目标，家里正在核实。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也得按行动方案来，稍等等啊。”

邱小妹给大家解释着，一组人包括她都悻然不已。

此时十一时二十分，刚刚启动的列车提起速度来了，车厢里的旅客各干其事，玩手机的，玩电脑的，电话上聊天的，闭着眼小眯的，等等，神态不一，那标志着无聊的旅程开始了……

列车实时景况传回晋阳刑事侦查总队时，程良正和一位不知名的刑事侦查专家对话。远程视频对话，对方是一位中年女警官，她正在视频上讲解着："……额头皱纹、眉间和眼部皱纹、鱼尾纹、唇间皱纹、法令纹、颈部皱纹等，这些都属于可整容范围；可填充的部位包括额头、眉弓、太阳穴、鼻部、卧蚕、鼻唇沟、唇部、下巴……以你所说的情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不可能做颧骨、鼻骨整形，最快捷的方式就是线雕，以埋设蛋白线和填充的方式，在短时间里改变整个脸型。"

"有过类似案例吗？这样整容前后的差别有多大？"

"那个没有对比性，正常的整容是往漂亮方向整，您所说的，她是往陌生的方向整，这个就不好说了。理论上，只要脸的轮廓变形，就可以躲过我们的面部识别监控，你应该往这个方向考虑。"

"我们最新的消息是，她有可能化装成白色人种出逃，这种事我从未遇见过，以您的经验看，难度大吗？"

"给我看下她的照片……嗯，难度不大，身高足够，脸部鼻梁隆起一点，整个脸线再放宽一些，配上合适的发色和瞳色，乍一看识别不出来……不过即便这样整，也有掩饰不住地方，比如西方人的毛孔偏大，体毛偏多，皮肤纹理和东方人是截然不同的，这个肉眼就可以观察到。"

"噢，谢谢您，钟教授。"

"不客气，能帮上点忙我很荣幸，还有其他疑问吗？"

"暂时没有了。"

"那有结果了，记着告诉我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一定……"

程良关掉了视频通话，回头程总队长正眼巴巴看着，他直接道："双管齐下，第一，提取安检经过的监控，不要去识别面部，试着识别一下其他的皮肤裸露部位，比如手、臂、胸前，甚至腿脚部，东西方人皮肤

纹理肯定有粗细不同，找出那个异类应该就是了。第二，我不画了，直接用眼睛看，把符合条件的人排出来，我试着挑一下她整容后可能成为的样子，假如这个方向正确的话，双向交叉应该能比对出来。”

“好，开始干活，锁定身高筛一遍，剩下的放一起比对。”程长峰喊着，一干技侦拉着键盘，噼里啪啦运指如飞，各屏幕上飞闪着安检摄下的女人照片，符合身高参数设定的，迅速投在屏幕上。开始缩小分析范围，手、臂等部位裸露皮肤放大，几遍滤镜过滤，勉强能看清皮肤纹理。

于是屏幕上，又变成了无数张肤理的照片。

抬腕看表，时间指向十一时三十分，程长峰的心掉到谷底。这个突破常规的排查筛选，一直有一线希望牵着，可一直被失望甚至绝望笼罩着，其中所经历的心情起伏，几乎是他职业生涯里绝无仅有的一次，他不知道追踪还能走多远，按理说他这样的位置和年龄已经可以放下了，可以不在乎一事一案的得失，可他仍然觉得心慌意乱，仍然像第一天当警察那样，总想抢走荣誉。

所有人都在抢，没有人会谦让。已经作古的华前辈在抢，奔赴深港的聂处一组在抢，远赴滨城的在抢，还有面前这些熬得眼痛流泪的内勤、技侦，也在抢，抢着时间，抢着细节，抢着比罪犯更快一步突破层层屏障，直指真相。

“开始吧，我对比司令婕的照片，推测脸部轮廓的变化，找到了这样几位外籍人员。外籍人员背景信息我们不具备可查数据，那就来个盲查吧，我念名字，你们看在不在你们挑出来的嫌疑名单里……可以开始吗？”

最先出声是神笔程良，现在他拿的是电子笔，戳着屏幕，在平板上移出了一个过安检的图片，念着名字道：“第一位，尼娜·伊万诺夫娜·伊万诺娃，来自俄罗斯。”

“在!”

“第二位，阿纳斯塔西娅，来自乌克兰。”

“在!”

“第三位，维克托莉娅，这位是中俄混血。”

“在!”

“第四位，叶夫弗萝西妮娅。”

“在!”

“第五位……”

程良在思忖着，一位一位挑着嫌疑人，不多，已经缩小到九人，只不过九人是分乘的三辆列车，还有一位现在还等在候车大厅，嫌疑人的信息发送至滨城，那里开始紧张地忙碌上了，票务、证件信息比对，再核实乘车信息，还需要时间。

“现在是十一时四十四分，再过二十六分钟，第一次经停过站就会出现，是阿纳斯塔西娅，其中一位排查目标所在列车，上面没有我们的人，只能通过乘警协查。”

远程通信里，宋玉河汇报着。

“想办法直联他们的执法记录仪，最好能看到现场，如果觉得可疑，申请滞留。”程长峰命令道。

“好的，已经在办了。”宋玉河道，话音方落，视频上的他表情陡变，对着通信器喊了声，“胡闹!”

“怎么了？”程长峰绷紧的神经已经承受不了太多意外了，被吓了一跳。宋玉河赶紧解释着：“总队长，不是和您说话，是咱们那几位强行登车的跑了。”

“跑了？列车上能跑哪儿？”程长峰不信地问。

“准确地说，是脱离了乘警视线，自行排查去了，乘务长把状告回调度上来了。”宋玉河道。

这几个喜欢冒头的刺头，恐怕憋不住。程长峰意外地没有发怒，一摆手道：“他们要坐得住，我倒会意外。管不了那么多了，信息发给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放手去查……警察的荣誉高于一切，不是因为荣誉能为我们自己带来什么改变，而是因为它意味着所有人正常的生活

不被改变，最起码不被这些形形色色的犯罪改变。所以就得有这种狠劲和韧劲，别说外国人，她就是变成外星人我们也要把她缉拿归案……”

程长峰恶狠狠地说了句，宋玉河尴尬应声，话音落时程长峰才发觉自己有点失仪了。全中心技侦抬起头来，都默默地凝视着总队长一眼，不过没人介意，说到大家心窝子上的话，大家眼睛里的沉默和热切已经传达了警察间都读得懂的东西：

理解，以及信任!

乍见峥嵘

十分钟前，乘务室里。

一名乘警坐在门口看报纸，眼睛不时地瞟着乘务室里几位便衣同行，乘务长的命令是没有通知，他们不得离开乘务室进入旅客座区，所以他就这么看犯人一样看着这些同行。

武燕早快被憋疯了，几次看乔蓉，乔蓉也快憋到临界点了，邱小妹急得直跺脚，几次联系都是正在研判中。这时候任明星和邢猛志反倒安生了，作壁上观一样看着三位女警。

“不能这么等了。”武燕和乔蓉附耳道，乔蓉点点头，邱小妹两手一摊，无计可施了。乔蓉看向邢猛志时，邢猛志捂着嘴小声在说：“程序永远是效率的敌人，刚才谁劝我要服从命令来着？怎么有人憋不住了？”

这么一揭底，三位作为主力的女警脸上俱是悻然之色，另一位擅长补刀和泼凉水的更绝，幸灾乐祸地瞅着仨女警贱笑，像饿虎瞅着小绵羊，色狼瞅着美娇娘那种笑。笑得连神经大条的武燕都受不了了，劝道：“明星，你这样会永远找不上对象的，别说女人，男人都能被你恶心到。”

“那不就对了，当不了大众情人，当大众敌人，也是本事嘛。是不是啊，蓉蓉。”任明星觍着脸道，乔蓉咧咧嘴，做了个呕吐动作，懒得理他。

邱小妹把玩着手里的微型电脑小声打断道：“什么时候了还扯……从信息发出到我们冲进公共卫生间，时间为十一分钟。使用代码远程攻击，这中间的不可控因素很多，信号消失是在十时五十五分，不出意

外，她是在卫生间处理掉手机的，智能手机就是浸水短路也需要时间……也就是说，其实以这个点为中心就足够了，这个没错吧？”

询问的方向是邢猛志，邢猛志点点头，邱小妹巴掌大的笔记本小电脑一翻，递了过去，众人凑上来看，眼光不由得敬佩了几分，这个IT妹子已经把几分钟的监控剥离出来了，出入的外籍女游客都被她标示出来了。

“其实也就几个人，看，眼熟吗？”邱小妹提醒道。

众人眼神一凛，任明星眼尖，惊愕道：“哎妈呀，我师父是神笔啊，你看，你看，这三个配色方案就是程师父画的里面，黑色长裤，红色上衣，反差极大的纯色；花裙斑斓一身，艳而不妖……这位，一身白色连衣裙，我师父说了，要么是纯色，要么是与纯色反差极大的花色，这是意识在行为模式上的投影……看你们这愣听不懂吧？简单解释吧，比如武姐，她就穿不了高跟和过膝的短裙；比如邱小妹，她也不可能穿个低胸装啊。”

“别拿我说事，跑题了。”邱小妹赶紧刹住，转着话题道，“还有个问题是，有六列同时发车的，从这儿出站，并不确定她是上了哪辆车，或者就是我们这辆车。而且，再过二十分钟，就有经停的站点了。”

听到此处，武燕憋不住了，咬牙切齿道：“不能再等了。”

“可不等怎么办？”乔蓉示意着外面虎视眈眈的乘警，都是自己人，总不能打昏撂倒吧？

这时候，众人的眼光有意无意都看向了邢猛志，邢猛志无语了：“别这样，不能一有出格的事，就都等着我挑头吧？不行不行。”

“你不行，谁还行啊？”邱小妹劝道。

乔蓉推了一把：“别谦虚啊，快想想办法。”

“就是，男人怎么可以说不行呢。”武燕笑道。

“别逼我啊。”邢猛志歪抽鼻子斜努嘴的表情出来了，眼光斜斜地看向任明星。任明星一摆手道：“别看我，我真不行。”

“啧啧啧……你得有出众才能让美女青睐啊，你现在这德性人乔蓉都不正眼瞧你对吧？蓉蓉，再给他一个嫌弃以及鄙视的眼神。”邢猛志道。乔蓉像下意识一样，一扭捏果真是那么个眼神，看得任明星好不伤心。邢猛志就着这节骨眼趁热打热教着：“来，哥教你露一手，今天大家脱困全靠你了。”

说得这么神秘，几人脑袋不自然凑到一块了。嘀咕片刻分开，人人脸上表情窃喜，就任明星翻眉吊眼难堪了。不得已乔蓉给了两个威胁的眼神，任明星才有反应了，捂着胸口，表情极度难受的样子，张嘴大喘着气。最先发现的邢猛志大声问着：“明星怎么了，怎么了？”

“药，药……”任明星艰难说着，喘不上气来了。

“快找找，他的哮喘药。”

“呀呀，是不是上车挤掉了。”

“同志同志，帮个忙。”

几人手忙脚乱，任明星软软地从椅子上滑地上了，武燕等一左一右扶着，那位乘警奔进来了，眼看着任明星憋得额上青筋暴露，两眼直凸，像喉咙被卡住一样那种恐怖表情，把他也一下子吓蒙了。

乔蓉拽着他急切道：“快，那儿有广播，问问有没有捡到药的……有医生吗？”

“有，这。”

“快点，来不及了。我跟你去。”

乔蓉催着，那乘警一急，奔着带着乔蓉离开了，这边一走，邱小妹蹲着赞道：“啊呀呀，演技派啊，可以啊，太像了。”

躺在地上表情痛苦难堪的任明星气愤道：“我演个屁，他……他们俩一人掐我个腰眼，疼，疼死我了……。”

“走吧，不上点手段你演得太浮夸咋办。”武燕一拽。

“你已成功打动蓉蓉了，要想彻底俘获她的芳心，你就得变成最优秀的。看好你啊，兄弟，走。”邢猛志不容分说，一拽而起。

两人挟着任明星，都不给他揉腰歇气的机会，一溜烟跑了。

几分钟后，乔蓉和那位乘警回来了，乘警还真找了个呼吸器。不过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乘务室傻眼了，急得赶紧汇报，一边通报一边警告乔蓉待着，骗乘警的后果很严重，不料他刚拿起步话，连这位也撒腿跑了……

五分钟前，滨城车站调度室一片忙乱……

支援的滨城公安六位网安占了一桌，宋玉河带的两位准备声纹识别的一桌，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调度室就显得狭窄了，安检拦截失败，监控迅速转入定点搜寻，以公共卫生间为基点，十分钟内出入的女旅客被挑出三十一人来，又经细筛，还余十二人，再往下就筛不下去了，这个特殊的地方没有高清摄像头，只能筛出符合身高范围的人员。

而且有个最大的问题是，这十二人出站后无法在短时间里准确知道其所乘车次，这个一卡住，晋阳开足马力运作的大数据研判又调整方向，倒过来查，支援的网安一帧一帧还原着十二人的来去方向，于是平时满屏列车的调度室，在这段时间里全是女人的照片在屏上走马灯似的替换，两地公安的信息从未这么频繁的交互过，不过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准确的人员信息和体貌特征，疑似的目标两地比对时有了误差，不得已有些细节还得重新补上。

这时候反倒宋玉河这里守着声纹识别仪的三人无所事事了，两位网安你看我，我看你，情形有点尴尬，包括宋支队长也有点尴尬。偏偏这时候有更尴尬的事，调度扩音里传话了：我是4876次列车，报告调度室，强行登车的晋阳警员擅自行动。

连着汇报两次，调度室几位领导眼睛看向宋玉河这里了，宋玉河赶紧站起来道歉：“对不起，我马上联系他们。”

一呼叫，不出意外地通信关闭了，宋玉河愣着又赶紧汇报回总队，可不料总队的态度暧昧，调度一位领导不悦道：“宋支啊，这是趟国际列车，这么干可不行啊，惹出事来可是外交争端。”

“对不起，对不起……您放心，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刑警，知道轻重的，我马上再联系他们。”宋玉河不迭赔着歉语，两位晋阳网安一听“训练有素”，再一想邢猛志和任明星，羞愧地低下头了。

再训练有素也没有说服力，调度给列车下的命令是：马上把人找回来，不得离开乘警视线，更不许擅自抓捕!

现在，列车中段12号车厢……

一个走在过道的男子似乎脚下踉跄了下，人向前扑倒，手里的水杯倾斜了差点摔出手，幸好没摔，不幸的是杯里的水噌地全洒出去，正中一个女旅客的腿上，那个正扣着凉帽小憩的女客“啊”的一声尖叫而起。

不小心的男客赶紧赔着笑脸说着sorry， sorry。那位女客叽里呱啦说了一堆外语，还好是清水，没有污了裙子，她厌烦地看着这个中国男子，不理他了，那男客悻悻离开了。

车厢的结合部，“男客”任明星一走上前来，摇头道：“不是，你俩眼瞎呀？没看那胸前好几颗痦子，还满身体味，那能是假的？”

被骂的是武燕和邱小妹，武燕难堪道：“主要是没人泼水不是？继续继续。”

“姐姐啊，不带这么坑人的，还光坑我，我都往人外国美女身上泼了好几杯水了，轮也该轮到你们了。”任明星道，这缺德事确实干得心里不安得紧。

一杯水递上来了，扭头，是笑吟吟的邢猛志，他说了：“美女因你而湿身，多浪漫的事啊，你不去我去啊。前面看。”

前行的武燕和邱小妹负责探查，一个靠眼力，一个靠数据，武燕慢行着靠眼光搜索，她不时整整衣领，衣领上两侧的探头摄下了两侧座位上的旅客，后行的邱小妹眼盯着屏幕，且走且锁定着相似的人员。走到另一节车厢时，邱小妹打着手势，那手势的意思是：左侧，18座，第1位。

“走吧。”邢猛志端着水杯，任明星跟着，就听邢猛志小声问着，“你丫不是留过学嘛，怎么交流不了啊？”

“东欧和西欧国家的语言能一样？你个文盲。”任明星斥了句。

“你不经常吹你会好几种语言吗？”邢猛志问。

“没错啊，我把谣言、谎言、秽语污言等都算上，那不就好几种语言？”任明星得意地调戏了邢猛志的智商一下下。邢猛志不气不恼道：“也对啊，哥一向对你的景仰之情如滔滔口水不绝。”

“那是……啊？!”得意应声的任明星毫无征兆啊了声，是背后的邢猛志乘他不备，轻轻踢到了他腿弯上，他小肥腰一闪，直接扑向目标女旅客了，不偏不倚，恰好摸到那女客的高跟鞋尖上，那正玩手机的目标女客吓得尖叫一声站起来，手机却飞出去了，邢猛志一伸手，准确地接住了。

身高一米八左右，一头金发，不是染的，乍看都分不清是国人还是洋人，不过接下来这美女柳眉倒竖，一捋袖子，一指任明星和邢猛志，标准的东北腔骂上了：“干哈，干哈，我削你信不信？”

“姐，我咋能不信呢，手机拿好……他一瞅您就神魂颠倒，这不吧唧就拜倒在您的绝世容颜下了吗？!削他，削他。”邢猛志递着手机，唯恐天下不乱地教唆着。恰恰这话让那姑娘心花怒放，哈哈一笑道：“哈哈，拜倒的就算了，哈哈，哪旮旯的帅哥，贼拉会哄人开心呢。”

“呵呵，滨城的……快走，走路专心点，别光看美女，丫眼还贼尖，把最漂亮的姐姐给挑出来了。”邢猛志拽着气鼓鼓的任明星走，那美女高兴得都舍不得了，直追着邢猛志要留个微信方便联系。

好容易摆脱了，四人在下一节车厢结合部集合，武燕和邱小妹笑得肚子疼，任明星却是气无可泄，威胁不干了，众人好说歹说才把任明星哄住。这时候总队的命令来了，邢猛志一看乐了：“看看，总队都让咱们放手去查，你们倒小媳妇进洞房扭捏得不行。”

“总队在加速研判，不过时间不多了，再过二十分钟有一列车经停，到底在不在这个车上啊。”邱小妹道。说到这儿，武燕笑不出来了，问着邢猛志道：“我看够呛啊，明星连泼水带拜倒六七位了，都不是……我现在知道她选这儿的高明之处了，本身就有俄罗斯族，还有混血，这可难找了。”

“会不会在包厢里，她可是不差钱的主。”邱小妹提醒着。

邢猛志摇摇头，犹豫道：“应该不会，以她的外向性格，幽闭的环境反而给不了她安全感，从她逃跑方式的选择就反映得出来嘛，人多的环

境才有安全感。”

“瞎白活谁不会？可说好，我不去了啊，我不跟你一组了，我跟武姐姐，省得尼马又坑我……啊……”任明星警告着，不料嘴被一只手捂上了，眼珠一瞟，居然是武燕。就听武燕小声道：“别动，看……”

顺着她的提示，任明星的眼睛一直，眼珠凸出来了，早先一步看到的邱小妹一翻微电脑，眼睛一直，愣了，一个黑色裙裤、红色上衣的女人正从对面的洗手间里出来，她边走边整整衣服领子，低胸，雪白露胸上，坠着一个夸张的饰物，随着她的步幅，偶尔会银光闪闪，把人的眼睛都刺一下。

接下的惊讶眼光看向被捂着嘴的任明星了，武燕拿着已经装进口袋里差点扔掉的画纸，两厢一瞟，就像面对面写生一样，那胸、那坠饰，越看越像，这情形紧张得大家大气不敢出。还是武燕经验丰富，一把搂住任明星往车厢壁上一钉，像一对男女的壁咚状，吓得任明星一哆嗦，武燕却是小声叱道：“是不是她？”

“除了脸不像，都像。”任明星紧张道。

是啊，邱小妹佯做旅客往前走，那张脸的差异太大了，视线里是一头金发如瀑布披肩，肤白欺霜赛雪，配着黑色的长裙裤，走路飘逸得让男士纷纷侧目……脸，特别是脸，司令婕是瓜子脸型，而这位是丰腴型，如果不是服饰和任明星鼓捣的胸画，她根本不敢认……就身高，身高似乎也不太对，这女人目测一米八以上，要高过司令婕十厘米了。

眼看着这位美女和靠走廊座位的一位旅客微笑示意，然后坐进去了靠窗的位置，生怕露馅的邱小妹佯装旅客离开，快走到尽头时给后面的队友打手势，意思不变：试一试。

“这我办不到了，水泼不到那儿。”任明星警示道，靠窗那位置，不管泼水还是拜倒的烂招，都不能用了。目标的旁边还坐了一个中年女人，黑发鹰钩鼻子，应该是东欧某国的游客。

“跟我来……让靠走廊的让开座位不就行了。”邢猛志拽着任明星。

任明星小声警示着：“妈的再坑我，我跟你急啊。”

“啧，教你学本事呢，脸上做个最淫荡的表情出来。”邢猛志道。

“干什么？”任明星不解。

“咱们当巡警的时候长途客车站那拨痞子怎么玩的还记得吗？”邢猛志提醒着。

“懂了。”任明星明白了，乐了。

于是两人默契地把衣服解了俩扣子，嘴一歪，抽抽鼻子，任明星还把他的小中分头往一侧一捋，眨眼间两人也变了个样子，只见任明星吊儿郎当一步三摇，邢猛志呢，眼光睥睨看人斜视。两人在可见那位旅客的位置驻足，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贼忒忒眼光闪烁。那个女旅客先惊愕后紧张，确定两人目标是她时，她下意识握拳，臂蜷，护胸戒备的动作出来了。

对了，长途车站那些浑不吝的小痞子就是这么玩的，几个人结伙，有人负责偷，一旦偷被发现，几个人就耀武扬威把外地游客吓住，看来“坏人”不分国界，两人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递了图谋不轨以及不怀好意，那女旅客拿起随身的包赶紧跑了。

“坏了……乘警来了。”任明星看那女旅客相向而跑，是奔向乘警的方向，提醒了句。

“来不及了。”邢猛志快步上前，一倾身直接坐到了那个女旅客的位置，旁边这个美女被突兀出现的男人吓了一跳，侧头愕然看着他，一股浓重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那头，奔去向乘警求救的女士被安抚下来，两位乘警向邢猛志奔来了。

急切中邢猛志慌不择路，伸手摸向那位女人……

雪满茔丘

“就是她……”

此时在晋阳刑事侦查总队，程良揉着眼睛，点出来了。

黑色裙裤，红色低胸上衣，在安检处的影像被还原出了多个细节，放大的臂、手部、颈部现在研判屏幕上，尚未明白的技术员们都好奇地

看着程良，这位专家点评着："皮肤纹理虽然看不了很清，但明显和其他几人不同；体型也不对，比例不对，腿似乎格外地长，这高跟鞋得增加多少啊？周边国家三十多岁的年龄，由于饮食和气候原因，正常体型难得见到这么高这么瘦的，胸部……呵呵……"

他笑了，有一屏是画像恢复，黑粉搭配的衣裤是他画的，对了一半。而另一幅胸前坠饰的画像，却与放大的监控画面出奇地雷同。

"可脸部差异太大了。"一位技术员问。

"这是最接近司令婕脸型的一位，脸部中线的位置是一致的，眼距是一致的，这些整容可改变不了，就是她。"程良如释重负道。

早按捺不住的程长峰喊着："通报信息。"

"叶夫弗萝西妮娅，持乌克兰护照，车次4876，直达海参崴……正在我们外勤已经登上的车次。"技术员汇报着，把自己汇报得瞪了一下眼。

程长峰笑了，笑着挥手道："照单拿人，现在名正言顺了。"

话音方落，嘀一声尖锐的报警长音响起，惊得数位技术员齐齐站起来，惊愕地看着研判中心一直静默的一台电脑连着的仪器。

就连程良和程长峰也不信地看着，因为那是声纹测试仪发现目标的告警，而现在在追踪的声纹，只有一个人：

司令婕!

嘀……一声刺耳的告警长音响在滨城车站调度室，正联络的警员们齐齐失声，然后听到了里面传来了一声女人的叱喝："啊？!干什么？臭流氓。"

就是这个声音，两位网安兴奋地捶着桌子道："就是她，符合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本人……就是她，找到了。"

另一位愕然问："咦？怎么找到的？我们不是还没有确定目标吗？"

宋玉河急急地拿着步话，气急败坏吼着："零号，马上汇报，到底怎么回事？"

“一下解释不清，等下。”步话终于有回音了，是邱小妹的声音，明显是拖延。

调度一急，接驳着列车随车的影像，这个传输可够慢，半天同步不了……

几十秒前，邱小妹没有看到邢猛志究竟干了什么，然后那个“金发美女”腾地站起身来吼了句中文：“啊？!干什么？臭流氓。”

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引得周遭同仇敌忾，都看着邢猛志。奔上来的两位乘警按着邢猛志的肩膀，不料此时响起一声尖锐的口哨加一声引起注意的“嘿”，视线被引过去了。武燕已经奔上来了，随手从腰里一扯一扬，明晃晃的东西飞向邢猛志的面门。邢猛志顺势一接，咔嚓一声，那位女士觉得手一紧，明晃晃的铐子戴到腕上了。

从邱小妹打手势到喊声到铐人一气呵成，两位乘警反应过来拧住邢猛志时，武燕已经把那个女人摁住了，邱小妹拿着步话奔上来，两人看她，她兴奋地一点头：“确认。”

“你们干什么？这可是国际列车。”乘警恼怒道，这几位刑警可真野。邢猛志没有反抗，笑着道：“她可是准备逃到国际上的罪犯。”

“我们没有收到确认信息，你们不能随便抓人。”乘警坚持着，要带邢猛志了。武燕气得要发飙，可不料一直躲着的任明星发飚了，伸手高举喊了句：“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the Chinese police, We're hunting a transnational fugitive.”

这一吼，把所有人的眼光都吸引过来了，任明星是个人来疯的性格，人越多越疯，他指着被铐着的“外国人”喊着：“This woman, The lady has changed her appearance. Actually she's made up. Let's find out the truth! ”

说着他一伸手，在男人惊愕，女人惊呼中一把扯下了一头金发，瞬间哗然，那个“金发美女”眨眼变成了一头黑发的女人，头发像贴在头上一样，说不出的诡异，又惹得车厢里女人一阵惊呼。

这时候乘警骑虎难下了，放开了邢猛志用中俄文各翻译了一遍，全车厢终于全懂了，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里有人拿出手机和相机

来了，几位带着司令婕迅速撤离。

“声纹确认。”

“指模确认。”

“体表特征确认。”

“文身确认。”

“检视她的随身物品。”

晋阳刑事侦查总队，直接跳过抓捕进入确认身份程序了，屏幕上显示着指模的比对图，声纹鉴定的波形图，以及体表特征吻合图，这个在云城入过狱的女人，哪怕此时就在眼前的屏幕上，依然让人不敢相认。

“变脸”“易容”原本是个传说，可当真正亲眼目睹之后，还是让人看得后背发麻，随着女警在她脸上一抹，厚厚的脂粉刮下来一层，这妆化得极厚，需要先刮了才能再用卸妆水，等卸妆水洗了两遍，才勉强可见与嫌疑人档案相似的面孔，不过脸型变化很大，乍一看还真认不出来。

“程师父。”

“哟，惭愧啊。”

“哈哈，有什么惭愧的，连您的弟子都这么厉害。”

“所以才惭愧啊。”

程长峰握住了程良的手，程良眼光几次看他的配色方案，现在有点耿耿于怀了，其实还是徒弟任明星的更简单直接，那张胸前坠饰的图，除了坠饰样式稍有差别，几乎和嫌疑人被抓时完全一致，他感慨道：“他画得比我更直观，有时候思考深了反而会走弯路。”

“每个案子我们都要走无数条弯路，不过并不妨碍我们最终走到目的地，到达终点，谢谢您，还有您的弟子。”程长峰道。

“不客气，技术日新月异，犯罪千变万化，这个案例我想带走给所有的同行。”程良道。

“没问题，我希望在案例的介绍上加上这样一句话：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也不管犯罪怎样千变万化，有一件事改变不了，那便是警察的誓言和信仰，在信仰的光耀下，我们同样在日积月累着进步和改变，所以，正邪较量结果会和今天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正义必胜!”程长峰笑着道。

虽然稍显空洞，不过非常应景，程良笑着为此言鼓掌。在场参案警员此时已经是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不经意听到总队长的话，也纷纷跟着鼓掌。程长峰笑着示意，把指挥权交给了远在滨城的宋玉河，让大家意外的是，这种指挥员最喜欢的踌躇满志时刻，总队长却像落寂一般踱出了指挥室悄然而去，不知所终。

手表、首饰、钻石、密码盘、笔记本电脑……司令婕随身的行李箱连内衬和拉杆都被拆开了，查出来的东西让没见过世面的小警们有点瞠目结舌了。十几颗钻石就藏在普通的表里，堂而皇之地戴在手腕上。普通的笔记本电脑也有问题，螺丝有动过的痕迹，拆开后，硬盘仓沿镶了一圈钻石。通过远程视频看的警务人员眼睛都瞪大了一圈。

不是入关逃税，而是“归国”，再加上又是个“外国人”的身份，这招瞒天过海成功过了海关和安检。就这些附加案值，恐怕得千万之巨了。

搜查是在经停站做的，车站派出警员全部放外层警戒了，按部就班录完，传输证物视频，邱小妹退出了房间，武燕和乔蓉正在突审，司令婕从被抓到的第一刻起就崩溃了，正抽抽搭搭哭着，突审这样的人没有多大难度，财富就是她的灵魂，现在魂没了，人根本就撑不住。

片刻后，武燕也起身离开了，现在崩溃的司令婕更需要安慰，这种软骨头的嫌疑人让武燕觉得兴味索然且有点厌恶。她轻轻掩上了门，看到了蹲着的邢猛志和任明星，几人下车等着宋支队长一组的接应，估计命令应该是随车返回，不过带着这么个重要嫌疑人，恐怕阵势小不了。

“兄弟们，说点什么吗？该击掌相庆的时刻，怎么反而这么沉闷了？”邱小妹笑着引话题。武燕好奇问着：“嘿，明星，你英语口音挺纯正啊。”

“对了，在车上叽里呱啦喊什么呢？”武燕问。

“我是喊，我们是中国警察，正在追捕逃犯……这个女人是假扮的。

那种场合不能藏着掖着，你要是明抓一个外国友人，还指不定得被网上黑成什么样呢。”任明星道，颇为自己的急中生智得意。

邱小妹笑着道：“要不是假发，而是染的发，你不糗大了？”

“以我看女人的眼光，包着假胸我都看得出来，假发我能看不出来？”任明星不屑道，在场两位女人一笑，任明星很严肃地指指邱小妹，“你，32B，别以为垫了我看不出来；武姐那36C，才货真价实的。”

“啊？你个流氓。”邱小妹吓得捂着胸前，没想到隐私居然没逃过任明星的贼眼，一捂又错了，任明星哧哧贱笑。她怒得上前，腾地就是一脚，然后摁着任明星，武燕蹲了下来捏着任明星的鼻子问着：“哟嗬，我说你一天斜眼瞧人，敢情在挖我们隐私啊。知道得这么多，看来我不能留活口了。”

“哟哟哟，疼疼疼……呵呵，你再欺负我，小心我画出来给火山啊。”任明星道，这一说吓得邱小妹放手了，面红耳赤地对付不了这号没皮没脸的了，武燕嗤笑着问：“学坏了啊，威胁女生也会了？是不是也想威胁我呢？”

“嗯，不不，不能，姐我给你画一张，英姿飒爽那种，让他看了流口水睡不着觉那种。”任明星示意着邢猛志的方向。这句也管用，武燕一下子放开了，一指任明星道：“聪明，你要这么利诱，我还是能勉强接受的……猛子，记住朝他要啊，画得不好收拾他。”

一个过于忸怩，一个又过于大方，连任明星也能准确把握两人的心态了，邢猛志懒洋洋道：“你俩怎么相信一个最不靠谱的货了，他那喇叭嘴啥不敢答应啊。”

“谁不靠谱啊？全组就你不靠谱，骗我又是泼水又是拜倒，坑兄弟怎么狠怎么来，好容易找着目标了吧，嘿，不管兄弟了，你自己上了……幸亏我大人大量不计较还给你解围，否则车厢乱起来，乘警得先把你抓起来。”任明星怒道，从抓到人那一刻就开始后悔不是自己亲手抓的，一后悔自然就埋怨邢猛志不给露脸机会了。

四人正扯着，门蓦地开了，乔蓉一叫任明星，让去倒杯水，任明星屁颠屁颠赶紧去了，这头一商量，乔蓉叫着邱小妹一起审，宋支队长怀疑司令婕知道闫学军的下落，要让这一组原地待命，加紧突审，接应会

在一个小时后到。

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走廊里只留下了武燕和邢猛志两人，倒水回来的任明星愣了下，这回他知趣地悄悄进去了，没敢打扰正犹豫和无聊看着鞋尖的武燕和蹲坐着的邢猛志。

过了好一会儿，武燕才鼓起勇气到了他身边，胳膊一支撑一坐，靠墙抱膝，和邢猛志一样的姿势，她斜斜看着表情落寞的邢猛志，出声问着：“在想什么？”

“不知道，脑子里乱七八糟的。”邢猛志道。

“你一定在想，劳苦功高何以封赏，说不定真会因为这事破格招聘你们入警，干得漂亮，太漂亮了，滨城车站我都傻眼了，没想到还能峰回路转把人逮个正着。都这时候了，总不能还想让姐安慰你几句吧？”武燕笑着问道。

邢猛志回眼一瞅，微笑提醒着：“你明知道我在想什么，你是不想让我想那件事，故意转移话题，你说我是谢谢你啊，还是揭穿你啊。”

“呵呵，你这人真没趣，干吗非要揭穿别人的好意。”武燕尴尬一笑。

邢猛志疲惫笑笑道：“其实你也在想这个，无非是用其他的事麻痹着自己……你当了这么多年缉毒警，送过战友吗？那种天天朝夕相处，一下子就没了的。”

“有，不止一次。”武燕道，没有掩饰。

“那是什么感觉？是不是送得多了，也会麻木？”邢猛志问。

“会，人对于某种感情都会习惯性麻木，不管是喜悦还是悲伤，不管是兴奋还是低落。”武燕仰头叹道，那是这个职业的至暗时刻，没有人会愿意提及。

邢猛志黯然道：“其实我一直没有看懂师父，他一辈子经历过的这种事可能比谁都多，可在表面却一点都没看出来，训练基地里每天和我们聊天打屁，我们跟他也没大没小，都没几个人知道他曾经的辉煌历史，还以为他是靠关系安排的看门大爷……呵呵，都说警察是天生的谎言

家、伪装者，我现在信了，就像师父一样，他需要一个别人看不透的表面，和一大堆谎言去掩盖，其实他已经伤痕累累的真相。”

“都一样，我们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最差的、最伤心的、最惨痛一面，深藏在心里，可能骗得了别人，但骗不了自己，苦了、累了、痛了，只能一个人躲起来流泪，就是流泪也生怕别人看见……因为我们是警察，哪怕面对流血和死亡，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们流泪悲伤。”武燕黯然说着，声音悲怆。

邢猛志慢慢地侧头，看着武燕脸上尚未痊愈的大片擦伤，他像怜惜一样，伸着手想去触摸，手颤着，又犹豫地停在半空。相视间疲惫的眼中，武燕也看到了他眼底殷红的血丝，看到了他试图伪装，却一直能找到蛛丝马迹的悲伤，他一直在强撑着，一直在濒临失控的边缘。

“你想哭，就哭吧，没人会笑话你……家里正在开追悼会，今天是师父下葬的日子，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们都难过，可是，我却不知道怎么让你不去想这些……对不起，师父的病我们一直瞒着你，我们一直在骗自己兴许他会好起来，可是没想到，这么快，人就没了……”一直被自己压抑的悲伤这一刻宣泄出来了，武燕哭了，想掩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却拦不住大滴大滴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别哭，别哭……我怎么可能怪你？我就是有点难受，想逃避都逃不开，想我爸，想华师父，一想起我没给父亲尽过一天孝，也没给师父尽过一天心，我心里就难受，有时候我难受得想哭都哭不出来。”邢猛志喃喃道，他伸手，粗糙的手指拭着武燕的泪，拭着拭着，两人都被对方劝哭了，在这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相视泪眼，无语凝噎。

过了许久，任明星兴冲冲推门出来的时候吓了一跳，武燕和邢猛志两人看着手机，正一把一把抹泪，他轻轻地踱上去，看到了手机上正放着一段视频，视频里花白似雪，挽纱如墨，装点在华启凤穿着藏蓝银徽的遗像上，遗像前面，是和他同样着装的警察们在致敬，画面里响着熟悉的背景音乐，不是哀乐，而是那首耳熟能详的《人民警察之歌》。

乐声中响着铿锵的悼词：“在华启凤同志的遗物里，有他从警所获的三十二枚奖章和一份遗书，这份遗书来自另一位烈士，可以作为华启凤同志的人生写照，也可以作为我们全体警察的人生格言：死亡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逃脱的宿命，可总有那么一种不相信、不屈从、不畏惧的人，

他们会坚持自己活着的信仰和选择死亡的方式。这就是警察，虽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却在改变着其他人的命运，让恶者得惩，让善者得安，让正气宣扬，让天下……平安!”

任明星黯然跌坐，痴痴地看着故人今成遗照，一种似曾相识的奇怪感觉又一次爬上心头。“信仰”这个词之于他有点缥缈，但在很多时候他触及了，比如在狭路相逢你死我活的火拼里，比如在雷霆万钧全城警动的钢铁洪流里，比如在疑窦重重拨云见日的追捕中，总有那种激情贲发热血汹涌的冲动，这个时候也有，哪怕是悲伤流泪，胸中也充溢着决然和豪迈。

因为，一个人倒下了，身后还有无数后来者在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

你耿于什么，可能就要耽误其他。程长峰总队长就是如此，匆匆赶往殡仪馆却误了追悼会，匆匆赶往陵园，路上又得到案情而且遭遇塞车，最后连下葬也耽误了。

到达陵园时大批的警车已经开始撤离了，他愧疚满满地站在停车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快步登山，到墓前向这位长者深鞠几躬。举目四顾，鲜花遍地的坟茔，还站着一位警察，他踱步上去看清了，是禁毒支队的谭嗣亮政委。打了声招呼，正往一处无名碑的坟前放花的谭嗣亮黯然对他说：“禁毒支队的一位小伙，顺道来看看他。”

“哦……我来晚了，看到老贺了吗？”程长峰问。

“他没到追悼会现场，一直在陵园，那儿。”谭政委指指，陵园一处高地。

“我看看他去。”程长峰拍拍政委肩膀，径自走了，几步后又回头，这儿长眠着很多烈士，还有特殊的烈士，比如谭政委祭奠的缉毒警，身后连名字也要长眠于地下。

他心情有点沉重，脱下警帽捋着花白头发，不经意看到了帽檐边上留下一根白发，他拣掉了，心里奇怪地闯进那句写在烈士照片上的诗：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他胡乱想着，这个特殊的地方几次让他心里酸楚，眼睛发涩，很多

记得起的年轻的、帅气的、热血方刚的面孔闯进了他的记忆，有的几十年了，在记忆里居然一点都没有模糊，长眠在这里漫长的孤独和寂寞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居然还是原来的样子。

唏嘘间，他站到了贺炯的面前，贺炯正倒着酒，一如当年的样子，两个搪瓷缸子，一倒就是多半缸，他红着眼，疲惫地问程长峰：“结束了？”

“嗯，结束了，他们不但抓到了司令婕，还根据突审司令婕的线索，找到了闫学军的藏身信息，一个小时前，闫学军在黑河已经落网……3·28专案、特大制贩枪支案、胡浩涉黑团伙案所有嫌疑人，至此无一漏网，全部归案。”程长峰道。

“呵呵，要是老头还在，今天又得喝高了。”贺炯笑道。

“对，我也得多敬他几杯。”程长峰坐下来，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陵园，可以正看到华师父。

“也不对啊，他有病在身，不能让他喝了……他这一辈子什么都好，就是犟啊，多难的案子没人敢上，他非上，有了功劳集体的，有了责任过失自己扛，唉，扛得几起几落，徒弟里出息的一大堆，他可好，到退休还是个大队长……退了休还是犟啊，坐在高局办公室毛遂自荐要返聘，不答应他敢跟高局吹胡子瞪眼。返聘回来还是犟啊，其实他擅长的步幅、脚印和肉眼可辨痕迹的追踪，和现代的技侦仪器相比已经落伍了……就是不服输，还缠着我上案子，呵呵，他倒好，风风光光走了，王八蛋的名让我扛了。”贺炯笑着，是笑着评价这位师父的，笑里是苦苦的滋味，几句寥寥，一生盖棺。

程长峰看得出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和华师父最亲近的贺炯了，他的情绪有点失控，不像平时那位铁面黑脸的禁毒支队长了，他轻声劝着：“其实你成全了他，就像你成全猛子、小丁这几个小家伙一样，不管别人怎么看，他们从心里最起码应该是感激你的。”

“我知道，我问心无愧，可我仍然于心难安……我做了很多问心无愧，却于心难安的事，比如猛子，我明知道极度危险，明知道他的辅警身份不适合，可仍然派遣他出任务；比如师父，我知道他命不久矣，仍然让他跟了案子。比如这里长眠的兄弟，我都忘了有多久没有来看过他们了，我有时候怀疑，是不是这个职业把我变得冷血了。”贺炯端着酒，

把缸子递给了程长峰。

“不，执法者的无情，恰恰是对整个社会最大的温情，道理你都懂，你于心难安，无非是因为关己则乱……如果现在重来一次，这个危险的任务邢猛志是最佳人选，你会做出来同样选择吗？”程长峰问。

“会。”贺炯不假思索地回答。

“如果瓦窑寨缉枪是你带队，明知道火力不足，以寡敌众，你会冲上去吗？”程长峰又问。

“会。”贺炯道。

“如果郭三枪狭路相逢的是你，你可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能九死一生，你会选择和他拼死一搏吗？”程长峰再问。

“会!”贺炯黯然道。

“那就没什么于心不安的了，犯罪不择手段，执法不惜代价，这是个均衡的事，是警察都会做这样的选择，你我该嫉妒师父有这么好的运气，轰轰烈烈作为英雄接受景仰，而不是死于疾病缠身默默无闻……来，敬华师父!”程长峰举杯邀着贺炯相碰。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有点想这个犟老头，过不了自己心里这道槛，来，敬师父!”几滴清泪自眼而溢，吧嗒吧嗒掉进了酒里，贺炯举杯，和着泪的酒一仰脖子全灌进去了。

酒干了，眼睛却湿了，视线时而清晰时而模糊，远处祭奠的人群渐渐散去，花圈花篮鲜花挂满了松柏枝头，放满了坟头阶前，环绕着巍巍的绿色山脊线，远远望去，像青山缟素，像雪满茔丘………

警中神弓

一周后，晋钢喷泉广场。

茹叶楠在熙熙攘攘的人来人往中不时搜寻，她显得有点犹豫，有点紧张，甚至有点慌乱，早八点的天气还不算热，她却莫名其妙地出汗了，手心里攥了一把汗。

“嘿，猛子……邢猛志，这儿。”

终于看到了，她摆着手，快步向邢猛志奔去。

从公交站台下车快步往这儿走的邢猛志，且走且看着手机，当两人再一次面对面，重逢的喜悦让茹叶楠忘了刚才的紧张，不过一下子面对面，又莫名其妙地紧张更甚，想了很多种打招呼的方式一刹那忘得干干净净。

蹬着运动鞋，穿着牛仔裤、白褂子的邢猛志显得脸和胳膊格外黑，一笑露着雪白的牙齿又显得格外灿烂，似乎还像当年尾随在她背后那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邢猛志笑笑问：“啥事这么急啊？我十点钟有事，要去支队一趟。”

“所以就约这儿啊，这儿离支队很近。”茹叶楠道。

“咦？你怎么知道我要去刑侦支队？”邢猛志笑问。

茹叶楠低头抿嘴一笑道：“一直贴身保护我的女警官，刚才告诉我，今天能在支队看到你……我说老同学啊，你有点过分啊？我都预约了几次，你居然都推拒了？”

“一堆事呢，我们昨天刚撤出手来，就这还没完，可能还得很久。”邢猛志道，公务上的事略过，移交、审讯、侦查完毕再移交起诉，那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走走……不耽误你时间。”茹叶楠提议，径自前行，邢猛志慢了两步跟上了。

以观察嫌疑人练就的水平，茹叶楠捏着包带的手不时在动，似乎很慌；脚步呢，步幅不一，似乎犹豫；表情呢就更不用说了，已经写在脸上了，邢猛志知道她关心什么，不过并未点破。

“谢谢你。”茹叶楠突然道。

“谢什么？来得太突然了。”邢猛志道。

“大致情况我知道了，案发后原本我也是嫌疑人之一，是你替我开脱的，而且给我争取了证人保护；如果是嫌疑人的话，说不定会被传唤几次再加上三查五审，我想，以我这心理素质恐怕会崩溃的。”茹叶楠道。

这肯定是事后从支队知道的情况，毕竟是当事人之一，邢猛志笑笑道：“上学时给你文具盒里放只青蛙都能被吓哭，怎么可能去参与谋杀。别人不知道，我肯定知道你是无辜的啊。”

“啊？我文具盒里放青蛙那次，是你干的？”茹叶楠一下子气着了，那些让她羞辱的事估计记得格外清晰。

邢猛志不好意思道：“我这是自首，可以给予宽大，扯平了。”

“好吧，这件扯平了，另一件呢？”茹叶楠驻足了，回头似笑非笑，似傲非傲地看着邢猛志。那质询的表情仿佛是个撒娇的样子，把邢猛志刺得心里蓦地一动，儿时曾经朝思暮想辗转反侧的情形自眼中一闪而过，这情形，怎一个怦然心动了得。

“你……指哪一件？”邢猛志道。

“明知故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宋支队长还找我谈话了，说得一头雾水，怎么感谢我呢？”茹叶楠纳闷道，表情像故意装出来的，而邢猛志躲躲闪闪想搪塞，她提醒着，“那张图？”

“好吧，这个应该瞒不过你，对，就是那张秦磊提供给卢教授的图片，发现沁山有云豹出没的图，经过技术分析是合成的，我们追踪IP地址发现是通过公共场所Wi-Fi发出来的，无法找到嫌疑人……所以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代码合成到图片文件里，只要对方点开查看，相当于下载安装了我们嵌入的程序。具体我也不太懂，你应该能懂吧？”邢猛志道。

“黑客程序，控制他的手机。”茹叶楠愕然道，即便有此猜忌，可真的印证了，依然让她愕然无比。

“对，而且只能由你发送才不引起怀疑，这件事是经专案组批准实施的，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有嫌疑，但又都没有证据，正面的传唤和讯问恐怕对于准备充分的嫌疑人没有什么效果，时间上也来不及。所以，专案组就采取了这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我请示过组里了，这个告诉你不违反纪律，你毕竟帮了我们大忙了。”邢猛志道。

这个忙帮得茹叶楠有点五味杂陈了，她低头踢着脚尖，思考片刻，回忆着邢猛志教她发图，教她不留痕迹地故意和秦磊争吵，然后两人又

合理地“分道扬镳”，当时是慌不择路，现在看来，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结果。可却无法表达此时的心情，她犹豫道：“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怼你几句，还是该谢你，知道你哪句话打动我了吗？”

“不知道。”邢猛志摇头。

“在一个卑鄙的警察和一个高尚的看客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宁愿选择以眼还眼，以血还血……”茹叶楠重复着邢猛志的话，那是在医院，邢猛志摇着她的肩膀说的。那时候表情好吓人，她再看一眼，还是喜欢现在他阳光的样子，像个羞赧的大男孩。

确实够羞赧的，邢猛志尴尬笑笑道：“人性经不起考验，人心经不起偷窥，龌龊就别摆桌面上说了成不？”

“没事，你脸这么黑，红了也看不出来，那卑鄙的警察先生，能告诉我他的情况吗？另一个更卑鄙的家伙。”茹叶楠大方问。

所指肯定是秦磊了，邢猛志道：“有关细节还需要核实，不过大致情况我能告诉你，他在国外没有做正经工作，做的是非法贩售野生动物的生意，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回国后还是干着老本行，把我省沁山自然保护区的一些濒危野生动物贩到世界各地，他之所以和卢教授拉扯关系，是因为卢教授是这一行的专家，而且一直在为环境保护奔走，以教授的身份可以接触到政府和监管部门的信息，那正是他们违法犯罪所需要的消息。他是非法贩售野生动物的中间商，同时也参与了云城涉黑团伙的其他案子。”邢猛志侃侃道。

茹叶楠好奇问着：“那为什么枪杀卢教授？举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这算是一个巧合，猎捕野生动物需要武器，秦磊参与了走私武器部件一案，算是团伙高层，云城的涉黑团伙内讧，制枪的主谋，也就是秦磊的同谋被灭口，而他们就是把云城野生动物地下市场信息提供给卢教授的人，巧合的是，这位死者情人也是山大毕业，举报的信息是通过她给了卢教授的，本来他们想以这件事拖住其他涉黑人员，隐瞒其他罪行，然后逃出国境，却没料到被对方先下手灭口……涉黑团伙同时又担心制枪、黑金等其他重大案情线索也被透露给了卢教授，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卢教授也灭口了。”邢猛志尽量简略地叙述着整个过程。

知道了真相，过程依然很繁复，不过作为亲历者茹叶楠很清楚了，她叹气道："捐赠经费是假的，关心公益是假的，包括追求师妹也是假的……呵呵，我真是傻得可爱，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幸福里，可没想到是生活在谎言里。"

"傻倒未必，可爱倒是真的。"邢猛志随口赞了句。

嗯？!茹叶楠突然听到了这一句赞美，奇怪地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她偷觑着邢猛志，那表情肯定是无心一说，那就肯定不是假的了，她说道："除了一句谢谢，再加一句对不起。"

"这两句礼貌用语能放在一起搭配吗？"邢猛志纳闷了。

茹叶楠且笑且走着，莺莺呖呖道："谢谢是因为你为我做的一切，对不起是因为我曾经做过的一件事。准确地讲，是很多年前一件事让你下不来台的事。"

"那事你还记得啊，呵呵。"邢猛志不好意思了。

"那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想忘记都难，写的什么来着……我对你的爱，就像质量守恒定律永远不变。假如你是氧气，我就是氢气，偶然一次契机点燃我们，我们就永远在一起；假如你是氧化氢，我就是二氧化锰，当我们在一起就会产生大量的幸福泡泡。或者我是达到可燃点的铁丝，我们碰在一起会火星四射……"茹叶楠深情地念着，她停下了，看到邢猛志羞得无地自容，低头似乎在找一处能钻进去的地缝，再抬头时，看着茹叶楠笑颜如花，他也尴尬地笑了。

笑着笑着，茹叶楠提醒道："你一定忘了。"

"没忘，后面一句是哪怕将来你在北极，我在南极，相隔千万里，我也会顺着磁感线的方向走进你的心里……咱班主任评语是：累不死你。"邢猛志笑得掩面羞于示人了。

茹叶楠一下子失态了，张大嘴前俯后仰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她促狭似的表情瞄着邢猛志，那样子似乎心猿意马，似乎秋波盈盈，似乎欲说还休。就在邢猛志心里七上八下时，她又笑得眯住眼了，提醒道："你怎么还和初中一样傻看女生，我问忘了，不是指情书，是指你是不是忘了去支队了。"

前方正是支队大门，邢猛志惊醒一拍脑门，喊了句我去，又出糗了，赶紧拔腿飞奔，直奔进了支队的大门，身后又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让他心旌飘摇不已……

支队早忙乎上了，三脚架支起来了，丁灿量着水平线，武燕忙着测距，每十米做一个记号，任明星正在远处拉弓，他身旁站了个半大娃娃，赫然是马从警那小屁孩，也在保持着姿势拉弓瞄准，不过太远了，五十米的距离，根本无法找到瞄点。

“小马，你咋又没上学？”武燕喊着，走上来了。

“五一放假了。”小马不屑道。

“放假你搁家不能写写作业啊？跟他能学好……什么时候也有弹弓了？”武燕说着上前要没收。马从警赶紧躲到任明星的背后，还是不服气地说着：“我爸让我跟明星哥玩的，你管不着。”

“嘿，你个小家伙，再犟嘴。”武燕上前要拽。任明星赶紧拦着：“得嘞，这我认的小兄弟，给个面子，别逼他做作业，反正也不会。”

“你……”武燕一下子给气笑了，她捏了任明星鼻子一把道：“别把人孩子教坏了。”

“小孩不淘气，长大没出息，咦，猛哥来了。”任明星道。

武燕回头，快步迎上去了，任明星一回头，躲他背后的马从警正好奇地看着他，他看看自己，愕然问：“怎么了？”

“大哥，你小时候，是不是不淘气啊？”马从警鬼祟表情问着。

任明星一愣，马上明白过来，揪住小家伙，吧唧吧唧屁股上来两下，怒道：“居然嫌我没出息？有点当小弟的自觉吗？”

马从警夸张似的喊救命，奔上来的丁灿无奈道：“快省省啊，瞧你那点出息。”

“看看，不是我说的吧？大哥他谁呀？这么说你你都不生气？怎么长得跟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一样。看我对付他。”马从警找到同一观点的人了。

那是形容丁灿瘦小而且戴眼镜，这话听得丁灿无语了，又发不上火来，马汉卫这个半路儿子从小就在警察堆里混，都当儿子或者弟弟看，不过越宠越不像话了。

这不，小马要给大哥出气了，牛气烘烘走上来问着：“我有一道题问你，答上来我道歉，答不上来你向我大哥道歉，这道题我考了无数警察，全考倒了。”

“呀？你爸都没你拽，什么题？”丁灿上钩了。

“听好：甲、乙同做一工程，需要八天完工，若甲一人独做八天后，再甲、乙各独做十天完工，问：甲乙独做各需多少天？”马从警严肃道，而且提醒着，“小学题啊，做不出来下周补习我叫上你啊。”

题听得任明星一惊咬手指了，这是小马的撒手锏，凭这道题他已经羞辱了不少教育他好好作业的警察了。

丁灿眼睛眨巴两下已经明白了，直接说着：“爬一边去，你拿个错题面就咋呼下他这号智商的，同做八天，各独做共用二十八天，这做工程的和你做作业一个水平，能有正确答案吗？”

丁灿走了，小马愣了，居然头回被当场识破，他看看任明星傻愣着，悻然解释着：“大哥我尽力了，他确实智商比你高多了，这都没骗倒。”

“滚。弹弓给我。”任明星生气了，追着小马要收回弹弓了，两人你追我跑，和一群刑警撞到了一起。

支队长宋玉河带的队，一脸的喜气洋洋把小马拽到自己身边，拉着朝邢猛志走着，远远喊着：“猛子，今天是闲事，不是案子，我们队里兄弟们都不服气，要见识一下弹弓神警的水平，而且，有一位要挑战你，直接说，敢不敢接招吧？”

“哈哈……这事啊，放马过来，玩枪不敢说，玩弹弓我还没碰到过对手。”邢猛志霸气道。

“好，鼓掌。”宋玉河带头，一群刑警鼓着掌。

席双虎宣布着规则，二十米，三十米，五十米各射三发，中多者

胜，靶子是一次性打火机，这个难度可就大了。邢猛志瞅瞅围着一圈的欢呼人群，总觉得有什么问题，众人鼓噪让他表演时，他警惕问着："挑战者是谁啊？"

"你先来，如果太差，我们的挑战者就不屑和你见面了。"席双虎奸笑道。

邢猛志掏着随身弹弓，中肯道："二十米没难度，三十米中等难度，超过三十米钢珠出现弧线，那难度就呈几何数上升了……五十米还能精准射击的，我没见到过。"

"你要认输，我们就愧领了。"宋玉河刺激道。

虽然不知道支队长什么意思，可邢猛志岂是个认输的人，他笑道："我不行，没人能行了。"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开始。"宋玉河道。

"好……看好了啊。"邢猛志站在线外，嗖嗖嗖三发几乎是不间断射出，嘭嘭嘭三声火机爆炸声，引起了一阵鼓噪喝好。

二十米，没难度，下一组，邢猛志放慢了，起手，拉皮嗖……嘭，嗖……嘭……很有节奏的三发，同样精准地爆掉了三十米外的火机。

这下子把一干刑警惊到了，都鼓着掌喊好。

"五十米难度大了啊。"他闭了下眼，喃喃说了句，蓦地睁开，拉弓，皮子拉到了肩后，手向上抬，像计算着弧线落点，嗖的一声……一道光线闪耀，五十米瞬间而至，不过错过了，从第一个火机顶上堪堪掠过，那只火机晃了下，没爆。

嗷……喝倒彩的声音一大堆，邢猛志尴尬笑笑，再装弹，第一次的失误已经让他算到落点了，接下来两发，嘭嘭连爆两只火机，把喝倒彩的一干刑警又看瞪眼了，这家伙就是拿着手枪也未必能打到这么精准吧？

"宋支，我献丑了，该你了，可别真现丑啊。"邢猛志得意道。一同案子走了，上下级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宋玉河也习以为常了，同样得意道："接下来，有请我们支队队花乔蓉，应战缉毒支队的邢猛志，弹弓

神警的称号花落谁家，马上揭晓。”

“啊？乔蓉？”邢猛志愣了。

有问题，都在坏笑，包括武燕也是，邢猛志瞪着她，武燕一仰头：“别看我，他们要打击你的嚣张气焰，不关我的事。”

“火山，咋回事？”邢猛志问不远处贱笑的丁灿。丁灿道：“乔蓉同志苦练弹弓，已经远远超过你了，兄弟，一会儿别自卑啊。”

“什么？我自卑，哈哈……呃。”邢猛志大笑着看着矮个子小乔蓉从队伍里出来，不过手上的东西往地上一搁，箱子一开，邢猛志像嘴里塞进个大鸭蛋，一下子被噎住了。

那是只什么弹弓啊？简直是巨无霸，弹门有他的两个大，后面加装了弓臂，皮子比他用的厚几倍，那弹弓架起来和胳膊一般长，乔蓉拿着颗偌大的钢珠压在包里，往撒放里一卡，伸臂一拉，噌地开了，邢猛志注意到，一侧臂边上，还加装着瞄准镜。

“天哪，这弊做得也太不要face了吧？”邢猛志难堪了。

观众哄笑声起，乔蓉是枪械专管，设计的这个把弹弓王吓住了，架起弓拿在臂上的乔蓉得意道：“钛合金的弓门，纤维握把，液压伸臂，扣发式撒放，九倍瞄准仪……但它的驱动仍然是橡胶皮，你总不能不承认，我这不是弹弓吧？”

“是倒是，可是……”邢猛志被噎住了。

“是就行了，这可是一点五厚的皮子啊，初速可以达到一百五十六，比你的高三分之一，射距一百米……我直接打五十米的，看好。”乔蓉附身，眼睛对准瞄准镜，手一扣，嘭的一声响火机爆了。

嘭……嘭连爆两个，喝彩不断，偏偏还有更爱现的，任明星跑出来扔了个火机喊着：“来个七十米外的，这个猛子打不到，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七十米几乎看不清火机了，不过在放大瞄准镜里没有难度，乔蓉只是多瞄了两秒钟，一扣扳机，那弹道拉着一条长长的弧线，嘭的一声准确地爆了火机，邢猛志目瞪口呆地看着，等半天瞠目结舌回过头来要斥

一句，却不料看到了刑侦上这拨兄弟笑吟吟的眼神，乔蓉向邢猛志做了个鬼脸，把弹弓递到了宋玉河手里。

“看看，设计怎么样？”宋玉河交到了邢猛志手里。邢猛志掂掂分量，不算重，这堪比小型气步枪的威力，实在让他大开眼界，拿起来时，伸缩臂上的几个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下意识地念着：“神警弓？!”

“对，我们共同起的神警弓这个名，今天比赛是假，发奖是真，别的你肯定不稀罕，我们呢，就设计了这只弓，只有神警弓才能配得上弹弓神警啊，这回总该说句谢谢了吧？”宋玉河笑道。

果真是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邢猛志两眼放光地摩挲着，听得送给他，兴奋地一敬礼：“谢谢支队长。”

“我设计的，不谢我呀？”乔蓉不悦道。

“谢谢蓉蓉。”邢猛志敬礼道。

“还有我们，满城跑找材料找工具。”席双虎凑上来了。

邢猛志敬礼谢，邀功的越来越多，故意似的让他不迭地敬礼，还有作怪的摁着他脑袋让他鞠躬的。

“都别吵吵了，我宣布啊，咱们今天中午在大灶上聚餐，禁毒支队的同志们哪，这次和咱们并肩作战，我们得好好谢谢他们啊，分工一下，包饺子，多炒几个菜……什么？还想喝酒……不成不成，客人可以喝，你们不许喝……”宋玉河嚷着，众警员吵吵着，簇拥拥着邢猛志、任明星、丁灿一行几人，先往队部去了。

大院里那个喜气洋洋的场面让大院外巡梭的茹叶楠看得眼热，让她想起儿时课后，那时候也有一帮子男生簇拥着邢猛志上山下河逮鸟摸虾，多少年了他似乎没有改变，还有着那种异样的魅力，那是一种奇怪的魅力，吸引她在院门外踱过来，又踱过去，下决心走，可走不出多远，又犹犹豫豫地返回来。

她就这么在门外逡巡着，犹豫着，期待着，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

前路可期

时间：5月20日。密级：四星。

加盖着保密处印章的纸质文件被聂敬辉掏出来，双手恭敬地放在办公桌中央，厅长抽出老花镜戴上，开始仔细看密密麻麻厚厚一摞的文件。

桌前程长峰和聂敬辉恭立着，这是案情进展的汇报，到领导这里的情况汇报务要简洁明了，可惜本案实在过于繁复，即便是简要也有二十多页之多。厅长仔细看了近一个小时才到了尾页，案情里有些惊心动魄的阶段哪怕现在看起来也让他难以释怀。他抬头时才发现两位下属一直还站着，赶紧说道："坐，坐，劳苦功高啊，真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结果，而且是干净利索全部落网，不简单，指挥有方，干得漂亮。"

"指挥有方很勉强，干得漂亮倒是真的，咱们基层一贯能征善战。"程长峰谦虚道。

一说，倒忘坐下了，厅长似乎还陷在案情里，好奇问了句："很匪夷所思啊，敢情最后抓到的这位女嫌疑人司令婕才是制枪案的主谋？!"

程长峰和聂敬辉互视，聂敬辉汇报着："对，根据秦磊、闫学军的口供，以及固定的证据可以如此判断，其实她是被胡浩当花瓶养着的，但这个女人野心很大，不甘只是个小三的身份，所以在暗地一直培养自己的势力，也和本案多名涉案人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也是她控制别人的一种方式……最早经营野生动物的非法贩售，这个生意让她和有海外关系的秦磊搭上了线；之后让郭向阳听命于她，然后以郭向阳为首的一干涉枪人员就可以被她操纵了；与此同时，她和胡浩的律师闫学军又搅在了一起，两人一直觊觎胡浩的财产；明面上他们以酒店为幌子，反复当了几次民间拆借的担保方，拿胡浩的酒店财产抵押以赚取好处，现在留下一堆债主；暗地里呢，胡浩的钱袋子早被伍士杰他们盯上了，这个伍士杰是最早制枪的，不过水平有限，就像郭向阳说的，短枪老炸膛，长枪老卡子，这是枪管工艺不过硬。于是她和秦磊就多方联络走私枪管入境，给云城这个制贩枪支团伙一个发展壮大的契机……本来他们已经借此积累了大量的非法资金，但后来胡浩出逃，这个涉黑团伙群龙无首时，又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机会，于是就芝麻西瓜一起搂，干脆对胡浩的隐匿黑金来了个黑吃黑。"

程长峰补充了一句："从他们的角度分析，自伍士杰被杀之后，制枪

贩枪其实是明修栈道，吞掉胡浩藏匿的黑金是暗度陈仓。在制枪贩枪大案下隐藏了他们的真实动机，差点就得逞了啊。”

“一群高智商的犯罪分子啊，案情相当复杂，盗墓、文物走私、寻衅滋事、非法制售枪支，还有命案，现在几个专案组都忙得焦头烂额，一本《刑法》上解释的罪名，他们能占到一多半。”聂敬辉道。

“人把钱带不进棺材里，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啊，有的忙活一段时间了。”厅长把这一份汇报放下，揭过了。

第二份，扉页的标题是“‘x-监区’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他翻了几页，这是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此时又让他沉思片刻，犹豫道：“这个计划很超前啊，现阶段我们的网络水平，特别是基层的网络水平差距还很大，厅里能给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真正能起到多大的效果还真不好预测啊。”

“但可以预测的是，犯罪舆情的发展，将会向网络化、虚拟化、高智商化发展，我们现当下的辖区责任制对于预防和打击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肯定是行之有效的，可一旦遭遇多种犯罪手段并用的复合手段，组成复杂的团伙犯罪，以及应用前沿技术的新型犯罪，那我们的传统侦查就要遭遇屏障了……要突破这个屏障，还是老办法，打铁还须自己硬。”程长峰道。

厅长已经拿起了笔，唰唰签着名道：“这两年多发的另类案情已经说服我了，我只是有点犹豫和担心，我们的基层已经是不堪重负，向‘五侦合一’的方向强警，无疑又要加压了啊。”

“不会的，压力在警察身上，永远是动力。”程长峰道，这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了。聂敬辉咧着嘴笑了笑，程长峰却是喜上眉梢地拿到了厅长的签批。

似乎还有事，两份报告下面还有两页纸张，是厅里的请示报告格式，请示事项一眼就让厅长皱眉了，标题是“关于招聘邢猛志、丁灿等同志加入警籍的请示报告”，这绝对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事，厅长的脸一下子拉黑了，基层这种有点功劳就朝上面伸手的事不少见，但总队长出面伸手的，实在是让他不理解了，他抬头看着两人，一下子明白两人为什么今天如此谦恭，坐都不坐了。

“哦，敬辉下去督导了几天，跟你们穿到一条裤子里了，明打明违反组织原则的事都摆到我办公桌上，事业编的正式民警除了退伍军人，其他渠道已经停招很多年了，你们觉得我能签这个字吗？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还怎么收？其他同志会怎么想？”厅长不悦道，聂敬辉有点紧张地低下头了。程长峰提醒着：“还有一页，您看完再批评我。”

另一页，厅长随手一翻，又愣了，这上面一堆签名，禁毒局局长徐中元、市局高局、禁毒和刑侦两个支队长贺炯和宋玉河。再加上面前两位省厅大员，这面子可足够大了，大到他好奇盯了两人良久，出声问着：“看来里面有很多隐情啊，到底什么情况？”

“这个……得从去年冬天的新型毒品案说起了，我们打入贩毒团伙内部的一位警员，代号藏锋，当时他是缉虎营巡警大队的辅警，叫邢猛志……”

程长峰开头了，从开头就把厅长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故事里了……

命运是个贱货坯子，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越期待，越失望。当你绝望已经不再期待时，她反而会主动来骚扰你。

这是任明星的切身体会，当他踱步进五洲酒店时，一男一女两位来人匆匆迎上来，握手寒暄，极尽恭维之能，万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商务雅座里，一杯浓香的拿铁跟着已经放到面前了，那位女士很客气地道：“任先生，我替您做主了，留学归来的，一定对中式茶饮没有兴趣。”

为了隐藏自己已经堕落到大缸子喝白开水的水平，任明星轻抿一口，微笑点头道：“谢谢……不过李主编，我都说了不合适，您二位怎么直接来了？”

“总得表达一下我方的诚意嘛，这是我们新拟的合同，您看一下，有不合适的地方您提出来，我们马上改，这儿，现在就可以改。”那位主编客气道。

主编很年轻，梳着长长的马尾，穿着花式衬衫，这种前卫在艺术人的眼里很正常，不过此时任明星却奇怪地觉得另类，对了，他突然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已经变了，头发成了最简单的平头，脚上穿的是清一色的运动鞋，永远规矩到呆板的衬衫和长裤，以前喜欢的花里胡哨衣

服已经全部躺在衣柜里不再上身了。

合同已经看过了，招聘全职漫画师，提供五险一金，六年长约，月薪五位数，有餐补房补以及一笔能让任明星流口水的入职安家费，他表情极其艰难地变换着每一帧细微动作，看得出内心会有多么艰难的挣扎。

两位来者看出来了，那位染着蓝发，一手十个美甲各不相同的女士笑吟吟道："任先生，您在绘画上非常有天赋，如果入驻我们的平台，用我们的资源来打造您，假以时日，说不定您能画出《等风来》那样流传于世的大作啊。"

"全职啊……啧。"任明星吧唧着嘴。

李主编看出任明星的犹豫了，殷勤道："据我所知，您是个辅警身份，算不上真正的警察，难道您希望自己的天赋永远淹没在这个临时的身份里不为人知？"

这话刺激到任明星了，他瞪了主编一眼，不知道什么时候任明星也自带上气质了，一眼吓了主编一跳，就听任明星说道："不为人知这个词用得好，正因为有很多这样的人站在缉毒一线、奔在追逃一线、忙碌在侦查一线，我们才有机会，才有可能安安生生地坐在这里喝着咖啡享受生活……我以前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恰恰是这个临时身份发掘了我的天赋，假如能称之为天赋的话。"

谈崩了，莫名其妙崩了，任明星放下了合同，主编赶紧道歉说："对不起任先生，如果我有说话不当的地方请多担待，但是合同还请您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离开平台我无非丢了一份待遇，还可以画；但是离开您说的临时身份，我怕我丢了魂，什么也画不出来。谢谢两位盛情款待。"任明星蓦地起身，在两人愕然中走了，连告别的话都没来得及说一句，两人追出来，任明星已经上了一辆车，驶离酒店了。

车里又是另一个样子，任明星捶胸顿足接着又使劲抓着胸口的位置，嘴里哎呀呀地痛悔不已。后座丁灿不阴不阳泼着凉水："月薪过万，唾手可赚；五险一金，让人伤心。啧啧……明星啊，以前我觉得你傻，现在呢。"

“滚，是不是觉得老子更傻了？”任明星怒道。

“嗯，抢答正确……这可是放弃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啊，你确定不后悔？”丁灿问道。

任明星抓着心口，快要哭了，难堪地说着：“我已经后悔了，这逼装得我心在流血啊，你说我图什么呢？”

“那我停下车，你再回去不就行了。”开车的乔蓉出声道，又是不中意地看了没出息的任明星一眼。

“算了，后悔就后悔吧，反正后悔的事多呢，不差咱这一件，对不，火山？”任明星回头道。

丁灿没给他找安慰的机会，摇头道：“对你个头啊，我都有点看不明白你了，你是犯傻了，还是犯蠢了。”

“你和猛哥走，我就走，王八蛋说话不算数，走不走，你要走，我立马拍屁股走，招呼都不待打。”任明星反过来将丁灿了。

丁灿翻着白眼说着：“你和我比什么？兄弟我不差钱，也不差工作，我干是出于爱好、兴趣、理想，随时可以走，咱们没法比。”

“切，还理想，可把你能得，我也出于一个高尚的动机，比你的理想还高尚。”任明星严肃道。

“别告诉我，你这糨糊脑袋里装上信仰了啊，你觉得谁信啊？”丁灿挖苦了他一句。

“不是信仰，是……”任明星坐正了，眼斜瞟着乔蓉，鬼祟的表情，窃喜的样子，乍来一句：“是爱情!今天520，为爱放弃一切的人是高尚的，是不是啊蓉蓉？”

车一哆嗦，急停在路边，乔蓉脸红耳赤小拳头捶着任明星，边捶边斥着，跟我有什么关系？还高尚呢，让你恶心，捶死你。

那骂得娇嗔，挨得开心的样子，明显是打情骂俏，实在让丁灿有点尴尬，他不确定任明星这夯货是不是真和乔蓉有了爱情，但他很确定，任明星做出这样的选择，肯定不是因为爱情。

是什么呢？

他说不清楚，可他很清楚即便是自己也下不了决心。哪怕这个职业让他体味的是艰难繁复茫然无措，哪怕从警经历的是刀光剑影命悬一线，哪怕曾经目睹的是鲜血淋漓生死搏杀，哪怕可以找出一千个一万个理由离开，可他仍然无法说服自己放下。

他低头，侧眼是肩章、臂章、胸前……还没有警号，他仔细地扣好袖扣，整好警容，在手机的自拍里，看到了一位帅气、刚毅、眼光深邃的自己。

这可能就是他无法说服自己的理由，这个形象是他所能想象所有职业中，最帅的一个。

“嘿，那女的怎么又来了？”前面的任明星又作怪了。开车的乔蓉问：“哪个？怎么你这贼眼，还是盯着女的瞧。”

“不是，是那个，那个茹叶楠……那天支队聚餐，她一直在门口，猛哥不是出去和她说了一会儿话吗，然后武燕差点就把桌子掀了。”任明星提醒着。

那是聚餐的一个小插曲，不过其中的纠葛乔蓉可没明白，她瞅着那个一袭白衣，就在现场外围亭亭而立的女人，有点不信地问：“秦磊的女朋友啊，在读博士……不至于啊，他俩没见几回啊？”

“啧，旧情复燃，原来就是早恋情人。”丁灿凉凉一句道。

“哟嗬，有意思了，猛哥看来不止要多个情人，捎带着给情人也找了个情敌……呵呵，武燕姐这回好玩了啊，刚嚷嚷着要当回女人，立马就得为情所困，哈哈。”任明星没皮没脸笑着。乔蓉泊停了车，剜了他一眼，拍门走了，丁灿唉了声，也懒得理他，急得任明星不迭地追下了车。

三人所去的方向是南郊卧虎山文化广场，现场已经警车林立，数台电视台的转播车停在附近，只有警察和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才会被允许入内。

不是案发，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大会，主席台上的会标是：治枪爆、除祸患、保民安，晋阳市公安机关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现

场。

三人自动加入维护秩序的队伍，陆续到来的媒体、市民，渐渐把这个广场围满了。这种过程不繁复，主持活动的高局到场简短一讲话，两辆武装押运车把要销毁的武器就运来了，警察们两人一组抬着成捆的非法枪支，在广场上摆成了一垛一垛，引起了围观群众一阵嘘声，不亲眼见到，还真不知道自己的身边还有这么多危险的玩意儿。

销毁开始了，轰隆隆的压路机驶过，整垛的非法枪支，枪身压裂、压碎，后面跟着的警务人员捡拾着枪管，堆到了现场几台切割机旁，在哧哧冒着一溜火星的切割砂轮下，枪管成了一截一截的废铁，所有销毁的枪支还要运到钢厂回炉，邢猛志站在最后的位置，负责把成筐的废钢件传上车，那活可不轻松，一筐百十来斤，今天销毁的各式枪支三千多件，不一会儿便是满头大汗。

刚刚伤愈的席双虎接替了他的位置，附耳说了句什么，邢猛志在人声嘈杂中往外走，走得匆匆忙忙喜上眉梢，这种让群众拍手称快的活动，哪个警察也不愿意误了，要不是特殊情况，邢猛志才不愿意误呢，实在是席双虎告诉他一句让他心痒的话：我看见咱们一位兄弟变成美女了，绝对火爆，好像在雕塑那个方向等人。

说的是挤眉弄眼，肯定是武燕无疑了，邢猛志无比期待了，他挤出人群之后，一眼便看到了倚着雕塑，站在人群远处的武燕，看得让他眼睛一凸，嘴一咧，好不惊愕的表情，裙子，她居然真的穿上了裙子，而且居然很美，露肩上衣，纯白；及膝中裙，极黑；黑与白极具对比的差异，让她的身高优势一展无疑，显得腿格外长，她眼神似笑非笑，那种在生死间历练出来的自信，让她的一颦一笑，带着魔力一样，散发出一种另类的美。

今天是520，可能是心有灵犀吧，但偏偏是在无法表达的这种现场，不过这难不倒邢猛志，他做了一个绅士的恭身，然后两手在嘴上一吻，一扬，把飞吻抛向武燕。武燕笑吟吟地打着手势，手势的含义是：结束，会合……一看便知，是结束后两人会合，正认真看武燕打出会合地点的手势时，她的手势停了，一下子表情像怒了，怒气冲冲地朝邢猛志瞪了一眼，然后扭头走了。

“嘿……毛病，又咋了？”邢猛志追也不及，突来的变故让他愣了片

刻。要追上去时，下意识回头看，一下子看到武燕离开的原因了，另一个方向，茹叶楠发现邢猛志终于注意到她了，正喜出望外地向她招手示意，而且做着一个男女生都懂的心形手势：520快乐!

感情的十字路口可比案情还难选择方向，是向前追？还是倒回去？

邢猛志一下子僵在当地了，好久没做出选择……

“……就这样，在程良刚刚确定目标时，声纹报警就响了，司令婕落网。很悬啊，如果不是最后一刻的急中生智，如果不是上对了车次，可能我们抓她还要费番周折。”

不管有多少传奇，真讲起来可能就是最精彩的那一段，而这几个都不止一段，听得老厅长几次耸然动容。

考虑持续了很久，末了，厅长眼光复杂地看着两位，如是问道：“你们应该很清楚，在危险的天才和平庸的人才之间选择，一位纪律队伍的指挥员会倾向于后者。在牺牲群体大多数人利益和牺牲个别人的利益之间选择，同样也会倾向于后者。”

这是委婉地在拒绝了，意思是不能破例。程长峰满脸失望，轻声道：“陈厅，我理解，也清楚，但还是被别人说服来试一试。”

“全市辅警上万人，开此先例，合适吗？”厅长犹豫道。

“辅警队伍一直以来待遇低、任务重、无晋升渠道，已经让我们备受诟病，我们已经在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很多。我个人觉得，有这样的典型放在前面，倒是一个最好的激励，事业编制无非是一个编制而已，如果想进入公务员队伍同样得参加国考……我知道给您这个选择很难，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可能和您一样经历的同样是艰难选择。”聂敬辉道。

很意外地听到了下属不同的声音，厅长皱着眉问：“什么选择？”

“在冲向危险和固守平庸之间，他们选择了危险；在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和牺牲自己的利益之间，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果真在瓦窑寨牺牲了一位辅警，我们一定会不介意给个英雄追认，可为什么活着反而吝于给他们一个编制呢？”聂敬辉道，他直视着厅长的眼光，那是一种无愧的清澈，让他腰杆挺得笔直。

厅长不悦地瞪了聂敬辉一眼，眼光投向了程长峰，转着话题问：“说服你来的人是谁啊？我很好奇，谁能指挥动你总队长啊，就徐局、高局也不至于啊。”

“是刚刚被追认为烈士的那一位，华启凤。”程长峰道。

厅长眼光一怔，愣了，就听程长峰轻声道：“他的徒弟贺炯，在一路送他转院的时候，华启凤说的这个心愿，邢猛志算他的关门弟子吧。我也无法甄别真假，自省城转院后，华启凤基本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哪怕就是贺炯编的，也不会有私心成分，这点我不怀疑。所有签名的人我都不怀疑谁有私心，我很奇怪啊，我刚刚做的决定很难，但你们两句话，又让我动摇了，以前突破组织原则的事，我不能做，因为下面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怕犯错误。这次倒反了，下面都看着我，好像不突破组织原则，就是犯了错误一样。”

厅长带着些许尴尬的口吻，拿起了笔，拿起了请示报告，笔在他手里犹豫着，他几次抬头看两位下属期待的目光，几次落笔，几次犹豫，笔高悬在扉页的位置，迟迟没有落下。

是签呢，还是不签？

这同样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

全文完

激发个人成长

多年以来，千千万万有经验的读者，都会定期查看熊猫君家的最新书目，挑选满足自己成长需求的新书。

读客图书以“激发个人成长”为使命，在以下三个方面为您精选优质图书：

1. 精神成长

熊猫君家精彩绝伦的小说文库和人文类图书，帮助你成为永远充满梦想、勇气和爱的人！

2. 知识结构成长

熊猫君家的历史类、社科类图书，帮助你了解从宇宙诞生、文明演变直至今日世界之形成的方方面面。

3. 工作技能成长

熊猫君家的经管类、家教类图书，指引你更好地工作、更有效率地生活，减少人生中的烦恼。

每一本读客图书都轻松好读，精彩绝伦，充满无穷阅读乐趣！

认准读客熊猫

读客所有图书，在书脊、腰封、封底和前后勒口都有“**读客熊猫**”标志。

两步帮你快速找到读客图书

1. 找读客熊猫

2. 找黑白格子

马上扫二维码，关注**“熊猫君”**

和千万读者一起成长吧！

《侯大利刑侦笔记》全国热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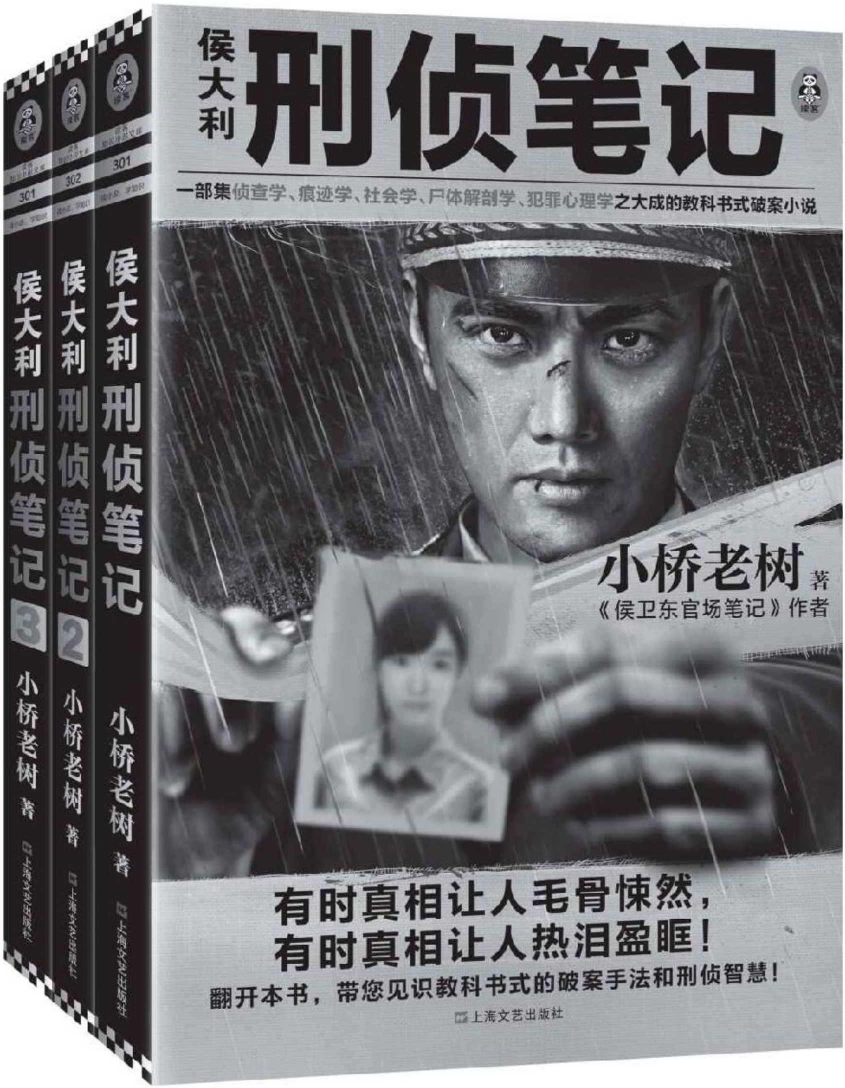
一部集侦查学、痕迹学、社会学、尸体解剖学、犯罪心理学之大成的教科书式破案小说

百万畅销书《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小桥老树，出身于警察世家，曾在政法系统工作八年，在十年构思、四年打磨之后，终于写成本书。

39桩大案要案、68个犯罪现场、107种侦查手段、614位涉案人员，侯大利这本刑侦笔记，将为您重现真实的案发现场，还原每一桩命案从调查、取证、抓捕到侦破的全过程。

16年为爱追凶，几次直面生死，侯大利把大脑磨炼成电脑，把眼睛淬炼成显微镜，逐一锁定案发现场和尸检中的关键信息。凭借变态级的观察力，他往往透过庞杂的社会关系，率先圈定凶手的行为特征和成长环境，将其缉拿归案。怀着命案必破的信念，侯大利从一个菜鸟迅速成长为行走的刑侦教科书。

翻开本书，带您见识教科书式的破案手法和刑侦智慧!



畅销巨著《藏地密码》系列全套

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了解西藏，就读《藏地密码》

从来没有一本小说，能像《藏地密码》这样，奇迹般地赢得专家、学者、名人、书店、媒体、世界知名的出版机构以及成千上万普通读者的狂热追捧，《藏地密码》是当下中国数千万“西藏迷”了解西藏的入门读本，也是当下畅销的华语小说。

《藏地密码》被广大读者誉为“一部关于西藏的百科全书式小说”。

翻开《藏地密码》，犹如进入一幅从未展开过的西藏千年隐秘历史

画卷……从横穿可可西里到深入喜马拉雅雪山深处，从藏獒“紫麒麟传说”到灵獒“海蓝兽传奇”，从宁玛古经秘闻到格萨尔王史诗，从公元838年西藏黑暗时期的“朗达玛禁佛”到1938年和1943年希特勒两次派人进藏之谜……跟随《藏地密码》的脚步，您将穿越西藏深不可测的千年历史迷雾，看尽西藏绵延万里的雪域高原风光，走遍西藏每一个传说中永不可抵达的神奇秘境。

从《藏地密码》中，您还可以了解到不可思议的古格地下倒悬空寺、西藏极乐之地香格里拉，以及西藏历史上突然消失的无尽佛教珍宝去向之谜……雪山、圣湖、墨脱、象雄、布达拉宫、密修苦僧、传唱艺人、帕巴拉神庙、古藏仪式、千年兽战、神秘戈巴族、死亡西风带……一切都如此神秘、神奇、神圣。通过《藏地密码》，您将与西藏这一千年来所有隐秘的故事和传说逐一相遇。



《清明上河图密码(1-6册大全集)》全国热卖中!

全图824个人物逐一复活揭开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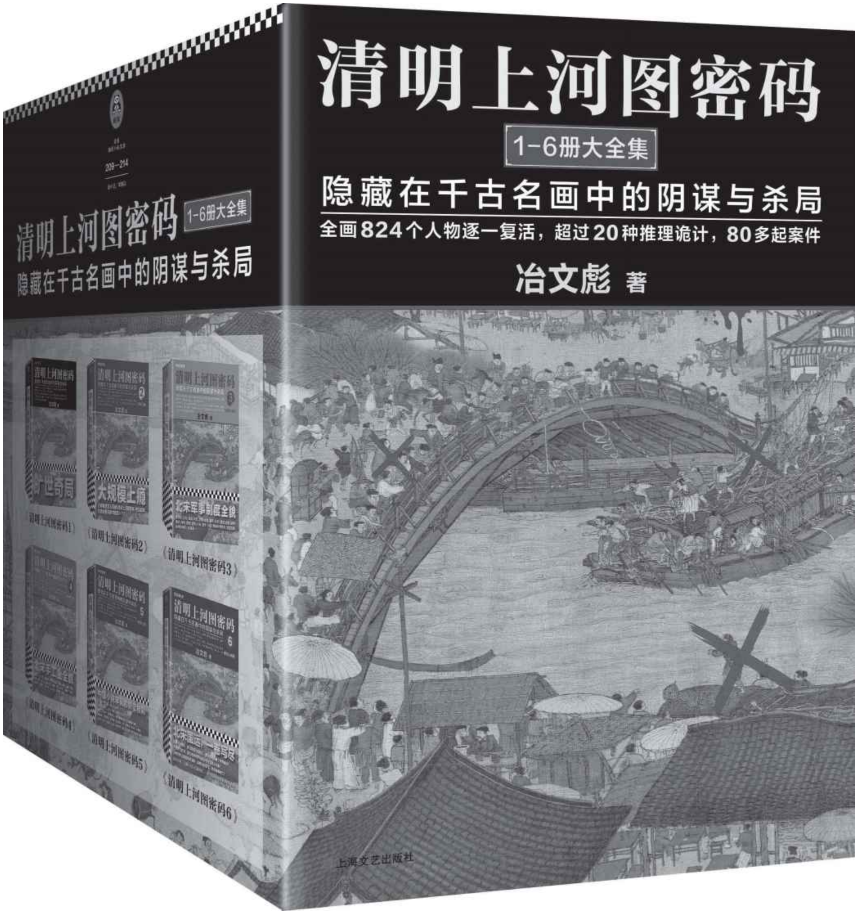
《清明上河图》描绘人物824位，牲畜60多匹，木船20多只……5米多长的画卷，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乃至整个北宋近两百年的文明与富饶。

然而，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传世名画画完不久，金兵就大举入侵，杀人焚城，汴京城内大火三日不熄，北宋繁华一夕扫尽。

这是北宋帝国的盛世绝影，在小贩的叫卖声中，金、辽、西夏、高丽等国的间谍和刺客已经潜伏入画，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汴河的波光云影中：

画面正中央，舟楫相连的汴河上，一艘看似普通的客船正要穿过虹桥，而由于来不及降下桅杆，船似乎就要撞上虹桥，船上手忙脚乱，岸边大呼小叫，一片混乱之中，贼影闪过，一阵烟雾袭来，待到烟雾散去，客船上竟出现了二十四具尸体，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翻开本书，一幅旷世奇局徐徐展开，错综复杂，丝丝入扣，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全国热卖中!

一个传奇警察和毒贩、悍匪、黑道大佬的交锋实录带你窥探这个时代的黑暗角落，领略触目惊心的真实景象

本书为您揭开的是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当下社会犯罪网络。从混迹人群中的扒手，到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悍匪，从横行街头的流氓，到逡巡在海岸线边缘的毒枭；他们似乎离我们很远，似乎又很近，看似悄无声息，却又如影随形；作者所描写的，正是这个光怪陆离而又真实存在的地下世界。

警校学员余罪，在通过一次意外的选拔之后，被丢进了一间住满凶神恶煞的罪犯的牢房，他迅速发现，要在这个凶险万状的环境中活下来，自己必须比毒贩更奸诈，比窃贼更狡猾，比匪徒更残忍。他不仅要用罪犯的思维去理解犯罪，还要用罪犯的手段去对抗犯罪，更要和罪犯一样突破种种底线。在日复一日命悬一线的斗争中，余罪一步步走到了法律的边缘，他也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在制止犯罪，还是也在犯罪……

小说格局开阔，文笔生动，不仅向你打开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地下世界，其中近百个性格鲜明的警察和罪犯形象，更是栩栩如生，犹在眼前。

翻开本书，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灰色地带。

